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八一・史部・詔令奏議類

鄒忠介公奏疏五卷

〔明〕鄒元標撰

.....一

周中丞疏稿十六卷救荒事宜一卷勸世迂談一卷

〔明〕周孔教撰

.....一六九

綸扉奏草三十卷

〔卷一至卷十三〕

〔明〕葉向高撰

.....四七七

鄒忠介公奏疏
周中丞疏稿
綸扉奏草

鄒忠介公奏疏序

憶幼時侍先祖尚寶玄臺公竊見吉水鄒南臯先生所寄手書牋扇字體欹勁頗類鍾與孤無一語效世俗寒溫直落也寫其見道格言與憂時讜議耳尚寶歿十餘年先生出山爲大僚卒中時忌歸旋經逆閹褫奪至令上初乃復職諡忠介茲刻鄒忠介公奏疏則閩中林六長氏爲評較以公之天下者也嗟夫士當年少氣盛時排闥慷慨痛論

當世得失易爲耳及再起冷局或懸美秩致之輒爲所動已而田間日久驟晉九列斯時一身名位無可復加而子孫世廕之戀又填胸起矣忠介公三黜不懼百鍊彌剛其通籍而卽上

疏也與尚寶公先後同上疏而爲江陵首輔糾奪情也與吾鄉吳復庵趙定宇兩宗伯同起爲吏部而侃侃爭職掌也與吾鄉顧涇陽太嘗同退而閉門讀易糾全人課性命也又與涇陽及

先祖同及再出爲總憲而預折
逆關之萌力扶善類之脈也又
與吾鄉高景逸司馬同是何公
生於江右數千里之外而虎嘯
風生蟲鳴螽躍輒與吾吳中群
賢有不禰而孚之感也且姦人
子之于親與人臣之于君名義
並重無可遷就緣飾以徇吾一
人之私而拒人于頰舌江陵之
輔幼主也不可謂無功而假兩
宮之牽留忍墨縲而秉軸蠅頭
舐血氣已不揚事何繇辨况其

殺賢妄殺豺聲已振公之所爭
豈徒在跬步之伸詘端欲以李
夷簡文彥博望江陵耳江陵之
目尚蒙而公之首已甘碎矣天
眷名賢頻螫頻奮內絕奧援外
斷黨附初而江陵以專橫爲籍
脅旣而他輔以旁落爲彌縫馴
致

光

熹間更以清明伏晦蝕公三立其
庭局三變而公自如至讀昭昭
靈靈青山啼鳥一疏宋每爲之

掩卷徬徨所謂薑桂之性至老
愈辣且深識遠計有吾鄉與應
山桐城數君子所未逮者故予
謂公洵昭代之第一完人也先
後有兩忠介一爲瓊崖之海一
爲公海公自部曹一疏繫獄後
甫脫棘園卽晉棘座噉之氣
不變而宇內望之自目懾氣奪
惟公不然望傾蠻貊而位仍下
僚乍歷銓諫而旋淪冗廢譬之
江河其噴薄奔赴同而瞿唐直
下之勢與九曲之混茫殊譬之

松柏其鐵幹霜皮同而叅天拂
雲之色與磊砢有節目殊其同
者性也其同而未始不殊者遇
也海公爲先尚寶師公爲友風
流所被穆乎遐思六長氏以詩
名家顧其標尚如此杜陵忠孝
之志彭澤寒泉之痛端於表揚
先詰中可想忠介疏艸菽天壤
不磨卽六長與之俱永矣

學薛案序



崇禎辛巳九日武進通家後

鄒忠介公奏議序

吉水鄒忠介公奏議海內率有
藏本閩士林君銓哀而梓之凡
若干卷子龍讀而嘆曰大賢之
生無古今其用舍殊者時為之
也在昔皋稷伊傅之臣人主用
之久於其位遠者百年近者數
十年道行於當時澤流於生民
至其君臣相與告誡之言則史
臣錄之以示來世今之謨訛是
也警懼戒勉之辭磨切其君者
至深至切自非聖哲之主孰能

廓然無我尊信其道而不使小
人與其間哉後世之君其好賢
樂善非不如古也唯惡脊已過
而安於晚近惡聞已過則苦君
子之嚴正以為翹其失安於晚
近則以君子之論為希濶而難
行況又有小人者從而媒孽之
君子嘗進用矣覺其難合則去
之已而見思亦嘗再用矣若曰
彼困衡之久或能姑從我亦云
可使乎既至而如故則終去之
是以三代而後君子每不獲用

即偶用而不獲久夫王之貴者
溫而貞也鳳之瑞者文而威也
使玉必去其貞而登席鳳必減
其威而巢閣則何異於碣碇山
雞哉而世每不悟可慨也已公
自結髮登

陳康

朝即劾江陵公起復非禮杖戍
黔中越五年

顯
皇帝親政錄言者拜公為諫官
居一歲復以言事罷當是時吳
門婁江四明山陰相繼執政公
嘗一起為吏部郎亦隨以遷去

自是栖遲林臯者三十年
貞皇帝即位詔起公田間而
愆皇帝承先志拜公為大理卿為

少司寇以至御史大夫大用矣
然亦竟不久其位以去夫公歷
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
觀其進退以為治亂雖位登九
列而計其前後立

朝不滿數載何用之之難而舍
之之易也夫以公之純忠一德
道術通明使人主乘壯盛時置
於寅亮之地責以輔弼之任則

必能彙升衆正咸熙庶績以尊
本朝萬曆之末可無囂凌廢弛
之患及公之既老使能置之三
公論道之位皤黃髮日與人
主起居則天啓之際奸人近倖
尚有藜藿不采之忌而不敢亂

陳序五

政而乃前厄於絳灌後阻於弘
石至不能一日安於交戟之下
嗟乎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
也文與而實不與者狐疑之情
也陽推而陰排者讒間之口也
夫以調諛之說中不固之心而

以撼欲去之士此何異秋颺之
於墮籜哉易曰比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此如桑中之疾栢舟也
彼其為說曰是迂遠不近情非
今可用夫夫也又私釣名而歸
過於上夫迂遠者人主所不急

陳序六

也歸過於上其所最忌也是故
浸潤易行今公之封事具在方
其為諫官吏部則以持大體崇
吏治寬民力為本至於

憲宗之時天下多事公為大臣則

勸以勤學遠佞拔不羈之才收

度外之士若其推賢讓能自少
至老孜不倦蓋忠愛之至因
時所急以期有益於國此豈迂
遠難行翹君以自為名者哉夫
公之章奏謨訛之亞也格人元
龜非一世之用

陳序七

神宗

熹宗知公不可謂不深而小人害
之未竟其用

今天子既錫公贈謚大顯崇矣使
搜故府之牘倘乙夜之覽庶幾
用公之遺言而求如公之人則

公雖歿而道益彰是編安可少
哉

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題詠草

奈急水歸舟以江挽針率真情

也乃得以學故得乞得予心暢

能涂沫友人過而曰子兀上寒

自奉一

危久出而松檟於世得志移在

編景款予忙世以應控笥中

牧草付之空觀張曰此且云々

青山世美与子攜手同歸可

矣世室用亦遂得之學乎

壬沛嘉冬鄒元標題

自奉一

叅較姓氏

潮陽吳仕訓

吳興周仲璉

慈谿馮元仲

海上何剛

嘉興沈嗣選

候官陳元綸

甯熟孫永祚

四明萬泰

鄒忠介公奏疏

姓氏

淮陰陳台孫

嘉興陳恂

福安劉中藻

慈谿馮元颺

長洲李楷

閩中陳肇曾

古吳葉襄

嘉興徐肇森

海昌查繼佐

長洲錢位坤

錢塘姚奇胤

慈谿馮元颺

候官張利民

虞山瞿玄錫

嘉興陳恪

武水錢栴

南昌陳弘緒

西湖吳山濤

鄒忠介公奏疏

姓氏

虞山孫魯

慈谿馮京第

秀水鍾欽立

嘉興黃濤

甯熟錢孫愛

仁和卓大丙

候官林元震

鄒忠介公奏疏目錄

卷一

論輔臣回籍守制疏

吏部起用覆疏 附

直抒膚見疏

都察院覆疏 附

復言官以重國體疏

酌大臣進退疏

推廣德意以澤蒼生疏

鄒忠介公奏疏

刑部覆疏 附

敬采輿論共推士品疏

嚴加修省以答天心疏

恭陳下悃懇乞改南疏

為吏部堂上應詔陳言疏

卷二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疏

敷陳吏治民瘼疏

戶部覆疏 附

小臣獻忠疏

乞改南疏

乞回籍疏

吏部覆疏 附

懇乞休致疏

吏部覆疏 附

給繇比例疏

卷三

天恩俯容休致疏

鄒忠介公奏疏

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

續陳末議疏

乞嚴明振作以救臨危疏

直陳當日公議情形疏

敬陳大獄情繇疏

都門勢孤敬陳一得疏

陳明法守疏

熱審乞勅諸臣視事疏

乞恩即行闢幽之典疏

集議遼餉以濟民水火疏

敬陳愚悃疏

直陳黔省夷情疏

上內閣書附

卷四

辭免憲職疏

到任謝恩疏

陳愚悃以襄計典疏

大敵在門宜先安戢疏

鄒忠介公奏疏

目錄

三

城守事宜疏

陳膚見以挽頽波疏

因患思防以衛都城疏

奉旨集議遼東經撫疏

計議經略疏

奉旨叅處回話疏

奉旨回話疏

重巡視以肅皇城疏

覆方御史報滿疏

申飭考滿事宜疏

捐俸疏

聞幽拔茅疏

乞蚤成信史疏

懇矜愚容直疏

卷五

懇垂念貞勞臣工疏

正臺規以一法守疏

叅處道臣以肅法紀疏

鄒忠介公奏疏

目錄

四

陳腐見以備廷議疏

會議覆奏疏

覃恩乞實授疏

救郭中翰疏

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附

大學士葉向高疏附

懇賜歸田疏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三疏附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

附

再懇天恩早賜骸骨疏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四疏

附

直陳真情苦情懇容休致疏

又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五懇生還疏

萬分苦情再乞生還疏

謝辭疏

去國陳悃疏

鄒忠介公奏疏

卷之五

五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附

鄒忠介公奏疏目錄終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一

吉水 鄒元標 著

慈谿 馮元颺

長洲 徐汧 全較

虞山 趙士春

清江 楊廷麟

候官 林銓評閱

論輔臣回籍守制疏 刑部觀政進士

臣于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三

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

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

一介草茅陞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

澤今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

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自惟

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嗷嗷自取越職蓋

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

且乞畱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彘。敢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

君不能獨治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

而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

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

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

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

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爲居正計者。不可

一日而不去。

皇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

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畱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然不知居正

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

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

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故聖世士羈美而官材茂。今則不

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

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

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

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

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

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

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大濫。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全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

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

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

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

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艸茅賤士。

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任事。大臣持

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

檻於彤廷。投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

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然

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濫。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蒿為巢。暖水為餐。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者眾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

鑄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

諛言塞諤 不慮撻鱗

見真慮遠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

鑄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廢爵

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禍流搢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六

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非常之人。今有人于此。親生而不顧。歿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毳。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違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眾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

以忠孝責執政我朝代有其人第進士建言如公者少矣

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猶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觀其奸。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目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禱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而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猶有深恨焉。

如見肺肝

如士楚者
尚有其人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監察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弛一至于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為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德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一

八

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又不常矣。邇其原士楚先之士楚，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臣忠悃如此，臣言可採，亟斥輔臣，速歸守制，侍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

鋒然有聲

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其為妾婦，自愛其生乎？堂堂丈夫，不忍為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這厮狂躁可惡，但上疏在前，未見昨日諭內大議，姑著炤艾穆例處治。以後再有迷頑不悟的，必遵

祖宗法度，寘之重典，不饒該衙門知道。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附

吏部尚書臣楊博等爲議處起用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西布政使司咨呈起送原刑部辦事進士今起用鄒元標到部送司案呈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孫繼先題建言遣戍進士鄒元標乞循資錄用該本部覆議候行取到部隨大選除授部屬奉聖旨是欽此。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楊四知題稱進士鄒元標忠言蒙禍投竄零丁六年萬里百死一生茲奉召還乞查昭弘治時事例置之臺諫必有補益奉

聖旨鄒元標著吏部查有相應員缺卽與除授不必候大選欽此。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給事中有缺舊皆類選後止于進士內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補欽此。及查鄒元標年三十三歲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萬曆五年進士本年十月奉旨謫戍十一年正月奉欽依起用又查得缺吏科給事中一員通查案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十一

呈到部看得進士鄒元標危言正論忠議凜然置之諫職允合輿論况謫戍遐荒困衡已久奉旨卽與除授似不必又行考選欲將本官除授吏科給事中恭候

命下行令到任管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十一

羈思慘然

○直抒膚見疏 時吏科給事中

臣投荒萬里。母子睽隔。伶仃孤苦。日濱九死。甘瘞骨窟穴巖藪之中矣。迺荷隆恩。拔之沉淪。復齒縉紳。臣將毋北征。期霑升斗。以供菽水。復何他覲。不意

陛下俞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廩廩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為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為沽名。今乾綱獨斷。聖政一新。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十三

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搜自巖穴。即杜口不為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闔中積深自懲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听夕循省。念職事不可久。虛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談天下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眾政畢舉。不得其要。與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為天下用哉。故臣之

危言

正論

所談其要。惟在培君德。新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概不敢以瀆聖聽。嶽嶽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屑涓滴。惟陛下以臣言為飛埃涓滴。畱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體至大。不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雜遯。心以聲移矣。欲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甘旨並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十三

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際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機始于微眇。其禍至于尋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陛下履恭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

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于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惰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卽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

聖母還宮時、惓惓以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古

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

聖母至仁、

陛下至柔、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安、

聖母心安、

陛下之柔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

務首願

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實爲一體、下每願忠于上、每苦上之不達、上每求忠于下、每苦下之不誠、此亡他堂、陛勢懸而情意間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兪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天下天、則爲泰、上天下地、則爲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繇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追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古

參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爲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爲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爲盛事、

陛下昔在冲年、保傳必慎、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擢、許科道官旁爲糾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召

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使惟當矣。宜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窒礙難行。臣憶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確、英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逸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搢紳之所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然復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筮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于今重光矣。民財告匱、饑莩相望、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有請嚴懲貪吏者、其說甚具。臣則以為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馭、職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吏畏民安、不得其人、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依阿澆恣、則吏隳民殘、伏覩明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哉皇言、下燭窮蔀、第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臣請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隳節敗度、翫法徇私、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第供奉輦轂、依邇天憲、迺臺臣弊、則可為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概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龐、

今日流弊
何嘗不然
說到舉劾
兩字三代
人心不可
復見矣

臣思及此。未嘗不灑灑毛豎。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埽地。剝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緩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杆軸空虛。而饑餓者衆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職事上耶。不待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止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踰踰。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公爲念。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書弊端。做

人臣大病
其甚於異

同之見讀
公數語可
剖藩籬

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繫風化。無得概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懼。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矣。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不害其爲同。華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于聾。求視于盲也。國初使御史巡行郡縣。我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

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仕者突梯滑稽脂韋絜楹歡若管鮑陰相排擠臣不以爲憂臣所憂者學術未明而儒道大訕也儒道大訕始于上之摧剝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勅書院毀之誠是矣迺概將先賢遺迹一概折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偽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爲憂天縱聰明

如

如

如

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豈加於孔子而睿知豈出于

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于州縣學較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概以偽學斥也天之生才囿于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偽百偽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偽棄真是因沙廢金因噎廢食矣佛老之道異于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

禮千百爲群琳宮梵剎遍滿郊垌士誦法孔子譚說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書院不許概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樸棫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獻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裊躬垂訓宛然濂洛

如

如

如

如

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也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上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概議修復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出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樂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卽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

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斑斑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興文，未嘗不艷稱之，矧

陛下舉動上法

祖宗炤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蠲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愈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為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富強。

灼見得到
責備非苛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之名臣出而填撫也，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厘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

十分痛快
此輩尤當

點頭

二語切中
膏肓

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刮肉補瘡，啼泣箠楚，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為有，虛而為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于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為加重，簡擇其人。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猶懼非才，乃今仕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也。既得如拱壁之在抱也，患得患失之心重，為國為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為主，諸冒濫鑽刺，軟熟可厭者，絕勿使竝進。其見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勅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

義以安養休息為主。以愛民節用為本。以正身率屬為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田無立錐。禍無完裳。夕無宿春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貧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績。造為成冊。解院。無視為文具。政

謝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為異。雖有災異不足為憂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所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

有此一跌
益見精神

確論

治今日急務。誠莫有大于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倍珍膏。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為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願

陛下崇厚澤。以培國脈。廣仁愛。以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慎名器。親君子。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宗社衍靈長之慶矣。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謝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萬曆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部院看了來說。

附

都察院廣西道案呈刑科抄出吏科給事中
鄒元標奏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
該部院看了來說欽此抄出到道具呈到院
臣等看得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稱肅憲紀
崇儒術飭撫臣各一節除崇儒術事干禮部
掌行聽該部徑自題覆外其肅憲紀飭撫臣
三事該院職掌相應議覆為炤御史巡按一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臣

方憲紀攸係果能潔已奉公自爾風清弊絕
先年一二按臣聞有用賄納交至滋物議旋
取敗黜無容追論聖政一新官府肅清時按
臣未聞有此但恐德意弗宣餘習猶染臣等
正欲申飭科臣復有此議合無依議再行嚴
飭以後諸差按臣各務秉公持廉以振風紀
激濁揚清以肅吏治贓罰銀兩除解部備賑
外一毫不得私自取用以實私囊亦不許妄
行餽送以玷名節若如按屬地方有交際所

不容已者但取成禮不得過豐坊牌有當建
者間一舉行不得濫及違者定行參論憲綱
一書刊刻已定不必再為糾正但須着實舉
行至于巡撫專制各省關繫尤重然官以巡
撫為名尤以撫綏為尚若徒嚴刻以就功殊
非命官之本意科臣條議良為有見相應通
行各該巡撫俱要顧名思義崇博大之體盡
拊摩之道平居無事則必均戶口寬徭役蠲
不急之務去繁苛之令以為休養生息之本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臣

一遇水旱災傷致有困苦該省撫臣即行司
道司道即行州縣或請發倉廩以賑貸或者
行勸借以周給但使流離之得所不必盡如
所議措置而不拘于常每于歲終仍備查某
縣賑過窮民若干丁撫過流移若干口著成
效者定上考事虛文者置明罰因而據實奏
報登簿考成仍咨吏部凡遇巡撫員缺慎擇
直亮端方者方推是任苟非其人不可濫及
臣等再炤撫按俱為一體舉事不宜同異即

如問饋交接等禮。按臣既當節省。撫臣豈宜
妄施。顛連困窮之民。撫臣既當存恤。按臣豈
忍坐視。再乞天語申飭。皆務樽節愛養。庶憲
紀益肅。撫臣得人。而吏治民生。均有裨矣。
萬曆十一年 月 日奉
聖旨是。撫按官以肅吏治。阜安民生。為職。都要
正已率屬。着實節省。存恤以副委任。今後如
有仍前沿襲弊套。不遵明旨。你都察院并科
道官查實。叅來處治。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天

莊語可乘
嚴威

復言官以重國體疏 吏科
臣待罪該科。于本月二十二日。該吏科等科
都給事中等官周邦傑等一本。為請宥言官
以弘聖度事。未奉綸音。臣跼踖青墀。汗流竟
踵。恨馮景隆不深自詳。致觸聖怒。又訟臣等
積誠未深。而悟主亡繇也。雖然。有言必盡。有
懷必吐者。言官之職也。山藏川納。海蓄淵停
者。
聖主之仁也。景隆言是與否。諸臣所以救景隆
者。言甚具。姑無論臣所惜者國體耳。
陛下臨天下。布恩惠。納讜言。以利安元元為事。
海隅耆老。願須臾無失。見德化之成。一旦有
此處分。其于聖德所損不小。矧臣等新列言
職。或起自稿廩。或起自小吏。雖作其氣鼓其
趣。猶懼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今觀景隆以
言去國。其不自攝色。變者幾希。後雖有大奸
蠹。大利害。誰肯逆盛意。犯隆旨。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天下之事。習見者多真。傳聞者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天

說出主意
乃文之大
關鍵處

引證確當

實事在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遼海去
金陵數千里哉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
風聞亦所可原也大凡用人之力者當安其
心志始得以展布四體景隆以成梁故不得
安其位臣等以成梁故不得竭其志成梁為
大將諳國大體必忸然不能安忸然不能安
欲其緩帶邊陲難矣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
監民有訟其強娶已女及貸民錢不償者郭
進為西山巡簡使有軍較訟其不法事宋太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祖皆薄譴其人而仍使之聞之夫薄譴其人
者所以安將臣之心使之聞之者正欲以達
軍中之情說者以為御將得宜成梁未知視
李郭二將何如景隆列在南諫又非軍較可
比

陛下既以薄懲激邊帥之心又以臣等言而復
其職其於御將之恩容諫之仁詎不兩得之
哉臣一介末品念

陛下以言用臣職在繩糾誼難尸素矧

陛下智同大禹機竝轉圜又非尋常所可測萬
一者哉

萬曆十一年九月

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酌量大臣進退疏 吏科

臣聞百官之所表儀者在大臣而大臣所係以爲世重輕者在慎仕進之門而高易退之節其進不可使人有倖之者倖之則效之者衆也其退不可使人有疑之者疑之則議之者多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故爲是致慎者誠念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耳古之君子一辭而退豈故爲是沽名哉誠念高爵重祿不可虛拘故耳臣近見今陞南京戶部尚書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張某進之太驟則有可言者焉某歷官爲人具先年兩科臣疏中臣不必毛舉以傷雅道但念其去年猶然一撫臣耳未幾而吏部侍郎矣又未幾而戶部尚書矣任方數月崇階累級彼豈耆德宿望足以警服百僚出奇畫策足以結知明主哉止緣本官囊橐盈溢機知猾巧多方鑽刺躡躡躡同儕羞與並列善類懼其中傷輿論未協大負清朝夫行速者多蹶盛重者覆餗人雖不言某何如爲自

處計也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慎用以杜倖進之門者也又難退如禮部尚書徐某則有可議者焉彼其策身之初海宇已卜其無立朝之節矣已而夤緣仕途驟登清秩雖雕蟲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議沸騰難居寅亮之職先是山陵事回衆皆謂其義當速退猶復覲顏就列見幾明決謂何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致仕以倡易退之風者也慎進一某匪獨爲某一人惜也諸臣中冒濫如某者僥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倖之心從茲而息矣請退一某匪獨爲某一人言也諸臣中當退如某者高尚之志益自此決矣臣又有說焉辨官論材當惟其品材誠相胥望重朝野者其上也奇材宏猷以功能自見者其次也進則汶汶退則憤憤無所短長之效抑又其下矣六七年來奔競成風薰蕪雜進一旦挽之其勢誠難臣竊謂耆舊者後進之楷範也登崇老成則躁進者有所矜式矣恬退者奔競之藥石也獎進恬退則

奔競者有所懲創矣。何者。耆舊如蒼松翠栢。飽歷風霜。樹之明堂之上。真足以壯大觀。恬退如處子貞婦。幽靜閒雅。置之巧媚之側。真足以消逸志。臣管見如斯。不敢不爲陛下陳之。願勅銓臣。少畱意焉。臣迹孤寡。與初立朝端。豈不知二臣危機不測。獨念舉直錯枉。臣之心也。亦臣之職也。終不敢以全身遠害之故。負特達之知。污諫諍之官。臣言愚顛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陛下察之。

萬曆十一年十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推廣德意以澤蒼生疏吏科

臣聞天地大德曰生。仰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帝王之所以仁覆天下也。仰體人君愛民之心。以及萬民者。臣子之所以引君當道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明君。臯夔稷契之爲良佐。曷嘗不以澤被生民爲已任哉。臣於本月初九日奉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聖旨。今歲暫免行刑。欽此。維持不啻諸囚。喜若更生。白叟黃童。傳呼閭里。歌舞聖德。嵩祝聖壽者。聲遍畿輔。臣伏思之。齊宣王不忍一牛。孟軻惓惓開導。謂其足以王天下。何者。一念不忍之心也。

陛下天縱聖知。豈宜王可比萬一。兩歲免刑之心。真不忍之心。所感觸也。此一不忍之心。可爲堯舜。可爲禹湯。可建天地。可質鬼神。是在培養擴充之耳。培養之功。責在講幄。臣無容贅。乃所謂擴充仁術者。臣得言之。臣非創爲之說也。卽孟軻氏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善推所為之謂也。臣聞刑罰者，聖王御世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也。往時循良諸吏，視民體膚，卽已體膚，視民財力，卽已財力。故閭里無愁嘆之聲，阡陌有充盈之積。近世則不然，專務刻轢其民，民一被勾攝，痛加箠楚，有立灰杖下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何吏痛而不德也。民一人公門，室如懸磬，有一詞而罪贖至百者，剝及宗黨，株及親戚，何民之無辜。至此極也。

酷吏殘民
剝心剝骨

鄧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七

陛下於此畿內，可灰之人，猶必矜而有之。矧畿外諸人，有罪不至灰者，遭此荼毒。

陛下見之，其不忍之狀，又不知將何以為情矣。

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勅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知

陛下之意，務先仁愛，以省刑輕罰為先。庶幾哉

囹圄空虛，而田野有餘積矣。然其弊有根，非

可以朝令夕禁也。嚴刑生於重罰，重罰必至

嚴刑，自近歲督責之法立，每歲解贖罰之數

信然

多。院司以此殿最郡邑，郡邑以此苛責細民，刑酷則法立，法立則名高，夫不議減解贖贖之例，而寬考成之法，雖龔黃在事，勢不能禁。故議減解贖罰之例，是今日惠養元元急務。先是科臣王亮言之，所當亟為議處者也。或者論未能遽減其額，臣竊謂廟堂寬一分之惠，下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猶非致治清濁之源也。禹泣罪人，痛百姓二心，夫是罪人，猶非大犯名教云爾。今歲決單中，計子弟殺父

鄧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兄者，寔繁有徒，傷壞彝倫，大非細故。在昔仁賢得一郡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故其人雖往，而流風遺俗有存者。無論程朱之於扶溝，南康卽文翁在西蜀，亦可觀記已。近時之所謂良有司者，一辦事之吏而已。其治在於期會簿書，間有見稱士紳者，以流連詩酒為高致，談及名教事，則掩口竊笑，無惑乎風俗日汚，犯法者眾也。漢文帝曰：訓道以純，愚民陷焉，教未施而刑已加，朕甚憐之。董仲舒曰：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爲也可見古之君臣未嘗不以教化爲大
務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勅下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
知朝廷之意務廣教化凡訟關彘倫者須痛
自躬責以移風易俗爲主使民興敬讓之美
敦仁厚之俗雖未必人人有君子之行斯民
耳目熟而良心生刑措之風庶幾可致矣不
然犯法者衆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陛下卽不行刑不過一歲兩歲而止後雖有不
忍之心終無以自遂矣故省刑罰務教化誠
擴充仁術之要道也臣惟庶民之家子孫茂
衍必祖先仁愛忠厚故足以基世承之澤則
自有天下者又可知已

陛下寬仁大德同符堯舜臣願永堅一心無怠
於終乘此火燃泉達之機馴致日新富有之
盛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若夫祖申商之餘知
襲一時之小效國家元氣從茲而索非臣所

敢陳於君父之前也躬逢

陛下好生不以擴充之說進者是負

陛下也避時人迂愚之誚曲學以阿世者是自
負所學也臣竊恥之用是不避狂瞽敬獻愚
衷惟

陛下鑒臣所言而施行之臣不勝幸甚

萬曆十一年十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三

附

刑部太子少保尚書潘 等為恭親

聖皇好生大德懇乞天恩推廣德意以澤蒼生
事貴州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吏科給
事中鄒元標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到部臣等看得
鄒元標題 省刑罰廣教化一節為炤刑罰
教化二者為治之大端而明刑弼教其道未
始不相成者也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皇上歲當審錄之期再下停刑之詔邇兪科臣
之請廣行矜恤之仁蓋惟恐民生之有冤而
示天下以省刑惟恐德意之未溥而示天下
以崇教大哉

皇上明德慎罰相須並用真足以澤蒼生而敷
九有矣乃猶阻於德意之未宜而刑罰之未
省者豈期奉行者之未至耳臣以為刑之不
省非不可省也嚴刑重罰勢必相因夫以科
罰之多而考成之令有以督之也今之為守

令者解贖有例積穀有數在查盤則以此上
下其考語在院道則以此殿最其有司而務
為迎合者又爭先取足以求獵夫賢聲以致
詞訟日繁箠楚日刻比較益嚴而手足無措
詎知贖緩雖積乎帑中無辜已斃於杖下矣
是之謂以政殺人無重辟之擬而灰者比比
真足戕好生之德而傷天地之和宜科臣懇
切而有請也伏願勅下戶部再加酌議量減
贖額稍寬考成則詞訟自寡而民不苦於誅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求勾攝自疎而刑不濫於敲朴庶乎閭里無
愁苦之聲阡陌有充盈之積矣如是而有藉
口於解贖之多復肆行夫慘刻之政者撫按
官一以酷刑之律罪之刑罰何有不省耶臣
又以為為教之不行豈真不能行耶立政有本
致治有原夫非以美德之未孚而徒以法制
令之也夷考古人有見爭奪之民而閉閣以
思過惟其以身先而不事於聲色耳今日則
士鮮羔羊之行政祖申商之餘以簿書期會

爲急務、催徵法律爲雋才、南康扶溝之政、果
可得而復觀乎、此皆繇上乖而風俗日靡、俗
汚而民行不興、無惑乎羹倫之攸斲、而罪人
之實繁、誠如是科臣之所言者、恭候命下、臣
等申飭撫按官遵行所屬、務正身以率物、崇
節儉以化民、而又實心實政、布爲條教、以
皇祖之訓俗者、耳提而命之、移風易俗、視爲已
任、一夫有罪、是曰子辜、則上有好禮之教、下
多從義之民、雖未必人人盡君子之行、而法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聖

亦不至於輕犯矣、而又有崇尚乎虛文、不先
乎身教者、撫按一以不職罪之、教化何有於
不興耶、夫刑罰所以齊民也、省刑而天下無
冤抑之民、教化所以導民也、教行而天下皆
向善之衆、庶幾乎協和之風、追美乎刑措之
盛、
聖天子好生之意、旣淪浹於畿輔之內、而亦擴
充於四海之外、所以基億萬載之祚、而衍無
疆之休、端在是矣、

萬曆十一年 月 日奉
聖旨賦罰解部濟邊已有定例若撫按官奉公
節省何至病民着炤舊其餘依擬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聖

敬采輿論共推士品懇乞查明錄用昭雪
疏吏科

臣於本月初九日閱戶科都給事中蕭彥疏
為薦舉邊材末因薦及數臣以為默移世道
維持士習乞併掄擢以風天下臣三四讀未
嘗不服其卓識閱議臣最駑鈍髫年聞海內
縉紳有則古昔譚先王者輒手記心存之拊
膺衡茅冀諸臣駸駸嚮用已而觀其中道阨
塞心甚惜之承乏該科欲陳忠

耿耿之思

謝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陛下之日久矣戚及止臣多言業忌臣蓄而未
言比見蕭彥疏論深剴觸臣愚衷且進邊人
才係臣職掌臣感切不能自已謹據臣所親
記者一一為

陛下陳之臣所陳者非敢謏謏然執理學以必
天下之才也聖門英才何其濟濟教列四科
皆足名世故有得聖道之真傳者有得聖道
之猷為者有以自守稱者皆有功於斯道亦
臣所不棄也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望高海

以下品題
秋毫不可
非大有心
人無此定
見

宇原任國子監祭酒孫應鰲數經薦剡無容
復贊訪得原任福建巡撫耿定向洞徹道源
力維名教以成就人才為真修而質行式端
乎表率以康濟民生為實學而經畫允協於
機宜原任太僕寺少卿魏時亮器宇溫粹問
學端平恬約如處子當官有不奪之操貧素
如儒生居隱有自得之味原任廣東按察使
胡直裋身端介研道精深志存海宇動止必
追古人學博典墳著作可垂來禩原任雲南

謝忠介公奏疏

卷一

四

叅政羅汝芳性資超脫行誼高貞惟道是慕
富貴功名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否不
知其類山西叅政王時槐秉心幽靜賦器嚴
凝復性以為志言行不詭於閒澹欲以為功
生產不擾其慮原任苑馬寺卿顏鯨志趨高
迥識誼宏深道欲追于古人而不可以利染
行欲挺於當時而不可以威搖原任廣西副
使劉應峰秉意卓犖抱識圓融孝足以範閭
里而不忘心於聖學才足以濟堦域而不濡

於今不少
艸澤之間

迹於權門。原任江西叅政周思敬。朴貞之性。端介之行。志切於扶世道。諷諭不顯。其迹學。急於育人材。提撕不厭其勤。見任杭州府知府。張振之。孤潔性賦。耿介天然。學稱考亭。回狂瀾於既倒。治效潁川。垂恩澤於去思。建昌府知府許孚遠。秉心端介。信道堅貞。與古為徒。搯不改於歲寒。視民如子。政每布乎春煦。未仕舉人劉元卿。抱物外之志節。蘊心上之經綸。風動一方。庶幾實踐君子。鳳翔千仞。可謂高蹈逸民。以上數臣。雖夙緒不齊。造詣不一。要皆卓然自立。非弔詭以博名高者。內耿定向。胡直。昭代淳儒。白首一心。宜加顯擢。以興斯文。張振之。許孚遠。猷離仕途。廿年有餘。宜加優處。以起頑懦。臣信其不為陛下負也。雖然。臣亦豈能必諸臣悉諧眾口哉。臣知其故矣。古之學者。知行合一。以踐履為實地。今之學者。專譚性命。以圓機為妙用。此學術流傳之弊。其人品之不容磨滅者。固自

何今古之
相懸可為
一慨

敢言正氣

在也。古之人其望人也。厚厚必欲成人之美。有一善者。汲引之。恐後。惟懼其身之隳也。今之人。其待人也。嚴嚴必欲揚人之過。有寸瑕者。攻擊之無遺。惟懼其名之成也。諸臣之所受議。與人之所以議諸臣者。當分任其責。可也。臣查諸臣中。如魏時亮。顏鯨。曾經考察拾遺。所以懲奸究。風有位。匪欲為奸人報復計也。陛下以為此。臣者公耶。私耶。公也。明明國典。誰能議之。今三尺豎兒。知其冤矣。傷正直之節。沮好修之心。臣切痛焉。邇年考察。臣等六七人被之矣。幸陛下明聖。寒灰再燃。臣等顯被之而顯錮之。過幸得白。諸臣陰逆之而陰斥之。冤終難釋。此臣日夜鬱結于心。不能已于言也。芻蕘可采。伏乞勅下吏部。念人才之難得。憫幽抑之當伸。應錄用者。即為錄用。應昭雪者。即為昭雪。諸臣生得彈冠於朝。歿得俎豆於鄉。甚盛舉

隨口吐出
慷慨之辭
滿紙浮動

望諸臣勉
旃心益熱
矣

也。以臣廢言，臣亦欲使四方聞之。天下有不
 容泯之人心，廟堂有不容廢之公論。隱丘壑
 者，篤志沉修，被污鯁者，矢志考槃。先達有所
 恃而益勉，後進有所欣而樂從。未必非淬礪
 人心之一機也。抑臣有深懼焉。臣嘗見美玉
 矣，遠望之溫潤而栗，近索之不無瑕疵。臣問
 之人曰：斯玉何以稱美？人教臣曰：爾以無瑕
 求玉，斯天下無良玉矣。臣因悟知人之方，亦
 當類此。夫不以片瑕棄玉者，斯玉無遺良也。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一

不以一青責人者，斯野無遺賢也。諸臣功成
 一實，臣無負知人之明。諸臣自玷晚節，在臣
 不失為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惟願
 陛下垂寬明之聽，鑒狂瞽之衷。在廷臣工，必有
 知臣之所未知，舉臣之所未舉。接踵比翼於
 熙明之朝者，愈出而愈奇也。臣不任拳拳之
 至。

萬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因事陳忠
莫善之道
非可與日
食不驗修
表稱賀者
語也

嚴加修省以答天心疏 吏科

臣聞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眚以譴
 告之。又出怪異以驚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
 乃至，見天心仁愛人君無已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
 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
 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本月
 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一時煨燼
 至震驚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一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
 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
 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為
 祥，不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
 論五行曰：極陰生陽，不早則火。又曰：君不思
 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
 歟。臣謹昧死陳為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
 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礙難行之事，儻蒙畱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一曰係

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皆係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幸

陛下，一身宜如何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吁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言誠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聖言

知，莫若勿為。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為功。

陛下今一節嗇，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乞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幸

聖裁

一曰親臣工，臣聞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群臣欲糾正

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沮滯下情塞鬱徒牽制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朝講後將群臣所上章奏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詢訪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源委揚權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不以為矯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一

至

要共成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其一聞

陛下畱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率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始臣等或起廢獻訥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平乃未

真誠懇惻
可達神明

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者之右人雖至愚必不尙以身為犧牲矣臣往讀畱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懽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譁而闇暗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一

至

陛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謨嘉猷盡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五官為之招或復原職或授京秩增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聖裁

一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儆明君固當恐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

小人情狀
比比如是

事事哉。古人立朝。不苟焉。以求同。惟寒寒以謀國。今有大謬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酒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為

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不可。昔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今言可。恤矣。如處故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讐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

鄒忠介公奏疏

鬼為域。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迹遍公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恭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觀記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臣猶有說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二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匱矣。如明年恢復

慈宮。鼎建山陵。大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西北飢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

者寒心。非大為樽節。膏脂易竭。臣懼難繼矣。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他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脈。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算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亦應之。言民能以氣上干。故也。匹婦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墻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凡幾矣。詿誤致譴。其苦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凶豎。猶蒙貸宥。况以皇室懿親。忍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凡幾矣。繇壯而老者。其情

可矜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艸木羣生。皆能自樂。况內庭幽婦。忍使之孤筑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一物惟恐傷人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有司。於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仁人之言

聖裁、

萬曆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言官建白須審識大體和婉敬慎豈可任臆妄言鄒元標故以災變為言內多疑君怨上本當拿問重處姑以言官着降一級調用該衙門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恭陳下悃懇乞改南疏 南兵部主事

臣于五月二十日接到邸報，蒙聖恩調臣吏部驗封司主事，自兵而吏，自南而北，依至尊而近日月矣。臣之遭逢，可不謂極隆盛際哉。臣望闕叩頭祝謝外，念臣有烏鳥私情，不容不瀝陳君父之前者，惟

陛下垂聽焉。臣母羅氏，春秋六十七矣，往臣戍都勻時，臣母及臣兄與姊三人者，更相為命也。自臣起家，將母北征，臣母身雖同臣行，而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奏

心常鬱鬱不樂，問其故，則兄姊睽違，無論交權膝下，即通一平安字，隔數月始達，甲申春奉母南行，臣母顏色始為開霽，昕夕始加七箸，問其故，則家山伊邇，音問易通，臣兄欲省侍，不半月而到，適復聞移官之報，臣母教臣曰：子職言責，不殫乃心力，通達國體，務存渾厚，我以子不才，終拓落明世。

皇上在宥，三月內兩移官焉，是雨露之恩，不擇枯朽，日月之明，無間窮鄙，爾速俶裝，謹爾言。

敘母之言
告君臣心
自露

詞之曲
而意之悵

慎爾行，無以我故而持二心，願爾為良臣，歸與爾兄食貧，吾寧也。臣聞其言，五內如絲，夫臣與母，方脫別離之苦，得沾祿養之榮，乃遽隻身就道，昔人謂報國日長之義，謂何而忍心絕裾也。又臣聞蓋臣事君，有致身，有修身，鞠躬盡瘁，展采錯事，是曰致身，收斂退藏，素位而行，是曰修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修身者實所以致身也。仁君御臣，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優之清華之秩，置之掄材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奏

地是用之用也，需之歲月以老其才，處之閒寂以堅其守，是不用之用也。用之用者，憐其往不用之用者，與其進。臣自束髮，有志問學，遐荒六載，孤陋無似，往在都門，一時仁賢彙集，臣欲朝夕請益，時叨言路，非阻於形迹之疑畏，則迫于應酬之鞅掌，近在金陵，職間事簡，時或杜門掃軌，或就正有道，方欲痛自刻勵，消融其燥心，而祛除其褊性，若復移今官形迹之疑畏，猶昔也。職事之鞅掌，猶昔也。臣

身日情臣學日損

陛下即欲用臣。臣出之無本。祇見其易窮矣。且官無南北。職無揀擇。臣充一守道之心。南之職方皆自效之地。充一守官之心。北之驗封無止息之期。臣于榮辱進退之間。籌之熟矣。或有勸臣者曰。臣所調者。掄材之地也。默助一正人。則朝端生色。陰扶一善類。則蒼赤蒙福。惡用是誦謫為哉。臣竊謂不然。語云。已立而後立人。已達而後達人。臣才不通方。學未

鄭忠介公奏疏

卷一

適時。遽欲以立人達人。是今適越而昔至也。必無是矣。實用敢哀鳴。

陛下伏望鑒臣母子之情。念臣犬馬之衷。非繇矯飾。勅下吏部。仍照改南事例。俾臣得淬礪一官。臣敢不精白乃心。以圖報塞哉。先臣陳獻章云。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臣不勝惓惓俟命之至。

萬曆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鄒元標。不准改南吏部知道。

開口就來
不顧諱忌

藥石語

為吏部堂上應詔陳言疏 時吏部主事

臣等仰承明問。誼不敢虛。事關職掌。諸臣亦既談之詳矣。敬陳書生腐談。開坐上請。倘蒙兪允。伏乞勅下該部。着實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一養君心。先正云。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日多。此善養心者格言也。今聞

陛下後宮有專房之寵。十俊有燕游之好。不但親宦官宮妾已也。寵盛必貽憂宗。社狎甚必

鄭忠介公奏疏

卷一

與聞國政。我朝遠過前代。萬無內政一事。惟是正德間有八黨之稱。今有十俊之號。其漸不可長矣。伏望

陛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斯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而社稷靈長之慶。亦永永有托矣。伏乞

聖裁。

二辯政體。夫政體大端。不過用人行政而已。然所以事得其理。而人得其職者。則公論其

工練而精
深自是老
成口氣

人觀大本
事必慮終
識高千古

痛切時弊

本也。此一人也。胡乍而忠，又乍而佞。此一事也。胡乍而興，又乍而革。邇者攻擊玉石莫辨，真同炎火水田一事。刻印銷印，何異兒戲。伏乞勅下諸臣一時之權力，有限百年之清議，無窮少年之意。見未練國家之大體，當惜論一人也。先觀其大本，大本既立，餘皆可恕。建一事也。先惟其終始之不慎，後將何觀。此最今日時政急務也。伏乞

聖裁

鄒忠介公奏疏

三清錢糧，今之言理財者，家家桑孔，持籌握算，更無餘策，竊謂不越節儉二字。夫所謂節儉，非漫言也。如織造燒造，已奉明旨，量為蠲減矣。惟是內府供應，百孔千瘡，射東指西，神輸鬼役，如各監各局各司各庫，歲派本色折色，太僕寺馬價，光祿寺供應，豈皆實數，往往內臣侵剋，求私充囊橐，以小民脂膏，供埽除之奢侈。臣切惜之，伏望
陛下詔各監各局等衙門，被濯乃心，以承德意。

進鎮金錢
仍是趨奉
內臣費却
何不言之

真聖人之
言

并望委科道部屬，素有風力各一員，與內臣詳為剔刷，如各項每年入若干，實用若干，剩若干，刻成一書冊，頒有新命，永不許加增。庶國用有經，而財無冗費，是經國最急務也。至于邊鎮錢糧，每年豈無冒破。內臣既有清楚，文臣獨無良心，其清查自易易矣。伏乞

聖裁

鄒忠介公奏疏

四滌蠹根，今民蠹不越查盤訪察二事。往往言之屢矣，然言者不已而行者不休，則曷效哉。計各處撫按衙門，每年贓罰一十七萬七千七百兩，大半從查盤訪察而盈其數。今欲并查盤息訪察，在先減贓罰，贓罰數減，查盤自清，訪察自息，治病不求其根，病將復發矣。伏乞
聖裁。後戶部侍郎宋纘言之減贖金數萬前在省中亦言及此以與當路相阻故中格不行
五籌客兵。今天下非四夷之患而客兵之患如雲南莽苗，雖未知平否，臣恐莽苗平而客

兵亂何者雲南所出不足以供客兵之十一
各府運米至永昌每石費銀三兩米珠薪桂
勢將必至嗷嗷號咷職為亂階伏乞勅下雲
南撫按諸臣客兵今日而聚他日如何而散
至如貴州十一年巡撫副都御史劉庠奏添
紅兵一千廣東廣西冗兵猶甚此所謂養虎
自遺患也且時借南京戶部銀兩協濟雲南
亦非事體

祖宗以南京根本重地常使藏銀有餘以待不
知

時之需雲南有事移動戶部銀兩萬一南京
有事胡以應之此不可不為之長慮也伏乞

聖裁萬曆十七年姚兵果亂提問總兵郭子龍
調按察使姜忻

六禁騷擾炤得郵傳騷擾在在皆然則莫如
南京馬快船為甚其進貢上供各色一船可
載也動以數船計裝載客貨脫逃抽分其一
船夫可三十名也動以百名計折乾凌轢不
勝苦楚凡所經過處官吏聞風而避間巷蕭
然一空殊可痛恨夫馬快船之絡繹江河亦

真可痛恨

知

祖宗慮變生不測意深遠也但國以民為本民
得其所變將何生民而流離即有舟楫將復
何之合無勅下南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長
計議每年進貢船隻該百船減半其數仍差
一風力御史護送至灣以免沿途騷擾則上
不病國下不病民兩得之矣內官雖驚悍然
奉承言官乃其素性此禁騷擾之一端也伏
乞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一

五

聖裁後太僕卿魏時亮言之已南京兵侍言之
卒未有堅行者以事關中常侍故也已兵
侍顧章志言之弊稍清矣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一終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

吉水 鄒元標 著

漳江 黃道周

慈谿 馮元飈 全較

松陵 吳昌時

構李 馬嘉植

候官 林 銓 評閱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疏 吏部員外

臣於本年三月十八日得接邸報吏部一本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缺官事推臣補本司員外郎等因奉

聖旨鄒元標准補原職欽此臣自丙戌夏以狗

馬瘵骨乞恩歸里臣至家值郡邑水潦盈溢

連年疫旱母子拮据聚首罔非仁恩朝夕焚

香共祝聖壽至去年夏限期已滿臣以軀體

羸憊方欲再懇闕廷為調息計而臣母秋盡

偶病沉篤心神憂悴百念俱灰臣母稍愈忽

蒙殊恩補臣原官臣望闕叩頭不勝感激不

勝祝謝臣即束裝於四月初八日理舟赴任

不謂臣蒲柳之質不禁摧殘行至江西豐城

地方精神昏曠痰涎上攻飲食少進四肢軟

弱尋倩醫士歐陽昭診視僉謂臣稟素弱須

在家再加調理始克有濟臣伏自念受

陛下特達之恩上不能效絲粟之補當老母桑

榆之景下不能徼一命之榮不忠不孝莫臣

為甚正欲勉效職業報荅君親迺福緣淺薄

綿疴作楚中夜念及五內如蒸臣萬不得已

敢以實情差義男鄒孩童冒昧奏請伏望勅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二

下吏部查臣情病別無矯飾容臣在籍調理

臣苟不一且填溝壑自今以往臣身非臣有

也捐軀報國亦所不辭

萬曆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敷陳吏治民瘼事宜疏 吏部驗封司

臣於本年四月內冒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于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未蒙施行劄付催臣赴任

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臣

于本年七月攜家之任舟至鄱湖北風連月

臣昕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逐游魂辱

陛下賜之生還鹿豕餘棕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伏

鄭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

有一得之愚直陳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

采擇其間入之力皆臣力也人已無異焉臣

故敢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

浴者振衣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

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默

默微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

數載窮鄉田耒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

間涼燠狀臣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

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臣

似非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

救焚衆或解頤臣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

陛下勅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爲國用意

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

其間儻中有窒礙處重爲恭酌臣因此得曉

暢世務通達國體亦罔非仕學之地矣干冒

天威無任隕悚

定等則

鄭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夫辯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

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縣自知縣下是

已職遞下明遞暗蓋嘗論辯大吏譬奏黃鐘

大鑄有耳者無不辯之辯小吏譬聽蟋蟀之

鳴非甚聽者不能審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而合之也綸

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萬緒各

自不亂臣竊謂辯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

衆吾欲起而辯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

都以撫按考語為準。顧其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夤緣得美秩者。有預知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執簿、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炤之、難矣。臣愚謂宜明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臣、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中下者、陞王府發選。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必發。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五

憑此甄敘群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之嘆矣。

洗法習

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慎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今

依讀成風
當不止此
為公括出
可資嗚嘆

則以為罷輒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為無當矣。每一薦績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刻。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為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楊震趙抃。挺生矣。察其人。搢載。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六

陛下尊如天日。威如雷霆。儻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為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或將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

之類儻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墮風俗不淳矣

便陞轉

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維時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兩廣言其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諸行事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

續忠公奏疏

卷二

七

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擢一以本省為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有所施為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吏上無重寄之望下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當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

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之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塞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太泛合無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畱陞擢或生平無媿年華浸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畱不當言官論揀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不至賢愚竝滯之患矣

議久任

續忠公奏疏

卷二

八

久任之法自隆慶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他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驚悍之吏人與他相戾譬鴟鴞于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為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心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為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為榮而不以久任為辱耳臣愚謂久任以

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久任、使
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
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
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
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墮志、不
幾襍鴟鴞鳳凰同室乎。

重京考

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穰莠不除、嘉穀不茂、
若以嘉穀當穰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九

冬曾與計議末、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
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
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原之行、難
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
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
賢能、且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爲冤抑、
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
志道、談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時浮
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專心并精、不朽之業

眎世之浮榮、猶一呷也、是所奪諸臣者、隘所
與諸臣者、廣諸臣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
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
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
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
按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旣明、重則削職、輕則
不與葬祭、夫彼旣已宦成、猶不爲國惜才、使
好修之夫、屈首蓬藿、足以干天和而召戾氣、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十

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
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
與其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
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
褒名德
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必
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
關係非眇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

朝盛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謚。或既謚而贈官未妥。或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故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韵宇流布海內。丹衷簡在列聖。開閣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少卿羅洪先。少年魏科。終身退處。澹泊為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故庶吉士降石城千戶所吏目鄒智。冰霜勵志。悔群奸而不

鄉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宜贈美謚。羅洪先宜贈禮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清朝鉅典。而有待于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故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齋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謚。以為不媿科名者勸。故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

貞明。政存口碑。風高瑣闥。欲為國家。莫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野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功未成。竟齋恨以沒。所謂以歿勤事者。非耶。臣愚謂宜贈官。以為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為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為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放為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

鄉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諳。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妙也。衰贈係驗封司職掌。在官言官。匪敢多譚。

慎撫臣

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重事。畱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填撫。方夏。飭誌疆

可規情弊
北出一盤

徼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智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為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為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惟充囊橐為計，查盤批詞，四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為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賢否，某係進士，已經數薦，多方結納，懼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

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臣愚謂為一省擇百郡，邑之良，不如為一省擇百郡邑之長。百郡邑之長，賢聞風知畏，攬轡瞻落，狐鼠自爾潛消矣。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郎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徇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為不明。知其人而用之。

井井有條

進之門
何日始杜

則為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尚渾厚。無概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田里亡愁嘆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莫安宗社之要務也。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往者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者，故進。親故進，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

寫出小人
情態如畫
痛快痛快

轉語以示
激勸

心。炯炯夜半必薄其非端士矣。曰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此輩口軟足滑。轉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為情死。法為情虧。國家名器為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博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為軒輊乎。果此輩瑣瑣之流乎。嗟乎。當局者迷。旁觀者醒。胸中皂白。誰不了了。特述不覺耳。自

蘇本公奏疏

卷二

五

非洞千古之眸。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穿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臣之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群猜。稿心泉石。所樂為也。

搜遺逸

人臣孰不欲析圭擔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細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逸稱也。彼其剽嚴而廬。據石而瞑。

豈非甘采苓之適。遠增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清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為民者。量為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事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

蘇本公奏疏

卷二

六

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焉。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標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之貴及時也。

聖朝彌天置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嘆。庶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

審邊臣

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

一字不誣

朝廷不負
臣意不思

報效

今日正當
用此法

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叢，臣嘗察今之
 邊道矣。引疆超乘，鷹鷲電擊者，固有亦有庸
 懦之流，未覩韜鈴何物，近惟奉巡撫，願指惟
 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奧，援四時起
 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
 虜，退閉閣，上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
 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為，稍揮霍
 者，飭以文墨，哆以宏議，間有微捷，張煌功伐
 以覲殊旌，不數年，總督矣。官保矣。家贏金錢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十七

荒烟滿地
天遠聽高

慷慨淋漓
如泣如訴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
 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
 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氛，猿獠為伍，士
 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鬱鬱歿者，臣
 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
 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歿，又有麻哈等州，
 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
 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印，
 皆含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膺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十六

太息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恐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
 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
 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
 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
 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
 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
 其陞遷，取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
 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

逼真

為害小而受禍深無在散吏無非惜以示公已

信也。臣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為大臣者，體恤之否耳。臣在部，每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鐘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微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

鄉忠介公奏疏

卷二

十九

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為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選，一以本省為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文赴部，不知可停止否，儻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簡將考滿時，若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簡有功，固當優擢，即無功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

秤頭之弊，過不在有，司是欲一洗其源矣。

一以為生事者戒，一以為安靜者勸，秤頭之苦。

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厯

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捺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捺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矣。一警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為毀譽，以故有司竭意

鄉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二十

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揖而已，果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科等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為其所愚，臣再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苛察

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的據
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
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議論餘不必遍
與如行取不當是吏部過聽兩院兩院之不
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
科十三道詢訪似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
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
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
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課吏治以此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五

捺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
食桑不盡不止

虛糧之苦

小民歛徙他鄉斃獨攀號無從莫甚虛糧臣
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可爲小民息肩而不
必於清丈者請爲

陛下陳之往丈田役興蓋欲爲小民息肩而小
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
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

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
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
必有所繇起糧之虛必有所繇來知此而民
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後
則有減賦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
責令富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推沙塞昔成
膏腴今成蒿萊者矣未此塞則彼通此荒則
彼開有司察其開墾令起新科亦足以抵水
推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矣

鄒忠介公奏疏

五

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
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

繇票之苦

繇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
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
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
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
有才而察其奸者曰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
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臣往聞有欲爲一

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歛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錄票得副使鄭汝璽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徼板於上者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積荒之苦

臣讀孔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述其詳耳埜廟荒齋柳岸長堤一日報歿數千人者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日上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四月不雨民稍有早獲無秋收矣長此遭窮若一一

懇

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骨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縣止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稽時問罪贖亦稱不便今欲建無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窮之計臣竊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建一倉或鄉濶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畱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收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提郡邑如父之顧子郡邑提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

學畫至此
足見體國
苦心

在人真心何如耳。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心。若有真心。何事不可為。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

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之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鄒忠介公奏疏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俑。餘俱廩廩可查。若以臺臣難託。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為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為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浪費。杜爭競

私意甚盛舉也。儻臺臣徇私不公。處以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挾挾藻瑩英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為無當。臣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艷目。過而不留。臣昔親覩座至身。冒不韙。門生惟恐汚其身。而反譽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者哉。已可以為松與栢。顧欣羨穠。桃李。李何左也。積疫之苦。

鄒忠介公奏疏

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邪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葉莖。餘有主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出五百人。他邑又可知。已。臣以為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廓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

灰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不可以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于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二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方，得一方，不然與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饑民均灰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願廣布民間，以溥聖惠，以度群生。此非臣之迂談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

清軍之苦

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廳視爲奇貨，票發各里役，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爲裝

陷，無爲有，虛爲實，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甲歛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攜不止。既著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卽與豁除老軍之數。炤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冊，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完

存一冊，儻有清勾，有無虛實，炤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爲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爲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

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系遠寧通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驛遞之苦。

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俸有盈餘。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古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各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

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官。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勘合上。養病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蠹。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雲貴廣西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卽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伏乞謀國者從長而計議焉。

萬曆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附戶部覆本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石星等謹題為敷陳吏治民瘼事宜懇乞及時修舉以隆治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摘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條陳秤頭虛糧繇票積荒之

鄒元標奏疏

卷二

三

苦四事議欲查革設處蓋緣本官家居之時目擊吏治日敝民生日困多繇前弊所致與臣等聞見似亦有同相應開列前件酌議覆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一體欽遵着實舉行等因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秤頭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有司加收

秤頭交通士夫過客希圖廣譽為行取之地議要行取不必盡憑六科十三道只以撫按吏科河南道為主仍要布政司每縣降發法馬十副使小民得知趨向撫按課吏治以操守為第一義一節除行取事係吏部不覆外為矧秤頭之弊節經諸臣建議本部題覆不啻再三即今有司潔已愛民出納無染者固有而扣取羨餘結交營私者實多此而不察損國家之元氣竭百姓之脂膏恒必繇之矣

鄒元標奏疏

卷二

三

部臣鄒元標目擊時艱條議及此深為按本之論所據多降公平法馬於各府州縣令小民知所趨向貪吏無容染指相應依議合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通行直隸府分將公平法馬各州縣每降二副浙江等各布政司降各府州縣各二副仍曉諭小民凡徵收錢糧皆以公平法馬為準其起解至司府亦以原降法馬秤兌併不許分外毫釐多取違者坐以贓論至於各

該撫按課吏治必以撙守清濁為殿最不得過聽交結浮譽以開剝上自利之門其不然者許科道有聞指名叅究伏乞

聖裁

一虛糧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往時丈田縮此伸彼利東害西小民未得其所豪家反受其益議要有司嚴行稽覈收回餘糧及清查新墾之田以抵坍塞之數各一節為炤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國家之制有田必有賦有賦必有額損則虧國儲加則害民生故田糧飛詭者必懲之以法而水坍沙塞者必查實開豁也嘉隆以來虛糧本多奸豪有不賦之田良民包額外之糧自萬曆十年節經諸臣建議通行清丈賦稅已歸正額田地已得實數今部臣鄒元標以往時丈田有將餘糧送入豪勢之戶小民尚受虛糧之苦條議及此必有真見至于各處沿江邊海地方桑田滄海變遷靡定有昔

係膏腴而今為艸莽有昔為深澤而今為丘陵者適今正當大造之期合無咨行各省直

撫按督行司府州縣各掌印正官諭令各屬官民人等凡假以坍江事故為名飛派各戶以致有田而無糧及糧多而田少者許首告查覈明的歸還原主許貫其重罪如有新漲沙洲居民曾經開墾而未起科及荒蕪未墾者責令軍民人等開墾佈種通炤例起科或補水壅之數或增稅以充裕國儲軍民兩有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三

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繇票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繇票戶部所頒徵輸則例其例本一今各郡邑有異議要糧儲道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一節為炤繇票之說蓋以便輸納杜加派欲百姓無偏重之累法至善也案查先于本年七月內該科臣張

貞觀條議催徵五弊本部覆議通行各省直撫按轉行所屬司府州縣今後催徵務將每年額派稅糧備細開載赤曆仍每戶各給錄票一張與赤曆相同如人戶納過數目即於赤曆中填註某年月日收銀若干給付收票以杜侵欺等因覆奉欽依通行在卷今部臣鄒元標復議及此查與前議相合相應再行申飭合無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通行糧儲道嚴督府州

鄒元標奏疏

卷二

三

縣掌印官務炤原題事理每年將額派稅糧等項數目備細開載錄帖用印鈐蓋亡論城鄉小戶各給一張使其得以炤數輸納永杜加額偏重之弊仍不時嚴行稽查如有里糧人等額外加增蠹民等弊重加究治若有司視為故習虛文塞責者撫按司道即坐以不職之罪叅究伏乞

聖裁

一積荒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積荒之年流離餓殍轉成溝壑賑貸莫及深可憫惜議要多建社倉將撫按所畱罰贖或助為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并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預為積貯各一節為炤有備之國凶歲不能為之災故今制有社穀之設所當預圖不可少緩者也案查先該科臣吳之佳條陳議復社倉之制要民各自為積擇里中賢者主其事官不為擾近

鄒元標奏疏

卷二

三

該科臣劉弘寶條議廣積穀一欵本部覆議將撫按畱賑二分并庫貯堪動各諸無碍官銀趁時糴買貯倉仍查所屬境內果有尚義損貲以致社倉充盈足備緩急者即行奏表以示風勸如里社無好義之家有司非可委之人勿得借名攤派致滋煩擾等因俱經題奉欽依通行訖又查得萬曆十四年題准義民輸粟事例八百石以上列名具奏動支官銀叁拾兩自行建坊旌表係白衣者仍給與

冠帶百石以上給與冠帶百石以下至五十石給與尚義牌扁各量免本身差役有司不得濫行差委等因在卷今部臣鄒元標條議冠帶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輸穀要行從長酌議誠思患預防之計且查與前議相合相應再行申飭合無通行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督率有司查每州縣幾社幾鄉炤社鄉大小每社鄉各建一倉或二倉除將畱賑二分贖罰併堪動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銀兩乘果穀賤糴買以實社倉外仍遍示通衢勸諭如有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人等願輸粟備賑者有司卽行開報撫按炤依萬曆十四年題准事例從實奏聞以輸粟之多寡爲旌表之高下但當聽從民便不必一概強行如有司假以勸諭爲名科派害民陽爲備賑陰滋囊橐者撫按司道訪實指名叅究至於出陳易新當倣常平之法穀貴則減價以糴穀賤則增價以糶仍因時歛散勿致滯

爛各該有司果是真心惠民荒歉有恃者撫按從實奏請陞用再炤積荒之後必有災疫如今年安慶廬州等府凶亡過半尤當加意軫恤此後各省直有遇重大災疫許令各府州縣作速申文合于撫按卽許便宜動支社倉積穀及本部事例義輸等銀病者或給衣食或買藥餌拯救死者或買棺木或設義塚殯埋事完通將用過錢穀救過災民實數具本奏聞青冊送部本部查果救濟有實效錢糧無虛破者將各司府州縣等官特行薦舉紀錄優敘其撫按請旨簡擢仍乞特著爲令永遠遵行伏乞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聖裁

開口隨藉

小臣獻忠疏 吏部主事

臣聞明主不以言之繁瑣而忘聽納。蓋臣不
以身之疏遜而忘規誨。大言小言。罔有成心。
當可而聽者。明主包荒之大度也。或遠或近。
不避嫌疑。芹曝畢獻者。人臣報國之急務也。
臣丙戌夏。遠遠闕廷。雖巖居川游。聞

陛下勵精圖治。喜見顏色。自今春迄于夏秋。聞
陛下朝儀久曠。群臣莫覩天顏。章奏動至留中。
近雖勉從輔臣之請。殊非昔時勤政景象。臣

願忠介公奏疏

卷三

疏

欲陳忠

陛下之日久矣。念抱疴巖岫。恐來干澤之譏。遙
望九重。徒切杞憂。茲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復錄用臣。誼不容默。臣聞
陛下之不視朝。或少從進言者。以

肅皇帝晚年故事為言。竊以為非也。臣未及事

肅皇帝。長老道

肅皇帝早年臨御。宵旰勤劬。庶務畢舉。威命在
手。羣工震懾。當其時。家給人足。邊鄙不聳。特

止此數語
足履憂虞
矣

追思往昔
美不忘規

晚年偶倦于勤耳。然晚年御批御劄。或一時
數下。或一事數下。故卒能嘉靖殷邦。然不視
朝一事。

肅皇帝晚年亦且悔之。今天下何等時也。埃塵
相接。饑饉載道。馬市未可盡恃。外帑所在。空
虛。

陛下晝日三接。猶懼不足。以登上理。以

肅皇帝故事進言者。非愚則諛。夫五帝三王。兢
業致治。載在典謨。

願忠介公奏疏

卷二

疏

二祖

列宗。憂勤裕後。載在國史。臣無暇贅。臣請頌

陛下。臣為給事時。憶拜舞完。霜霰交侵。月光冉
冉。墮衣裾也。臣私語曰。此何異

孝宗朝景象。又

陛下因陝西道御史董子行疏。召二三大臣商

確。時工部尚書石星。任都察院。紀召對盛典
一通。寄臣留都。留都爭相傳頌。以為

熙朝盛際。又

匡衡抗疏
中壘陳書
其誠懇到
不覺其言
諄諄使人
讀之惟恐
其盡

陛下初臨御時。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頌。

中國聖人。即古帝王。亦何多讓。今聖齡方壯。

遠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

閔臧獲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

皇吏胥有。舞文之患。萬國萬姓。係。

陛下為安。危者何止一家一邑。窮奇饕餮之徒。

懷奸以伺。

陛下者何止臧獲吏胥已也。一日不朝。則堂陛。

情隔。堂陛情隔。則忠良謀阻。忠良謀阻。國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聖

有不可知矣。臣誠願。

陛下味孔氏一簣之訓。翫孟氏九仞之譏。取魏。

徵十漸之疏。畱神詳覽。臣不勝大幸。如玉體。

未充。神情未暢。講學一事。養德養身切務。乃。

者日講亦廢。經年。玉軸牙籤。竟成塵積。廣廈。

細旃之上。無儒臣之跡久矣。是經史為贅疣。

而講讀為虛設也。夫聖經奧深。史義蔓衍。或。

陛下所熟聽。臣聞諸子之學。入聖之津梁也。如。

宋儒周敦頤之太極圖。關陰陽動靜之機。發。

學問淵源
疏中流出

至靜立極之旨。程顥之定性書。謂性無內外。

謂學先識仁。張載之西銘訂頑。朱熹之正心。

誠意。陸九淵之學在先立其大。真足以滌性。

靈。見聖真。不知儒臣曾以是進講否。昔張元。

頑講太極圖諸書。

敬皇帝欣然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今儒臣中。

豈無續濂洛之旨。如張元頑輩在。鼓宮宮應。

鼓商商應。惟。

陛下用耳。夫人之常情。遇燕安幽僻。則肆。遇大。

廷廣眾。則肅。遇正人端士。則難親。遇便辟。使。

令。則易就。人之精神。以肅而缺。以肆而放。以。

正人端士。而聞苦口之言。以便辟。使令。而受。

壅蔽之害。此不可不為之長慮也。夫使。

陛下日親講讀。而聖躬不泰。聖懷不暢。臣請甘。

伏欺罔之誅。臣願。

陛下畱意。臣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

重宗社也。故。

宣宗三年。即立。

醇儒之言
可銘諸席
之上永作
箴規

英宗為皇太子。

憲宗十一年，即立。

孝宗為皇太子。

孝宗五年，即立。

武宗為皇太子，豈為是私憂過計哉。誠見儲位

不可久虛，國是不可久搖，人情不可久違，為

根本計耳。考

列宗立時，維

孝宗年六歲。

英宗

皇太子睿齡日增，無論

英宗

武宗之少者，已踰其數，即

孝宗之六歲，亦已加之矣。庶民之家，欲其子之

固門戶，世世勿替，則必為之延明師，良友，以

培其德，矧太子將來宗社所攸託者，今宮中

保護，不知有幾。羣臣竊謂宜令出而與

諸儒臣日相親也。先是

陛下允諸臣之請，亦既有年，而未聞渙德音，頒

苦語危詞

善解遠舉
無邪亟求
冊立

明詔，筮日舉行，臣知其故矣。蓋諸臣之請，或在潞王未封之先，故未能亮。

陛下同氣之愛，或在潞王同封之年，未能亮。

陛下慎重之意，臣讀易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

受之以震。又曰：震東方也，未嘗不躍。然曰：此

先聖之格言，而後世建儲之龜鑑乎。明年孟

春，為歲之首，歲復建卯，卯屬東方，天人之協

謀，莫此為吉。願

陛下召公侯駙馬伯、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勿謂

英宗

小臣無足重輕，如臣言果有根據，明春果係

上吉，早賜冊立，內消悠悠之口，外慰喁喁之

衷。禮達分定，名正言順，輦皇圖于萬年，祝聖

壽于無疆。臣退臥艸莽，實有餘榮。臣自入仕

籍，浮名為累，方欲退藏于密，官列郎署，始願

不及，媿無寸展于時，臣毫無所為，天日可鑒。

惟是受

陛下特達之恩，懷犬馬報主之誠，故冒病上陳。

惟

惟懼不得
獻納公亦
無可奈何
已

陛下哀臣滿腔血誠憐臣半生苦跡寬斧鉞之
嚴誅來小臣之深計臣無任瞻依懇禱悚懼
之至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乞改南疏

吏部主事

臣以江南陋品囊牘餘生荷

陛下過聽諸臣之請錄用愚臣臣於五月專差
義男懇疏而本部尚書宋纁劄付催臣赴任
臣習君命不俟駕之義遵小臣無屢控之禮
體閣部臺諫連疏推轂之誠念銓曹劇司懸
缺期年之久瞻戀清時幡然就道臣於本年
十月二十日到任臣原未奉母同來擬暫隨
班行明春為乞南計不謂臣體質脆弱先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舟過淮安偶爾一跌血岑岑被面眉左成一
痕馬上迎風頭骨如刺醫者云北地風高氣
寒須靜攝數月始得全復若在南方不藥而
愈臣復思數年依母朝夕拜違母時母雙淚
如雨呼臣曰阿兒行耶臣執臣母袖曰行當
請南同母朝夕耳臣兄從旁決曰若南老人
可來爾亦可無萬里憂母顏稍解臣近迫病
體遠思親言真不能頃刻安者臣遙羽鶴
班纔滿一月何忍忽言去進退左右惟上

所命何敢悻悻求去顧內有攻心勢難從事
維南與北悉皆王臣臣所以不得不哀鳴君
父之前臣查得本年十一月內刑部郎中陸
長庚懇恩改南臣事體與長庚同伏乞勅下
吏部查南部屬有相因員缺容臣奉母供職
臣子之道兩全忠孝之願不違北望闕廷曷
勝祝願

時已具疏聞部中疏催及科道疏催暫止即
得命矣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乞回籍疏

南刑部添註主事

臣萬曆十四年以吏部驗封司署員外郎事
主事具奏給假回籍養病十八年起補前職
本年因前病未愈具疏再告該部未允覆行
臣隨即赴任是時臣以急於趨承未得將母
及到任一月餘正已具疏將再請間蒙恩調
臣南京刑部臣欣聞新命實協前情謹遵憑
限於次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臣仰荷恩慈微
祿數載臣母康健實切感戴臣即捐糜其何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四

能報乃自到任至今年四月內實歷俸三年
炤例考滿以南京部院考覈給文赴部臣即
日束裝自南京送母還鄉尅日赴部行至豐
城地方緣臣體質孱弱年來偶嬰滯疾因還
家親戚踵至接應稍煩舊病頓發吐痰每至
數升頭目眩暈左手酸軟精神恍惚志意灰
頹延醫袁春等調治咸謂必須靜攝庶可望
痊非歲月間能保無恙臣聞言不覺泪下臣
登第十有七年臣母已踰七望八風燭之年

朝夕難保，誠欲赴部僥倖復職，喜沾一命，報母劬勞，竟以狗馬殘軀，力不能強，仰負君親，寢食不寧。臣查得萬曆十四年，南京兵部給錄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薛士彥，中途告病，蒙吏部覆准回籍，臣事體與士彥相同，而臣病勢尤過之，謹瀝陳具疏，伏乞天恩，勅下吏部，容臣回籍調理，臣得息黔補劓，倘係餘生，圖効犬馬，猶有日也。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奉

鄒忠介公奏疏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本

吏部為給錄中途患病危篤，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給錄中途患病危篤，乞要回籍調理一節，為炤本官立志惟聖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五十一

賢是期，處身以世道為任，凡在人倫，莫不相與喁喁，望其柄用，乃者考滿給錄，中途偶疾，輒欲乞歸，似難聽允，恭候命下，行令本官沿途調理，前來赴部等因。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蔡 等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懇乞休致疏 南刑部

臣以考滿給繇赴部臣偶感疾病曾控微忱

願乞骸骨蒙

陛下下臣疏吏部吏部有沿途調理之請蒙

陛下俞允臣得部檄自謂優游歲月何恙不愈

不謂去冬臣鄉偶發大風臣冒風疾誤投補

劑遂致晝夜發熱幸投下劑月餘稍起又自

謂方春和時或可入都以聽黜幽不謂今春

天寒視冬猶甚臣冒寒雨遂中肺疾鼻塞聲

憲憲本公奏疏

卷二

五

重衄血旬餘今雖稍愈然左耳眩鳴形枯髮

槁臣審身相機自度非用世之器矣臣查得

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准凡自願告退官員

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題准今後

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臣謹以血誠

上請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碍容臣以

原職致仕如謂臣徒負浮名涓滴無補願削

臣職臣得與田夫野老詠歌太平皆

陛下之賜也臣聞犬馬戀主葵藿傾陽物固宜

感歎何限

然人獨無心臣受國家作養再生之恩掛名

仕籍十有八年臣豈不欲從容遲回以圖竭

盡駑力顧身嬰沉痾之疾外覺從事之難臣

心灰情冰萬不得已而有是請其所未報之

國恩未酬之洪造或俟銜結以完宿因而已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憲憲本公奏疏

卷二

附吏部覆本

吏部尚書陳某等為久病深固調理罔功懇乞天恩特賜休致以全臣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吏科抄奏本官精忠貫日勁節凌霜聖明早已賜環海宇仗為砥柱即嬰微病不妨靜攝何得因疾便爾乞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聖

所據奏詞難以遽准抄出查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久病深固調理罔功懇乞休致一節為炤本官始成進士以糾故相杖戍瀕歿及

皇上甫親政即鑒其忠取而用之繼又稍示裁抑而玉成之砥柱即署中積至今日去杖戍日十八年矣蒙召用以來十二年矣即調南部亦已逾三年矣懲創日久蘊藉日深其感

一覆為公
欲出履歷
際遇宛轉
宛轉無非
嘆惜

恩報國之念正當及時自效以畢致其忠即皇上夙昔出諸九疋而陶育諸一紀之上者亦當及時敘擢而畢收其用所據乞休似難聽允且本官以考滿便道送母還籍即有微病不妨從容調理合候命下行令本官稍加調理待痊可起考臣等仰體聖德遇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聖

給繇比例懇乞天恩疏 南刑部郎中

臣以癸巳給繇再奏乞休隨該部覆未奉綸音臣削跡衡社菽水娛親無復雲霄之想忽于六月二十一日有報臣起陞本部廣西司郎中臣未敢信七月中果見仕籍臣望闕焚香祝謝外臣以樗櫟庸才永甘擯棄倏蒙收用捐糜難報即當赴任供職緣臣罪惡深重不自殞滅禍延臣母羅氏於本年三月十七日成時病故臣母三日前猶康強無恙緣臣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五

妻江氏脾疾纏綿故于本月初九日申時臣母痛臣妻溫良賢淑借臣茹荼瘴鄉者六年如一日兼從臣宦游家居拮据操作苦逾田婦不得一食報而卒感今追昔心碎魂消痰與氣攻越日而暝一旬之內遭此重傷臣自分萬無生理矣念母千辛萬苦教臣入仕因臣奉職無狀既憂臣死復憂臣戇繇六望八多在憂困憔悴日度一日兼之坏土未厝臣只得偷視累息強顏人世圖襄大事謹以原

領給繇公文送部查覈臣查正德五年江西按察司僉事馬慶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歷奉三年報陞前職奏乞請給應得勅命該部查得本官考滿在陞官前止是未經引奏既得陞遷即係稱職與引奏復職官員一體類題給授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又查嘉靖三十年九月內該原任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趙介夫比例乞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五

要請給原任勅命本部炤例題覆奉世宗皇帝聖旨准給與欽此臣事例與二臣同謹齋沐焚香陳情差義男鄒熹奏聞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碍炤例類奏臣以二十餘年名點鵝斑不得早乞綸綽生為母壽今茲襄事猶得跪申靈几一語褒崇千秋焜耀泉臺有知能不啣結臣如未死何論捐軀陛下磨礪臣子之機未必無小補云臣非不欲從容以俟臣蒲柳之姿不堪摧殘奄奄氣息

罔卜晝夜迄今不言更誰為臣言者愁顏苦心氣結神馳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二

七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終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三

吉水 鄒元標

毘陵 王章

上虞 倪元璐

金壇 周銓 全較

雲間 陳子龍

候官 林銓評 閱

天恩俯容休致疏

時刑部郎中陞大理寺卿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繇萬曆五年進士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荷國作養之恩四十四年中間進退那署一十六年棲遲田廛二十八年臣少而用罔老而遐思無足以當驅使自安寒暑已絕世途之想日為待盡之計不意

先皇帝特賜簡用此如天如地之仁臣齎粉此身何能為報且一月內先皇帝諸大政媿美堯舜上符

列祖海宇歌舞臣亦歌舞方欲彈冠觀日月光而忽聞先皇報臣仰天踴地無淚可揮恭逢

皇上御極此乾坤何等時豈臣子計身名自便之日惟是臣自秋來惡瘡發背呻吟牀褥者五十餘日幸叨生全元氣未復奄奄殘息難於遠馳即臣無病年已七十令甲昭然亦非臣旅進闕廷之時也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無矯飾覆議生請容臣或以原職或以新銜致仕臣在田野焚香祝頌

聖壽萬年國祚無疆如是而已矣受國隆恩生不能報來世銜結萬不敢負臣無任瞻天仰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聖候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鄒元標忠讜素著乃先帝簡用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天下事壞在分門別戶細察其賢說者甚

多卒不能破此局面奈何奈何

和衷二字今日尤難

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

時刑部侍郎

臣趨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陷同里遂有尼臣於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故兼程而至至則舉國皇皇人言甚具臣雖至愚至腐敢不避迂陋敬以膚見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進賢推賢為事以錮賢逐賢為第一義遞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虛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之何朝不多事其究也大臣已死者思責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泉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在朝廷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主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一心撐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放盛外侮寧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皇上初登寶極何以異此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所以不和者何論事論人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

天下萬世
兩語剴切
之極

長陽水鏡
之極
指掌

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
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
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
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
前慮後。無輕試耳根。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
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
不息。一國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之
也。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
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
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受。周起元。一時偉望
今已推隕。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
蛟。邃學沉機。通政司吳逢可。端簡純誠。大理
寺丞俞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
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節宏猷。太僕少
卿周汝登。學明正宗。光祿少卿蔡獻臣。冲襟
實學。副使馬益禎。澄清志剛。布政蕭近高。恬
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

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
用懋。老練壯猷。平生未竟之李邦。可備緩急。
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各舉所知在。用
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謏謏拘拘。欲豪傑我用
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繇光祿少卿。徑推遼撫。十年
甲第。為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
愛惜推轂之意。馬武奔踉而至。千里負俗
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往斯馳之士。在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索癡。求疵。何人無
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世士。如荒年嘉
穀。為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
先定勤王之著。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請
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近。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
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杜象式。督促至
內八府。則以李思。督促至。山西。則以李植
督促至。臨以郡縣方面。功大者。縣陞京堂。功

面陞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爵祿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守臣魏濬知府柴應賓知縣胡良機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諸父老子弟語以我

祖宗仁漸義摩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六

淪于戎夷一旦都門有警宜各舍身來衛衛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覩山東自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其苦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葺其黨與大增馬價卽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皆
陛下肘腋肘腋固而後身體康強臣愚謂兩省

馬戶若不
西州大患
公難破後
終莫能恤
之謂哉

遼餉宜減一年不然或半減或差次國家無損毫毛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價以酬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祝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臣目擊最真心腸最苦敢一及之惟

陛下一畱神省撰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有世間念為國為民情不容已矣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懷忠入告所奏各款卽與議行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七

部知道

續陳末議疏 時刑部侍郎

臣自癸巳歸里，灰心稿形，坐以待盡，一旦辱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陞臣刑部右侍郎，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世之遇，似夢似想，臣即千死萬死，何能答天

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遺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白日，奉佐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

負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陛下下羞艸菜，敬以田間習見聞者，條呈上覽

臣久負浮名，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

天，此行有名相有家念，不培植人才，護國元

氣為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議，正

踐此數語，非有奇策異見，總之不離人情物

理，惟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衷

雖熱，臣心甚虛，不敢以垂老之人以難行事

也，臣具諸議如左

其大臣之心其長者之言

道學長老矢口吐辭自具休休有容氣象

拔茅末議

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繫之曰：茅為物薄，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人惓惓保泰之殷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摧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故曰：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謂善者好，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其所賤惡而碎，未可盡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九

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眾短以成長，正大臣事我為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名碩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世之不甘老，歛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歛下，非仁者事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礪，左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事為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猶曉曉然，此必純

任血氣者則然。臨老血氣衰矣。山空木落。天
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
之二爻。即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
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闡幽末議

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炤以日月。澤以霜露。
秉靈睿。墮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
氣。生前順遂者。死無遺憾。其有志在謀國。遭
世忌嫉。逐而死者。有力擔疆場。見有未周不

不掩功不
沒善深情

癯瘠
公奏疏

十

熾煥噴咽
痛傷灰者
有知當稽
類以謝

得志而灰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而
其一生英雄磊砢之氣。手掃攬槍之略。猶可
想見。倘在今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九
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骨悽楚。記臣
在田間。夜臥小榻。夢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石星者。再遇一招提。上下磴道。始而訴其衷
曲。既而峨冠博帶。臣請曰。公何冠帶。曰。上有
我矣。諸臣英爽。諒有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炤。諸臣不得彰顯。他日

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為國家廷諍者。巨艱巨
患。誰復為借籌者。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
天休命。

陛下亦嘗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諸郡國。
夫郡國嗜善慕義者眾。亦有以無當沉閣者。
諸臣子孫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
恐難勝文移查駁之費。謀諸野。何如謀諸朝。
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

癯瘠
公奏疏

十

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
察。微者顯。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一旦光華。
臣願有請。

遼餉末議
頻年奴酋為難。征餉為苦。未有如再加之苦。
處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
嗷於下。糧十石以上者。猶可。糧止一石數斗。
旱乾水溢外。尚不足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
祖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

今之遠餉
不但再加
而又繼之
勦練二餉
小民身家
已難問矣
可能保其
兩不受楚
乎

也。奈之何。民不歿徙。各兵各役。工食。摩肩擊
轂。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一分。將使父母
兄弟妻子。共填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
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為苦。未暇為小民計。小
民以身家計。為計。何知為國計。兩不相謀。宜
兩受楚。然民為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
謂當復稅。蓋謂商賈多擁雄資。取百之一。抽
毛於瓊。取窮民。是求鐵於針也。豈不洋洋足
聽。願二十年海內翹勤者。在罷稅一事。今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十二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
行。先帝與

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稅之門。難言。
二。海濤拍天。賈客帆檣。多莖魚腹。難言。三。願
諸臣熟計之也。臣以為西江苦此。而山東各
州縣。苦與西江同。山東四十三年始。如水。如
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臣早為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
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處土司。各倡義助。環
海宇如生之日。
理財末議

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眾皆譏
之。不知此迂儒見地。軍國大事。自九夷款塞。
財在外夷。無復流轉。今為奴酋事。司農頭鬚
為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一事。不可長恃。年
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十三

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
以仁義為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
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田三事。
屯田

叅議吳撫謙言之詳。可試也。今議屯田者。其
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親審而心計之。
有曰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
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
為屯。以屯為民。官唯唯不知所辯。臣竊笑之。

得清屯方
祭

臣謂國初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數百畝者或于原官量陞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國者此臣愚真見也

鹽法

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緣巡鹽不得其人故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三

古

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龍遇奇孫之益其選也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則諸臣人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國課不充未之有也至如龍遇奇巡三秦巡維揚濯濯皜皜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恤典勞臣解體飲恨何極况在事俸已滿矣司國計者何如計焉

水田

如徐貞明潞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時不宜行之太驟故芴囂四起今宜付之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欲開粒食之源令汗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能籌矣

振武策議

今日奴酋作難說者曰奴酋強臣謂非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百史不足

續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在金幼攷從北征錄可查也臣謂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筭也何謂失筭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取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筭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為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為者一天道神明帝德



此文最難得

好生殺我中國人民以澤量諸人冥冥鬱鬱其必助我天朝殲此虜無疑無能為者二兵法忌盈忌滿因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來以官兵守內勤王兵護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效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說者又曰無將臣謂非無將無將將者將不在武臣而在文臣臣結髮登朝五十年間聞士夫推有逸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譚綸王崇古

鄒忠介公奏疏

共

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楨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眾咻之其人多跣地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執文而文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

妙議

是奴酋聞之必且胆落以我素所酣習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矣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驛遞末議

驛遞之苦自昔為然于今彌盛前者鑛稅役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共

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為家庭飽奴僕不復為朝廷恤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輶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縉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間有游心濶大不加簡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覩驛傳道如范涑如姜士昌過客知傲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劓許驛傳道查有折



抄

乾用夫馬過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有能如范涑上疏力叅者吏部查其人優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解忠介公奏疏

係泰末議

其一在簡

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田間觀繁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債其原皆起於雄繁之司一倡百和汗濁難言彼不過欲陪奉一世歡

顏而已面則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家念乎先是非無禮儀也者不過稱情而止今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繇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靖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繇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為提唱上負明君下負所學口堯舜而心盜跖豈不為也

解忠介公奏疏

明君下負所學口堯舜而心盜跖豈不為也

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良難總繇繁禮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閥既不與世閥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緣共汨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

北所親嘗者。若志士不自作主宰。亦向繁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束馬糞為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輝朱映。所不敢加之。上者。臣子通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遍借。以陪奉世界。不可令古道先生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厄破愁顏時。一宴費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信及至。

鄒忠介公奏疏

此想諸臣亦彼此厭之矣。臣願諸臣減茲費。共安澹泊。澹泊則心清。心清則可以軒然。一生無所求於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能簡者也。

其三在和。

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

烽燧自起
于戈自尋
正是今日
世界讀至
此段不悞
然悟幡然

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於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同何異。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為卿相。次亦不失為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黜其異已。令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復為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為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為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人退居林下。惟歿而已。斧斤加於林木。此何為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為轉念。奈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於門。止曰無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迂天庥。若復尋戈矛於國中。奈何不起烽燧于塞上。此和之一字。今鑒往

鄒忠介公奏疏

改者殆喪
心兩

昭來之對瘡劑也。

其四在厚。

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厚所以承天也。舍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於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不調太僕少卿。一生自如之葉茂木。力障狂瀾。進賢黜姦之趙南星。恬約邃學。三十餘年大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卽錮之丁元薦。賀煊。此皆國之名賢也。啓事遲遲。物望謂何。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炊報國之馮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涅不緇之王教。孟化鯉。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聞。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並封。心行雙清。光祿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

愚于任事
四字拈出
東明苦心
合揚南容
杞說之論
足見人心
之不灰也

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慕義扶正之侍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沒寧。故名諫之張棟。名侍御之錢一本。故叅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泉永閔。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雌黃雜出。諸臣不負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昔人。君享得士之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世事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惟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儲餉。俾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楨下。不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因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力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

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以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七閩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任道臣老而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厚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

右以上諸議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篝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其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重複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救鬪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緣臣年老志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始慰也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續陳諸款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乞嚴明振作以救臨危疏 時刑部侍郎

臣讀易曰剝牀以膚子繫之曰切近災者也災曰切近三尺童子亦且知作何幹濟堂堂中國闔城生命何啻數百萬衣冠禮樂培之祖宗列聖者何啻數百年今一旦將爲腥氣所浸猶不大加挺奮其不至俛首爲犬羊者無幾其最可憂者人一段柔懦不振之氣積習難挽如三侍郎熊廷弼業有優詔杳無消息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不至急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君負臣乎臣負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公侯駙馬伯國同休戚數百年紆玉拖紫未聞其聚首揚摧何以聚兵何以應敵問之則曰家事蕭索謀生不暇不知今日不出身報國後亦無生可謀矣人最親者父母兄弟妻子酋一至城下父母兄弟妻子各不相保今不自圖聯絡里閭大起雄風滅此醜虜後卽有血可灑無淚可揮矣滿城士縉軍衛諸生素封家

宜各自為保。今悠悠然如燕雀處堂。士縉諸生中。豈無父母兄弟妻子。無祖宗墳墓。無鄉里親知乎。今宜亟長思矣。闔城中可執父者。計可百萬人。百萬人。人人一心。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庶幾救保此都城。倘猶存一毫柔靡之氣。斷送孤城。置君父何地。寸斬不足以謝君父。臣念至此。腸夜九迴。臣本廢人。屏足山中。三十年別無外慕。一旦觀光而來。至都城纔十日耳。光景愁感。人心渙散。接諸大

柳應介公奏疏

卷三

三

臣。各有本末。深為慶幸。顧當太平之世。濟濟名臣。今當多難之日。其胸襟其作用。又當開萬古之眼。如用人。如理財。在尋常謹條式。固鎖鑰。則可。今官要人。做錢要人。用之時。非拘拘循循時也。素位而行。職思其居。平素可。今則不可。被髮纓冠之時。非折衝尊俎時矣。宜合各部院為一部。并各部院為一心。同舟共濟。城內城外。何以布置。後先緩急。何以劑量。某可以領兵固城。某可以領兵接戰。各舉所

時事孔急
滿腔憤懣
一氣說出
字字逼切

謹奇

知肘腋。何以賑恤。援兵何以接濟。即萬分整頓。猶愁紆緩。乃言者諄諄。行者悠悠。倘酋至郊垆。危急存亡。在轉瞬間矣。人心一奮。則河山震動。酋奴奪魄。惟

陛下勅大小臣工。共圖之。亟圖之。不然。身不足以膏斧鉞。血不足以灑飛塵。臣自恨骨相乖蹇。未從容逢太平之盛。而皇皇講邊難之略。仰瞻四極。感感靡騁。臣無任瞻天俟命之至。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柳應介公奏疏

卷三

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各官屢旨嚴催。偃臥家居。全然不知君臣大義。該部仍馬上差官守催。如再稽延國法。不宥。

直陳當日公議情形疏 刑部侍郎

頃東事洶洶有言該用原任漕撫李三才者臺省有言當用者翰林學士公彙亦言之吏部尚書周嘉謨聞而曰只要科道無異議我用何難既而聚于左角以簿令臺省書與題者及不與題者各據所見臺省始而言當用者盡皆異指諸部卿書曰從衆復苦促臣書臣直告諸臣曰臣甲申官南都時與原任都御史魏允貞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天

龍及李三才朝夕相處顧臣局曲褊小南北風烟久不相通乃有借臣以攻三才今復欲臣書不與臣心不安明明說破別無兩端諸臣所共聞也臣熟思之其用也以救燃眉是在諸臣其不用也以需論定亦在諸臣臣何敢必遂書無必二字一切意外不計矣退而有謂臣違衆者臣語之云是亦從衆遺意令我老而屈曲回心易面則我何敢率我真性完我赤衷足矣近覩科臣汪慶伯疏末偶及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天

未指臣名意固有在朝廷衣冠萃止非斥人之地大臣比肩事主臣非可斥之入同寅論事頃筦迭奏唯唯否否從古已然亦來點綴兩俱不受鸞輅雍雍臣竊有志念臣少而用罔浪得浮名思惟有刻落名相獨歸真寔以還造化常自考久住田間只曉得一箇惻隱之心充得惻隱之心故不樂聞人過臣前疏已言之矣且大臣老臣言臣各自有體英風磊落此言臣事大臣老臣非甚大關係惟有培養元氣一着蓋主上冲年培養君德有講帷在崇正禦邪有臺諫在諸大臣協恭和衷主上獨斷總攬治平有日不必汲汲此臣之迂見宜知之者鮮也臣又思一李三才也用則不用則不用瞋目語難令彼而白首田間三才便宜事臣兩疏中未嘗及三才一字亦懼長鬚爭月臣心可鏡矣臣雖無心付之廓然聞者有意共相愕然夫事端尋之卽有蹄

涇便起風波息之全無浮雲亦是青天臣老
且病惟有一去以明不負伏乞勅下吏部俟
臣供熟審之役後容臣早歸田里臣沒齒無
憾不勝感戴矣

天啓元年五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鄒元標心跡自明不必置
辯

鄒元標奏疏

卷三

三

敬陳大獄情繇疏 刑部侍郎

先是左僉都御史王德完敬陳三策內有決
大獄一欵意勅法以彰國憲以惕人心茲奉
聖旨楊鎬李如楨原俟徐議今既如此說准從
寬議欽此臣讀至此曰

陛下真得中孚議獄緩死之意仁君如此昆蟲
艸木將來無不在春臺化育中臣等因得以
不溺于職事踊躍歡喜更復何說惟是中外
人情洶洶謂臣等法官也執之而已孟氏名

鄒元標奏疏

卷三

三

言臣等豈宜翫法允宜執奏其語李如楨也
曰劉係扳案方新奸宄密黨遍布當死一韓
宗功係其至戚走入奴酋為禍叵測宜斷其
根株當死二遼東

祖宗疆土一門父子兄弟剝削各衛官如掌印
如生辰如節旦衛所各官無不揭債剝軍從
事至今遼陽家家罄空人人思亂當死三自
李氏封伯來交結中朝蔑視士大夫臺省諸
臣無不發其跋扈諸臣言方脫口被其陰計

落職不復。陽者如李瑄，如馮景隆，如張鼎思，不可數計。當歿四。從李氏起家。金貂滿座。炎。炎隆隆。何功堪受。當歿五。諸撫臣至其地。與之異指者。輒以兵事挑之去。當歿六。身在縲。緘。家丁擁衛。意欲何為。當歿七。

陛下雖寬仁如天。如楨當自為計矣。至于楊鎬。臣部司有言。其與律例不合者。有謂其不宜聽人言。致三路兵肝腦塗地者。有謂其一紙馬。上催促進兵者。尚有人有謂其壞遠事者。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自郭光復始。如張濤。如李維翰。周永春等。不獨鎬一人。歿者宜加究奪。生者宜加逮問。始足服楊鎬心者。似合。

陛下徐議之旨。夫法之所在。天子不得私其臣。子不得私其父。士大夫不得私其友。如金之堅。如四時之序。期於必行。

聖旨一布。爭相揣摩。以為何從得此。臣謂盧受謝事。諸內臣受事方新。即凜凜洗心奉公。猶懼于憲紀。未必若是愚矣。臣為

陛下守法。熟審伊邇。聖神在宥。苟可為諸囚地者。臣等當尋一條生路與之去。今如此。是使臣不得其職。如國紀何。夫士夫之筆諍。何如匹夫之真心。閭閻之斧鉞。即是朝廷之令甲望。

陛下無以臣言為贅。臣敢昧死以聞。
天啓元年六月 日奉

聖旨朕豈不知刑獄自有法司。但王德完獨非法官。昨因朕大婚時。他每紛紛危言恐嚇不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已朕意從寬二字。可安反側。且偶查得李如楨父李成梁。勦殺奴酋祖父。今似為奴報讐。失邊將心。故因王德完奏請。方令議處。今據爾等奏除板案。至戚影響未定。其餘即說是他父兄罪過。亦非一人。依何律條。輒云當歿。爾等法官如此議罪。恐亦難得無寬。這所奏楊鎬李如楨。既如此說。都炤舊仍俟徐議。不得再來紛擾。

都門勢孤。敬陳一得疏。刑部侍郎

近言遼事者。綦衆矣。中間

陛下以爲可采。而衆有厭之者。臣老復不曉事。

敢掉入厭棄之林。第臣聞食君祿者。憂君之

憂。臣雖至愚極陋。常思國家倚遼爲左臂。今

遼已陷。左臂已失。近雖言恢復。所靠者天地

神靈。祖宗德澤。

陛下聰明睿知。如日初升。諸臣畢命竭慮。襄力

於下。奴酋積惡貫盈。無不滅之理。是則可恃。

鑾忠公奏疏

卷三

五

耳。臣嘗語於廷。曰。守三岔河。寧山海。此終

朝計。復遼陽。此千百年之計。願守三岔。廣寧

山海。終于神京。可慮。臣夜偶思

高祖都陪京。江左江右。淮海泰山。而四維之。稍

稍有傲。三省咄嗟響應。惟是

成祖都燕京。無一省城作鎮。爲左右臂。意當時

艸造之初。

成祖自恃神武。而

仁宗

真爲可恨

宣宗守文之主。及三楊諸臣。不暇爲遠謀。遂因

仍至此。臣欲請從薊遼建一省城。密以告於

兵部尚書王象乾。象乾曰。地方稍窄。臣退而

思之。貴州一彈丸地。亦建一省城。爲滇黔楚

蜀轂。似未窄也。臣嘗恨前此諸臣。視遼太易

處。遼太疎。倘撫順。瀋陽。開原。鐵嶺。立四大郡。

以遼東作一省。瀋泉郡縣。責相望于遼。遼舉

動。都下得而聞之。亦不至於靜聽一撫臣。與

兩道臣。及李氏父子。捕鼠同行。大家取富貴。

鑾忠公奏疏

卷三

五

飽妻孥。至國家受此無窮之禍也。言之髮上

指冠。臣讀諸臣奏疏。所以爲國家綢繆者。至

詳備。但言從薊遼着精神。其見良是。以臣愚

見。有一省城。則敵臺屯堡。自然日積月累。喜

峰桃林諸口。自然日修月築。撫臣持斧於上。

方岳持憲於下。濟濟師師。未必皆瞞心欺君。

顧身忘國之流。豈無一忠義者。岳峙于下。苟

得其人。將故兵部尚書譚綸。總兵戚繼光。所

建敵臺墩堡。循故績。直至山海。燁然改觀。固

語冷而激

薊遼所以固都城也。固都城所以固祖陵也。必有以費重爲言者。臣謂薊遼一固。卽西酋每年款賞內。可漸次減省。奴酋無謂不來。來而必數挫其鋒。始可奠國家磐石。形勝壯而又壯。門戶固而又固。防範密而又密。一時之費。千百年之利。願計臣從諸祖陵起念。無作寒酸態。見小利忘大害也。此一役也。用萬金有萬金之利。用數萬金有數萬金之利。着着皆實事。步步皆實地。此可使還至而立有效。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者也。且都察院察院衙門。俱已舊建。惟是都布按三司。徐徐圖之。其力亦易。或又謂三巡撫在上。而各郡體統亦尊。不知巡撫彼此不相下。守體雖尊。人終易視。事體渙散。聯絡良難。總督提衡。如裘舉領。如網有綱。臂指相使。犬牙相制。命之勤王。則勤王。命之禦虜。則禦虜。不知諸臣以爲然否。諸臣如不然。亦不必覆議。臣請畱此議。俟之異日。如往日海運水田。昔爲談資。今爲美政。必有行臣言者。此臣

銅柱空巖
絲綸未錫

因諸臣議備薊遼疏。有感也。臣近覩翰林左庶子趙秉忠。一揭數萬言。大都爲青州畫守土計。詳悉。臣讀而嘆曰。以一郡生靈。尚關念至此。都城有

聖主在上。公侯將相。卿寺臺省。郎署。何等衆多。無一人言及城內布置事宜。豈視一都城。不及青州。卽徐光啓所請。勦敵臺。預防遠猷。尚未興工。臣默自傷心。臣請問諸臣。奴酋萬一至。城門必閉。城門閉。縱各倉可備。半月米。而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煤從何入。小民不能舉火。有難言者。不可不思也。各巡城御史。宜默默料理。各城宜擇數處。備一月煤。其價借官銀數萬。他日得價可償。此可安城中百姓之心。各城排門。何以徵調。各巷隘口。何以堵塞。不可不熟計也。寧備而不來。無寧來而不備。京紳亦當以此倡一城。梓里姻婭。此臣之愚慮也。臣因是而嘆曰。昔人云。有頗牧。不能用。今始信之。少保羅通。爲國守居庸關。居庸人祀之。禦虜功載在實

有懷拊髀
千古興嗟

可哭可哭

錄一代奇臣。國家猶斬兩字之褒。譚綸為國
家壯征虜。南征倭。功在兩浙。今猶膾炙。子孫
僅得一百戶。不能襲。今即有譚綸。戚繼光。羅
通諸臣。亦不為世用矣。國所以待功臣者。薄
也。近時事弛矣。人人玩矣。數十年積習。振
之不起。觸之不動。每逢

陛下臨朝。

陛下端拱於上。朝班寂寥。翰林臺省外。蕭蕭黃
髮老臣。餘如文如武諸少年。多從枕上吟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銷隨朝米。豈在榻前臥薪嘗膽耶。可謂無人
臣禮矣。不思

陛下冲年。蚤作夜思。宵衣旰食。果何為者。臣記
神宗朝。朝罷。月色冉冉。光分衣裾。每扎朝不到
者。有罰。今似當舉而行之。文官罰俸。武官罰
隨朝米。以肅朝綱。此臣之與時左也。臣頃觀
陛下贈孫如法光祿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臣
捧讀曰。

陛下至仁。天覆至此。如法生前不蒙錄用。歿後

不知寒與
不知春何
等懸絕願
當路者看
至此念之
念之

猶蒙大澤。真仁君盛事。惟是當時以言事去
國。臣所題諸人。久從故紙。泉壤中沉埋。似再
當差次提起。以廣皇仁。臣當時忘題者。尚有
主事顧允成。一塵不染中人。馬應圖。陳嘉訓。
赤貧溝壑中人。李沂。盧洪春。慨慷激烈中人。
并為上請。以俟

陛下采擇。林下有可用者。亦當錄用。臣近聞為
人波及者。如胡桂芳。如李植。如金士衡。如葛
寅亮。皆濟世長才。豈宜長困林泉。如吳達可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姜士昌。安希范。皆為異時人矣。夫世有當路
之臣。有失路之臣。當路臣如坐煖室。融融藹
藹。不知門外寒侵骨也。失路臣如坐閤室。凄
凄切切。不知庭前春幾回也。當路而不恤失
路之臣。寶山空歸。諸臣子孫。及幽魂。望眼穿
矣。臣與諸臣同在錮籍。叨冒已過。受享踰分。
千了萬了。臣再不言。他日無顏見諸臣九泉。
此臣觀贈孫如法事。有感也。近從山東一路
來者。道驛遞之害。為烈更甚。山東連年大旱。

小民不得耕，多以身爲夫，每日止得錢二十文，半以付長，隨免敲朴，苦飢餓，流離何安，臣頃疏有驛遞一欵，今朝觀伊邇望。

陛下勅兵部嚴爲題覆，速爲拯救，此一方窮民水火，此事不大整飭，滔滔江河，何日之有，徐州各驛已泥垣走矣，如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入覲郡縣各帶毒弩十張，來以自衛，去以存京，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各郡縣各帶硝磺百觔，在彼爲不費之惠，在此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燃眉一助，火器山積，急時得用，先朝有以兵事而徵馬各省者，此特眇少費耳，勿以臣爲小言，至于各省遠餉，雖不宜遽減，然諸小民兵皂工食三兩六錢，扣其半，非所以安小民在京師各衛武弁亦當體恤，在司計者詳議之耳，再炤國家有任事臣，有言事臣，任事臣艱辛萬狀，仔肩良難，言事臣思慮千端，肝腸良苦，非任事無以開言事之端，非言事無以堅任事之心，彼此同心，和羹相濟，成聖天子

激而欲罵矣

初政其隱其仕，各各不負，亦不媿墮地一回，臣遐思虞廷俞受敷施，九德咸事，曰俞受，汪汪太虛之量，猶可想見，曰九德，中間必有矢口陳謨者爲一德，雖有言者未必有德，亦未必無德，故曰載采采，願起艸諸臣，概查臺省及奉

聖旨者，悉爲題覆，其可行，其不能行，明白開列，無一概弁髦老臣迂濶者，開既耗之雙眸，少年未練者，廣却顧之卓識，廓俞受之雅度，法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載采之芳規，臣退耕丘隴，歎無所憾矣，天啓元年六月十二日奉聖旨，據奏感時言事具見苦心，勤遠邊鎮軍衛捍禦，便于郡縣，建省似難，輕議餘關切時務的該部議覆

陳明法守疏 刑部侍郎

先是

陛下怒高出之全生而妄倡棄廣寧之議赫然逮之逮而付之法司至公也至斷也遠近諸臣無不聳服自逮後諸臣始有言其守奉集有勞勤而守土責有所屬宜比寬政後經略熊廷弼至言之甚力特疏為

陛下乞出共事蒙

陛下下諸臣議頃各部院寺齊集闕廷諸臣皆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三

望

言經臣良苦宜以出原官或降一級令之戴罪立功議無異同惟是臣部竊以為不然凡君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欲安國在尊君欲尊君在行令臣等為

陛下行令之官不然

陛下赫然下遠捕之令又忽然以眾議而輕之一高出也足不登司寇之堂目未覩司寇之面是

陛下之令不行臣等溺其職也語云令出而不入謂之墮人主擅生殺予奪之柄以馭羣臣期予必行者君道也人臣守隨事盡職之常以奉之上不敢阿私者此臣道也臣等何人敢阿私以欺

陛下敬陳情上聞

陛下念經臣熊廷弼孤掌難拍以高出生而賜之也是在

陛下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兩得之矣如以為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三

望

令不可假威不可棄或仍法司所議罪俄而成獄俄而解網惟封疆是重亦在

陛下高出捐軀當必有以報

陛下不然臣等三尺具在惟

陛下財之再烙今國家事急矣昔之不敢欺主樂為主用者畏主之威勢與法令也今法令弛不行久矣有一番振作便有一番擬議使人得逃于法則法安所從即如廷弼頌言高出之才能勤苦故是冲襟不沒入善鼓動豪

傑作用。然藩臬中如是才者。豈曰無人。惟在
當事虛而采之。公而用之。不患無爲國禦侮
者至。此臣等愚見也。容民蓄衆。故利用師。此
經臣事。明罰勅法。故利用獄。此臣等法司事。
言臣有口。史臣有筆。勿以臣等守法無人。臣
不勝瞻天仰聖。徼切待命之至。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等守法高出。久到法司。何不早
爲議請。適部院同辭奏上。爾部列名奉有諭

鄒忠介公奏疏

旨。威福總在朝廷。所奏知道了。

熱審乞勅諸臣視事疏 刑部侍郎

臣等待罪西曹。僚長則黃克績也。頃克績疏
請至再至三。

陛下昭其心跡。賜之溫諭。惓惓以熱審爲言。克
績可以出矣。猶然杜門。此于大臣之義。必有
不安。且如戚臣張國紀一疏。事已下部。科臣
阮大鍼疏云。須直窮到底。姦犯劉于簡一獄
臺臣梁之棟。城差且滿。不見歸結。疏云。爽鳩
之署。鏡署未彰國憲。所致望于臣部者。實爲

鄒忠介公奏疏

臣等官守。此皆關係。最鉅。非克績一出。誰爲
主。臣等望克績之宜速出也。又熱審故事。三
法司同事。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至八請。
陛下諭爾至再至三。可以出矣。猶意欲堅決。此
于人臣肅恭之義。必有不協。且二臣不過以
入言。偶以公事相激耳。克績德完事兩

先帝事

陛下有年。嵐猷亮節。白首一心。誰不信之。夫太
臣見地。與少年自難相同。而少年計日必爲

大臣始知老臣所處有苦心有情境難語人者二臣可忘言矣又

神宗大祥

光宗大事在七月八月間二臣不一拜奠不一執紼哭送

二宗深仁厚澤豈遂忘之而甘路不敬乎無論熱審事矣臣等為二臣重之臣等又惟師出在邇語云師克在和願從此諸臣惟靜惟和一德相與以感格天心用成丕績周子曰靜

鄭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諸臣平居講貫何嘗不曰德曰道臣等願與諸臣共相圖維以臻治平

天啓元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黃克績王德完諭畱何止再三豈得徑情瀆陳至稽國典

皇祖祥期

皇考山陵在卽堅意求去臣子分義安在着遵屢旨卽出該部知道

乞恩卽行闡幽之典疏 刑部侍郎

臣聞天下事有談之若迂視之若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可無者則今日議恤已歿諸臣之類是也先是光祿少卿何喬遠具有推廣詔書以光泉壤一揭臣等亦以此呈之閣部閣部意亦諄諄顧業已奉

旨未蒙卽行總之諸臣生前身後無如命何臣等心切傷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類相食臣等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不如矣或有謂

鄭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塞其請當事遲回良有深思不知品陟博訪輿論有喘在論

世廟卽位于正德已歿諸臣俱蒙恤錄卽

穆廟登極分列三等後炤等推恩最為簡易今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昭回亦諸臣所樂為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折倘甲而未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

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位過其分，今竝立殿陛之上，龍鍾老態，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骨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變理陰陽，錄用臣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殘紅落葉，總屬化工，寒暄枯骨，半是英賢，既使現在諸臣，有目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鬱以干象緯，萬方瞻仰，是在今日，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哭

陛下勅諸臣蚤圖之。

天啓元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議卹遷謫已故諸臣該部卽與查覆

集議遼餉以濟民水火疏 刑部侍郎

臣聞溺者望援，焚者望救，此情理所必致者，今四海之民，爲遼餉坐水火中者久矣，朝中談及，無不攢眉感額，有謂與國運相爲消長者，有謂寧失一遼，不可失天下人心者，謂遼一失，猶可復也，天下人心一失，不可追也，臣一日語于朝，曰：俟戶部尚書汪應蛟至，當亟爲議處，左侍郎臧爾勸曰：民困久矣，一日不除，爲禍更烈，臣思爾勸之言，救民水火之心，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哭

也，其必有以辦此矣，以臣微見，千思萬思，敢熟數

陛下前，其一曰：加鹽課，民食鹽者少，食穀者衆，一日無食，則饑，數日饑而死，未聞有不食鹽死，者海水所出無窮，鹽客之利亦無窮，卽量加非過，或者謂鹽額時虧，尚堪再加，臣記丁亥戊子年間，運使甘一驥，自完正賦外，又完上先數年逋負，又出濟東魯一省荒，又建關數座，東魯父老現在，兵部尚書王象乾，可問

也。此亦人臣也。其二曰鑄錢。諸臣言之屢矣。言者自言止者自止。不知何意。談者謂宜在荊州鼓鑄。蓋荊州滇蜀之銅所聚。鑄易爲力。今都門錢貴極矣。不一速行。更待何時。臣記得太常卿洪文衡在南工部。領銀八千鑄錢。每年省國家數十萬費。大學士李廷機心服之。現在可問。今南都郎署以爲美談。而尚書王紀首以此爲濟時第一義。所當亟行者也。其三曰稅契。往年稅契爲名耳。徽州休寧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五

縣稅契。相傳不可數計。多有屑越爲貴人地者。各省縣不能比休寧千百之一。亦宜如往年。屆例及時明解。無得爲奸胥侵欺。其四曰香稅。泰山太和香稅。宜暫移以急國需。二省巡撫趙彥熊尚文。清貞任事。必能料理。亦神所賦也。其五曰平議。昔年各省行稅。半係各縣包賠。今言復客稅。恐開求出稅之端。宜令撫按行各縣。各縣同士民公議。原數若干。設法議助。無稅之名。得稅之利。此與從細民

升合起科者。相去天淵。其六曰衛所指揮千百戶。及各土司。應襲遭吏胥勒索無算。三考吏辦官。辦遠赴京。費亦不貲。宜行撫按。于該省軍衛省祭土官。查無違碍。軍衛官預扣兩年之俸。土官每名百金。三考。炤依原納辦數。令之納銀。解布政司類送。免其赴京。亦彼此兩濟。人自樂從。文書隨到隨發。不必更令吏胥刁難作生涯也。其七曰義助。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五

世宗朝欲征倭。梁陽史氏助銀滅倭。後海瑞欲開吳松江。史又贈銀開江。奉旨贈太僕少卿神宗朝。歛縣吳氏助銀數十萬。一日拜中書七人。今吳越秦晉。稱名閥巨商者。豈曰無人。有能倣而行之。陛下不妨以爵爵之。爵上之所與。出于口無窮。彼必有樂爲之應者。其八曰承運庫。及南京十庫。所藏幣帛。半朽壞不堪。宜定價出與小民更易。或令作邊上和市。其九曰南北各都御史。各差御史。各左布政。捐公費以濟燃眉。

事平即復其十曰南京後湖每年駁語黃冊除後湖書手造冊工食外宜查助以舒公家事平即復其十一曰各省都司有空地子粒每年備兩司見兩院時飯及進表買辦者宜查出以解民困如是或可足往年糧餉之額不必與市井細民銖銖兩兩至令彼嗷嗷終日也諸數倘不足再為設處

陛下下尺一詔或盡除加派或除十之七是救民水火之中也雖中有不能不取之民者然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加派頭會箕歛取窮苦愁感之民此擇可而取取各各有事之民願廷臣集議如有未備不妨商確公事公言何嫌異同雖然餉既備矣諸臣亦當念及此點點皆民間汗血閭巷不知費幾數血淚有司不知費幾數推敲上有青天幽有鬼神外有公論即近日渡海求生數臣登萊人萬口萬目不能盡掩全其生而往

聖主浩浩之仁舍其生而報罪臣補過之日功

虛糧之害
于身受之
里中人破
家亡身往
往此閱
之不覺涕
出

無貴速成必好謀而後成謀無得輕戰必固守而議戰固多狡計無輕信而墮其計維經臣撫臣同心和衷庶幾有濟臣嘗思國家景運非漢唐宋可並臣頃登列祖陵觀王氣鬱鬱蔥蔥聖祖神孫千百年靈長未艾矧

陛下天賦聰明睿知蒞位以來天與人歸山岳效靈鬼神助順葦爾小醜行看掃盡惟無急迫但固我疆圉待彼有變可開未為晚也此臣之愚見也臣又有進焉臣伏處田間久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知民間涼燠狀而民最苦者莫過虛糧一事虛糧有窮民急于得銀減糧額以售者有富家收糧未盡子孫不知來繇為祖戶所遺者有水推沙塞者臣鄉有人烟轉集鷄犬相聞稱壯鄉者未幾為茅屋石田矣又嘗見人之楚之蜀之粵久而忘歸者問之以虛糧故作逋客夫虛糧皆始于審圖時富豪為政單門下戶仰富豪鼻息所稱允服詞者政情屈勢迫不敢不允服也臣在里中與令臣縣者一

至哉言也

此一段是賢臣頌亦是勸世文

一頂進賢冠上頭便得志矣轉眼消歇猶不顧那管澤民

一言之如孫之益溫臯謨審圖力清此弊脫去虛糧虛丁頗多一時民稱甦息夫此雖以甦民也免催徵敲朴之苦實所以裨于官也雖有裨于官公賦不損亦所以裨于國也臣瀕行亦以此告本處郡縣各郡縣亦精心欲為民紓此愁城業有次第願臣省皆如臣郡邑也願天下令皆如臣省郡邑也願天下士紳皆如古古之心也古人之無他奇特自墮地來讀聖賢書受君父恩除安人安百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別無學術別無報稱百姓有憂即為之憂百姓有苦即為之苦百姓有欲處即為之處故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澤未加民漫言得志此不過榮身肥家之人未可言得君行志也其究也華田美屋與荒田茅屋同滄桑變態轉眼消爍如之何不熟思也臣又思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四者鰥寡孤獨是也今為虛糧受楚者半鰥寡孤獨之人哀此笑何辜至此為郡邑而留心民瘼至此者必

為循吏為良吏不然必是酷吏庸吏酷吏徵收不前必至敲朴非酷如何庸吏見勢豪不敢問非庸如何撫按不留心責成郡邑以開除虛糧多寡為殿最所稱持鉞乘驄者何事臣願

陛下勅計臣詳為題覆無概如道臣疏令之留在部中徒令國計無處小民無告彼此報君報國在此一着諸臣無以為泛言臣又惟今談吏治者上之重望撫按下之過望郡縣官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人人能言之臣惟撫按尊尊則于縣官遠邑令勞勞則情狀良苦為今日令猶苦繁文日盛應接不暇惟是朝廷各處設守巡二道曰觀察觀者示之則也察者察民之故也此其于關係良非細矣曾見有屬吏持尺帛寸絲登撫按之庭乎所以望之獄時淵澄曾見有縣官不持儀物登觀察之庭乎生辰令節廷實畢陳情根欲根通相灌注堂堂法司恐一塵眯目四方異位矣撫按銓曹何所憑依良

令受其扼塞。蒼赤安所庇蔭。臣嘗言吏治惟西江可觀。而湖西又稱極盛。此外如遐陬僻壤。天高日遠。任其咆哮。勢不可問。海內如之。何不貧不徙。不怨咨也。臣束髮見知。除現任南北三四大臣外。不必言。則有知府張振之。汪可受。范涑。寶子。傅。衛承芳。許子遠。丘度。伍。袁萃。彭應時。曾皋。陳以躍。賀。蕭廷對。鄧以。誥。蔡承值。張。楊植。此皆清時孤鳳。琴鶴相。將之清臣也。此臣所知者。未知者。諸臣不妨。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再拈。知諸臣雖夙雖隱。齒頰猶芬。使人聞之。有艷心焉。今天下嚴于責。而寬于責守。巡所以吏治不清。法紀不張。不知守。巡者。兩。臺與郡縣之。也。不。難。稱。良。車。觀。不。觀。察。不。察。難。稱。司。憲。臣。謂。宜。超。遷。清。品。以。使。之。勸。又。重。懲。污。濁。者。以。祛。其。垢。庶。幾。海。宇。一。清。不然。今日。堯。舜。在。上。不能。化。而。入。也。臣。又。惟。中間。亦有。豪。傑。賢。哲。但。隨。方。就。圓。不。肯。拂。情。不。肯。立。異。遂。站。脚。不。定。臣。言。未。必。有。濟。然。以。

端責守巡
亦是

此言呼醒世間大夢。得一洗空埃。未必于世無補也。臣因論遼餉。而及虛糧。觀察二事。臣老且憊。時時薜蘿在念。寧復知有忌諱事。報國日短。憂世心長。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臣亦憂。民之憂而已。

天啓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國計民隱。着該部集議具覆。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敬陳愚悃疏 刑部侍郎

先是南臺御史王允成疏內有臣與僉都御史王德完微有參商臣向德完曰兩禿夫名乎官乎名與官臣方慚媿不暇此無異兩村農攜手邑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茫無以應也德完屢疏乞歸臣過語曰

主上隆恩羣臣推轂出固難處亦不易且

光宗皇帝大事俄邇非臣子言歸時德完不以臣言為不然臣又語曰我年力已過自度已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三

天

審束裝弛擔即有來舟作歸舟之誓里中姻婭所時聞亦德完所聞也今南道御史趙應期語云德完如去臣亦必去臣業具疏上聞數有止臣言者臣遂止今臺臣李良棟又言及矣據兩臣言是臣去畱在德完不在臣如孤舟飄泊隨風行止此語既未知臣亦非所以知德完也臣年長德完數歲形容摧殘迂腐自安德完才學力量百倍于臣方出山正宜期之作世津梁動輒以一去與腐臣衰臣

竝提亦非所以成德完也易曰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兩人原不自失或去或不去總之惟義所在不必為兩臣過計也人生墮地各畱一影暫寄人間甲不問乙乙不問丙流行坎止原有定數形骸爾我自障障人臣之所恥亦臣之所懼也昔有語都人士各分畛域相靡相刃者臣語之曰天下神器不可執也執之者非也空中花果無蒂自落俯仰疇昔真成夢幻今無端又借兩臣提

辨忠介公奏疏

卷三

天

唱此必有交構其間臺臣為其所惑也臣嘗語諸臣曰識時務者是在俊傑今上冲年寇在門庭惟有同心共濟以毗一人以濟蒼生倘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夫陛下用臣與父母育臣固相期以為忠臣為孝子若不在朝扶元氣培善類救萬民鬼神亦陰殛之以言救黨是抱薪救火也以身植黨是披襟受矢也黨人與黨于人者皆不自愛

其身也。臣自入朝了公事外，言臣卽素相慕向者，一刺外絕未嘗過而問焉。世途嶮巖，風波無味，卽簡懶非過，若如四十年前，三三兩兩，口若馳鑊，心若懷詛盟，臣自少恥之，通籍四十五年來，諸所爭事，竝無臣名，豈老不知痛癢生活至此，臣以此言上聞，蓋欲使天下曉然，知世間自有無偏無黨之路，立朝自有公平正大之體，今日何日，今時何時，共圖禦侮，固我門庭，是所以報君父者，若從屋裏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卒

起戈矛，非純臣事，應期以晚業期，臣其意良厚，不知古人出而有爲，迫而後應，非有心求可求成也。三十年前，臣尚能驅馳以効一臂，少旣蹉跎，老亦何爲，仰思千古，逐客流人，賜環有可紀述者，自歐陽修、范仲淹、王守仁外，卽賈誼、汲黯、鄒浩、胡銓、長沙、淮陽、田州、瓊海歸，惟史書其間，關狀而已，豈其膏華竭于暮年耶，抑長駕促于短馭耶，臣惟有全歸一路，白心馴行，以報清時，以謝知己，舍周道而別

求波斯，舍平淡而別逞雄奇，必非素位，臣萬歎不能。良棟與臣未面，閱仕籍，合州人也，合州鄒智，桑梓之邦，其人雖往，其風猶存，記臣往典司封郎時，曾題鄒智，宜贈與謚，竝不以官爲輕重者，大學士陳于陛，過而稽首曰：此我鄉先輩，重勞存念，我輩且愧且感，今輔臣何宗彥爲之請謚，先輩流風，今可想見，先輩眼孔高，胸襟大，相信相期，在名相區域之外，臣欲歸也，以老以病，夙存于心，臣去非潔身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卒

畱非干進，宵燭末光，獨往獨來，決不用人爲行止，良棟可信，臣言矣，臣請得竟言之，南都流傳，與言臣誤聽，想只爲會議李三才一事，當日情形，六卿臺省具在，一一可問，臣未曾強言，三才必欲用，德完亦未嘗言，三才必不當用，但云山海關可用，若入中朝，我亦不肯當日言止，如是何同何異，何參何商，定者自定，波者自波，臣虛舟視之矣，不謂今日溢言勞臺，臣卜度至此，臣愚謂今日人臣當自愛

其身自愛其身而後能以天下之身為身以天下身為身則宗社安危萬方愁苦可驚可懼可哀可憐方被髮纓冠不暇寧暇為人言所惑哉臣疏欲上月餘而止茲不得不言者恐蔓延日衆人國無補臣故敢瀝衷以告亦欲與同心共知共繇之而已

天啓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簡用老成正欲同心共濟這所奏具見公忠維世之意御史昨奏已有旨了

公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公此一疏為黔籌畫盡矣非於深林密箒中盱衡日久不能如是透切

直陳黔省夷情疏

刑部侍郎

頃者

皇上初登寶極綢繆東事宵旰良苦而邇又以黔事告者曰苗不治禍將日深臣竊謂患不盡在苗也為道路梗者苗止十之三而播弄可恨者益有數端請熟數

陛下前其一日馬戶店戶凡自楚入黔者道必繇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鎮遠而上自滇問楚者必繇平夷亦資孔普安州安南新興而下

公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三

輜重若干馬戶店戶盡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線索先通矣如北直店家者然節節布置人聯絡客與遊宦未有能出其彀中者出而劫于道則有浙江江西四川湖廣流寓久而不歸及市魚鹽瓜果為生者多攬入其中久之化而為苗苗倚之為命諸弄兵徂詐多出其手又諸紅兵哨兵陽屬招募陰為苗導所劫客貨紅兵哨兵私而分焉哨官亦有貓鼠同行者可恨也今欲處此令道路無虞臣謂

甚善

破的語

不必用兵。蓋苗之性如走鹿然。東西徙倚。不可方物。大兵之集。其風必遠。彼偵兵來。楚粵滇蜀。深山大壑。便足藏身。草衣木葉。便足蓋頭。洞猿巖鼠。便足充饑。大兵不能久持。一退彼復至矣。如箒掃竹陰。箒去陰存。此惟在處置得宜。服其心得其情耳。不服其心。不得其情。年年稱兵。迄無了期。道路所憂者。不過鎮遠。偏橋。興隆。清平。楊老。平越。新添。龍里。六衛。六衛中苗出入。不過秤鈞坡。孫家墳。楊柳衝。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六

將官張虛
聲徵兵徵
賞萬人一
心

戶各遍執結查比。有事者輕則罰。重則戮。若是得其要領矣。又令諸官於各險隘出入處。每處建敵臺一座。彼敵臺與北邊不同。一臺費百金。即稱金湯。蓋其灰與石價廉。而工省也。又令有才者買紅白布。并襪繪入壘。宣示國家大威。

聖皇不殺之恩。然後設苗總甲以總苗事。又於其出入孔道。責令熟苗聚屋而處。如保甲然。又闢地與之市。凡三日一市。令各土官如獨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五

山如平州。如爛土。如豐寧。如凱里司。如樂平。如平代。如平定。吳王二司等。各畫界而治。其地有犯者。問諸土司。土司法視漢更嚴。如是處置。再不寧靜。用兵未晚也。語寢兵之說于黔之總兵。總兵不然。問之叅將。叅將不然。問之遊擊守備。遊擊守備不然。其不然者。欲興大兵。一以緩失事之誅。一以飽家丁之腹。一以徵報功之賞。其心如火之始燃。欲撲滅之不能也。故多不然也。不知諸苗出入劫掠。條

聚倏散，乍多乍寡，亦無紀律，亦無車馬，所恃不過綿被一牀，毒弩一張，豈倭虜比，有好將官，用心料理，不煩當事血指，小小瘡疥，抓搔之而已。地止數百里，上自總兵，下至守備，擁材官及衛官數百餘人，食朝廷無數錢糧，犬馬尚思報主，動輒以兵事聞，總緣朝廷三尺。久已凌替，將官失事，未有蒙誅戮者。倘有法無赦，彼自將凜凜畏法，不暇為偷生計。大都言興兵者，非良將也。語云：兵不祥之器，不得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三

已而用之，寧可以萬不得已之心，行一不得已之役。二三十年間，如播州、如皮林、如路苗，如諸老苗、郭子章、張鶴鳴，手提一劍，力掃攬槍，為地方久遠計，屈指黔不得休息者，蓋數十年。斗米千錢，今聞其地荒疫薦臻，大兵之後，必有荒年，良不欺我譬之病人。既久，厄羸，又復針灸，萬無生理。臣嘗以此言于尚書張鶴鳴，鶴鳴曰：六衛可如兩江播州紅苗，不用兵不可。臣謂紅苗責成思石道鎮遠府，施秉

縣可撫則撫，可勦則勦。此道府縣之責。播州責成辰州，宣慰彭元錦，蓋元錦欲藉之以固門戶，故佯為不知。鄰楚者責楚，近蜀者責蜀，近貴者責貴。三省時而夾攻，時而獨攻。臨期斟酌，不然，我殺愈多，彼恨愈深，殺機一動，勢必蔓延。有開闢，即有此苗，有此苗，即有此跳梁。語云：東方之夷，原有九種，不知九種之外，更幾九種。此皆天地卯育，能盡血洗之乎？不能血洗，則無如以生之道殺之，以死之道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三

在威論之，恩撫之，令彼深耕易耨，彼雖冥頑，未始無性命之憂，家室之戀，果未馴服，用兵何難。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見高千古，真得御夷之道。往者播苗之禍，亦好大喜功者，挑之入其疆，滿載而歸，不遂者遂惡語流傳，上官為其所誤，令彼疑而作亂，兵連禍結，今雖開疆闢土，然元氣中國先受傷矣。雨露霜雪，並行不悖。

好話

零雨樓風
慘然在目

青螺先生
點功勞苦
公為敘述
生而復開
令人讀之
可以感激

一時流涕
十載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突

陛下應天時行之弘仁也。人臣事君有有功之功。有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其澤彌遠。其味更長。天下貧苦。故極未有如黔之貧苦。四面皆山。刀耕火種。所收幾何。協濟幾何。協濟應手。幾何。士與民交苦。而官其地者。即大吏且難之。入其地。人人感額。故樞臣郭子章。備極苦心。先後撫臣。皆言其一腔熱血。為夜即竭盡。近尚書張鶴鳴。談之甚悉。讀其誄文。可泣千古。蓋其苦處。真處。有他人不知。鶴鳴知之。鶴鳴與子章未面。獨稱其勞苦功高。何心哉。蓋亦身臨苦境。難境。而知任事之難也。真大臣之用心矣。子章勞臣也。功臣也。與其使他日入其境。讀其書。摩其壘。問當時與安。箇歎血為盟處。播狀。撫髀。與千古之思。不若使臣今日盱衡。一紆勞臣之憤。恩典在國家。公論在人心。臣不敢必。臣不得不一言。以壯任事者心。臣熟知黔事。叢棘深菁。半臣足跡。若逢多事之際。能以言省一事。即是一事。不一言上

錄表之言
懇上可憐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突

紆當宁焦勞。下解地方疾苦。是昔年埃罪無一矢一鏃之勞。今視其肝腦塗地。真所謂一度桑乾。忘却并州。臣義所不安矣。至謂若不用兵。黔將來非國家有。臣謂千年萬年。黔在明朝掌握中。蓋其地楚蜀粵滇。七通八達。稍一垂鞭。河山生色。何憂乎有苗哉。臣敢以身為質。臣又有說焉。今人人言兵。人人言徵兵。兵日增。餉將何處。問之民間。刮盡無餘。且日說屯田。是田角屯田耳。頃御史左光斗言。天津一通判盧觀象。開水田數百頃。臣聞之喜。及盧觀象見臣。談之鑿鑿有據。向參議吳撫謙言之再三。如是真可見之行矣。得若臣十餘人。令之專職理農。如古富民侯。治粟使者。然開過田若干頃者。陞俸一級。京畿薊遼。多河開之地。今其時矣。昔徐貞明初言水田。乙酉丙戌。一旦行之。以人言止。今都門有市草薦者。三四十十年前。目不覩此物。非即水田之利耶。臣觀之心。開目明。謂西北從此富饒矣。

漕粟從此可減矣。燕都靈長之慶可卜矣。水田深岸叢溝。戎馬不得馳郊矣。諸臣何憚不早計之也。當時所以止者。蓋緣以官開民恐。其土地屬之官。今以法教民開。屬之民。萬無不樂從之理。戶部尚書汪應蛟。素矢忠猷。目覩天津事。恐于議遼餉。開水田二事。入朝報國。不作第二義也。臣拭目俟之。臣西江人。地方皆力本治農。儉嗇為生。臣在山數十年。亦率僮僕入深山。力田為事。故不覺言之有味。

鄒忠介公奏疏

卷三

七

望諸臣以理家念為天下念。臣退居耕鑿。亦有餘榮。臣苦心熱腸。不能已已。惟

陛下勅當事諸臣留意。不用臣言。他日必有思臣言者。頃

陛下有幹實事無事空言之旨。臣言正實事。惟陛下裁擇。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黔省夷情甚悉該部確議具覆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四

吉水 鄒元標 著

清漳 何楷

吉水 劉同升 全較

新昌 黃國琦

梁谿 王孫蘭

候官 林銓評閱

辭免憲職疏 吏部左侍郎

臣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咨。為遵例會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推計典又迫等事奉

聖旨鄒元標三朝遺直。朕豈不知。但以總憲佐銓。俱是協同大典。卿等既說風紀重任。首推至公。鄒元標准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計事期迫。着卽日到任。不必例辭。欽此。臣無任歡忭。無任惶悚。臣惟都察院為嶽嶽森嚴之地。而都御史猶冷冷巍巍之班。必肅之素儀。而後萬邦作肅。必貞之紀律。而後百度惟貞。苟非其人。誰敢輕任。如臣元標。少既伉浪。老復蹉

此繫息熾泉，差守衙門之分，振衣廊廟，恐貽皇路之羞，未能自道自成，安望人綱人紀，口言退而得進，心欲歸而復留，似屬兩違，恐成俱負，敢辱高位，以孤眇衷，懇乞

陛下容臣辭免，臣於分始安，臣曷勝惶悚，俟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二

到任謝恩疏 左都御史

於本月二十四日，接得吏部咨，為懇乞

天恩，容臣辭免憲職，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卿忠直雅亮，品望素隆，總憲重任，特茲簡

畀，卽遵旨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臣當

面叩恭謝。

天恩，緣屆春初慶典，駢臻例不敢違，臣敢具疏

奏謝，念臣元標初年有志，老去無成，筋骨衰

殘，忽毛髮之已白，歲月荏苒，獨肝膽之不泯。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冒瀆宸聰，乞安常分，乃荷聖慈，篤厚天語，叮

嚀，卽著欽承，不容辭免，渙其大號，屬恩命之

尊嚴，察以周官，知計典之重大，臣敢不仰體

疇咨之旨，對揚特達之知，滌慮洗心，臨止水

以拭殘鬢，飭躬礪行，對青天而皎寸心，微顯

同盟，初終不替，臣無任感激，無任戰兢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陳愚惘以襄計典疏 左都御史

臣奉恩命於本月二十七日赴任訖共事計典不敢不盡其愚慮是舉也有謂

陛下初政百官維新之始當嚴使人有所畏而不致犯有謂

陛下初臨萬類解網之日宜稍寬使人得盡情而可自新臣謂皆非也其人果可原歟當察其故而原其情何忍以人功名博自已風力是刻也刻臣等不敢其人果自取歟當為懲

衛忌介公奏疏

卷四

四

其一而傲其百何故以民脂血長醜類貪饕是縱也縱臣等不敢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臣隨銓臣後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姓惜民命而已至於貪可懲也拏問者務嚴為追贓不然貪吏不羞其名實飽其腹汗濁流風何所底止才可用也改教者須退處數年不然既毒赤社又毒青衿將使芹宮蒙恥嗟其何及卓異中可需邊才者另為提出既得良吏以安內又得奇才以攘外此綏萌隸固疆圉之

要策也臣等所矢心以報

陛下者惟此而已至于未盡事宜臺省纒纒詳具茲不復贅臣等在內在外必不敢故為異同務希協恭和衷之美天日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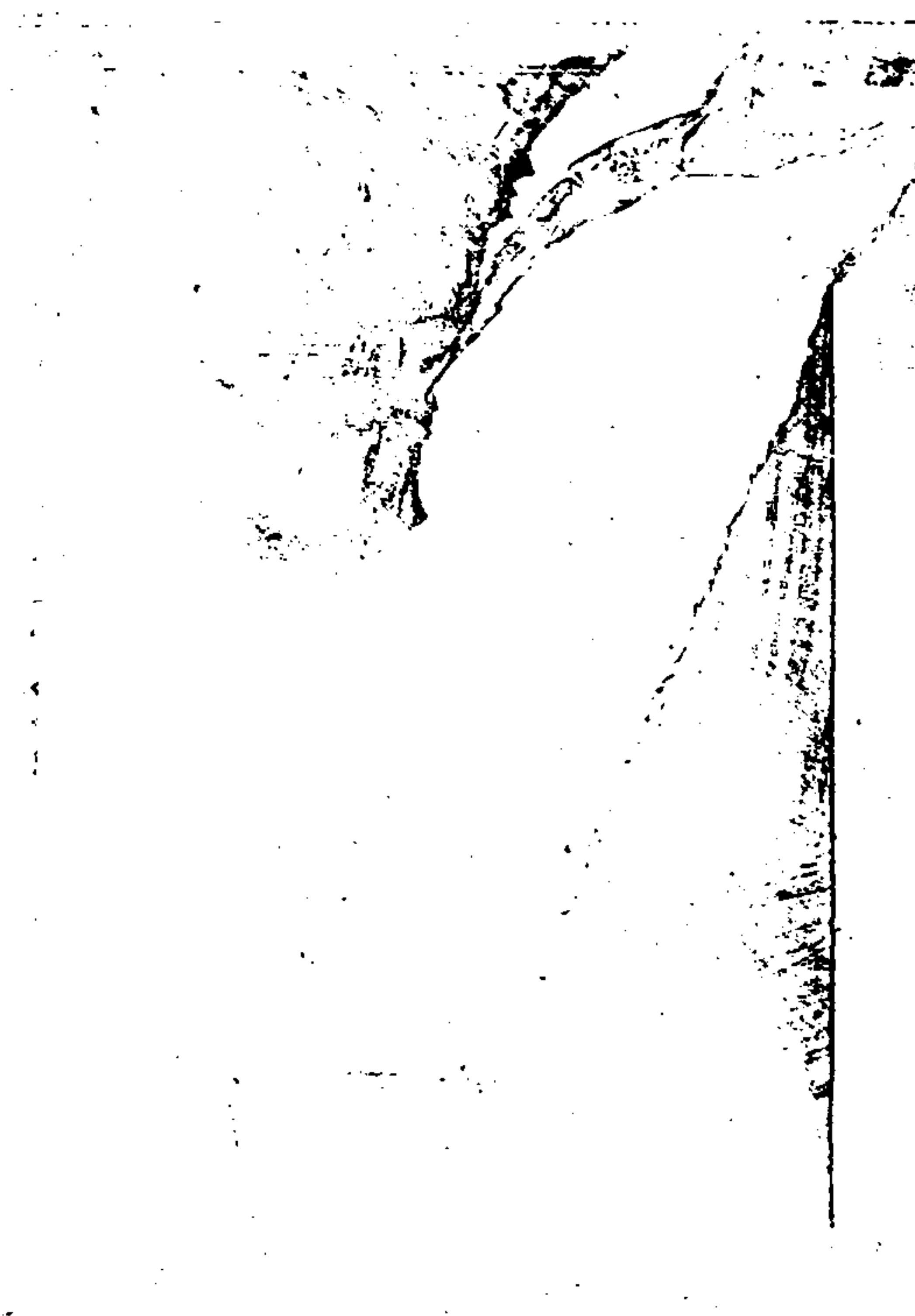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覽奏有裨計典邊疆需人着用心咨訪務得真才該部知道

衛忌介公奏疏

卷四

五



大敵在門宜先安戢疏 左都御史

頃者廣寧告警。人心皇皇。廼計偕士子有婦者。夫士者民之望也。士既如此。民將何處。宜查再有婦者。禮部定行除名。至士縉叨列冠裳。社稷有難。當與君父同憂。查有非係迴避外。而私自送婦家眷者。科道官叅奏議處。士心既定。則民心自固。民心既固。始示商賈。開當者仍開當。回南者置之以法。則商賈心安。定米煤菜蔬價。毋得翔涌。則小民心安。多收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六

煤在城。以備不虞。則都城心安。

皇上如日初升。國祚無疆。么麼小醜。罪惡貫盈。必且自取敗亡。不必倉皇。

陛下宜示吏部破格用人。兩司中有才名者。速入內以衛京師。至於京師城內外縉紳。亦宜示之聯絡鄉井。為自固門戶計。才有可用者。無入浮言。不妨起用。里自為保。家自為衛。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其勢在我。萬無他虞。又宜勅閣臣。艸勤王之詔。急行山東畿輔。限聞警

卽至。可得兵數十萬人。內外夾攻。彼退則冰泮。進則無路。天祚國家。洪福未艾。至於臣子章疏。朝上朝報。可夕上夕報。可。閣部大臣。宜時召問。今日何日。危急存亡。在瞬息間。此在陛下。一振勵鼓舞耳。臣瞻望天廷。不勝憂危。惓惓懇切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各官送家眷及舉人先婦的。已有諭旨了。餘着該部行。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七

城守事宜疏 左都御史

頃者奴氛告傲、人心皇皇、諸臣僉以保甲守門為言、蓋保甲前年已有冊籍、茲復再為詳查、各城再添五員、專以清保甲為事、中兵馬司則御史陳九疇、東城則御史李應薦、南城則御史李日宣、西城則御史張汝懋、北城則御史畢佐周、更替仍以三月為准、各門除科臣派守外、崇文門則張捷、東直門則潘雲翼、阜城門則楊維垣、西直門則蘇琰、德勝門則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八

徐揚先、永定門則董羽宸、左安門則賈毓祥、右安門則潘士良、廣渠門則謝文錦、西便門則王大年、內外門十、御史凡十人、各定界有差、譏防惟謹、仍矧例咨兵部量撥兵番數人、馬一匹、以便諸臣早晚巡行、諸臣言曰、職等為

陛下耳目、臣豈其都門一隅、敢不悉心巡緝、顧在四方、則以一人巡視、專而易、在都門、則以衆人、訛言溷而難、如守門有勲戚、有省臣、有

部臣、各門兵月二班、每班計二百五十名、中有五十名不可詰問者、有聞職等至、先斂錢、臨期雇人、點名後即歸者、利歸不可詰問之人、而或溷傳典守各役、此不可不察也、臣始知訛言不可盡信、臣告之曰、都門奸宄、驟集面生可疑者、易察也、在衙門叢集、亂法玷各縉紳名色、及近日所發假印、增減文書之類、侵領官銀者、當察、今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九

聖天子憂焦之時、諸優人般樂、荒於酒者、當禁、禮樂明備之時、異言異服、冠履不正者、當法、各兵馬因是科斂者、當逐、或于曲徑斜街、各有長、并擇有行誼為鄉里人信從者、為之盟主、急之則擾、緩之則弛、惟大加意念、諸臣亦必畱心以報

陛下、至于每門設勳臣、或大臣科道、兵部司官數員、設備禦防患之具、無得臨期倉皇、則又非此數臺臣所能獨辦也、俟諸大臣財擇而後行、伏乞

陛下再加嚴諭，俾諸臣各知遵守。至于各衙門增減文書，汗辱縉紳名色，發覺假印假文書，及真正奸細者，得一人。

陛下勅吏部特為紀錄，各部大臣無得護短，清查奸弊。正今日一大急務，使法之必行，而綱紀不至長此凌替。庶大小諸臣得靖共爾位，不然相視莫可誰何，共相嘆息而已。此察內奸之一端也。臣因申城守而併及之。

天啓二年 月 日 奉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

聖旨這守門各御史已分派着用心稽察，毋致疎玩餘依議行。

陳膚見以挽頽波疏

左都御史

臣藁棄殘生，荷

陛下隆恩，授以重任，惴惴不能副任，使是懼。茲逐隊計典之役，臣竊有慨於衷，矢心與多方多士，共相期勉。臣惟綜覈吏治，內則部院，外則藩臬，互相表裏，衡重也。而近覺世之重者漸替矣。非人替，乃自替也。部院豈能萬耳萬目，以察百官，一以藩臬為定。臣近共事諸臣，中間錙銖不爽，挺然無回護者，固有。亦有欲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一

言未敢盡竟者，在內如此，在外可知。蓋先是章奏考選動多留滯，天下遂化成一情緣。世界情欲相感，事事遷就，人人躲閃。今

聖天子首出庶物，正新沐彈冠之會矣。倘能嶽嶽為朝廷持三尺者，不妨超遷以風有位。此振勵藩臬之要道也。世間倚守令為司命，守令亦有苦情難言者。邇來催徵之苛，遼餉之害，上與下情不相貫，安望家喻戶曉。難言者一。數年在事，如奏績，如入覲，不通長安書者。

千百中不得一。難言者二。今除宜留者留。四年即足。不必過求。未留者宜早之任。且當均審丁糧之時。以一年管民間十年欣戚苦樂。早一日。民受一日之賜。使匹夫匹婦。蓬門單巷。無虛糧。虛丁之楚者。今其時矣。戀戀都門。無為也。歸而謁諸司道。當以誠以正。昔俗套塵狀。一切洗滌。無以此再辱憲司之堂。憲司多賢也。亦必恥而不受也。不然。祖父不能得之。孝子慈孫。衣冠元夫。此何為哉。宜痛加挽

辨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二

回矣。不然。有巡方白簡在。都門者四方之表儀也。今衣冠羣集。正示人以則。做之時矣。臣常思。今天下民窮極矣。處處感眉。人人愁苦。以一遼事。騷動海宇。欲罷遼餉。一時難必。熟思救時之法。惟有急挽風俗一着。風俗之壞。莫甚侈靡。語云。國奢示之以儉。都門一日。海宇之卒歲也。士夫一席。庶民之卒歲也。每事節省。稱禮而止。諸郡邑觀望而歸。以挽回天下。其機漸易。世陰受其賜。不知此今日急務

有道名言

今人全在交際不知道義為何物矣可嘆

言言警揚如大善知識開示眾僧要有根器者方堪受記

辨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三

也。臣猶有說焉。計偕諸士子。四千餘人。此四千餘人者。第與不第。皆百萬生靈所寄命者。趨向不正。世道何補。民奈何不苦。必從今于諸士子登第者。入官者。先樹之鵠。示之以儉。臣記當時後先同事。揮霍者多。不令終。而能其官者。大半。硜硜守法之士。不謂今四十年。相懸至此。一進士至負責千金。而出都門。此何說。夫儉朴之風。一科勝一科。可以宜民。可以宜人。奢侈之俗。一科競一科。凶於爾家。害於爾國。欲為清白吏。難哉。此風可挽。臣言可思矣。古人相期相成。報恩酬知。不在交際。情濃而在道。義情真。臣敬特表出。使計偕士子。有定志。有定力。焉。脚根不定。以千萬劫。祖宗培植。父母教育之身。得一進士。虛負一生。又斷送海宇。眾生大。可哀。憐。諸士子。必有以臣言為中流。孤航者。不作夢語也。倘能挽流波萬一。眾怒群猜。臣所不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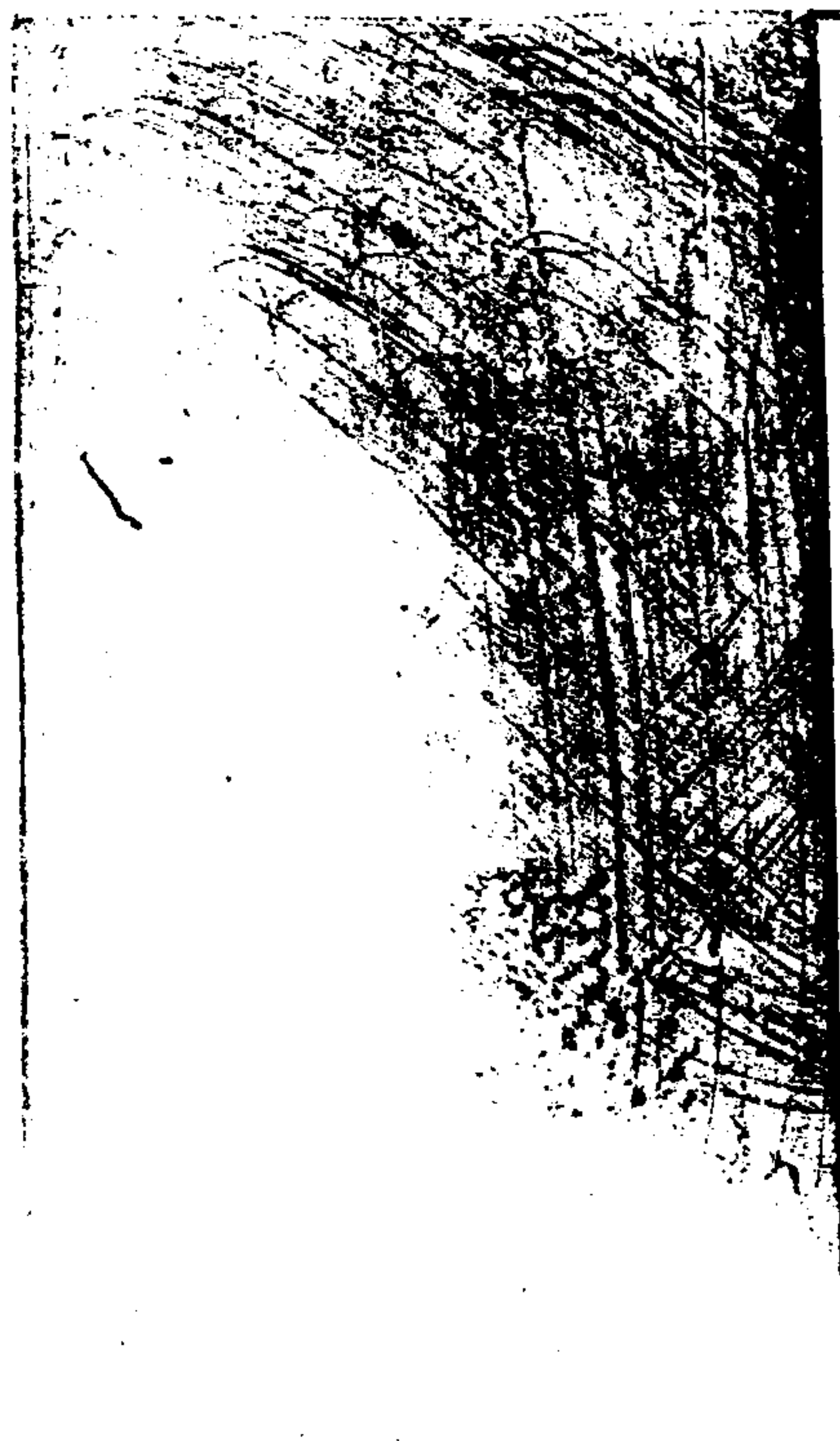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深切吏治士風得救時急務都要着實遵行該部院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志



確然之論

因患思防以衛都城疏 左都御史
該巡視南城御史李日宣于天啓元年十二
月內題前事隨奉

聖旨都會近地劫掠公行該管官不行詰捕成
何法紀這巡警事宜區畫周悉依擬着該城
御史并京府提督相關衙門着實舉行有仍
前疎玩的從重叅處在外各地方官有弭盜
安民之責通行各該鎮將撫按官嚴加申飭
不得因循釀患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該臣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志

看得明君之撫世也曰居重馭輕重不可動
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故曰地山磐石聖人
所以深固基業也易之坎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曰設險古亦有設而成者設而成者是
以人力奪天工無軍兵而勝無衝擊而攻無
溝塹而守從古已然當無事之時一望莽蒼
盡為化國當軍興之日得一亭阜即是長城
此御史李日宣長慮却顧所以有建墩堡之
疏而

陛下允其言欲概行之各省以錯國不傾之地也顧先自都城外歷盧溝橋以至良鄉界起村寥濶約五十里計墩堡各十所每所約費非百金不可合十所非千金不可聞御史李日宣奉旨後即捐俸二百金倡而順天府丞郝名宦率屬宛平知縣劉國英各捐百金佐之事幾半矣餘還須該府屬那移支給俟役竣該御史題請工部銷算蓋事半功倍一勞永利法莫良于此者墩堡既築巡守當議應

蘇忠介公奏疏

卷四

六

如該御史所請督捕與順天府屬衙門遵旨各據信地增設軍兵及時修備萬萬不可緩也惟

陛下慨然下德音幸甚臣素有慨于中焉臣弱冠登朝觀國家優禮邊臣者蓋從古所無一報首功若干宮保金吾如取如携不知首功豈真血戰而來夜雨秋霜冤魂呼號于荒原絕塞者不知凡幾國家明錄其功冥司陰紀其罪勢所必然我

說得痛快

可為雪涕

斷送遼東
片土真非
私人專至
今日益當
服公之識
用公之言
矣

穆宗朝自王崇古議市和外交蒼生息狼烟甚盛事神宗朝播州首功是實其真實從塞上為萬年基者自譚綸外臣得之山西巡撫魏允貞手築城修堡鈎繩相布銜概相制真勞苦功高乃勒之歸而沐重眷殊恩半是人為非真能為國莫疆圉者也臣往年疏屢言之故取世忌嫉陛下不信攷四十年金吾若干視

蘇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七

世宗朝何如便知國家隆恩有加無已諸臣叨冒名過其實後來者循名責實不知何以致慨於今茲焉不然若真正為國固封疆入可守出可戰遼東一片

祖宗櫛風沐雨地何至今日如此臣愚謂昔之取邊臣者半是私人欲其速化借徑以就功名故封疆敗壞淪至今日今之用邊臣者當從其才品能不隨時就功名而肯建威銷萌者為上建墩臺十座當首功十百座當首功

持論雖利
然亦只欲
邊臣實心
做事矣

百城池修封疆固如是即加廢非過論罪以
去任三十年後方不坐或在三十年內地方
有事仍後先追及奪其官秩罪其子孫事發
下兵科查明如是國家金甌之業庶得永固
彼在任必視國事如家事不然未有不至如
今日之邊也臣稽往牒巡撫葉盛言守京師
者邊關為急專務修邊牆建墩堡置飛木飛
石墩堡上每山坡處削成峭壁東西數百里
歸以圖進督撫余子俊自寧夏清水營至花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九

馬池修築邊牆綿亘二千餘里每二三里間
為對角敵臺唯若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
者三橫一斜二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
墩堡唯若計千餘兩月厥工告成又在宣府
亦如之更多挑壕塹以禦虜馬而翁萬達築
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二萬丈
親自區畫凡牆埤之近遠壕窖之深濶曲盡
其法強虜不敢仰窺皆築垣守要之力也先
輩為國戮力至此仰而思之今人真堪媿死

頃奉

明旨煌煌乞勅諸臣力為仔肩臣且速行之各
省撫按官于各要害地方如御史所議設法
修築以戒不虞至各邊塞猶加謹焉每年閱
視科道嚴查邊臣在任建墩堡若干即與題
敘不者有重罰無應故事無徇私情庶人人
知做從今大加整頓國事猶是可為無以臣
言為愚國家幸甚

天啓二年三月

日奉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十九

聖旨建造墩堡有裨防守着各該衙門增兵修
備餘着該部議行

奉旨集議遼東經撫疏 左都御史

准兵部咨為遼事日危等事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略官言未盡羣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奉

聖旨東事緊急差官還着併議來說欽此欽遵恭奉嚴旨謂廷臣以經撫不和必會議歸一之旨臣方有計吏之役未得隨諸臣後然不

綱目公奏疏

卷四

五

敢不盡其私衷臣惟歸一之旨

陛下意未有所歸臣等未知定于一也臣等先言二臣之人而後及其餘臣王化貞自遼三月失事後化貞以隻手撐持廣寧至今且得廣寧人心又意欲聯絡西虜勞則獨至意則為國亦可消敵人窺伺之端未累一級以酬其勤此其功不可泯也廷弼自歸聽勘後適有遼變人歸咎言者

皇上特詔起之田間都人聞其至歡欣鼓舞

說夢人無奈何

當日之事甚貴調停無非左右袒也

陛下爵以上爵寵以殊禮廷弼畫三道進兵之

議聞至廣寧日拮据捨攘泥淖中身試戰具顯顯言守其策原未失也今右化貞者曰倘用其計必且縛奴酋頸獻之闕下臣等謂昔撫順鐵嶺開原瀋陽遼東未失時以四大營兵未有成算墮其計中今何言之易也今右廷弼者謂計原未失多有側目而廷弼又疑廷臣欲傳其腹不知廷臣係大臣廷弼無失陷城池失誤軍機之律縱有徧心似難輕

綱目公奏疏

卷四

五

坐廷弼之疑過也今欲去化貞乎一片赤心奴曾聞之亦有戒心化貞不可去欲去廷弼乎三載勤勞奴曾亦熟其名姓臨敵安能易將以資敵人廷弼不可去

陛下獨斷乃可臣等謂今惟有責成二臣而已如可戰也化貞有兵六萬及土兵西虜諸人乘時而進即不皆取必廷弼亦可功成有所歸也如必守也化貞既行廣寧空虛廷弼寧能坐觀當提兵為化貞後勁論功亦當並提

此說甚是

此廷臣為
誰何不能
容一芝岡
惜哉

也。經不能攝撫。撫不能聽。經則惟有各尊所
聞以行。其志。經略之名。可不必過求也。雖然
今日事。各當自反。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爾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今日功能尚
未有見。動輒以盛氣凌人。臣等為廷弼。惜知
廷弼之性。為國家而用其力。亦當為國家而
憐其才。古今駕馭豪傑。籠絡人群。亦必有道。
廷臣俱當自反。社稷有事。主憂臣辱之時。豈
容以口舌爭雌雄。惟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陛下鑒二臣之愚悃。臣不勝惓惓。至于特遣大
臣科臣宣諭。無論滿朝皆以為不可。臣等亦
以為不可。夫人所邦許者寸心耳。心苟契也。
秦越一家。心苟異也。眉面南北。二臣寸心如
石。既難卒轉。即一遣再遣何為。胡不以前遣
科臣往。勸事觀之。今即遣人有戒心矣。世有
負百鈞之重者。越峻嶺度深壑。胞喘膚汗。必
竭蹶趨者。知百鈞我有。無所釋其負也。社稷
何物。君命何重。豈百鈞可比。三尺在前。清議

在廷。胡不深夜為性命憂乎。連年來。萬方竭
膏脂以供一隅。各部器械。亦既大備。此無所
籍口矣。擔不可卸。責不可委。賊滅則朝天有
期矣。臣等為諸臣願之壯之。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計議經略疏 左都御史

頃者經略僉推解經邦推後無論人皆曰當
即總督王象乾亦致書望其朝發夕至也乃
經邦初有辭疏臣猶謂其例辭云爾及得其
再疏則歸怨于冢臣張問達矣是官之推蓋
非一手一足之力費幾許推敲而得之豈冢
臣一人得而主之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
經邦言至此勉強赴任其情必不暢凡人情
所樂為者則其神必趨而赴強之以所不欲

辭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說到率制
三方布置
令人心灰

而欲為國家禦寇難矣臣謂經邦不必強也
經略非穿人之官可無設也去年設經略者
蓋即欲為恢復計故不得不設然雖設而三
方布置之策左牽右絆徒託虛譚朝鮮登萊
杳無報効東望不見西牆南望不見北方何
益之有舉奕者當審先後着一着不審不勝
其偶而矧曰謀國今當以保守山海為先着
曰保守不過修邊牆塞諸口子虜入諸處而
已一樸實任事者能之臣愚謂經邦不來山

真

真謀國之
臣真經國
之言

不守山海
關專重口
子是亦一
見

海以一巡撫鎮之有餘永平添一巡撫兩撫
臣兵不貴多各練二萬精兵如嘗山之蛇山
海有事首尾相應精神凝聚收斂一年二年
三年如銀山鐵壁敵人無能動啓疆之思言
恢復未晚若着數未定先後無序徒費金錢
何益于事急圖恢復則經略不可不設專在
固守則經略可無設也不知有當萬一否惟
陛下詔廷臣財之舉世皆以廣寧失為憂臣謂
雖可憂無大足憂也渡三岔河與之戰是漁

辭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于海萬不能得一彼往廣寧而取之是漁于
沼隨取隨得我以廣寧為餌恐彼未必以廣
寧為寀不然我知結西虜西虜思斷彼市賞
之利則怨生怨生憤我養精畜銳數年提久
練雄兵十萬取廣寧如反掌耳不復廣寧年
年守山海無益此在廟算獨握無撓旁議庶
國事有定不然今日招兵明日招兵徒自敗
耳薊遼各口子專責總督每口子處委幹實
事部臣一人道臣一人將官一人兵若干月

月具報。某處興工築臺若干。限定今年終完工。工完後造冊送工部工科。另差科道查報。無循故事。務一勞永逸。他日壞事者有重罪。庶疆事可振。若循故事。不報不查。不重罪于後。則猶然破壞之封疆爾。臣無任愚誠耿耿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巡撫官着該部作速會推來用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奉旨叅處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一日。接得宣府巡撫解經邦一本。危疆萬難再誤等事。奉

聖旨。人臣分義。當急公任事。不避艱險。解經邦連疏苦辭。顯是推避。邊務緊要。着該部院作速叅看議處來說。欽此。又接得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一本。會推經略甚難等事。奉聖旨。經略推用。原出公舉。卿豈有私意。何必疏辭。解經邦規避。瀆擾甚失臣誼。已有旨着部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院叅處應否。另推併作速奏來。欽此。欽遵。除張問達業已疏請。例不與議外。臣謹會同左侍郎盛以弘。右侍郎王舜鼎。議得天下有出于至公至虛。而不容一毫人力叅其間者。朝議是也。記推經略命下。吏部尚書張問達。逢人咨詢。朝罷六科公議于闕廷。十三道集議于朝房。僉推解經邦無異辭。會推日。尚書張問達猶欲加兵部尚書銜。衆議姑以侍郎銜往。從容加銜未晚。議始定。疏上。臣愚謂經邦

聞命促駕。不謂其一疏再疏。三疏至。以言加
遺。張問達。則過矣。人臣受國之爵祿。不擇利
便。死生惟命。經邦既可以持鉞宣府。獨不可
經略遼陽。昔日之經略難。有遼陽在。今日之
經略易。無遼陽。止畿輔一片地耳。經邦肯豎
起精神。從此勒銘彝鼎。未可知。不謂其縮胸
畏懦至此。幸而宣府無倣。萬一宣府有倣。經
邦將何之乎。大負滿朝推轂之雅。與國家養
士之恩矣。今當以避難論。但念人各有能有

第忠介公奏疏

卷四

完

不能。人各有獨知。人知經邦之能者。或以皮
相。經邦自託不能者。必有獨知。寧度而後任。
非任而後度。經邦之辭疏。語不擇音。雖非所
以教悖。然情或可原也。或罷或降。惟聽
上裁。臣等不敢必也。至于張問達。虛心公平。銓
政方新。遵旨見朝謝恩。臣等不勝感仰。再炤
人心玩愒已久。國家威令不行。當急難之時。
不能使一人凜凜三尺何在。自後有再如經
邦其人者。臣等必從重叅究。毫不敢貸。臣等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覽奏會推事情甚明解經邦已有旨了以
後再有規避的重治不饒

卷四

完

奉旨回話疏 左都御史

本月初九日早恭逢

皇上御門臣等侍側觀有繳勅主事莫在聲行禮張皇似屬違錯臣等看得御史手執小冊意謂必糾乃不糾而退臣等方旁皇不定忽接

聖諭上傳繳勅官行禮差錯御史如何不糾着都察院堂上官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戰兢隨御史陳保泰王祚昌至送揭一通謂繳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勅原不在面糾之列業已疏糾蓋得之鴻臚寺傳言非敢不叅伏望

陛下查例量賜寬貸自後有繳勅領勅當面糾者乞

陛下明示或永著為例俾侍班官知所遵守而朝儀亦肅清矣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知道了繳勅等官既係本糾照舊行

雖按夏侍
御實職大

重巡視以肅皇城疏 左都御史

該臣等初六日入署據四川道御史夏之令呈稱為巡視溺職雖荷寬恩理難復入乞另差更替以重禁地事職蒙差巡視皇城因叅運草內官馮忠奉旨兩次切責除先後赴闕謝恩外理合閉門思過覩顏視事法必難行伏乞鑒職真情另委更代庶巡視不至乏人而風紀庶可稍振矣等因到院隨該臣等看得據臺規所載原有巡視皇城一差必三月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滿而始更替御史夏之令既以資序膺差受事之後馮城固所難容忌器亦宜長慮當此積玩積弛之時力加振作而能濟以調劑庶幾為真風裁乃力任巡視之職銳然稽核頓使馮忠見為難堪誠有如

聖諭所云狂躁異常者也但臣等反覆思之御史職司糾叅况朝廷以皇城最嚴之地屬之一身使巡視是彼雖外臣也職掌在城內矣彼雖小臣也防範則甚大矣故群眾一出

入皆可執而問焉。凡物一草一木皆當稽而核焉。其形雖涉於過而操心惟知為國。聖明日炤月臨。念其係巡視之官也。姑輕之而姑罰之。蓋亦隱然嘉其能恪共乃職云爾。矧皇城何地。今日何時。即細加嚴察。猶恐奸人竄入其中。且之令以得其職。而謝事將來者。如夏之令乎。則不終其事。不如夏之令乎。則不得其職。無一可者。伏乞勅下。仍令完差事。并乞勅內臣各相體亮。無得旁撓。庶他奸不得

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觀望。或允之令別差。亦惟

陛下親裁。

天啓二年四月 日奉

聖旨。夏之令着仍完差事。不得推諉。

覆方御史報滿疏 左都御史

據巡按山東兼監軍監察御史方震孺奏前事。臣舊年四月自請入遼。此時遼亦危矣。而臣不揣庸懦。求入虎穴。其志亦可悲也。不幸值經撫參商。凡事難做。臣未嘗不自知無死所。而又思隱忍以圖功名。又欲自己受苦以感動之。是以河上支持。整整七月。即鎮武守具。皆臣嚴冰在地時。六次往反。身自經營。撫臣行且至京。想亦必有公道話也。豈料四日

續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之間。事遂至此。更復何言。惟有肝腦塗地。便是滿期。又何須論歲月乎。但此時封疆為重。忠于謀國者。只當從封疆起念。不必從一人起念。以臣病廢之狀。雖未嘗不靦顏羞臉。強打精神。而其一段疴羸骨立。祈死不得景象。即天地見之亦為慘淡。而其不能策勵做一事可知也。昨樞臣至。一見而深憐之。即欲為代題。蓋臣自言之。或為套語脫卸。而樞臣固真心實意為封疆者。彼豈有一字謊說乎。然

臣非報滿。又被人叅論。雖病死而亦不敢言。况西臺非戴罪之官。無以臣一人之不才。而為紀綱之官玷也。伏乞

皇上速勅該院。斟酌議差。以急救封疆。如謂臣罪累深重。則編置絕地。使臣以戍卒而見關臣。亦無不可也。臣一面具疏候命下。一面將印勅奏繳。臣仍駐遼東地方。候旨處分。臣不勝涕泣待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院。臣等看得。今之過震孺者。大都未悉當日之情境也。去年遼東一失。縉紳望山海如投重淵。震孺挺身獨往。欲得當以報

陛下。舉朝無不壯之。至山海二月餘。遂有遼東監軍之委。蓋資不當及。先是今吏部尚書張問達。掌院習其才。而度次強之者也。震孺受命以來。指据跋涉。頭鬚為白。風霜剝膚。甘之若飴。問將報滿。臣方欲舉之為勞。臣倡。迺忽有廣寧之變。臣為其所遭之窮而悲之矣。世

動以死事
責人者便
是不能成
事

以死責之。不知古人論人。惟在成天下事。不必盡在一死。且震孺職在閱功。法不當死。而聞變日。正在前衛考試諸生。去鎮武尚遠。孤臣苦心。啞子食蓮。難言矣。世有謂奏報時有異同。不知兵家情狀。風風雨雨。朝夕互變。一無隱。正其真心。而尚書張鶴鳴。目覩其嘔血枯槁之狀。亦為動心。其苦可知。既以報滿前來。又以病請。合候命下。容其回籍調理。病痊之日。出而再能為國舒一臂。始知臣憐才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一念。不致虛負耳。望

陛下念茲勞臣。千辛萬苦。無當有事。解任事者之心。幸甚。臣又有請焉。昔遼東一差。蓋為遼東而設。今山海一片地耳。與永平不百里而遙。另設一差。似為贅疣。合無併歸順永保河。巡按御史。又或併歸關差。事體歸一。而按臣因巡方時。為綢繆之計。更為詳盡。若他日大兵之舉。為恢復計。再設監軍未晚。此諸謀國者。有同議也。伏惟

陛下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無任兢惕俟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方震孺准回籍調治該部院知道

魏忠介公奏疏

卷四

美

惟欲保全元氣六字是南單先生一片苦心

真跡裏之言

魏忠介公奏疏

卷四

尾

申飭考滿事宜疏 左都御史

查得憲綱事宜凡各道御史出差及考滿不職者堂上官詳為考察方准復職該本月南京提學御史過庭訓六年考滿下河南道查核而該道御史潘汝楨送考語呈堂中有嶽峙淵涵金和玉節語臣與僉都御史馮從吾在坐彼此駭然此時所以頌先聖者庭訓雖賢未必金聲玉振而集大成矣汝楨不知庭訓亦不知堂上官臣等何人矣臣兩人白

髮蕭蕭老矣無求於世一息不屬便作古人矣豈至臨老欲臣兩人為佞人逐時趨負所學乎近日有年例之舉庭訓汝楨噴有煩言臣謂我今出山惟欲保全元氣二臣功虧一簣何敢毀其成功且人言庭訓山東賑濟民止得君賜之半臣閱考滿冊內存留幾半因歎人言不足盡信故置而不問然庭訓行運臺中亦久不滿臣如不言人謂臣等真聾聵也伏乞勅下今後考語須做弘正年間規模

吏治士風庶幾稍振。如臣三十年前所請者。再有如前譽過其實者。不妨嚴究。并望罷臣等以肅憲綱。不然臣等老不識時宜。必至群小交目。

陛下亦不能為臣等計矣。二臣統俟聖裁。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御史憲職考滿差回堂上官考其稱否具奏向來視為具本祭擬復職回道且考語溢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美失真無以風勸卿等據實陳奏具見表率風裁依議以後着查明憲綱舊規申明遵行其在外各撫院官復命薦語亦通浮汎不切仍一體申飭

捐俸疏 左部御史

臣惟今日軍興之費無限而帑發之資將窮。觀一人之焦勞增百僚之愧汗。此社稷事。豈陛下一家之私。而臣等財皆向方俸餘之賜。苟可裨國。卽髮膚可捐。况今何時。惟身家是利。願捐俸金百兩。借臣同官僉都御史馮從吾。捐金五十兩。少助軍國之需。聊紓犬馬之誠。泰岱飛埃。滄溟涓滴。自知局曲。難報高深。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斷皇之至。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三

天啓三年 月 日奉

聖旨覽卿等捐俸備用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闡幽拔茅疏 左都御史

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馭。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

盛際矣。顧沒者卹錄矣。然卹而大半未卹者。

臣眷眷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

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

歸。心竊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

塵埃。幽魂貞魄。猶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

錦忠介公奏疏

卷四

早

犖之用。亦自瑚璉。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

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哉。即贈

已為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

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

髮蕭蕭。以資與年在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

沉滯猶然。三十年前當得之官。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臣覩顏踞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才。

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為起廢。諸老臣計也。開

府之缺有限。南北三品之缺。似可添註。亦體

勝於附解
之思

今日更覺
世網難犯
可懼可懼

遺佚之一道也。今或以其老與衰。遲忽之不

知。今人張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人

不然。其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寒者。不知幾

春秋矣。願當事深惟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

所共見共知者也。又邇年京察。滿朝不平。察

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

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胡

桂芳。金士衡。章嘉植。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

吳亮。吳良輔。吳爾成。賀煊。丁元薦。李炳恭。史

錦忠介公奏疏

卷四

望

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涂一榛。麻熿。王

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也。

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咸其自取。

然人有得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

便爾沉淪。則諸臣不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

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原不相掩。

取其瑜。略其瑕。可終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

矣。不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

者謂此例一開。壞國令甲。不知在人。真廣公

公之爲國
爲人才嘔
盡心血矣

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周世選諸人
破例而起督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真是真
非。直道而行。臣不能保。無一時滄訛之國。是
必有萬古不泯之真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
且然。況其生乎。卹錄死者。所以勵生者於今
日。重用生者。所以償死者於前日。總繹
皇上沒者卹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
之。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聖
如哉。臣衰晚愚陋。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
啓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
心世道。不盡漸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之萬分一也。
天啓二年五月 日奉
聖旨加官卹錄。已有屢旨。南北三品堂官。准添
註以疏淹滯。着該部酌量叙用。

乞蚤成信史疏 左都御史
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
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
士縉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
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
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聖

其下。鴻謨偉烈。香人齒頰者。宜速登信史。諸
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
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此書之成。知何年月。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
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卽未
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
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
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秉政七

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

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國成

而使。豺狼當道。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

秉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

先皇帝叨天地之靈。陰為庇護。

續修四庫全書

卷四

四

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大臣。力為撐柱。不然

國家大事。安危在須臾間矣。有一于此。此心

無以白天下萬世。善詞說者。不能為解免也。

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炤。但從哲近在肘腋。群

陰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

鞭顏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

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

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

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此一段未嘗不是三案之言。但比孫宗伯言得宛轉矣。從哲何自負

真正為國為君之心。露于毫末

有此一等好快語。叙得

續修四庫全書

卷四

四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斟酌其損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衍衍綠塗。獵喜春心。隱隱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損之道。蚤一日。紆臣民之鬱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有谿刻深求。不過以臣紀不可不肅。公論不可不明。令綱

嘗毀而復明。日月晦而復清。朝綱弛而復張。斯臣等之心也。臣讀學士公飛疏曰。六七年

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

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

僉議惜其歸矣。夫人臣有一官。便有一官之

職。如六曹之屬。敢不修明其職業。惟是國家

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體貌。欲其珥筆以彰

往戒來。為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

往戒來。為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

往戒來。為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

濟。

光宗實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理于下。一月有成。豈異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皇上所以備尚方筆札。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臣互相推諉。臺省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悠悠歲月。隻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非為先帝一人計為。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四

請公此疏
可見桂葛
之性愈老
愈辣也

陛下萬壽無疆計也。為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

陛下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實錄據實紀載且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本

內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知道了該部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四

懇矜愚容直疏 左都御史

臣等知識昏昧久玷朝簪嘗念無以報君父萬分一項於諸言臣拜命而至也臣等矢口與諸臣言曰魏徵有願為良臣無為忠臣語忠良其必有辯矣一言迂主紐湘江之蘭何如鳴佩朝堂膏澤及民之為暢愉乎陽城在晉學廣聞多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顧為諫官七年始沮裴延齡作相一事史書不以其寡言而少其直其用心必有在不言之外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吳

矣宋儒羅從彥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不本之忠厚則流於訐忠厚不本之正直則流於詭此皆臣等折肱語悟後語不謂臣等言諄諄而諸臣以言逐矣江秉謙任方期年志希鳴鳳帥眾任未一月恥同寒蟬皆其自取然曲成寬貸

陛下之洪慈也先是江秉謙之去諸臣謂臣等叨位大臣宜力爭臣等欲積誠感動

陛下相機而言無敢輕發不意誠未積而帥眾

劉切至極

無語不是老成幹國之真心

繼之臣等極不肖何顏謝諸臣也朝無闕事諫書宜稀兩月間黃沙莽莽大風四起是天示之儆可畏也鴻雁嗷嗷海宇懸罄是民益之災可畏也廣寧既失胡馬一嘶不虞何備是剝膚之患可畏也蜀難未平黔曾告儆楚岌岌危是震鄰之憂可畏也四海剝肉以充遼餉盜臣藏歸為亂卒有是可恨也小民當念國體當存尚書王紀執法亭疑是可行也夫人主在平時猶當側身求言今天下危乎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吳

平乎世之不平先自處于危竟之卒難平也人主當安時猶思勵行聞過今天下安乎傾乎世之不安先自處于傾竟之卒無有能安也此雖懸鐸設施振敢言之氣下求言之詔使言官丰采所加朝廷倚而益尊奸邪謹而知畏猶恐不足以灑掃疆土撐持大厦而可日逐言官為也臣記

神宗登極五六年不過謫給事趙參魯一人未一年即繇典史遷提學積官至尚書登極十

一年。謫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郭惟賢。明年。即召還。積官至卿貳。此皆垂仁風紀之司。爲燕翼聖子神孫計。祖功宗德。法度猶新也。陛下即位未二年。逐言官者數員。如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以言遼事故。今遼事何如。當速召還。賈繼春。郭鞏。亦當恕其愚蒙。以展厥猷。如

兩語直中
亦有

神宗朝故事。且輔臣葉向高。輔政八年。曾處何人。今半年間。逐客纍纍。亮非向高。樂聞亦非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半

諸輔臣所得聞也。諸臣初領言責。無言不可。有言不可。法言難。異言亦難。今之望九閣而趨。起懷尺素以躊躇。將何道之從也。至德與相道。相爲表裏。至德茂則相道愈光。衮職有闕。山甫補之。似亦無容他諉矣。自今傳旨內閣。宜擇醇實無質言者。勿使雜進。則閣臣耳目清。票擬肅。不然。令閣臣不知適從。竟不知政柄落何手矣。臣等望陛下速回雷霆之怒。沛雨露之恩。將諸臣中令

此時光景
即閣臣亦
不自安矣

輔臣摘其久謫者而賜之環。其拜官方新者而復其官。或量爲薄懲。則士氣愈奮。士氣奮則國威日振。國脈庶幾靈長。

陛下安享太平之福。萬年無疆矣。臣等老皆逾七望八。人風燭之年。更何所冀。但臣等歸而享太平之賜。亦死無憾矣。

天啓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諫。但因掇拾煩瑣。無裨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

鄒忠介公奏疏

卷四

五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并給事中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輔弼元臣。朕嘉補贖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務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卷之四 終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吉水 鄒元標 著

婁東 吳偉業

長洲 楊廷樞

武塘 吳祖錫 全較

平湖 沈中柱

候官 林 銓評閱

懇垂念貞勞臣工疏 左都御史

臣讀書至九經章敬大臣卽繼之曰體羣臣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曰體者血脉心志罔不相通之謂故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者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

錫命者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明

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斑斑可考頃者

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

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首舉爲百僚勸然

敷政外臣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

永安力撐貴陽數月矣此兩三月不聞消息

一語摹寫
苦境極神

臣憂心如搗平越兵敗不知誰爲接濟張我
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
撫李標督學劉玄錫之三人者如槁葉之禦
衝風一出入息苦如年矣憶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卽陞都御
史浙竟賴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城無他慮卽
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玄錫在兩司中孤掌獨指如
蜀中之戴燥周著萬編等同孤城似當從優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
語曰明君之行賞也暖如時雨故人歡極力
而樂盡情雖所以厚諸臣亦所以衛社稷也
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
以大義其旣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
諸臣中間有遲回者亦入之情不然陟屺陟
咄之章鞅掌偃仰安處之詠詩備載不遺見
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謂雲貴兩省及山
海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算二差

事平仍舊。無論事體不比中原十之一。即道
路嵐氛。見者心驚。亦鼓舞人情之一道也。臺
臣賢有志操。近日梁之棟。先年拏獲劉保。此
真奇功。彼不自以為功。今馳驅於居庸山海
多事之時。亦當算二差。彼不自以為勞。臣閱
其報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賢者無所用勸。臣心
豈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籲天叩誠之
至。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叙的即
與錄叙其李樸史永安劉錫玄萬編等見在
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勸雲貴及山海關按
差准算兩差候事平炤舊梁之棟依議優叙
本內劉錫玄誤寫玄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正臺規以一法守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廿二日接御史安伸揭為世局
多變公道不明謹投劾乞罷以避奸人之雄
事臣等讀之不勝駭異伸蓋為議差一事恭
本院經歷何顯宗似得而有志于其間也臺
規雖每差一新一舊所從來久遠至督學一
差新者不推而舊者又多採望不盡依次序
誠重之也今南直學差已出又突出貴州一
差舊資御史見在止張慎言安伸二員正在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四

擬議間安伸忽有此疏若恐貴差及已兵戈
倥偬故不暇點簡重恭顯宗耳而不知擬議
者尚有河南道主張者尚有臣等豈顯宗可
得而私註安伸此舉闔衙門皆不韙之臣因
查二臣于二差未出時各有請告病呈懇乞
聖恩亮安伸倉皇上疏語不擇音寬其罪戾准
令告病併許臣等于張慎言一體具疏請告
至督學貴州二差容臣等酌議上請蓋學差
取望例與吏禮二部會同具題而貴州用兵

之時且夕不可無憲臣彈壓之安伸方寸已
亂病非假託似難強之使任若經歷何顯宗
清恬無私雅有執持仍令炤舊供職不得避
嫌誤事庶臺規明而法守一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一
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為辭既不能
忠何以言孝還從重叅看來說何顯宗着炤

鄭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舊供職



叅處道臣以肅法紀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二十三日有正臺規以一法守
一疏二十七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官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
一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為辭既不
能忠何以言孝還從重叅看來說何顯宗着
炤舊供職欽此臣等不勝愧汗始臣等豈不
能嚴為叅究念臣等老馬識途視彼少年任
性咆哮目中無人者蓋矜其少不更事不屑

鄭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六

與之計俟其悔而知改也臣等嘗誦易以坤
為臣道而象之牝馬牝馬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志順也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艱難險
阻惟上之命一新一舊臺規昭然無容移易
今以未定註之差而先為叫閤之辭是與上
衡命也法之所不載也安伸曾為令矣亦奉
命巡一方矣其得于磨礱砥礪歲月者當閱
歷有素德性自定凡事之至也內度諸心外
度諸人而後遜以出之故能上下和順發而

中節。今舊臺臣止張慎言安伸二人。新資諸臣。不擬學差。舊資學臣不論次序。在當事者擇而用之。慎言兩月前定議學差。衆皆聞之。再有學差。亦次及伸。忽然而有貴州之報。伸既苦病。驚心家報。卽臣等已題。積誠告之。陛下。陛下未必不哀其情而聽允矣。忽然而一疏。以經歷何顯宗爲辭。疏內語多自叙。非言臣體。是未渡而先憂滅頂。未車而先憂敗駕。視河南掌道與臣三堂官爲何如人。理之所不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七

載也。維系與梓。必恭敬止。志悖也。何顯宗以才與品。亦自不薄。始因其病。奉堂官命留之意。有所用之。非口蜜也。既忽然而有貴州之報。除伸別無舊者。既不能遲遲數月。待學差之至。不得不需次而用。以濟黔邦之急。腹無劍也。而以紊序聳外人之聽。榆巷婚姻。妄自菲薄。亦情之所不載也。且引遼差紊序爲言。外人不知。安伸在臺當知之。方震孺有無滿可報。關差當裁一疏。冢臣張問達在朝房。及

講臺臣在後堂。共議是差當裁。臣又有疏言山海一差可裁。故山西蘇松二差。掌道李養志爲政。遂註二臣。今特可言註之太早。未可言其紊序也。安伸偉男子。臣等望之可以勵勤世途。今此一舉也。蓋自待甚薄。非臣等所以期勉之意矣。叅炤得河南道御史安伸。虛抱濟川之才。漫無擊楫之志。欲見機而思引。乃先發以制人。既拂輿情。又傷雅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八

陛下或以其避難妄動而重懲之也。惟命。或念其未聞貴州差出。旬日前有告病之呈。而稍寬之也。亦惟命。臣等未敢擅便。敬直陳以請。臣等又有請焉。

神宗朝差浮于人。故時多遷就。今二年間。奉旨行取者屢矣。人浮于差。

神宗朝東南無警。聞命者恬然而往。今一聞山海貴州差。如驅之死地。無病而飾詞稱病。親健也。而駕言親病。此可以觀世。亦可以觀變。陛下所謂未盡忠。安足盡孝。其所以激懦臣頑

臣者。如天日之炤臨。諸臣亦當痛思天語。力
返前轍。倘有難差。即告病告歸。臣等以死守
法。義不與易。惟

陛下堅持。如金如石。臣等遵而行之。庶幾法紀
整肅。人心震懾。不然。豈惟兩關貴州。今日如
雲南楊春茂留滇不得來。羅汝元驅車不得
入。後如四川。如廣西。人人思避。借經歷司為
射的。以辱掌道。以侵堂官。以壞憲體。再無定
期。國有危難。誰與匡扶。臣等無能為

錄忠介公奏疏

卷五

九

陛下守三又。亦為虛位。此當為社稷。非為一人
私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恭劾安伸允協紀法。如不重處。後來何
以用人。但念先有病呈。姑降一級。調外任。該
部知道。

西虜缺當
起於輕許
是大病根
惜哉當事
者之不能
斬絕也

陳腐見以備廷議疏

左都御史

頃兵部奉旨。着廷臣集議。大虜撫賞金錢難
辦。時迫費劇。謀貴僉同。欲臣等集議。然有事
中之議。有局外之議。臣局外也。即言。恐未悉
當事苦心。然不敢不盡其愚慮。當事見奴酋
強盛。不得不借西虜。護我藩籬。此亦萬不得
已。救燃眉之計。知不以是為長策也。語云。量
其所入。度其所出。自遼發難來。添設加派。今
天下處處感額。家家罄洗。至不逞之徒。思與

錄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

為亂。檄而激四方者矣。日疏減加派者十而
九。謂當事不肯即允。不知當事憂民。與眾同
情。蓋亦不得已無奈之何。今四川湖廣雲南
貴州山東。即不減。勢所不能。此外所入。又不
知幾何。前五省且軍興不貲矣。今以西虜加
餉百萬。一年勉應。年復一年。借各名色。彼一
任事也。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此一任事
也。又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即鄧林不能
供野火。不必東虜。至先自困矣。今宜以

陛下不允多賞。且講且議。若與若吝。或得若間者。調劑其間。減得十萬。是十萬。二十萬。是二十萬。此所謂度其所出。而當急圖者也。至于嚴與之約。亦在今年。曰。明年以廣寧還我。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或能驅奴酋隻馬不來。不住廣寧。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庶可杜將來。此一稍遷就。彼如食蔗。我如刮髓。隨盡人亡。何必虜至。昔有一富翁。慮盜之至也。日夜賃壯士數百守之。其家日漸空虛。有教者曰。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一

爾以賃壯士之費。高其垣墉。嚴其關鍵。彼盜不得來。富戶不聽。久之。賊即至。富戶若洗。今之勢。何以異此。願吾黨深心。為千萬年計之。如薊遼山海。即二虜卒來。我可無恐。始足以壯國長城。不然。苟且目前。貽禍來茲。後人責備。其何已時。即榮名蓋棺。憂方大耳。若山海外城。倘著實堅固。無浪費。無屑越。一勞永逸。此不必惜。至于一次行邊。動輒加賞數十萬。今之兵。非不多。以不練。坐而食餉。似以餽給。

大言書詭者偏得高爵卒于無奇可見安得起公一正其罪

當時此謙似亦可依今則無及矣

兒兒欲餽無已時。其何能給。至于無行之徒。方困窮間里。大言弔詭。不知者以為淮陰。復出。即驟得高爵。既得高爵。復請餉數十萬。年復一年。其奇只堪笑詫。此今日一大病痛。今願惟幄長子。無聽遊談為市井所潤。寧功而後用。無試而罔功也。又登萊天津通州三巡撫。亦當詳議。登萊天津。奴必不捨所長。就所短。登萊付之東撫。每年風順時。駐三月。如防海例。天津一道。臣足矣。天津宜付之保定巡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一

撫。以三處費。併在薊遼山海永平。作一大省。會京城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請陛下付廷臣虛心酌之。至于喪心無良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而落錢肥家。人人知之。國無嚴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子孫寧能消受。犬豕寧食其餘乎。臣身在事外。憂深計遠。不妨過嚴。督臣身在事中。隨機應變。不妨仔肩。在當事者。備千慮之一得云爾。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

會議覆奏疏 左都御史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河南道御史楊新期、奏為入秋陰雨連綿等事、奉

聖旨覽奏、經撫既已正罪、著法司會議覆奏、欽此、臣等欽奉嚴旨、愚蒙皇懼、不知所以為報也、中夜籌思、得無以奸細之說、厯聖懷乎、夫奸細自舊年失遼後、何日不報、何地蔑有、除劉保真正外、若滅若沒、臣等不能無疑、此所以日夜腸九迴矣、經撫之罪既正、臣等聞其

劄忠介公奏疏 卷五

在縲絏中、與死為隣、此何足以厯聖怒、臣等又思我

神宗朝、非無雷霆之怒、然納臣下一言、置之若忘、海涵淵度、匪夷所思、我

陛下天縱聖神、寶極方登、草木翹首之物、無不沐其化育、矧震器發祥、螽斯衍慶、方自今始、通國之人、莫不懽欣鼓舞、而冊立諸祥、駢集臣等當仰體

陛下仁覆海宇之意、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

劄忠介公奏疏 卷五

如是而已、至於經撫、西虜東夷、聲息正勁、古
來敗將、各有偏長、亦諸臣及臣等一得之愚
也、臣等冒死以請、

天啓二年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覃恩乞實授疏 左都御史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潘濬、呈奉本院判送、
據浙江等道試御史張文熙、帥衆、曹守勳、李
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
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
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鏞、劉廷佐等、呈前事、職
等俱以天啓元年行取、得厠臺班、例得覃恩、
前已具呈、蒙批河南道查議、今職同咨吏科、
給事中章允儒等、戶部主事沈立義等、俱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題准、改給恩命矣、職等既係同咨、事屬一體、
雖部見在實授、而所授者元年覃恩之例也、
非臺省之規也、查得恩詔一款、兩京文武、一
品至九品署職、試職者、准實授、欽此、科部既
以覃恩之例具題、職等乞以覃恩之例實授、
况職等各有垂白之親、誰無報本之念、且自
有恩詔以來、絲毫未被、今科部既經均沾、而
臺班應不獨靳等因、又據候補御史霍鏌、胡
良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

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呈，又據後考候補御史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等呈，又據南京浙江等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等呈，又據後考南京山西道試御史張錫命、陝西道試御史黃憲、卿呈，俱同前事等因，到院俱蒙批河南道查議奉此，查看得御史試職一年考實授例也，聖闕空極

第思小公奏疏

卷五

七

詔書試職准實授異數也，本年新考選御史見試職張文熙、帥象、曹守勳、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等，候補霍鏜、胡良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龐尚廉、胡奇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後考候補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

璣、又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後考張錫命、黃憲、卿、先後具呈，欲徵恩實授，并奉新綸，榮賜所生，此自烏烏至情，不能已者，况近年御史徐揚先、馬逢臬、陸獻明等，具有成例可循，至南道試御史呂鵬雲等，相應比炤，張文熙等事例一體，准其實授，但職掌攸關，難以越俎，俟其到任後，聽南京都察院陳請，諸見試職者，合候命下之日，即准實授，候補者，俟補道免其試

第思小公奏疏

卷五

六

職，併准實授，以便各改給恩典，庶聖朝雨露一體宏濡，亦所以恤臣私而廣孝治也，等因呈覆到院，據此該臣等議，炤據忠營職，臣子靖共之常分也，隆恩昭勸，朝廷鼓勵之微權也，御史先試職而後實授，載在令甲，罔或越踰，恭遇覃恩，則不以成例拘者，如新考選試御史張文熙、田唯嘉等，盤錯久試，濟濟周楨，供職臺班，習其才品，考選雖在天啓二年，行取實在天啓元年，與恩詔試職，准實授，欵正

相符合且諸臣先任中行推知等官俱以考滿應得舊典非緣覃慶沾被新綸而同選科臣章允儒等部臣沈立義等俱具疏陳情奉旨下部諸臣自難獨後宜其有同情也伏乞皇上仁均一視將見在試職御史張文熙帥眾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共二十員即准實授其候補御史霍鏌胡良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九

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共二十五員候填補之日亦併准實授各炤新銜陸續改給恩典至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葉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張錫命黃憲卿等例應一體實授但職掌似難越俎相應俟其到任後聽南京都察院代為陳請諸

臣頂踵捐糜仰鴻造沒齒敢誼以後非遇覃恩安敢妄覲臣等亦安敢輕溷宸聽既經河南道查議前來相應具疏題請恭候命下容臣等行令各官欽遵施行

續北科六員

蒲秉權 陳良訓 吳弘業 黃承乾

周洪謨 劉懋

候北道四員

李應昇 溫國奇 翟學程 謝奇舉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十

工部主事張醇儒

車駕員外閔之文 俱奉

聖旨是

救郭中翰疏 左都御史

臣頃觀中書郭萬程一疏上干聖怒勒歸田里臣益頌

皇上之英斷也語云知父莫若子知君莫若臣

臣子不知君父是處光天化日之下而不知天之高日之朗惡所稱子臣也者

陛下自即位以來日講經筵孳孳嚮學章奏批

答如流內帑發數千萬留心邊務屢勅臣工罔不周悉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無一不法祖

鑄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敬天勤民是念萬程誤

陛下以少斷臣不知其所謂不斷者何事夫天下事與其過而剛斷無寧過而詳慎以詳慎

為少斷則萬程之愚也大小臣工濟濟師師意見稍或不同酸鹹總歸調劑從前所謂和

者惟求其至當頃筮迭奏非一無所違戾之謂誣朝臣以不和則萬程之過計也惟是以

禮部尚書孫慎行刑部尚書王紀則二事不可以人廢言矣尚書孫慎行宿學者儒生平

一語妙

語尤妙

江河世界猶知有執法尚書三代人心自見

冷、數語聲罪之旗鼓自靈

苦行頃以堅執秦藩事即令之蕭蕭而去倏而召倏而歸似於國體有損尚書王紀一生

服官卓犖有聲屢以言詞過戇即令之策蹇而出都門路人指曰此執法王尚書也至有

泣下者似於國體大損夫兩尚書去久矣臣等豈不能昌言以存國體顧臣等知

陛下至仁反覆輔臣職在匡君轉圜計日不敢激聒今昌言落小臣之口臣等能無愧心焉

客氏一事臣曩疏謂

鑄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陛下必不久留客氏蓋灼見

陛下太阿在手必不旁落客氏欲保全富貴必當敬畏但因一客而逐客遍野非所以久處

客氏也為客氏計亦當熟思矣至於秦藩一事

陛下屢詔後先禮臣不肯承當非敢以逆犯隆旨正所以克守家法上守宗約

陛下如篤親親之仁乎宜先遣諸冊使臣以慰各藩之仰至秦藩一事姑徐徐與輔臣詳議

跌得好

或答以手詔曰。諸臣固執。朕亦難允。或優以金帛。以悖同氣。使彼隱然。知朝廷有人。銷越畔之思。而禮臣歡然。知上有仁君。堅守官之節。不然。禮臣再不安其位。于國體亦大有傷矣。諸輔臣在廷。何以爲調燮計也。臣知萬程之愚。茲言亦墮其愚中。臣聞萬程宿願以身欲和。西虜與其勒之婦。遂田園之樂。何如置之山海。爲用虜者一助。臣愚而又且錮矣。臣覩從古工商技藝。各得輸肝以陳。載在史冊。豈以仁聖新主。而無一正言拂士。臣昧死惓惓。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儒者分內
甚大本分
二字體認
得真其用
無窮

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左都御史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瞻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

惟則古昔
譚先王之
壇坫自為
衆人所擬

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王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咀語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碍此嚶嚶則古昔譚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逃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竝起，我明

妙理妙語

益光大有耀

臣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

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

非自今日始也

臣弱冠幸舉孝廉

從諸長者

遊一登講堂

此心戚戚

既謝計偕

獨處深山

者三年

嗣入夜郎

兀坐深箒者六年

浮沉南北

棲遲田畝

又三十餘年

賴有此學

死生夷狄

未嘗隕志

所藉朝夕

切劘者

無論他省

即東魯則孟秋

朱鴻謨

王汝訓

其師友也

記得隆慶丁卯

戊辰間

徐階當國

集諸計臣

千餘

一片進道之吉

大有氣色

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

詰帖括外，別無功課

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

惡聞講學也

實繁有徒

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

勲勒旂常

了不得本分事

生是虛生死是虛

死朽骨青山

黃鳥數聲

不知天與昭昭者

飄泊何所

此臣所以束髮至老

不敢退墮

自甘者也

臣又有言焉

前二十年

東林諸臣

有文有行

九原已往

惟是在昔朝貴

自岐意見

一倡眾和

幾付清流

懲前覆轍

不在臣等

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

剖藩籬垣墻之

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鶯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

學畢竟要講

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天啓二年九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臣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績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即以孔孟提唱得大關鍵

真駁得倒

明目張膽要講

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臣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初建書院于此。豈

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

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為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

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

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

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

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

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

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

可為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

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

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

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

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

又見是應
時急務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五

俟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五

五

福清此疏
孔有氣祭

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已奉旨諭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猶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變興互為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當而以今此計典必立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即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遂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為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清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山已久于世

此段堪為
南翠先生
寫生

亦是卷中
之規

真是可服

慷慨而言
非他人可
及者

如此光景
福清已不
可為矣

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悉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為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遂去元標則其他之講學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為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內傳頻更稟擬至謂宋室禍敗繇于講學誰為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偽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十六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皆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一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拂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為結黨

辨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為應天巡撫刻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為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為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

器易起若不稍為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偽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為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聖明之

朝有道學之禁臣為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

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

辨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被惡名是亦臣之所政措而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為偏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為是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大臣真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青官意見參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叅以岐念迹涉

猜防卿虛衷持衡剖忠剴切足定國是以正
人心鄒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
知道了該部知道

懇賜歸田疏

左都御史

臣先是有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一疏中欲
乞歸蒙

陛下不允臣志已決而友人謂臣姑爲遲回以
定衆猜臣勉出旬餘卽圖陳情迺給事中郭
允厚相成之雅至矣中教臣以體認二字是
望臣者甚厚以四方多難爲學問中未到事
是望斯道者不輕中間恐開濫觴之弊開依
附之跡語語憂深允厚卽不樂聞講學卽此

鄒忠介公奏疏

臣

奏

謂之學矣除語無影響不必言外但所云致
兩臣各去其官得無以過庭訓潘汝禎二人
乎臣正求之言語文字外臣自爲臺綱似不
必過爲左袒也以後先遲速之間諸賢不安
其位得無以張慎言安伸二人乎慎言介特
自持不肯輕畱安伸臣奇其品彼自過激臣
臺中資序外人不得知成規具在也奴酋悔
禍則已如不悔禍永平薊遼間不大作磐石
之基臣不知所底異日或有思臣言者若謂

正人君子
心事豈是
小人所知

近畿開府可裁不獨臣一人言也至灰慷慨
言事者之心欲借公道下石等語臣茫然不
知所對不知誰氏至謂勝敗不必分功罪不
必辨今日正當滿眼敗局罪當重而入者爰
書具在臣何輕重之與有張居正相幼主十
年昧人臣小心之義取喪子亡家之禍昔議
其非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此心如
衡不能為人輕重必欲臣出一言爭以成已
之是亦小之乎朕臣而允厚未習臣深臣實

無此塵情也且臣昔疏亦嘗備其才嘉其志

後在掖垣疏中亦言人情反覆大學士玉慎

行大為擊節六垣送臣文可查臣心最虛而

平亦最恕四十年前本自天然豈獨今日

然哉臣藉麗澤之益非特燕都為然今白下
流風猶然四十年前餘韻允厚父曾任比部
與臣同曹事豈是時幼未之聞乎允厚謂都
門不宜講學臣聞斯言而體認于家矣伏乞
陛下賜臣歸里以遂臣之志也

一語冷然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先朝遺直召用未幾紀綱重地方藉名

賢且計典在邇豈得以浮言求去還即出供

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三疏

項臣因病再疏懇請以爲

皇上憐臣病必放臣歸矣不虞

皇上諭以大臣誼當體國豈在潔身着遵旨卽出臣卽不肖何敢違命但臣病入膏肓有虛扁望而却走者卽此身且不敢保又何言潔又將以何者而體國此臣之所以懼違君命而再三冒死以請也且臣去矣臣之一片赤衷有不敢不爲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皇上盡言者臣幼承庭訓卽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卽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昔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

果然

慮深且遠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立會講學元標名世真儒臣事之如師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力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河狂瀾于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任也臣衙門廳道諸臣以爲寺廟不便久借因捐公分建一書院此諸臣之義舉誠臣之所不敢當而臣私心又不專爲自己講學若專爲自己則何地不可講而必于書院原爲臣久有去志恐臣身一去則此學與之俱去如壬辰以後光景因建此以存吾道之羊以待後之學者使京師首善之地永永有尊君親上之風先臣許孚遠有云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如此臣卽死有餘快况山林乎然營建方新而人言再至人之識見原有不同臣不復與之辨但以臣與元標之故而致廟堂之上議論紛紜則臣之心不安臣之罪益甚此臣之病所以日劇日危而不可救藥也望

皇上憫臣病亟。卽賜罷歸。使臣得隨元標後同出都門。臣卽旦夕填溝壑。亦無遺恨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續志介公奏疏

卷五

聖

附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

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勵。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回心而向道。此舉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者也。君既向學。臣獨敢自

續志介公奏疏

卷五

聖

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可弁髦經傳。而噤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群臣可不學。則牆面者何云。前代勿論。祖宗設講學之官。崇顧問之位。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

真學者之言

亦只是學如此教誨

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為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為不急。臣獨以為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岍。誅伐出于帝則。誓師動眾。必以降衷。恒性為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群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案無留牘。庭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其仰贊

皇上聖學之勤。率臣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為皇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可抵効之者于言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再懇天恩早賜骸骨疏 左都御史

臣頃以身病乞骸蒙恩賜留總之

陛下如天之仁不棄簪履臣碎骨粉身何能報稱緣臣已老且病口欲語而氣不暢目欲視而神不朗足欲行而筋不隨外望之略似人形臣自度非久長之罷矣人之入仕如人飲酒適量而止臣官逾其涯年過其時不自知止至於顛敗傾覆累

陛下知人之哲負

無忠介公奏疏

卷五

聖

陛下隆厚之恩是臣一人為縉紳辱賤不淺臣志決矣無能為矣惟

陛下赦臣死罪矜臣昏昧使臣得歸依立隴臣不勝大願至於察事伊邇猶非敢聞臣原無操刀之志即蒙彎弓之疑總之不善藏刀况能游刃臣嘗有語云大臣青山有致而後小臣白簡無權若使臣寡廉鮮恥生平講習謂何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碩德名臣里居日久召用未幾何遽堅意求去還體朕意勉爾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無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具

官情看得
水冷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四疏

頃臣以講學招尤患病請告

皇上不厭煩聒復蒙溫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拜首捧讀感激零涕臣卽至愚極陋何忍孤負君恩但臣之去有萬萬不可留者憲臣鄒元標于臣爲前輩臣與元標同一志向同一學術書問切劑非止一日今幸追隨西臺共修職業數月以來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聖

臺綱方有整頓之漸世道方有轉移之機而不意人言至矣講學修書院臣與元標同事今元標行矣臣復何待且臣自臥病以來日甚一日飲食全減藥石罔功倘臣旦夕不起是進不能偕元標報國以盡君臣之義退又不能偕元標去國以盡朋友之情平日所學之謂何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懇祈皇上俯賜慨允使危急病臣得與元標同去臣歿且不朽臣感且不朽抑臣又有說焉二臣

去矣但恐世之士大夫因二臣以講學修書院去則因壹廢食見刑廢履相率以講學爲諱以修書院爲戒使聖明之世無端有禁學之風則關係世道良非淺鮮此臣所以身雖去而心猶不安者也望

皇上明示諸臣以學之當講書院之當修無以二臣爲口實又望

皇上益勵初心緝熙聖學經筵日講無因此而少輟將聖德與堯舜爭流而世道與唐虞並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聖

盛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奏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紀重地馮從吾品望足任何得託詞引避且使朝廷有禁學之迹言官冒攻擊之嫌獨潔身名罔顧國體豈是臣子分誼還着遵屢旨卽出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直陳真情苦情懇容休致疏

左都御史

臣三疏乞歸數蒙溫綸如天如日臣何敢承惟焚香祝謝而已除臣衰病狀前已臚列無容再數惟是臣有真情苦情不容不暴白仁聖之前者臣當

神宗初年同被譴者六七人獨臣不歿已為過望回首故交神骨淒清不知止而戀戀名場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惟臣為政尚書王紀以清直法臣策蹇而去臣猶然不加譴

歸忠介公奏疏

卷五

聖

責非法之平也昔言

光祖朝事臣與孫慎行後先有疏慎行以明德耆儒而去臣不見機明決非臣之福也臣可歸矣原是青山之骨行付青山而藏惟

陛下成臣末路以不愧士大夫為幸方具疏間又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為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即語之曰往事再勿提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語之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

肯予芝岡獨成奸人之願足矣

歸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臣

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死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累薰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

皇上初登寶極才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末後語可繹也臣按孟氏此章始即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節節發揮不忍之實欲人人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之意是非之心從惻隱中帶來

而下章再揭矢人函人之語。臣願爲函人。毋爲矢人。臣未嘗不遵孟氏之旨。至於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賢決囚言路等事。非有他語。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間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至

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旌其昔勞。正是勸令日生者。後來者俱被殊典。而獨靳居正乎。虛名浮譽。空中身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臣弱冠而忝冒虛名。退處而深自懺悔。知浮名能滅道。緣深心內省。知聖人之道。悉具于易。每讀易乾坤二卦。乾卽曰資始。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坤卽曰資生。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洗心藏密語。目

體認得真

庸人易知
惟爲大賢
固難測識
亦無怪邪
曉也

爲之朗。心爲之清。神爲之怡。手爲之舞。足爲之路。知繼往開來。舍此別無學術。安身立命。舍此別無根宗。報國承家。舍此別無箕裘。故臣自入朝來。知

冲聖在上。大敵在門。不敢一毫從名根起念。傷國家元氣。墮然處萬物之下。數十年所學與講者。如是而已。省臣言及。敬以質復。省臣言此必有見。亦不敢以浮答。臣惟國家設言官。法至善也。先是寥寥數人。真可寒心。今濟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至

百餘。當憂其盛言出乎身。加乎民。夫安得不兢兢也。論事難。知人尤難。夫人有可以識量測者。有不可以識量測者。可識量測者。不過從軀殼起念。不可以識量測者。不從名相起念。嗟乎。此可易語哉。休復之吉。愚臣永拜言。臣之賜。無易繇言。言臣亦當鑒愚臣之悃矣。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平正。所奏陳前事。知道了。老成進退。世道有關。還望卿勉留卽出視

事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辨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所以不容
郭公者非
為講學蓋
欲媚瑞矣

又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蓋臣自弱冠為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
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真古之遺
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吏部
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
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歎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
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

辨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辨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
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為名人品
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亦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提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
員此乃張居正所為非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消除者，何其言之偶中乎。

天啓二年十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五懇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乞身至再至四，而聖恩愈隆愈重。臣萬死何忍言去。臣有犬馬宿病，與年俱增，苟可獵榮，誰肯捐棄。顧影自憐，不容一日畱者。臣與刑部左侍郎嚴一鵬同丁丑而進，與光祿卿許維新同辛亥而生。二臣皆得微隆恩，體其至情，賜之歸息。臣與二臣似不宜有異同也。臣查先朝諸大臣請不過一疏二疏，卽允其歸。此以廉恥之道待臣。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工。臣子亦以勿欺之義告君父。歷朝事體，猶可想見。其後請者與畱者，姑請之而姑留之，恬不爲怪。是下不以誠事上，而上過厚也。非國家維世激俗之意矣。臣謹移家出城，封印貯廳事外，再九拜以懇。雨雪飄搖，路行甚難，不勝盼望。疏完始得覩郭允厚，又疏前皆隱語。臣未盡知，今始知所謂問家世語者，謂修卜年等獄耳。修卜年的係奸細，亦當覈其宗派，方能坐以重罪。卽極詳審，猶恐踈略，似不

足為臣過也。至于彌陀等語。蓋是日有僧本善。重夾數次。流血兩足。臣語之曰。自投網羅。空念彌陀。記事者誤聽之。而妄傳之。三法司諸臣具在。可問也。臣審大獄。與先任尚書王紀。凡數次。俱幸無罪。獨是獄。臣互相商確。不覺重複。蓋既下三法司。臣一法司之長。又官刑部。後先五年。粗知事例。獨不使臣一言乎。臣不識風浪。妄為亭疑。臣過何辭。水戶一事。蓋緣初失廣寧時。都城擾攘。巡城下檄。逐諸

謝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臣

水戶。臣原未有疏。省臣查之。各水戶聚族數百人。訴都察院門首曰。民等劓土剪茅。聚廬而處。數十年。無事。則應差。有事。則前驅。若一而逐。必至流移。無室無家。號跳叫嘯。總是一歎。臣語之曰。此必有處。入商之閣部大臣。僉云。仍之便。臣即傳司廳。語五城。仍之為妥。蓋亦諸臣持危治亂深思。頃刻間。便各坊聚至七千金。請人居間。即

皇上未必能得之。有毫私而以情居間者。來與

惟其肯行
故肯言公
胡不察其
人

聽者。皆水戶也。都門訛言。朝夕互變。或有欲藉此攫水戶者。故深恨為此言乎。在衙門非私寓也。揖讓豪傑等語。允厚肯言之行之。臣亦然矣。不然。縉紳自有體也。可以理信矣。書院減價。與大石窩事。臣一切不聞。省臣謂臣學入於玄釋。玄釋臣所不棄。而旨則異。臣之學。在生。生而釋。則無生。玄之學。意在長。生。臣之學。在無。忝所生。臣學四十餘年。良朋勝友。亦儘有志。實無所得。不過一腐儒耳。且知學

謝忠介公奏疏

卷五

臣

欲窮性命之微。非學一先生言所能了。先臣王守仁詩云。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陳獻章詩亦云。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巨眼人。二大儒亦嘗從此而入。世亦以佛學目之。不但二儒。宋之陸九淵。楊簡。來此議於宗矣。聖學有門。有堂。有室。有與。及堂而後。知門外之曠也。及室而後。知堂之淺也。及與。忘其門。與堂。與室矣。世有嘉穀。弗食。弗知其美也。夫世間之事。皆可以意氣承當。語言

測度意識揣摩。惟斯學非更數十年未易輕言。允厚親臣書。儒乎。釋乎。玄乎。爲醇爲駁。世必有知者。世路榮華。爍火電光。大都一時難盡。俟之千百世可知。臣行矣。望煙波釣艇。以老以疾。無庸寘臣於叢棘矣。至於上恩未報萬一。則實死不瞑目也。

天啓二年 奉

聖旨從來君子難進易退。但卿大臣誼豈忽然。且入言意不在學。又何必以所學與質仁賢。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去國世道隱憂。此朕惓惓留卿本念。還着司務等宣諭卿其幡然留行。用副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萬分苦情再乞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以本月十三日五疏乞身。拱俟至今。未得奉旨。臣誼當久待。顧臣風燭之年。而屢請不遂。心情狼狽。兼之室家已移。院印已交。無復能一朝居者。

陛下肯賜一日是臣一日之生也。臣惓惓上聞陛下如天之仁。何所不覆。如日之炤。何所不臨。不然。恐長士夫頑鈍之漸。開奸雄窺矚之端。是以臣一事作之備也。惟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六

陛下速賜俞允。不勝顛懣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名賢表率。群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馳驛回藉。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懷。該部知道。

謝辭疏 左都御史

臣於二十日具疏六懇天恩蚤賜生還欽奉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馳驛回籍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懷該部知道欽此臣田野腐流草茅末品雖涇涇有志徒碌碌無庸非薄世塗自安固陋宮端何地保輔何官非碩德名儒未易輕冒惟真修實學始足克承臣立朝方懷不忠之

續忠介公奏疏

卷五

空

悚豈歸田乃叨踰分之榮在

皇上過施敝帷之仁在微臣當知盈滿之戒拜命心戰望闕魂搖謹三肅叩辭除馳驛恭領慈仁外伏乞收回前項官保成命庶愚分獲安愚心不愧當與田叟野老時時祝聖壽無疆矣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朕優禮老成加秩已有成命卿宜祇受勿辭該部知道

此時真正可守

大病根也

信然

去國陳悃疏 左都御史

臣一介書生三朝參養犬馬無知猶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君臣欲望闕叩首行矣思今國家大事惟北憂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先定守之一局夫粟不可支十年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卽恢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固
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鎮戚
繼忠介公奏疏 卷五

繼光諸壘亟當修補品字田形當亟議行無
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於李成梁成梁
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
家家萬戶侯者數人奴酋不解之讎繇於殺
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且一鎮之內絃管四
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徂詐奈之
何天不厭其地而使之淪於夷也次壞於高
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
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遼才而昇近皆半

欲稱朝貴
非人參招
皮不滿其
欲安得不
取但不知
以遂與奴
實給此也
可惜可惜

字字真事
事實

談苗事如
准陰用兵
出入變化
俱在指掌
蓋公成夜
即時於深

門生故吏欲使之橫貴而諸鎮臣自囊人參
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
名而以全遼界奴酋矣至今言之可為髮豎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蜀蘭酋之逞也蓋蜀遠而黔近
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蜀兩臺
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黔爭養如驕子釀至
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
嘗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勘居間者利其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三

賄勸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鬪爾
安酋鑿彼覆徹原蓄異志貪夫因其襲替而
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臣料此酋必
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頭目
人皆有心間而攜之從中為應必敗者二我
雖無餉楚蜀與滇猶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
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有制
彼苗衆自綿被斗櫓外一鼓而竭望巖以奔
能善招之必為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

林密善中
籌之者久
所以確有
定見

深得用人
之道

真正愛民

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
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
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
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
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其
難三將材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皆
異材也新發於硯尚屬朝氣在當事遜而馭
之耳用之於試不如用之於習四川左布政
林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鎮撫蜀原任巡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四

撫朱燮元即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奢
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原巡按貴州楊
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諸若指掌可惜箸
也又如原任尚寶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
知府黃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
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貧極矣民望久
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
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為議處但可為民拯水

故善經畫

火之厄不必究其施為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即位未幾黃河澄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頃山東亂糧艘難

度天雨半月賊窘嶧山饑死者半天助順者

二今年穀豐登民獲有秋天助順者三雖各

處有盜賊之傲然

世宗初年亦始於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

告今日時勢與

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在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天地祖宗之身山河社稷之身也語

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為先孟軻氏曰無尺寸

之膚不養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身要矣

寡欲先焉寡欲則精自充心自廣體自胖是

為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瓜一果時時津潤

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亦不敢賤惡其身

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

公一生愛惜人才孜孜不倦至此畢竟寫出可見老成用心之厚

復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為之根基亦所以為社稷也內帑時發臣不為

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

民散之旨臣語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

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漂屋蕩舍民惡得不

散水之散也民始鬪土剪茅以居惡得不聚

神宗拮据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為兵事散盡奸

賊騙盡此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

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况居九五之

續忠介公奏疏

卷五

在

尊順天應人之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

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

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詰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

實見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

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事而已耳又實見得

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高下從

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同異見不作人

一書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反文句

妙妙

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喉而右使。曾不患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各行所知。以不負所學。非國之幸也。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朝端享清淨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萎靡。退託之氣。急宜整頓。如諸臣建一議。奉旨必行矣。顧得旨未必速抄也。抄而未必即行也。行而未必即復也。日捱一日。年捱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口角上。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談過。繇上無責寔之令。故下多因仍之習。臣愚謂一科宜管二月。自正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奉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册送閣。一册留科。至雙月終。科臣已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着實。不托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為國家真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多怨亦多。千年萬載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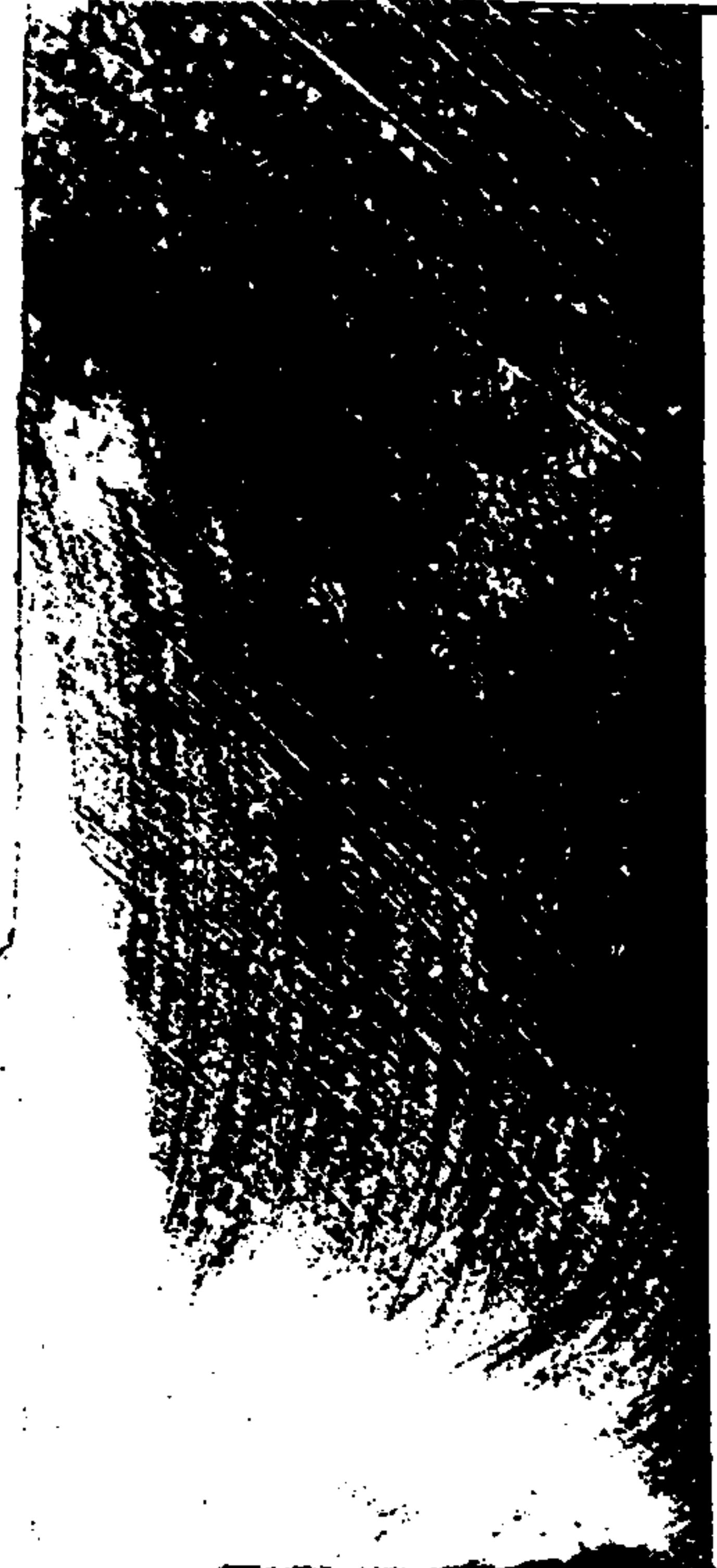
孤臣去國
以人事君

其千百載下。自有亮之者。不必避也。起廢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拘資格。山林久滯者。亦當念其衰遲。公事見逐。如熊德陽等。亦當早為牽復。以天下人才。襄天下治平。以扶我皇上億萬年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觀堯天舜日之盛。生固榮。臣歿亦榮。臣遠離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鄒忠介公奏疏

卷五

五



附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頃者南吏部尚書北戶部侍郎等官員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左都御史等官鄒元標鄭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

皇祖五年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

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

俞旨以

皇上知人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未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此等皆今人之所不能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朝政多矣以元標之賢而

高邑此疏爲吉水復開生面此正不用之爲真用也

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曠容急賢之意乎

天啓四年二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周中丞疏稿序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第入為侍
卿既而開府吳中侍卿雄職也
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為侍卿
國家大事繫

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

奔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

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

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紹

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

察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推

之供以稍恤民力殖物產以

澤水則請蠲田租請發

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

為姦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

敢逞

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才盡力

拯民之飢溺而三吳之民乃始

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

攝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

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

宦遊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

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問位出

已上下皆折節析心敬愛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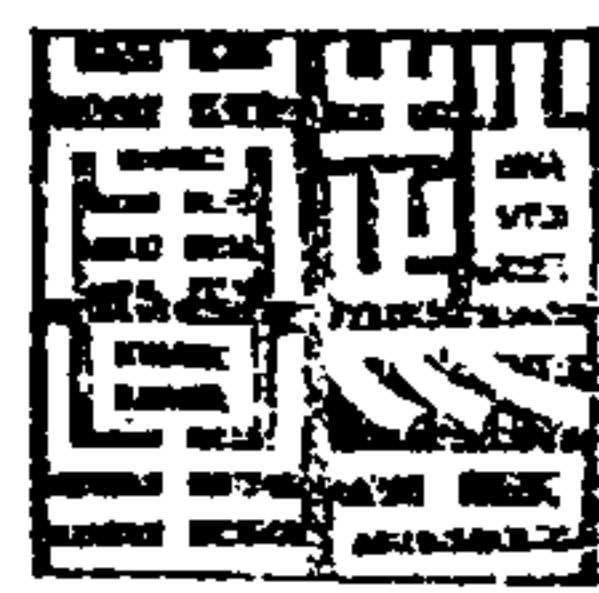
達其德願其緩急為開府時吳
多林下賢者公至即徧臨存之
訪閭閻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
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
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
蕙纒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
名實非偶而已公為開府四年
而有總河之
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群往
叩
關留之而媒孽颯起至云願留者
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真

指
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
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
即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為變醫
治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鑿
賄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
赴
余序其跡余甚有感於公之營
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為
侍御默容雄職而雌行之
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為開
府坐享尊富忘民有
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

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
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
矣故曰濕堂不洒塵卑屋不蔽
風獨為善難今天下善類欲盡
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
之所欲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

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余曰序周公之跡
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萬曆庚戌閏三月望日

高邑趙南星頓首拜撰



大中丞懷魯周公疏稿序

中丞懷魯周公刺其前後疏稿

成貽書景逸高伯子屬予序

之予受而卒業為作而嘆曰美

哉是足以觀公矣事關

國本則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請建

儲之疏是也事關

國體則有侃乎其言之者如糾東

封之疏是也事關

國脉則有昌乎其言之者如崇道

德重節義優錄賢能之疏是

也事關

國憲則有炯乎其言之者如舉劾

各屬賢否之疏是也事關

國計則有懇乎其言之者如請停

織造止加派之疏是也至於丁未

救荒一事尤不勝苦心為之躊躇

四顧為之拮据萬方為之寢食俱

廢為之披肝膽瀝腎腸哀痛迫

切一字一淚真有令人見之而不忍

讀讀之而不忍竟者則請蠲請

賑諸疏是也非夫正直忠厚合而

為一其孰能幾焉是以以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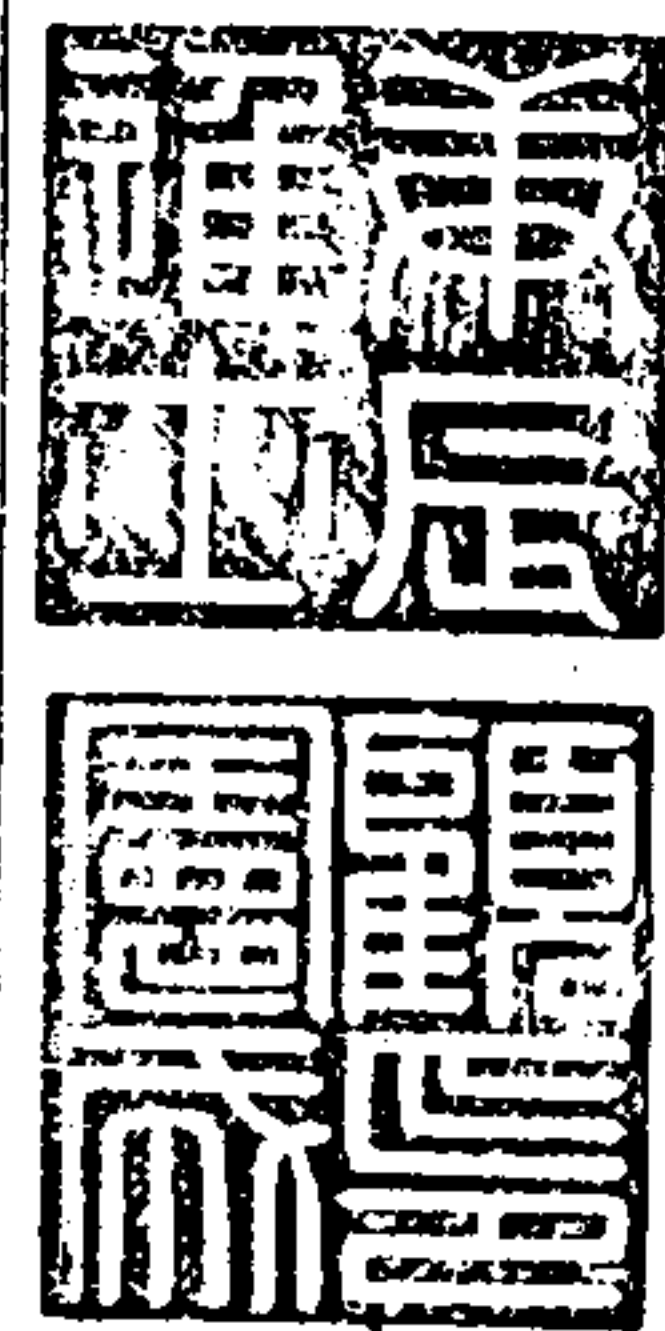
矣然則遂足以盡公乎哉曰未也

公雖慷慨任事乎而老成持重
相機而發有發必中度所不可
務在從容委婉潛移密挽拯之
冥冥之中不好明諍顯諫以為
名高亦不必功自己出詳具待旦
堂漫談其為政惟是虛衷下物
教之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
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
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
神所注有不在僅指陳是非條畫
利害間而已也者故疏稿一編有
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予得而言

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茲兩者
則有目不必盡見有耳不必盡聞
即見且聞亦多習而不察予得而
言之夫人不得而盡知之者也豈
惟不盡知其甚且往從而求多矣
此予之所以有概於中特為表而
出之也公聞之謝曰有是哉語至
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則又曰語至此向來委有格於時
勢之難齊不能一而慊諸已者
矣其何以辭於人則又曰語至此
於今尚有限於耳目之易局不

一慙成頓首拜撰

治民陳封裸敬書



能一而慙諸人者矣其又何以
酬子之言也予復作而嘆曰美哉
若是乎公之心之無窮也以此觀
公始足以盡公也已今三吳諸父老
方日夜竭蹶北走相與叫
闐闐而乞借公

直指鄧公且為特疏以請

聖天子眷顧東南行有

惠命所以究公之無窮者當於是乎

在予尚得而論次之請執管以

俟

萬曆己酉九月朔日治下年弟顧

大中丞懷魯周公奏議後跋
中丞懷魯周公奏議顧子高
伯子序之已詳子言公虛衷
下物孜孜善常若不及一片
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
是非條畫利害間疏稿外夫人
不得而盡知伯子言公善政得
民善教得士民如孩孺之應慈
母士如禍福之恃明神奏疏不
足以盡公余謂不知不愠不見
是而无悶乃所謂君子人不知
公疏不盡公此公之所以為公

也昔年餘姚心穀陳公巡撫江
西殫精民瘼調護善脈一如公
今之在江南適歲凶民困陳公
不憚擢肺肝焦毛髮予以極之
溝壑而登之衽席亦如我公之
在江南未幾竟以過糶誣之而
逐之去今江南淫潦滔天視昔
年江西為甚而公之拮据勞瘁
視昔年陳公更苦乃昔奪陳公
于江西今奪我公于江南此其
故在陳公人已洞然而在公亦
政不難知繼山沈公東山僵卧

若干年久矣今日與公並闡入
一網中公今日之去江南不猶
陳公之去江西也耶陳公再起
為吏部亦復不合以去終不共
其為陳公公今去國無異陳公
他日起而出必得其所以為陳
公是乃為公起而不出必得其
所以為整齊羅公是乃為公故
奏議不足以此盡公公之所以
公自有在人不知公乃益見公
于公云云于繼山沈公亦云
萬曆庚戌夏季

晉陵治祇錢一本具草



大中丞周懷魯先生疏草序
臨川周公以御史在臺及按河南
其後以中丞節撫江南皆有疏
草當公遷治河使者迺彙梓之
以序命時可讀而歎曰公之聲
實相符於斯驗哉人臣自獻於

疏草序

卷五

君者非心乎不至則才孰與盡
才不盡則事孰與替事不替則
辭孰與暢故章多北軍疏滿
公車四起切周悉矣

人重德之如鑑其腸如覲其面是
能未誠通智之及于能乎哉公

初相御史適趙考功以執法忤當
疏為李給諫所糾吳比部特疏
彈李產省閣然曰官論人豈
論于人將合疏排焉公曰官耳
曰
天子不以天子耳目其何以馬力為

疏草序

卷五

諍止東封事敗庶議以乘朝
鮮不援公曰撤藩國而鄰校弟
一旦遊魂叵測帛絲一衣帶水
而天輕視耶難難百端眾議遂
極
上聞公言為青色識其名姓于屏其

後卒用公言却倭而朝鮮安堵
如故督學北畿時約吏奉常許
京兆請

行東宮三禮執政議欲先火婚而
後冊立公言位號未定而嫡
庶齊婚非所以別尊卑杜窺伺

疏草序

八 五岳

三

與婁東王吏部力阻之而

儲體始正 三殿灾請公鄉相率
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且傲
公曰人臣精白事

重馬則代質薄待 君而厚辱國啓
倭道可諷曷可以風是時公名重天

下

上遂回廷推特授公中丞節撫江南
公至江南上請停織造止加派輕
權稅緩雜絲已而饒甌豐治艤
腫實營伍東南千五百外無駕鯨
肉無吠厖解為大治會有天災

疏草序

八 五岳

四

流行十郡咸被巨浸遠邇罄公
力陳百姓痛苦狀

天子為惻然不蠲租令發少府金祿
為賑而公又條畫便宜以平糶
通商寬贖緩停拘攝嚴保甲
謹儲畜諸事疏所不悉之於

續大要在恆窮民不使陷危繩
亂民不使滋蔓威託於恩文副
其實公之為吳元計者至矣
嗟乎孔子稱事君曰勿欺者盡
心之謂也鴈鴒之詩亦稱如結也如結
一之至也心不一則馳則邪則內

疏草序

五

五

自車皇外為回護身不能為其
口不能如其心亦能正御方軌
鞠躬滌腸自矢靡他哉公秉一心
持一節精契神感其通于

上也如陽燧之取日其通於下也如
葭灰之為地泊乎無形而致

瑕碎乎無質而正萬質以此自信
即以信民此信民即以信
主肝披膽見天地為昭寧萬里隔
而九閭阻乎亦曰疏者通也非勿欺
何以通故公疏一上使

疏草序

六

六

人主揭旒去璵璠之恐後斯勿欺之
效矣當世此無敢言之士與此
之士天下或指其瑞為鳳麟信其
貞為金石而竊表探表察顛究
未如公之真為鳳麟金石者豈多
哉委亦王先王先生之狀公曰為善不
厭而余謂公能勤事不喜事能

正言不偏激 詭言能持名 節不
矜節 敬名淵塞博 大庶幾知
公

治下吳市人馮時可頓首
治下吳郡國子生韓道亨頓首書

疏草序

五

七



旌德李光燾

大中正周公疏草後序

中丞公歷任疏草共一十四卷

大要請建

儲以定

國本糾封夷以遏亂略肅憲紀

以飭官常宣

疏草後序

德意以恤民瘼遠播辰告卓識

論具見疏中馮憲長王山人贊

述詳矣華復何言竊謂自古

名臣論思獻納之章更僕未易

數然惟陸敬輿最著第以其

通達國體深切事情而已耶

肫、忠愛款、悃誠千載如見
故是術也閱中丞公諸疏或明
諍顯諫而不傷于激或婉詞微
諷而不嫌于隱無一篇非忠愛
之發無一字非悃誠之孚方今
君門隔于萬里而公獨能微

疏草後序

二

楓宸之聽天雷變于北域而公獨能
微

浩蕩之恩微精神感格何以得此
即謂公為今之陸敬輿其誰曰
不可然則公之疏當與忠宣奏
議並垂不朽無疑矣抑又聞

之人可重而文彩不足文可
珍而人品不足均之乎無以志
君子之盛美揚大人之庶烈
不佞於人文兩無當焉祇以辱
公知遇敬附一言于末簡累卷
石于泰山之麓注勺水于滄海之

疏草後序

三

濱其亦不自量也夫時
萬曆己酉季夏望日

治年弟任秉萃撰



周中丞兩臺奏議序

大中丞懷魯周先生以臨
海令治行第一

天子徵拜侍御史嘗一按中州
再督畿甸學政遂建中丞
節撫江南先生所至以善

疏草序

政得民以善教得士一切
章奏率闡幽顯微振拔才
品擲垢剔蠹痛陳民瘼故
民得衣食之原如孩孺之
戀慈母士洽秉彝之好如
禍福之恃明神前後凡得

疏十有四卷既成帙以示
攀龍曰為一語弁之攀龍
受而竟讀作而嘆曰美哉
東事之疏

國之大幾也

皇儲之疏

疏草序

國之大本也中州諸疏則直
指使者之楷模具為江南
諸疏則中丞使者之楷模
具為是皆先生之可見者
也而非先生之不可見者
也今夫良醫之治疾也寒

者溫之熱者涼之虛者補
之實者淺之其為溫涼補
淺之法凡以治病也可見
者也至其輕重疾徐兢兢
然惟恐伐其元本必謹護
其微陽者良工獨運之苦

論五斤

心不可見者也夫天下之
大治亂之機在民之心而
已民之心好生而惡死好
善而惡惡而已此國脉也
脉生則生脉死則死間不
容髮吾見先生所至獨惟

是二者兢兢為所謂護其
微陽而培其元本良工獨
運之苦心而不可見者也
今讀其崇重道德節義疏
破格優錄賢能疏未有不
令義士壯夫慷慨感發而

論五斤

思奮者也讀其請蠲請賑
停織停稅諸疏未有不令
窮簷蔀屋咨嗟嘆息而欲
泣者也何者民之心也民
之心不掊剋其財則生不
倒置其善惡則喜如是而

已矣夫疏何足以盡先生
凡先生之政於關民之勸
懲者未嘗不朝報而夕行
關民之衣食者未嘗不朝
報而夕行故一舉事而方
千里誦焉所以締結人心

疏草序

者豈其微哉使天下直指
中丞而盡然

國脉其有培乎在易大有曰
遏惡揚善以保大也蠱而
曰振民育德以去蠱也今
天下大有之餘而蠱之寢

與非是不足以持民心之
樞而維其運矣故知先生
之不可見者始有味乎其
言也謹以論之觀先生奏
議者

萬曆己酉仲秋治下梁溪高攀

疏草序

龍頰首譔

治下吳邑諸生張士驥謹書



大中丞周公疏草序

周公在臺中有西臺疏草按河南
者中州疏草撫江南則有江南疏
草刻成而授釋登序釋登謝不獲
乃受命而序之曰草疏非人臣之得
已也死也哀職闕君心非國有隱憂

疏草序

八 百谷

一

民有疾苦然後疏之而聽則臣之幸
也宗社之福也蒼生之膏澤也不
聽即至再至三觸忌諱犯天顏碎
首糜軀而不避嗚呼疏豈易言哉
故有直諫有諷諫不同歸於持
順臣救繩信躬違悟人主福元昆

贊化理而已非徒過激以逞胞胞危
言以博名高為也公在臺中有請建
儲論東寧申公議遏亂萌定妖書
因根本諸疏在中州有崇道德重
節義用賢能飭吏治諸疏按江
南則有推

疏草序

百谷

二

聖慈廣 德意傳織造緩加派慈民
便昭帝愛渚疏其最懇惻者尤
惓之於棟莖請賑請蠲前後反覆
踰千萬言謂江南巨浸稽天千里
相望雞犬委於洪流魚龍游於平
陸民間漂廬沉甯藥子棄妻弱

者填溝壑強者為綠林羣情憤
危機叵測乞早下 賜租之令發內
帑金錢拯其剝肉之災解其燃眉
之急恐徒新不遠 雖焦頭爛額緩
無及矣

天子覽疏惻然報可是時大農告

疏草序

百谷

三

匿多方阻之不能奪微公回天之力
菜色之民靡有孑遺矣楮懼民
隱未悉條畫救苴事宜上之若求
糴若通商多期實際若覈實
荒若寬贖銀郵寒士懲吝靡禁
暴掠傳拘攝慎獄情嚴保甲之法

以察奸宄募投石超距之士以脩不虞
所為羣黎計者周為精詳焦勞勤
苦奚翅慈母之於赤子辛切燥濕而
調劑焉疾痛痾養而按摩焉創痍
陳隱呻吟號呼而起搔煦粵襁褓
乳哺焉公視細民視猶一體上心感通

疏草序

百谷

四

不隔形骸甬我民之愛戴公亦無異
子弟之於父兄也凡公所為疏辭時
而雍之時而譏之時而受僕時而主
臣然引裾解衣或談言微中或披頭
然或指掌若或長歌嬉笑或痛
哭流涕履盛也而喻日中月盈防

微也而托堅冰履霜無事也而陳桑
土衣和之言多事也而切薪膳鴿
毒之戒大都定國是振王略魁民
困肅官常言強煩而受者不怒詞
雖直而聞者無忤期於見諸施行
不托空言而已豈其逞愛憎肆毀譽

蘇軾

百谷

五

據拾條刺變亂是非詭立大節妄
竊名高者比耶先是倭夷叛盟
東封事敢廷議欲系朝鮮不守
公力排其非是朝鮮為我東藩世
奉正朔聲名文物有箕子遺風亘
委之醜夷使玄菟樂浪之境淪沒

腥羶萬一日本游寬窺我畿輔時為
中國屏捍者鴨綠衣帶之流可恃
為天塹乎眾不能奪公言倭亦不越
釜山而去是時公與百僚會議松
棚下攬筆草奏勢若風雨千言之
就中常侍樞郎射聲校尉之屬旁

蘇軾

百谷

六

睨昨指噴之稱真御史真御史聲
徹宮掖公竟以此受

上知至大因矣 皇太子大婚公言當
先冊立正儲位然後成禮如位號未
定而潛邸乘龍是與諸公等耳曷
以安國本社親伺等議者如公言已

由是名震臺中古稱社稷臣非公其

誰哉夫君臣契合千古所難不難致身

而難致若不難建言而難受言也公言之

陛下聽之猶轉圜合券無所撓撓都

俞吁呻之風庶幾復見與釋登堅儒

老謬枯木朽株不能若魯宗子淵頌

疏

賢主得賢臣序公疏但與吳之髦倪

津、揀荒一事何異蛙居井底乎

治民至釋登敬撰并書



西臺疏稿目錄

卷之一

東野誤 國亟 賜議處疏

靈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邪謀誤 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請建 國儲疏

妖書惑衆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開仕路疏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西臺疏稿

目錄

卷之二

中公議遏亂萌疏 查叅玩冠悞違諸臣疏

薦舉方面官負疏

舉劾有司官負疏

薦舉教職官負疏

附太僕寺疏稿一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西臺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承燾陳以開全校

東封誤 國亟 賜議處疏

為東封事壞庸臣誤

國伏望

皇上亟定

廟謨并賜議處以安

社稷事臣驚怯不能觸邪

西臺疏稿 卷一

陛下不量臣能否

特恩起補西臺嘗思得一當以報

主上即碎首剖心死無所恨臣竊念布衣之士尚

有剝頸之交今以

聖明在上曾無憂公念

國如饑渴者率苟合偷安阿黨相為為容悅而

已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是臣誠恥之即如

東封之役敗壞至此無一人不知之亦無一

人不恨之無一人不恨之卒無一人明目張

膽奮不顧身出為

陛下畫此者是尚為謀國有人乎臣聞古之良將

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囂之可

圖決機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

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者矣使

當屈指能算乃右星執迷不悟奉揚方身片

紙為著龜蚩望倭奴之不變使倭封事之萬

一噫愚亦甚矣况臣細玩揚方亨之揚詞觀

西臺疏稿 卷一

然騎牆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撥按之章奏至

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為之變哉試觀

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

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况倭奴千變萬

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

煌煌金印賈國不售了了千旌節散沈惟敬

白之機關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為

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請白臨函請殺

節抱頭忙著祖生鞭又曰還國好鮮皮眼罩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為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

命為外國姍裝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

天威一震中外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

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為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

書

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濶視旁若無人竟不

陞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去乃我堂堂

天使啣

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鈔橫州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

袂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恥威鎮百蠻今以

天朝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希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恥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者危也惟有議守為今日第一喫緊勝算何也臣聞議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

西臺疏稿 八卷一

四

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靳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以石粟啼必不止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即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饑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

無復闔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也之所謂危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為上策朝鮮番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

神京震或謂朝鮮當棄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棄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亟選慣戰廉勇統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門達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

西臺疏稿

卷一

五

簡兵當以半月為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便當譬猶石田棄若雞肋扼喉鴨綠之江負嵎康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隩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倘或長颺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艸之堅成彼破竹之勢席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

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合響應根本動搖關係不細故守遼陽為下策謂之無策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遽如覆手披髮蹙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迷不悟剛愎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噉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誤

國莖麟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廉由廟廊處亦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廟筭處置得宜故封事敗壞星罔曠不容赦而罪之

西臺疏稿

卷一

六

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畫廊瓊之玃後見上引咎曰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聞東事之始志臯不惟

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廼公事先是臺臣郭實上疏力爭不可語侵志臯乃志臯切齒恨之至今貶逐而去側聞彼時刑部侍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臯怫然不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

耶不驗耶志臯又將誰諉耶夫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臯獨曰可用東倭通國皆曰不可封志臯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史右星為此禍階實為戎首是志臯誤

國之罪不在右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鐘鳴漏盡夜行宜息若志臯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託闕處之戀內深子孫之憂牽力哀朽醜顏就列解廉寡恥其如禮何禮七十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會競不息臣職司

西臺疏稿

卷一

七

糾正釋此不問安問孤狸激會風競宜從阻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臯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

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可再誤

即

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選道德備邊情諳練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隙惟是時事多艱特相得人為急故不避嫌疑

冒昧上陳伏祈

皇上留神省察

社稷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待命之至

西臺疏稿

卷一

八

亟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為倭情十分緊急懇乞

聖明大奮乾剛亟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事臣於二月初五日接得寬甸總兵馬棟塘報內稱倭酋清正於正月十四日統駕騎船二百餘隻已泊朝鮮駐劄機張地方昨夜漏下二鼓又聞得孟良相塘報倭賊已奪梁山一道逐其太守臣為之通夕不寐不勝私憂夫騎船者騎兵也騎

西臺疏稿

卷一

九

船二百步船可知清正一將所統如此則四將所統可知且取朝鮮安用騎哉誠恐倭奴意不在吾之藩籬而在吾之堂奧臣念及此為之寒心幸遇

皇上天授神武明見萬里下廷臣會議此轉危為安之機改弦易轍之會第誤國之臣不更即忠言無用臣往歲六月廷議竊料倭奴必變曾建徙薪之策言之至於流涕使星早採臣言庶幾有備今見兔顧犬已為後時星誤國

之罪即擢髮難數臣姑舉其二星原奏一

倭不留方許冊使渡海全冊橫渡海而還矣而倭有增無減此其欺一星原報清正被殺今清正儼然領兵矣此其欺二原奏一封之後不許侵犯朝鮮今冊使未還而倭船二百已泊朝鮮梁山一道已奪矣此其欺三自古大臣未有使家人入外夷者舊歲六月星使家人張竹潛入倭營直至十二月方回傳聞金帛珍寶往來綢繆就中機關真不可曉此

西臺疏稿

卷一

十

其欺四十二月內又造偽表一紙送科臣徐成楚成楚曰表無年月此偽表也今據遼東巡按李思孝奏報原無謝表矣此其欺五明知倭無謝使懼

陛下之譴責也預先報奏曰不必來謝以滋驕慢則昔日小西飛之來獨不懸檄乎使非皇上洞燭其奸責令來謝則咫尺之為表取之楊方亨之袖中而具矣此其欺六倭酋方稱兵與我為仇動輒報奏為屬國未有屬國而不

遵約束者是誰欺乎此其欺七明知關白所
欲者朝鮮土地也詐奏白責禮文關白何愛
於朝鮮一禮文而至費十年之訓練五年養
山之坐守乎此其欺八不惟有一欺且有五
誤平壤之役倭已退而守王京矣當時講圍
退不講亦退乃信沈惟敬之邪說許七事而
講隨倭術中胎禍今日此其誤一先是川浙
之戍兵不撤朝鮮庶可恃無恐柰何撤之以
媚倭也今朝鮮顛蹶之請遠水能救近火乎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一

此其誤二方李宗城棄印而逃倭情已露其
皇上赫然震怒下廷臣會議議莫非可行者星
閣之不行急則申飭塞責而已故督府請餉
不與請兵不與名為申飭而實中制之此其
誤三倭之所少者馬耳星又以名馬五百匹
棄之以資倭此何為者此其誤四言倭變者
目之為樂禍言不變者喜之為護已言修備
者目之為張皇偷目前者稱之為安靜蓋自
講封以來倭日練兵日修甲蓄銳以伺釁

日撤兵日弛備拱手以待敵此其誤五有此
八欺積此五誤從此東南半壁天下脊脊多
事矣

陛下何負星而星負

陛下如此真可痛恨昔人有言事不詳必動輒言
誤誤不可數也譬猶奕者前著雖是後著猶
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自是當局
誤著甚多敗局已見

國家大計豈堪幾誤今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二

社稷安危在此一著拯溺救焚如恐不及
陛下又何惜此欺罔之人以重誤大事伏望
皇上英斷將石星速
賜議處亟選文武忠赤大臣一負代管樞事急修
戰守更置將吏沿海去處某為緊要當防沿
海官負某為廉勇可倚一一留意振刷庶內
治既固外侮自消臣不勝泣血祈禱之至

邪謀誤 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為邪謀誤

國懇乞

聖明昭察以定

國是以保長治事臣以愚戇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有為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

下每每懷欺面謾

皇上

西臺疏稿

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即今

倭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闐近在藩

之外而往往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遠

邪說沮誤大計黨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

異日

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

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殺為勞敵中國

謬我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忠思敬以為

日之興兵動眾為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

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為煩費乎非煩

費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

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

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

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

時全盛力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即不救朝

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

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

西臺疏稿

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為

六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

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儀後預報於萬曆

十九年今其揭具在言一一驗也揭言倭奴

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

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不我受兵當

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即今

往救已為後時倭飽我饑我勞後遠勝負之

數尚未可知况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揚

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邢玠如坐漏舟
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思敬之邪說得行無
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
麻貴於危地而棄之即三四萬東征之軍士
隨沒可知也思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
誤

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眾非救朝鮮
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
思敬棄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棄朝鮮

西臺疏稿

則與倭為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
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矣又折
而南則當守淮揚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
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
倭倖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
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
沿海孰若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孰若
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
之孰若乘其未散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

倭孰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遠多
寡可知也且

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
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
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為

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為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
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
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敬
之闇於計也大凡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

西臺疏稿

則當計費若關係

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
為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輸陸運
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辦是非利害者人
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

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
於倭否朝鮮折入於倭能保倭不入犯否倭
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救而中棄之能保楊
鎬麻貴全軍生還否

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為
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帥
人臣為

國家計利害當平心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感
言思敬此疏為掩飾而非而設果爾非大
忠於

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
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
伏望

西臺疏稿

八卷一

十七

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剝床之計不可忽依
勅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為務
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
如尋常虛文塞責

請建 國儲疏

為發建元良以固國本事臣聞善樹木者先
固其根善樹國者先固其本

皇太子者天下

宗廟

社稷之大本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不達此而顧遲疑不決者不
曰長幼之序已定直少需之耳而不知需者
事之賊也決者智之君也夫一兔走於街

西臺疏稿

八卷一

十六

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得也夫
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
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况

皇長子麟姿日茂

龍德漸光克岐克嶷天心所屬今天下之人企
而主傾耳而聽以需

明詔之下閔閔焉不啻農之望歲夫田舍翁有百
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况有天下
者乎臣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

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決計而速行之若再少需則抗亂猶免走也
臣誠恐有一日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
世事出倉猝變生慮表皆由於此此臣所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感嘆涕泗不能自己者
也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特

賜接納速

賜施行

以安天下元元之心以慰四海顛顛之望

則

宗社幸甚臣幸甚

西臺

稿

卷一

十九

妖書惑眾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為妖書惑眾時事可憂懇乞

聖明蚤遏亂萌固根本以保治安事臣近聞元旦
日有妖書懸於兵部門首據傳書內語多怪
誕不經最可恨者妄譚識記悖天逆理無君
無父臣有不忍述者諸臣諱不以

聞臣思人子聞人辱父母之名尚且裂眦忿怒况
皇上君父也何物么麼敢於無狀如是臣恨不食
其肉何忍不為

西臺

稿

卷一

二十

皇上言乎臣因思此書非關白細作造作惑人使
是有等奸徒窺見東方多事包藏禍心假
扇惑欲為亂階今天下全盛金甌無闕此
么麼自取滅亡固萬無慮但防禍在微
患宜蚤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始邊方
事盜賊繼起遂至橫流不可收拾故諸葛亮
與魏相持而孟獲叛瀘南劉裕起兵北伐而
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昔
世宗朝倭寇江南徵兵集餉海內騷駭其後亦流

濫觴甚至督括官庫讐斂富民遠調三漢振
達兵公私蕭然頽歎而中國盜大起此不過
零星小倭群入為盜耳尚且兵連禍結如此
况今關酋親提兵連四十萬之衆西向與我
爭雄是敵也我

朝二百餘年以來無敵國有敵國自今日始此豈
可以歲月結局乎故關白一日不死則中國
不得一日高枕中國不得一日高枕則兵餉
不能一日無備夫當此不得不應之敵而對

此無了期之局倘無長策苟支目前萬一
出意外禍從中起可為寒心臣日夜思此
熟惟有固根本為第一義固根本尤以得人
為第一義曩昔倭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
樞臣則為先臣楊博在撫臣則為先臣李繼
譚綸胡宗憲在武臣則為先臣戚繼光俞大
猷劉顯此六七臣者皆名世豪傑震代宿將
集此六七豪傑之知勇竭天下之財力與此
小醜角尚且十餘年而後定况今日之倭十

倍於昔時之倭今日之人材未必十倍於昔
時之人材今日之財力又十減於昔日之財
力

陛下何所恃而無恐乎人材凋謝兵食俱因此奸
雄生心妖書之所為作也可不深思可不早
計國家常患平時任事無人因循廢弛有急
倉皇紛然百出敵至皇皇議兵兵集皇皇議
食皇皇議兵又常苦無兵皇皇議食又常苦
無食臣每見募兵之令一下星相醫卜之流

皆矢口而談兵操馭行乞之人皆徒手而
募以此當兵兵安得可用以此兵養食
不誦最患苦者客兵徵發所在騷動民困
兵兵亦自苦臣近聞得川兵日不過食銀五
分安家衣甲等項俱在其內僅僅與之兩月
之糧不過共得銀三兩是萬里從軍不得一
飽使非

皇上明見萬里仁恤三軍發銀犒賞則此一萬家
兵幾不得達遼陽其不鼓譟幸耳安望其繼

賊乎此何等軍興大事柰何草草如是幾何
不以人國僥倖也是尚為任事有人乎故今
日求人當為急務臣姑言其最急者第一兵
部尚書要得人夫當此用兵之時而無兵部
尚書是駕漏舟於洪濤巨浪之中而無舵工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兵部尚書當補為最急
第二戎政要得人此爪牙腹心之臣即古掌
南北軍以備非常者即今營政廢弛根本空
虛無論外寇即一夫大呼都市莫敢誰何萬

西臺疏稿

卷一

三

一禍生七首釁起蕭牆何以應卒即日前
火倉皇大都可見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戎政當補為最急
各省撫臣要得人撫臣即古之方鎮錢穀軍
兵皆其職掌惟撫臣得人則緩急可倚先臣
王守仁提督南贛等屢命兵備官於所屬州
縣機快中選膽智驍勇者大縣十人小縣八
九人為精兵每省率各得千人備廩餼署將
領而汰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以為給募費

因用以平盜此則因兵藉兵因食足食兵食
兩便中外不擾今守仁故事尚在當急急遵
行者誠得實心任事之人著實舉行計省郡
各宿重兵有急調遣朝發夕至不虞騷動無
寧散屯郡國隱然希豹在山之勢可折奸宄
之心誠為長策便計舍此不務直待有急而
後皇皇調募是執燈求火非計也倘倭奴一
鼓蕩平則已矣萬一事不可知勢必增兵增
兵勢必增餉竊恐勞散之民似難再擾唯有

西臺疏稿

卷一

廿

揀練民壯修復屯兵為當今第一急著特恩
實心任事者少耳臣姑言緊要去處即如遼
東之遼虜蘭入內地殺擄焚掠幾空遼東竟
不能發一矢加遺西蜀之楊首螳奮犬棒殺
我平民焚我木廩倔強橫行可謂無狀近聞
亦起於有司不善調停招惹生事倘不早為
收拾臣竊慮將來遠以東蜀以西非
國家之有撫臣之不任事蓋如此

陛下能無疆場之憂乎此撫臣當廉擇者為最急

著第四沿邊司道有司要得人自古未嘗無
外患惟是根本既固即枝葉之傷尚可支持
司道有司最為近民今賦役煩興元元愁苦
加之貪官剝削如坐水火屈指倭信企踵思
亂者十家而七况沿海地方尤為要緊所以
積維故民遺絕亂萌全在司道有司今司道
大都後將望遷有司或以久任壅滯人各心
散誰肯任事萬一倭滅無期兵久變起在在
可憂

西臺疏稿

卷一

廿五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司道有司當擇人為最
急蓋當此時事艱難之秋需此幾項人如病
之需醫得醫則生不得醫則死付之庸醫亦
死

陛下母謂倭屢進而屢退今若一進必不復退矣
母謂邊方雖急而內地無事稍聞州澤奸雄
皆攘臂而思亂矣母謂奸雄雖睥睨而民心
尚固今窮愁之民半欲釋耒耜而弄戈矛矣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此何等宇宙何等時勢

急急為之尚且不支柰何在
是之臣尚視為常事不為

陛下深計哉伏乞

陛下獨斷

勅下該部凡緊要去處官缺者作速

賜點補官不稱職者

勅下速換凡一切兵食大計須擇人委任而責成

之母得仍前倉皇失誤萬一失誤罪有所歸

其造作妖書奸徒雖難窮究亦須申飭各地

西臺疏稿

卷一

廿六

方官以後用心嚴察肅清

軍穀無養亂萌蟻穴壞堤誠非細事臣不勝待

命之至

開仕路疏

為懇乞

聖明深惟理亂之原開仕路以保長治事以等仰

皇上臨御以來擢拔英才思圖共理白駒空谷振

鷲在庭即古帝王物色夢卜無以加此乃邇

有累宰久缺奉

旨再推不蒙

俞允臣等竊窺

西華政稿

卷一

十一

皇上慎重進賢如不得已之心非有別意惟是家

宰關係要緊與別官不同豈容久缺蓋別官

智效一官一事耳即廢亦一官一事耳若家

宰職在進退百官昔人謂一吏不詢千家流

涕此理亂之原胡可廢也製錦者之不工易

工可矣未有盡謂工之不可用遂棄錦而不

製者何也蓋王者因事以建官有民斯有事

有事斯有官若家宰廢則官廢官廢則事廢

事廢則民病是亂階也今應補者不得補應

取者不得取甚至大選具廢矣其勢漸漸將

廢官矣夫爵祿者聖王之所以厲世磨鈍收

天下之豪傑而作其自喜之心若見謂厭棄

使人人人自沮則士有裹足而去耳

皇上誰與共理天下乎

皇上勿謂今缺官矣亦不見廢事不知事待廢而

後見則事已不可為矣自古國家治亂治者

非以一日而治亂者非以一日而亂皆以漸

積故今日用一人明日行一政不見其益不

西華政稿

卷一

十一

知日益一日自然積益成治今日缺一官明

日廢一事不見其損不知日損一日自然積

損成亂

皇上試觀今日日益耶日損耶治象耶亂象耶古

之治世公道昭明衆賢彙進事事振起物物

精神濟濟穰穰無非豐亨之象及至於世德

偽馳騁賢知抑鬱中外尚執精彩萎蕪人材

壅闕而不暢景象迫促而不舒臣等近過吏

部見其門徑生苔空虛鳥雀嗷然感嘆者久

之即朝臣相見莫不短氣泛泛悠悠如河中
之木此等景象豈盛世所宜有耶昔鮑宣言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者艾尅壘之士憂國如
饑渴者謂之曠官今則無論曠官亦且曠人
使宣生斯時當何如嘆平時無事未覺其害
也既有緩急誰為堪使今外有窺伺之倭內
有嘯聚之盜厝火欲然寢蛟將噬儲材應卒
當為至急伏乞

皇上急安危重寄在人材人材進退在家宰急急

西臺疏稿

卷一

廿九

將前後推擬冢宰八人之中擇其清望素著
輿望攸歸者

欽點一人并將大選之

命蚤下勅令留心人材加意收拾見在者亟為選
補廢棄者及時錄用沿海一帶守令尤須作
急整理庶吏治振起精神折衝外侮自濟內
治亦固

社稷幸甚元元幸甚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為科場聚訟非體積習舊弊當釐謹條切要
五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重盛典事臣竊惟開科取士

國家鉅典二百餘年以來

列聖相承

皇上重光繼照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積奇故
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鹿鳴歌

成鴻漸揚休濟濟穆穆於斯為盛近來一二

西臺疏稿

卷一

卅

事體多乖議論滋起科科有說年年多事致
使賢才彙征之地翻成是非鋒起之場殊傷
國體大玷盛事譬之於水其流已濁當清其源
臣不揣撮其切要五事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

一曰議考官夫外省京考之不便先是諸臣
條議甚悉近日議論愈煩其不便明甚斷斷
當罷其詳已具先該諸臣請罷疏中臣無容

贅矣惟是京闈房考故事或論資次或採聲望以故人得預擬拜門陰結投刺錯趾遂成桃李之蹊入幕披心罔恤瓜李之誚關節潛通職此之故今後合無五經考官一經而副以二三人通列姓名

上請以待欽點人乏不妨重差資淺何嫌破格如是庶官不預擬私自不容

二曰議閱卷三場試畢故事分卷定房如額而止有本房好卷多者竟以浮額而見道亦

臺疏稿

卷一

三

有本房好卷少者又以取盈而濫收故往往當取者棄當棄者取上士無附驥之期下士有續貂之望殊為不便今後合無初次分卷各房校閱止粘浮簽開具批語不必直書卷面好卷多者多取好卷少者少取各房閱畢類送主考當面裁酌畢通將所取試卷均分各房復閱如額定房即中有所取不妥不妨互相檢正如是庶耐拔皆允既無遺珠之嘆互閱至公可杜錄金之口

三曰議程式夫程文所以樹標而作式所從未尚矣茅先時預擬有漏洩之嫌臨時撰文校閱之務先是該科部議覆取士中式文字極簡刊刻甚善第風簷寸響之作終難行遠主司勢不得不自改作夫敏非煖案才亦何能離能卒就終費月日有妨品類又或

臺疏稿

卷一

三

造呈揭曉之後再寬限半月令得專力改撰成錄即如殿試登科錄尚且隔月造呈事求無弊不在拙速如是庶專精校閱品題必精機不外洩關防亦密
四曰議出題故事關節之通間或考官賣題風聞往往有等奸徒朋謀買科以一人為主名而連得二三名者故往往有士未入場而七篇之文字宿成題未
造呈而九陌之喧傳已徧殊為大弊今後合無

封門已畢主考將三場題目寫入簽筒牢固封定臨期設几中庭焚香叩頭對衆抽掣如是庶題不先定可以示公機無漏洩自是嚴密

五曰議文體文章關係士習功令中飭不當三令五申近該科部糾檢誠為急務第今之談文者爭擴奇右正矣豈以奇正可分為兩哉不知奇正原相生譬之用兵即奇為正即正為奇豈程衛尉必賢於李將軍乃使奇正

西臺疏稿

卷一

三

不相為用乎大都文以理為主氣以輔之到即奇氣醇即正奇何嘗外乎正哉文又何惡於奇哉惟是有等窳腹之子其中未必有所託焉以亂真理不必合而務怪誕氣不醇而務狂逞詞不必達而務艱險題不合而務詭異羊蒙希鞬齟牙無味即使本人掩卷覆讀亦且咯咯喉齒間不復自省為之作此真文之妖世亦遂從而擯之曰此奇之罪也不知此非奇也乃怪也惟世誤認險怪

以為奇矯枉之過其勢必以庸腐為平臣竊慮將來試官懲美吹齏因噎廢食使奇杰豪邁之士將與陰怪同類而共棄之即庸腐下才亦不顧而取之以充數矣夫文章昔人比之為筌蹄已不足以盡士惟是取其一段精光奇邁之氣藉譽可占異日作用一斑耳若庸腐下材奄奄無氣即千百為輩將焉用之合無申飭今後文以說理為主理到詞達氣溫調平乃為上乘方許入彀其或悖理叛道

西臺疏稿

卷一

四

穿鑿怪誕令人不可向者必禁其引用諸書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大學衍義補及文獻通考諸書為主其他佛經道藏一切玄虛浮曼之書必禁至於坊間新刊一種異說講義險怪時文尤宜行天下提學官悉焚之勿令傳布亂士子耳目如是庶學宗經典而趨向以端詞根理要而文體以正惟是中間或於理道不悖而詞意稍滯通篇可觀而字句有疵似宜棄短取長以養士氣以示憐才之意

均乞

聖裁雖然臣猶有說焉唐臣賈至曰蝸蚓之餌不
望吞舟之魚科目之途不盡非常之士昔漢
武帝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
絕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內河東諸州郡召募
奇材以討吐蕃又添制舉五十餘科許藩鎮
辟召所以牢籠收覽最為廣備我

朝取士惟有文武二科而已今天下豈無深謀
知計奇古劍客質魯不能為文詞中程式老

西臺疏稿

卷一

三五

死巖穴者惟是當時太平則此等人或在場
屋或在農畝或為商賈或為僧道意常快快
晏有睥睨自昔黃巢王仙芝輩惟其收之不
蚤以至貽患今關首跳梁於東楊首崛強於
西徵兵徵餉海內騷動臣竊料此等人誰不
攘臂有飛揚跋扈之意收之皆為

國廢棄之便為敵資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
不顧身敢絕人材任符相可使絕域之類列
十餘條

特降手詔下天下撫按衙門轉行司郡州縣察訪
舉奏填入考成著實舉行不得如往時虛應
故事如此必然得人夫天下事言之未必然
以為迂及其已然又將無及臣今言之於將
然未然之間似為救時之急務臣自東方有
事以來物色延訪已非一日蓋亦有見非敢
為迂說也伏乞

皇上採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西臺疏稿

卷一

三六

社稷幸甚

西臺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部承以牒全校

申公議過亂萌疏

為申公議過亂萌疏

注授長治事臣竊聞國家在憲公議明主蚤過亂

萌誠意伯劉世延罪惡顯著前後諸臣論列

甚詳

皇上俱留中不發

西臺疏稿

卷二

聖意淵微誠難測度豈或以諸臣之言為私耶大

凡言出一人間或有私今臺臣言之省臣言

之近南兵部尚書周世選又言之天下公議

即此可見臺省猶曰風聞言事耳若世選樞

臣也

陛下以留都安危寄之若非禍害地方萬分急切

世選必不輕言然而不可信誰可信者又豈

以攻之者衆得非仇世延而求勝乎然而諸

臣與世延非仇也喋喋兒女爭言勝一勳

臣不武諸臣不過為

皇上惜紀法惜人命惜地方耳即如殺人一事情

真証確使人可殺人殺人可以不死如世延

也者明就不知人是使民仇殺無已時大亂

將起今留都人與轉相驚訛勢在岌岌是諸

臣之兩言有關

國家大利害而身之利害不與焉言而不聽諸

臣惟有仰屋竊嘆且柰之何唯是廢蔽之患

日深跋扈之勢已成萬一過有睥睨變出非

西臺疏稿

卷二

常臣恐十步之外不聞不見異時雖罪諸臣

不言何救于事故臣竊謂諸臣之言斷在可

信世延之罪斷在不赦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威不測有待而發乃世延狎情誕梁恬不

畏死輒攘臂語人曰我於

朝廷有功我之才可令

皇上喜即百言者無如我何噫何物老悖狂肆至

此世延之所謂智者得無以放言無忌曾發

奸伏乎世延藉口發覺非以快宿憤則以開

騙局今日封人房屋明日得錢乃免今日封人田地明日得錢乃免利歸世延誦師
主上罪莫大於是世延負才自喜最得意者在竹煩即今

國家不得頌之利而

留百姓已受煩之害或殞命於垂楚之下或破家子買免之錢如吳郁等也者皆煩為之祟故世延之所謂功臣謂之罪世延之所謂才

謂之凶昔唐李直臣坐法當死穆宗憐其

才而欲貸之牛僧孺曰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此言可為萬世龜鑑即使世延有才臣且以為不可貸况非才者乎臣又有以知

陛下必非以其才而貸之或者以為眾之所攻遽寘之辟以為眾所擠姑且緩死用彰堅斷臣竊以為過矣夫去邪不疑罰罪貴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陛下若意其負諂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罪重又安可曲加容貸唯其從前姑息擅殺某等寘之不問故今日復敢擅殺吳郁倘真此不問恐將來罪不止殺人者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當防其漸况

陛下之勲臣豈少耶萬一窺見上意效世延而尤之何以行法

陛下之事危矣自古主柄失馭強臣得志皆始於姑息卒至不振是故倒鑄投盜脫舟自絕及奸雄竊弄包藏結釁然後駭而圖之噬臍何

西臺疏稿 卷二

及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枕蟲維鳥辨之於
正在今日伏望

聖明俯採公議明正其罪以謝天下以為社稷無窮之計

查叅玩寇悞邊諸臣罪狀疏

為邊臣玩寇悞邊懇乞

聖明分別處治以昭國法以肅疆圉事臣近見黠虜悖叛邊備廢弛竊懷杞憂欲陳芻議久矣已而念邊鄙之當局甚難道路之掉舌未審以故躊躇者久之及於六月二十八日該兵部接出節奉

聖諭虜酋款貢多年各邊修守防撫自應安靜無

虞近來陝西甘肅洮河等處如何數報虜寇

西臺疏稿 卷二

五

屢有損失是否虜衆狂逞諭盟犯順及邊備久弛制馭乖方你部裡便行與該鎮督撫官查問虜酋作及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地務要分別順逆詳覈功罪明白具奏欽此

臣伏讀之仰頌

皇上聖謨廟笑明見萬里之外此將將制虜之長策也臣竊謂欲示順逆當察虜情欲覈切罪當量事勢益聞海上住牧之虜酋長甚衆叛服相半不早為分別使窮寇而合是益敵也

臣莊誦

聖諭有分別順逆之說者真萬全之謀也此在當鎮諸臣自有處尔臣無容喙矣至於諸臣功罪臣竊聽道路得其一二敢不揣為

皇上陳之蓋今日作歹犯順者是虜火酋等也此青海住牧之虜也其實瓦酋始之今日失事信地者洮州也此撫臣趙可懷之境也其實甘肅遺之蓋火酋辟之虎甘肅其巢穴者也撫臣李廷儀守席穴者也防虜如防川今日

西臺疏稿 卷二

六

川壅而潰矣初瓦酋之始禍蟻穴也部先弗能塞蟻穴者也蟻穴不塞末流必大席而出穴勢必噬人執此可以為諸臣罪案矣臣請得而備言之蓋先是西寧南川之役瓦酋首禍殺副將覆官軍此兵端也端而不治末將難救先是撫按有議剿之疏者是也臣料即未必能大創虜是時虜尚牽盟也先聲虛喝其勢必款關悔服亦使虜見謂難不敢再逞此臣塞蟻穴之說也乃督臣鄒光先掩耳

不聞顧一味媚虜如獼猴之避死竟不敢發
一聲相問無何而善後之疏上矣此疏一出
壯士解體黔首得志邊事遂至於壞爛焉而
不可收拾是故己丑之後三月掠肅州六月
掠西寧九月掠西寧之三川十一月掠甘州
之南山自此西河無日不被虜變為戎馬之
場矣善後安在哉故今日之敗西寧悞之也
誰為厲階至今為梗臣故曰先臣部光先罪
之首也是時撫臣李廷儀亦既在事今又逾

西臺疏稿

卷二

七

歲矣使能鑒覆車之轍為改弦之圖恢張將
士之氣戮力守禦即不必探虜穴得虜子
能禁虜無出穴可矣乃一切首鼠無論不能
出一竒畫一策伸敵愾之氣即事勢危急至
此一不上

聞職守之謂何以故虜酋合勢橫行長驅因歸德
犯洮河蹂躪我邊垣度劉我內地老弱子女
盡為鯨鯢又殺一總兵矣惟曰梟獍難馴狡
焉起釁而虜兇出柙是誰之愆此撫臣趙可

懷得以有辭即廷儀無以自解矣忝者得
臣部光先身受

國恩首釀邊禍生

明憲死有餘辜似當追奪其

誥封以儆來者甘肅巡撫李廷儀居常無積弊之

憂事發貽震鄰之禍原情定罪昨舌奏

聞操履醇謹不事終歸之過難非非非

禦侮之器處之腹衷庶幾盡諾之長

一臣者似當調用以全使陝西巡撫

西臺疏稿

卷二

八

懷強虜壓境失於預防為難非但變
卒勢難遙制情尚可原且
甚勤則塞外不虞之愆可
申飭切責以責後効督臣梅友松二三
地方皆其統轄之地陰雨之思謂何千
言條議亦占經略之才桑榆之收方屬
在變弱為強當令立功贖罪其餘司道官
臣不知外據臣所知如鐵楷李丁二官材
俱下物議正騰用兵之地非其所宜及總兵

叅遊以下一切失事官會合無責令彼人
按官覈實一一查叅上

開應更換者更換應懲究者懲究廢

國法伸而士氣奮功罪明而欺玩懲矣其餘

機宜具督臣梅友松疏中甚詳顧行之實

不實何如耳此在

廟堂自有神筭臣勿論論其罪狀如此抑臣聞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賞罰者紀綱之大綱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人以生為辱以死

西臺疏稿

卷二

九

榮此鼓舞豪傑之大機括也况今秋風

厲意日深安危大計存亡一舉今士氣

靡矣望

皇上提大綱以激發天下之心而振其

氣使之踴躍於功名之會不則賞罰一

年不振

朝廷方欲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

矣伏乞

皇上留念遠計大奮乾剛知果

勅下該部覆議分別處治其應該降調更換文武

各官負缺急選久歷邊方老成練達之材疾

驅代之蓋邊事孔棘急在得人方今邊民之

困在水火望此舉不啻望歲故選將擇人尤

為今日第一著也如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昔李信敗而王翦代鄧禹挫而馮異更皆臨

敵而易轉敗為功譬之醫不能治病而憚於

更是以病嘗醫而非擇醫治病也疏於計矣

臣於諸臣不識面非有恩怨但竊念

西臺疏稿

卷二

十

宗社大計不勝犬馬私憂冒昧

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憐察下情無任戰兢惶恐之至

薦舉方面官員疏

為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督學已逾四年間於搦管之暇妄希攬轡之風

所轄吏治官評粗知梗槩頃蒙

恩叨轉所有方面官員例應舉薦除霸州道兵備

叅政汪可受薊州道兵備副使杜潛天津道

兵備副使張佐治俱賢能卓異緣以任淺不

敢稟薦外謹將應薦者擬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永平道兵備右布政顧雲程岳峙

西臺疏稿

卷二

五

淵澄偉度文經武緯全材久高藩屏之功

隆節鉞之選易州道兵備按察使韓學信清

瑩湛玉寒冰惠愛和風甘雨壯猷何難分閫

雅望終當建牙密雲道兵備右叅政邊有猷

真誠則金石可貫鎮定則山岳不移綢繆夔

夏奠安問望鎖鑰推重昌平道兵備副使曹

代蕭聳壑凌霄之度行雲流水之才飭憲則

大法小廉肩鉅則文經武緯以上諸臣皆一

時方面高等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曹代蕭

原缺

歷俸維淺轉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雲程等
循資優擢庶監司之激勸既明而
畿輔之屏翰益固矣緣係循例薦舉方面官自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
謹題請

旨

西臺疏稿

卷二

六

舉劾有司官負疏

為循例舉劾有司官負以飭吏治事臣惟有
司之以先教化臣之職在激揚四載之巡歷
再周三輔之吏治頗悉今既叨陞例應舉劾
竊得順德府知府陳載春孝友宿著鄉評循
良獨高

畿輔清操樹群寮之表帥福星滿一路之歌謠
廣平府知府劉芳譽偉抱淵澄岳峙雄才電
掣雲流敷膏潤而露覆蒼生端表率而風高

西臺疏稿

卷二

七

臬蓋大名府同知劉地文軒舉偉度練達長
材攝符清案上之塵佐郡提境內之福永平
府同知管通州知州事高位吏事精明器發
倜儻片言消脫中之變四境有覆孟之安永
平府同知王鱗如體貌魁梧才猷英練佐郡
而賢聲四達司戎而赤籍一清真定府同知
胡熙載心事光明才猷諳練珥帶綠林無警
攝符黔首見思順德府同知張邦政器宇恢
弘心思縝密砥節有如懷壁救民不啻沃焦

河間府同知李呈瑞鎮靜不浮端嚴有執清
勾有裨軍伍聽斷每得民情廣平府同知徐
任登器識精瑩才情俊爽條議有裨編戶清
勾足實軍營河間府通判管南皮縣事李正
華剛厚真心循良實以勤撫歷在溫節屋嚴
據別致肅公庭永平府通判李如實心無蹊
徑守厲庶鴻署蒙民情相安督儲軍興不之
保定府推官熊廷弼精敏如發矧之乃瑩徹
則在壺之水斷獄揚萬口之青天題寸懸一

西臺疏稿 卷二

方之朗鑑大名府推官崔養蒙慈祥實意個
儻宏材投艱鉅確有擔當遇矜疑無不昭雪
永平府推官王之屏恂達鉅才端方雅器慎
識恤而寬照覆盆精品題而洞若觀火真定
府推官賈之鳳浚明材識端偉手標獄獄而
辨后無冤攝符而口碑載道順德府推官侯
如采孝友自其天性廉平載在口碑雅有君
子學道之心絕無世俗浮沉之態河間府推
官文禮政務練達器識端明查盤所至稱平

謙獄得情勿喜祁州知州黃道亨才捷忠斤
成風政平隨車是雨訟稀翰州澤葦甘棠深
州知州金應鳳雕龍奇抱遊刃長村救荒備
極苦心感民應知入骨易州知州孫大祚愛
民惻隱一腔應事精明百練四郊帖席百廢
具張晉州知州屈受善才與誠合聲並實憲
吏民存懷惠之風利弊見興除之績霸州知
州許從坤政無粉飾事有擔當城社鮮馮按
之奸閭閻養和平之福薊州知州鍾起鳳

西臺疏稿 卷一

九

心實政而恩每到於閭閻任怨勞而法必
行於城社冀州知州管高邑縣事金四科
地真實政體和平七載拮据獨勞四封怡
多賴滄州知州李夢熊燭隱不煩鈞鉅軫
真若痼疾兩地見恩四封得所之興縣知縣
李瑾雋奕神駒歷境超邁威風靡空五載良
工苦心三輔循良獨步盧龍縣知縣葉世英
材長八面望冠一詩聚米能悉邊塞之情形
登壇可當

國家之緩急遵化縣知縣王國禎起耕道俗英
標遺大投艱重器卓異三輔居最廉平兩地
同聲唐縣知縣楊一桂亭亭玉樹奇姿皎皎
冰壺潔守憂民常如有病任事寧欲無官濬
寧知縣張其忠素節千仞立壁長林八面解
憂民可憐原色堪賦唯真定縣知縣鄭三俊
瑤簪玉樹絕才到手應無盤錯滋味立
起瘡痍文安縣知縣岳儲精清真如玉樹臨
風揮霍如青萍出巨聲采風推獨步品格充

西臺疏稿

卷二

十

見孤高曲周縣知縣高出學術茹古通今器
宇相金潤玉廉明檀畿南之最循良空冀此
之群寶抵縣知縣李如檜利器盤根錯節
操茹蘗冷冰處艱難而調停有方拊凋疲而
節愛獨至密雲縣知縣王之郁氣槩振衣濯
足寸鋒導窾批駟流移襁負而歸糾紛迎刃
以解滑縣知縣王廷諫心清俗遠以簡訟稀
谷暖萬戶陽春畫靜一簾秋水南宮縣知縣
程希道壁立高標汪洋雅度治道去奢去甚

周中丞疏稿 西臺疏稿卷二

愛民如保如傷寧津縣知縣侯執蒲芳姿玉
樹凌風雅操冰壺映月噢咻起溝中之瘠程
衡清案上之塵固安縣知縣官箴平標秀朗
才譔精明修河渠而永利垂於百年清德後
而膏澤洽于四境清苑縣知縣劉濟襟期高
潔器識晶瑩一腔惻隱真心萬口循良治行
河間縣知縣許舜民實事實心真才真品與
咻而士愛民懷振刷而風清弊絕永年縣知
縣耿鳴雷丰儀嶽立雅識淵澄眼荒全活萬

西臺疏稿

卷二

十一

人挺身必嚴一介邯鄲縣知縣孟三遠
豚魚才優盤錯拊災疲而心苦當孔道
閑元城縣知縣徐順明粹質練才誠心
調停動中肯綮興釐悉合機宜清豐縣知
路周道秀穎夙成精神獨運鋤奸威伸破
當機妙契斲輪魏縣知縣王道一一味真
淵腔惻隱拊疲黔首樂業校藝青衿向風
晉縣知縣馬性淳品格高華風猷超軼
庭可隨鶴澤晉野有歸鴻東安縣知縣李希

一一五

召良玉瑀磨益潤純金煅煉彌堅威攝憑城
恩洽比屋饒陽縣知縣翟耀繕城垣而保障
百年救饑荒而恩覃萬姓循吏錯趾良工
心良鄉縣知縣左之龍惻隱淵腔割裁應手
從容當輪蹄之輻輳痾瘵念岷庶之凋疲長
垣縣知縣張文炫資性真實事體和平不赫
赫以博名惟孜孜以圖治新城縣知縣張聯
芳氣度馴雅才識通融當衝而意定神閒精
疲而心殫力竭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意氣

石邑疏稿

卷二

十三

慨才猷疏通以多節愛之聲民受和平之
贊皇縣知縣李楠猷為安練以體精明
拯救多方革弊搜剔殆盡平谷縣知縣
志醇朴之性平妥之才折獄平反居多
調停不擾安肅縣知縣張紳平神爽朗幹
精明排紛調劑有方馭悍寬嚴得體臨城
知縣盛治徵資性溫和心思縝密瘠土如
轉卸疲民極力噢咻獲鹿縣知縣陳繼祖
釋英莖才諳精明兩地流惶悖之聲四封

寧一之福東光縣知縣余良弼德器和平才
情振刷樹摩民忻膏澤批道吏憚威後大城
縣知縣汪桐應務周詳裸身謙謹心日惕而
無怠政歲計而有餘清河縣知縣汪一棟才
思明練心地和平處艱難而有方撫流離而
肯所靜海縣知縣為應陽半姿清雅村幹爽
明撫凋疲軫恤有方處糾紛應酬若暇遷安
縣知縣張九三操持才華並茂文章以事兼
優振積弛而搜剔惟嚴處痾瘵而拊循得體

石邑疏稿

卷二

十三

藁城縣知縣張道傳資性醇厚才識明通
刷而百廢俱興拊摩而四氓戴德以上諸
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
之選內李夢熊王廷諫劉濟歷俸維淺皆調
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又訪得藍山縣知縣
謝存果酒腸寬似海欲心深於谿每日必飲
每飲必醉終日滔滔入醉鄉每醉必聽理每
聽理必問左右凡事憚憚憑胥役受狀不論
日期乃濫行准理無不取供者計每年贖金

不下三四百金庫吏孫九淵及催贖皂隸吳
朴等可証鋪行濫行取討乃不給全價止半
價與之計每年鋪行虧損物價不下一二百
金鋪戶劉子芬田樂川等可証名為賑濟勸
借富民任從周等五十餘家或二十石或三
十石俱令心腹快手劉東安等變價入己原
催阜隸魏九高等可証名為上納向富民表
可大等三十餘家求索或五七兩或十餘兩
俱取入己被害袁可大等可証富民張禎思

西臺疏稿

卷二

十四

以打死客家事犯竟以百金居間而釋過付
者門子王仕皂隸周五典也宋寡婦以縊死
人命犯竟以五十金居間而釋過付者積書
周美中門子王仕也他如審編流寓錢糧正
數止二百兩乃分外加派六十餘兩通縣莫
不切齒韓氏告爭家財本以求伸乃反求索
銀一百兩匹婦為之含冤無從縣知縣倪天
秩躁不耐煩貪多偏聽名為避拆封之嫌而
用庫吏監糧實取一之利何其巧也假懲

拖欠之弊而問九名有力即兵道之告竟不
量免何其拘也杜邦佃之盜主原無指證聽
監生徐選之關說而拷死於三日耿大先之
人命本有的據信醫官朱孔思之賄通而止
問以不應浮報不行登報計三年所入千有
餘金難掩佃戶之口派稅不遵原額計每年
多收二百餘兩固恤商賈之誚濫受狀詞則
原被俱罪即罰紙者多至十刀王世仁等揭
納何辜剝削行戶則無物不取即給銀者皆

西臺疏稿

卷二

十五

係半價劉良才等包賠何罪賑濟總製
取米反贖厚利此二臣者志怠於官成守
於末路所當昭例降處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載春等
循資擢用謝存果等分別議處庶泚惡紳而
勸懲昭吏治士風大有攸賴矣

薦舉教職官負疏

為薦舉教職官負以飭學政事臣奉

命督學三輔其於地方教職相關既切聞見更真

今當陞任例應舉薦謹拔其尤者一一為

皇上陳之訪得河間府教授王福徵清標獨鶴在

羣大器烹鷄可惜高邑縣教諭李賦秀純孝

不愧古人雄才可當邊寄內黃縣教諭黃希

真文章士林翹楚德器宗廟圭璋南皮縣教

諭董大化操觚蜚鱣序之英聲射策裕龍圖

百卷疏稿

卷二

其

之妙選魏縣教諭閃繼廸擗管真滄海遺珠

橫經乃儒林翹楚祁州學正董管操觚詞擅

百家植操守嚴一介遵化縣教諭王懷德操

躬嚴一介之徵擗管擅三長之妙栢鄉縣教

諭潘龍橫經多立雪之英射策是凌霄之器

盧龍縣教諭袁師舜振鐸已為絳帳之良射

策終是青雲之彦南宮縣教諭吳從道學酣

六籍之真文擅百家之長三河縣教諭徐天

麒爾雅有用文章峻潔不淄操履冀州學正

彭天魁操觚百家擅長展采六館虛席大名

縣教諭張才安談絳絳帳蜚聲射策青雲在

望武強縣教諭奚文嵩樹馬千言立就搏鴈

萬里可期易州學正趙警遠救荒三策占才

展采百里堪寄元城縣教諭陳憲橫空自是

超群脫穎行堪用世固安縣教諭程廣起杖

文室冀北之群展采重南金之價武清縣教

諭盧時茂文近倚馬之蹤才堪搏鴈之選實

坨縣教諭王夢麟端範可方絳帳厚養終香

百卷疏稿

卷二

其

青雲博野縣教諭丁時用擗樹諸生之德

漱百家之潤真定縣教諭盛德明文擅素

之長教希蘇湖之範元氏縣教諭紀天德

雅足稱席上之珍飛騰豈是池中之物擗

縣教諭朱綬握管登著作之堂展采振扶

之羽唐山縣教諭謝君賜藻思蔚爾鳳苞

搖竹看鵬翮廣平縣教諭韓甲孝行烏慈

風文章鵬化有待南樂縣教諭楊蕙握管

長百家射策還期三捷新河縣訓導關

勵青擅才堪赤社靈壽縣訓導賈之球傳絳帳風高談藝青衿雲集昌黎縣訓導蘇愈藩博雅厚抱明爽通才大寧都司教授李應聘教能得士才足宜民威縣訓導孫如來身作士樸學通世務以上諸臣雖才品學行不同皆一時教職之賢可備六館有司之擢用內黃希真董太化雖經陞任未離職業相應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福徵等

百臺疏稿

卷二

十六

酌量推用庶師儒競奮文教益興矣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為遵

明旨循職掌以重軍國大計事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特罪馬政職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臣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敢據實為

百臺疏稿

卷二

十九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即外廐之馬也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

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

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先是少卿羅應鶴等請禁借討奉

聖旨是近年種馬變賣已盡解寺銀兩不多以後各邊無得輕率奏討欽此又少卿王汝訓疏請

禁止借支二經兵部議覆除倭警外不許各衙門數數借支移咨戶工二部凡公費不得再請奉

聖旨是欽此又本寺卿劉四科疏請傳寢戶禁兵參之議已經兵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帑銀日匱尤宜謹制出入共圖節裕之計俱依擬着實行欽此又鳳陽巡撫李三才請討馬價該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馬價係軍國緊急備用不許濫討欽此

是

卷二

二

明旨昭昭炳若日星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支請為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

家旦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况以堂堂

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為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查戶部所借本寺銀兩百餘萬不為不多借借未還新借踵至况本寺僅存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

寺帑空則

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為國或曰事有緩急今邊圉告急當急邊圉耳不知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剜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

夫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恃帑匱之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腸無非為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為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為

陛下守此官耳掣瓶之守手不失器况軍國大計乎伏望

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

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為而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大中丞周公救荒事宜序

吾吳大中丞懷魯周公鑄其前
後所條上章疏暨採其意事宜待
旦臺漫議諸事屬諸君子序
惟余亦授簡焉余以不文寔不獲
也公之崇論閎議諸君子論決

救荒事宜

姜肱

一

之詳至乃序其政序曰政事醫
藥也政事之有紀哉方書也
採其之政則瘡痍之醫藥
採其之政之有紀哉則瘡痍
瘡之禁方也公撫吳三年餘
遺慈靈為雲直強相望吳

民不旦夕為魚則為害耳公
以名置其身於洪波駭浪中
者真勞拮据拯之心付為之殫
竭迨於吳氏得免捐瘠東南
宴然誰力也周禮大司徒以荒
政十有二聚為民以謂散利者

救荒事宜

姜序

二

征強後舍禁等政更數年我言
以易也代而降若富鄭之賑書
州疆長以賑越州辛亥疾賑河
南亦亦庶幾能師其意焉公居
恒雅言興墜嚙噬圖之既已
豫比災之也也於古人已試方略

不博采而互證又必詳詢當
代以便東南以復時之延見小民
勞向疾苦更時藉箸賢士夫
子集思廣益孰計所以便安
以故者為條章自鴻鉅利病
以迄纖悉靡不周為以備恒

救荒事宜

姜序

三

而洞中藏者無復病多道少
之患亦惟公病瘼賑民真其
能也其能行之耳抑是編法也
非所以法爾以法者惟虛惟誠
又為虛之率則非是編之器具
我地災涉流於何國哉有之率

肉糜窮人瘼請天子得公以
而存之又棟而明之者積貯
儉保甲等政皆實心經畫於
登與事之時勿張皇於饑饉
此為陳之曰民間何至立壁懸
磬石者病及膏肓者合秦越

救荒事宜

姜序

四

人望之而走哉矧以吾東南根
本重地計也蓋採荒無奇策
舉世以為固然余謂採荒亦自
有奇水旱與甚於堯湯然不
求其為整治思何者彼其求
與一急一事不軌非僅採水旱

者此此一奇也其荒政惟具在周官
然怕時為職九為保息之政六曰
遂人曰緇人曰匠人曰遂師曰遂大
夫曰縣正曰里宰曰月錄曰六鄉
曰六遂惣為民則水旱之何不
能病也採水旱其駢殺耳此一

救荒事宜

姜序

五

奇也師旅饑饉聖門以古者定
其禱祠而求聖賢與學問額為
弘濟難難後也蓋自逢衣淺
帶時已熟嘗之至此一奇也古
之人為詔費舍者或亦以一身
救百姓長治溝壑之民者或謂

以此得奉會笑入地當其為民
君疑庸庸補患都忘之也此一奇
也弛後自是若政或古學工作以
賤大業之民擇人自是若政或之
官吏亦資待缺寄居者皆賦
以祿仍書其勞約使人盡力

救荒事宜

姜希

六

諮詢自是若政或前民之未饑而
為書問屬縣平價自是若政
或不和米價而便自平儲蓄自
是若政或不禁糶而米益多
之法何常之有隨他為變要以
拯民而已此一奇也活饑民數百

為勸賢於中書二十四考古之人
當其切真及民而守相不以公銀
易也此一奇也公於經史以裁良法
美意六校已得十之五六斯古今
所難臣事內風尚弄宜心誠求焉
不中不遠是在拯饑溺矣子相身

救荒事宜

姜希

七

易也而已余之饑、及此蓋不默
公也

治年弟姜士昌仲文撰



治下六合門人孫國光亦書

救荒事宜目錄

一專責成以稽實效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續附議

一哀庫積以資糶本

一風慕義以廣儲積

一稽積貯以備發賑

救荒事宜目錄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一通米船以示共濟

續附議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籍賑濟以復農業

續附議

一籍饑民以期實濟

一廣粥廠以便就食

一覈實荒以杜虛冒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一諭典戶以便貧民

續附議

一酌工作以資宴戶

續附議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救荒事宜目錄

一申暴禁以安良善

一嚴保甲以周弭盜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一停勾攝以甦民困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一施醫藥以救罷瘡

督撫軍門救荒事宜

屬吏祁承燦全校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為急救災民事職得
三吳不天商羊為改桑田滄海民不聊生此皆
本院奉職無狀感名異災用是痛心疾首渴蹶
剗心苟有利於溺饑誠無愛於膚髮業已請
蠲請

賑為災民請旦夕之命第此在

救荒事宜

上恩不可必也惟是蚤見豫待殫心竭力使災民
可恃無恐正在此時古語云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官無大損而人人受賜救之於
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而已饑之民終無救
於死亡今擇其最切要而當預備者款列於後
願與良有司設誠而力行之蓋吾輩盡一
力便救一輩生靈死亡是振救緩急之間乃為
元人鬼之關念之令人惻然倘良有司共此熱
心不遺餘力事事有條人人受惠則循良卓著

即此可知本院當破格屬撥若議於策之無
坐視災之立斃一籌莫展四境流離則其
不職亦即此可知定行各處如曰心非不
止此耳試看各官自家子孫有疾痛苦楚
宵帖席乎推廣是心以保災民思過半矣

救荒事宜

計開

一專責成以稽實效

荒政不在多言顧得人何如耳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行之非人即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有不公不明之處不免向隅之泣况於氓姓萬民乎若得其人則八荒之遠四海之廣其痛痒疾病若呼號股膝之間無不得相摩而爬搔之者又况流離在目前乎故一郡得一良二千石則一郡理矣一邑得一良令

救荒事宜

則一邑理矣所謂人定勝天饑而不害本院固可拱手而受成也唯據荒政非他縣可比坐理必巡行阡陌慰閭閻庶民隱得實惠可偏此在郡守勢不能也不得不責成於各縣縣官能美縣大地廣縣官又不能也勢不得不責成於佐貳今茲流離載道慘目傷心郡縣正官於此時有不竭廢從事而猶自愛其力者非情矣况此時一切緩務俱已報罷各官正有餘力本院專精而責成各官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所殫力而報稱者全在此時可不煩告誡唯是中材小官不激不發固當鞭箠使也計一邑縣官勤勞於上分理須得一二人倘本邑中偶乏不妨旁借即府幕亦可又不然教官雜流中遴選亦可但須有精力而小心者計一郡中自不乏人也是役也若作尋常差遣無以激發其踴躍任事之心文到府官須加意精選開名到院以憑特委以示慎重之意一應迎送差委及本衙職事俱免使得專意

救荒事宜

於分理荒政仍給以薪水寬其日月事或有或當破格特薦如往時有吏負出身而以廉官至通判者故事具在也卑官難于自見此正處囊脫穎之時倘以賄聞不稱委任法無赦如是庶佐貳等官殫力以佐縣官之窮縣官精神不分耳目得徧窮鄉僻壤無不到之處饑餓不遺無不被澤之人矣不然勢不得不委之吏胥里排種種弊實即官司勞心焦思

朝廷賜蠲賑祗飽奸貪之壑矣擇人委任為荒政
政弊繁故首列第一款

續附議

救荒固須分任但衙官自好者絕少而衙役
生事者極多若任此輩則到一鄉先索一鄉
之供億行一事先啟一事之弊端小民又以
縣官莫敢聲說是拯其溺而益之深也即教
職科甲青年既寡薄而不屑事事尋常流輩
又闖茸而罔効區區即如往歲大戶積米曾

救荒事宜

六

五

委教職監糶矣而假票報糶虛數報完一
錢神為張主遠商米船亦委衙官監糶矣而
米可歸之奸牙則歸之衙役饑民百里持錢
終日會不得顆粒而空歸焉且糶未半而竟
完矣如此等官民何由沾實惠莫若每縣公
報殷實者頌數人素以公平信義為一鄉所
推服者縣官假以禮貌諭以賞罰分委任而
專責成之有功旌以扁額最者給以冠帶如
有作弊民不均沾者許百姓連名指實呈告

到縣查審得實擬法究坐似反勝于衙官教
職也此一議也足濟前議之所不及甚為痛
快總之在該府官遴選得人如前議申名到
院破格差委諒衙官雜職無不稱職之弊但
恐衙官雜職內一時乏人則如此議責成鄉
黨義士二者並行不悖可也

又續附議

饑民嗷嗷企踵望澤如沒者之欲出熱者之
欲濯勢甚岌岌有司留心與不留心實與與

救荒事宜

八

六

童白叟爭呼吸之命故鄉縣死之則主死
矣郡縣活之則主活之矣呼吸存亡間不容
髮必郡縣全付之精神專用之荒政而不以
他事然後仆者可起骨者可肉也故本院之
荒政惓惓於有司不啻三致意焉本院全付
之精神又專責成於有司矣功令已頒申告
至再人具入井之心各懷納溝之恥中豈無
急急皇皇若痛癢在身不遑寧處者耶抑猶
然泚泚沓沓秦越人不相關也當此救焚拯

弱之時本院已盡寬其他課一意委以便宜
此正郡縣急急皇皇之日未宜泔泔沓沓然
者如平糶招商廣積備賑等款種種已詳本
院旦暮盟有司之奉行不啻瘞人之款起發
番心熱幾欲根穿唯是今歲之谷不登來春
之計當蚤九月十月之交正是種麥之時有司
須單騎省從巡行村落省麥不足兼種菜蔬
菜熟則二三月可不饑麥熟則四五月可不
饑况朔風一動饑寒切身枵腹之民能堪乘

救荒事宜

烈之氣凡問其疾苦周其困乏正在此時
處處窮荒家杼而戶喚之勿憚心煩勿惜
脚力吾輩脚力所到即民生意可回嘗見世
之探奇者涉華山之巔登太山之嶺且不憚
脚力為之且此又為民救死者也豈其有愛
焉不然即邀天幸盡蠲盡折奉行不實實惠
不到饑民即有數百萬金錢委之不可知之
人以曰賑救能救於死亡乎近聞高淳令宋
祖騰於各圩衝沒特親棹小舟下啼號數千

人於高屋之脊高木之杪而載以入邑至今
堂皇之間婦孺履滿本院方行查以卓異
之本院聞善如恐不及故不待查復而亟
以風他令使他令人如此而後余憂可
之夫郡縣才能活人坐視民之立斃而不為
之所是殺人而不以忍也罪也本院力能
郡縣活人而不殺人坐視郡縣之殺人而不
為之所是東南數百萬之生靈皆本院推而
納之溝中也罪又浮於有司也即萬死何以

救荒事宜

謝東南之士民本院於此心欲嘔舌欲救
欲焦矣無非欲有司亟活人而不殺人也
聽者之猶然漠漠也本院又可奈何哉惟有
一切之法荒政舉者薦荒政不舉者泰斷不
假借無待而興者豪傑也豈盡乏人中材而
下即民瘼之念淡切名之念濃亦將勉效一
臂之力為本院分憂矣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昔蘇軾奏臣在浙江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
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蓋常使數萬石斛
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
此誠救荒第一良法本院近檄所司酌動官
銀差官往豐熟去處收糶米交以備平糶買
米之使亦既相望於道矣第恐遠水不能救
近焚勺水難以沃焦釜唯是官糶與民糶相
為表裏循環無端庶幾米麥充盈災民得濟

救荒事宜

九

近見常熟縣查有私積米夫戶一百三十
名每名領銀就近收買米粟百石以備平糶
多買則衆力易辨就近則厝處無難民既樂
從法亦簡便計各縣亦有積米大戶也獨不
可倣而行乎又不然各縣空役之戶可使也
如未役者買米數百石免役三年上海近議
行之矣又不然有田之戶不可復困而無田
大戶有典有困者亦可使也又不然士夫自
本身親子姪兄弟外而諸姪伯諸姪及親戚

有田久寄名書冊者亦可使也又不然新
商人之開典于部中者擇其贏于貲而嗜於
義者禮而名之亦可使也總之各商民止獲
其力不傷其財不為厲也豈惟不厲且令得
自帶其粟米又得因以為利也唯是此輩悻
於遠涉亦不必遠涉者連年豐稔民有益藏
今富家巨室封倉不出糶者畏官價耳誠不
定以一切之價聽其以時價糶糶糶於民與
糶於官糶於外境與糶於本境等價耳此又

救荒事宜

十

得事上急公之義與爾鄉黨鄰里之意爾富
家巨室所願傾倉而應也近糶不足始不付
已而遠涉米粟不足始不付已而兼收糶
大都一番在糶一番在糶一番在途循環轉
運絡繹不絕糶而歸矣付之牙吏則易為侵
漁且資市糶糶而復責其糶也則守支之者
不啻焉又恐其為富戶厲也各縣原自有倉
官買米到縣官檢驗入倉為期日親自給糶
本院令臨海曾親行之良不為疲大抵百人

以上便慮冗雜當分場逐隊用旗引之法徐
審孫蘇次參成式具在也若縣大民衆縣官
難適不妨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數處或
衙官雜職各理至於村落餓殍豈能就升斗
之粟以緩須臾之死扶病而來排擠不前守
候艱難浩嘆空返須于各荒歉區中或開鎮
人衆或寺觀空房多置倉廩以義倉俟民
糶一到官為驗數即入義倉仍選委本區公
正為鄉閭所信服者延見慰諭虛禮激勸不

救荒事宜

六

十一

駭以大户之名而風以義民之誦又委任
雜職官與義民同本區里排量行給糶仍
前分場分隊法不得雜亂設籩一面於門外
有真實饑民不得入糶者許鳴鑼入稟
將半即以糶本交官即給往再糶以備
不得斷絕至麥熟而止縣官仍出其不意
村落查開以防佐貳諸役不稱委者事竣
糶米及監視糶米商民或給以扁或給冠帶
或免其差役至於新都典舖或免其借辦之

擾仍給券令其的子弟得占籍與考焉庶乎
人樂用命而平糶之米日自在市視之巡門
俵米欄街散粥者必且百倍矣

續附議

糶糶循環一番在糶一番在糶周而復始其
策誠佳第糶米全在目下八九月專講
積貯其道主聚而不主散至十月以後專講
流布其道主散而不主聚矣又有司操聚散
之權不能無所寄而行之寄之牙僧寄之胥

救荒事宜

二

十三

役弊也寄之里排猶牙僧也寄之雜流冗員
猶胥役也於是不得以而寄之公正以正
奸民之尤而并里席狼畏之者也然則今日
聚散之權終何所寄無已則有民間之大戶
可使耳大户非能人人好義急公也而溫飽
則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則乘機射利之心猶
不勝其畏法懼禍之心故可使也此一議也
足以濟前議之所不及吳俗重因果即如齋
僧造橋造塔往往不惜重費為之况起饑民

於溝壑之中骨而肉之所謂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圖此等陰德視齋僧造橋造塔等功
德萬倍况此又不費財者也不過借力耳此
固其所踴躍趨後者第恐有司行之不善始
而僉報繼而稽查衙役乘之滿目是擾錢糧
干係又慮贖償善不見德不則受累掛名在
官便不得脫前役未了後役又來嗟嗟大戶
何不幸遭此困苦也此全在有司除其煩擾
畧其小失仍與之約一殺之後永不再累仍

賑荒事宜

十一

享如優恤或給扁或給衣冠或量免差役
得善之報如是而大戶不爭先聽命者
一有也以一鄉之大戶一鄉之饑民事
而惠溥視雜流冗負者會公正里排
萬倍矣全在有司加意行之

一東庫積以資糶本

夫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近概有司買米動稱
無銀堪動束手以視饑民之斃又安在為民
父母也彼汲汲長孺何如人哉方今帑藏空虛
安得贏餘若待無礙可動是災民終為溝中
之瘠矣除稅界事例河夫空役餘米助役贖
贖缺官柴馬省存驛傳魚課匠班兵糧事該
省存牌坊盜賊變易等項一切堪動者許令
搜括買米外倘有不足即未解錢糧權宜借

賑荒事宜

十四

用事完抵還亦自不妨計各府縣庫中徵
銀有先解者有遲解者姑借此遲解之銀
給發買米計一縣須得萬金乃可非謂萬金
之足於用也夫萬金而萬金用之可立而涸
也惟是將此萬金半在糶半在糶如環之無
端不使間斷是不竭之倉也惟是方今九邊
然眉三軍枵腹徵輸催督迫於星火本院難
急同舟期於共濟何忍議停惟是洪水為災
民困已極不蚤為計入秋以往須風一動

饑殍寒民愁無聊計無復之弱者駢首棄捐
於道靈龜泣血嘯聚於郊闕根本動搖關
係不小是不通緩一三之解全活數百萬生
靈之命使二百年來根本之地屹然金湯所
得孰多况

主上寬仁保民如子必不以專擅督責即使有他
本完願以身當之昔洪皓在秀州擅留浙東
綱常平米斛四萬守禁不肯曰此

事所難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至急寧以一

事

上

身易數百萬人之命本院亦不難於捐此身
為文民請旦夕之命乃若有司奉行不謹預
備不早處置無法異日倉無粟市無米野有
餓民豈有盜賊是有司之罪也夫無米而炊
有鹽曰巧婦不能也今有米矣而猶然不炊
其拙婦也本院斷不能於此姑息也

一風慕義以廣儲積

縉紳先生解組歸來閉門耕讀即有贏餘原
以養廉而富民起家得之艱難持之吝嗇亦
無足怪故哀矜惻隱與爾隣里鄉黨超出流
俗之外此可望於賢士大夫不可槩望於齊
民每見荒年一番僉報闔邑騷然奸民乘之
攘臂而起致令富家巨室人人自危是水災
固災此之為災如水益深耳本院甚不欲救
荒有此強借也唯是荐紳先生夫孰無慕義

救荒事宜

上

上

之致此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第無程
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為德也可或立印簿
二扇一官簿一民簿官簿自本院捐俸為首
以次及道府州縣倘鄉紳先生慷慨仗義積
德行仁者聽其自書若干不願者不強也
於任俠慕義如顧正心者三吳富民豈謂無
人倘有如顧正心捐數萬金救民者本院即
為

題旌萬金而下樹坊給扁俱無所吝欲冠帶者

冠帶以榮終身欲效用者給劄付令效用又為之免其重役即如輸米百五十石者免百畝之差三年輸米三百石者免千畝之差三年米以遞加田亦以遞免俱聽其自書有司不得一毫勒強近青浦縣候選序班王仕指贖五百金助賑吳縣監生朱國賓指銀千兩助糴其銀即發各縣行賑行糴仍令縣官親往其家懸扁以旌之仍免三年重役使得為善之報本院之不食言如此夫請蠲請賑禁

救荒事宜

七

搶奪禁強借本院之保護富豪不遺餘力倘富豪終吝一錢不出不能為本院效一臂之力無論辜負本院且非為身家計也古今饒於財者無如石季倫奴輩利吾財之言可為炯鑒此事在古昔無論往者吳門之事念之令人心悸豈忘之耶古來始於鑽核一念終釀藏珠之禍亦可思也亦可畏也

續附議

吳中役法大率五年而一輪差民戶有田百

畝者僉點杖頭一年收銀二百兩其費六七金有田千畝以上僉點北運上中解戶一批其費約二百金今若輸米一百五十石則時價該一百二十金矣而止免其四百畝之差三年是以百二十金之輸而博免二十金之役也循是而上有田千畝者輸米千五百石時價一千二百金而止免所費二百金之北運恐民未必樂輸此議誠為有理須當視所減之役與所輸之米略相當乃為均平又富

救荒事宜

六

民動於義者少動於名者多凡輸米五千石者為疏

請遙授京官銜三千石者疏

請外官銜二千石者本院給劄付效用或曰名器

不可假人是又不然即如白丁納銀三千竟

實授中書儒士加納六百竟實授外官其弊

擾驛傳剋剝民財

國家得不償失今只授虛銜似不為過也

一積積貯以備發賑

積貯原以備災荒本院不啻三令五申矣平日據有司報倉廩盈滿如崇如壙即義倉社倉學司一切井井循政燁然蓋曰足以備不虞也今非不虞時乎日積日累計當有陳陳相因者近據各屬申詳又動稱倉廩多空無以應卒何前後矛盾如此豈昔以虛應耶此之謂紙救荒殊可太息大抵法久弊生事久蠹起其不能無牟漁可知也各府理刑廳

救荒事宜

九

官查盤是其職掌不得姑息隱瞞須為親到各縣倉廩逐一盤核每倉貯穀或米若干通共若干支銷若干實在若干其于各義倉社倉及學田亦查核如前通將見在實數各申報本院不可聽吏書支吾影射使百姓之脂膏恣奸貪之魚肉當此救荒之時舌敝唇焦萬無可措甚不得已且復仰給於巨家富室矣此猶私也原不與公家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乃前項錢糧原在公者也不先覈之在

公而遽以風勵私室可乎

救荒事宜

十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商賈熙熙攘攘而來皆為利耳唯不抑其價則米商自米米商來多則穀價自平若有司不識時宜遂訂其價則容米不來客米不來則境內有蓄積者愈闕錮不出矣嗟嗟客販不來上戶聞雅小民嗷嗷何所恃以為命有餓死而已耳昔范文正之在杭包孝肅之在廬俱不限米價而賈至益多蓋有深意頃屬荒之初起市價驟騰自非禁令之盡一勢且

荒年事宜

二

日益而未已故本院不得已權宜暫為之下

令平價一時單寡之子其幸脫於主稿者

此令之力與第此特可偶一為之耳蓋

之時謂其與時消息而為之高下者也

不可為常也自今著為令凡商賈以賈

價高下悉聽民間時值官無所與仍聽其就

便兩平交易官司不得封記而束縛焉所以

便商正以便民也但荒年好種陰德各商須

尋義甲之利積德子孫比往年積有

當知足毋得縱無厭之欲高擡時價如有奸牙狡僧乘藉年荒故意增減病商病民殊行拿究

荒年事宜

六

三

一通米船以示共濟

夫過糴之政霸者羞稱夫亦謂彼歎而我豐而閉不相恤如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之類也非謂彼歎而我亦歎而亦不當過也隣人之子饑同室之子亦饑奪同室之子之食以與隣人之子非人情矣唯是有司奉行不善而奸徒遂藉搜米之名阻抑商船米船不通鄰國受病間亦有之本院已三令五申除將一二奸徒究治外自今者為令凡係

求九事宜

本境之米不許出境仍不定價聽其隨便交易如係外省之米船或往閩或往越船到即放仍不許抽稅聽其往來自便關津棍徒不許邀截攔阻以病鄰國蓋吳越一家如左府手未有左手病而右手得無恙者

續附議

凡本境米不許出境外省米不許攔阻聚善矣而多有富民糴米於本處舖行里排及地方積棍亦指為私糴乘機詐害又聞各牙行

多通各衙吏書及衙官每本地米潛糴外境者每局得銀二冬安然放去而外方米出者又動稟衙官索詐阻抑與本院賑救實水火相反言之可恨自後正官須加意稽察再有如前弊里排衙棍初號究治不肖衙官密報以便拿問

救荒事宜

二四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陰德之報為善陰騭書中所載甚詳諒非虛語姑舉一二如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者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飯則與錢有一道人持錢糴米天福曰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何用錢後道人題四句於壁間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已而三子俱登高第官至太常祝染南遇歉歲為粥以施貧者後生一

救荒事宜

二五

子聰慧請舉入學手榜將開忽街上人舉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為特科狀元此在久遠無論姑舉耳目之近往聞馮李有一賢士大夫時當凶年開倉廩以救饑民隣里鄉黨賴以全活者千萬家至今世高其行天厚其報聞有日者為之推卜前者驗後者不驗後者不驗乃陰德之報也陰德陽報之說章章如是今三吳富家巨室積德施仁者豈

救荒事宜

二六

少本院揣知荒非至極不發意蓋有待也唯是行賑散粥如上諸公陰行善者上也本院日企而有望於三吳尚義之家也此固所禱祀而求者也又不然各業主自賑其佃戶可矣彼其休戚利害之與共而能泰越視哉豐年大食其力歉歲不恤其私可乎其佃田多者至十餘畝少者不下五六畝每畝給米二斗則多者至二石少者可一石即給以官儲安能及此不煩官帑而惠自周可無報名之費可無候給之煩可無冒領之弊此為救荒之良策又不然豐年抵斗償之亦無不可此在賢士大夫樂為善無近名無責報此其聽之不待本院詞之畢也第恐富民以名應耳有司須細稽查令其開報給過佃戶若干但不得因而為擾也又不然遠年租債焚券以市義可也即不能焚券姑待歲豐取索可也毋縱豪奴悍僕助水為虐也又不然湖蕩蕪蒲莖茨鳧雁魚鰕之利凡係無糧之業許饑

民採植麥熟乃止勢豪不得厲禁以上諸事
於巨家無大損於饑民濟實濟事之易行者
天視天聽即在小民捐者亦毫報者尋丈浮
屠果報或足涉於即此眼前便是證果此在
高賢大良自為善不得而強也

續附議

業主各自難其佃戶此法均平周徧而有實
意法最良但業主名雖有田而未必有積者
頗多當此大荒往往有自救不贖者若每畝

救荒事宜

限以賑米二斗則百畝者便當二十石矣此
在千畝以上素稱富家者猶或能之然而其
田愈多其賑米亦與俱多尚難如數况以百
十畝計者又豈堪此且今冬之築圩來春之
穀種勢必仰給業主計非每畝斗粟不可又
豈能出此許多也况萬一未必全蠲則所贖
又且不可知乎此一議也足濟前議之所不
及須再酌減每畝賑米一斗其借米聽其量
力為之官司不問可也

又續附議

各業主賑各佃戶法簡而惠實核業誠便此
外又不有甲賑法賑之法乎近俗有小戶出
甲必訟之處官與外姓爭辦則憚之通族豈
偶值荒年而不可以義相勸率乎自今著為
令先令以各甲濟各串不足則官為之助以
各族賑各貧不足則官為之助夫里長之於
甲首有休戚相關之意族長之於族屬有骨
肉相倚之情此固不煩強抑而人樂從不煩

救荒事宜

報名而法自簡不煩稽查而澤易核其法之
良與業主賑佃戶相表裏是在有司加意行
之耳

一藉賑濟以復農業

今三吳之水不謂不稽天矣水鄉之民不謂不魚鱉矣然至於洶洶而好言流者此本非力農而被災之民也皆市井村落中無賴惡少干紀杆網不耕而食者在荒園無獲即豐亦無獲而特乘機以肆其咆哮耳使賑濟而行於此輩是以膏梁餓豺狼也况里排又畏之如虎而不敢不以貧民報者其力農而放濟之戶則猶然半莽不及耳且小民自巨浸

救荒事宜

六

二九

以來室廬無依插蒔無期雖百計慰安而托舟楫負耒耜以博一日之命於四方者不知其幾矣轉盼三冬春農是賴而使野無歸鴻將田隴為壟則莫若以賑濟之惠為招徠復業之舉將各縣見貯在倉之穀分而為二于八月間給發一半于種麥之民以為麥種子三月間給發一半于種稻之民以為穀種其應給之民務要縣官留心總理及督率廉幹佐肅各官分區親督里排覈其所種之田及

其實務農之戶造冊報縣方准給發即倉穀不足不妨別以輸賑者給之而既給之後仍開查其作種過麥禾若干以防冒領夫以佈種為賑濟則賑之民間者皆布之田畝者也田畝之所布即不能一時以仰給而青青遍野將民之自安與其以賑為名而徒恣里胥之乾沒飽奸民之口腹者相去遠矣

續附議

吳中小戶大抵皆佃種業主田其當佈麥佈

救荒事宜

六

三

禾之時業主惟恐拋荒以失租課於九月四五月佈種之時佃民無麥種穀種者業主當悉行借貸田熟加息還之或官給印信簿令借者註簿領米不還者官為之追理自無不貸之種無不種之田矣若官發賑濟一錢於八月則似早一發於三月又似遲貧民一頓入手未免輕用而冬春五個月恐無聊賴故賑濟賑雜兩項必須九月後相兼行之至麥熟方止為萬全也

一籍饑民以期實濟

賑糶之舉期于饑民得沾實惠開往時一行賑糶則市價輒漲充饑戶藍縷其衣改頭換面更姓移名重復虛冒俾啼號者束手以待斃於僮者鼓腹而嘻將所濟非所饑所饑非所濟如同兒戲殊為可嘆此事必須正印官親歷鄉村遍行荒處隨門審察逐戶填註大人幾口小兒幾口或絕無生計或稍有過活即時分上饑次饑二等次饑即給賑糶曆上

救荒事宜

三

饑即給賑濟曆官立一總簿即時登記鄉村成聚之處令五家為保即被水飄沒人戶散之處亦令就近五六家作一保若一戶不實一保俱不得賑一鄉之中土田高下不齊故有共一村居民而田高者即為豐年田低者即為饑戶尤不可不核饑戶有遺漏者許本戶陳訴有詐冒者許同保首告仍用蘇次叅法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賑糶若干合賑濟若干實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帖于各人門首壁上以便出其不意抽查勘并各給領糶領濟一單如期許執單投進未領至期縣官即忙不得改日至于縣大地廣縣官難于徧歷須分委如前精擇佐貳及教職雜職協同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舉無遺人人無遺舉廢一粟一米皆到饑民之口不成畫餅各府縣正印官千萬留意

救荒事宜

三

二四一

廣粥廠以便就食

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饉寒鉢於身而求緩須臾之死者其情狀可知矣當此公私匱竭之時而欲以擬罕民饑國人之舉勢所不能則惟有多設粥廠庶濟者易於廣恩而食者易於取足然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者有之蓋煮粥必委之里排彼豈能人人奉法而毫無浸漁者乎又豈能視公事如家事而炊煮得宜者乎或粥少而食者驟衆也則以水滲

救荒事宜

三

之或糜薄而食者怨恚也則以灰混之况久得之腹豈暇擇食未有不恣其饕餮者薄惡之糜驟然之飽其有不傷生者乎故曰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也况就食者聚於一處則未食之先有淹滯不逮之嗟而既食之後有饑飽不均之嘆且群處而食雜糞而來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今粥廠須以多設為主亦不必更煩木植以費官民自城及鄉每於寺觀菴院之處度其可容數百

人在城郭者縣官自主之其餘鄉村處所或一二十里或三四十里隨其鄉約菴廟廉幹佐貳督同好義之民共襄義舉其費必須取足於官糶可動之米及倉廩未發之米及民間所輸者仍須於粥場繩列數十行每行兩頭豎木檟繫繩作界饑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異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預諭居民各携一器粥熟鳴鑼行中不得動移每粥一桶兩人舁之而行見人一

救荒事宜

三

口分粥一杓貯器中須臾而盡分畢再鳴鑼一聲聽民自便分者不難雜蹂食者不苦見遺上午定限辰時下午定限申時亦無守候之勞總之散粥散米不宜太早須在秋冬之交舊儲之盡新穀未升瓶壘內空烟火外絕此時行之方為當厄

一覈實荒以杜虛冒

夫救荒者必先覈實而後惠無虛冒如縣有幾保保有幾區區有幾畝須先令大段明白某保區為荒某保區為熟某保區為半荒如上年報旱荒今歲無水荒可知夫荒熟既已詳得法當使荒區報熟而熟區報荒蓋荒區則荒處既多若更一一報荒則畝書必以開寫之煩托言紙筆之費沿門需索任意低昂貧戶艱於買求則田荒而反作熟富豪易為

救荒事宜

六

三五

恐喝則田熟而反作荒即荒冊已定而官府難於遍踏踏荒之時且有船頭之作弊得賄則引至荒處無賄則引至熟圩故當止報其荒區之僅熟者則其所剩皆荒不辨而自明矣是法也一則畝書便於攢寫可無錯雜騷擾之弊一則官府易於踏勘亦無寫遠難達之苦又不然近城去處縣官親自踏勘窮鄉僻處仍責佐隸廉能官處處親到督令現年保甲開寫蓋錢糧是其干繫開報豈敢不公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正虞熟田不報則踏勘之時當令各熟田每圩挿一木板約高五六尺者明開一圩中某人熟田若干佃戶某某人熟田若干佃戶某若有不挿板之熟田即係漏報其作報之人法無款若踏勘官當預置竹籤具開區畝藏於籤筒不可托吏書收執以防弊竇須密封衙內時常行掣又宜簡從役輿皂單騎輕舟帶籤而往隨意疾赴田間出入不意掣籤細查其間又不無移址換段之弊要在加意釐

救荒事宜

八

三五

革嚴法創懲則處處可以得實也其半荒區亦亦止報熟勘熟之法亦如之夫荒熟既盡得實則饑民大畧可知蓋熟田之佃既籍則荒田之佃非饑民而何此即可與籍饑民之法並行而不悖其核實荒時即其籍饑民時也法宜變通以省繁劇是在良有司事事關心步步着脚維知煩勞吾輩受此煩勞百姓受許多全活陰德無限令名無窮知之勉之

二四三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夫平糶之說為小民之力能辦數文以博升合者言也不有瓶無顆粟甑有飛塵并升合而力不能辦者乎則賑給之議又所以濟平糶之窮矣顧當此帑藏若洗之時將盡取給於官無論無米之炊勢不能辦而蹄涔之水所甦幾何惟有贖罪之途可議耳然罪自笞杖而至鬼薪城旦即豐時亦未嘗不贖也所贖幾何是必重大獄情除悖逆及真正人命

事宜

三

盜之外其餘自軍罪而下皆得納米以贖其至於監生生負及吏農人等凡緣以贖者皆準於本等所納之外再加一倍若贖還職役仍視其歷事聽選及叅役之久而遞為增加如監生原納四百兩者今倍之則八百兩矣若聽選在十年之外者則又更加三分之一其吏農等項皆遞及而遞加除生負須申詳學院且無所納之則例可議聽臨時酌處外其餘有願贖者本犯具呈於縣

查其原案具由申詳以憑裁酌如此則刑法於一人而實可以活千萬人之命固屬十二荒政之一端也

事宜

三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夫國奢宜示以儉况歲儉示殺此尤救荒第一義吳俗奢侈所從來久矣送死者錫貫以供發引遣女者兼兩以狗結褵此猶可諉曰父母兒女之至情也乃若通都關市羅列珍奇萬度千箱華艷奪目壘斷者招呼於肆無賴者勾誘於途彼此征逐如水之流不知底止甚且炙煨烹魚醇醲甘脆盈庖溢宇酷烈芳馨令見者目眩而涎流不覺探囊而解帶

救荒事宜

六

三

若斯珍錯偏近青樓盤礴之餘多生迷惑以致少年輕薄破產亡身如蛾之赴火雖死不恤此猶可諉曰輕薄蕩子也乃若軒軒華組楚楚青衿坐擁樓船身携嬾婉流連詭浪竟日通宵一席之費竟可救八口之饑何不汗樽杯飲以一二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於半亦可也風俗至此亦官司之責自今約法率先自本院始如燕會交際鼓吹劇戲一切浮費縉禮俱從減省諸有司俱當如約共成雅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道以救災荒至於婚喪吉凶嘉禮及宴飲居室一切往來閭道諸費仍望士大夫尤當首倡儉道以為齊民標的至於閭巷之間市肆之內有敢仍前征逐淫巧及貴遊公子任俠博徒夜聚曉散遨遊馳騁百萬一擲千金一笑種種奢淫等項俱許有司廉實究治招解夫貧民方枘圓以待哺富室猶侈心而習靡天實降鑒恐有餘殃繼未能為同類而解推獨不能因

救荒事宜

六

四

天災而省悔乎古云教民節儉則財用足夫教民非我輩之責而誰責或願良有司同心而力挽之諄切諄切

二四五

一諭典戶以便貧民

夫吳門擁重貫而開典者徽商與土著雜處其間此輩以吾民為外藏也久矣每年僅僅以額課解稅監外官府不得而後差解不得而及且去年又已免稅課十分之三是此輩之獲民利而受

國恩也亦厚矣乃一遇歲稔類稱無本收當深藏閉戶十家而九間有收者較之平常所典十僅與一夫厚獲利于豐稔之時而忍坐視于

救荒事宜

六

四一

凶荒之日無論非情法之所宜即古語所云悖入悖出之訓亦非此輩身家之利也合無示諭令此輩遇有小民衣飾器具照依常年規則值十當七不得過為剋估且託言無本以拒絕貧民仍着典舖每家赴縣具領憲給印信批文不論遠近令其糴米來家銀米兼當而其米一照時價高下苟非騰騰之甚官府不為限制如此在開典之家既可以米為本且可以糴獲利在來典之民不必易米以

銀石竟可以物博米况典之舖多則米之途廣前之當者將盡後之糴者又未如環無端流轉不匱此亦以民濟民中更一術也

續附議

夫議糴議糶皆同且至矣第糶必用銀錢銀錢必取之甚難營業不售米能自贖豈能空手來糶當必取諸衣飾器皿無衣飾器皿又豈能空手來當况賑濟平糶之米有限民生之營業無窮故須調停其營生令其得售

救荒事宜

六

四三

方是根本如崑山之民南方業綿布北方業苧布婦人業辟麻與紡紗常年客商收布多故布貴絲紗貴而得度日今歲荒苧貴絲賤花貴紗賤且收布者少欲求常價之半而不得絲紗則兀若終日而利僅二三箇錢是以雖有暇米而不能糶欲當米而不能當也惟束手待斃而已官府賑之其賑有幾哉不半月而盡矣惟是有賑濟以為營生之本多收布以為營生之利夫然後平糶之法貧民

河運實惠不爾止於有錢有當之家受惠而無錢無當之家終枵腹矣故須責令其舖收布比今賤價每石少增一二分或有令樂輸之家即以其所收之米增價收布收完易銀再收但價增則米以漸而損約計歷時數次米盡而止其不然所以官糴之米收各縣之營生止以蘇州一府論太倉崑山嘉定常熟吳江收布長沙三縣收絲線並收布亦照時價少增收完或派樂輸之家或派典舖易銀

救荒事宜

四三

此議在民為以已養已在為不賑之賑事便而功倍各自營而不為非亦救荒一策也

一酌工作以資糶戶

夫議荒政而及於鳩工使貧民得役力以糊口事誠然矣然所謂興工者必修建有原設之額帑藏有見貯之銀及此荒歲一舉行之是兩利而俱存之說也如各縣原無應作之役亦無可動之銀而輒議興工則勢必至加編加派以取給夫加編派于災民以動役猶之剝垂斃之肉而療饑饉未療而先速其亡矣使范希文而當此時必亟傳之不暇也至

救荒事宜

四四

於無煩官帑有益大户而兼可以濟貧民者無如脩圩之一事蓋各縣屢歲旱而不澇故民皆忽此修築而原存圩埂日塌月削僅存一綫所以一遇大水捍禦無策今誠及八九月水退之時縣官輕躬寡從遍至窮鄉每圩之中有田而稍饒者許畝出米若干有田而家貧者許畝出力若干即以饒者之米充貧者之腹而饒之畢力于修築之舉其圩埂之狹者培之低者增之有數千畝共一圩者仍

界畫為數圩而多築其埂以分之夫埂厚而高則禦水有具圩小而小則車戽可施在出米者非置之無用之地在出力者即自為已田之謀且可以目前救荒之謀為後來備荒之用其地非水鄉郡縣無圩可修或繕治城池或平治橋道或營建官廨大都動千人之工則活千人動萬人之工則活萬人但須於富民不擾於饑民得濟而止此又救荒一端也

救荒事宜

四五

續附議

借工役以寓賑恤前哲固有行之而輒改者昔范文正公之守臨安偶遇凶侵公私倉庫乃反大興工作一切鬻官緝宇廣行修葺令饑民計工就食抗人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况蘇松被災之由實緣河道埋塞河道濶濶則受水有地洩瀉亦速縱有旱潦不能為災今吳淞淤為平陸矣蘇之白茆七浦福山松之蒲葦通波盤龍白鶴諸塘浦幾於斷流

矣一遇亢陽遂致赤地千里數日陰雨遂致平地陸沉此又理勢之所必致而未可盡諶之天行也第錢糧匱乏無米難炊查隆慶初年開浚吳淞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七十餘里費銀七萬有零亦不過吊取各府贖贖及查支各庫無礙官銀而已即今各府贖贖及無礙官銀俱已動發糶米備賑帑藏一空視昔尤難矣第天下事當從難處做去况民已魚鱉奚忍坐視司道及府縣官諒同此心

救荒事宜

四六

須親歷踏勘熟計審處商量利害計處錢糧冊開申詳以便題

請舉行不然恐河流之洩受日窄天道之旱潦無常歲歲蠲停年年賑濟東南根本之地將化為污萊魚鱉之鄉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夫士在齊民上在平時猶當優恤况當此凶年釜塵竈蛙興三旬九食之嘆尤可憐憫須令學官從公開報貧士姓名須分上次二等計等輕重周恤其有名不列賢宮而身有處士之行者有司亦當為之設處賑恤以示禮賢下士之風若學田有儲預備倉有積更不難辦毋待其自行請乞傷廉恥之素心可也

救荒事宜

四

一申暴禁以安良善

稂莠不除嘉禾不植除亂民正所以安良民也即今饑荒初起尚未至極蠢爾頑民遂據臂而起乃知此等亂民非迫於饑寒乃閭巷惡少艸澤奸兇睥睨已久欲藉饑荒以求一逞者也萌芽不剪將成斧柯本院已將亂民羅文獻等遊示處死外嗟爾良民須知荒年易過豐歲將來况本院視爾等之饑寒不啻痲痺之在身即示中諸款皆本于胸中流出

周中丞疏稿 救荒事宜

至誠懼到纖悉曲盡即爾等自為計慮亦不過是爾等須體本院真切為民之心共守清度期為良善况有本院坐張於上各屬分理於下必不忍使爾等去斃道路為溝中之瘠趁此水退隨便耕種雜糧蔬菜即捕魚探蝦亦可聊生夫從善未必即死從兇百無一生此事易明若怙終不悛如羅文獻等頃刺立斃屍骸暴露誰為憐惜各宜省悔毋蹈覆轍自貽後悔如有司奉行不善致爾民饑者不

救荒事宜

四

濟濟者不饑則道路之口本院亦時時體訪斷不姑息以上業行屢示仍復申飭

二四九

一嚴保甲以周弭盜

夫救荒與弭盜之法原相表裏弭盜莫周於保甲而談保甲者率畫餅視之何也一格於有力之家不屑與齊民共巡緝一苦于浮居之民不能與土著併心力耳今城中原有夜巡各兵俱有信地似不必再議防禦以滋煩擾矣惟是稽查人戶分別善良縣官可以按籍而知奸民不能以窩藏而隱則保甲之法尤荒政之喫緊事也今由縣以及於郭由郭

散荒事宜

六

四九

以及於鄉各以次第編成字號每十家為一甲以有精力者一人為甲長十甲統以一里里即以見年充為里長十里統以一保保即以見在公正充為保正以本年首名糧長充為保副如公正首名果係年老不堪者仍行另報其人烟湊集之所即數十百甲亦止統於一里而村落零星處所不妨以數處湊成一甲每甲照依十家牌式逐家填寫一樣二張一掛於甲長之門一付於里長里長總付

保正副保正副即照單填寫魚鱗人戶冊類齊送縣人戶之下須照牌式註明某人係何生理或係單丁或係幾口或係殷實次貧極貧人戶俱務須的確查填其十家之內倘有寄跡可疑及無本等生理與每每夜出不歸者甲長即報里長里長即呈官究治村落處所原無巡兵其十家之內各自具防禦器械仍以前一甲之尾即書後一甲之首某人後一甲之首亦書前一甲之尾某人務使一區

散荒事宜

六

五十一

之中首尾相貫指臂相聯一有盜賊生發頑民搶奪等事俱立刻奮力擒拿無容漏網至於賭博尤須加意查禁蓋賭博少則竊盜稀竊盜稀則大盜息此尤喫緊第一義異日即欲賑濟饑民亦按冊而了然在目矣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當民不聊生之時一命非所惜也強者甘蹈法而攫人于市弱者拚身命而詐人于家往往而是甚至有父子兄弟對狼滿室委一老憊不堪者于平民之家而不逞之徒群而和之視其家資皆為已有爪鎖之未已也群搶之未已也盡室以飽其鬪牙之噉然後以徐徐尺帝裹首而攔街塞巷狂呼于府縣之前及事體得白而平民之家已蕩然矣此風一

救荒事宜

五二

禍不特非所以安大戶及非所以生災民也

今後凡有以饑荒之故強借不從拚命圖利

投河自縊服毒等情決不斂給葬埋以遂

其欲使民多輕生無賴之行至于民間一應

詞訟應追應給之銀除

錄依及上司追贓入官還官之外其餘一切租債

與斂給找絕等項俱不得無端纏告即勢豪

挾持來告亦一舉停追通候成熟之年方與

追斂夫禁圖詐以安巨室傳以寬小民

情法兩平上下胥便

救荒事宜

五三

一傳勾攝以甦民困

夫災民猶之疋夫然力培之尚不能有起色

少觸之即顛仆矣故軫恤之計惟在力甦民

困而民之最不堪者無如勾攝之一事八口

旬日之供不能當市肆之一嚼也貧民終歲

之役不能充胥隸之一飽也縱嚴禁群役生

事擾民而法之所不能禁其大弊有三其一

為軍丁之起解夫一軍之赴伍其僉妻掛號

旅邸長途之費不下二百餘兩每一里排約

費二三金而此二三金者里胥又以不釐而
培斂於佃戶不知其幾千百家也故一軍起
解而半縣騷然災民之不堪者一其為隔
屬之關提夫民間理直氣壯之事未有不歸
結於本境也有其冒籍生端者非以誑批為
難結之局則以關提快拖累之謀在承提者
視為奇貨利藪在被關者見若赴火蹈湯彼
小民寧盡其所有以求解一日之厄也維經
通行各屬禁革猶恐有司奉行不謹災民之

救荒事宜

六

五三

不堪者二其一為遠年之案未完勢不得木
拘催及拘催而人亡財盡徒拘一二里排及
親故回話張本拘一番多一番之擾災民之
不堪者三自今凡一切勾單補伍關提人犯
一槩暫停通俟有秋之後方為查行至於遠
年舊案其未結者查申可銷者允銷其未結
者查申可豁者允豁已問配而贓欠未完者
姑准發配釋淹理滯亦所以感召天和也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夫吳門游手之民誠衆矣然其間點有力者
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此一二人者其力緩
急可用棄之可惜也今後各練兵將領須於
信地處凡一坊一卷之間果有投后超距之
勇及膽略不凡游手無事仰食無地者皆密
訪而密識之願補伍者即為申收之行伍中
稍優其餉更有傑然自見其才者不妨量補
隊長等役每哨以數名為率其本等之餉即

救荒事宜

八

五四

以撫磨中空月之銀通融給散各將領能用
心體訪所收得人者註以上考無事既可實
行伍而時訓練有事且可賈餘勇而作先驅
亦荒政消萌之一也

一施醫藥以救罷癘

大水之後必有重疫各郡縣須蚤為選舉良醫量給藥費令散處村市以救病者不幸而死亡則於救荒銀內給棺槨銀三錢助之其報舉責於糧里其甘結責於比隣有而不舉舉而不實者皆有罰必以穀為賑備如此則生者得養病者得活死者得藏此亦救荒之一也

救荒事宜

以上諸款辟之藥方也至於宜寒宜熱宜清宜補對症用藥不拘古方變而通之起病人于九死之中方為國手今茲之政本院決不執古方以督良有司唯是一掬仁心百方妙劑出斯民於蛟涎魚腹之中無使有中澤鴻雁之嘆此本院所禱祀而求者也且將視此為殿最焉

勸施迂談序

儒心之言施一曰博施濟眾禪心之言施二曰財施法施言施不同而善施則一財財施之施有限法施之施無窮曰博曰濟而財法二施備矣此則西方聖心之啟不越震旦聖人之範圍也查之富貴積粟如江河積金如丘岳散籌鏹鑄折項去毛契疏鞅掌不知厭足他視一切喫劍之寒士醫桑之錢人猶越心視秦人痲痲了不得關錐銖柔毫釐不輕假貸豈知

今生受者匪他生作者受者已何
因緣而享富貴作者以何因緣而
免貧乏乎無他杜施而已然以施
奚施其獲隘以不施奚施其施廣
已施奚施財施是也不施奚施德
施是也財施者貨貝錢刀法施者

序

言語文字故曰利而後利之不若
不利而利之之利也執此以勸則
自施之不逮勸施較然矣是編蓋
相國歸德沈公所著不佞讀之而
愴然感怛然悲不佞觀五左元元
奚浮苴漂梗接踵而填溝壑也乃

授之剛氏流布心間寧寐學立大
夫善人長君讀之投箸而起俾菜
色之氓荷更生之賜乎則公勸施
之文家傳戶誦其功德可思議哉
公負東山重望海內以出處卜浴
安是公方已溺已饑之思佐

序

聖明堯舜之化豈徒托諸言語文
字而已不佞重刻是編無亦助益
津臥剌波益太華已握壤乎

臨川周孔殷書于待旦堂

勸施迂談

余性有所偏毋見人饑寒可隱者則不覺擾擾焉欲施施則悅故每爲煦煦小惠以自取適焉頃歲侵乃至竭盆盎所有與繼之稱貸者以應人之求亦自知過矣然不能裁節也抑所濟幾何語有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余有

勸施迂談

味斯言也乃託爲富人憐貧人者語以勸夫世之好行其德者其語曰嗚呼世事一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姑聊舉所見吾每當賓筵極醉飽主人方薦珍無已強之大嚼予蹙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歿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盛紈綺狗時尚冗陳疊積多不可遍及身而

貧人有衣不蔽體倚簷露宿朔風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亭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異則不惜千金購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寬然有餘猶務日辟疆展土多積厚蓄爲千百年虞代匱而貧人有室如縣罄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

勸施迂談

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狼戾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橐而貧人偶拾其一遺秉穉穗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艱然作色者有託在肺附之親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宣侈導滯因之賈禍而貧人有待

吾鼠壤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
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吾睹而悲
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槩
以古人高義相率助賑傾貲賑饑之類
強人所難推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
則無不可爲者請詳以前事較度之賓筵
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樽杯盃一二以施之
餓而欲歿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

勸施迂談

一

二

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
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便乎然挹
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用而
敝之篋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裋褐以施
于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
不乏也吾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即可全人
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高世義舉也以施
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深夜則自得吾以

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
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
多積厚蓄貲乃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
諸子孫則賢者不取此足用愚者雖得此
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
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
爲有用也吾所委狼戾縱橫者業已寘度
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

勸施迂談

二

四

室中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筐篚攀援豪
貴寧詎見德施升斗于涸轍卽欣欣起歿
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
祟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
爲人詒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
徒蓄膏自煎何吾故曰捐無用爲有用者
蓋此也不嘗睹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
之運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

吾不暇遠引爲喻卽吾井里中昔所稱富
人之家何可深數也今存者幾乎此疆彼
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幾姓彼其子
孫之不能終享也非盡由前人之好施而
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
其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
積當散則散其來不圉其去不慳可爲已
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旣以籠天下之

勸施迂談

五

泉貨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堙坎之以
爲已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
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計者知人也
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昔有得禁方于海上異人者以示人
人自爲醫無不立効迺俞緩諸人親
自操圭七鍼砭起癰扶瘵者與之較
活人多寡反居其殿則彥云施藥不

如施方者信然哉彼濟人以財與勸
人爲濟者大都若此矣顧余所勸者
豈徒有所濟于世而嗶嗶以託諸伊
彼亦藥窮施方之意也世不乏給孤
獨長者能相與傳試焉

萬曆甲午人日河濱迂叟述

勸施迂談

不



勸施迂談終

中州疏稿目錄

卷之一

崇重道德節義疏

議留贖罰銀兩疏

優錄賢能官負疏

薦舉人材疏

薦舉方面官負疏

舉刺有司官負疏

卷之二

中州疏稿 八目錄

舉劾武職官負疏

薦舉教職官負疏

薦舉首領佐貳疏

薦舉王官疏

糾劾不職方面官負疏

糾劾不職有司疏

卷之三

糾劾不職有司將領疏

更調縣令疏

代 題請乞推恩疏

代 題請乞 卹典疏

代 題懇乞 卹典疏

撫臣服闋疏

卷之四

旌表節烈疏

表揚貞節疏

言兵事疏

蠲恤中土災傷疏

中州疏稿 八目錄

參究宗人怙惡故殺疏

卷之五

勘問怠玩指揮疏

衛官怠玩激衆疏

參究軍違限官負疏

中州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補承燦陳以開全校

崇重道德節義疏

為重名教以敦薄俗以崇

聖化事臣聞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名教莫重於道德節義此二者國與天地所恃以立猶元氣之流行不容一日或息者也是故下車而封比干之墓過魯而崇宣尼

中州疏稿

卷一

之祀豈不急是務所以砥礪人心而轉移世道也今

國家多事之秋人心澆薄之會崇德表忠尤為亟務嗟夫宋人擯道德儒術詘於功利而宇宙為腥五代擯節義賢人詘於武功而天地為閉此世道治亂之大機也臣以菲才承乏中州中州固道德節義之鄉也臣於攬轡之暇不勝執鞭之思謹按故牒秦漢以來儒術大壞道脉幾絕天生宋儒程顥程頤兄弟自

相師友明正學於伊洛之上其徒尹焞謝良

佐張澤李籲輩斂袂而往從之使六經之道

懸日月而炳日星此二程氏之為烈也其後

二百餘年有元儒許衡者雖生於濁亂之世

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講明二程之學教訓生

後人稱之曰魯齋先生云以上諸儒皆學士

所謂有道仁人也臣近過其故里子孫式微

祠墓荒翳或祀或否即祀俎豆不備有司且

以簿書期會為大故矣甚可嘆也中州以節

中州疏稿

卷一

二

義稱者自關龍逢比干以來代不乏人而其著者在唐宋之季其在唐如張巡許遠之孤城抗賊而死顏真卿果卿之兄弟就義而死其在宋如岳飛之志復神州孤忠不白而死宗澤之百戰殲虜壯志不酬而死此其彰彰較著者他如馬遂之死貝州安濤之死鄭州謝貺之死汝州張克戰之死汾州程迥之死宋興向子韶之死淮寧潘炎之死扶溝韓浩之死維州杜炎之死輝傳察之死金史抗之死

代州康保裔之死高陽种朴之死河州忠孝
之死永興宋炎之死陝州此其忠憤義烈貫
日月而動天地乃大半無祠不免為若敖氏
之饑鬼即張許諸臣祠矣祠多傾圮空梁壞
壁巢燕雀而嗥狐狸臣近拜其祠下愀然者
久之為之低徊不能去也我

國家操此兩端為厲世磨俗之具中州人士之
以道德節義奮者斌斌稱盛臣於道德之臣
得二人焉節義之臣得八人焉蓋自元儒許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衡沒六百餘年有曹學正者學正名端澠池
人弱冠博通五經雅慕伊洛之學儒者翕然
宗之永樂初鄉舉授霍州正在霍十年其造
士務踐履士服習其教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已而改蒲州其得士如霍州會端考績蒲霍
諸士乃詣

闕爭留之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西
銘通書解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儒宗統
譜性理文集等編行於世論者以為

國朝理學之倡其後八十餘年有尤主事者主
事諱時熙洛陽人束髮即以聖賢自期居官
廉介有水漿聲已而掛冠闔門誦讀究心理
學開示來學四方之士負笈受業者如雲居
常與物無競言動有則鄉人化之稱為西川
先生所著有擬小學記有要語學者宗其教
題其所著書曰二明一脈蓋謂其學術直接
明道正脉云此二臣者皆中州之名儒臣採
之輿論咸謂宜從祀孔廟乃今鄉祠亦復闕

中州疏稿

卷一

四

然此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節義之臣如鐵
鉉之殉節於革除許達之捐軀於宸庶此其
大節凜然著人耳目臣不論論其軼者薛嵩
閔鄉人慷慨負志操洪武中累遷大理寺卿
永樂初以使

命護安南國王陳天平老嫗歸國行次芹站為賊
黎季犁所劫不屈死之季情靈實人弘治中
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逆瑾忌
之謫驛丞瑾誅復原官已而陞江西副使正

德八年會姚源洞賊叛情義憤激烈率兵討
之力戰而死時嘉善簿李錫饒州幕馬驄同
死于難義士猶多之此二臣者亦中州也王
冕洛陽人正德中舉進士授萬安令己卯宸
濠之變冕攘臂大呼舉義兵追剿至安慶逆
兵敗衄已而遷兵部主事守山海關甫五旬
而遠卒告變群醜嘯呼露刃階下侍吏拽冕
欲去冕正色拒之已而被執賊以刃脇之冕
不屈死之時植通許人以太學生為梁山縣

中州疏稿

卷一

五

簿正德六年流賊藍四等率眾攻城植堅守
凡七晝夜會天雨雪城陷被執賊刃其面使
之跪已而又刃解其雙腕植憤罵不絕口賊
怒殺之其妻賈氏女三才亦不辱而死時遠
近聞之泣嘆曰非獨植能其妻女亦烈丈夫
也以上數臣正氣義魄遠不慙張顏近可匹
鐵許乃不得沾半豆之祭使忠魂埃滅義骨
冰澌臣甚痛之方今干戈倥傯議兵議食臣
乃矢口談道德節義亦知迂濶不切事情孔

子曰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宋儒朱熹亦曰方
今憂不在兵食而在士習紀綱豈以其重若
彼其輕若此哉况今內之士習偷薄外之逆
節萌生姦雄睥睨義聲弗振宜弘獎道義之
風以敦流遜之教臣竊謂凡此道德節義諸
臣其已祀已旌者宜飾其祠宇或錄其子孫
其未祀未旌者宜闡其幽微補其闕畧或亟
詔有司擬採中州古今以來道德節義分為
兩祠合祀于大梁庶四海九州咸仰

中州疏稿

卷一

六

皇上重道勵節之意雖微必錄雖久必伸豈惟消
叛逆之心亦且為風俗之勸况中原者
國家腹心地四方之候以為治者也居常養成
道德忠義之俗異時緩急有所恃賴孟軻曰
教之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使孟軻而愚人則可若孟軻而通達治
體可不亟採而行之哉若曰方今時詘未暇
及此臣前題餘贖千餘兩又近清查出該司
未登循環無疑銀七伯餘兩此固不煩經度

而費已足用緣係表揚大典臣未敢擅便伏乞

勅下該部查勘施行臣無任瞻仰之至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一

七

議留贖罰銀兩疏

為中州民窮可念議處贖罰餘銀以蘇積困事臣竊見中州連年災傷之後元氣未復蠲免抵補帑藏空虛日朔方軍興又協濟銀八萬兩今部議開銷止准二萬八千兩有奇其餘方費處補漕運督臣陳于陞又有調兵防倭之費矣據該道呈稱一切安家行糧俱無措處夫舊者未補新者復來費將安出勢必歛民夫中州之民即今僅存毛骨豈堪加派

中州疏稿

卷一

八

批臣承乏兩河無所矧長唯一念省約與民休息以故緩金稍有贏餘故事歲該解進緩金四千兩今臣遵奉

明例除起解外臣仍積有自理贖罰銀七千兩又委各官清查各庫藏餘稅零星官銀三千八百六十兩通共一萬八百六十兩臣聞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先是任山東巡撫時曾解餘緩金六千兩及餘稅二萬兩抵本省民糧臣請得此例合無就將臣前項贖罰

等銀一萬八百六拾兩內除捌佰陸拾兩收
候臣題優禮道德節義諸費外其餘壹萬兩
或准抵補解過陝西不准開銷餉銀或准留
作防倭士卒行糧良便為此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臣前項贓罰等銀壹萬兩
或抵補解過陝西銀數或留作防倭民兵行
糧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緣係中州民
窮可念議處贖罰餘銀以蘇積困事理臣等

中州疏稿

卷一

九

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
親齎謹題請

優錄賢能官負疏

為乞

賜破格優錄賢能官負以風吏治事臣竊惟直指
使者攬轡一方以知人理枉為急臣承乏兩
河無所短長唯是辨官材理冤抑為兢兢其
地方賢不肖官負已詳臣舉刺疏中但此外
有中主獨行之吏多忌於獨醒置誤枯朽之
吏勢難於再肉或去任而湮沒不稱或流落
而坎坷不遇臣心知其賢而不為表白是為

中州疏稿

卷一

十

蔽賢心知其寃而不為昭雪不啻下石此文
仲所以致譏卞和所以掩泣也以故臣馬蕃
之所至留心詢訪得獨行之吏七人馬聖誤
之吏二人馬臣請為

皇上言之蓋自世道波折士習卑卑通者多而執
者少乃若原任河南管河副使李三才屯驛
益法僉事許守恩此所謂執者也濁者多而
清者少乃若原任汝寧府知府今丁憂丘度
此所謂清者也依違者多而廉既者少乃若

浙川縣知縣王麟趾此所謂慷慨者也緣飾者多而悃幅者少乃若原任懷慶府同知今陞陝西臨洮府知府劉應聘見任確山縣知縣陳幼學此所謂悃幅者也正官自愛者多而卑官少乃若原任固始縣縣丞賈舜田今陞潁州州同此所謂自愛者也論罷當罪者多而罪誤者少乃若原任上蔡縣知縣曹世卿汲縣知縣李賦秀此所謂罪誤者也臣請詳言而無諱可乎臣竊見原任副使李三才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一

東心蹈義鐵心石腸先是不守河南公廉不受私謁初故人有懷刺欲謁者既見趨趨囁嚅刺終不敢出袖伊陽令張承恩與本官生同里又鄉同舉也令以墨聞本官竟發覺之毫不少徇已而陞河道副使條上防河事宜甚悉一切負薪費檢發姦弊異時羨餘贖錢視之若膩恐澆也人合已者與之言所請少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山鹿駭去之不若也原任屯驛監法僉事許守恩澹然一心

獨立千仞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初价藩有以私販觸禁者臣行本官按治據法不少貸豪強屏息至於稽查傳符剔蠹清濫即司道健兒行他縣多僦驟而行無敢犯者其他平生孤介類如是臣不論論二臣中州事較著者蓋如此所謂亢直不撓者二臣有焉此二臣者正直不回之氣真足以激頹波而濯流俗乃今一則戢翼故技一則垂翅不振臣甚惜之汝寧府丁憂知府丘度志懷霜雪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二

清貞寡欲汝寧故稱膏潤乃本官一切所出視俸錢所入不求贏餘有水漿聲至於居官行政則又主寬和甚得吏民心稱之不容口行之日老稚抱馬蹄涕泣有鄉宦孫价者年八十有餘居常不下堂是日亦攜杖出送嘆曰幸得須臾無死出饒清吏其得人如此古稱清不近名貞不絕俗本官近之今且以憂去矣似宜紀錄俟其服滿赴部優擢以勸廉者浙川縣知縣王麟趾氣體高亮壘塊有正

骨先是居南臺時張騰言事大誼凜然至今人猶高之乃竟以忤時左遷雖一邑如斗大乎乃本官一意營職拊循其民若忘其為遷謫者昔人謂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中本官無乃似之似宜優擢以風正氣可也原任懷慶府同知今陞陝西臨洮府知府劉應聘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事見事便宜當行者或夜不寢至旦尤不避勞怨先是沁水暴溢齧隄老弱奔走乃本官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三

者如赴口口青天臣詰問之皆曰陳青天不受請託云不謂風會波靡之中有強毅執法之士如此此二臣者真可以風矣似宜破格錄用之固始縣陞任縣丞賈舜田官雖卑雅負併儻之奇節性廉潔口不言利居常布衣糲食四壁蕭然僅携家僮一人自隨而已聽斷不避豪強即邑中豪俠大姓不畏長吏而畏邑丞民甚德之常繫一驢於庭人詰問之答曰我以卑官而執法何異娘怒當車倘上官不見信朝檄下吾暮策驢而東矣其大節如是即尊官大吏所不如也今僅以州同陞去人甚惜之原任上蔡縣知縣今為民曹世為人負氣不能下人以故鄰邑害之竟以

中州疏稿

卷一

十四

者百姓輕數千里躡躡擔囊赴闕上書為之鳴冤則民情大可觀矣原任汲縣知縣今為民李賦秀其得民雖不如曹世卿之

深然操持潔白民至今猶憐之惟是與周知
府相訐迹近於薄然臣近加詢訪周知府實
有以激之天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非其意也
視他政發人陰私報怨賈名者殆有徑庭况
本官膂力過人騎射絕倫用之邊方必得一
矢之用大抵此二臣者性氣褊急觸時忤衆
誠亦有之降用亦足示懲矣削籍得無太甚
乎一經罷誤終身不白亦足悲也夫世尚通
錄一執者則通者執矣世多濁錄一清者則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五

濁者清矣世多依違錄一慷慨者則依違者
慷慨矣世多緣飾錄一悃悃者則緣飾者悃
悃矣卑官多自弃錄一卑官則窮途有騁足
之望矣罪誤多不白罹一罪誤者則戴盆有
見天之日矣此固轉移吏治之一機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宜擢用者擢
用宜紀錄者紀錄宜昭雪者昭雪其於吏治
民生不無小補矣

薦舉人材疏
為薦舉境內人材以備掄擢以資治理事臣
竊惟

聖人在上數澤豈有隱淪

明世憐才旁求勞于夢卜是以翔鳳珥翼行利
見之期潛蛟聳鱗應來儀之感臣訪得原任
禮部尚書沈鯉履道彌高操絕俗薦歷宗
秩益篤忠貞有退食自公之風無私黨游說
之助方時貴暝目恣睢而心折其非屹屹抗

中州疏稿

卷一

十六

三門之柱及中涓委心結納而力辭其謁錚
錚持百鍊之鋼懸車以來闔門自守念存遜
遁演志箕山誠
社稷之元龜士林之冠冕原任南京太常寺卿
張鹵忠謨夙著亮節堅持掖垣抗疏千言振
慷慨之氣開府建牙兩地崇敦大之風棲遲
畎畝黃髮足備楷模表率鄉閭丹心久為磨
礪原任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旋鵠立不
群鷹揚獨運當甘肅瘡痍之後而厲兵秣馬

風清塞上之塵值全陝流徙之餘而撫衆發
倉雨潤溝中之瘠壯志堪策功於節鉞閑情
暫晦跡於菟裘原任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
郭庭梧初任廉平飛雙鳧之舄再遷骨鯁高
獨勇之風聲震邊陲表伏波之銅柱義孚里
閭推文正之麥舟故州里歸其清流薦紳宗
其風景原任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侯于趙
溫文可掬持重不浮省垣敷歷十年河惠民
瘼擘畫昭然掌上戟府綏懷三晉邊情虜勢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一

揣摩如在目中經綸國器攸歸仁孝鄉評允
協原任浙江左布政使加太僕寺卿張一霖
行惟崇雅性不趨時推最衡陽而荆楚思露
口碑昭如白日不阿新鄭而華亭卻寢心地
皎若青天解綬歸來高難進易退之節隘門
養晦退廉頑起懦之風原任湖廣巡撫右副
都御史孫坤性行兼醇才誠兩合勞襄晉楚
屯田築障兩地著有風猷聲動華夷斬寇平
苗廿載懋宣石畫雄心尚堪世用雅操不愧

鄉評原任山東布政司參政劉易從魁梧偉
貌侷儻長才自郡縣起家而扶弱鉏強所在
權豪斂手歷藩臬秉憲而揚清激濁一時貪
墨寒心方壯乞閑共羨急流之勇及時向用
必收未雨之功原任山西布政司參政喬巖
忠耿性成深沉識定邑宰惠流境內三年上
最而閭巷傾心臺章直震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二

朝端五月左遷而縉紳扼腕膏骨階而歸卧筮
中僅數卷圖書及居里而養鶴戶外惟一簾
風月今正當乎強仕豈可棄于
清朝原任四川成都府知府梁策卓然高品藉甚
清名先為繕計兩曹而政釐風弊及守蜀都
五月而民有去思孝兼愛日之誠違惜懸車
獨早才裕匡時之具豈容推轂猶遲以上諸
臣皆中州之名流幹國之利器所當及時起
用內如沈鯉尤物望具瞻人倫領袖堪居玉
鉉可副金甌乃草澤沉淪蒲輪不及臣誠恐
桑榆行盡龜玉終藏

王國之楨永謝

聖世臣竊太息私用傷心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沈鯉亟賜起用諸臣

隨材簡擢庶

國家獲休采之益而臣亦少寬蔽賢之咎矣緣

係薦舉境內人材以備掄擢以資治理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

親齎謹題請

旨

十月九日

卷一

十九

薦舉方面官身疏

為循例薦舉方面官身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方面官身例應薦

舉臣訪得布政司分守汝南道右叅政李杜

通達老成精詳縝密清徭剔蠹三川之凋劫

為蘇察治辦官一路之綱維自整按察司按

中州疏稿

卷一

二十

察使鄒學柱神姿瑩徹才識高華辦官材則

見垣一方識庶獄則持衡三尺公望推重憲

紀肅清管河道副使王恩民天質不雕風襟

可掬防河儼若防敵持身不啻持盈能淡世

情雅多古意大梁兵巡道副使陳禔才無施

不可治所至有聲千里塞惟政趾龔黃之美

一方建節風清梁宋之間屯驛益法道僉事

王孟煦心本光明節多特達激揚有體共高

廉問之風文學起家兼擅以事之美亦巡汝

南道僉事任應徵任事屬精受材膚敏脩武備慮周包桑辨官邪明若指掌近清屯政裨益尤多以上諸臣皆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陳禔今任維浚轉自本省例得併薦該臣又查得故事司道官例有劾但大計之後故者以有議而去新者多候代未來即來者席未煖又去即河北一年之內缺道者四即今高缺二頃參政取定力陞任藩司幾空持印四顧攝代乏人見在司道官僅僅八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人而已內二人又新任欲於六人之中吹毛求疵竊恐播糠及米臣誠非庇過意在憐才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杜等循資擢用廢賢哲彙并治理攸賴矣緣係循例薦舉方面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舉劾有司官負疏

為循例舉劾有司官負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前巡按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九月內接見即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按屬有司官負例應舉劾臣訪得開封府知府陳廉實政實心

有襟有度蒞衡郡而聲色不動御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知府李芳內精理而出之以寬平性溫恭而持之以正大列城仰鏡象指千里飲和革心彰德府知府何鯉受材膚敏任事屬精耘強植弱而寬猛得宜校士治兵而文武備具衛輝府知府王時濟躬先儉約有後葵之風政主寬和多斷雕之意力行古道亦擅文名彰德府同知帥機遠心遺俗雅志著書宏博而三篋盡知孤高而一塵不染衛輝府同知曹繼孝爽氣茂材達於從政治戎而檢梃姦弊

攝篆而膏沐瘡痍開封府同知胡喬公資性
闊爽吏事精詳承委事事留心攝符處處歌
德開封府推官田立家潔已抱公一意營職
趨事疾若赴壑執法巖然斷山汝寧府推官
程紹捷若運斤而本之以誠明如懸鏡而行
之以恕藉甚萬口卓冠兩河南陽府推官李
光輝爽雅之性無待章絃誠恕之孚不煩鉤
鉅洗煩苛之習流愷悌之聲河南府推官董
漢儒材請雋明性資耿直投艱鉅確有擔當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遇矜疑無不昭雪彰德府推官吳鍾英知不
執方才無滯用理煩難有如振落摘毒伏不
啻發蒙婦德府推官宋師程風襟可親可掬
天質未琢未雕雅有君子學道之心絕無世
俗浮沉之態衛輝府推官童正蒙恂恂雅度
翼翼小心查盤所至稱平獄獄得情勿喜汝
州知州方應選爽氣絕倫雋才邁往學古從
政已著循聲榻管登壇堪司文鑰磁州知州
劉安仁念念為民事事從省休養之懷釀于

供億拊字之意勞于催科南陽縣知縣陳大
道治邑五年歌誦一口人既服其明允又稱
其廉平驗之行事俱有實政安陽縣知縣李
應萊承凋疲之後竭拊摩之心念念愛民事
事釐弊不遺餘力真是循良新蔡縣知縣甕
幼金草鞠訟稀百里瘡痍立洗棠陰政茂四
封歌誦翕然函牛烹鷄不盡其用祥符縣知
縣張崇禮共推高明可理繁劇當衝應卒不
啻錯節盤根自簡調繁有若駕輕就熟鄆陵

中州疏稿

卷一

二四

縣知縣何爾健吏事精明器姿倜儻推強抑
梗不遺餘力積穀開荒真是苦心臨潁縣知
縣高第綺年爽氣素履清襟邑小不盡其才
令簡人安其政唐縣知縣尹從教志不挫於
一蹶譽已滿於四封盤錯之才循良之政陳
留縣知縣江中信廉謹自將精勤不懈撫字
常多孳孳意催科不奉急急符嵩縣知縣汪
以時天資耿介吏事詳明興水利而舉鍾為
雲驅曠徒而解刀佩擯儀封縣知縣孫文龍

節愛備至徭役尤清民多簡便而樂輸吏無
貪緣以巧法光山縣知縣汪先岍勤恪自將
公正不撓良善為之吐氣豪強莫不潛踪河
內縣知縣侯加采惜民命一蕪不以妄施省
民財一毫不敢妄用廉平之譽遠近翕然洛
陽縣知縣錢夢阜氣度和平幹才嚴整吏弊
加意滌濯民徭設法調停汲縣知縣王有道
心本誠篤政多拊循念民情莫不欲安故治
道去其太甚商丘縣知縣姚鉉器度開爽政
術疏通能于整辦之中不失拊循之實羅山
縣知縣張敬講鄉約行保甲絕無虛文豐積
貯撫流移皆有實政鎮平縣知縣孫鶴年吏
事精明風力強敏鉏強而拾黨斂手拊瘠而
四境歸心靈寶縣知縣楊堪清欺隱法行豪
強撫流移恩到羸弱實心任事政譽翕然修
武縣知縣邵烟開荒竭盡心力剔蠹不避姦
豪疲邑正宜勞民得息以上諸臣皆有司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張

中州疏稿

卷一

二五

崇禮李應萊王有道令任維浹係本省調繁
方應選江中信維經陞任尚在地方與張崇
禮等俱例應併薦其不職者除榮澤縣知縣
程學庸見今勘問候問明另行招參外又訪
得封丘縣知縣遲可化酒腸寬似海貪心深
似谿每飲輒醉每醉輒淫刑或五十板或六
十板犯人李雷等怨聲每詞必供每供必問
罪或稍有力或有力犯人張材等刺骨衙役
查點是矣每一名不到或罰香油五斤或十
斤皂隸汪尚賢等彈指挪榆斗斛印烙是矣
每斗一隻或罰穀五石或罰穀十石行戶張
安田等腐心怨恨錢糧自有正額而每兩加
二徵收不啻公一私十馬戶奔走良苦乃每
石加三扣除或謂馬瘦官肥應
朝而擅動庫銀三百兩作何支銷臨行而監受
監生王艾五十金是何法體官箴已壞物議
沸騰沔池縣知縣今陞直隸永平府通判曹
相性耽麴糴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事多

中州疏稿

卷一

二六

糊塗一切聽斷全憑左右指使王守陽捐吏也知其所欲在酒報以酒中之解頤相接安俊秀美臣也知其醉日常多輒乘其醉而恣之委心不疑治獄五年詞內未沾點墨悉衙內馬至文高下其手絕無關防沉酣終日民不得聞半語悉腹心安門子抑揚其詞大開鴈局准狀全無定期每日數詞每事數罪原告與被告同科犯人張清等切齒微解絕無定則每加二而入扣一而出納戶與解戶均

中州疏稿

卷一

二七

病里老張寅等吞聲言利析於秋毫民壯銀有扣馬戶銀有扣即里書方東等一槩不遺應

朝大肆需索蠶城驛借館夫銀義昌驛亦借館夫銀即富戶李穩等一切波及故方其在任有明打劫之謠及其去後有暗脫網之誦業縣知縣今陞山東膠州知州高文登實有豕心徂于貨賄濫准狀詞而悉批鄉約都鄙騷然肆行科罰而不遺老人貧聲藉甚饑糧奉

派而後徵舊例也乃十九年而預徵二十年之條銀得無太蚤乎度已不免蚤一日蚤得一日之羨餘饑民志在得穀實惠也乃一切以錢代之是何心乎知穀粟重滯唯折錢以其半予民可以其半入已槩縣錢糧徵收每兩加二納戶劉以謙等之告發得實十七年蠲免糧銀侵扣入已庫吏徐孔元之經手可查李舟等無辜良民也乃誣榜為盜非該道之平反幾為獄中之怨鬼趙希顏等已遣軍

中州疏稿

卷一

二八

徒也乃竟不取監縱其窩坊不露出押之席狼魏龍岡擅押紅票至犯法矣罰穀百石竟從輕釋王愛民淵藪強盜至害良矣通賄五十金乃曲為包容其他毆行熊秀亭等之被累也保安汝水二驛之科折也汝汝河船價之侵扣也瑣屑穢鄙類如是可謂官箴大壞民怨已業以上三臣通應照例罷斥以警官邪者也湯陰縣知縣余應召性若鷲鳥貪甚饑鷹事不求其便利乃任意絲更又不求其

近民輒深刑以遲內倚膽吏劉自淇為之腹
 心肘足交而勝負立判外倚巨猾劉繪為之
 牙爪耳目徧而閭巷騷然本縣條鞭銀每兩
 加二徵收大戶李大猷面執有據宜溝驛館
 夫銀大半扣除入已收頭劉棟等虛領可憑
 會銀透支過多每百兩止筭三十兩管支韓
 永科含淚補賠審編賣放富戶五十家每家
 餽銀十兩門子王化行黃夜過送土官李生
 陽侵欺不問或謂錢幣通神富民李公廢拔

中州疏稿 八卷一 二十九

鬚鬚面却以逢迎夫意至於催徵逮繫老幼
 囹圄喧填迎春狎聚倡優耳目駭異此一臣
 者法當罷斥但念居官未久才堪鞭策或姑
 從降用以示懲創者也夏邑縣知縣黃磁平
 易近民民頗德之但氣體羸弱不耐煩勞近
 以積勞成疾不視事者三月有餘臣頃巡歷
 其地據本官呈乞休致臣已批布政司查議
 聞已而又據該縣百姓李習書劉務本等連
 名保留情詞懇切臣欲從百姓之請則縣事

至煩似難料理欲從本官之請則居官謹慎
 又難終棄所當照不及例改教以示曲全者
 也河南府知府徐學禮性雖亢直事多乖張
 初臣入境見其事有執持絕不浮沉心頗器
 之無何次計有物色之者臣力為洗濯不虞
 日久情異物議漸騰或謂其窺知府大門為
 前朝寶藏因而拆毀改造得金寶無筭者或
 謂史鄉宦被逮進千金為壽求免重罪者或
 謂陝州尹知州馮池曹知縣知大計不免亦

中州疏稿 八卷一 三十一

各進二百餘金求援者或謂犯人金廷斌史
 偏山各以事犯亦各進百餘金求免罪者其
 他開瑣碎類如是臣聞之不勝駭異已而徐
 察之事屬影響多非情實似難毛求唯是太
 守塞帷千里唯寬和能得吏民之心乃本官
 束之以急唯節愛能甦凋疲之氣乃本官持
 之以苛即如大門之更也鍾鼓樓之改修也
 是亦不可已矣乎乃從鄉市夫千餘名力作
 之農工奪于土木疾苦之怨聲雜於斧斤其

勞已甚民不堪也古有拔葵者尚不忍與民
爭利乃開清軍廳隙地為圃亦役火夫三百
餘名治之甚有婦女應役者一夫灌園一家
菜色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旬一准狀狀不下
百十餘張下州縣半之無不取供者科罪入
于毫芒退比急于星火其婪已甚民不堪也
各州縣解到銀兩秤頭偏重羨餘盈溢雖是
故套不能禁革解戶疲于路矣賈有貨賄我
不與知無敢勾奪乃粗而米益細而段縮之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數多以半價商賈誇于市矣我以不贖令列
城列城象之猶恐不既况生子有賀應
朝有贖即歲時伏臘進醪不絕州縣腹誅于下
矣以上數者雖中人所時有實吏議所大禁
况太守為百吏之長有一于此又何則焉唯
是本官性無姸阿才多揮霍量從議處尚堪
補過鄧州知州徐詔神昏形滓性暴刑煩惠
于民而寬于群小權落董門子之手明於用
刑而闇于聽斷動依時猾吏之言里或禱太

和而履常滿于其境乘馬之餽遺無虛日與
皂查馬稅而肩常側于其市行戶之嗟怨不
絕聲程子遜一州豪惡也強姦薛明妻告發
乃罰銀四十兩竟從輕發落李士儒有名素
封也歐死張世祿被逮乃罰銀八十兩竟立
案不行徐五兒賭博亦輕犯耳乃責發監三
月不取致令本犯服毒而死湯朴索驟價亦
細故耳乃怒其犯已重責四十板而死其他
陂堰七十二處地課之侵也八關廂油稅之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區也應

朝富戶張英等暮夜之入也似屬影響有難深
求大抵本官才甚昏庸煩劇不宜况鄧州扼
梁楚之衝姦宄窟穴彈壓甚難臣今歲巡歷
其地即本境地方豪俠結黨橫行州里甚至
富者不能保其財弱者不能有其妻臣雖痛
加芟夷勢不能盡也乃以本官闡茸無為者
當之何異朽索之馭奔馬哉臣切為此等地
方須得一廉幹甲科提衡其間庶豪強有所

禁禦而閭里之凋疲可起矣。郟城縣知縣丁日近心腸近實吏才甚庸聽斷滿口燕語全憑左右譯傳致積書葛養心等乘間作弊行事一味狐疑悉聽吏書願指致腹吏權佑等抵隙招權懸鑼以傲重收者法至良也。積棍郭光等惡其害已已而化為烏有竟置之不問立限以久緩急寬民力也。猾吏馬學書等一槩混勾任意恣其狼貪竟冥然不知既設監矣復立空房三間間常滿既鞭朴矣復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酷刑拶指指指欲斷汪相公市之於內暮夜入而不得關防權佑等市之於外賄賂行而不能鈴束最病民者才一籌不展獄經旬不決朝帶進而暮發出重收監而輕收舖逮繫之民如蟻囹圄之內如市公門出入如無人之境男子苦拘囚婦人辱於輿隸刑政放紛元元愁歎此一臣者投閑處僻或可支吾當衝理煩無惑委頓以上三臣所當量調簡僻以全罷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廉等循資擢用行取遲可化等分別議處庶有司咸知勸懲而于吏治民生不無小補矣緣係循例舉劾有司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一

三四

中州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和以開全校

舉劾武職官員疏

為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詳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武職官員例應舉

中州疏稿

卷二

一

劾臣訪得河南都司軍政會書提督局捕兼

管城操署都指揮僉事柯鷹揚性行淋均曉

暢軍事督捕無辜符之警訓練屬桑土之謀

河南巡撫標下練兵遊擊將軍李逢時員由

燕之氣擅騎射之長談論鶴腹皆兵奮激一

身是膽守備唐縣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署指揮使王公翠器與幹合營成將材

類末已露於處囊水初更嚴於防曠守備汝

寧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丁從啟猛氣咆勃騎射精長用之邊方必

有樹立河南衛指揮同知王納諫桓桓氣槩

赳赳雄姿中軍而紀律惟明當敵而智勇必

奮陳州衛指揮同知青若水發身學劍餘力

知書廉平盡得士心慷慨志閑將略宣武衛

指揮同知吳國輔風負氣槩蚤習兵符署兼

而軍政修明領班而士心悅服宣武衛後兩

百戶翟子勳留心劍術奮發武科綽有能將

之風可備材官之選以上諸臣皆一時武弁

中州疏稿

卷二

二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副參遊守之選者也內

如丁從啟者騎射之長尤稱絕技臣一日閱

操令其手握三十矢射于百步之外不待審

固隨手而發應手而中無遺矢者真射鵬之

手兩河武弁無出其右但其性非曲謹守有

小疵當此邊方多事之時正使貪使詐之會

倘略二卵之嫌必得一臂之用臣故併薦其

能以備一時緩急之用也原任河南都司掌

印署都指揮僉事溫沚增峻有志軒豁多才

譚兵悉改守之機馭卒得操縱之體原任
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王延世儀容魁岸才略疏
通聲望久著嵩山功名可期邊徼以上二臣
所當及時推補以盡其才者也又訪得守備
嵩縣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
事李鶴既微且僊又貧而殘張侯樹鵠無一
矢之能視席貪狼有百方之巧軍備本以備
役使也乃占役百餘輩半多折銀以充糶民
壯本以防曠也乃乾沒十餘名急則顧募以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充數侯世忠等二十餘人竊曠被獲法當重
詳胡為人為罰罪罪為折銀五兩有餘竟爾
釋放保甲劉良臣等四十餘人點卯不到固
當清查胡為人為罰大紙二刀刀為折錢三
百文嚴刑比追小道來齊民耳柴炭薄業耳
乃虧其價值致令自刎於階庭已而畏其父
告竟以重賄而和息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
者營席窩馬槽羊等洞乃姦狹窟穴之藪于
進京章邦王科等乃豪猾嘯聚之徒本官與

之往來餽遺閉門高卧任其縱橫莫之禁禦
竊恐由微至著積少成多萌芽斧柯將來為
地方患害不細宜亟將李鶴革任回衛另擇
一廉將代之雖然臣猶有說焉夫

國家之用將如大匠之用木防虜當取勇防曠
當取廉邊徼日見虜勇則其氣奮防曠日見
金廉則其守定乃若所謂廉將臣疏內所薦
青若水是矣今中原方患無兵而以強弩敢
死之士弃之為曠盜方患無財乃以天地自

中州疏稿

卷二

五

然之利弃之於盜亦可惜也誠得廉如青若
水者整理其事內練毛兵外防曠盜俟紀律
粗定兵民心調然後擇一廉幹有心計司道
督理曠事如鹽法事例似或可行不則徒滋
害耳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柯鷹揚等
量材擢用溫沚等及時推用李鶴革任回衛
或將青若水就近推補則勸懲分明而軍政
有賴矣緣係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
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二

五

薦舉教職官員疏

為循例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教職官員例應薦

舉臣訪得汝寧府儒學教授徐維濂學得吳

中之精華行持汝南之管鑰改教為母大詛

尤高遂平縣儒學教諭林國光學窮閭與行

中州疏稿

卷二

六

著表儀橋詞風水成文展足雲霄在望太康

縣儒學教諭張必振學有師承動遵渠獲允

矣鳴鐸之選綽有製錦之能濟源縣儒學教

諭甘學書學有淵源文無繩削樹儒林之赤

幟堪花縣之白眉孟津縣儒學教諭祝來慶

妙齡粹質博學宏詞鬻官有振鐸之聲公門

無曳履之迹泌陽縣儒學教諭李如寶整飭

功令興起斯文志不懈於三餘才實堪乎百

里扶溝縣儒學教諭鄭國才一簾畫靜鄭廣

文之著書滿座春風馬季長之設帳沈丘縣
儒學教諭葉文燾虞庠俊造漢殿芳聞雅負
六藝之長宜展千里之足信陽州儒學學正
張邦基學咀英華行敦本實橫經雅能造士
試政定是宜民光州儒學學正劉大綸倚席
橫經樂育二三洙泗篝燈副墨扶搖九萬滄
溟汝陽縣儒學教諭符崇春風絳帳諸生歛
袂如歸夜雨青絢萬卷埋頭欲遍汲縣儒學
教諭錢崑識度閑雅學問疏通壯志尚思凌

中州疏稿

卷二

七

雲長材九堪製錦獲嘉縣儒學教諭劉芳烈
識度高華學業醇茂榻管可以射覆持身不
啻履繩葉縣儒學教諭王邦靜羊安儒雅經
學修明教已孚於青衿才堪寄乎赤社光州
儒學訓導吳瑞登抑首窮經雅志續史文早
騰於紙價夢想生於筆花偃師縣儒學訓導
俱宰廬墓讓產鄉評最高課士校文學規甚
肅光山縣儒學訓導王懋官學有本源詞無
枝葉不愧儒行雅稱師模上蔡縣儒學訓導

余璘舉動儒雅經術疏通教行青衿譽滿
序以上諸臣所當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
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徐維濂等
酌量循資擢用庶師儒知勸而風教有裨矣
緣係循例薦舉教職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二

八

薦舉首領佐貳疏

為循例薦舉首領佐貳官負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聞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首領佐貳官負例

應薦舉臣訪得按察司知事王元弼資性閎

爽政體疏通志能屬於困衡才愈熟於閱歷

按察司照磨劉良佐志不懈於左遷才益請

中州疏稿 八卷二 九

於歷試署邑廉謹佐幕勤勞彰德府經歷陳

鈺性本誠為才亦通明不忝儒流儘曉吏事

南陽府經歷李時化資性醇謹事體通明清

屯有方郡解不染睢州判官盛尚志事以久

而益練志以挫而益堅幕佐久淹煩劇堪任

光州判官藍先憲識度爽朗政務詳明催撥

調停署邑安靜祥符縣管河縣丞姚學孔才

堪理劇守若捧盈勤勞獨多卑官難得獲嘉

縣縣丞孫承先委署疲邑而寬猛得宜開墾

荒田而流移漸復以上諸臣皆卑官中賢能

堪任府佐縣正之選內如縣丞姚學孔河上

勤勞四年上下稱許一口至於操持謹慎尤

小官所難似當亟陞以風小吏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元弼等

量材擢用則諸臣必感激思奮庶於吏治有

裨矣緣係循例薦舉首領佐貳官負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

齎謹題請

中州疏稿 八卷二 十

旨

薦舉王官疏

為循例薦舉

王府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凡境內

王府聞見頗真遵奉

明例應照有司一體舉劾臣備查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二

王官政務原簡與有司日親民事者稍異間有

一二年近哀庸已經勒令致仕外臣訪得

潞府長史司左長史楊同善淵况沉潜風襟篤

實畫一聲高齊國文雅價重江東右長史劉

以平鎮定有執真實不浮託後乘而講讀惟

勤曳長裾而夙夜匪懈

周府長史司左長史梁欽練達國體克紹家風

啟沃之功居多輔導之職允稱

趙府長史司右長史蘇滿體諳練

文雅克堪輔國操履不

潞府審理所審理正李維美問學優長氣資靈

雅授書有功效沃獻獄咸服公明

趙府審理所審理正陳養才器資闡英學問疏

通志不挫於投閑才尤長於獻獄以上諸臣

皆輔導之良所當薦揚內如楊同善劉以平

輔導已久資俸稍深倘或照題

准事例破格拔用庶曳裾之勞有改步之望矣伏

乞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三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同善等

紀錄拔用庶

王官知所勸勉而於

親藩為有補矣緣係循例薦舉

王府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

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糾劾不職方面官員疏

為糾劾不職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曆二十年復當大察之期所有按屬不職方面官員例應糾劾臣竊惟監司坐鎮一方儼然為封疆之臣百城之所仰鏡也必其人端方正直始可以樹標作則千里之所歸赴也必其人仁厚平恕始可以集眾和民乃若脂韋如布政司右布政使姚學閔者不可則矣刻急如原任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僉事今丁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三

憂顏洪範者眾不親矣臣請得而詳言之臣謹按姚學閔才識敏捷精於吏事臣不敢掩其所長然此簿書期會之能耳要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近言官建白重撫臣之選先品格乃若布政去巡撫一間也學閔之品格何如也其他揭害故上蔡令濫取各屬鍰金無論矣論其大節先是輔臣張居正嗾王篆附炎學閔以吏部侍郎陳思賢為介結王篆因王篆結張居正引絕批根深相締

納內憑寵靈外作威福鼠牙穿室虺毒吹人無論李天植李淶張岳等相繼被傷而去側聞劉臺之死鄒元標之戍亦與幕中之謀士論以此少之已而閱視宣大山西驅駕氣勢監司而下皆望塵而拜冒於貨賄不可嚴盈至今三鎮之流言未息也夫自張居正既敗一時依附之徒身寒於冰山之顏變連於長木之標輕則成破甑之吁重則受覆巢之禍乃學閔猶然無恙坦途至今不為狡兔之爰

中州疏稿

卷二

十四

爰乎人皆議其漏網矣顏洪範擅幹精悍銳於振刷臣不敢掩其所長然此一切趨辦之治耳要之居上治民自有大體屢屢明旨念災傷之地先節愛中州固災地也洪範之節愛何如也其他聞書辦王文彩之通賄家人顏書之外市無論矣論其信事蓋中州風俗悃悃人情謹愿本不可以江南之治治之乃洪範居食必求至精變悃悃而為紛華服後必求伶俐化謹愿而為機智水陸之珍如

取諸藩牆之下乃已不則便大怒即食吐嗟
便辦乃已不則推案不食嗔甚郡縣多苦之
門役夜拊背偶睡詬躍呼杖未至即手界方
捶其面血流至股嘗夜走平上關去州可九
十里天雨雪寒甚輿隸不能行以鞭笞使之
是夜凍死夫汪中璧等四人民兵張望一人
其他以凍折指者固可掬也其天性慘急多
類此鄉官胡秉性以睚眦之怨下令嗾民告
之胡鄉官念不可解乃屬經歷汪綬進百金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五

為乃父壽乃已汪綬故黠吏以便嬖得意稍
稍與馮門子為姦利行之日計扛五十一轎
二十乘夫多亡拘田夫代之靳縣丞宓典史
柳雨行田間追呼達旦驚悸欲死至今汝南
吏民言之凜凜餘威尚在也夫性急如怒蠅
操下如束濕謾罵而郡縣俛首飲氣馮怒而
丞史破膽一迹是何希視之眈眈乎人且謂
其負嵎矣叅照得姚學閔膚立無骨如附松
之女蘿託根甚巧顏洪範慘斃少恩如當路

之荆棘傷人必多此二臣者材幹有餘德器
不足均當議處以示懲創者也

中州疏稿

卷二

十六

糾劾不職有司疏

為糾劾不職有司官負以備考察事嚴懲其
曆二十年復當大察之期所有按屬不職有
司官負例應糾劾臣訪得原任彰德府知府
今丁憂林鳴盛蒲柳之姿易謝桑榆之計甚
工府堂經年不上百事俱廢獨收銀受狀不
廢常坐後堂衙門徹夜不關胥役無禁即閭
巷小民亦無禁有如夜市旬為一准狀不下
百餘張張為批縣無不取供者快手張進孝

州疏稿

卷二

七

等催贖急於星火計府各舖行不下百餘家
家為取貨物價不以時給者舖戶半天相爭
怨恨入於肺肝額解錢糧十餘萬每兩加二
秤收止如額起解餘入已大戶揚其等證領
給賑銀三千餘兩計放過二千五百餘兩餘
入已寫字馮冲等證最可恨者交盤之日與
李推官當堂爭贖至攘臂謾罵此不可使鄰
國聞也起行之期縞素與送客置酒高會甚
且行歌而歸呼此不可令眾庶見也原任汝

寧府知府今丁憂林雲程耳既無聞心復多
慾閭巷騷動左右縱橫任吏張方振等以為
耳目或聽審而傳言或成供而諧稟光州生
儒嘖有煩言信闔門子以為心腹或入而與
管家老三過駐或出而指官誑騙被害吳來
貢等不勝愁嘆葛布濫取於屬官羅山張知
縣信陽何吏目拱手而效實紬段強買於舖
戶山西客人魏強等折價而吞聲修公廨而
罰及七路地方高恩等二百餘名每名不下

州疏稿

卷二

六

十兩已而木石之費又取之行戶則前銀將
馬用之各州縣解到錢糧計每歲不下萬餘
兩兩為加二秤收起解如額而止則羨餘將
安歸乎至於庫吏賈應詔以侵欺坐已而以
賄釋豪吏戴召之父以訪問坐已而以賄釋
杜大友以人命坐已而以賄釋既已染指可
恥難曰重聽何妨原任河南府同知今陞南
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夢蟾斗筭之才囊橐
是計取物無論文穀細輒之重者即漿兒酒

日取一壺誠為哺吸可羞罰贖無論金錢穀粟之大者即皂快以不時點人為罰雞卵十箇無乃雞豚必察方韓知府以憂聞即封府庫查扣羨餘銀二百餘兩半以與韓知府而未受繼業知府甫任旬磨庫冊少庫銀一百餘兩幾欲發覺而曲全賑銀計一千四百兩每兩計錢八百文乃拘富戶易錢每兩增錢十文則餘錢將焉用之飢民共五千七百七十五名見謂給錢為費乃名為給饅頭一枚

計錢可值一文則前銀何所歸也辟之扼吭奪食真是當畫攫金原任衛輝府通判今陞周府審理徐二奇年迫桑榆知昏菽麥中懷機知外示若愚李客索京債而謾罵衙門已駭物聽周知府反以庇護而見疑入覲而索各屬餽遺已起官謗邵知縣竟以減數而獲戾充運則索各縣固頭常例五兩打點銀倍之大戶周海鷗等家為之怨比較則索各里寬限銀二十兩火耗倍之社老孟大印等

人為之讎撮取不遺酒米行戶恨不唾其面饋遺下及輿隸僚屬羞與之肩陳州知州夏相虞識小醯雞慈同碩鼠微收則雜派過於常額聽讞則紙價重於罪錢行杖而打人脚肚此何刑也得無慘斃少恩收銀而印賣封袋此何體也無乃錙銖必折生負秦繼妻死於賊手至無幸矣故疑其獄以危之五十金入而疑獄解為之過付者鄒武田魁也楊雙泉楊章以賄博犯亦細故矣乃并其房屋而拆毀之房價入而群逮釋為之過付者馮守愚也錢債小事也乃以鄉里之故令張才斃於杖下而匹夫含冤人命重情也乃以賄賂之故將王性讀從輕釋放而九原灰骨至於春宴雜妓舞女學士高歌劇飲目挑心招履舄錯亂尤屬不檢信陽州知州沈夢斗利令知昏事以酒廢三日不飲形神便覺不親一飲輒醉卧起都失常度性在必逞則行杖不顧重輕蕪楚之下多怨聲念在自封則科罪

不令原被囊橐之中皆長物酒家黃加言等計五十餘家家為欠酒債五百餘瓶瓶之罄矣是誰之耻機戶胡自秋等計二十餘戶戶為勾奪葛布五匹民不堪命杼柚其空修衙而科民至百金是果何名違限而罰穀至五十石豈盡備賑敢謂盡由酒過無乃實有愆心商水縣知縣任博性類帝冠賄成象齒放告不令限期無不取供者而追贖急於星火錢糧自有正額乃加二秤收而取羨析於錙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銖通縣十二里富戶王應林等里為出羊毛百斤藏車二輛小車五之已而又以救護不到各為罰穀五斗斗為折價五分即三十六寺無不被害者已而又指查寄莊張吉等百十餘家家為罰穀十石石為折價六錢即老人鄧南堂十二名亦無不被罰者此博科罰之賊也吹手趙樓等十八名名為月食六錢與隸倍之俱令其自為衣食計計實給財十之三耳則前銀何所歸也奉文買麻萬七千

斤計價三百餘兩下令各行五百餘名名為出麻三斤里長倍之計給值財十之二耳則前銀何所歸也此博侵剋之賊也鹽商楊旺以私鹽坐得銀錢十兩而釋張大興證王加叙以人命坐得銀三十兩而釋劉光振證李群以盜情坐得銀三十兩而釋郭應林證此博枉法之賊也官箴大壞民怨已叢原任新蔡縣知縣今丁憂黃用賢聞革無能誅求殆盡居民餽錢原為募夫而設乃額外多派民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有怨聲四路義糧原為賑饑而設乃每石加利野多餓殍火耗有扣夫馬有扣工食有扣庫吏楊加年等為之頭會箕歛而言利析於秋毫宋監生以戶婚而罰穀四百石李邦武以訪察而罰穀百石田任以姦情而罰穀百石銀二十兩李湛如等以截劫故祖扛箱罰穀二百石銀三十兩楊守仁等為之姦闌出入而科罰嚴於密網至於寵愛門子小宋兒等各賞馬快一名聽其詐騙百端縱容積皂

栢良臣等一十六名誦為橫行八黨陽武縣
知縣王時泰老與病相尋貧與酷並濟遇事
惛惛不辨於利則心開遇吏煦煦有恩於民
則若讎聽讞不介曲直一味狠打即輿隸民
快皆得向前譖稟民誦為知縣滿堂遇事謾
無是非惟吏是聽以故段得榮等乘間弄權
邑呼為琴堂副二旬一受狀狀不下二百紙
無不取供者良民孫義等刺骨日取舖戶戶
不下百餘家鮮有得價者行戶豆小橋等吞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聲宣化保等之盡更寧止百也而保為罰銀
二十兩少亦不下十兩王國賓為之打點齊
義等十三鎮店行之盡更又奚止百也行為
罰銀十兩少亦不下五兩段得榮為之打點
大戶王茂等蓋一百三十有五名更也而人
為責絀十刀少亦不下五刀刀為價銀四錢
任大道為之打點最可恨者以徭役小故而
白曾等斃於杖下以戶婚細事而毛博等殞
命於堦前原任泌陽縣知縣今被論調簡蘇

萬方席視耽耽狼貪逐逐徵收錢糧每兩折
錢千文止以八百文起解餘入己里長胡學
詩等證審編馬戶百名止以七十五名之差
餘入己富戶王繼昌等證聽理不論曲直惟
賄是視耿文翠以人命坐以五十金之賄而
釋曹繼孟證科罰不論貧富即寺觀僧道一
槩不遺王進成證此萬方之貪狀如此書手
呂應忠與趙雙渠有卻已而以姦義男馬應
期妻証之上奏怒卻將馬應期榜掠數百當

中州疏稿

卷二

四

日死民壯趙深因逐捕趙惟安不獲已而重
榜三十加三木當日死王自春鼓刀而屠乃
以犯禁重榜五十已而又將猪肉空其中令
自春以頸實之熱甚生虫二日而死此萬方
之酷狀如此民怨已深官箴大壞維經論劾
未盡其辜原任新野縣知縣今陸雲南馬龍
州知州陸科受才閹劣賦性貪婪內則趙門
子等為心腹惟其撥置外則以積壯張應節
等為爪牙聽其縱橫火耗每兩加二為輕耳

其他倉廩與隸商賈雜稅之侵扣稱是至於
聽讞公然鬻獄如劉欽儒以人命告發罰修
布政司銀百兩而釋劉繼祖亦以人命告發
罰脩察院銀三十兩而釋及王加棟之以姦
情發覺罰銀二十兩而釋及秦自然亦以姦
情發覺罰銀十五兩而釋穢跡已著清議不
容原任湯陰縣知縣今陞湖廣均州知州魏
汝松樗櫟庸才桑榆短景黷貨無厭如市賈
焉姑言其著者十六年賑銀千有餘兩縣

中州疏稿

卷二

二五

饑民九千餘丁丁為給銀八分大約共給銀
七百餘兩餘入已通縣力差雜銀一萬五千
餘兩糧銀倍之每兩加二秤收及解常額而
止餘入已迎接

潞府一切棚廠木植皆鄉民趙勉等出辦已而
又將前木改修察院申允抵價毫不給民俱
入已已而又借王尚書孫知府家古銅壽星
一古銅猴一古銅觀音一玉杯盤一俱不給
主俱入已乃若許一敬強姦鄧友村妻張氏

不從已而手刃張氏傷且放火以滅跡告發
受銀四十兩而釋李臣良妻傅氏以韓朝棟
威逼自經告發受銀三十兩而釋藏謨嬖倡
陳氏逼死正妻妻弟元綿雲告發受銀二十
兩而釋至於交通儀賓趙存智娶部女張氏
公然為妾結納監生鄭大道私造船隻滿載
而歸尤騰物議大壞官箴項城縣知縣徐東
漸剛愎自用貪婪有聲聽理詞訟而追贖急
於捕亡徵收錢糧而加二猶為不足飢民四

中州疏稿

卷二

二六

千五百名下戶殺五斗中戶殺之上戶又殺
之乃給以上戶報以下戶計兩給十固不二
也修鼓樓罰富戶李可知銀三十兩已而罰
麻承志修大堂銀二十兩已而又申允修尊
經閣銀百五十兩計專經閣費三十金耳鼓
樓半之大堂又半之十又不二也至於齊樓
以人命逮繫以五十金之賄而輕釋鄭仲光
以姦殺發覺以四十金之賄而免刑尤屬枉
法有碍官箴襄城縣知縣因於夏才諂庸暗

操履卑汙退贖牌票四出皂隸孔林等肢幾無毛徵收火耗十二里老韓本約等怨已刺骨黥賊李際運手刃陳守連傷證俱明矣三十金入而陳海反坐監生李正春欺隱地糧雷汝銀告實矣四十金入而雷汝銀招虛修城而派夫三千名令其裹糧而應役夫價祇以潤囊行戶百十餘家令其鱗次而供應物價毫不及民皂隸劉會業等縱橫於鄉落而雞犬不寧循吏戴聘等喧呶於案前而猫鼠

中州疏稿

卷二

二十七

共食原任襄城縣知縣今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陳震厚自封殖工於彌縫折肝膽於吏書而何應科等倒持太阿之柄寄耳目於門子而小趙兒等大開請托之門煮粥原有官銀四百餘兩乃令鄉民師北溪等家為科米一斗而枵腹無事條銀額派二萬餘兩乃令收頭李雲梯等兩為科收加二而染指可恥取老月糧扣矣乃以賊贓破衣抵折真乞人而不屑有犯私盜獲矣乃斤為與民市錢何米

盜之不遺監生李正春以人命坐以二百金之賄竟從輕發落止罰穀百石富戶馬雙橋亦以人命坐以五十金之賄竟以楊守已擬抵即殞命片時原任考城縣知縣今下憂楊名器本斗筲利競刁錐一請帖之失至瑣尾乃鑰門大索致責人役共計二百餘板一違點之罪至微細乃逐名問罪致罰板頭共計一百餘金人犯喧呶於前而不能出片語急則請典史李暢同堂分治權已旁落牌票稠

中州疏稿

卷二

二十六

濁而出而不暇問所由以致吏崔可大等投間作弊政多下移董來舉姦妻姪女柳氏已而被柳氏咬其舌此明驗也竟以賄放將來舉輕釋唐節姦媾母丁氏已而被唐時雍告發此的證也亦以賄放反將時雍招虛至於獄之放紛而胡進孝等死於非命賦之無藝而楊宗光等困於誅求原任唐縣知縣今陞山西遼州知州單用賓貌已龍鍾人呼雀目徵收則啜汁於羨餘而錙銖必析獄則垂

誕於鏹贖而原被盡供吳東槐以人命坐乃
 接受百金從輕擬徒趙士講以窩訪聞乃託
 以腹心惟其指使關市之征甚嚴即竹頭木
 屑亦所不遺致令行戶鄒守智熊漢等受累
 飲氣衙門之防又疎即富民游商亦在不禁
 以致積壯雪維新等乘間弄權息縣知縣楊
 同春知小挈瓶思多喻畔志在於除盜因而
 株連無辜邑頗怨聲念在於立威因而偏聽
 濫刑民不堪命積書揚紹芳等拆封盜銀不
 能覺察反累收頭劉崇讓等虛賠富民劉少
 田窩家人化童為盜不能正法反打死化童
 以滅口徐特和與王舉人有卻已而聽其屬
 証之為盜別問平反稱快季伯萬等劫掠王
 詔家財已而王鄉官為之關說遂從輕釋放
 不行耳輒而漫無主持氣類而全不振刷涉
 縣知縣王肇基憚憚不辨忽忽若愁委聽于
 猾吏楊桂芳等每躡足而附耳百事惟其從
 吏倚信於積書張九章等輒推心而置腹一

中州疏稿 卷二 九

切聽其熒惑案牘塵積几席一檄而沉閣者
 半年積壯王忠等牌票四出人犯肩摩門屏
 一事而淹留者數月門子小任兒等詐騙百
 端催課無法急則借富戶以起解王臣等千
 金之欠負未償囊橐是計甚則扣各役以自
 潤溫用等百金之工食入已一籌莫展百靈
 萌生以上諸臣均之不職在任博黃用賢俱
 應照貪例王時泰蘇萬方俱應照酷例各革
 職為民徐二奇陸科魏汝松俱應照不謹例
 各冠帶關住林鳴武林雲程張夢塔夏相康
 徐東漸因於夏陳震楊名單用宿俱應照不
 及例降用沈夢斗楊國春俱應照不及例量
 調簡僻王肇基應照不及例改教者也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中州疏稿卷之三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初承陳以聞全校

糾劾不職有司將領疏

為糾劾不職有司將領以肅吏治以飭軍政
事臣竊惟庶民得安其田里者在有司軍卒
不諱於營伍者在將領有司不得其人則民
病將領不得其人則軍病軍民不得其所而
病病而不能一日忘記也若不蚤為之所直

中州疏稿

卷三

待報

命而受白簡焉則將吏之流毒滋甚軍民之受病
日深矣故臣馬蕃所至據司道之揭報叅之
士民之口碑有司不職者五人焉將領不職
者一人焉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衛輝府通判王夢鯉百事糊塗一
味嗜酒醉則馮怒而刑不止醒則刑止而已
不知如遊靈山寺醉杖陶得智六十板檢驗
醉杖刑吏段純五十三板算帳醉杖書手李

安固四十五板幾死聽斷醉杖楊守才六十

板身死至於張監生宣滌兒婦或謂錢神漏

網李知縣存餘會銀咸稱署篆入囊花炮為

戲耳快手崔伯川會淚而質馬違卯亦細故

耳大戶朱邦義等被罰而輸錢此又其暴戾

之餘焰也但其事無機心行多質直投足屢

厥末路堪悲此一臣者似宜降調開散以示

懲創者也真陽縣知縣董三秦懦不任事閭

以生姦兩造紛拏以手刮席而已吏書附耳

中州疏稿

卷三

而立決百事委頓俛首據案而已左右片語

而主行能民楚婦也尹維因積書趙古城為

之關說竟行票而逮繫矣王仲舉徒犯也久

奉批詳亦因趙古城為之延捱得及恤部而

改贖矣陳鳴鸞大辟也已經論斬亦因腹心

彭上簡為之打點竟徒輕而改杖矣是以所

臺之勢威於令輿隸之陽謹於市貧者吞聲

富者得志刑政放紛遠近騷然臣嘗謂貪酷

之吏害止受害者若底庸之吏一邑不治則

一邑害矣唯是年力精壯舉動儒雅尚堪為弟子師此一臣者當改教以全器使者也邠縣知縣扈魁性本庸回行復滓穢徵收每一兩加二錢以上大戶王恕等傷心起解每百兩加一兩有奇庫吏劉濟可經手王守庫李調元王柰富氓也嗾巨盜翟汝松誣逮已而各賂二十金得不問過付者劉濟可也監生姜元妻高氏私惡少曾思元葉復恭已而姜元暴屍事發賂白金八十兩得不問過付者

中州疏稿

卷三

三

趙文禎也豪民王乃化其嫂孀居可千金之產乃化欲得之逮之官百金入而妾婦之產去矣過付者王謙也王養民嬖妾歐妻至死事在曖昧也乃榜掠數百即伊妾亦露體受掠已而進百金為壽得不問訟甫畢而養民亦死矣人皆冤之其他如修學之科罰稅銀之侵扣一切瑣碎雜穢臣不論論其大者如此長葛縣知縣近陞雲南南安州知州吳國俊治行無狀貪淫有聲泰山關王等廟百餘

年來栢樹此神所依也一槩伐賣可謂竹頭木屑之不遺張清黃中呂侯等各居積千餘金此民之命也戶為稱貸是何窮簷下里之必到槩縣地銀已有定派每頃額外徵銀三錢有奇畢京之首告已成故紙通縣條銀自有正額每兩加耗一錢以上撫按之禁約等為贅疣迎接

潞府夫馬銀千餘兩計費銀十之七耳其餘金何所歸也橫造黃冊銀二百餘兩計費十之

中州疏稿

卷三

四

六耳其餘金又何所歸也言利析秋毫即青夫馬頭如孫倫胡以德等莫不被剝通賄多暮夜即姦夫姦婦如吳氏楊少川等皆得逃刑最可恨者與黃門子母董氏私宣淫於桑中娶西華縣女張氏為妾取笑於鄰國吏民唾罵僚屬擲榆內御縣知縣羅彙趨利若赴多封殖以自營疾民若讎每恣睢而賈怨關防過地家人羅友羅受等得與部民私通銜惡不施吏書張思忠申中丞等因而瞞官作

弊均平原有正額乃額外多徵每兩加耗二錢為少耳收頭吳文煥等證人犯原有正罪乃罪外加罰三日不完為違耳庫吏高良等證三十四保老人孫守坤等之盡更寧止百也人為罰大紅紙一刀刀為折價一兩西峽口等處集行王廷舟等之盡更又何止百也人為罰京文紙一刀刀為折價五錢關以內關以外一時紙價為之損貴上北古等保富民揚大慶等不下四十餘家家令出穀皮二

中州疏稿

卷三

五

張少者一張又不則張為折價一兩山以南山以北一時紙路為之不寧造冊攤派地銀計二百餘兩而所費紙張工食十固不一也修學修城罰馬克信銀八十兩已而又罰雷國卿銀六十兩計修學費二十金耳修城半之十又不一也最可笑者藉口出或飲呂鄉約之家或飲李省祭之家廉隅喪而冠履裂或留連而飲數日或沉酒而醉二參履馬錯而杯盤空民怨已叢官歲大壞以上三臣

當照例罷斥為民者也臣又訪得河南都司領班署都指揮僉事徐時雍洞精曠矚縮頸脅肩安忍無親士卒不附倚掾房蔣汝坤為腹心惟其撥置縱班頭趙京等為牙爪大肆侵漁染指常例索四衛班官銀各十兩絹布靴鞋副之姚宗舜陳一澄等切齒藉口操練索私農指揮銀各二十兩千百戶半之戚玉成王家棟等怨聲士卒失伍者案法從事可也乃以點名不到索管操指揮李茂春等各

中州疏稿

卷三

六

銀十兩過付者管隊鈕宗如王仲舉也老弱代役者查覈更換法也乃藉以為名罰軍人韓洪等各紙價五錢其歛者軍牢陳科楊時先也收養家丁四十名為名耳人為食工銀十兩半實化為烏有趙秀才占軍一名馬一匹為館穀耳乃縱子亦復占軍孫大濟等十二名入皆鄙其狼貪邊軍米景之等班滿未候點名人為細打四十足矣已而各罰銀二三兩無乃以酷濟貪班軍張孕兒等應支月

糧肉為扣減百餘兩足矣已而又扣米二百
餘石可謂得隴望蜀蓋見對則戰見背則逃
無乃澤虜蒙盾真是以狼牧羊此一臣者所
當革任回衛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夢鯉等分別
處治徐時雍革任回衛員缺別選良牧良將
充之庶閭閻興鴻雁之歌士卒有鳧藻之樂
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中州疏稿

卷三

七

更調縣令疏

為更調縣令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臣竊照
中州各縣祥符設居省會最稱煩劇而安陽
京省孔道兼以

藩府同城蓋素稱難治者二縣正官俱當擇人
今祥符縣知縣蕭重望安陽縣知縣劉道亨
已經行取地方企想新令不啻望歲近閱六
月選報二縣尚未銓補查得往來衝要縣分
缺官每於附近簡僻縣令選擇更調地方稱

中州疏稿

卷三

便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看
得新蔡縣知縣竇勳金操持最稱嚴謹才猷
更兼敏練堪以調補祥符鄆陵縣知縣何爾
稹刺割雅宜盤錯執持不避豪強堪以調補
安陽其新蔡鄆陵二缺見有南召縣知縣葉
懋睢州判官盛尚志相應就近陞調蓋葉懋
以行動慎而巖邑之水土未宜盛尚志材幹
優長而衝途之困衡已久請以葉懋調補新
蔡盛尚志陞補鄆陵則于綜覈吏治之中兼

寓成就人材之意似為長便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縣
甕幼金等查照臣等前議分別陞調庶吏治
因以交修而民生亦將永賴矣緣係更調縣
令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王樂善親齎謹題
請

旨

中州疏稿

八卷三

九

代題請乞推恩疏

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推恩母氏以風藩服以隆治化事據河南布
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付蒙臣批據本
司會同按察司呈查過

周王母妃表氏守節孝睦緣由蒙批據呈

周王母妃表氏守節可風題

請表揚候會議行繳蒙此又蒙巡撫河南右副都

御史吳自新批據本司呈同前事蒙批仰布

中州疏稿

八卷三

十一

政司覆議通詳蒙此俱經覆行擬開封府中
稱行准

周府長史司牒據紀善黃宋呈稱查得

周王母妃表氏夫

周敬王於萬曆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薨逝時

年四十三歲守節九年見年五十二歲又勸

得

周王母幼承母訓恪守宮儀前同

敬王事姑徐母妃寢食主侍無間於寒暑間安

視膳不懈於朝夕克盡婦道必悅親心當

敬王薨逝之時正主少國疑之際禮以持身惠

以御下以故內外咸安宮壺胥慶念

敬王之遺孤憫

世子之尚幼教之詩書訓之禮法今

周王忠孝兩全仁明克著皆母妃訓導之功也

不惟教子成忠孝之名又且訓孫有養正之

善朝夕書堂風雨不避親近儒臣講讀不輟

及本生父母辭世三年素服罔間如施棺槨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一

濟貧難贖罪捨銀獄囚捨飯夏則施茶冬則

施粥朱僊鎮中牟縣修橋二座安遠門南薰

門墊路數次此皆積粉賞之所為也維古之

關雎后妃何得專美也哉近見邸報

晉敬王內助周氏賢行疏

請旌表

周王母亦以孝睦克全委與事例相合似應奏

請或立坊旌表或加贈封誥庶貞節不泯風化有

勛等因據此復行擬

宗學教授黃自中呈稱會同宗長勤美睦禾勤

齋勤繳朝達及闔學宗生朝墻等五百三十

位結勘得本府

周王母妃表氏賦性齊莊提躬泚慎青閨毓秀

蚤諧燕婉之求朱邱定祥晚著象恭之德侍

徐太妃則夔夔終日定省無間終始共多婦

內會羔相先敬園則侃侃中宵唱隨每寓歲

規咸謂夫前臯契勤孝思於

七廟詩繼采蘋洽慈惠於諸姬歌騰行葦克柔陰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二

教曾序閭儀甫鷄鳴罷警之辰正熊丸殫謀

之日毀容滅性形影自願者一時飯糲衣屨

母子相依者三載勉

嗣王時修侯度茂多屏翰之忠賢教世孫日近

儒紳克奏岐嶷之懿美至於恩篤所出本源

無替有懷澤普多端賑恤必先無告尤其大

節不病細仁美等仰裨錫類之弘庶快親旌

賢之曠典惟是事皆錄實非浮溢於口碑故

爾舉不避親教披颺於肺石伏乞中

賜表揚等因由各結呈長史司看得

周王母妃袁氏節行一一皆真相應表揚等因

備牒到府該本府知府陳廉看得

周王母妃袁氏質賦端方心存節孝賑恤逮於

黎元壹範垂諸奕業誠可風乎

藩服真有光於

聖朝既經長史司查有實跡相應奏

請表揚等因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徐用檢

會同按察司按察使郝學柱看得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三

周王母妃袁氏徽華早茂共肅風教事姑而婦

道克修仁尤逮下教子而劬勞備至謀且胎

孫聽內職有卷耳樛木之風處孤闈飾糲食

麤袍之節至於憫窮嘉惠尤見積善芳規既

經開封府并長史司督同

宗學宗生覆覈的確比例具呈前來又該本司

會議相同相應具

奏旌表合候會

奏施行等因又據該司呈蒙撫臣批擬

永寧汝陽臨汝曲江等王府教授及鎮輔奉國

將軍中尉安泐朝壤睦擁朝塗等呈稱切照

周王天性純朴賦資聰敏勤學好問樂善親賢

祛聲色之浮華晰綱常之大道每遇

聖節令旦齋戒三日祝延

萬壽

御書詔勅趨瞻叩迎如對

當宁前事父

故王有疾湯藥親嘗晝夜侍立籲天身代及薨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四

哭辨慟哀幾至滅性居廬蔬食三年不入宮

闈四時潔陳祭享今奉

妃母慈侍愉色承顏問安視膳定省無間於晨

昏祈祝齋素於週歲友于昆弟惇睦宗族寬

恤群下綏服庶民忠孝兼全仁義並盡主藩

端規於上列宗觀感於下中外相安咸熙樂

土藩疆賴以肅謐地方由以協輯也似此孝

行惇懿卓異式合明例泐等公舉實無間於

宗族之言古訓攸徵今尤益信伏望代

奏等因各具呈俱蒙批仰布政司查覈詳奉
此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前按臣林文英批
擬各

王府教授并

宗室安汎等各呈同前事俱蒙批布政司查報

蒙此已經劄行開封府查覈續據該府申行

准

周府長史司牒據紀善黃宋呈稱查得

周王忠貞天植孝友性成凡遇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五

聖節令旦齋戒嵩祝如接

天顏御書勅詔趨走叩拜如對

當守前事父

敬王當其邁疾尚在冲年侍寢嘗藥朝夕弗離

禱神延醫籲天請代逮乎薨逝晝夜悲泣苦

塊歎粥屏去珍饌及其歸葬扶輦百里外不

憚步勞哀麻三年中一循古禮今事

妃母先意順志愉色承顏之省無間於晨昏稟

命不違於終始且好學不倦延禮師儒講讀

惟勤博覽經史敦睦宗族約束豪橫恪守三
章克遵

祖訓喪葬有賻婚嫁有資散銀以賑饑民發粟以

給寒士懿德誠孚手與論實行允合乎人情

雖古之河間東平不過是也等因具呈長史

司看得

周王孝行纖悉皆真委與要例昭合相應旌表

等因備牒到府轉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

徐用檢看得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六

周王溫純出於天植孝友因於自然節且拜祝

而儼咫尺於不違敬

君之心可想晨昏寧慶而務婉愉以承志睦母之

愛何怨慶祝慎終恪遵禮制聯宗御下不替

慈祥至於辭本身之薦揚顯

母妃之賢濟尊親尤見其孝大雅庶幾不群信

藩服之儀刑

親王之楷範也既經開封府并長史司覈勘明

實又與要例相合似應具

奏旌表合候會議施行等因各備呈到臣據此
簿查先據

永寧等王府教授及

宗室安泐等各呈舉

周王孝行等情俱經批行布政司查勘間萬曆

十九年十二月內奉都察院巡按河南五千

九百九十八號勘劄准禮部咨該

周王肅濬奏前事本部看得

周王奏稱母妃袁氏守節情由辭免本身薦舉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七

乞要勘實旌表一節中間未委虛的相應行

勘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河南巡按御史

備查

周王母妃袁氏夫亡時年若干歲守節若干年

見年若干歲委有孝睦事蹟備查明白具奏

前來以憑題覆施行等因移咨備劄前來已

經案行該司會同按察司從實查勘及將

周王孝行并勘去後今據前因查得

宗藩要例內開

宗室中有孝友兼至及婦女守節貞烈足以激
勵風化者各其實跡奏

聞以憑覈勘明白或立坊旌表或請

勅獎諭或加贈封號長史教授官并宗儀人等不

許需索抑勒亦不許扶同欺罔有孤

恩典除欽遵外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

吳自新議照

周王母妃袁氏性資泚慎志行端貞相夫而聞

範克修不愧鷄鳴之傲教子而母儀慎肅式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八

貽燕翼之謀恩每篤於宗親惠常周於閭里

再照

周王肅濬孝友性成忠貞世篤瞻

天顏於咫尺夙夜請恭守親訓於冲年始終齋慄

強宗之鈐束甚謹苑民之賑恤尤勤蓋母妃

賢能訓子其節益彰而

周王善必歸親其孝彌著寔為

天潢之盛事允稱藩服之表儀既經該司府查勘

明確相應題

請但

親王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議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上

請定奪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九

代題請乞 卹典疏

為循例請乞

卹典以彰

聖治以勵後人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
使司劄付蒙 祕據已故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張一桂男生負張克咨呈稱
父張一桂登隆慶戊辰科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脩父居史館纂修實錄會典
國史進

中州疏稿

卷三

二十一

經筵日講官歷陞今職南北奔馳勞悴成疾於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以赴任卒於中途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凡三品文官其以侍郎兼學
士贈尚書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
葬及查侍郎兼侍讀學士周子義未經考滿
病故蒙

恩照例給與祭葬謚廢今父居官履歷與周子義
相同其

經筵日講父劾勞績尤多呈乞念父居官微勞

所有謚廕卹典事宜代為奏請則父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等情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批據生員張亮咨呈同前事蒙批仰布政司查議速報蒙此行據開封府申據祥符縣申稱查得本縣今故鄉官禮部左侍郎張一桂由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陞本院編修陞修撰陞侍講陞右春坊陞右諭德調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陞國子監司業陞祭酒陞太僕寺

中州疏稿

卷三

廿

卿掌國子監祭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今歷陞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八月十二日南京啟行赴任於本月二十九日申時卒於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公館及查本官係三品京職今在任途病故似當

請給卹典但贈謚重典例該禮部議擬奏請處難定議等因申府該本府知府陳廉看得該縣鄉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一桂京職三品侍講帷幄今方被

新命遽爾病故相應照例

請給卹典第祭葬謚廕例候禮部議擬定奪取自上裁等因具申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凡三品官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葬除遵行外看得已故鄉官張一桂河嶽抽英圭璋其器少登中秘吹簫學徹天人身際

中州疏稿

卷三

廿

熙朝載筆班駘履高入則嘉謨嘉猷之畢告厥心沃心退而令儀令色之是持不茹不吐勁氣亭亭而直上匪躬蹇蹇以在公三度壁門南北樹人益茂廿年雲路泰華繫望彌崇其純見古人之風忠勤多大臣之節茲者方承簡命入贊春曹一時望其經綸四體由之展布豈期遽蒙霜露修焉溘委泉壚士紳重其咨嗟鄉井為之流涕蓋稽行論素誠無玷于公評而崇德酬功實尤關于

聖化今據生員張克洛所呈

卹典似與

會典相合但典出

特恩事由

廟議合候會

奏定奪等因備呈到臣據此薄查先據生員張

克洛呈前事已經批行該司查報去後今據

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

新看得已故鄉宦南京吏部右侍郎今歷陞

中州疏稿

卷三

廿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一桂文

學宏深性行端慎執經

講席素行致

主之忠敷教成均久懋興賢之績銓部之聲猷甚

著清曹之

簡命方新已抵中途倏驚長逝堂上八旬老母隻

影堪憐庭前五尺孤兒餘恩未逮縉紳共為

嗟悼鄉邦咸切悲哀所有應得

卹典既經司府查報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查本官生平履歷果符臣等所言照

例議覆施行緣係循例請乞

卹典以彰

聖治以勵後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

本專差承差李茂實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三

廿四

代題懇乞 卹典疏

為懇乞

請給卹典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
劄付據河南府申據洛陽縣申稱據生員董
對策呈稱策父已故戶部左侍郎董堯封由
癸丑科進士除授直隸廬州府推官行取選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陞太僕寺少卿調山西
按察司副使歷陞本省布政司右叅政太僕
寺少卿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中州疏稿 八卷三 廿五

實歷俸二年二個月調浙江布政司右叅議
陞應天府府丞於萬曆十一年五月內到任
陞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兩任實歷
四品俸一年十個月十三年四月內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未任告

請侍養十六年十二月內丁母憂十九年三月內
服闋起復南京總督糧儲戶部右侍郎本年
六月內到任本年十月內改北京戶部右侍
郎陞本部左侍郎赴任便道挾家於萬曆二

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病故止實歷三品俸五
個月四品三品俱未經考滿先於萬曆十三
年八月內該閱視巡按屠御史題薦甘肅邊
功荷蒙

聖恩欽賞銀二十兩紵絲三表裏照依陞職給與
應得

誥命已於十四年十月內開領訖竊照策父歷任
京官四品三品雖未考滿然効有邊功已實
給得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品

中州疏稿 八卷三 廿六

誥命似與已經考滿者相等所有應得祭葬贈官
卹典呈乞轉達撫按代為具

奏施行等因具申到府轉申到司據此查得隆
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准禮部照會為
申飭

愚例以杜冒濫事該本部題內開今後兩京大臣
致仕養病給假在家病故於例應得
卹典本處有司限三箇月以裏即與具
奏奏內止許直陳履歷聽候處分不得別加品

題眩亂名實本部查果與例相合別無違礙者一體議覆等因題奉

欽依照會前來通行遵依外今照洛陽縣已故鄉官戶部左侍郎董堯封係見任三品京官在籍病故查例應

請卹典等因備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看得洛陽縣已故鄉官戶部左侍郎董堯封居鄉素稱孝友立

朝茂著聲猷攬轡東吳惠澤久濡于江海建牙中州厥稱

西鄙威名丕震于華夷雲霄之

新命方隆月旦之公評允協既經該司府縣查明應給

卹典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查本官生平履歷果符臣等所言照

例議覆施行緣係懇乞

請給卹典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

差承差蔡華魯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厥稱

卷三

六

中州疏稿卷之四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初以承熾全校

旌表節烈疏

為遵例表揚貞烈以勵風化事臣竊惟苦節貞操責之士大夫易責之婦人女子難出於華胄名閨易出於閭簷下戶難蓋華胄名閨之婦既生死存亡矣義非不高辟之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唯是窮巷故閭顛頓

中州疏稿

卷四

一

下賤之女勢難自振名難遠彰律有司不以聞即聞未必遽達臣甚恨之臣今採之間里衆多之口質之司道結勘之詞得貞烈之婦十人焉臣謹按司氏者商丘縣劉朴妻嘉靖三十二年師尚詔叛氏被虜師賊欲辱之氏仆地不從罵不絕口賊怒磔之至今言之無不泣下者李氏者鹿邑縣羅文燦妻萬曆十六年文燦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事後人可矣氏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願更也已而文燦物故氏竟自經而死朱

氏者開封府生負張經邦妻萬曆十八年經

邦哭父成疾氏侍醫藥唯謹已而經邦死氏

乘家人間經夫柩傍既死容色如生夫死孝

妻死義時稱為二難云任氏者歸德衛應襲

舍人鄭三略妻也萬曆十七年三畧病故遺

女三歲呱呱泣氏不顧蹄泣絕粒越十日死

魏氏者陳州民朱試妻也萬曆十八年試病

氏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已而試故氏夜半潛

中州疏稿

卷四

二

經夫柩傍人至今憐之郭氏者年十七歸太

康縣民張方正已而方正病故氏泣辭翁姑

欲從之家人守之嚴氏乘間竟死之時萬曆

二十年也歸德衛軍餘侯天胤妻趙氏當嘉

靖三十五年天胤故翁姑在堂子甫歲餘氏

截髮毀容朝執爨備子婦禮夜篝燈教子悽

酸萬狀竟死之日三十六年如一日也泥水

縣張氏者穆守禮妻也嘉靖十四年守禮故

氏誓死不嫁撫其子已而子死又撫其子之

子竟日闔戶五十餘年人罕覩其面者鄢陵
縣生負剡古妻周氏及笄歸古古業儒屢蹶
場屋怏怏不得志竟憂死氏哀毀不食欲以
死殉已而念吾不難於一死吾死孰養老姑
誰與生者乃忍死紡織養姑如夫生時迄今
三十九年苦藥如初洛陽縣民姬仁妻焦氏
方仁病故氏年方二十一歲也氏誓死不嫁
撫孤兒事孀姑彝水曲盡迄今已四十九年
矣人甚義之以上諸婦或捐生以明志或忍

中所疏稿

卷四

三

死以全倫此其烈烈之概豈必遜于鬚眉男
子然非以寒寒寡接則以代久滅名遂使死
者同腐紳而不光生者空飛蓬而不著又何
以風天下後世之無二心者臣故表而出之
伏乞

勅下該部查果巨言不謬將司氏等亟

賜旌表其於風化實非小補矣緣係遵例表揚貞
烈以勵風化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
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四

四

表揚貞節疏
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表揚貞節以廣大孝以光

聖治事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都察院

巡按河南六千十二號勘劄准禮部咨該兵

部職方司主事黃杰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主事黃杰

奏稱母楊氏守節情由乞要勘實旌表一節

所據本官見任京職於例不應自行陳乞但

州疏稿

卷四

五

稱伊母守節多年艱辛萬狀照例五十以上

已隔十年其子情殊迫切親自具奏奉有

欽依抄送到部中間未委虛的處難題覆相應行

勘合咨前去煩為轉達河南巡按御史即行

所屬府縣掌印官拘集本婦里隣人等到官

從公審勘楊氏是否室女的於何年月日憑

何媒氏聘嫁黃家樓為妻夫亡時委年若干

歲守節若干年如果是實具奏前來以憑題

覆如無實跡及別有隱情亦從實回覆等因

移咨備劄前來萬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又
奉都察院巡按河南六千八十三號勘劄准
禮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本固奏為
家門不幸三世孤孀特懇

天恩照例旌表以昭苦節以維風化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御史李本

固奏稱高祖母蔡氏曾祖母詹氏祖母朱氏

各早年守節情由乞要勘實旌表一節所據

本官見任京職於例不應自行陳乞今稱伊

州疏稿

卷四

六

家三世孀居情詞懇切但不由巡按衙門具

奏中間未委虛的處難題覆相應行勘合咨

前去煩為轉行河南巡按御史即於所屬府

縣掌印官拘集本婦里隣人等到官從公查

勘蔡氏詹氏朱氏是否室女的於何年月

日憑何媒氏聘嫁李選李尚德李麒各為妻

夫亡時委年若干歲守節若干年中間有無

節行緣由如果是實具奏前來以憑題覆如

無實跡及三氏夫亡年遠無憑查核難以旌

表者徑自停止仍回覆本部查考等因移咨亦備前前來俱經案行提學道嚴加查勘去後今據帶管提學僉事王孟煦呈稱據汝寧府呈據息縣申准本縣儒學牒據廩增附生賁謝天錫等結稱查得黃杰母楊氏係本縣監生楊木室女杰祖黃鄂於嘉靖三十二年憑媒劉鎮等聘嫁杰父黃家樓為妻彼年二十歲至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黃家樓病故氏年二十四歲不受盛年脫去簪珥閉

中州疏稿

卷四

七

戶飲酒痛小定輒摩頭曰吾豈難一死哉徒以兒在於是且繼且課與其族焚膏相伴寒暑不輟迄于孤學成登進士垂三十六年如一日即今見年六十歲委應表揚以勵風化等因到縣申府備呈到道轉報到臣又據帶管提學按察使鄒學柱呈稱據汝寧府呈據汝寧千戶所申據百戶姚夔總小旗鄒佑關益才等并據本府儒學申據廩增附生賁張期進等各結查得李本固高祖母蔡氏係

上蔡縣人蔡明室女成化十九年三月初六日憑媒曹讓嫁李本固高祖李暹為妻彼年二十一歲止舉一子即本固曾祖李尚德至弘治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李暹病故氏年二十八歲即指心矢天以明靡他有諷之再醮者氏悲不自禁曰一女二夫古今所羞也日膝尚德課之受書長令就外傳夜歸輒篝燈伴誦軋軋績聲與呶語相屬俾其子成立茹荼者六十餘年曾祖母詹氏係守禦千戶所

中州疏稿

卷四

八

人詹壘室女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憑媒張能嫁李尚德為妻彼年十八歲亦止生一子即本固祖李麒正德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尚德病故氏年二十七歲時值薦饑事孀姑蔡氏寧自甘州具晨昏上食必飭孫兒嗷嗷不敢以鳥哺而後并司艱辛萬狀歷五十五年不衰祖母朱氏係汝陽縣人朱璘室女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憑媒范忠嫁李麒為妻亦止生一子府學生賁李呈芳今

勅封文林郎陝西蒲城縣知縣即本固之父也嘉
 靖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李麒病故氏年二十
 六歲願死者再而不忍弃其孤有族李鑑欲
 利其產數迫使嫁氏仰天大慟至截髮自誓
 行路悲之族慙而退氏日夜抱孤曰天乎庶
 幾有知乎所不沒李一綫者賴此乃痛自刻
 勵撫其孤克樹以延及於本固始成進士為
 名御史蓋四十年於茲矣乃三氏之節有關
 風化應宜表揚等因申府呈道亦備呈到臣

中州疏稿

八卷四

九

據此看得黃杰母楊氏朱顏蓬首白髮天心
 苦藥秋霜百歲報夫地下和熊夜雨一朝荼
 子人間存歿不慚綱常生色李本固高祖母
 蔡氏曾祖母詹氏祖母朱氏天扶峻節世抱
 幽貞三代共守簷心豈人生之不幸一門無
 慙夫面于風教為有光烈烈冰霜既失其前
 而復失其後茫茫造化不報其人而乃報其
 天先是前巡按霍冀龐尚鵬顏鯨許于良節
 次行獎候奏至今未行題

請此黃杰李本固所為嗚咽自陳也以上四婦均
 之秉心貞潔視亡如存就義從容雖生猶死
 倘以富貴而引嫌彼當二臣未發跡之時而
 此心已盟於天日倘以
 贈貶而闕表是使二臣既發跡之後而此典反沒
 於簪纓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照例覆
 請表揚庶使二臣可報於無窮四婦可風於不朽
 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矣

中州疏稿

八卷四

十

言兵事疏

為聞見既真恭陳兵事始末以備

聖明采擇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

劉付為照寧兵之變恨激數天六月勤王征

夫何苦半家給徒古誼灼然而况公帑公財

貯此移彼也隨查本司巨盈庫先年貯銀約

有六十餘萬彼因嘉靖隆慶年間

官派日繁補祿不貲及地方災沴通年尤甚獨

免抵補業已費過前銀二十六萬四千九百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一

餘兩矣至嘉曆十四十五等年管建

濶廣及迎候橋蓋棚殿并供餼從官護接等需

復費去二十九萬五千一百餘兩此庫歲所

以殫場而經費所以艱難也而今時歷春夏

二季例應支放

宗祿約該九萬有奇據已完報尚缺三分之一

應急那移庫內別無堪動餘剩銀兩今蒙行

司動銀八萬解往陝西事在燃眉情勢安枕

查得庫貯云云等十項共銀五萬六千二百

八十兩三錢一分九釐五毫二絲五微係今

應解戶部之數連前撥括銀共湊八萬兩合

行本司巨盈庫一面照數動支差官解送陝

西布政司收貯應用取實收回繳一面仍候

咨行戶部即於本司應解部錢糧數內照項

扣除五萬六千二百八十兩三錢一分九釐

五毫二絲五微准作已解之數等因到臣據

此卷查萬曆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都察

院巡按河南六千一百二十號勘劄准戶部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一

咨該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朱正色題本部

議覆恭候

命下備行河南撫按官於布政司動支庫銀八萬

兩差官解送陝西布政司收貯專備召買正

項支用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前來已經業行該司查動庫銀赴

解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

都御史吳自新竊照寧夏叛丁勾結點虜蹂

踐邊疆

天討亟加人情共憤况中州地稱接壤義切同舟則扶危濟乏尤所不敢辭者第查該司庫銀先年頗有贏餘近以災青頻仍多方賑貸兼之

藩府鼎建竭力經營且邇來

宗派日繁祿銀歲給經費甚廣舊積盡空較之四川寔難並論今據該司校括並無堪動官銀止有存留候解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未足三分之一緣前銀已奉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三

明旨且彼中方在燃眉若候覆

題不免遲悞故該司議將見在應解戶部銀五萬六千二百餘兩湊解陝西聽用事屬權宜情非得已除批行該司一面差官起解取該省實收報部外相應題

請伏乞

皇上俯念中州腹心重地庫藏空虚民力凋瘵勅下戶部將前湊解銀五萬六千二百餘兩准作解部之數於各項前件下註已完數目以便

查銷庶部銀得免重催而疲省不至備累矣緣係聞見既真恭陳兵事始末以備聖明采擇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蔡華魯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四

十四

蠲恤中土災傷疏

為中土民困未蘇復罹水旱災傷乞

恩查勘俯賜蠲恤以拯遺黎以安地方事據河南

布政使司經歷司呈稱云云等因造冊呈送

到臣據此查萬曆十年正月內奉都察院

勘劄為撫臣報災有違

明例遵

旨查叅并申末議以一法守事准戶部咨該本部

議覆恭候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五

命下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

按御史以後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即

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不待勘報速行奏

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即將勘實分數作速具

奏以憑覆

請賑恤至於報災之期在腹裏地方仍照舊例夏

災限五月內秋災限七月內俱要依期從實

奏報或報時有災報後無災及報時災重報後

災輕報時災輕報後災重巡按疏內明白從

實具

奏不得執泥巡撫原題致災民不沾實惠等因

題奉

欽依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乞

請申明勘災分例及隨宜賑恤零災以便遵守事

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如遇地方水旱之災

不得以輕者開入重災希圖冒免以重者開

入輕災致有不均等因題奉

中州疏稿

卷四

十六

欽依萬曆十三年五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欽奉

聖諭并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今後但

有災傷掌印官逐一親自踏勘一面申巡撫

具

奏一面造冊送巡按覈實定擬的確分數

奏報前後不嫌異同待本部題覆至日即按冊

各照例蠲免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十五年四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國計民生公私交絀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
裨萬一事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以後遇有
災傷巡按覈實果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
改每石折銀五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仍照議
單事例正兌每石折銀七錢改兌折銀六錢
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又奉都察院勘劄
准戶部咨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傳奉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七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今歲又罹旱災各該被災地
方着撫臣上緊具奏巡按御史勘實前來查照
分數蠲免其積有穀石去處便從宜放賑重災
地方還多方設處賑恤戶部知道欽此本日又
奉都察院勘劄前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恭
候

命下咨行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
各巡按御史將被旱災地方一面上緊奏報
一面即為查勘分數以憑題

請蠲免其積有穀石去處或貸或賑便益給散仍
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如遇災傷重大難拘常格
聽撫按官多方設處應具奏者上緊奏
聞以憑參酌覆
請施行各地方有司及撫按官務要據實上
聞無得以無報有以輕報重如違聽該科指名叅
治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二十年九月十六日又奉都察院巡按
中州疏稿 卷四 十六

河南六千一百七十二鋪勘劄為中土民困
未甦復罹水旱災傷乞
恩查勘俯賜蠲恤以救遺黎以安地方事准戶部
咨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咨前事
等因到部合咨前去轉行河南巡按御史查
照巡撫咨報被災州縣衛所速委廉正官實
逐畝踏勘照依本部原題則例要見某州縣
實被災傷幾多其應免錢糧查有某項積餘
堪以抵補如無抵補作何措處間有被災州

縣申報未到者並聽一體查勘明實具奏以憑奏

請定奪再照一邑有災無災不同一里災輕災重有異有先有災而後無災者有先災重而後災輕者務秉至公毋得輕信有司捏虛妄報假無為有藉輕稱重負

九重霽霽之恩啟列郡雖虞之計况巡撫意為地方不得不報矧巡按職司督察難以相徇等因移咨備劄前來即經案行該司通行遵依

中州疏稿

卷四

先

訖簿查心處汝寧漳德等府屬確山等州縣信陽等衛所各處緣由到臣俱經批行布按二司會勘去後今據勘報的確不敷冊報前來除原武縣嵩縣壓死人命并被災重大州縣會同撫臣行令有司各掌印官加意撫恤毋致失所聽候題

請外看得中州頻年災傷民不堪命即今歲春雨霑足稍望有秋不虞入秋水旱禾稼損傷其在延津湯陰獲嘉嵩縣汝寧等州縣先傷於

早已而又傷於雨加之冰雹蛟雨陸地行舟無論禾苗即人口多溺死者其在確山汝信等州縣衛所則傷於旱彌旬不雨苗多枯槁夫中州災傷之後如病初起元氣未復今復又災其何以堪况徵徭煩重催科迫急倘不加拊恤臣恐逃者必不敢還還者必復思去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所必至臣竊憂之今據乞蠲乞賑情由該臣往復駁勘委非虛謬其所議蠲存留錢糧誠非得已伏乞

中州疏稿

卷四

十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聖裁將各該被災州縣應免錢糧照例蠲免即各另查無礙官銀如數抵補及將二衛所屯糧亦照例折糧仍俟來春青黃不接之時將各被災之民量行賑濟以示優恤如是廢浩蕩之恩廣布疲憊之極少勉而中州之先元幸甚臣等幸甚

參究宗人怙惡故殺疏

為惡姪故殺人命事據河南按察司呈開得
犯人小郝來年十七歲失迷鄉貫人狀招郝
來自幼投入

趙府平鄉王府已故輔國將軍厚燎已名未封

見在庶子載塵為家人使喚有載塵故祖鎮
國將軍祐裁存日奉勘合選夫人王氏又娶
先未故大劉氏及濫收不在官小劉氏俱為
妾夫人王氏嫡生第一子厚燎第二子未名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一

與夫人王氏俱故祐裁又奉勘合選內助王
氏庶生第三子厚耿并見在第五子厚燮大
劉氏庶生第四子厚燧俱封輔國將軍小劉
氏庶生第六子厚燧并見在第七子厚燧俱
已名未封第八子朱煥第九子朱煥俱未名
封後朱煥考進彰德府儒學生負厚燧厚耿
相繼病故厚燎奉勘合選夫人張氏無出病
故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勘合繼選
娶不在官妾高氏厚燮奉勘合選夫人衛氏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高氏庶生載
塵於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奏報隆慶
三年四月十八日奏

賜前名

玉牒妾媵冊存照後厚燎亦故萬曆二年十二月
十五日厚燮夫人衛氏嫡生今被載塵故殺
身死大功弟載園後授封奉國將軍萬曆十
四年三月初二日載塵彼年二十三歲照例
請封蒙禮部查得厚燎庶一子載塵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二

請封過期并生母高氏奏選勘合互異有疑題覆
相應行勘類行河南布政司劄行長史司轉
行本府署教授印張典樂結勘前來備呈本
司咨呈本部查無選娶高氏勘合於萬曆十
八年十月以覆行本司吊取原行勘合底案
一驗再勘報奪隨行長史司帖行本府教授
查行間載塵央令厚燮代畫保結厚燮稱說
今禮部行查選娶佻母高氏勘合近奉例嚴
如無勘合決不畫結等語載塵又屢央厚燮

堅執仍前不盡以致載塵結讎懷恨欲要殺害思係親叔未敢下手至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二日載塵在家思起厚焮與男載園俱各投封惟塵日久不得封爵用言恨說載園是我堂弟我去將他毆死洩忿料也不該對命等語郝來不合不行跟隨諫阻載塵又因與叔厚焮等素有讐隙意要殺後混賴輒自預攬厚焮等隨伊母姓劉英劉玄劉春群圍將堂弟小二僧即載園群眾打傷等項虛情本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三

詞一紙潛帶于本日未時分載塵前到本城西關厚焮家內厚焮與載園俱各出外載塵在本宅前院房內潛藏等候載園回家不慮載塵在于房內比載園就地坐看歷帳載塵發惡故將載園咽喉扼住按倒在地使載園不得高聲叫用已貯庫磚塊照載園偏左顛門額角等處狠打數下傷重尚有微氣慮恐不死又掣擊載園家已追貯庫木楔釘入右耳孔內當時氣絕身死彼時厚焮妻妾俱

在後院原未聽聞出救不係街市亦無外人見證載塵慌忙走進城內就將前棍本詞具啟

趙王令旨長史司查了來說厚焮亦將載塵挾讐殺死伊男等情具本啟奉

本王令旨長史司究明來說厚焮朱炫等聞知亦將載塵打死載園挾讐妄攀等情亦具本啟奉

本王令旨長史司并問未說本司即委陳審理

中州疏稿

卷四

廿四

相視聞厚焮又將人命情由與本關鄉約楊玉林等各呈告彰德府批仰安陽縣劉知縣檢審得

宗室厚焮執稱載塵係焮長兄厚焮濫妾高氏所生朦

請名封致禮部駁查載塵令焮保結焮因新例連坐不肯畫押以此結讐及審載塵將原意故毆載園實情未曾說明却妄招委因前讐欲殺厚焮不在伊子載園係塵堂弟適自外歸

故用磚塊打倒在地狠毆頭額傷重骨碎尚有微氣屢慮恐不死復用木板釘右耳的當時氣絕身死其叔朱炫等並無主毆情由委係屢挾警自行故殺等情供報在官備由具申本府查得載屢係有名無祿宗人犯該人命重情本府未敢定議擅問具呈守河北道張叅政處詳審看符載屢因

請封行勘恨叔厚煇不與出結故將煇男載園先用磚毆頭破復用木板釘耳即時身死檢審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五

已明例應奏

請轉呈撫按兩院隨蒙巡撫吳都御史詳批據呈載屢毆死載園情已近真仰按察司委官會同長史司覆勘明確招參報奪又蒙巡按林御史詳批按察司檢勘明確具招解奪蒙司案行本府將載屢等一千人犯行提到府公同理刑吳推官王長史蘇長史會審得載屢挾親叔厚煇不行結勘之恨故殺其子載園磚塊狠擊頭顱盡碎斃于俄頃本宗已甘心

抵償情已真確矣但木板釘耳一節審理所屍單開明安陽縣審語雖同屍單未見開載本宗於此一節尚未輸服離人命已真而本宗獨不招承此項者意於死者為大功兄欲避故殺為毆殺作將來展脫之地耳相應再行檢勘以杜辯口牌行湯陰縣余知縣覆檢審解本府署印吳推官審得載屢因

請封過期及生母高氏奏選勘合互異奉部文行勘怪叔厚煇不肯盡結移怒其子載園故用

中州疏稿 卷四 廿六

甄塊狠擊頭顱骨碎慮其不死復用木板釘耳當時殞生三檢傷痕甚確本宗俛首無辭小郝來偷安在家不行跟隨諫阻致起禍端相應擬杖其載屢生母高氏既經長史司查明不係濫妾無容再究取供仍擬郝來不應杖罪載屢聽參招解按察司詳審蒙批載屢恨并厚煇不與出結輒敢逞兇故殺載園以雪忿檢審既確擬抵何辭但干重辟奏請不厭詳慎仰府掌印官再會同懷慶王推官衛

輝童推官覆究招詳隨蒙本府署印帥同知
移文懷慶府王推官衛輝府童推官行提郝
來等一千人犯於本年四月初一日押帶輝
縣適中處所會審得載塵係無賴貧宗年已
三十恐過期停封見得堂弟載園年方二十
已得受封并厚媵不念親枝刁難保結以此
深恨遂到厚媵家尋并不在遇載園坐看帳
簿塵逞兇就力按倒故用靛塊狠擊頭顱骨
碎木板釘入耳內傷重當時身死又因并厚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七

媵等素有齟齬預擬虛詞希圖臨期混賴抵
搪即於是日打死載園後就具啟遮飾塵今
甘心認抵情願早賜叅

題對命以免老母憂焦等情會審明白將郝來
仍擬杖罪載塵聽叅招解本司覆審載塵仍
前不行招明蒙看得載塵憤親并厚媵不與
出結嫉其子先得受封預擬本詞蓄心尋殺
適厚媵他出俸而免禍載園外來竟被執擊
腦碎木板釘耳以致死不旋踵節經檢勘明

確本宗亦俛首無詞既犯刑章法應叅處小
郝來不隨諫阻杖決亦宜具招連人呈解巡
按周御史處詳審蒙批擬招載塵積怨親并
厚媵尋殺不遇故殺其子以洩其不逞之怒
情真無疑但招稱未發難之先載塵預寫本
詞讎擬厚媵等將載園打傷希擬已罪果爾
則殺園乃載塵初心非父不在而子適逢其
怒也况毆於園家輒石未已繼以木釘為時
不為不久何親者不出救疎者不見證豈載

中州疏稿

卷四

廿八

園盡室無人耶人命極真招情欠妥係于題
請不嚴詳慎該司再一訊確另招報奪隨蒙本司
案行本府將載塵等人卷復提到官審得載
塵執稱原因怪親并厚媵不與保結嫉堂弟
載園先得受封懷恨已久即有謀害伊父子
毒心常與厚媵同坐講話思係親并未敢下
手至十九年八月初二日思起前恨欲毆載
園洩忿即打死係同堂卑幼料無大罪前到
伊家父子俱出外廬在前院空房內潛候載

園外婦不慮塵在房內比伊坐看歷薄塵故將伊咽喉扼住不得高聲叫用執照伊偏左顛門額角等處狠打傷重慮恐不死復掣本家木楔釘入耳內當時身死彼時妻妾俱在後院未曾聽聞出救不係街市亦無外人見證實情招出看得載塵之恨雖在厚燬而故殺之情則在載園蓋舍尊長而殺卑幼意圖將來得不死耳其前招欲殺燬因殺園者誠詞之混也乃載園一遇行兇卒不能出聲

口州疏稿

卷四

廿九

求林以死者緣載塵力能扼其喉即碎其首安能出語且兄弟共坐同處是伊常事外者不覺內者不防故至死卒無一人林證耳鞠究再三情已真確相應仍照原擬招呈到司覆詳無異看得載塵蓄怨親并欲得而甘心之日久矣發難於載園故扼咽喉持斃疾擊恐不速斃復釘以木楔致死登時怨毒之於人不應慘酷若此當時無一見林蓋為內者不防外者不入該府覆審已甚明悉本宗先

願抵償無可疑者處以法典實不虧枉等因具招呈報到臣據此薄查先為前事已經審駁該司覆勘去後今據前因覆詳無異除批行該司將小郝來先行發落載塵羈候外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參照趙府平鄉王府有名未封宗室載塵包藏禍心弁髦法紀積怨親并厚燬非一日故殺其子載園於片時惡甚饑狼怒移水蟹屢勘既確於法難容緣係有名未封宗室故殺堂弟例

中州疏稿

卷四

卅

應奏

請定奪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李遇春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卷之五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初承陳以開全校

勘問怠玩指揮疏

為衛官徵糧遲緩軍兵鼓衆要求查叅怠玩
官負并

請懲究首惡以肅法紀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問得

犯人李承教年三十八歲係河南都司陳州

衛指揮使狀招云本衛原額屯地一萬二

中州疏稿

卷五

千三百六十九頃三十三畝五釐二毫四絲

至萬曆十九年議行條鞭除陸續除豁地五

十二頃九十三畝四分及各優免雜差外每

頃派銀有優免者八錢四分六釐無優免者

三兩二錢共銀三萬八千五百七十五兩五

錢二分二釐零後又有陸續首出道落地三

百三頃四十五畝五分四釐亦照前數徵派

通共該派徵銀三萬九千三百七十七兩一

錢九分零奉文坐委承教管屯徵收比因前

鎮邊軍赴班緊急無銀赴解關行本衛具呈

大梁兵巡道詳允各行各所官催徵間本衛

有大同邊軍二千一百八十一名先年上班

每名工食銀二兩四錢後奉文停班委令在

官指揮陳王道管領在衛操練每名扣銀一

兩二錢解供邊用近行條鞭每軍議給工食

銀四兩除解邊外實該銀二兩八錢本年十

一月內監故軍人谷友等與各軍思得工食

不敷具狀赴巡撫吳都御史處告要每名加

中州疏稿

卷五

增銀一兩二錢批行本道今調用楊金事

行開封府查議間承教陸續自行收完并五

兩解到銀通共三萬一千八十五兩六錢一

分九釐九絲內除支解過二萬八千三百五

十四兩三錢五分八釐三絲三忽三微尚剩

銀一千八百三十一兩二錢六分一釐五絲

六忽七微承教明知沿邊錢糧有侵盜銀二

百兩以上俱照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

盜者斬奏

請定奪事例不合故違侵欺入已置買房屋任意費用以致大同軍秋冬二季工食銀兩除扣解支給外尚欠不在官劉宗義等八百八十一名每名銀八錢共該工食銀七百零四兩八錢及城操軍李舉等七百一十一名該領工食銀一千五百四兩四錢通未給散各軍懷怨陳王道素與承教有隙兼以垂涎代管乘機主令逼討起釁就不合唆令各軍說稱你們若領工食必向李承教全要加增銀兩

白州疏稿

卷五

三

不然休領八錢等語當有已稟示首惡于景樓米糯王宦谷友等并劉宗義等各依聽尋將承教辱打逃避掌印指揮徐時中宅內不敢出戶陳王道又不合縱令各軍愈肆兇惡不行鈴束在官百戶楊寵竟奮威張四維鎮撫李在旗丁王九切萬登楊大淵證後本府將谷友等告詞查議每名每年加增銀一兩二錢共該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二錢應在緊衛地畝內加派呈詳本道轉呈間于景樓

等挾恨承教侵銀肥己工食屢討不得要行呼譟陳王道聞知又不合不行嚴加撫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本道閱操各軍擁稟承教不給工食誼譁不散本道再三面諭各軍始散入隊操畢尚有民兵及該衛銃手未曾閱完本日承教聞知各軍洶洶自料侵銀數多且蒙本道批行各所催要得藉口擬飾又不合捏稱左前後三所在官千百戶李惟忠陳孝友等共欠銀一千八百八十

中州疏稿

卷五

四

一兩一錢五分并捏無下落銀三百一十五兩二錢四分開投手本稟道候查問本月二十九日本道覆委陳州同知趙貞明管操指揮汪延齡赴場看試民兵及該衛各銃手趙同知因各役武藝生疎量責一二人于景樓等觸起積忿各要乘機逼討糧銀鼓譟為亂尋捉承教不獲于景樓等遂逞兇惡為首搥旗倡眾挺刃入城徑至本道衙門首放銃响喊口稱承教侵欺糧銀等語本道再四出牌

撫諭仍前猖獗及行牌捉拿承教究治各軍
方散一半此時徐時中乘馬奔至道前于景
樓等又率眾將徐時中架擁教場暨旗劄營
說稱有糧方散如無即反等語本道屢令指
揮青若水招撫未服至晚仍留質徐時中在
營圍至次日午後承教方將前侵銀內送出
八十兩本道又借動陳州庫并勸借官民銀
共四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委青若水分給
五所百戶張四維等十八員領去場內給散

中州疏稿

卷五

五

內大同軍劉宗義等八百八十一名領銀七
百零四兩八錢作前未領銀又與大同軍劉
樂等共領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六錢作後
加增銀數其大同軍張伯祿等四百零八名
每名亦該領加增銀一兩二錢共銀四百八
十九兩六錢因各有屯地未納條銀情慮扣
充並未支領比有城操軍李舉等亦領道借
銀一千五百四兩四錢作前未領工食各軍
方解散去本道取有該衛印冊查證本年三

月初八日蒙本道將本府查議加增大同軍
工食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二錢呈蒙撫院
詳允轉行本衛帖行五所各照地畝派徵不
係承教經營卷證後承教并五所又續追完
銀七千一百三十六兩九釐內支給操丁任
應祥等六千三十六兩零九釐又補還本道
借動銀一千一百兩仍有未完銀一千五百
六十五兩九錢六分二釐四毫九絲四忽在
于今未到花戶薛應在鄭楠等各名下拖欠

中州疏稿

卷五

六

查明不係承教侵欺本年三月二十日蒙本
道揚食事訪得于景樓米糯王宦谷友的為
首惡揭報撫院拏發按察司監候審勘間谷
友在監病故相明訖隨該巡撫吳都御史會
同巡按周御史將承教管屯候糧并陳王道
垂涎嗾眾致軍鼓譟等情

題行兵部看得指揮李承教職在管屯侵漁任
意擬稱置買房屋及那移轉借不下二千餘
兩以致激變眾軍幾至猖獗首應重擬管班

指揮陳王道嗾衆乞糧險心幸禍併應重究
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楊有仁調用掌印指
揮徐時中管操指揮汪廷齡各加罰治鼓譟
首惡仍行巡撫衙門密訪的確數人便宜正
法具奏等因覆奉

欽依咨行巡撫吳都御史狩于景樓米糯王官覆
審倡首情真照例處決并與谷友臬示外又
移咨都察院劄行巡按周御史案行按察司
將承教并陳王道拿發開封懷慶二府掌印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官會勘招解間本年五月初六日承教因侵
銀數多恐坐重罪令家屬設處銀二百八十
六兩一錢稱係續收稟赴本府收發寄庫隨
蒙開封府陳知府會同懷慶府唐知府提取
承教與陳王道等及冊卷到官會審承教又
不合將前侵銀數及首出地畝不盡招出止
將軍變後送出銀八十兩并送府庫銀二百
八十六兩一錢認作侵數致憑供擬承教監
守盜錢四十貫律斬係雜犯引照停止舊例

侵盜腹裏錢糧四百兩者仍作真犯斬罪陳
王道守禦官隄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反叛者親管指揮遇例減杖八十追奪原
授

誥命發邊遠充軍承教監候奏

請具招連人呈解本司查審得中間情節互異錢
糧支散卷領未明抄招移關本道新任陳副
使轉行陳州署印歸德府郭同知將承教等
人卷提解到官審取口詞備由連人申解本

中州疏稿

卷五

八

道覆審比蒙本道巡歷禹州因人卷不齊止
將承教原遞欠銀手本責令陳孝友等查對
多係捏開共銀一千六百五十五兩九錢三
分四釐漫無下落明係承教侵剋等情備由
關司研審承教又不合仍前混招隨蒙看得
管屯指揮李承教承委管徵屯糧輒敢恣意
侵費坐視貧軍枵腹散給曾不以時遂致悍
卒脫中呼譟幾於為變細覈錢糧捏欠之數
明犯監守自盜之條雜云腹裏供需半屬餉

邊軍實侵欺非止千計情犯難照常科合無
坐擬沿邊侵盜之罪庶為盡法管兵指揮陳
王道因同寮之徵糧席利久已伎妬於中乘
率伍之索糧聲囂輒爾從吏其後惟部軍止
於脅求鼓譟尚與稱叛殊科而本官實為制
馭乖方應此追奪論罪改擬承教監守盜錢
四十貫律斬引照沿邊侵銀二百兩以上事
例仍作真犯斬罪奏

請定奪陳王道守禦官隄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所

中州疏稿

八卷五

九

部軍人反叛者親管指揮遇例減杖八十違
奪發邊遠充軍具招叅呈巡按周御史處着
得李承教侵銀已的擬罪似當但查本犯所
侵銀兩數目未經與各所官旗對質恐日後
藉口事關題

請合再駁勘牌行本司即將李承教所侵屯糧專
委廉明官二員前去該衛督同州衛掌印等
官逐一查算要見已收若干有無小票赤歷
對驗起解支放若干有無批廻領卷可查餘

無下落者即係侵欺不得以人戶拖欠之數
槩坐本犯以滋展辯從公勘明具招連人解
院以憑覆審具

題隨蒙本司將承教并卷冊一併牌發開封府
清軍胡同知會同汝寧府理刑程推官親詣
本衛行拘承教并五所官旗到官面對冊卷
查審得陳州衛十九年原議條鞭原額地一
萬二千三百六十九頃三十餘畝後又有陸
續首出地三百餘頃亦照前地攤派總計該

中州疏稿

八卷五

十

銀三萬九千三百七十餘兩今據李承教造
報之冊及批廻領狀通算先後支解過銀三
萬六千三百二十餘兩止有未完銀一千五
百六十餘兩餘銀一千四百八十餘兩俱無
下落非本犯其誰侵之况所開之冊東支西
吾即以軍伴一節而論當軍變之後尚苦無
銀還庫却有預領工食至二十及二十一年
者計數二百餘金及拘各官面對始知原未
領銀乃貧官先時私賣與人等款該法收集

以抵侵數質之本犯俛首無詞况其中領狀如洗補白頭等類種種弊端不可盡詰至於後來送出之銀明係先時軋沒之數屯官侵漁如此人情已自洶洶加以陳王道之從吏安得不致脫中之呼哉看得李承教以管屯為奇貨巧計營求視官銀若私錢恣意侵費遂使軍士枵腹輒敢鼓譟公門若非設處得宜幾成地方大變查的侵數幾及二千維中州之屯原係腹裏然大同之卒實成邊方合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一

擬沿邊侵盜之條庶為會贖釀亂之戒管兵指揮陳王道身膺統轄之寄心懷嫉忌之私先時主唆有言臨變消弭無術惟曰不與誰其信之亂首業已伏誅本官難辭遣戍將承教與陳王道仍擬前罪具招連人卷呈解到司覆加查審無異看得李承教奉委管屯乃敢肆意侵費數至一千八百兩有奇激成軍變幾釀亂階情犯深重既經發勘與各所官面質明實擬斬不枉陳王道嫉代屯務幸禍

唆軍起釁有由遠遣難貸將承教等具招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都察院巡按河南六千七十八號勘劄准兵部咨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周孔教各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議覆合候

命下將李承教陳王道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提問李承教仍從重究擬楊有仁罰治惟

復量為調用徐時中汪延齡各加罰治趙貞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一

明免究鼓譟首惡仍行巡撫衙門密訪的確數人便宜正法具奏其餘脅從悉行宥免等因覆奉

聖旨衛軍缺糧鼓譟激變有因法紀何在著巡撫官即便訪拿首惡正罪具奏李承教侵匿屯糧不行給散釀成變亂罪固無逃陳王道嗾眾求糧險心幸禍情亦難恕俱著巡按御史提問李承教仍從重究擬以為武臣貪恣者之戒楊有仁威令不行制馭無法姑從輕調用徐時中汪

延齡各罰俸三箇月趙貞明免究欽此欽遵咨
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訪將鼓譟
首惡于景樓等照例處決臬示揚有仁聽調
徐時中等罰俸趙貞明免究外將李承教陳
王道移咨都察院備劄到臣案行按察司提
問去後今據前因覆審明白除批行該司將
二犯監候外該臣看得陳州衛管屯指揮李
承教性本狙詐心甚狠貪恣侵漁而數浮干
金不恤三軍之枵腹即彌縫而難掩衆口無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三

惑一時之譟呼幾為兵端釀成大禍維云腹
裏軍實半係餉邊錢糧合引沿邊自盜之條
庶為貪贖首禍之戒領班指揮陳王道為鬼
為賊如豺如狼修故怨而包藏禍心貪管屯
無鼓惑衆志激成軍變敢為亂階情尤可恨
臣無可加罪止戍遣實為天幸倘或謂當此
軍變踵見之秋須嚴懲一戒百之法或將陳
王道與李承教同論以警將來此其生殺出
自

皇上臣未敢擅便既經該司勘解前來又該臣覆
審無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定奪施行緣係軍職奉

旨從重究擬事理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蔡華

魯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五

十四

衛官怠玩激眾疏

為衛官徵糧遲緩軍兵鼓眾要求查叅怠玩
官負并

請懲究首惡以肅法紀事據河南按察司經歷司

呈承准本司照會萬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蒙臣與撫臣會牌據大梁兵巡道僉事揚有

仁呈稱照得陳州衛各軍工食往時印給由

帖分撥自行取討如本軍戶丁或無勢力之

家取討足數一遇衛官占種或蒙捐軍舍便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五

討不敷以故各軍願行條鞭萬曆十九年五

月內蒙前巡按林御史巡歷地方行該衛舉

行管屯官自宜潔已奉公依期徵散為當不

意管屯指揮李承教任意延捱不為此催致

有拖欠間有徵收在官者又多侵費不給以

待自去年九月本道到陳州各軍遞道稟訴

節行嚴督李承教催徵而本官玩愒如故此

待尚多未完先是去年十二月內奉總督漕

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于陞案行本道

選兵備倭聽調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職自館

陶部兌回親詣操場棟閱各軍復擁進稟稱

去年工食尚欠一半未給本道當行慰諭及

將介催百戶貴一人鎖拿該催軍家二人諭

令嚴催各軍始散入隊操演訖本日比試止

完官舍應襲武舉武生尚有城操軍民兵及

銃炮手未閱次日復委陳州同知趙貞明同

管操指揮汪廷齡看視因一二鳥銃手生疎

中州疏稿

卷五

十六

遽行責打各軍因懷工食不足之憤乘機糾

率二千餘人入城擁至本道門首吶喊放銃

誼譁本道出牌撫諭不散又牌拿李承教究

治各軍止解去一半餘尚未散本道復牌令

指揮青若水劉國相百戶萬民英示諭各軍

工食本道即設處分給各軍方將掌印指揮

徐時中擁住教場劄營職見人情洵洵恐有

他變權宜借動本州財庫銀三千二十三兩

二錢九分四釐五毫四絲八忽因尚不敷有

衛官黎民安及富民王丙乾等俱赴道報名各領出銀相助共出銀一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二分本道給與印信紅票執照俟退完屯糧補還隨將前銀責差指揮青若水胡宗珠百戶萬民英等前赴教場分給各軍即時解散訖為照管屯指揮李承教以無賴之徒肆狼貪之計徵收銀兩拖欠者固有而侵欺亦不無查得十九年鞭銀或用買置房屋又將那移轉借不下二千餘兩各軍止得工食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七八錢或三五錢去歲本道委署布政司印時聞各軍將本官辱打逃避于徐指揮之家不敢出戶屢行文督催全不經心致各軍枵腹含憤此李承教不能無罪也指揮陳王道垂涎管屯又與李承教有隙乘機鼓舞各軍告討誼譁釀成軍變此陳王道不能無罪也軍既缺食懷憤又當操場聚集之際即操演賞罰所不能廢亦要與時通變善為調停趙貞明遠行嚴責以致各軍洶洶鼓譟

譁于本道之前此趙貞明不能無罪也念職忝庸下物望素輕以軍民雜處之方當節年荒歉之後既不能撫恤于平日又不能鎮靜于臨場致使各軍蔑視法紀敢爾猖獗又擅動官帑擾費齊民以給軍食此則本道不職之罪有不能自諉者除席薰聽叅及將首惡各軍容職查訪的確另報環治外乞將李承教等分別叅究以懲玩肆藉因據此為照本衛各軍工食向係該衛印給由票分撥自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行討取近因改行條鞭以致各軍紛紛具告適緣閱操較責遂致鼓衆要求該道從權給銀已經寧息除鼓舞各軍行該道查的分別另懲外其該道所添管屯指揮李承教管大同班軍指揮陳王道并陳州署印同知趙貞明均當叅究及照該衛掌印指揮徐時中綜理無法管城操指揮汪廷齡鈐束不嚴亦當併究牌行本司會同布都二司覆議明悉通詳以憑具

題其該衛各軍工食以後作何議處另行確議
詳奪等因到司本月十五日又蒙巡按河南
監察周御史詳批窮軍全恃月糧為命乃指
揮李承教侵欺拖欠致令饑卒攘臂而起誠
為罪首至於指揮陳王道萌管屯之心乘機
嗾軍州同趙貞明當眾怒之時責打劫擄均
不能無罪按察司查明究報蒙此除工食改
行條鞭是否長便一面行開封府熟計便宜
另呈定奪及各軍倡亂首惡姓名候該道查

中州疏稿

卷五

九

訪的確另報處治外該本司掌印按察使鄒
學柱會同布政司署印守大梁道左叅議
梅國樓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賈陳策議照得
貧軍倚糧為命徵散勢難後期該衛各軍工
食向係分給印信由帖自行取討後因官豪
占種屯地數多收取多無實惠以故紛紛具
訴改行條鞭徵銀按季給軍立法未為不善
使管屯官能加意催徵以時散給則師可宿
飽寧有脫巾之呼乃如指揮李承教者叨委

管屯公然泚泚既不能先期督催收灌輸之
實效又不能奉公守法絕侵漁之隱姦致令
各軍去年秋冬二季工食嗷嗷至今尚未給
領即該道再三面諭付之罔聞屢次檄催視
為故紙三軍之士疾首腐心非一朝夕二月
二十八日適該道閱操因軍壯壯比試未完次
日復委陳州同知趙貞明同城操指揮汪延
齡查閱稍責一二藝疎統手遂觸各軍缺糧
積憤群闖入城誼呼要脅向非該道相機應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變從權借銀撫處幾致不可收拾貽惠地方
莫知所終矣所據管屯指揮李承教侵欺一
節尚俟嚴查而激變眾軍實為戎首法當叅
提重究管大同班軍指揮陳王道指嗾告糧
陳州署印同知趙貞明刑責觸念均應分別
叅究至于掌印指揮徐時中等策罔效管城
操指揮汪延齡鈐制全疎亦應併行叅罰及
照兵巡僉事楊有仁體恤軍情屢督徵于先
事計安及側能捍變于方張趨譽原非其辜

災亂尚有足錄似應姑容免究其動給過官
庫錢糧及借助過官民銀兩一面移行該道
嚴查該年條鞭銀李承教先已徵完若干實
給散過軍人若干有無簿領可查李承教侵
欺那借若干務要的確數目如果侵盜是實
即便設法勒限變追完納其有拖欠另行議
委嚴明謹實指揮一負管理屯務逐查花戶
的名分限上緊比併通限一月內完報以抵
補借支之數不得容令藉口推調致虛官帑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無償且累無辜空賊通候事完該道造冊呈
報查考其倡亂首惡軍人作速訪查的實究
罪正法均候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
都御史吳自新看得地方所恃以捍禦者在
軍而軍兵所資以養贍者在食陳州衛操軍
工食近議條鞭徵給當法制初更之日正人
情欲逞之時而屯操等官或大肆侵延或陰
行唆告加以訓練無法刑責失宜致失衆心

幾成大變所據各官均應參究參照陳州衛
管屯指揮李承教叨署屯務罔守官箴錢糧
任意侵漁而不行完報軍士屢行訐告而不
為處分放縱自恣貪饕無忌人心之所共忿
軍變之所由生法應從重究治管大同班軍
指揮陳王道居常既積慮非良臨變則袖手
無策雖攘臂干紀事或非其主謀而順指乞
粮心頗疑於幸禍所當併行究治陳州署印
同知趙貞明叨承委用靡識機宜比藝雖屬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奉公嚴刑逮獲禍陳州衛掌印指揮徐時
中叨館衛符全無安輯之畧管城探指揮汪
廷齡見委部署罔知制馭之方均應量行究
懲兵巡道僉事楊有仁駐劄地方遭遇軍變
禍幾叵測責亦難辭第各軍倉卒告粮原無
起釁之咎而本官委曲濟變頗多定亂之勞
似應免究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行臣等將李承教從重究處陳王道趙貞明徐

時中汪廷齡各量情罪分別究治僉事楊有仁免究其該衛鼓譟軍兵不守法律敢肆要求事雖有因漸不可長容臣等行該道查明首惡究處數人以彰法紀其餘脅從姑從宥免該道動借過該州庫銀并官民黎民安等各家協助銀兩速追該衛屯糧銀兩照數補還不許分毫拖欠其該衛條鞭事宜另候酌議施行庶人心知所戒懲而地方永保寧謐矣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叅兌軍違限官負疏
為備運糧儲事臣接管卷查前按臣林文英於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欽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漕運京儲係是重務水次監兌俱有定規近年各該軍衛有司往往互相推託交兌不時以致糧運遲誤今特命爾不妨巡按事務會同戶部差去官員照依該部節次題准事理嚴督軍衛有司官員將原會派該年分兌運糧米并輕齎銀兩照數催徵完足務於

中州疏稿

卷五

四

當年十二月交兌起運不許遲悞下年糧米銀兩亦一體預為整理若軍衛有司船糧過限不到水次民運糧米過限不完司府州縣掌印官及領運把總并指揮千百戶例該提問住俸戴罪降級者俱候兌完之日逐一從公會查叅奏定奪其司府州縣佐貳官如有自圖安便不行部解交兌轉委屬官及委官納戶人等如有通同侵欺揅和沙土粗糙濕碎不堪交兌運糧官軍生事刁蹬留難勒要財物地方市戶人等不

遵禁約用強邀截包攬等項情弊輕則量情懲
治重則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奏請者奏聞處
治爾受茲委任宜持廉秉公用心催督祛除積
弊俾糧運早完國用充足斯稱任使如或偏私
怠玩督理無方及查叅各官隱漏差錯責有所
歸爾其欽承之故勅欽此欽遵又奉都察院勘
劄准戶部咨內開查得議單一欵一每年漕
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兌開幫如十
二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
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
各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年過二月
者各降二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等因移
咨備劄前來已經遵奉
勅諭并勘劄內事理催行河南布政司并督糧道
嚴行各府州縣將原派萬曆十九年分秋糧
例該萬曆二十年分運納兌改本折糧米銀
兩催督各該掌印管糧部兌官負照數徵完
運赴水次交兌并上納去後於萬曆二十年

中州疏稿 卷五 五

正月十五等日河水始解即於本日次第兌
與山東等總運糧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至
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領兌通完外所據有司
軍衛船糧除依限運到水次及違限二三日
之間情可原有者不敢苛責以瀆
天聽然其間一二怠玩之臣違限日久例應查叅
者臣謹會同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楊應中
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查得衛輝府獲嘉縣掌印知縣趙密管
糧縣丞孫承光汝州寶豐縣署印孟津縣儒
學教諭祝來慶部魯山縣縣丞周穩其應
兌漕糧俱於正月二十四日始到水次此四
臣者性本迂緩才更疎庸催科之政既拙稽
遲之罪難逭然違限在一月之內除趙密據
該縣報稱赴京應
朝患病于本年正月十一日病故外其孫承光
等三負所當罰俸半年者也又查得
中都留守總鳳陽右衛運糧千戶安逢吉江北

中州疏稿 卷五 六

總邳州衛運糧百戶夏光啟其應運船隻俱於二月十五日始到水次此二臣者才本闕茸志樂因循小民之羈候何辜漕渠之緩急奚賴然違限在一月之外所當罰俸一年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縣丞等官孫承光等行都察院轉行臣衙門千百戶等官安逢吉等行漕運衙門各查照分別罰治庶人心警惕漕政嚴肅而

中州疏稿

卷五

三七

國計大難盜矣緣備奉

勅債運糧備運誤官負例應參

奏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目錄

卷之一

到任謝 恩疏

妖逆就擒疏

推廣 聖慈疏

推廣 德意疏

地方水旱並 賜勅 疏

地方災異疏

類報地方災異疏

江南疏稿

六 目錄

卷之二

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巨測懇乞 大賜蠲賑

疏

災黎蒙 軫遵 旨勘報疏

畿輔墊溺懇 賜蠲賑疏

卷之三

災民困極不堪加派疏

地方困極織造難支疏

停緩增派疏

推廣 節愛俯陳困罷疏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運期迫促地方疲竭懇祈寬恤疏

卷之四

重地按臣久缺懇乞亟 賜簡用疏

急缺督學憲臣疏

重地監司久缺亟 賜銓補疏

郡守久缺乞 賜速補疏

議留賢能方面官負疏

江南疏稿

目錄

二

代題終卷疏

乞留入 覲官負疏

酌議免 覲正官疏

乞留縣正官負疏

議留邊海極要將官疏

卷之五

盜犯越獄查叅疎虞有司疏

考選軍政官負疏

調補坐營將領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卷之六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疏

遵例乞 殊恩優者頌以彰 國典疏

卿貳服闋疏

給由疏

江南疏稿

目錄

三

望輕招侮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疏

陳情乞身疏

卷之七

糾劾不職官負疏

糾劾庸劣有司疏

糾劾疎庸州官疏

糾劾庸劣文武官負疏

縣官虛報錢糧據實摘發疏

罪囚越獄查叅疎怠官負疏

下缺

江南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初亦煤陳以開全校

到任謝 恩疏

為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通政司左通政萬曆叁拾貳年拾

壹月初拾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

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周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乙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寫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隨於鴻臚寺報名次日

廷謝訖拾貳月拾叁日

陞辭恭領

勅諭壹道遵於次年貳月拾玖日至撫屬鎮江府

地方入境隨據應天府將陞任撫臣曹時聘

案發原領

符驗壹道

勅諭伍道

令字旗牌樹面桿副并關防吏卷等項差官齎送

前來交臣接管臣即望

謝叩頭謝

恩欽遵行事外念臣質最庸下村復迂疎沐浴

聖慈屢叨清貫始由縣令而轉為臺繼由島臺而

陟卿寺愧塵忝之踰涯實尺寸之未樹豈謂

聖恩無量

新命復臨顧茲節鉞之榮益深鈇鑿之恥况東南

財賦之地乃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二

國家豐鎬之邦就中之鎮壓甚難意外之艱虞

可慮是惟文武之備具庶幾緩急之無虞願

臣何人實非其據俯慙忝負仰愧

鴻私臣敢不罄竭駑駘凡酬

高厚謹當保安四境和叶三軍灑

帝澤於州閭振

皇威於海島力雖不足心實在茲臣無任感戴

切之至緣係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高天爵齎捧謹具

奏

聞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妖逆就擒疏

為妖逆就擒懇乞

聖明思患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擬應天府
治中鄭心材通判張必振推官介夢龍會呈
本年拾壹月貳拾貳日蒙南京外守備衙門
紙牌內開據操江家丁陳繼學王承宗張應
登狀首并刀到廳除差巡邏把總秦嘉謨朱
元志雷鳴世雷應元并中軍官黃道章督率
衛總張文運等分布擒獲逆犯李王等貳拾

江南疏稿

卷一

四

肆名隨行會同廠府部院研審并將原獲器
械反詩等件粘連押發到廳會問間又蒙提
督操江丁都御史巡視京城李御史孫御史
各牌批俱同前事該職等會審得李王即劉
天緒自供原籍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府
臨淮縣朱龍橋念佛吃素歸無為教主妖言
朱龍橋畔有七十里雲程至彼處有退骨塘
善男信女塘中洗浴即可脫骨成佛致王宗
等信從或賜緡禱為十二天為十二佛為十

二星見有各姓氏文簿併合同路引存證年
月蓋以信從漸衆江南江北徒從千人通因
諸人神其妖邪之說遂蓄不逞之心敢僭稱
為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諸人同呼李老爺彼
亦輒應有岳氏者夫亡子幼無人拘束被惑
尊崇其教此後天緒每至南京便寢宿其家
九月內失記的日造有反詩四句併寫有妖
書一冊聲言冬至日開山拓地李王出世王
宗等始猶疑信相半天緒說十一月初一日

江南疏稿

卷一

五

爾等可隨我至

神烈山若我果然是當陽皇帝吾輩拜天後當有
豪氣冲天如無豪氣爾衆生便不必扶我延
至初一日午時王宗張名吳鳳龍鳳同天緒
上山到寶志公說法臺前拜天望氣未見造
下山行至

朝陽門外果見天上黑氣一道若天河然自西
方起至東南方止王宗等遂信其為真主轉
布黨附吳鳳等為伊叔買弓刀器械龍鳳等

置造勇巾紅服今一勇巾上有天兵二字證
天緒復自號為龍華帝主岳氏為觀音出世
有佛有位僭封為后岳氏亦居之不疑復為
其男求封官爵天緒遂用紅紙上書勅封欽
賜護國將軍國公付之王宗封定國公張名
封軍師吳鳳封保安侯龍鳳封定國侯隔別
研審王宗等各供同其楊仁先封指揮後封
護國大元侯王起亦封保安侯吳熊封為平
定伯傅保榮封豐城伯郭禮封參將汪升封

江南疏稿

卷一

六

護國參將蕭科封護國將軍李應登盧洪崔
文史祥薛文學馬達各封為指揮封官已畢
議於十一月二十三日

冬至今節乘文武各官謁

陵刺殺名為收灰焚燬

陵寢自

朝陽門進城刺奪衙門倉庫傳令十三門知悉
待鳳陽夥黨至日分道搶掠一千人犯屢供
是的其封官跡紙有未及燒燬起取在官者

有見事發燒燬今因衆證明白各自甘罪無
辭者獨吳熊曉曉置辯謂出首人也此查對
原批文內出首三人並無吳熊在內再審原
出首之陳繼學王承宗張應登各供二十一
日晚點燈以後捕獲龍鳳時親見吳熊崔文
張名同在龍鳳家彼時急捕崔文等吳熊見
事不諧方隨王承宗等協拿龍鳳在吳熊詭
溷以脫罪在王承宗等姑借以戮力初非先
事出首者尤恐未的覆審劉天緒執係黨人

江南疏稿

卷一

七

再查馬達所藏簿見有吳熊在內即司獄
司於吳熊身間搜出紅紙內大書初封欽賜
平定伯吳熊審即吳熊惟是周鶴薛文舉施
文先為天緒逆黨旋知悔罪自新力奪原立
文簿於岳氏家而於十九日燒燬之本地方
總甲陸子高證其汪茂則以與汪升同為跟
官牢子誤以茂為升而就獲者林朝吳南各
與汪升住居不遠夜深睡熟俄聞多人擾攘
且自窓內見火光認為火警急開門救火被

官兵不及致詳而誤執之者萬仰清以無知
犯夜而被縛劉世芳以與王起同寓而就執
編審劉天緒王宗吳鳳等衆口一詞咸與稱
冤看得劉天緒村野鄙夫崇尚佛教倡邪傾
衆病狂喪心偽授官職明犯不
赦之條謀及

陵寢陰圖不軌之狀僭王稱帝各犯之質證匪証
反詩妖書諸兇之罪案有據王宗等輕信左
道希冀偽封煽動愚民幾成大難輕議無以

江南疏稿

卷一

八

懲姦駢死可憐衆命岳氏以寡婦與逆賊同
居且代子而乞求偽歸陳學因母冒干刑憲
孤弱可矜然信妖而甘哄誘法難輕恕周鶴
薛文舉施文燒文簿於黨附之後較之悍然
不顧者殊科然知而不首似與總甲陸子高
同律萬仰清當捕獲妖逆之時輕犯夜禁劉
世芳不詢王起來歷誤與同眠林朝吳南被
獲審非其辜應否遽為省放事干重大未敢
擅擬等情到臣據此又准南京內外守備等

衙門將具題逆犯劉天緒等叛逆緣由疏稿
移送前來准此除各犯罪狀業經南京內外
守備等衙門分別具題候

旨處外臣不敢復

瀆外該臣看得劉天緒么麼小醜敢蓄異謀假借

佛氏之書妄談天子之氣振螳螂之臂稱帝

稱王聚蚊蚋之羣乞封乞號似鱗鮒之跳躍

若蜂蟻之結屯自取滅亡甘為悖逆幸

陛下威靈遠被神武布昭遂使奸狡之謀先期而

江南疏稿 卷一 九

自露回邪之黨中宵而驚獨怪

皇仁廣覆猶見背陽之禽

世道清明乃有吠堯之犬以此思亂亂可知也

陛下勿謂今

國家全盛此輩鼠竊狗偷無足慮者自古大亂

之本必起於小盜天下無小盜則奸雄無所

以為資故昔之盜賊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

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其初甚微細然

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制遂亂天下蓋

盜至於亂天下此亂形也其起甚微細此亂
機也亂之形雖見於亂之日而亂之機實萌
於治之日辟之大厦之顛豈一日而顛必先
見之一薨一棟之損於小損之不補故積損
成顛是損者顛之機也

國家之亂豈一日而亂必先見之一二小盜之
跳梁惟小盜之不戒故積小成大是小亂者
大亂之機也夫亂機之萌惟不可使至於成
形亂機而至於成形雖有智者不可以措手

江南疏稿 卷一 十

今天下鼎盛乃一二小醜敢於跳躍一見於
淮徐之趙古元再見於八閩之劉志遠今又
見於

金陵之劉天緒夫一之不已至於再再之不已
至於三天下之心可知此亂機也臣之所
謂積也誠恐日積一日養成長大如螻蟻潰
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艸木但見其成事
至而未始禍構而方懼蓋亦晚矣即逆賊劉
天緒亦云吾且為今日之陳勝吳廣此其言

深可思而其機甚可畏也臣獨怪逆賊劉天
儲不過閭巷之流民耳即其黨羽所謂十二
天十二佛十二星者如王宗等事發就擒易
如轉刺爾勇幾何乃敢於發大難之端如此
此不過窺見天下之窮愁而禍孽可乘故耳
年來橫政所出姦雄生心窺左足而思逞者
不少今天下空虛處處無備臣每念及不寒
而戰

皇上聰明神聖燭遠見微宜鑒天下之機而蚤為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一

之備除逆賊劉天緒等伏候

聖明勅下該部院轉行南京法司將一千人犯嚴

審明確覆請

聖裁正罪其餘一切弊政當更善政當行可為救
拾人心之舉者仍望

皇上亟採諸臣之建白奏

賜施行臣所慮者亂賊屢變旋即撲滅遂生玩寇
之心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生惡聞之
念則其為憂方大耳况

鍾山火起泰州天鳴大救場星墜

天變見於上兵端見於下此何等景象不可不思
不可不懼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
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可為名言臣誠非私
憂過計願

皇上留神省察再照臣屬上自安慶下至蘇松相
距二千餘里而遙原奉

勅諭內開春夏巡歷蘇松等府秋冬巡歷徽寧等
府兩地遊巡而旬容適給其中彈壓為便自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二

萬曆三十一年偶因蘇州士變奉

旨移鎮蘇州蓋謂東吳多事故耳臣自承乏以來

竭犬馬之力一切拮据綱繆沿江海一帶地

方似已無虞惟是應天諸府相去甚遠無論

其他即文移往還動經旬月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今劉天緒等雖已就擒而人心搖兀不

無可虞除臣欽遵

勅諭仍舊往來移駐以重彈壓以圖安撫外餘
妖逆統擒懸乞

聖明恩惠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

齊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二

推廣 聖慈疏

。為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項准戶部咨為水災重大閭里

艱難仰體

聖慈于惠蒼赤盡蠲米麥糧稅以重

邦畿以隆至治事福建清吏司察呈准戶科手

本開稱天津稅監御馬監太監馬堂於萬曆

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具題十一日奉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四

聖旨米糧釐薪肩挑背負者已有旨不許徵稅以

恤窮民都著遵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恭錄

明旨米糧釐薪不許徵稅圖不特言至所謂肩挑

背負者蓋指小民各項肩挑背負小小生理

俱當免稅其實不專指肩挑背負米二件

而言也如係薪米即車載船裝

舊制豈宜徵稅

明旨謂前已有旨又云都著遵行米膏謂災荒則

行成熟則止也若暫免一時後復藉口成廢

徵稅節書以博

旨禮徵論煩行各該撫按將行各稅監務要遵奉
前後

明旨內事理得一應奉報營新及肩挑背負不論
豐凶不拘水陸俱要仰體

皇上恤民德意盡行免稅勿得暫免復徵取戾等
因備呈到部看請米糧

實制無稅

新旨申飭更嚴以後備有撥置之人藉口成熟起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五

徵者當以博

旨禮徵從重奉處移咨到日飲邊

明旨隨即備行應天廣德等處三道御史各該

監及行令各府管稅等衙門督率各該

行免稅訖當是時

宸綸一布萬口歡呼即克齊之如天好生何以加

此臣獨惜此仁心仁聞而民不實被其澤也

何也蓋臣屬十一府州之屬福有不過千里

而遠隨地設關如網之罟暴歲總計正稅銀

十萬餘兩而土儀枉解諸費又加半焉共計

十五萬餘兩夫此十五萬餘兩之稅以十分

計之蘇松常鎮四府蓋十之六蘇松常鎮四

府之稅以十分計之出自米糧者蓋十之三

四今米糧一稅已奉

明旨不許徵收夫當此筭及錙銖之時猶留此一

線以甦疲民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詎

非

皇恩浩蕩臣子所當將順不違者第免此十分中

三四分之米稅便當減此十分中三四分之

稅額庶

皇恩不虛而民霑實惠今米稅既免而原額不減

即此三四月以來缺額甚多此該監所目擊

倘見謂

進奉舊有常額包陪原有定議不問所入之途

取足一成之數則此十分中三四分之缺額

將何取盈乎加之別商則凡此刀錐之末毫

髮難增索之地方則當此繭絲之區脂膏已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六

竭摻括於庫藏則數年之撥括已錙銖無遺
即今之織造且留至三十五六年有司蓋束
手無措矣無米而炊巧婦不能是

上有免稅之虛名下不霑免稅之實惠嗟嗟盡餅
可以充饑望梅可以止渴此必不可得之
數矣今夫富家巨室置庄田招佃容本以課
租非行仁義而亦有時放免欠負者誠恐容
散而田荒所失有甚於所得者

國家財賦全倚東南東南財賦全倚三吳則此
三吳者乃一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七

皇上之上庄良佃也此

皇上首當愛憐而保護者奈何破壞之乎倘

皇上念及於此盪滌煩苛盡弛關禁諸貨一無所

問與民更始則此疲瘠之民感戴

聖慈懽呼鼓舞不啻脫湯火而沃清泉矣不然示

寬於彼責償於此朝三暮四民不可愚萬一

督責一嚴潰決四出禍之來也不待智者知

之臣過慮又不特容散田荒而已

皇上勿謂臣今日不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將前項新加額外諸稅

俯賜全免行臣遵奉施行庶

皇恩廣被而萬民霑恩所以真安

根本保久蒼生者非淺鮮矣臣不勝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八

齊林程題請

旨

推廣 德意疏

為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臣頃見

皇上憫念蘇松肆府輸課陸萬米稅居半

俯從臣

請減免額課貳萬兩時正當仲夏亢陽之秋青黃

不接之際小民皇皇莫必其命

綸音一播不啻更生蓋米稅既減農商出途米船

麥舟輻輳集市價不踴民免溝壑一時蘇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九

松肆府小民莫不歡欣鼓舞北嚮舉手加額

祝頌

皇上萬壽是

皇上之所免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而所全活者不

知幾億萬命惟是應天太平等府之民猶之

蘇松肆府之民也其米麥免稅同其稅額虧

缺亦同其今歲災侵亦同顧一蒙

蠲恤之仁一猶向隅之泣是蘇松肆府之民何幸

應天太平等府之民何不幸也

皇上天地覆載廣被無私必不忍同仁而異用况

應天等府為

湯沐重地此尤

皇上所首憐而加意者臣節據應天太平徽州安

慶等府紛紛具詳稱每年原包認稅銀連額

課解扛鋪墊土宜樣銀等項共該銀伍萬柒

千玖百兩近因

蠲停米稅徵收比前大縮稅監吊取春夏二季稅

銀思無抵補只得將秋季所收銀兩湊解萬

江南疏稿

卷一

二十一

一秋冬又缺何以應之臣已移文該監即該

監亦心知小民之苦而拘於成額不敢自專

有司目擊災民之狀而束於原數無由仰控

即今應天等府之民延頸企踵望被

皇恩不啻農之望歲臣再三躊躇計無所出以故

不得已為馮婦之請惟有望

皇上推恩一視

俯賜寬減而已謹會同巡撫御史曹楷冒懇於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俯念

湯沐重地將澤及於蘇松四府者推而廣之舉此

加彼將見十一府州之小民又莫不惟忻鼓

舞舉手加額北嚮祝頌

皇上萬壽臣等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一

二

地方水旱亟 賜勘處疏

為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邦本事據應天府署印府丞徐申呈據上元江

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等縣各報地方春末

夏初雨水霑濡二麥盡朽伍月以來旱魃為

虐三時不雨池塘乾涸禾苗枯槁等因申府

為照本府所屬地方春末霑雨為災麥俱腐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爛入夏愆陽作沴苗復焦萎民心皇皇冀請

蠲恤除行本府管糧廳督各縣掌印官踏勘

的確分數另行通詳外查得具報秋災限期

正維其時合行呈報以候具

題等因又據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江

陰宜興靖江等縣鎮江府丹徒縣各申報地

方旱災寧國府宣城南陵涇縣等縣池州府

建德縣安慶府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等

縣安慶衛各申呈地方水災緣由及各屬災

民紛紛赴臣衙門告災情詞迫切言與淚俱下隨批各該道府查勘議處并查未申州縣未告災民聽其徑自准理申報外卷查先准戶部咨為水旱災傷懇乞

天慈特賜賑恤以安地方事內開省直災傷夏災在伍月秋災在柒月巡撫先行奏報巡按一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撫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屬地方乃

國家根本重地財賦真區所藉上完

國課下養民生惟麥與稻是賴年來非水則旱加之橫征蓋十室九空矣歧望今歲豐登少紆積困詎意肆月以至伍月雷雨連綿晝夜不止登場之麥穗悉皆朽腐插時之秧苗盡遭滄沒民心洶洶無復望歲臣督行各屬竭誠祈懇幸得晴霽乃伍陸月之間三伏不雨井泉枯絕支河斷流阡陌塵飛田疇龜裂臣

顧彼民瘼拮据步禱維幸得雨然過時之雨竟無補於既槁之苗即盡力車庠或可救援一二惟是生機日息收獲必微

國計民生將安所利賴哉是以地勢高阜去處如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吳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丹徒等各縣俱以旱災報地勢卑下去處如宣城南陵涇縣建德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安慶衛各以水災報其服襪襁忍饑餒之民相攜而哭告於臣衙

江南疏稿

卷一

四

門者不可勝數似茲景象即使連年豐稔猶不能當一歲之災業矧加以疊災之後乎譬之再病之夫元氣索然醫藥難施終必至斃若不大加蠲恤臣恐身窮則嗷獸窮則攫勢所必至萬一盜賊蜂起姦雄乘之大為可憂凡此皆臣奉職無狀上千

天和所致除痛自修省及行各屬委官踏勘聽候按臣覆勘外相應

奏報伏乞

勅下戶部備行應天蘇松二按臣覈實具

奏其餘未報州縣不妨徑自勘實併

請庶瘡痍有復肉之日而億兆蒙

再造之恩所以永

皇圖而培

國本者在此舉矣緣係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

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二五

邦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地方災異疏

為地方災異事據鎮江府申據丹徒縣申據

陰陽學署印陰陽官霍應雷呈稱本年七月

十五日戌初時分空中偶聽有聲如風濤大

響自西北方來往東南方去中有煌出蔽月

落各有方十六十七日夜亦響聲如前又於

二十六二十七俱在酉末後至夜黑雲內

自西南方來響往正南方旋東北方而去又

於八月初五初六初七日戌時亦有黑雲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二六

布如蓮花形內響如濤如樹吼之聲自正南

方來復退正南方去如此退復旋轉不定每

自天曉止似遠去又非秋聲又非天籟其響

異常等因呈縣申府轉申到臣臣未親

禁書不知所應何事惟是詢之占驗家云兵象

此其有應不應所不敢知但徵之人事三吳

地方年來賦重役繁人愁戶急間聞蕭索帑

藏空虛頃太平等府星變水災既如彼今鎮

江府所報災變又如此臣為是凜凜所為慮

外之憂蓋有不忍言者夫變不虛生災由人
召臣實奉職無狀何所逃罪除痛加修省及
通行所屬文武各官村恤軍民慎固防禦外
惟是推關之害織造之煩此二事甚為地方
之大病臣前疏已詳伏乞

皇上上省

天變俯念民窮

大加憐恤

恩賜停免庶幾轉災為祥凡此予遺之民不啻更

江南疏稿

卷一

二十七

生莫不舉首加額仰頌

皇仁無窮時矣緣係地方災異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舍人

齋捧謹具題

知

類報地方災異疏

為類報地方災異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據太平府申據當塗縣申稱
本年六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勞
永嘉正苦熱夜坐忽有青綠異光皎亮閃爍
燭及鬚眉老幼驚駭仰起看之猶見斗大異
星從南宮移至東北方約二三丈許後有小
星數顆隨之頃更始滅又據繁昌縣申稱本
年六月初二日雷雨大作本縣各山發蛟平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地水湧數丈民居漂流百姓溺死者頗眾縣
治盡皆滄沒越數日水雖漸退地尚浸濕塗
泥至本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鄧
一儒為衙舍傾圮披衣露坐忽見南方一星
大徑尺許其光與月無異閃爍片時屋宇竹
樹恍惚在水壺中自南移至東北方光芒迤
邐約四五丈少頃漸滅各等因申府轉申到
臣據此先據太平府繁昌縣申稱本縣僻處
山谷去江頗遠自四月終旬後天道亢旱未

苗枯槁本縣遵奉明文虔誠祈禱幸獲甘霖不意六月初二日夜雷雨大作白馬山洞山白果冲紅花山金雞嶺等處各出蛟平地湧水數十丈山上水溜如瀑布響如雷震聲徹遠近夜半滄沒縣治水深三尺餘本縣冒雨督率民壯嚴謹庫獄晨起團總閔濟莘等報稱自鄉至市濱河一帶民居漂流死男婦無數低處田禾盡皆陸沉等因又據徽州府申稱徽郡僻在山中六水交會今六月初四

江南疏稿

卷一

二九

日霖霖連宵洪水驟泛本日辰巳二時平地水高數丈遂至壅閉城門傍府河西橋沿河一帶鞠為巨浸傾盆注雨撼地鳴濤聞舍城垣一時頽塌本府急備葺筏多方撈救而其居逼湍流難施度濟者不免間被漂去浮屋流屍自上而下日每不計其數本府隨為指俸棺埋乃其葬于魚腹者又不知凡幾矣嗚呼之聲徹於遠近本府目擊驚痛拊心至於田廬漂沒被災深都圖之見告者踵至各

縣之開據者未齊統候類查申請等因又據歙縣申據本縣坊里洪培叔江惟盛等連名呈稱徽歙僻處山中不幸今歲霖雨連綿積水已苦無洩茲於六月初四日又值暴雨勢若傾盆三四晝夜並不消點山水暴漲兩城忽浸丈餘房屋衝頽一望俱為汨沒財物盡入波濤男婦悉填溝壑高田坍塌低地成渠等情呈縣該署縣事本府通判林如喬親勘是實目擊寒心委難寧處等因又據寧國府

江南疏稿

卷一

三十一

申據太平縣申據本縣通邑里長項宗興周永興等連名呈稱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夜雷雨驟發勢若傾盆山蛟齊出溪水陡起數丈平地亦有丈餘近山者人屋俱奔屍骸堆積墳塋田地盡蕩家資六畜俱無復於六月初二三日連夜迅雷洪雨猶大於前損壞田房更甚於昔等情隨該本縣親勘甚真具申到府該本府覆覈無異情實慘傷等因及據南陵縣黟縣休寧縣各另申報水災緣由前來俱

批徽寧道查勘間復據申報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宋燾看得太平徽寧等
府為

畿輔要地乃茲旬日之內星妖水怪疊至交作
殆非小變考之占驗皆為兵為饑之象臣等
實奉職無狀除先率屬痛加修省外竊念變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
消彌之策今星變水災並至如此

皇上得無謂此一方病不足為輕重耶昔宋咸平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彗星出營室北宰相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
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此真
可謂有仁君之度况茲太平徽寧等府乃
國家豐鎬之邦

根本之地語曰欲樹之長當固其根本今

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江南江南百姓男子疾耕
不給於轉輸女子勤織不實於杼柚此

皇上之勞民也加之年來征權日急生理日蹙魚
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餘息之民

僅僅如縷乃今太平徽寧等府又不幸星變
示異大水為災膏腴變為汙萊城市莽為巨
浸粟米翔貴民不聊生老弱轉于溝壑少壯
不迫而為盜又將何之頃者劉天緒之變可
為寒心即今救禦之策如拯溺救焚似以蠲
賑為急但蠲征既苦常額取盈賑濟又恐小
惠難徧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該臣等一
面備行司道將被災人戶審實分別發倉賑
濟瘞死恤生以救目前不敢一一瑣瀆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天聽但臣等據父老遮道泣訴云民間疾痛苦不
得

上聞者甚多乃其所剝膚而切身者獨苦稅耳

皇上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往
者念茲

根本之地憐此勞悴之民減稅四萬兩江南百
姓莫不舉手加額忍死願為

皇上不叛之臣即頃者劉天緒作難呼之不應此
非

皇上浩蕩之恩深結其心乎但尚餘稅銀十一萬

五千兩此在

皇上視之太倉一粒耳儻當此災害並至之時窮

民易德之際盡捐而蠲之將見民心悅服即

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是之謂散其小儲成

其大儲損其小寶固其大寶利莫大於此願

皇上留聰明之鑒警

天地之意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戶部將應天蘇松等處稅務盡

江南疏稿 卷一 三三

賜停免太平徽寧等府被災縣分行臣等勘實覆

請破格蠲恤庶

聖德格重玄而

皇圖綿萬禩矣緣係類報地方災共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補承 陳以 閣 全校

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叵測懇乞 大賜蠲賑

疏

為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叵測懇乞

聖明大賜蠲恤以救災黎以固根本事臣竊念

天災流行何地無之然他地方有水旱止於一方

病耳乃東南之豐歉關係

江南疏稿 卷二 一一

國計之盈縮殆非細故豈止一方病而已哉夫

以四海幅員之廣視東南數郡不啻黑子之

着面而歲供獨天下之強半無論夏麥秋糧

馬州等項歲額甲天下即每歲轉漕

京師四百萬石而江南諸郡幾一百五十萬石

就中蘇松二郡凡九十萬石有奇自充軍外

又白糧二十萬石科條百出供億繁苦故每

歲雲錦盈筭分運而至為

陛下之衣者此土此民也漕艘銜尾鱗次而集為

陛下之食者此土此民也京運本折分季而進為
陛下之用者此土此民也莫非王民此邦之民乃
至苦至勞之民

皇上之孝子順孫也即使歲不告災民不稱病至
仁如

皇上必且惻然垂憐者詎意今歲突遭水患自三
月二十九日以至於五月二十四日雷雨為
災晝夜不歇翻盆倒峽湧地稽天高埠之地
已見飛檣低窪之區更如航海墻垣傾圮廬

江南疏稿

卷二

二

室漂流萬井無烟千里若掃臣巡行所至目
擊蘇州地方如此私心猶望他郡或無恙
也已而據應天府署印府丞衛一鳳蘇松兵
糧道副使李右諫常鎮兵糧道按察使蔡獻
臣徽寧兵備道右叅政劉會申報各屬水災
相同是數千里之內俱成陸海據稱今歲水
災父老相傳白首稀見較之嘉靖四十年間
被災更慘蓋四十年有麥今則無麥四十年
在成熟之後今則插蒔之時已熟之麥盡付

洪波而方芽之秧俱成腐州不特目前已絕
春花之望即日後更無秋成之期災民日千
百為群赴臣泣訴者哭聲震地殊不忍聞此
皆臣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所致除痛自修省以便宜發廩賑恤外惟是
三吳之水乃百年父老所未經見之水而三
吳之民又非復昔日所稱家殷戶實之民蓋
前此雖遇災傷而民不思亂者以上無竭澤
之征而民有息肩之地辛勤節縮苟支目前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今民窮稅密家怨人愁財力俱竭公私交困
臣慮吳民少積秋冬荒長檄有司酌動官銀
前往豐鄉買穀防饑即蘇州府庫至無一錢
可動知府趙世祿且感額對臣曰即今六七
月又該給散兵糧十萬軍餉將何所出脫中
可虞無論織造金花一切矣其窮困急迫之
狀一至於此殊可寒心即今收拾人心消遏
亂萌惟有蠲與賑及時耳臣查嘉靖七年地
方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

勘實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三十三年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存留錢糧盡行蠲免起運額派大半改

折復得本色及三十二年以前未完起存停

徵又將

內府糧銀賑恤四十年

奏報水災蒙

江南疏稿

卷二

四

允將本年兌軍糧米民運白糧盡行改折

宗人府米折并京庫州折布絹等銀俱准停徵

仍將鈔關船稅與各府引價事例等銀俱留

賑濟至萬曆十年

奏報水災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并南京各衛倉糧改折

宗人府州折南京倉麥折全免折布并府部院

公侯祿鹽鈔等銀停徵及留關稅并各府事

例等銀賑濟萬曆拾柒年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伍分見徵

伍分

德府祿米光祿寺白糧府部院等衙門糧米俱

准改折

宗人府等衙門派剩米折京庫鹽鈔蘇太鎮三

衛本折行月二糧鎮江倉麥折本色黃白麻

料蘇太鎮三衛軍器淺船民七料銀并南京

光祿寺衙門本折米豆絹折州折蜜糖等銀

江南疏稿

卷二

五

俱准蠲免揚州鳳陽二倉米麥折免徵一半

牲口藥材料銀歲造段疋胖襖協濟馬役俱

准停徵萬曆拾陸年以前各項舊欠錢糧除

金花漕折外其餘悉准停徵又蒙

專差科臣楊文舉齎銀叁拾萬兩前來賑濟是歷

年蠲賑之事例具在而

皇仁之廣被無窮惟是蠲止存留止有虛名民不

需實惠賑取倉廩則倉廩所積有限無能濟

於萬一此特可施之尋常之災而已今茲非

常之災傷全望非常之蠲賑故今災民皇皇
忍死以望嘉靖七年之事例不啻農之望歲
至於行賑即不敢望十七年事例大發帑金
叁拾萬

特遣科臣賑濟亦望比照歷年事例留關稅并各
府事例撫按賊罰等銀賑濟此誠

皇上浩蕩之恩亦今日災民雲霓之望也再照

國匱民窮此時為甚歲入日憂其縮臣為民而
請蠲歲出日憂其多臣為民而

江南疏稿

八卷二

六

請賑臣即冒昧豈不達時務至此惟是當茲邊疆
多事之時不得不亟為

根本之慮即今災傷甫告耳已見搶米於路者

雖臣已嚴法禁止即此民之思亂可知計此

時臣猶能奉

皇上之法紀竭心力之調停以維繫於馬奔獸駭

之間過此日饑一日益復無聊加之督捕日

急鞭朴益煩竊恐流亡之民力不能辦將使

蠲停之權不在上而在下况今江海之上嘉

雄窺伺不少萬一登高一呼雲合響應此其
可憂臣有不忍言者臣見影得形勢誠岌岌
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惻然深惟

勅下戶部亟行按臣查勘至日將重災地方本年

錢糧無論起存破格蠲免萬曆三十五年以

前舊欠錢糧盡數停徵又將滸墅鈔銀與稅

監所抽稅銀量留一年及各府事例稅契撫

按賊罰凡可動可留等銀盡留備賑此不過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七

損

皇上一一年之租稅易此二百年孝順之百姓不為

餓殍盜賊此其所得孰多不則不惟損今日

歲入之額臣恐且益以他日軍興之費為費

愈大為憂愈深耳臣徃徃見災傷

題疏皆設為不必然之詞以冀不必從之聽今

臣所言皆見於之實事不敢為過甚之危言

如毫涉虛臣罪當誅至於臣言已盡臣心欲

嘔倘不蒙

俞允惟有席橐待罪而已緣係江南水患異常隱

憂叵測懇乞

聖明大賜蠲恤以救災黎以固根本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二

八

災黎蒙 軫導 旨勘報疏

為災黎濱在阨危

聖慈已蒙

軫惻謹遵

明旨據實勘報懇乞

聖明大賜蠲賑以救予遺以固

根本事臣接邸報該戶部題奉

聖旨今歲各處水災從來罕見况留都根本關繫

匪輕這所議賑恤事宜即行南京戶部酌議停

江南疏稿

卷二

九

妥一面具奏給發務在委用得人民需實惠不

得以虛文冒破其蘇松等處並遭水害困苦流

離民間已竭國計曷支覽各官所奏朕甚惻然

爾部更悉心議擬作何蠲賑以拯此遺黎用瀆

釁孽稱朕惠元元予災恤惠之意欽此欽遵又

接邸報內該大學士朱賡題奉

聖旨朕連日見南直隸江浙各處報災方深軫念

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著該部行文各

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袍價量留

稅銀已知道了等因欽此隨准戶部備咨行臣
坐委風力正官逐畝踏勘要見某州縣被災
幾分應免錢糧查有何項堪以抵補如無抵
補作何措處一邑有災無災不同一里災輕
災重互異毋得輕信有司妄捏虛報等因到
臣該臣隨經牌行府道委各州縣掌印官親
詣所屬地方沿坵履畝踏勘明白今據整飭
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副使李右諫整飭常
鎮兵備兼糧儲水利按察使蔡獻臣各呈稱

江南疏稿

卷二

十

奉臣憲牌督同四府州縣各掌印官遵照踏
勘細開分數及符應蠲應賑錢糧逐一回報
蘇松冊開太倉長洲吳縣吳江常熟崑山嘉
定華亭青浦各被災十分而吳江崑山青浦
為最上海被災八分六厘崇明被災五分夫
以百萬錢糧無所從出若不大賜非常之蠲
則不散而之四方必轉而填溝壑矣懇乞本
院代為題

前必將見年充軍漕糧南京各衛倉糧京庫折

折布鹽鈔

宗人府南北公侯祿濟邊米折折蠟歲造段疋
本折黃白麻芥刀輓料胖襖軍器弓箭牲口
藥材過江修河米折南京倉麥折農桑續定
場州揚鳳鎮米麥銀蘇太鎮運軍行月根本
折色銀米盡數蠲免馬役銀免徵五分停徵
五分京庫米麥折本色布黃白絹銀硃料本
色蠟茶菜苗府部院糙粳米折齊頭稻州南
京光祿寺蜜糖運柴脚價禮部藥材等項以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一

上各項盡數停徵

德府糙糧全改停徵光祿寺府部院白糙粳粳
糧南京光祿寺等衙門白熟次等粳粳糧米
全折停徵四司料價見徵五分停徵五分
內官監酒醋麪局供用庫

汝景福三府俱見徵本年關稅贓罰庫貯事例
盡數議留備賑及將三十五年未完見徵者
暫停豐年帶辦三十四年以前舊欠悉行蠲
豁及查

上用袍服原派十運已完七運未完三運其工料價值原無正額唯以設處供應今如此災傷更無介毫設處并乞題

請暫停一歲或照浙省事例以三大運分作六小運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也至於地方歲用廼官吏師生廩餼軍兵糧餉孤口糧水夫工食抵應修船勢不得不徵而又萬無可徵尚在本院調劑之也等因又據常鎮州開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四縣各被災十分丹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三

徒金壇各被災八分靖江被災六分丹陽被災五分事勢至急若不全蠲大賑則才遺之民有死與徙耳會計空懸催科何補近奉部咨錢糧議蠲先查抵補此可行於平常之災有餘之日耳在今日非大破常格必不能起垂死之夫而責之後來之供億也伏乞本院力為主持俯賜懇

請將三十五年以前未完錢糧酌量停徵三十六年錢糧將正改漕糧南京各衛倉糧

宗人府派剩米折京庫鹽鈔工部箭枝靴料南京供用庫酒醋麵局州折鎮江衛淺船料銀京庫絲綿折絹銀南京庫麻布銀南京各衛倉麥折南京戶部定場州折揚淮鳳三府壽亳二州各倉麥折本府修河米折農桑絹折牲口南京藥材胖襖歲造段麂皮等項盡行蠲免南京光祿寺次白稷正米南京公侯伯并府部院等衙門俸祿米折銀俱應改折鎮江府大軍倉麥州折免五分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三

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稷正米供用庫白熟稷正米

景府祿白稷正米

福王府白稷正米俱見徵光祿寺白熟稷稷正米改折每石銀壹兩府部院等衙門本色八分糙稷正米每石銀柒錢分二年徵解犧牲兩稷稻穀每石銀陸錢甲丁二庫硃漆等料南京四門倉糙稷正米全折每石銀五錢南京光祿寺紫薪脚價銀協濟外府馬役銀俱

免徵五分俸五分供用庫本色蠟茶銀全停
四司料價見徵五分俸徵五分兵部備用馬
價革馬州料南京兵部馬價銀南京太僕寺
牧馬州場租銀南京鱒魚廠銀府庫鹽鈔銀
鎮江衛淺船料銀免七分本府大軍倉本色
米照運船數目減派修河一升米折銀匠班
扛解北京禮部藥材南京會同館馬價南京
災苗若帚密雲王莊固鎮三驛馬價本府炭
渚驛馬價俱全停工部歲造絲價銀見徵五

江南疏稿

卷二

十四

分俸徵五分是本院大造於兩府也再照蠲
停改折雖可以免一時之剝膚而輸發賑濟
尤所以救旦夕之生命故鈔關稅關并織造
事例贓罰稅契等項又不得不為懇留者也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

天災流行何時蔑有第以必不可災之地而適值
災不易救之時以必不可生之民而幸有更
生之會惟恃

皇上之恩澤大耳頃臣為吳民請命其鳧沒魚葬

獸攫之狀亦以為言之已悉矣詎意近日困
苦可憐之狀又非臣言之能悉者夫百川赴
海此建瓴之勢往時水漲十日不消為遲耳
今且五月而不退豈

天故欲沼吳而魚鱉之耶時當種麥何地可種是
不惟一秋無禾而且兩歲無麥矣始猶易器
具質衣履以延一日之生今釜無糜而析無
襦生妻去帷家抱破鏡之痛愛男易粟人警
掉臂之酬是昔固有家而無食今且無食而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五

并無家矣始則廢弱下戶朝不謀夕流徙逃
亡今舊積已盡新收絕望不唯貧者逃而富
者亦貧矣此誠江南二百年來未有之災說
者比舊歲

都門之水不知西北無萬之眾仰給于東南即
舊歲
都門告災人情皇急而東南之粟鱗次而進米
價轉平饑而不害故西北雖災不足憂也惟
東南災始為西北憂耳故今日東南之災臣

憂不在民而在

國憂不在荒而在亂憂不在東南而在西北今

疆場多事

國計告匱加之東南水災轉輸何出此其可憂

豈獨在東南臣惟是凜凜固已仰奉

皇上之德意凡開倉發賑廣儲拜盜通商平糶煮

粥散米一切列為二十三款督責有司設誠

而力行之苟可罄其心力臣何敢愛其髮膚

以故災之初起姦民蠢蠢思動臣繞一繩而

江南疏稿

八卷二

十六

四境即恬然安堵豈臣之法能捷於禁暴

此我良以吳民知

皇上視民如傷蠲賑必及類欲緩須臾之死以一

飽

德意耳故今災民嗷嗷企踵望

蠲賑

賑不啻近日霖雨之望情第論民生於今日有必

不容不蠲之情論

國計於今日實有難盡蠲之勢臣展轉熟籌於

國計民情而求其休咎其於災傷分數而別其

等如蘇之崇明五分常之靖江六分鎮之丹

陽五分此其地勢或突出江海或錯帶山原

水落獨早可救其半其餘各州縣地形仰釜

水貯難消至今五月四顧陸海據該道申稱

今歲異常之災合屬之所同無分數之可別

如吳江崑山青浦寸地無青無論矣即他州

縣稍高之處綠堤一帶民殫力車庫僅存數

莖已駭視之為瑞州瓊芝在太倉長洲常熟

江南疏稿

八卷二

十七

華亭宜興無錫不過萬分中之一耳吳縣嘉

定武進江陰不過千分中之一耳况蘇州以

救於前得不償失補種以待於後憂其後時

安可以千萬中之一二而定其分數故兩道

勘報俱作十分也臣伏思

仁宗時詔免山東災傷租稅左右或言

恩詔宜有示明

上曰恤民宜過厚為天下主宰與民寸寸計數耶

此

祖宗厚澤深仁超出尋常萬萬今災民無慮數百萬日擁臣之門援引嘉靖七年事例如兗軍漕糧及南京各衛倉糧等項錢糧注祈全免伏乞

皇上俯念此邦之民非他邦比將前項錢糧破格蠲免此吳民再生之會固臣所禱祀而求者也倘勢難盡蠲合將吳江崑山青浦全蠲其太倉長洲常熟吳縣嘉定華亭宜興無錫武進江陰蠲其半而折其餘可也上海丹徒金壇勘

江南疏稿

卷二

十六

報八分之上亦屬重災全折可也崇明丹陽靖江半折可也至於白糧凡係各

王府及

內官監局皆

上供之需似難輕議而其餘係光祿寺與府部院及南京光祿寺等項可議折也京庫之布絹等銀可議停也鹽鈔折布折州及

宗人府派剩米折之類可議免也米折麥折及四司工料等項可以半徵半停者也金花銀

見徵五分緩徵五分從前歷年拖欠者可盡免也未完

袍段可議暫停一年又不然如浙中事例分爲六運可也南京倉糧未輸者尚三萬餘石留之以濟然眉之饑且爲數不多可議蠲也至於存留

上有賜租之名而下不蒙寬恤之惠此項可免議蠲而三十五年以前未完可議停也各州縣遠年拖欠布疋可盡蠲也賑之一節咨開除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九

京邊正項准與動支該部寬恤之意溢於言表惟是年來民間之蓋藏已空有司之帑藏若洗

袍段設處矣急缺設處矣

大工之燒磚採木又設處矣有司且事事爲無米之炊自正項之外又安有堪動者惟有留鈔關稅關并織造事例贓罰稅契等銀一年庶有實惠又苦不多倘邀

皇上如天之惠得比十七年事例再

須帑金

大加賑恤此

皇上之特恩吳民所以竭蹶而請企踵而望也再

照當此

國計匱乏之時計臣為

國焦勞寸心欲嘔臣豈不念此而為是不通達

之請但臣抱

國家根本之慮憂誠深心誠苦非敢假此市恩

百姓也無論其從目下允船將到災民皇皇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憂愁欲死數百萬之漕糧何所從出况旗軍

之臨倉備索有司之嚴限催徵恐脫巾與荷

鋤之費並發於一時雜藉

皇上之威靈或不致有他又何忍以二百餘年供

億勞苦之赤子而死于敲朴鋒鏑之下也倘

皇上俯念今日之災非比尋常之災三吳之民不

比他方之民

大賜惻隱破格憐恤與之以一年之寬此非獨民

之利也與之以今日之生全正所以為後來

之供億此不過費

國家一年之蠲耳倘

皇上不蒙

賜蠲勢必至民且自蠲之獠瘠鹿挺何所不至萬

一地方不幸至此此固十年不能復也是寸

年之蠲也况一日軍興之費且倍於一年之

蠲此其利害多少較若列眉天下之事多生

於所忽禍豈有象哉此臣有不通達之請臣

誠不得已也伏乞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皇上遠覽安危之機深求利害之故務以生全東

南者為安養西北之計

勅下戶部將臣

奏報冊款查照臣前奏各年蠲免事例應蠲者

亟蠲應折者亟折應停者亟停應賑者亟賑

將見忍死望德之災民果見

聖天子之軫惻江南而今日之民心自安後日之

供輸益力小民戴

天高地厚之德而

國家享泰山磐石之安矣其於民生
國計豈小補哉緣係災黎濱在貼危

聖慈已蒙

軫惻謹遵

明旨據實勘報懇乞

聖明大賜蠲賑以救孑遺以固

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除應天等府近因按

臣物故勘災分數臣恐緩不及事除一面行

道查確另議外謹將蘇松常鎮四府應徵應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免應停應賑各項錢糧開坐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畿輔墊溺懇 賜蠲賑疏

為

畿輔墊溺已極據實勘報懇乞

聖恩大賜蠲賑以消隱憂以固

根本事臣頃奉

明旨及准部咨將蘇松常鎮四郡災傷覆勘明悉

各別開坐具

題外其應天徽寧等府聽按臣勘覆不意按臣

物故臣恐題覆後時倒懸難待隱憂可虞牌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行應天府及徽寧道各委正印官沿坵履事

踏勘的確今據應天府署印府丞衛一鳳呈

稱奉臣牌行委各縣印官逐一沿坵履畝踏

勘前來尤恐不的又經行委介推官覆勘相

符高淳溧陽溧水各被災十分上元江寧江

浦六合各被災八分句容被災五分此據秋

災而報止此分數耳以夏災論則二麥腐爛

通無棵粒萬姓嗷嗷旦夕待死誠不能以分

數論者即今新舊錢糧萬萬不能完納伏乞

代為題

請必將一應舊逋盡行停緩應納新糧破格蠲豁

庶幾

國家根本重地賴以泰山磐石

留都百萬生靈不致盡填溝壑等因又據徽寧

兵備右叅政劉會呈稱奉臣憲牌督同各府

州縣掌印官遵照踏勘沿坵履畝覆覈再三

俱各明悉望江當塗蕪湖繁昌桐城宣城銅

陵貴池東流南陵懷寧歙縣俱被災十分太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二四

湖宿松涇縣青陽建德潛山休寧各被災八

分祈門績溪黟縣寧國旌德太平廣德建平

各被災六分石埭婺源被災五分各州縣分

數據府縣勘明猶恐未的臣親由姑孰過金

陵沿江而下歷宛陵入新都往迓千里無一

寧居之家經歷六郡盡是啼啼之衆今歲災

傷自古無有必破格施賑而後絕粒傾盡之

家可以緩死須臾俾一時不盡為溝中之瘠

必蠲停改折而後毋田壞園之家可以苟活

性命俾異日再為輸將孝順之民伏乞代為
題

請必將北漕南糧輕齎郵耗災重者盡數蠲免稍

次者改折停徵見年錢糧請從停緩積逋久

欠一并蠲除仍乞

大發帑金賑救溝壑庶

陪京重地危而復安百萬生靈死而復活也各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臣所轄凡十郡蘇松四

郡原係澤國厥災恒水應安六郡勢多環山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二五

厥災恒賜不謂今歲三吳不天商羊為讖不

惟江南澤國桑田變為滄溟即西鄰山城高

陵亦化為谿谷豈

天有意沼吳而故魚鼈之耶臣向所

奏聞在東郡得之目擊在西郡得之申詳耳近

復再加查勘始知西郡之災不減東郡臣不

敢毛舉以瀆

天聽姑舉一二可例其餘如高淳縣水勢驟來良

避不及或綠木顛或升屋脊已而樹板屋傾

溺死甚衆知縣宋祖騰棹輕舸入洪濤赴之
魚鱉之中賴以全活者數千人究亦無歸散
處公署即今縣治之堂子婦鳥集趾駟相錯
又如桐城縣地方有父子兄弟一家八口登
屋避水不知蛇已先據其顛其一為蛇所噬
其七人慮其復至貫索相維冀以全力抗之
已而蛇怒并噬七人魚貫落水靡有一遺又
如歙縣靈山千仞萃律干霄嶽麓週遭林總
如堵忽蛟蜃為祟倒峽排山將方長兒等家
五十七戶男婦不計姓名盡皆壓為山鬼獨
長兒年十四歲壓在溝內賴得覆有外樹枝
穿出土面呻叫得免知縣張濤登祀招魂痛
心酸鼻近對臣言猶涕泣滿面哽咽不能終
其說臣聞之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即三事如
此他事之顛連可知三邑如此他邑之倒懸
可知蓋千里之內萬山之中無處不發蛟無
處不暴漲龍蛇交作民半魚鼈是洪水猛獸
合併為災以害人也民生不辰何當此慘禍

江南疏稿

卷二

二六

乎夫

天垂異地吐妖山崩水溢傷人民害禾稼春秋之
深憂洪範之大戒也況乎

金陵非他郡邑比

高皇帝定鼎於斯是

皇上之豐鎬也太矣諸郡襟帶長江擁護

陵京是

皇上之三輔也此必不可不救之地而有必不可

不救之災臣知

江南疏稿

卷二

二七

皇上惻怛軫念必不後於上年

都城之民矣是寧詎可以常格拘限哉惟是當

此必不可不救之災又值茲難議救之時獨

之一字臣誠難開口又不忍不開口以故萬

不得已為災民請旦夕之命據勘災之重者

如應天府之高淳溧陽溧水寧國府之宣城

南陵池州府之貴池東流銅陵太平府之當

塗蕪湖繁昌安慶府之望江桐城懷寧徽州

府之歙縣凡十五邑俱被災十分而就十分

中高淳望江當塗蕪湖銅陵桐城宣城為尤甚凡北漕南糧并輕齎脚價應從蠲免一切條編起存錢糧如四司料價備用馬價絹絲銀硃等項及歷年拖欠未完緊與停緩姑俟次年帶徵其餘溧陽等八縣南北漕糧等項錢糧量蠲五分餘五分仍賜改折見年條編起存錢糧見徵四分姑緩六分俟次年帶徵歷年逋稅俱從停緩上元六合江浦江寧涇縣青陽建德太湖宿松潛山休寧此十一縣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二

者據勘俱災八分况水浸之後又加亢旱凡北漕南糧等項錢糧俱與改折每石五錢黑豆每石三錢輕齎脚耗河工過江運軍行糧等費盡與蠲免四司料銀夏麥秋糧江濟定場崇積軍器戶口淺船生絲等項皆准半停來年帶辦如廣德績溪縣祈門寧國旌德太平建平等州縣據勘報雜視各縣稍間惟是舊年被水今歲復然如病再發實不能支北漕南糧等項相應一體改折不則六分改

折四分緩徵可也又或如各州縣內原係永折無從霑恩應量減折二錢并免脚耗可也又或如各郡縣內原無北漕僅止南糧改折霑恩不多如南京苧布協濟織造供應牲口等項錢糧近如歙縣所請三十四年未解南京軍米銀三十五六二年南京絹絹銀兩俱為數不多應從留賑可也又如句容石埭婺源今歲被災雖輕年來水旱相仍合無於句容量留皇執鋪墊貼價南京兵部馬銀二項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二九

石埭量留南京定場州派剝太倉庫米折麥折光祿寺廚料揚州倉麥折南京司苑局蓋價六項婺源量留南京供用庫芝蔴協濟南京機房織造京庫鹽鈔供應牲口四項銀數亦俱不多惟是寬一分亦蒙一分之賜也又各郡有未完三十五年南京倉糧實以上年之災無米可解至於今日尤為無措或乞一併改折既無虧於國賦實有濟于民艱庶於改折之中又寓蠲免

之賜至於賑之一節民困已極帑藏空虛仍請留各關稅銀及各府稅契贖銀等例凡可動之銀幸

賜一準通融均派各屬佐以倉穀俾得全活至於大發帑金

破格賑恤此又

皇上非常之恩非臣所敢必也臣聞之治民者未有事而恤之則消患於未形而為力易若事至而後恤則救患於已成而為力難縱免強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三十一

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往者劉汝國之變可為覆轍此其機甚隱其萌甚微非

皇上淵然深識廓然遠慮詎能燭機微於事先而潛消默拜之乎臣非不知循往例按故積事易施行

恩亦易覲然而事迫勢危實非得已伏乞

皇上軫念

根本重地

勅下戶部將臣所

奏應蠲應折應停應賑

速賜施行豈特臣愚之幸

社稷生靈之幸也緣係

畿輔墊溺已極據實勘報懇乞

聖恩大賜蠲賑以消隱憂以固

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開坐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八卷二

三十一

江南疏稿卷之三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補承堞陳以聞全校

災民困極不堪加派疏

為災民困極不堪加派懇乞

聖慈俯賜寬恤以保子遺事項准總河撫臣曹時

聘咨符有漕省直攤派銀二十萬兩督行徵

解以佐河工急用臣撫屬應天等十府州該

加派銀七萬三千七百四十七兩五錢移咨

江南疏稿

卷三

到臣竊見黃河北徙運道梗阻上屋

聖明宵旰之憂

俯從河臣之請興工濬治臣誼切同舟自宜殫心

竭力委曲措處何敢自分畛域有所陳

瀆惟是應天等十府州係

皇上湯沐之地實

國家財賦之區幅員不能當天下之十三而賦

額幾當天下之十六頻年已來水旱相仍坐

派百出帑藏掇括既盡閭閻浚削又空民之

數徵補庶河工不悞災黎得生亦一舉兩全之術也不然當此歲由正供既不得免額外又欲加徵臣恐星變見於金陵山裂見於京

口
天變民厄日甚一日此何時也尚可泄泄而不為之深慮哉謹會同巡按御史楊廷筠冒懇於皇上之前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無任

江南疏稿

卷三

三

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災民困極不堪加派懇乞

聖慈俯賜寬恤以保子遺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地方因極織造難支疏

為地方因敝已極織造繁苦難支懇乞

聖明俯賜矜恤以甦民困事臣惟三吳地方不能當天下之十一賦役獨當天下之十七而織造一項尤為最苦往時物力充盛僅能完辦比來游被災荒閭閻懸罄饑寒之聲往往雜杼柚之聲而出臣目擊心傷旦夕皇皇思求蘇息無術只得據實

上聞以馬

江南疏稿

卷三

四

聖明休息之仁也今該臣行據常鎮兵備帶管蘇

松兵備右叅政蔡獻臣查議呈稱蘇州府萬

曆三十三年派造

袍段六千一百九十九疋套會估工料解扛等項

銀一十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九兩零自本年

秋運起至三十五年秋運止織解過段二千

七百七十七疋套該料價等銀七萬六千五

百餘兩除留商稅一萬八千兩外餘少銀五

萬八千五百餘兩俱借戶部項下解京濟邊

緊要錢糧湊給未織五運該段三千四百二十二疋套該料價等銀八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兩零除商稅等銀三萬六千兩外尚少銀五萬一千三百三十九兩零并前借應補銀計及十一萬兩先議留本府三十五六兩年四司料銀抵給緣本部已留抵急缺不能移彼充此繼議借應天府事例銀兩湊用惟蒙本院咨部未奉明文反覆思維計無所出今援舊例議留太平安慶池州三府三十六七

江南疏稿

卷三

五

兩年四司等銀撥濟餘所少者仍留本府三十七八九年分四司料銀用以補還前借免完後運松江府亦于三十三年派造袍段四千一百三十二疋套會估工料解扛等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一十四兩零又萬曆九年奉派未完段一千二百四十一疋二十七年奉派未完段二百二十六疋套該料扛等銀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兩連前共段五千五百九十九疋共該銀一十四萬八千六百八

十九兩零自三十四年春運起至三十五年春運止織解過段一千八百六十六疋套又見織本年秋運段六百二十二疋共該料扛等銀六萬八千五百五兩零內除給過正支三十三四五年分四司事例商稅協濟等銀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一兩零又借折糧還官等銀一萬七百一十三兩零仍欠給銀四千一百一十兩零未織五運該段三千一百一十一疋套仍該銀八萬兩有奇連前借支未

江南疏稿

卷三

六

補共銀九萬七百一十三兩零止有效剩三十五年四司并稅銀共四萬四百六十四兩零尚少銀五萬二百四十九兩零無處及查三十六年本府四司料銀先奉文抵給三十七年坐派急缺段價之用今議留三十七八九年分本府四司料銀內支補支給為照蘇松二府彈丸之地賦額繁重姑不具論即如織造一節傳派不已繼以改造急缺不已繼以綾紗紅紗未完繼以只遜而機房供應等

項層出叠見歲歲不休今止查三十三年復
泌前項

袍段一項二府共該料杠等銀三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兩分毫無正額分毫皆設處見今借支給織者皆戶部京邊正額催補急如星火未給未織者內監差人守催待料不啻然眉部文雖云三分出辦戶四工六出辦二分地方出辦一分但地方困竭已極無從搜括戶部邊儲迫促借支且猶不允何項議留工部只

江南疏稿

卷三

七

有四司料銀見年者議留已盡所留者率皆以後年分錢糧望梅畫餅難濟饑渴夫以浙江全省物力尚不能辦三十八萬之料價而欲責蘇松二府極凋極敝之物力辦三十一萬之料價譬諸責庭羸之夫而負千斤之重鮮不仆矣為今之計惟有懇祈本院或題請停免或援照浙江事例題

請分減運期而已等因臣閱之不勝太息竊念織造之為東南累也前此撫按諸臣屢疏言之

臣於入境之初亦首
請停免未蒙

皇上嘉納何敢再為塵

瀆惟是此時三吳片土已為脫毛之裘而公私括又不啻捉襟露肘之譬矣即今庫藏之搜括已盡閭閻之蓄積又空議借支既無可償議扣留則又實無可留剜肉醫瘡之計已窮而部文催督之期又迫則臣安忍坐視吳民之困不為請旦夕之命哉臣頃閱邸報見浙

江南疏稿

卷三

省撫臣題請寬運一疏蒙

特下工部覆議已得

俞旨此

皇上如天之仁越民不啻更生臣念吳民猶越民也况吳之蘇松二府幅員僅當兩越之一隅而坐派實當全越之出辦則今日吳民之窮困較越蓋數倍矣此莫非

朝廷赤子謂獨不得蒙

聖明如傷之視乎伏望

皇上特賜睿察念蘇松二府目前不支之苦將未

織五運

概賜停罷俟物力稍充另議織解以暫解東南倒

懸之厄倘謂本局缺乏數多必不可已照依

浙江事例將未完五運每年量寬一運照舊

春秋解

進議留二府各年四司料銀并太安池三府協

濟四司料銀俯從所

請有預奉文解部者許扣晉以後年分料銀抵補

江南疏稿

卷三

九

總俟完日造冊送部開銷則

上供既不致稱闕民窮亦得少蘇不然有司既無

神輸之術以應目前維部臣日事催督臣等

日事敲朴勢亦必不能辦此而顛連無告之

吳民惟有轉盡于溝壑耳豈我

皇上痼瘵乃身保愛元元之意我臣是以不避斧

鉞再干

天聽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行臣遵奉施行緣係地方困敝已極織造繁

苦難支懇乞

聖明俯賜矜恤以甦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齊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三

十

停緩增派疏

為段疋增派數多料價萬分難措懇乞

聖慈暫從停緩以甦民困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

水利右叅政楊洵呈奉臣憲牌仰道即查蘇

松二府每年歲造段疋原有額編料價因何

節年未完坐派急缺段疋織抄綾紗只遜等

項錢糧作何議處有無足用何故不定新派

急缺段疋各屬俱已議詳惟蘇松二府屢次

行催未見議報是何緣故一併催查明白作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二

速具由通詳以憑施行等因奉此行據蘇松

二府備將歲造急缺段疋綾紗等項已未完

解數目并難完緣由開具冊揭申詳到道該

本道看得蘇松二府各年各項段疋除萬曆

二十年以前未完者俱係小民拖欠事經年

遠奉有

恩詔俱應豁免難以徵織姑無論矣查自萬曆二

十一年起至今止額派歲段疋題派綾紗只遜

及傳派急缺等項除織完解

進段疋徵完給過料價外總計蘇州府借給未

補銀七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兩六錢六分零

各屬拖欠未解銀一十一萬七千九百六十

三兩四錢一分零未議無處銀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五兩八錢八分零松江府各屬拖欠

及機戶領侵銀共一萬七千三百九兩七錢

五分零未議無處銀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四

兩八錢三分零內歲造一項雖有額派錢糧

而改造增添料價則又出於額派之外綾紗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三

只遜雖經詳允編銀有數而年久拖欠遂成

積逋急缺料枉止有水衡二司料銀且係扣

留隔府遠年協濟徒有空名無資實用不得

已而議借然一經借支抵補無期其間機匠

領侵者徒煩追併終無完償故以前各年段

疋墮欠數多屢煩部檄督催至三十二年又

派急缺蘇州府七千疋該料枉銀陸萬餘兩

松江府二千二百八十五疋該料枉銀一萬

五千餘兩舊派未完新派又至十年之內無

論歲造年年改織而綾紗只遜急缺屢經傳
派動費數萬蘇州又有補造白熟綾觀甲大
紅紗等項此等錢糧並無一毫正額有司惟
欲竭蹶從事畢竟束手無策東南民力之屈
三吳杼柚之空業已耳熟無俟多言故欲勉
副

上供則民命奚堪欲仰控苦衷則部檄押至兩府
計窮誠不知所出合無請乞酌量議處將二
府二十一年以後派織各段除已完儘解外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三

未完者俯從寬限其價值未補未給者設法
追徵補給其未議者具疏題

請暫行停免俾舊運清楚物力稍充然後再行派
織庶積逋可完民困可甦有司或可措手而

上供亦可無誤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楊廷筠議照各項段疋皆以備

上供賞賚之用自宜欽遵織解何敢置喙惟是蘇
松二府當此民力困敝之秋又值連歲災傷
之後公私並匱杼柚其空歲造改造價既倍

從而相懸急缺傳派動費數萬而難措舊派
未了新派復來戶部之錢糧既不敢言借四
司之料價又不許槩留止存水衡二司又
題留已盡向使費止數萬缺止一年尚可勉強

支持乃今通計二府未補未議及各屬拖欠
等項銀共四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餘兩缺
并段疋共一十二年數既不實額無正供此
真所謂無米之炊巧婦不能之今歲災侵
二麥俱傷骨立之民救死且猶不贍豈能堪

江南疏稿

卷三

十四

此額外之供乎苟不據實

上聞不惟

欵限日逾臣等之罪無以自解竊恐民生日感徵
欵未織者暫從寬限未議無處者祈

懇停免誠憂深慮遠至於二十九年蘇州府坐派

段疋原議全留該府及池太安三府各年四
司料銀撫按該司以充料價之用松江府二
十三年坐派未完段疋准留該府三十三年
四司料銀佐以事例以抵解江之需此皆權

宜設處萬不得已頃蒙

皇恩減稅二萬三吳之黃童白叟莫不惟忻鼓舞

北向舉手加額祝頌

皇上萬壽則知三吳之困救

皇上實憐之矣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俯將蘇松二府各年歲造急缺等段已織者

准其截數解充兼織者准其寬限議留四司

料銀等項准其留用其三十二年新派段疋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五

姑俟舊段織完再行區處照數完解庶累年

之逋負可以漸完積困之遺黎可以甦息矣

備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段疋增派數多料

價萬不難措懇乞

聖慈暫從停緩以甦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推廣 節愛俯陳困罷疏

二為推廣

聖明節愛之仁俯陳東南困罷之狀懇乞

聖慈俯賜采納以昭

皇仁以甦積困事項准工部咨為遵奉

聖諭織造事該本部題覆內織染局題開織造

上用袍段一萬六千餘套疋又開

婚禮段九千六百餘疋奉

聖旨東南民力已竭你部料銀又預借數多難已

江南疏稿

卷三

十六

摻括朕實軫念但未完及新奏袍段俱係進賜

急缺合用之需既說約費數十餘萬着仍分作

十運補織解進以寬民力昭朕節愛之意欽此

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松兵糧道轉行

該府即查議遵

旨分為十運織解應於何年起至何年止方完十

運每運該織解

袍段若干該工料銀兩若干逐一查明議妥具由

通詳以憑會

題去後今據蘇州府申稱三吳之苦織造也久矣而

袍服一項其最重且大者除歲造改造綾紗并坐
派急缺皮金只遜等項另詳外查得自萬曆
十年起至今歷奉傳織造

上用袍服內借支未補及未議料價總計一十二
萬近又新奉劉織約該三十餘萬數積至此
一無額派查得先年奉派雖無正項錢糧每
年工部料價尚有二萬五千兩戶部協濟本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七

府會計內歲有撥剩餘銀二三萬兩藉此餘
帑尚可支持積年以來地方迭變百姓多艱
會計之撥剩已裁矣戶部之幫助不允矣舊
織未完新織迭至帑藏如洗杆抽其空工部
料銀自三十四年并以前俱扣作急缺料價
尚不支其半則此項工料安能自天降從地
出也申乞特疏具

奏暫行停止以甦積困等因又據松江府申稱
本府自萬曆十年起至今傳造

袍服內借支未補與料價未議者總計七萬五千
餘兩新派織造又該一十一萬餘兩竟無正
抵隨查先年議留工部四司加以安太池三
府協濟猶然不給議及戶部米折布折等項
工部匠班魚課軍器箭枝尚有未補未議之
數留遺今日戶部既禁借支工部軍器箭枝
又派本色僅僅匠班魚課歲額不過千餘且
急缺取之此歲造加增取之此

袍服復取之此涓滴而救滔天顆粒而供萬哺其

江南疏稿

卷三

十六

勢萬萬不能則此新派工料將安所出惟有
苦懇暫行停止而已等因各申到臣據此該
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從聘恭照
皇上俯念時艱勤恤民隱前項未完及新奏
袍段荷蒙
聖恩寬恤分為十運織解所以憫民窮而昭節愛
者至矣臣等自宜肅持之不暇安敢復有所
陳

續惟是東南之災傷相仍閭閻之財力已竭顧一

袍服之造動費巨百萬毋論遠者即二十七年之
派織分為十運計今秋始完而新奉傳造復
爾不賞欲督責於有司所謂無米之炊雖巧
不能欲責輸於閭閻所謂竭澤之漁實且難
繼向使尚衣果乏即民窮到骨計且為之臣
竊睹
皇上天性節儉有古聖教衣浣濯之風計三服官
之所輸藏者充物在筭未必缺乏可無大自
減損以救民困乎夫一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九

袍服之成非是容易千絲萬縷皆剝民膚髓而成
之

陛下祇見綺繡輝煌快心娛目至於三吳之民肝
腦屠於鞭撻筋骨折于轉輸流離破產鬻賣
男女自經之狀

陛下必有不可得見者

陛下慈仁超邁千古奈何以元元筋骨之所成有
司鞭撻之所得者積遺為陳朽之物乎

陛下試一思之當必惻然動念者矣方今宇內無

大兵而民命盡無大役而國用空此其故可
以思矣可以懼矣自古大亂之起必由盜賊
盜賊之起必由民窮况

國家財賦倚辦東南此

根本重地所宜加意愛惜者今有司迫於程限

百計撙括足襟露肘窮巷艱難袒裼褻衣可

哀可憐萬一浚削太甚窮民攘臂而起奸雄

乘之所至嚮應此關係安危不小

陛下宜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昔唐玄

江南疏稿

卷三

二十

宗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鐔撥鏤身合子
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不加罪忻
然嘉納古今以為美譚

陛下聖德遠陋玄宗臣等菲劣俯慚蘇頲惟是一

念朴忠不得不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乞

俯賜採納將新派

袍段二萬五千六百餘疋套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暫從停緩俟舊逋已償物力稍充然後筭派
織造分運起解庶

上示寬恤之仁下免捐瘠之苦所以保

皇圖而培

國本者非淺鮮矣緣係推廣

聖明節愛之仁俯陳東南困罷之狀懇乞

聖慈俯賜採納以昭

皇仁以甦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三

二二

旨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二為織造舊有成規更張宜從民便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完

上供以昭節愛事臣竊惟東南杼柚供

天府之需舊矣歲供不闕夙有成規督造責之司

府辨驗委之按臣沿行以來上下俱便近因

該庫題改太監魯保兼管督織無亦以通來

逋負數多欲令催督解

進毋後時耳不知法非仍舊則議論滋多事當

江南疏稿

卷三

二二

創始則規制宜定近據魯保手本及各府文

移紛紛往來議論不一各執異同之見遂成

道傍之謀語多煩碎不敢瑣瀆

天聽大都初據魯保既欲解銀又欲解機戶在有

司則謂銀可起解機戶實不願解蓋解銀雖

有羨餘秤兌之苦若在有司解機戶則有跋

涉拘繫之苦若在機戶近據魯保手本已准

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

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夫既自府織銀

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價之事中多不妥實為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擔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議相持之中求為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為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段成之精否解

江南疏稿

卷三

三

進之叔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有司不與焉誠為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照應天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專勅督理權當總攬即如內臣孫隆亦奉專勅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造工完令機戶赴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良規可循各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枉解須酌議成數務從寬恤庶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又督

保推廣

皇上節愛德意為三吳造福此三吳所禱祀而求者也若夫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後因魯保議增羨餘計無所出欲議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撥庫藏隨處懸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來應合具

題伏乞

江南疏稿

卷三

四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俯符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價枉鋪墊等銀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管虞都三司料價銀湊解該監給織起解倘有贏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織造段疋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保一切秤權惟以工部法馬為準段成解

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及有司如不解銀赴
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務從體恤嚴
禁參隨勒捐以甦民困庶

上供不誤下民獲安所以昭節儉而溥

皇仁者在此舉矣緣係織造舊有成規更張宜從
民便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完

上供以昭節愛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三

二五

旨

運期迫促地方疲竭懇祈寬恤疏
為

袍段運期迫促地方疲竭難處懇祈

聖恩亟需

綸音以恤民窮事臣先因蘇松二府織造煩苦物

力不支援照浙江事例具疏懇

請乞得未完伍運每年量寬壹運照舊春秋解

進仰冀

皇上一視之仁必將以仁越之民者仁吳臣自宜

江南疏稿

卷三

二六

恭候

溫綸安敢復有所陳

瀆惟是今年春運屆期而督織內臣未奉令運

俞旨絡繹督催

欽限勢迫於然眉地方苦至於竭髓節據蘇松兵

備副使李右諫蘇州府知府趙世祿松江府

知府蔡增譽屢次具文為民請命字字可泣

臣是以不憚煩數再瀆

天聽伏乞

軫念三吳賦役之重地方織造之苦檢臣原疏

亟勅工部覆議

上請將未完伍運或

俯賜暫停或照浙江事例減分伍運織解其議留

二府各年四司料銀并太安池三府協濟四

司料銀悉如所請行臣遵奉施行庶

明旨早頒一日則地方早受一日之寬不惟民力

可紓而

上供亦不至於違誤矣緣係

江南疏稿

卷三

七

袍段運期迫促地方疲竭難處懇祈

聖恩亟霽

綸音以愷民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四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祁以開全校

重地按臣久缺懇乞亟賜簡用既

為重地按臣勢難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簡用以重地方事臣惟巡按御史被繡

持斧出按一方凡抑強扶弱滌冤信枉繫臂

其責誠不容一日缺者乃蘇松按臣自萬曆

三十五年二月內楊廷筠改差督學候至九

江南疏稿

卷四

月始奉

俞旨以雲南巡按周懋相改差地方引領誠不啻

大旱之於雲霓詎意阿克見告而懋相仍留

彼中矣夫滇南

皇上之南鄙也一夫發難屠城挾印

允留按臣以資彈壓是按臣關係地方甚重惟是

蘇松乃

國家根本重地財賦名區濱海帶江寔為要害

年來災患頻仍生理蕭索災異疊見意外可

虞所與臣同心協力消弭彈壓者緊按臣是
賴今按臣久缺諸務停滯需人為急臣亦知
此時臺中差代乏人但近吏部考選諸臣待
命日久懇乞

皇上俯念地方之重速賜

俞允并

勅都察院亟為題差嚴限前來任事庶風紀得人
而重地有賴矣緣係重地按臣勢難久缺懇
乞

江南疏稿

八卷四

二

聖明亟賜簡用以重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急缺督學憲臣疏
為急缺督學憲臣乞

賜推補以重

大典事萬曆參拾肆年正月十一日據應天府句
容縣申蒙提督學校巡按黃御史憲牌照得
本院接得家報有母周氏於三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酉時在家病故合行知會仰縣
官吏即將本院丁憂緣由馬上差人申報撫
院照例

江南疏稿

八卷四

三

題報等因轉申到臣該臣看得

南畿乃人文極盛之地而督學係地方喫緊之
官御史黃陞考校公明士心悅服場事正迫
忽爾聞憂惟是地方遼闊時日不多科場在
通勢難久缺既經該縣申報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院將前負缺亟行推補疏名
上請速令前來任事庶校士得人而
大典無悞矣緣係急缺督學憲臣乞

賜推補以重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黃習齋

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四

重地監司久缺亟 賜銓補疏

為

畿輔重地監司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銓補以便責成以奠疆場事臣撫屬徽

寧一道統轄徽寧等六府州兼管向容等外

六縣地廣任重先是道不之人議者猶謂道

里遠闊書策稠濁各差承應東奔西鶩日不

暇給當另添一道佐其不及况今併一道且

無之又缺且久也盖自該道右叅議林汝詔

江南疏稿

卷四

五

京察離任迄今八越月矣百務廢弛一切停

閣臣不得已將道務暫寄郡守兼攝而池州

府知府章克相以物故去近又改委徽州府

知府梁應澤矣雖攝兼暫委有人而代庖終

是不便兼之地方多事各邑告災水旱相仍

民不堪命臣又欽奉

明旨移鎮蘇州地方相距遠者三千餘里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所以安輯而彈壓者惟該道是

賴今久缺不補機務壅滯萬一饑寒之後揭

竿而呼姦雄乘之隨地響應料理無人何以
應卒臣歷考往牒自漢唐宋以來凡遇丙午
丁未之年未嘗無事歷歷可驗臣一念及終
夜不寢可為寒心以故臣竭駑馬之力凡一
切練兵積穀弭盜防姦朝夕兢兢求不負
任使但多艱多故之時非一手一足之力所需道
臣甚亟臣是以謹會同巡按御史曹楷冒干
天聽伏乞

軫念徽寧兵備道屏翰

江南疏稿

卷四

六

陪京錯繡江浙關係甚重

亟勅吏部速選才望具疏

請補仍乞嚴限勒令前來受事庶彈壓得人而地

方有賴矣緣係

畿輔重地監司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銓補以便責成以冀疆場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郡守久缺乞 賜速補疏

為郡守懸缺日久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俯賜速補以重要地事臣惟郡守古稱二千

石以平訟理民之得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

聲者端必賴之况鎮江府濱臨大江拱護

陪京係浙直之咽喉為三吳之門戶自古戰爭

之場實奸雄窺伺之地此何等緊要地方郡

守可久缺耶查得該府知府許國誠自萬曆

參拾壹年拾壹月內入

江南疏稿

卷四

七

覲離任患病回籍堅意乞休已經前撫臣曹時聘

按臣馬從聘會疏具

題計懸缺殆二年矣夫論郡守關係之重即僻

地且不宜虛矧衝劇如鎮江乎論鎮江險要

之地即暫缺且猶不可矧遷延已二年乎二

年之內攝符屢易事務廢弛臣萬不得已茲

且寄符於鄰郡矣代庖已為權宜借鄰尤為

不便兼之今歲災稔元元告苦拯溺救焚急

在目隳和輯彈壓惟郡守是賴今懸缺不補

料理乏人臣歷考丙午丁未之年未嘗無事
萬一變生意外不可收拾可為寒心臣叨守
封疆觀此景象誠有不能一息安者謹會同
巡按御史楊廷筠懇於

皇上之前伏乞

俯念鎮江係濱江要地郡守再難久缺

勅下吏部亟為推補仍乞嚴限勒令星馳前來任

事庶災民有更生之望而重地無意外之虞

矣緣係郡守懸缺日久勢難再緩懇乞

江南疏稿

卷四

聖明俯賜速補以重要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音

議留賢能方面官負疏

、為議留賢能方面官負以重保障事照得常

鎮二府為

留都之鎖鑰浙直之咽喉居常之兵賦最費調

停近日之妖亂尤資彈壓乃若該道右叅政

蔡獻臣莅任以來允文允武厝注可垂久遠

天公矢慎操履無媿神明閭簷愛戴最深江

海烽烟盡息真三吳之保障一路之福星先

據地方人情惟恐任轉他省向臣乞留臣竊

江南疏稿

卷四

九

計本官考滿在近欲俟其考滿之日方具疏

上讀

天聽保留加銜不意頃接邸報該吏部推陞廣東

按察使雖未奉

俞旨然一時人心惶惶惟恐

新命即下挽留後時比臣正東巡海上遮道乞留

者不絕於路如各學生負遠愷賜陸仰正馬

希伊高拱極王承冠俞鴻漸丁鴻漸王干城

等各屬鄉耆糧里郝壽泰薛旦楊秉忠蔣綵

章錦周雲夏惟寅吳洪朱京等各營衛官軍
程大受田元宰沙志元韓良貴蔡承勳余文
忠方元成祿許方揚麟許應忠祝天元劉沐
等群口一詞惴惴恐失此足見以澤及人之
深矣臣竊惟最難得者氓民之心最可惜者
已成之績今本官治效有成衆心胥協况當
多事之日委宜久任以竟其用第煩難之地
人情或不樂久居臣為地方計不能復為獻
臣計伏乞

江南疏稿

卷四

十

皇上俯鑒輿情

勅下吏部查議覆

請將叅以蔡獻臣加以新陞職銜仍管常鎮兵備
糧儲道事庶本官有駕輕就熟之便地方亦
省送往迎來之煩臣幸甚地方幸甚緣係議
留賢能方面官負以重保障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代題終養疏

為母老身病不堪供職懇乞轉達俯容休致
以全子道以保微生事萬曆三十四年十月
二十九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
叅政楊洵呈稱職由萬曆二十年進士初選
南京刑部主事歷陞今職夫以一介州茅幸
遭榮遇雖復捐糜此身豈足報稱萬一即生
平砥礪謂何亦豈肯自甘廢棄以重負

明特惟是職有老母今年八旬有二向職從江北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一

叨轉時母憚南行職即奉母北還實欲為乞
身計而職母強之赴任勉就道實不自安
抵任以來鬱鬱無聊常夢寐思歸寢食不寧
加之水土不服積勞已久遂苦脾病眩暈時
作嘔吐不已然猶以胞兄尚在可從容圖歸
不意近接家報兄於九月二十六日病故職
一聞報五內併催百念俱灰夫以垂老之母
當此家變必不能堪而職搖搖於二千里外
旦夕莫必職非木石遭遘若此且不可以為

人尚可以服官乎坐是嘔暈大作前疾復劇
此豈藥餌所可療治若不急請罷歸則徒斃
軀命於地方何益乎伏乞俯垂矜憫察職迫
切至情原非假託別無規避亟賜轉

題容令職回籍庶幾子母相依為命母得以終
天年職亦可以安心調理或不至遽填溝壑
等因該臣批開該道斗山重望冰玉清操地
方倚之為福星列城視之為繩準士民攀卧
方切世道仰藉正殷柰何遽動冥鴻之想幸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三

為地方勉留此繳慰留去後隨有蘇州府衛
等衙門呈為懇留東南屏翰以安地方以慰
百僚事又據鄉官士民屢揭請留間至本年
十二月初八日又據該道呈同前情乞賜速
題早得回籍等因臣又批開士民攀留之情不
啻孺子之慕父母願該道為士民勉留况資
望已深遷轉在即倘或北轉迎養尤便幸勿
遽動歸念此繳本月十八日又據該道呈稱
職以母老身病急請回籍實出萬不得已伏

閩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四

蒙本院多方慰留職非木石敢不仰體但近
日以來憂思鬱結病勢轉劇一切事務俱不
能料理既以重為地方悞而歸念內紫責任
外牽病愈不可治是身與地方兩受其病也
此寧可一日安者伏乞軫念職病非藥餌可
療地方重務非卧病可理急為允

題使職得早離地方則可安心調攝而地方事
亦不致稽悞重職之罪矣等因該臣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得兵備參政楊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三

洵岳鎮川滄麟仁鳳彩正直以肅法紀而弊
絕風清公端以東吏民而大廉小畏若錢穀
若刑獄事事精思肯綮無不畢照如戎伍如
海防在在振刷神采為之一新自縉紳以至
小民無不推為怙恃由文吏以及弁士莫不
仰為準繩方共倚地方之長城亦且佇他年
之節鉞不期思親感疾屢膺乞休士民間之
徬徨奔走臣等不暇為本官惜而深為地方
惜也再四慰留去志益決查得吏部職掌一

三八七

方面官負患病乞休撫按具

奏才力可惜者量擬病痊之日撫按奏

請錄用本官事例正合伏乞

勅下吏部查本官患病果真情無假託照例題

覆准其回籍調理但本官聲望甚隆年力正壯乞

開深為可惜合無病痊之日聽彼處撫按保

薦赴用遺下負缺係邊海重地難以暫虛并

勅吏部速選才臣銓補勒限前來庶臣子至情獲

伸而地方保障有賴矣緣係母老身病不堪

江南疏稿

卷四

十四

供職懇乞轉達俯容休致以全子道以保微

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乞留入 觀官負疏

為乞留入

觀官負以保重地事臣惟朝

覲者述職之大典

奏留者變通之微權故三載計吏萬國朝

宗而至於地方事情重大仍聽其臨期酌量

奏留蓋一以察吏治一以安民生兩者並重

廟廊之意甚深遠也頃先據臣屬蘇松常鎮二道

議將沿江沿海各縣應留入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五

覲正官職名緣由詳報前來已會同蘇松按臣楊

廷筠具疏題

請外臣又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宋素查得寧

國府知府史起欽見署徽寧兵備道事該道

自參議林汝詔京察去任缺官已久署道事

者或以陞任行或以丁憂事故去屢更未定

事務多壅當茲防江防曠之時一切兵馬錢

糧全藉本官為之整理且時值

大計府縣正官俱以入

親赴京而本官復與各官同

親七府州之政務綜理無人似非完策太平府知

府王之考既因病乞休署印推官胡世蔭自

應代

魏第該府同知劉斯原劣轉已去通判徐致和齋

捧未回該府濱江重地止存推官一人守郡

視事實難遠離此二臣者正部文所謂地方

事情重大應從酌量

奏留者也伏乞

江南疏稿

卷四

十六

勅下吏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寧國府知府史起欽

太平府署印推官胡世蔭免其入

覲唯留在任管事其一應本冊在寧國府責令年

深佐貳官帶同首領官吏齋赴應

朝在太平府念該府別無一官可代止令首領

官吏齋赴應

朝庶

畿輔要地經理有人而緩急可恃以無虞夫緣

係乞留入

覲官負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七

酌議免 覲正官疏
為酌議免

覲正官以安地方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
叅政楊洵呈奉臣案驗准吏部咨照得萬曆
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負又該
朝

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相應遵照備咨前來仰道
即行所屬一體欽遵內欵開一未朝官負俱
儘正官如正官缺或新任未及三月方許以

江南疏稿

卷四

六

次佐貳官不得越次除地方事情重大不可
一日缺正官者聽臨期酌量奏留不得聽其
托故偷安妄行奏免等因奉此又奉臣批據
常熟等縣耆民糧里朱訥等各呈正官免
覲緣由俱批仰蘇松道查報奉此遵行蘇松二府
將應

覲應留官負職名緣由開報前來該本道看得三
載述職乃計吏

大典郡邑長吏自應如期入

覲惟是地方一切事務全賴正官料理而險要之
地其關係尤重錢穀之數其倚辦方殷故每
於

覲期量留一二以為地方計誠非得已也卷查三
十一年朝

覲曾議留太倉長洲吳江上海青浦五州縣正官
今三十四年復當入

覲之期除太倉州見缺正官其蘇松二府并長洲
吳縣吳江崑山嘉定華亭青浦七縣知府李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九

右諫蔡增舉知縣關以善曾汝召秦聚奎王
時熙吳道長熊劍化金玉節俱應照常入
覲免議外如常熟襟帶江海盜出沒巨寇之黨
羽未殲隱憂尚在崇明浮漚海中四面受敵
一時之風汛巨測戒備宜嚴上海內連巨浦
外枕大洋饋餉不繼奸弊難刷此三縣者均
吳中要害迥於他縣不同所需正官彈壓其
知縣耿精劉孔棋李繼周均當循例議留伏
乞會

題候明文至日行各掌印官免

覲者將一應本册責令佐領官吏代為齋

奏仍令各官在任盡心宣力益殫忠猷應

覲者至期即便離任毋容逗遛致淹

計典庶

明堂之殿最躬承有人而

畿輔之保釐可幸無事亦兩全之術也又擬常

鎮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以蔡獻臣呈奉臣

案驗亦為前事遵行常鎮二府議詳前來該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本道看得朝

覲鉅典原不容輕議但地方險要時事艱難非正

官不能殫歷故有議留之例查得三十一年

常州府及丹徒江陰各正官俱蒙

題留而鎮江府及武進宜興清江丹陽金壇俱

應

朝遵行在卷今查常鎮二府上接長江為

留都之鎖鑰下連大海為浙直之咽喉兼之連

歲旱災近復浙海報警又兩府正佐尚有未

到未補者若各長吏盡行離任不惟地方無

所倚賴亦且署篆乏人據兩府之議擬請

之請再為酌量清江江心撮土四面與

盜易乘丹徒地繞諸山城臨天塹水陸衝

以上二縣俱藉正官調劑而知縣未與

才地相宜所當留任者也除鎮江府知府未

到其常州府知府王述古武進無錫江陰宜

興丹陽金壇六縣知縣倪承課林宰余士奇

喻致知韓萬象涂一棟相應照常應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朝者也伏乞本院裁酌會

題候明文至日行令免

覲者詳委佐領首領官吏代為齋

奏應

覲者休職離任以聽

計典庶行者遂臣子之職事留者保

天子之封疆各宜效忠皆以為

君為民也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楊廷筠看得三年入

覲

國家重典也法嚴考績固當循例以修述職之

儀誼切朝

宗尤貴遵期而隆肆

覲之禮非地方有急豈敢輕留而所在有司執肯

甘為所留者惟是蘇松常鎮四郡北枕長江

東連大海西控太湖三面巨浸豈為澤國論

形勢

畿輔之門戶浙直之咽喉論要害財賦之奧區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盜賊之淵藪兼之連年災侵採權未停人情

習佻而易為奸

國課任頑而逋益甚在在思得正官以資撫馭

環向乞留勢難絜允臣等謹遵

明例再三酌量除例應入

覲及事體稍緩地方聽各官照常應

朝鎮江府知府新補未任太倉州知州欠缺未

補例應佐貳官代

覲不敢開塵

聖覽外如崇明孤懸海外靖江牙峙江心強寇之

嘯聚無常盜徒之縱橫罔忌劫掠過往拒傷

官兵二邑為最常熟當劉河海口雖知縣耿

橘力剪大盜薛林就擒餘黨猶在棍杭上海

慶黃浦要衝近舟山有警本地正為切鄰丹

徒則南北通津數千糧艘盡由京口驗放往

年節蒙留任此五縣者俱係江海要地似應

保留又各府同知等官未補未任與公差事

故見缺十員至期正官通行即分委署篆寥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寥乏人此亦不可不預慮者查上次四府共

留七員今即不敢比例所據五縣正

明例所謂地方有事不可一日缺正官者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常熟縣知縣耿橘崇

明縣知縣劉孔棋上海縣知縣李繼周靖江

縣知縣朱勳丹徒縣知縣張孝照例准留在

任供職一應本冊仍今年添佐貳官帶領吏

典親齋應

朝康行者供

王朝之玉帛而啟處不違居者守

天子之封疆而責成有寄無非為

上為民自靖自康而來困之詎困困之策兩無所

妨矣緣係酌議免

觀正官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廿四

乞留縣正官負疏

為乞順民情

俯留縣正官負以蘇疲困事據應天府府尹徐申

呈據江浦縣民滕世選等連名呈稱本縣極

衝極疲加遭連歲荒歉十室九空逃亡過半

民甚倒懸幸賴田縣官洞悉民隱殫竭心力

多方撫字疲民更生仁心善政難以枚舉忽

然改調鹿邑闔縣士民無不驚駭甚於孩提

之失慈母况大荒之後正在仰望撫綏為急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五

先經控告蒙諭未見虛的見今縣報已至

新任甫臨民間疾苦未易周知關係重大民

情伏乞軫念衝殘重遭災歉地方俯賜作主

幹旋保留以慰人心以安民命又據生負毛

輔世等呈為乞留廉能提調以安地方以慰

士民事江浦邑衝民疲類遭荒旱夫馬供應

日費不貲即豐熟尚難支持矧災傷何由調

劑近賴田縣官莅任以來約已惠民加意即

省地方始獲安靜民困緣此漸甦雖遇全災

幸免流殍且胥隸禁止差遺閭閻不擾於道
呼柎揚但設弗施遠通共歌其仁恕門如市
心如水清廉擬秋月水壺温如日肅如霜威
愛敷民懷吏畏校文課士每諄諄於道義之
勉旃蠲賑濟民尤惓惓於孤窮之軫恤茲當
官績甫成正屬瞻依彌切忽聞改調梁邑驚
惶仰乞洪仁俯從衆望特為轉達保留等情
各具呈到府看得江浦當衝疲之邑兼值災
傷之後自知縣田墾在任以來真心任事惠

江浦縣稿

八卷四

廿六

政宜良孔道彈力應酬廢務從頭振刷作牧
已幾三年頌聲如出一口忽聞調任士民皇
皇如失慈母合詞赴府專乞保留民情如是
勢不容拂且當斯栽種之時亢陽為虐民且
狼顧見行祈禱撫綏安輯尤有一日不容離
本官者仰祈會

題留任俾其益殫猷為惠此疲氓地方幸甚等
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宋燾看詳江浦縣案通

留都館南北之轂而當水陸之衝冠蓋如織杆
袖已空加之迫近江洋實盜賊出沒之所災
傷薦至又地方艱難之時邑雖小而地實重
也地既重即小猶煩也自知縣田墾在任以
來苦心調劑彈力拊摩如理亂絲竟而有緒
若一旦調去譬如絃方調解而復更之即有
繼任未必卒諳其俗而地方之民亦未必卒
孚其心此士民皇皇如失踵臣門而泣留者
日不絕臣詢之該府深以為宜留者也臣故

江浦縣稿

八卷四

廿七

竊以為留任便在本官駕輕就熟既得以竟
未盡之施在地方送故迎新又免絲紘之擾
即舍大就小於田墾亦或不便臣為地方計
不得為田墾計耳故不敢不代懇於
君父之前伏乞

俯念江浦雖小實係要地

勅下吏部覆議

上請俾得再任以究所施如其終不副始有負地
方則

朝廷有三尺在臣不敢庇若賢勞愈著破格優錄遺下鹿邑縣知縣員缺或另行銓補其新陞江浦縣知縣陳九職或查相應別缺免其赴部徑為改用庶一轉移間而良牧得竟厥施災民不失所望裨益地方非淺鮮矣備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乞順民情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一

議留邊海極要將官疏

為懇

恩俯允議留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稱近奉部文以金山叅將鄭印量加副總兵職銜調管湖廣黎平叅將事奉有

成命似無容議惟是近據松江府申奉本道批據金山圍營目兵選鋒衛龍祝希明等呈為懇留廉能主將以防寇盜以固邊圉事又奉批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九

據金山衛左等四所旗軍陳忠表棠等呈為懇留賢能主帥以保地方以貽永利事又奉批據寶山營目兵何文奎趙武等呈為懇留賢能主帥以固邊防重地事又奉批據金山左等四所軍民耆老孔之宗項應龍等呈為懇留真正賢能良將以固元氣以振神威事俱奉批仰松江府查報奉此隨該本府知府蔡增譽看得分守金山鄭叅將操持廉潔訓練精嚴抵掌而談胸中甲兵最富奮身不顧

海上寇賊自消四載勤勞一方保障即軍士今日保留之咸切知本官平時撫馭之得宜况金山係衝險海防借寇廢幾永賴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金山叅將鄭印廉勇善謀沉深多智殄除巨寇村無鳴吠之虞保固信疆波絕鯨鯢之警日者川沙之役惟本官奮臂矯神鞭策群下擒剿兇醜及該總不善於軍則顯列其罪狀而無少隱諱有擔荷直前之氣無選輒觀望之習歷任海上已經四年不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但險阻周知抑且兵民相信與其更用新官未即諳習孰與就熟駕輕之為便與其往來更調徒煩供億孰與久任責成之為逸既經該府查議前來相應俯賜會

題准將該叅仍舊留任俟再有成績酌量陞遷其原調黎平即以新推金山叅將改補庶將領不煩更置而邊疆永有干城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操江都御史耿定力巡按御史楊廷筠巡江御史李雲鵠看得江南為

根本重地襟江帶海處處衝險而金山坐枕海口與倭奴僅隔一水尤稱門庭之守將領宸難得人故金山安則內地諸郡皆安所關匪細今海氣雖息而倭情叵測加之海寇出沒窺隙而動即去歲薛杵餘黨剽劫顧汝倫家其盜首朱衣黃蓋鳴金張幟質汝倫而歸責取贖金而後返之其飛揚跋扈公然於白晝之中肆無忌憚如此臣乃檄鄭印擒勦印即攘臂先登當時擒獲渠魁陸三等正法群盜始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散民有寧宇若印者無論諸善狀見諸兵民保留呈中即是役也其功亦有足多者今薛杵惟擒似聞海上奸雄如杵者不少兼之吳中天鼓鳴占為兵象隱然有厝薪之憂臣方物色將材廣詢博訪以備一旦乃試而見効如鄭印者又聽之去此所謂飛兔在樞而方且按圖以索之亦左矣稽之兵部題

准事例將官才與地宜者聽督撫官題請加銜久任既經該道議詳前來臣等又博訪無

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將鄭印以新加副

總兵職銜仍留金山照舊管理叅將事俟其

勞績丕著從優超擢以示鼓舞遺下黎平叅

將員缺或另行推補或即以新推金山叅將

改補庶人地兩宜提福地方非小補矣備行

臣等遵奉施行

工部疏稿

卷四

三

江南疏稿卷之五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聞全校

盜犯越獄查叅疎虞有司疏

為盜犯越獄據實查叅疎虞有司以振法

紀事據署徽寧兵備道事寧國府知府史起

欽呈奉職批據太湖縣申報本年正月初一

日夜強犯陳祖等十一名竊犯錢席生一名

鑿穿監牆逃走當即驚覺差兵緝拿至

江南疏稿

卷五

日捕兵在於四面尖地方拿獲強犯劉文

一名尚有強犯陳祖等十名竊犯錢席生一

名未獲緣由奉批獄禁不啻三令五申矣該

縣視為故紙漫不經心以致強盜越獄殊為

可恨仰徽寧道嚴究招解報又奉職憲牌仰

道即吊太湖縣監簿查監內囚犯共若干名

是夜穿牆逃去果否止是陳祖等十二名巡

捕官兵提牢吏緣何漫不嚴謹禁卒人等何

故不行防範以致疎虞查究明白速提失事

負後究擬招解其府縣印捕官照例作何議
虞遂一查明詳奪以憑會

題等因到道奉此隨行安慶府究審招解去後
今奉節次牌催復經催據該府審招呈解前
來查據鄧金介招稱由監生選授安慶府太
湖縣縣丞管理巡捕事務節奉院道明文嚴
謹獄囚通行遵守外本縣監內有越獄在逃
強犯陳祖等先在外後續獲監故強犯胡以
華等竊盜錢虎生等見監已未結強犯羅三

江西南稿 卷五

等人命囚犯馬思齋等拐犯余喜等共四十
八名向將人命囚犯收禁下監強盜囚犯收
禁上監輪撥吏禁民壯防守無異續有先存
今故犯人楊一貴竊盜主家財物事發收禁
在監胡以華錢虎生日逐與伊飯食囑令出
監之日代備穿牆鐵鑿萬曆三十三年十一
月內楊一貴問杖出監全介於十二月二十
一日報陞貴州安壯衛經歷尚未離任照舊
管理巡捕本月二十六日楊一貴私將鐵鑿

一把假為胡以華送飯夾帶入監付胡以華
收藏禁卒陸梅不合不行防範至三十四年
正月初一日本縣胡知縣將倉庫獄務關送
全介護守即於辰時公出往府本日夜該刑
房吏石元嘉提牢上宿今縊死禁卒陳六宿
看強盜上監禁卒劉朝宿看人命下監民壯
方順等守宿巡更至晚全介不合不行躬親
點視石元嘉不合不行上宿劉朝方順等各
不合與陳六飲酒沉醉不行防範胡以華與

江西南稿 卷五

強犯余大七假裝肚疼哭告陳六求放被
以便撒糞此伊因醉遂將二盜肘押疎放以
致胡以華余大七探各役醉濃睡熟將陳祖
與強犯汪什徐金漢王見川劉金赤郝大四
沈老漢徐柳劉文卷柙床開起鑰肘解放一
更時分同錢虎生用前鐵鑿穿磚壁土墻
至二更盡胡以華等十二名一同逃出俱從
北門小路奔走比羅三醒覺喊叫各役驚起
隨稟全介差兵捕拿未獲各盜行離城半里

許內劉文卷徐柳因瘡疾行走不及胡以華等遂分陣奔散去訖陳六見追盜不獲畏罪於縣前榜上自縊身死全介隨將各盜越獄事情報知胡知縣星夜回縣差兵四路緝拿至本月初五日在地名四面尖捕獲劉文卷到官監候胡知縣隨將越獄情由通詳去後本月初六日捕兵汪泮等緝追徐柳至英山界地名古方關閃伏茂林內喚集鄉兵圍住徐柳情急縊死樹上汪泮等叫同徐柳親兄

江函疏稿

卷五

四

徐楓保正徐世勝認的解下身屍扛至城外將情報縣隨該胡知縣親帶仵作徐章步劉文卷同監強犯羅三等驗認的係徐柳身屍取結領埋外續蒙撫院於本縣申報由內批行徽寧道嚴究招解又蒙憲牌備行本道細加查審速報隨蒙本道備牌仰府一面審究招解一面轉行挨緝間本縣將全介與石元嘉方順等并監簿申解赴府查得監簿原共輕重人犯四十八名內越獄強犯陳祖等

十一名竊犯錢席生一名除已追獲劉文卷一名縊死徐柳一名實止在逃未獲一十名審係正月初一日胡知縣公事赴府全介委守庫獄石元嘉提牢不知加謹方順劉朝與陳六等各因酒醉睡濃以致疎虞將全介擬依提牢官不審點視以致失囚者與獄官罪同律石元嘉依獄典減獄卒不覺失囚者罪三等律劉朝方順等俱不應事重律具招解蒙署道事徽州府梁知府駁行本府覆鞫確

江函疏稿

卷五

五

招解奪逸囚行縣上緊嚴緝等因蒙府遵行覆審仍嚴行該縣差人分投緝拿去後劉文卷在縣監病故相埋訖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據該縣申稱尊差快手湯元等訪至霍山縣地方捉獲原與胡以華等同夥照提趙以欽口報同劉金赤等於正月二十四日夜夥劫羅田縣地名脫脚嶺失主張大本家比夜殺死劉金赤屍係失主掩埋隨移文關取本屍過縣責令劉金赤家屬劉金順及劉金赤

同夥盜犯劉香山等前去屍所驗實五月二十七日又據申稱本縣新任縣丞單日新帶兵彭六等緝至英山縣地名羊角尖未到窩主熊通家擊獲胡以華沈老漢仍于羅田縣地方未到窩主滕四家拿獲徐金漢各到官監候具文通行申報外隨蒙巡按宋御史將該縣申報前由批行本道嚴究緝拿間又奉撫院牌行本道嚴催俱蒙署道事池州府黃知府牌行本府行縣提審間揚一貴于本年

江甯疏稿

卷五

六

六月十四日胡以華于七月初十日各在縣監病故相埋訖復奉撫院節次行催該本縣遵依提解全介等到府審問前情明白具報解道該本道覆審看得太湖縣監輕重囚犯數至四十八名其防範宜何如密也巡捕縣丞鄧全介提牢刑吏石元嘉當該府趙知府到任之日該縣胡知縣公出之時一則不知查點一則不入直宿以致直監禁卒劉朝巡更民控方賴等乘此正旦俱入醉鄉陳六疎

放胡以華余大七二犯而胡以華余大七解脫陳祖汪什等各犯蓋至一更而胡以華錢虎生鑿垣之計成二更而十一強犯與一竊犯越獄之計遂虎兇出押若履無人使非各役昏迷官吏怠惰奚至有今日也今胡知縣追獲監故強犯劉文卷縊死強犯徐柳被殺強犯劉金赤共三名矣新任單縣丞追獲監故強犯胡以華見監強犯沈老漢徐金漢亦共三名矣所未獲者尚有強犯陳祖汪什王

江甯疏稿

卷五

七

見川余大七郝大四五名竊犯錢虎生等也揚一貴陳六已故鄧全介石元嘉等分別徒杖夫復何辭再查律例三名以上者住條六名以上者調用十名以上者降級公事他出者減見在王守一等今除竊盜錢虎生等已獲強犯劉文卷等六名其未獲強犯實止五名在趙知府于是日到任于是日失事尚未視事似應免參胡知縣委因他事公出許同知亦果離縣甚遠但例難免參俱應罰

俸鄧全介不知慎獄以致逸囚罪固難于末
減法尤宜于調任見監強犯沈老漢等行金
遠結未獲強犯陳祖等行令嚴緝將各犯俱
照府憲格呈到臣除將石元嘉等批行監候
發落應參官有候題

請明文至日施行未獲強盜五名竊盜一名嚴限
督緝委後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府州縣掌
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俱
住俸戴罪勒限緝拿六名以上調用十名以

江西疏稿 卷五

上降一級限三箇月以裡有能盡數擊獲者
免罪若偶因公事他出致有疎虞者減見在
主守之人罪一等兵備官係駐劄處所失事
二次參奏罰治等因遵行外今據前因該處
會同巡按御史宋巡江御史李看符因圖所
以拘禁罪囚而罪囚之窮兇極惡者莫如強
盜故嚴謹之令誨誨告誡非不懇切乃太湖
縣印捕官侵令濫奸致使獄囚越獄者十有
二名雖已擊獲胡以華等六名尚有餘犯陳

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五

祖等五名竊盜錢虎生一名未獲此雖變起
不虞亦由防疎平日所據失事各官法應參
處參照太湖縣知縣胡士章身縮銅符法疎
杆控雖變生于公出之日實防弛于未然之
前即擬調用亦不為過但越獄之後旋即追
獲六名止六名未獲而六名之內又有竊盜
一名實止強犯五名擬調于例未合例稱公
事他出者減見在主守之人罪一等本官又
應末減所當罰治原任太湖縣巡捕縣丞今

江南疏稿 卷五

陞貴州安莊衛經歷鄧全介防閑既迫于
日檢點復忽于臨時疎玩殊甚罪實難逭雖
經報陞尚在地方且知縣公出守護巡邏以
身兼之罪將誰諉仍應以原官調任安慶府
知府趙世徵職專師帥固難辭責第方于是
日莅任尚未視事情有可原應從免議總捕
同知許應玄才疎隄防慮乏罔察罪亦難逃
但去縣甚遠鞭難及腹相應重罰署徽寧兵
備道事徽州府知府梁應澤駐劄不係同城

四〇一

失事又止一次且經陞任應免叅罰其未獲強犯陳祖等五名竊盜錢序生一名仍容臣等督補正法庶法紀振而群工知警矣伏乞勅下都察院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盜犯越獄謹據實查叅疎虞有司以振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五

十

考選軍政官自疏

為考選軍政官事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看借兩京兩府及在外各衛所軍政官自五年一次考選通行各處無接衙門符應該考選官自預先博采賢否秉公考選單日造冊

素繳案查先往本部咨為恭察議陳愚憫以裨戎務事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傳等條陳一款復

江南疏稿

卷五

十

舊制以儲將材該本部議覆今後各邊將領查照原議與腹裡省直如遇五年應考之期本部預行各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公詢訪如有貪酷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多寡各數會同具奏議斥如罪惡未甚年力

勤勞者為者不得苛求等因題奉
欽此
臣等查該部行據蘇松常鎮徽寧九江四道呈送各將領併衛所武職官自賢否事跡到臣看得軍政重典邊海重地關係匪輕最

宜慎重臣唯是兢兢不敢怠忽既據各道之
開報復加以臣之詳數始而聞其村貌已而
較其時射已而又考其輜器至再至三其難
其慎雖不敢謂至當亦庶幾竊信至公除將
考選過蘇州鎮江新安九江等衛所官負造
冊另行

奏繳外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訪
得見任川沙把總戴天錫斗臂之器市井之
心防海不聞片長念念囊橐之計納賄尤多

江南疏稿

卷五

十三

穢跡屢屢怨咨之聲近據道府之開報有謂
其沙民子九江裝載建饒遭颶者淺縱家奴
戴恩及兵朱全功等搶掠一空者有謂其散
客何美李備塘閣淺被搶劫告本官嚇稱作
盜得銀二十兩方釋者有謂本官遊巡寶山
等營頃營兵近送不遠屬唐紹樓徧索各兵
銀三錢方免捆打者有謂嚇騙上海解戶銀
十二兩方免派米篩揚已而放糧每包又扣
五升營兵朱萬春等怨嗟者有謂召募百長

例銀每名銀十兩隊長每名銀五兩散兵每
名銀二兩不論力技但有銀則收無銀則退
者有謂令家奴戴壽裝載鎮江燻酒擬派各
兵每斤扣銀一分者有謂妄拿捕快張禎顧
經等作賊張禎等出牌付看不准各得銀三
兩方行釋放者有謂點撥守墩軍但得銀三
兩即改遠墩就近者據所開報噴有煩言然
此武夫貪鄙不足深異獨可異者海賊劫掠
顧汝綸家賊止三十餘人耳本官所統兵不

江南疏稿

卷五

十三

下七百餘名非勢不相當也豈惟相當且不
營倍之乃賊登岸既充耳不聞賊久駐又束
手無策竟不能一矢相加惟見四面乞救張
皇失措之狀可哂寔辱退縮之態堪羞然此
武弁庸劣不足深責最可恨者當霜降祭旗
之日哨長徐龍緣事青衣請假本官怒其不
祥重笞之已而遷怒於一哨即詰立小過無
不被笞者以故各兵闕然而起一路噪呼反
戈相向使非哨官姜宗尚直前救護本官幾

且不免夫答責亦軍前常事非有大不堪
情各兵何遽嗾呼至此已而細訪之乃知
官近九月放糧每名扣銀一錢共計得銀
十餘兩又傾銷低銀倒換每包五分共得銀
三十三兩又指稱海防廳并參將經過每兵
科銀一錢共得銀六十餘兩其他科剋種種
已詳各兵完帖中難以盡述夫惟廉生威惟
貪召侮本官以貪婪之性馭驕悍之兵積忿
含怨平日既已離心乘間竊發又何怪乎一

江南疏稿

卷五

十四

朝攘臂幾釀地方之變莫止脫巾之呼原
圖山把總今陞柳桂守備劉京孳孳為利
碌無能在任已有煩言去後益彰穢跡查
船兵每船給單一紙即單註不到者出銀三
錢免責是以查點為科歛之媒召募新兵於
歛新兵銀三十兩已而解道不中前銀即橫
匿不還是以召募為囊橐之計放糧則索常
例每名銀五分所管營兵八百名計每歲共
得銀一百餘兩哨長朱湖等則其歛送之人

也補兵則索見面每兵銀一兩補過兵六十
名計到任共得銀六十餘兩隊長錢高等則
其過送之人也哨官李賢捉獲盜徒趙丁三
王松等已而得銀三十兩釋放哨兵劉子龍
捉獲盜拐陳天爵及王氏等已而得銀二十
兩釋放此之謂縱盜猶可言也至於啖盜趙
四郎等拷攀富民趙東十八得銀六十兩方
釋啖盜楊蘭許守高拷攀倡婦徐四兒得銀
八兩方釋此之謂治盜而為盜不可言也播

江西疏稿

卷五

十五

糠及米失火殃魚雞犬因之不寧玉石為之
俱燼參照得川沙把總戴天錫貪殘而少恩
徧暗而多怨納賄營私已非一端激眾憤事
幾成大變原任圖山把總今陞柳桂守備劉
京大馬之齒已長豺狼之慾難饜剝軍去後
有聲恐旅軍前無策此二臣者均當革任回
衛以警言邪者也再照川沙地方係海防極
衝十月小汛勢難缺人况軍士懷疑備語不
定臣已解委原任益城守備張守爵肅署其

事和輯其衆本官臣先委太倉總練見其實
心實事有守有為崔符無警軍民感服與其
用於耳聞孰若得於目擊遺下川沙把總負
缺合無就近將張守爵陞補庶將領得人而
海邦有賴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考選軍政官負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

題請

江南疏稿

卷五

十六

旨

調補坐營將領疏

為調補坐營將領以全器使以重海防事據
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奉臣
批據坐營遊擊姜良棟呈稱切照卑職身入
戎行徧歷九邊東征西討至萬曆二十五年
始授

欽依招撫海嶼把總後改東征守備航海外藩未
霑功典至三十年叨補坐營題陞今職晝則
訓練武藝夜則督兵遊巡以故三年之內幸

江南疏稿

卷五

七

保地方盜息民安不意微軀緣以勤動衛
冒暑耗血損心感成怔忡兼以脾胃不調時
常舉發近日頭目眩暈藥餌無功兼之屢詰
總練官買糧剝軍致有讎嫌任重怨深尤宜
亟退伏乞憐念勞臣苦馬委官署事交割
勅旗回籍調理等因到道奉此隨行蘇州府查勘
去後今據該府知府李右諫勘詳前來該本
道看得坐營遊擊姜良棟奮跡戎行躬親
石窮歷邊疆練達營務及管標下中軍勞績

允多一切部署行伍巡防信地皆能仰承
令不但矢公矢慎更能任怨任勞是以士卒
用命盜賊潛踪兩年以來地方安枕已有成
效惟是自任允直每事摘發遂致人情惶懼
謗毀交集本官所以不得已而以病乞歸情
亦苦矣但地方既不相宜則凡事自難展布
而本官素諳邊方似應量從調用合無請乞
俯將本官題

請別調竟其生平仍念蘇城重地目今秋盡冬及
江南疏稿 卷五 六

防禦尤為喫緊另選堪任者一員併行題
請速令到任管事庶本官得以自效而重地亦不
致久虛矣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得坐營遊擊內之傳
宣號令外之調劑羣情必使眾寡大小毫無
猜疑而後行止進退動無窒礙乃坐營遊擊
姜良棟事有擔當不辭勞怨三載功多捕盜
四境宴然不驚臣實器之但直腸易發不能
容人任久生忌遂滋多口即今左右前後既

非同心則施為措注必多掣肘若復久留此
地誠恐別生事端雖曰借重更非曲全况本
官東征效有功勞九邊尤其諳練似難聽其
以疾而去尚當用盡其長既經該道議詳前
來相應題

請乞
俯令邊海重地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將遊擊姜良棟改調邊陲要地以盡其用遺
江南疏稿 卷五 九

下坐營負缺臣查得原任副將吳惟忠身經
百戰氣雄萬夫惟投閑而不忘畧革之忠倘
起家可卜橫海之績所遺負缺或以叅將署
遊擊事令奉官補之惟本官原係副將不無
少貶然人臣苟可效忠何難自屈又不然者
原任叅將藍芳威力能扛鼎氣欲成虹鷹揚
席視之姿水斷陸剽之器資頗相當亦堪起
補此二臣者惟曾受三至之言終難為二卵
之棄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并

勅該部覆議一頁

上請速賜除補庶將領獲器使之能邊海享寧靜
之福矣緣係調補坐營將領以全器使以重
海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內疏稿

卷五

十一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臧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內疏稿

卷五

十一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着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外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右叅
政楊洵常鎮兵備右叅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從聘看
得三吳之地三面阻海剝膚島夷兼之海島
寇縱橫為地方隱憂不可旦夕忘備該臣等
節行蘇常二道江南副總兵嚴督叅遊守把

等官整朔兵馬修理船器各照依原分信地
出洋哨禦務保無虞今仰仗

天威兩汛無警大小將領之勞有足多者既經各
道查來又該臣等覆覈無異相應分別舉刺
以俟去留如江南副總兵侯國弼臨機慎重
慮事安詳恩信大孚軍心脩守足振玩習金
山叅將鄭印持心澹泊無營治旅振揚不懈
才堪集事恩能恤軍永生洲叅將張士俊魁
岸有儀深沉多畧督捕能擒巨盜修守雅得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先防坐營遊擊姜良棟兵機諳練營務修明
拜盜獨慎隄防馭兵甚能優恤崇明把總梁
材博雅能文沉雄多算堪寄三軍之命足稱
八面之材福山把總程雲兵機海防最熟天
文地理周知訓義旅難於撼山擒海寇易如
拉朽楊舍守備袁時隆騎射精閑機宜曉暢
即經歲而烽烟無警知頻年之整頓多勞圖
山把總程大受持已能屬操修馭下不為剝
削應是干城之器可叅帷幄之籌遊兵把總

祝梓壽丰神爽健知慮周詳幹濟素著能聲
操持尤無俗態陸營把總孫安國才猷駿發
氣度號雄防海亟收保障之謨宣令最得安
靜之體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材之良內侯國
弼雖經報陞尚未離任地方之保留甚衆軍
吏之攀卧末由儻蒙久任以盡其長將使海
邦實受其福守備袁時隆初據各處開報稍
有雌黃已而察之知為同官所忌乃知武弁
之交惡慘於戈矛積毀之難明甚於意欲使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非徐察於三至之言幾為二卵之棄大都本
官與程雲梁材俱為守把中之錚錚者將材
實難海防最重此三臣者在地方已久海務
周知倘將三人加銜久任不惟人地相宜庶
幾緩急有賴又訪得柘林把總劉兆箕才本
疎庸事多闌葦與士卒猫鼠同眠全無約束
縱門役孤假生事大壞關防有謂其發銀三
十兩令家人劉世三擅用唬船販鹽被捕軍
譚南等獲解金山衛本官移書求免者有謂

其大夥強盜施懋官等海洋邀劫福建商人曹望船貨該營張百戶拏解本官得懋官重賄竟自釋放者有謂其舍餘張大任見商船飄泊海岸乘搶貨物地方許景芳等具呈本官反責景芳三十並不查究者有謂其該營塘報鍾崙獲解違禁下海船械呈解本官隨報該叅後以船戶陳敏陳回營求遂為延推解釋者有謂其每遇放糧聽憑管班童戍等派發每兵每月糧銀皆輕五六分本官付之

江南疏稿

卷五

二四

不知者有謂其奉禁戰兵不許充當書記本官受兵金繼祖何幸顯等每名常例充收前役坐糜糧餉被兵陳漢訐告卷證者有謂其修理衙門原有額編銀兩聽憑門書郭本長稟科派各隊長每名出五兩代為修葺兵甚怨苦者此一臣者碌碌無為營管求免調之簡僻或可藏拙寄之邊海難望樹功所當量調腹衷以全器使者也遺下負缺查有鎮海衛千戶陸韜發自武科雜閑將略三年功多

狎盜一廉尤自超群相應陸補再照三吳之地昔者患倭今且患盜倭之防也有時盜之防也無時故患倭者患聲而患盜者且患形

矣萌芽不芽將成斧柯臣竊憂之朝履每歲不安金鼓數十萬以養將士藉以驅虎豹殺鯨魚而不能禁蚊蚋之嗜噬此其故可知也蓋將領工績刻而鮮實心軍兵多役占而鮮實用臣竊不自揣大加綜覈廣為按羅以故三吳奇村劍客遺棄將領稍稍有應

江南疏稿

卷五

三五

者惟是此輩談兵說劍多憑舌端而較材量藝當驗行事故臣各試之以事仍與之約一切殿最視獲盜之多寡俟有成效容不時薦拔以鼓豪傑之氣而開其功名之路庶將領之器用各盡邊海之防禦有資亦安內攘外之一策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請將侯國弼等或加銜久任或循資陞推將劉兆其量調簡僻仍懇再

勘平飭以後防汛倭當與防盜並重或獲大盜
五名准倭功一級庶人心競勸而海氛寧息
矣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
以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五

二六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裡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各別臧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當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南疏稿

卷五

三七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申飭戒備不許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分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右叅
政楊洵常鎮兵備右叅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
得三吳之地三面阻海剝膚易決舟之海寇
縱橫為地方隱憂不可旦夕忘備臣等節
行蘇常二道江南副總兵嚴督各處守把等

官整撥兵馬修理船器各照依原分信地出
洋有等保無虞今仰仗

天威兩派無等大小將領之勞有足多者既經各
道查奏又該臣等覆覈無異相應分別舉刺
以獎奮勇如江南副總兵李光先親躬厲飲
冰嘗苦之勞取下有挾纊投膠之風塞北威
名江南保障分守金山叅將鄧印廣揚遠志
席視雄姿曾放羽而先三軍遂中宵而擒巨
寇劉河莊擊徐守貞意氣激昂兵機曉暢持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身絕無貲韋遇事雅有擔當福山守備程雲
文能冲機武足揮戈養士有絕甘不少之風
擒寇得綢戶徹桑之策楊舍都司表時隆騰
氣驍雄儀容壯偉素負寡旗之勇時懷裹革
之忠柘林把總陸韜材勇人所時有清操獨
其所難雅有廉將之風能得死士之力川沙
把總張守爵一清如檠九天穿揚振刷一洗
陋規積顧能消反側遊兵把總祝梓壽弁冠
而無俗態袷服而有維心可稱百練之才堪

寄三軍之命圖山把總程大受恂恂雅度翼

翼小心有救詩悅禮之風乃固圍寧民之器

崇明把總莊應魁技能破的才可即戎防汛

能慎隄防取卒雅嚴紀律以上諸臣皆一時

將材之良均張守爵莊應魁到任惟浹均自

臣屬陞調所當併叙留用者也又訪得吳淞

陸營把總孫安國變刃如鬼彌縫前神以捕

盜張仕進等為腹心聽從撥置用哨官陳惟

信百長蔣惟勳等為耳目任其橫行見面有

江南疏稿

卷五

元

例營官六員每員銀十兩哨官二十員每員
銀五兩營官陸乘龍徐信等交付有據新補
亦有例哨官補一員銀十五兩新兵補一名
銀三兩什長補一名銀五兩隊長補一名銀
八兩百長補一名銀十兩哨官張思恩何子
龍等被騙不堪汰革老弱每名索銀五兩有
水即老弱不必汰無銀即壯健不必留以致
陸兵保四等詔歐公署幾成廢弛營官到任
每員索費禮銀五十兩如數方許入城不知

數不許入城以致營官路萬里妻恩等甫任
被革俱向劉臧借口放班名曰休兵實在剋
糧去則口糧截扣回則土儀如歸年約計得
銀二三百兩俱親信趙可久樓學文為之過
送指稱魏送名曰公禮實入私囊兵目每名
科一兩散兵每名科五錢年計約得銀三四
百金俱用奉潘元貢世華鄔雲龍為之誅求
冒糧則孫孫柱國得以掛名家人孫益孫
勝亦得掛名甚至繡戶顧忠等戲子孫心揚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等不下二十餘名俱得掛名軍興之資半入
奸橐索賄則生日謝汛有取出海散糧有取
甚至僧人無量徹空等亦網打索取無厭之
求不遺錙銖內則門客陸後素為之謀主生
事害人以致哨官張應尚坐贓問罪至今卷
証外則棍徒任遜高等為之鷹犬說事過贓
以致施秀才告訐至今未結自知人與之讐
非力士鄔應龍等不敢出可知眾怨已深平
生鑽刺甚五頃屬親識周景識鑽刺敗露藉

重贖倖免夫貪之弁所時有乃因貪致捕盜
陳龍死於非命茲其妻見今行乞是可忍孰
不可忍淫亦武弁所時有乃因淫娶妓馬琉
璃女馬氏逐其妻另居是可為執不可為最
可恨者近捕獲巨盜余國用等一夥招共十
六人大半出其部兵使本官出於不知則是
敬苟防魚罪在紀律不嚴猶可言也若知而
故縱之則是縱虎出柙此其罪可勝誅哉以
故軍中有孫飛虎之號聞者寒心道路有張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士貴之稱見者彈指此一官者客歲以其防
汛無誤議留不虞其改節敗行一至於此所
當亟行革任回衛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總兵等官李光先等照
舊留用把總孫安國革任回衛廢武弁知警
而海氛寧息矣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
飭防禦事宜以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剝膚島夷三面衝險一葦可航加之年來海
寇縱橫商民受害蓋倭之防也有時而盜之
防也無時故患倭者患聲而患盜者實患形
矣故臣節行該道總鎮嚴督叅遊守把等官
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搜緝防倭與防盜並重
務使內外無警商民帖席及至汛期臣復親
履海上督令副總兵李光先涉歷要害申明
軍法凡窮洋絕島無不分布兵船呼應聯絡
故兩汛恬然不惟海舶無敢揚帆且令巨寇

江南疏稿

卷六

二

一時授首則各將領防禦之勞似有不可誣
者既經該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異相應照
例舉行除任淺不及期及功過未聞與夫水
陸各營總哨等官應革應留徑行查處發落
不敢瀆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李光先八面雄才一腔忠
赤談笑風清大海東南勢壯長城不守金山
副總兵鄭印蟠胃之兵甲素嫻運掌之發揚
尤練五兵有律六出能奇標下坐營遊擊王

逢源節制嚴明才猷諳練善作材官之氣雅
多儒將之風福山守備程雲遇事大有擔當
樹士能同甘苦力剪巨寇大著威名楊餘都
司表時隆騎射習閑機宜曉暢力掃因循之
弊能收保障之功吳淞把總陸韜翹梧軼眾
忠義填膺惟襟守廉而無求故紀律嚴而寡
怨川沙把總張守爵翼翼小心趕勇氣守
能慎於一介技堪敵乎萬人圖山把總程大
受孝友博士人之行韜鈴富長子之猷剪寇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功多籌海計熟奇兵總練原任遊擊莊以獲
機警絕倫展舒如意淨掃逋逃之穴足占設
伏之奇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當叙
薦留用者乞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李光先等照舊器用循資陞擢庶將領知勸
而海防有裨矣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
飭防禦事宜以裕安穩等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六

四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減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令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副使
李右諫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比蘇松按臣久缺該臣看得蘇松常鎮襟
帶江海擁護

陵京島夷剝膚可虞海寇瞑目思逞况當茲凶
歲尤宜預防故臣節行各道總鎮嚴督叅遊

守把等官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控緝防倭與
防盜並重故兩汛恬然不惟海舶無敢揚帆
而時值凶年群盜亦且斂跡則各將領之勞
似有足多者既經各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
異相應照例舉行除劉河遊擊陳大猷吳淞
陸營把總余應瑞崇明把總陸萬鎰賢能任
淺及功過未聞與夫水陸各營總哨等官應
革應留徑行查處發落不敢請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官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

江南疏稿

卷六

六

事李光先守嚴一介氣雄萬夫投醪士卒傾
心按劍旌旗生色守金山副總兵鄭印躬
珂不凡魁梧有貌氣雄於枕戈擐甲功高於
綢戶徹桑永生洲參將陳九思氣奮萬夫之
雄曾蟠百將之略一路功崇保障三軍色動
旌旗坐營遊擊陸縉真誠絕無機事廉靜雅
檀清名允矣國士之風可堪大將之選福山
守備程雲鷹揚氣奮豹略曾藏三載橫海功
高萬里長城堪寄吳淞水營把總張五美小

心翼翼大勇桓桓養士流絕甘少之恩
海塵鎮戶歡泰之慮川沙把總張守爵九
穿揚一清茹孽維峭直不容於忌口而廉愛
實孚於軍心遊兵把總張文質頗異表封
親維風軍中蹄令承明海上波濤寧謐拓林
把總王延壽意氣慷慨才識疏通時懷襄革
之忠誠實家聲之勇隘山把總田元宰壯年
偉貌絕志壯士一望知為嚴席之祥久試當
懾鯨鯢之鯢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

江南疏稿

卷六

七

當敘薦留用田元宰到任維十月原轉自
屬例得并敘者也內而副總兵李光先歷任
三年灌漑萬口近據合屬官軍及附近商民
同詞保留誠恐推轂之既及將攀轅之無從
臣乃批行兩道查議據兩道呈稱與軍民相
同誠出地方攀留之至情非如近時保留之
故套大都今之將領材勇人所時有廉潔實
其所難本官不惟有與兇銜蛟之勇且有飲
冰茹蘗之操此古之名將所難之今時為

寡匹者據兩道呈稱薊遼昌平等鎮凡三年
大閱每年甄別參遊等官如署部指揮僉事
以任久加府衛署都督僉事原署都督僉事
以任久實陝都督僉事仍留久任此見行事
例也而本真先年總兵朱文達亦以陞任後
留至九年之久夫東南海壩無異塞每汛
戒嚴不異秋防乃本官雖係府衛尚屬署職
三年防汛勞苦功多况其材品又有過人者
獎拔一廉將以風勵貪墨此誠

江南疏稿

卷六

陛下鼓舞將材一機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

上請將李光先照例實授仍留久任鄭印等照舊
留用循資陞擢庶將領知勸而海防有裨矣
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
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疏
為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
據松江府申稱華亭縣鄉官原任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陸樹聲據報於本年七月初九日
終於正寢查得本官係境內大臣原有
卹典祭葬贈謚等例已經行據本府儒學申稱會
同華亭縣儒學查得

江南疏稿

卷六

大明會典一款凡奏請

卹典萬曆元年題

准大臣病故應得

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者許各該撫按勘明具
奏其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許各地
方有司具本官履歷緣由申報撫按衙門覈
實類

奏中間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者據實開列
聽禮部議覆今照已故尚書陸樹聲在告三

十三年頌德重望

朝野瞻仰兩

賜存問公論共推

卹典相應具申撫按題

請直據本官嫡孫官生陸景元揭稱祖父臨殯遺

言平生恭儉過多無一報效身後不得引例

以請祭葬父者幸泣遵道誠心不敢請等情

到學備申到府該本府看得

卹典乃

江南疏稿

卷六

十

國家優大臣異數似難以一人而廢即本官厚

自撫謙子孫恪守遺言而地方有司官之具

申撫按之覆

奏載在

令甲固不可已也仰該學細查本官生平履歷

開列詳悉并查近例及

贈諡之典應否并舉一一具報以便轉詳又據該

學申稱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係

本府華亭縣人由嘉靖辛丑會試第一名以

二十四選庶吉士壬寅以疾

請在籍三年乙巳起授編修丁未會試久考壬

子以守制歸籍丁巳起補南京國子監司業

辛酉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壬

戌改北兼侍讀乙丑陞太常寺卿管南京國

子監祭酒事丙寅陞吏部右侍郎本年以病

請告隆慶元年起吏部右侍郎又起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俱以疾辭萬曆

元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在任二年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一

甲戌以病

請告蒙

溫旨勉留五疏奉

旨朕以卿學行著聞嗣統之初首先召用乃屢嬰

疾疾累疏乞休情詞懇切准賜馳驛回籍欽此

戊子八十歲蒙

賜存問加太子少保給月米歲夫戊戌九十歲再

蒙

存問壬寅

五

秉宮三

賜存問謝

恩蒙

溫音覽卿奏謝具悉誠悃知道了卿齒德俱隆三

廣存問朕所嘉尚齋奏孫男陸景元特准送監

讀書欽此今乙巳年九十七歲於本年七月初

九日病故又查

會典內一款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覈名實有應謚而未經題者不論遠近許各

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

又查近例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浙江平

湖縣人

謚卹係係浙江巡撫常居敬會同巡按御史黃鍾

兵題奏

音在萬曆十七年已故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廣

東歸德縣人

卹與係係總督兩廣巡撫陳大科會同巡按御史馬

文卿具題奉

音在萬曆二十六年又查得正德十年間有禮部

尚書傅珪致任考終戒其子弟毋請

恩典彼時該都御史張淳會同巡按御史董建中

具題

特旨加贈謚庶錄俱有的據况本官之令德碩望

超軼古今非三臣所得彷彿者屢經

存問殊儀合

請易名公典備由回申到府又經行據華亭縣申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稱查例相同該本縣知縣熊劔化看符本宦

德性冲和風標高潔南宮魁士以文章擅聲

東觀蜚英務凝靜致遠掌國子務持本體士

子傾心轄禮曹獨著風裁遠夷竦憚新鄭以

撥鼎推之而不得江陵以好爵縻之而不能

非徒聞聖之廉頑起懦之風實允合大臣難

進易退之禮疏陳

宮府十事去不忘

君歸擁圖史五車貞能善俗無欲故靜即鄉黨若

未知有尚書不言躬行雖隸卒盡信其為長者如圭如璧魏衛武之德而過其年成象成

存問當

聖明既有齒德俱尊之褒歿後兩字易名在

朝廷豈無

錄卹殊常之典備由回申到府該本府知府蔡增

譽參看得故官尚書陸樹聲人倫冠冕

聖代羽儀教胄子則士染丹青以凝靜澹薄為身

江南疏稿

卷六

十四

範晉秩宗則人推貞白本禮義廉恥為國維

上台在陸武之間力辭

袞黼逸駟濫埃風而上請獻琅玕德高而淑慎嗣

美於衛公望峻而平格默維夫姬蘇兼清任

和之德行藏皆益明時通天地人曰儒著作

足參造化行業委稱並茂

謚卹允合兼隆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華亭縣已

故鄉宦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

三朝耆碩百世型模辭垣高鳩鳳之班春省接夔

龍之武舉跬鉉鼎即要人莫得而羈縻鏡觀

鴻冥萬里高枕林泉雖走卒亦知其姓字咸

瞻壁立千尋晉秩公孤而俯俛若正父之恭

允足還醇末俗探玄圖史而象爰扶義文之

秘真堪傳示來茲合祿位名壽而稱達尊者

三俱人間希邁之福徵歷始終榮遇而蒙

存問者三皆臣子難得之

恩數黨閭侈頌業已寵冠于生前

明主褒嘉自宜典隆於歿後既經該府查有正德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五

年間禮部尚書傅珪考終戒免乞

恩撫按仍為題

卹及近年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南京工部尚書葉

夢熊各題

允卹錄事例相應呈請合候本院俯賜會

題倘本官得蒙祭葬易名之典所以維世風而

勸臣工者端在是矣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

據松江府申報禮部尚書陸樹聲病故日期

緣由前來已經具

題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楊廷筠看得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陸樹
聲峰泖鍾靈機雲邁族志同范文正溫飽之
念俱忘學似陸宣公浮華之習盡脫麟經魁
士籍通六十餘年鴻漸為儀期應五百名冊
人方切霖雨之望公獨抗浮雲之高時不可
而掛冠年未及而抗疏歌枕鶴唳盡領故山
之燕雲爭席漁樵不署曩時之爵里有司罕
識其面兒童盡知其名易箒一言已徵大臣

江南疏稿

卷六

十六

考終之正

天恩三問未盡

聖朝春泣之私似茲完名宜當破例無論應得

恩典當予之全以示報德之公即易名

殊恩似不必需之久使速得為善之利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查照節年事例從優題

請施行庶百年之耆德有光而

一代之清議愈彰矣緣係遵例

請給大臣

與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稟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六

七

遵例乞 殊恩優者願以彰 國典疏
為遵例乞

殊恩優者願以彰

國典事據署徽寧兵備道事徽州府知府梁應
澤呈據池州府呈據石埭縣申准本縣儒學
牒呈據本學生負陳應明等呈稱本縣原任
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鏘年登九十伏乞轉詳
具

題等情到學牒呈到縣又據本縣里老蘇汝華

江南疏稿

卷六

六

等呈同前事該本縣查得本官先於萬曆十
六年間奉

旨給與歲夫月米遞來編給在卷至萬曆二十四

年間年躋八十該撫按會

題禮部覆奉

聖旨畢鏘准加太子少保者有司具禮存問欽此

欽遵加銜存問外至萬曆三十年欽奉

恩詔內一款文官二品以上致仕年八十以上者

有司具奏存問欽此又該撫按具

題禮部覆奉

欽依備辦采帛羊酒存問訖今據通學生負通縣
里排各呈本官壽躋九十奉例呈請理應轉
達等因到府據此隨該本府知府黃流芳照
得原任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鏘

清朝碩輔名廿真儒學本正誼明道心懸報

國奉公文章於式乎多士望隆斗山勲業彪炳

於一時功高彛鼎歷踐華階端亮素孚於

朝宁潛脩綠野摺模雅重於縉紳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九

天錫純嘏已躋九表之尊榮

國有老成永賴

三朝之開濟宜加優崇用褒耆碩合無呈乞俯賜

轉達奏

請存問等因呈詳到道據此看得原任戶部尚書

今致仕畢鏘

一代鉅公

三朝耆碩歷官中外文武剛柔之並用偉哉曠世

人龍

天錫純嘏祿位名壽之俱崇卓矣

明時瑞鳳

朝野仰如山嶽鄉閭奉若儀刑德盛禮恭望隆

實副敦倫睦族不殊潞公居洛之風明善誠

身可婉衛武好修之志前已兩沾

綸綍矧茲更濟期願合請優崇以光

盛典等因到臣據此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文職致仕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

備米帶羊酒開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來遣使

江南疏稿

卷六

二十

存問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欽奉

恩詔內款開文官二品八十者有司備米帶羊酒

存問九十以上具奏遣使存問欽此除欽遵奉

行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宋燾看得石埭縣致仕鄉官原任戶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畢鏘山川鍾靈芝蘭蘊德蚤

馳聲於文苑組紉春花繼游歷於台垣茂業

秋實

廟廊倚之為柱石國人仰之如鳳星乃因秋風稅

駕養重望於林泉夜月除冠抱芳名於雲石

白首一節高卧念年即走卒亦知其姓名乃

官司罕識其顏面風高洛下文潞公之懿範

猶新日賦抑修衛武公之晚節彌厲茲當壽

屆九表之會恭邁

國慶

覃恩之時相應優崇以光

盛典既經該道查詳前來相應具

江南疏稿

卷六

二十

題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尚書畢鏘照例

遣官存問

特隆異數則

天休所被巖穴生光而凡在

廷在野諸臣莫不感戴

聖恩於無窮矣緣係遵例乞

殊恩優渥以彰

國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音

江南疏稿

卷六

卿貳服闋疏

為卿貳服闋事據徽州府申據婺源縣申據本縣十二都一圖里長詹國祥呈稱本圖下兵部右侍郎汪應蛟於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丁父汪漢祖憂依例守制扣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不計閏二十七箇月服闋起復呈乞給文申報等情到縣備由申府轉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原任兵部右侍郎汪應蛟誠可斷金而提躬即一塵不染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如璞玉而遇事則百折不回秉鉞建旌鎮編當年望重杜門謝容林泉此日風清况當茲釋服從吉之秋正本官移孝為忠之日伏乞

勅下吏部查訪及時起用庶野無不用之賢賢無不究之用而於

聖治為益光矣緣係卿貳服闋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音

給由疏

為給由事臣見年五十五歲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由萬曆八年進士本年六月內除授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知縣丁父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復除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十七年十月內行取選浙江道御史十八年四月內差長蘆巡監十九年七月內差河南巡按二十年八月內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一年五月內丁母憂回籍守制二十四年正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月內服滿赴部復補河南道御史二十五年三月內復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陞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陞通政使司左通政扣該三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止通前太僕寺少卿連閏實歷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已經給由題

奉

欽依復職接俸管事本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周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寓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起程於三十三年二月十九

日入境交代接管行事扣至萬曆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止連閏共計三十九箇月零

十日內除聞

命起程至入境管事之日止計三箇月零十日不

算外通前通政使司左通政又實歷正四品

俸三十六箇月任內為稽查章奏隨事考成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以修實政事三次奉

旨罰俸四箇月遵依罰扣訖查得吏部職掌內開

在京給由官負不拘陞俸降俸任俸罰俸俱

以見任職事所歷月日准作實歷臣係京官

查與前例相合總計正四品俸六年任滿例

應給由緣臣奉

勅巡撫前項地方未敢擅離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

上請定奪行臣遵奉施行緣係給由亭理為此具

本專差

齊棟謹具奏

閣下候
初言

江西疏稿

卷六

二六

望輕招侮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疏

為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事伏念臣行能淺薄居官無狀唯是砥礪名節誓死不渝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實臣素志乃近閱邸報見御史陳宗契論臣極其誣詆不勝駭異臣欲辯則又如臺臣所云凌辱唾罵自叙功德欲不辯則心非木石不能無恥安能無言謹一一剖析為

江西疏稿

卷六

二七

皇上陳之伏冀

聖慈垂鑒焉臣與原任左都御史吳時來從來冰炭人皆知之臣令臨海時時來起官來見乘輿直至臣儀門臣實不勝褊心不特出見又將所乘輿塵之門外時來慙念而去憾臣從此始矣臣縣西偏空地為陳鄉宦故宅時來欲得之屬所親致意臣謂其所親曰故宦非可奪之產縣令非守保之人必欲得之須善價託所善求之縣官不敢聞也時來於是憾

臣愈甚丁亥行取藉使遲題十日臣便得及
取數時來藉口急缺差用故急之使臣不得
與取及後臣叨取第一故事不應得道乃時
來屬所私視為匿喪考選之說害臣是時非
同鄉二三正人深證其誣力持公論即道幾
且不得是臣為小吏時已與時來忤幾不免
毒手謂臣賄之以起家冤矣冤矣及後臣亦
未嘗修怨也使臣當時鑿空尋事為時來發
難端謂之修怨臣無辭也乃臣實不敢也特

江南疏稿

卷六

六

不聽其嗾使耳始而時來嗾臣參論趙南星
以保己臣不聽已而時來又嗾臣參論吳正
志以保己臣又不聽夫時來方以殺人媚人
之事投之於臣即臣與時來無怨義不敢受
豈謂得之報怨故當是時長安賢士大夫翕
然以此多臣抑實事加於已不得已而有名
臣何敢竊名也此特謂臣自惜其名則可不
得謂之險矣若果如臺臣所云必當時使臣
參南星則參南星參正志則參正志拱手聽

命一無所違而後謂之不報怨不竊名乎余
時來雖已故郎中趙南星主事吳正志見在
可証也非臣曲為之解也乃若故相張位臣
雖與同鄉原不相比同鄉賢者可為左證科
臣劉道亨之疏位甚疑臣一日令通政使張
鳴岡之任金陵

朝房謁辭位盛怒向鳴岡曰知劉道亨疏所從
來乎此同鄉周孔教害我蓋道亨乃孔教門
生上疏先一日在孔教寓坐談良久顯是孔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教與謀即其疑恨如此則其平日鑿柄可知
安得謂之相比乎况臣同鄉賢者見在長安
者不少誰不知臣與位落落不合人之為臣
辯勝於臣之自辯位臣鄉先達臣難盡言也
今鳴岡道亨俱在可證也夫相比與相忤不
啻天淵臣之與時來相忤如彼與位相忤又
如此事甚易明人皆可證彼諧人者亦獨何
心臣承乏西臺惟是掇拾瑣尾塞責了事臣
誠不敢乃事關

國家大計未嘗不極言力諍姑言其大者即如朝鮮之役姦臣誤

國臣流涕上疏至再至三卒回

天聽廷議之日臣又正色力爭力排異論始有成

議臣嫌自伐不敢盡言惟是臣之禍根實種

於此當是時無論奸黨深怨切齒即一二與

議之臣舉手嚮臣曰今日從之利害一言而

決我等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臣聞之且

慙且懼蓋任獨生忌怨深貫禍勢有固然自

江南流稿

卷六

三

後讒人造言流謗乘間以中傷臣者無所不

至無形而影不風而波十年以來臣主於多

凶多懼之地卧於刀山劍林之中今茲無端

蜚語皆從此出或者不察而過聽之也是臣

且以言賈禍而臺臣謂臣為十年三織過矣

至於李堯民為大理寺少卿臣為通政使司

左通政彼此異署各安其位原未有爭及堯

民推陞府尹病不能赴

請告而歸何為臣遂臣力非能逐人即堯民亦非

臣所能逐者至於臣與陳子貞俸之淺深

大小會典吏部職掌開載甚明吏部先以錯推改

正此自吏部職掌吏部何厚於臣而薄於子

獨之有無今管

大計諸臣見在可問嗟嗟揚人者狗彘不食其餘

臣有死不為矣臣中年無子娶妾之事誠有

之安得三四十人之多臣性雅不好聲樂歌

舞三更全屬無事臣先年學之蓋差最踴清

楚十萬之取何所從出先今蓋差諸臣見在

江南流稿

卷六

三

可問至於學差原無贖贖尤為清淡若謂

院百萬臣竊計即八府貯庫之錢糧尚且不

能滿百萬臣督學三輔稍稱得人案首優第

中式者甚多今翰林吏部科道俱不乏人執

一問可知也總之二差宗契終當為之而後

知之會推出自大臣僉謀誰得揀擇若謂臣

三推三易地為揀擇則今尚有屢推屢易地

至五六處者亦為揀擇耶若如臺臣所謂一

推一處不下不許再推別處則此一推便為

禁錮必待原推之缺出而後可笑疏薦二弁
臣原無一面

天日可鑒祇緣海上多盜博詢將材臣始而詢之
主事王之都已而臣又詢之按臣楊廷筠已
而又行該道楊洵查訪衆謀僉同咸謂二弁
可用臣始疏薦臣入三吳惟飲三吳之水此
人所共知乃受賄於廢弁臣非先丐安得至
此今楊廷筠王之都楊洵見在可證也臣十
一月初九日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命下次月即出京領

勅治裝不過隔月何故逗遛十年京邸故人親知
杯酒握別亦是人情何煩白簡臣甫入境延
見士民咨訪利病亦是臣職况臣所接見者
皆林下高賢無權無柄何所夤緣總之臺臣
與臣原無嫌怨風聞言事自其職掌臣復何
尤但其間必有巧於中傷而臺臣不覺過聽
况疏中論及縣令之遠細及飲食之微是伺
臣者不謂不密害臣者不去不休伏乞

皇上垂鑒將臣亟加顯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

選賢能有望者速補是臣庶無陟當而地方

寧矣緣係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舍人 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陳情乞身疏

為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

數遭遇

聖恩過叨

擢拔畢命馳驅未償萬一不虞賦命數奇頃被

人言隨經辯疏席稟待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覆臣留用奉

江南疏稿

卷六

三四

聖旨三吳根本重地周 到任未久既大得良

心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望

闕叩頭感激流涕即碎首糜軀仰報

高厚臣復何辭惟是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先是

督理學校披閱過苦氣血兩虛遂成內損今

三吳之役兵機錢糧事務煩劇臣勉力支持

少事煩舊疾轉增痊可無日即今呻吟牀

褥一切廢弛三吳非卧治之地巡撫非養病

之官倘不陳情乞身萬一江海疎虞咎將誰

謹是敢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察臣惻款之愚

憐臣沉痾之疾

初下吏部查

覆容臣回籍調理亟選賢能交代臣幸而痊猶得

與田野之氓歌詠

太平即不幸而不痊亦得遂首丘之願臣死且

不朽臣無任祈懇待

江南疏稿

卷六

三五

命之至緣係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初旨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初以陳以聞全校

為糾劾不職官員疏

為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曆參

拾伍年又當

大計群吏之期所據撫屬不職官員凡在三年之

內者例應糾劾除池州府通判韓瑀贖貨無

最官箴大壞鎮江府通判莊以裕放肆不檢

穢聲已彰青陽縣知縣傅賓闇昧昏庸左右

為政長洲縣知縣關政善綿薄庸劣煩劇難

任臣方會疏參論臣疏已具及見邸報知已

為操江都御史參論以故臣不敢復贅已分

別為狀填入冊內報部院備察外其他穢跡

昭著物議靡蕩者臣得八人焉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宋燾揚廷筠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松江府陞任同知李暹性多側媚

才甚疎庸雖稱經於當年實敏敗於去後狎

既門子沈羅多任其蠱惑委用積書蘇敬亭

到處橫行聽信屬託則貧品理直者雖仰必

屈富而理屈者雖屈必伸金序唐文武等皆

其含冤之人潛通關節則邢光先犯人命而

不究徐在慶殺家奴而兩庇陸科徐俊等俱

是吞聲之輩沿海點兵攜鄉親關王二相公

同行各哨練餽遺不下二百餘金全不顧衣

李之嫌給散兵糧縱容積書蘇瓚需索常例

每名十兩幾成脫中之變急缺段疋每疋扣

銀十兩輒以舊段抵搭機戶之受累堪憐解

到兵糧縱令庫吏每封竊取六七錢仍發還

該縣解戶之賠補何罪監生萬增之金首飾

由衙盜船載回者也至今有滿船月明之謠

監生李嗣勳之二百金由萊壘送進者也人

皆有萊根可味之誚最可恨者百戶馮大用

之委用不由廳詳細故耳胡為責罰二次竟

成九泉之恨周一之誤河工亦細故耳胡為

斃之杖下遂飛六月之霜昔日之得美轉備

力大紳今日之掛吏議實快輿論廣德州見任知州文禮識見昏愚才力綿薄始猶局局尺寸冀收桑榆之功繼乃營營身家抵饜糶罄之慾非大造年違明禁而擅征稅界民已疾首不堪當考校日憑醫官而潛通賄賂士多掉臂不服治訟師如治蔓艸惟恐不盡乃張果一訟師令之寫狀且給圖記焉得無滋之使蔓乎蔓難圖也除盜如縛猛虎不得不急乃遊僧三真盜竟置不問從輕釋放得無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縱之出押乎傷人必多義穀原為防饑而設每年倣青苗牧息不啻千石幾於牙僧之為里長不過供役而已每里取白炭發鋪不啻千斤真乃市井之行夏宗勝為人後應繼而不得繼竟令夏元蹟為不祀之餒鬼蓋由夏瀾百金之賄入而膏民宗國賓之過付有據濮廩誤傷母死應究而不究竟令伊母抱不瞑之沉寃蓋由濮廩百五十之賄入而醫生王銓之潛通不虛鐘鳴漏盡之年故為倒行

逆施之計廉陽已喪名檢不修太平府見任通判徐致和才識昏庸關防疎縱守腹心於吏書陳養善等凡事全憑撥置仰鼻息於門快魏宗德等賄賂營由私通督稅蕪湖縱二子及門館方先生夜宿妓女張七家尚不知防則發惡無嫌又安問席咒之出押控索糧船立致運軍黃邦奇投泅汨流幾於激變則莽魚飲恨可知鷹犬之橫行報單則以多作少如廣商盧元應稅參百兩劉黎應稅壹百

江南疏稿

卷七

四

伍拾兩磁器商方廷栢應稅壹百兩俱止報十之二三其餘匿報之稅作何支銷私收則以少加多如胡耕客宋宥正稅陸拾兩紙容劉金正稅伍拾兩水銀客吳東元正稅陸拾兩俱外加倍之不知額外之加竟何着落乾沒文簿而衆怒欲逞非蕪湖張知縣解散終成聚謀之呼掩耳胡以盜鈴加大探頭而羣心不服非繁昌鄧知縣慰釋又見據贖之辱焚身何能惜齒巡攔之旗救江棍徒黃順

福黃大生等主致千金之產騙詐之徒如織
猶役陳養善胡克中等巧為三窟之謀民已
離心會有天德六合縣陞任知縣劉文定斗
筭小器難容短才吏書之檢置俱多而林大
卿之書亦尤甚當延見吏民之物受里長常
例銀三十餘金即借銀鍾盤一槩收受累
里長鍾繼等楊債賠償委大使收稅之時票
取稅銀一百餘金藉口公用實入私衙害大
使劉從政缺額掛議民壯湯奎等拏獲客人

江南疏稿

卷七

五

汪大等私鹽數船計鹽價米下七百餘金
報上司者十之二耳其餘竟無下落城
橋每日放關二次計三年稅錢不下千餘
其報循環者十之一耳其餘作何支銷私用
帑藏千餘金臨行貢庫吏徐廷陽等賠補致
三吏各破百金之產祇憑薦紳一緘書即
皂兒毆死張氏不問令匹婦竟舍九泉
當年彌縫甚工去後穢聲已露當塗縣
知縣王思任年資甚青而性放易於招

識儘裕而防疎難以懾姦信摺書周相樂
耳目交通無忌寵門子吳有光等為腹心
眠有聲置酒於私衙為長夜之飲已可駭
即戲予小唱亦復得以供役而衙門之開防
蕩然脫袴衣門子以示解衣之春已可笑
豈曰無衣遂令得借為名而段行之需騙
徧縱門書周相等設一櫃於庫傍日所騙
旋以投櫃月終各役瓜分狼餐席飽而
若罔聞知修治湖陽行取千木於經紀

江南疏稿

卷七

六

吁成不時給價雖曰公役而蝸角蠅頭小民
其利有幾錢正元之承繼原係親枝胡以錢
諒之妄言而遲疑則吳有光陸百金之幹旋
盡盡下人影借陳大貴之被訪自有正法胡
為旋擊而旋釋則周相貳伯金之打點無惑
卷議絲紆陶名著貢生也門子吳有光往伊
家需索口稱老兄名著急不受辱羞鬱而斃
其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矣於心安乎
其完至無行也乃利其餽遺請赴賓筵合邑

獲贖不止公呈請發是借以勸俗者反以販
俗矣此何事也揚家壩之石解意出幾端
可是處置也上亦不擇之生祠廟貌半殘難
道崇奉者固難曰本官之在任過嚴奸頑藉
以說惑尚民之去惡尚在良善何獨不憐
此是等事其意可憐小過維新可圖旌德縣
無動無靜事在公下急不私執拘自是政不
必便矣惟求快意則事必至於拂衆動有怨
言如縣廳儀門欹側已甚改之可也至於中

江南疏稿

卷七

七

明亭文治坊兩廊吏舍獨不可以次舉
不量力而一槩更新

文廟察院司敬漏不堪新之可也至於延賓館
濟院是亦不可緩乎乃不度時而一切整理
僅僅期月之間而諸役並興小小彈丸之
而百堵皆作甚至民房毀而家有覆巢墮
之悲城門塞而人有輻輳途窮之慟此猶
止於喜事耳至此積造書冊每里出銀陸
不下千金作何支銷拆毀舊倉分賣各里

曰助工誰肯相信開池募工於富家造塔
助於大戶科罰之令如雨咨嗟之聲呼天
可恨者蔣克亨謀娶梅氏梅氏不從自刎
見志豈不毅然有大夫之氣哉即磔克亨
謝烈嬾亦通邑所快乃不罪克亨反罪原
梅富壽是何心也姚宗女既許梅魏國而
許張極貴此俗之極惡者乃不歸魏國而
反歸極貴又何說乎以若所為是使人盡
為夫而夫不能有其妻傷風敗俗莫此為

江南疏稿

卷七

八

不知縣官攝百里之符而提四維之紀
敗壞至此臣殆不能為本官解矣百事周
四民嗟怨吳江縣見任知縣秦聚奎行無
飾心亦真誠但性甚拘而不平以故事多
而取怨聲望頗著於舊任功名頓損於今
如錢糧固當及額而比較亦當分完欠之
寡乃不介多寡一槩嚴比致令里排沈彩
盛暑入獄間多斃命政體固當嚴明而用
亦當問事情之大小乃不問大小輒用

大板是以皂隸王臣等玩法致富民何以堪
科罰原有明禁收頭那金於恩等八十餘名
每名罰穀二三十石每石折銀二錢八分
指公用而心則私者糧米原無加耗總書吳
宗周得各衛銀五兩兩聽其曲稟每百加增
幾十石利歸猾胥而怨則獨任錢穀出入自
當留心乃信委總書吳宗周盜銀二封當堂
撥出而不問得無瓜李之嫌人命詞訟自當
避嫌乃曲庇生負盛朝英與書一紙隔關

江南疏稿

卷七

九

說豈其蓬麻之託獄囚重務也胡為漫不經
心以致強犯吳俊越獄而本官猶若罔聞得
非縱押出席乎李麻子母裸體後門亦細故
也胡為既加責治仍罰穀焉不啻蹊田奪牛
矣新生誣日送學乃是美事豈其事非得已
而徑往江陰沈生負援例納監亦是故事何
乃故為阻撓而不行起送雖本官自謂無心
而士民誰不有口大都縣官寄百里之命須
得一邑之心苟士民離德而離心則行事必

礙手而礙足故此時不惟本官奔視其邑恨
不奮飛即士民亦疾視本官喜其速去上下
相戾人地不宜若山縣見任知縣危言放蕩
不羈懶散自便志不關乎民社而飲酒賦詩
足不坐乎堂皇而廢時失事用刑不論輕重
動輒五六十民多白挺之冤聽理不分曲直
一槩一兩三槩端青蚨之入錢糧冊籍最當
清查乃憑戶書姚謹等作弊致令汪伉等冒
免而不知徵收少耗已有明禁乃憑戶書陳

江南疏稿

卷七

十

心等指撥每兩明加一錢盡入囊而不顧驛
遞支應銀四百二十兩除支外尚有剩銀六
十兩乃借口差煩一槩乾沒書手陳明吾之
畫策甚工平糶三萬二千石除本色外仍有
折色八千一百四十兩乃每兩加平銀玖分
大肆剝削糧科郭心泉之獻芹有力鄰縣之
遠因雖置不聽同舟之誼謂何天官之稱呼
雖屈必伸覆盆之冤誰白取貨物於行戶價
不半給縱家奴通皂隸全無關防才力甚疎

衛劇難任以上八員在李暹文禮俱應照不
謹例革任開住在徐致和劉文定王忍任俱
應照不及例在李在公應照浮躁例名重加
降調在秦聚奎危言俱應照不及例改調簡
僻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李暹
等分別議處廢官邪知做而於吏治未必無
小補矣緣係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陳德明齎捧

江疏稿

卷七

十一

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有司疏

為糾劾庸劣有司以安民生事臣竊惟生民
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害民往往多急於
貪酷而緩於庸劣不知貪酷之吏一人貪酷
耳乃若庸劣之吏吏書為改則滿堂皆貪酷
也此其為民之害亦最烈乃臣所聞庸劣如
向容縣知縣施棫者可使一日在民上哉謹
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向容縣知縣施棫性本昏庸情耽

江南疏稿

卷七

十二

麩蘖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一味糊塗
且菽麥不辨初至來謁袖中出一紙約可
四幅臣意此必該縣因革事宜也已而開
乃屋圖者二臣不知其解臣猶謂或者誤
已而徐察之見吏書則口口稱列公吏書
望揖則深拱稱公請起即有犯者不加鞭
惟於後堂以板凳擊之有同兒戲吏書絕
畏憚臣猶謂儒官多迂腐不習為吏耳
習之已而徐察之乃知本官實有酒癡者

本官生平嗜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其母深患之為置銀危一隻內鑿母命二字其危約可受酒三兩戒之曰飲此三危而止本官初奉母約惟謹亦惟三日醒耳已而庫吏以三白酒進見而大喜對酒笑曰我與你五十餘年好友柰何一旦拋別為薄行願相好如初於是一飲大醉頭面跌破血流霑衣不出堂者十餘日自後每出堂無日不欲每飲無日不醉每醉無有不亂開倉於龍潭與管糧主簿

江南疏稿

卷七

十三

為長夜之飲彼此大醉攘臂相詬左右掩竊笑何亂儀也醉納戲子小馬為門子怒其師應違重責五十板幾死一切聽理多醉中行杖醒而不知甚至杖至無算者何亂刑也戶吏張問行盧毓秀乘醉盜印爭攘公堂而堂書李應祥門子楊應選私賣籤票白役紛紛於村落之間而本官俱不能問也又聽猾書李應祥枉道驗鹽已而應祥得商人程嗣吉重賄從旁高聲分付免驗商人快取酒來

本官惟有俛首酣飲又不能問也又縱門子楊應選受馬戶魯應武等銀五十兩為代票領出馬價五百餘兩致府查追未結而本官又不能問也群小又何亂政也至可笑者道出龍潭大石當道本官下而熟視之曰此怪石也吾佛法能驅之用朱書符驅之不動怒而鞭之六十取地方保結而去又道白下至土橋下而疾呼曰橋下有鬼於是披髮赤腳仗劍捉鬼誤將地方萬棟重責五十板幾死

江南疏稿

卷七

十四

又道經魯尚書祖塋其山高聳左右請步拜本官叱曰我有龍駒一躍可登須臾墜馬面目俱傷血流滿地其甚者微行褻服與門子楊應選往民家陳堂子內去巾幘脫衣服裸體露形而浴廉隅盡喪恬不為耻至於驅逐典戶或謂受吳自新等常例銀百金查禁稟商或謂受經紀江禹門等常例銀八十金查禁深水各縣鹽商或謂受王監生程秦鄭備等常例銀五百金此其事似未有的據大都

本官一酒徒耳居常惛惛即醒而醉何必酒
沉繼之以顛乎顧茲衝疲之邑又當災傷之
後而以百里之命寄之一酒顛向容之民何
罪即今衙後縱橫刑政放紛閭閻驛騷怨聲
載道若不蚤為之所直待其大壞極救而後
為之救民之受其害者已不可言矣參照得
向容縣知縣施栻如風如狂不啻沐猴而冠
如癡如盲全憑狐鼠為政據其顛狀誠難一
日臨民惟是酒狂或可望有時省改况抵任

江南疏稿

卷七

十五

甚淺弃置可矜似應改教以示曲全者也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知縣施栻

姑從改教覆議

上請定奪遺下向容縣知縣負缺另行銓補庶庸

劣知警而生民獲安矣緣係糾劾庸劣有司

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

人黃大用齋捧謹具請

糾劾疎庸州官疏

為糾劾疎庸州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竊
照庫藏錢糧有司重務監守之責條例甚嚴
臣受事以來三令五申不啻敬舌矣不意有
疎庸知州如陳隨者臣據其失事之狀謹會
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為
皇上陳之臣於八月間初聞太倉州庫被庫吏侵
盜官銀數至數千兩臣且信且疑尚未遽發
姑待州官申報已而遲之竟不申報臣乃行

江南疏稿

卷七

十六

蘇州府同知蕭九成查盤越七日州官始申

報庫折銀貳千玖佰伍拾柒兩有餘乃庫吏

錢應元張遠羽夏雲鳳三吏通同侵盜者也

籍非臣委官行查則該州將終隱不報乎是

可隱也孰不可隱也臣猶謂一事偶差容令

補過不虞失事之後數日之間又據該州申

報又被新庫吏陳翔元侵盜官銀貳千伍佰

餘金臣見之不勝駭異夫當綜覈查盤之時

正奉官遺跡慎足之日各吏追比之際正群

姦旁觀破膽之秋乃覆轍在前敗轅踵至此
雖神姦積玩罔不畏死乃本官平日刑政放
紛漫無防檢即此可知夫救筭防魚朽索馭
席陵夷之漸有由來矣除將錢應元等嚴行
追究盡法究獄外參照得太倉州知州陳隨
性本懦柔才復迂滯疎防失取既啟慢藏之
愆誨盜厚已難辭典守之責惟是操履未壞
民情頗安所當量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伏
乞

江南疏稿

卷七

十七

勅下吏部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陳隨酌量議處
遺下負缺另行銓補施行緣係糾劾疎庸州
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文武官員疏
為糾劾庸劣文武官員懇乞

聖明俯賜議處以肅官常事臣猥以菲才謬蒙
皇上任使承乏三吳惟是兢兢思安民之要在於
知人凡文武職否加意綜覈乃得不職文武
官二人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常州府督糧通判楊尚昇才本昏
庸性復疑忌始而積疑成病繼而積病成狂
出必仗劍人人疑其殺已居必設備處處都

江南疏稿

卷七

十六

是畏人既苛以繩吏書秦士則等令其無以
自容致使凡事播弄動多差謬又寬以縱積
後沈方曹良等全不能約束致令到處指稱
載道怨聲條然而笑又倏然改笑而為嗔似
病矣乃取貨物則虧舖行管關稅則多罰贖
又不似病者所為亦可謂善病矣見崔典史
刺露不見陳通判則謾罵似狂矣已而於陳
通判則長跼謝罪於崔典史則甘詞相權又
不似狂者所為亦可謂善狂矣似病非病似

狂非狂藏機械於詭浪之中寓變詐於祥狂之內最可恥者踰垣而出郡中大索不得已而得之竹林州澤之中散髮箕踞而坐大為士民所笑甚為衣冠之羞此一臣者以若所為即降處亦不為過惟是服官未久情亦可矜所當量調簡僻以示曲全者也又訪得中平鎮把總楊守愚深情厚貌祥示循謹貪殘嗜利大決關防初見府廳止會說老恩臺權舉一語此識荆第一談吐矣自後即百相見

江南疏稿

卷七

七

不易此語也一語之外竟不能吐一奇到任以來止革識字一名此初政第一振作矣已而又為哨官收用卒不能革也是一事之外竟不能幹一事條議革短差乃仍派長差每名折銀三錢有餘名曰長差錢操兵例不上班乃仍用更班每名折銀四錢有餘名曰上班錢新兵上役每名索常例銀八錢家人三兒銀三錢俱健步汪滔過付操兵許子老等證家人占役六名每名冒工食銀十兩無

一人着役識字汪道元汪滔手支領證最可恨者指稱參謁擅離信地私自回家全不顧官箴大有干清議此一臣者碌碌無為專營利最工漁獵之計豈是鷹揚之儔所當革任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尚昇量調楊守愚革任庶一時官常清肅而地方有賴矣緣係糾劾庸劣文武官負懇乞聖明俯賜議處以肅官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江南疏稿

卷七

二十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音

縣官虛報錢糧據實摘發疏

為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摘發以清宿弊以戒將來事據華亭縣知縣熊劬化揭開看得華亭縣歲徵折銀貳拾餘萬兩糧重輸苦豐年有不熟之區圖而凶歲多難滿之份數每遇考成必藉虛報虛報者用以救急於目前徐且補輸於後日而不虞其官之輒以事去也署者第受成數安問以前之典守署更一署令置一令計無復之不得不襲其套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而為虛烏民亦以為是固然耳其遠不及稽自萬曆二十四年方知縣去至俞知縣八年之間令更四易署若甚置矣故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共計虛報布折等銀玖萬叁千陸伯叁拾陸兩捌錢伍分並報在庫候解上未嘗不察其虛而心不欲以無已之求并督而苛繩其下下未嘗不異其實而勢不能以有限之日竭澤過取於民其遞為虛也非上下之相蒙民自虛耳第云在庫則

恩赦所不宥候解則緩急惟所取職之典守在虛

實之間此時若不揭明將來作何推諉等因又據青浦縣知縣金玉節揭稱本縣到任後即將屢年一應錢糧通覈完欠實在數目內查得二十四年起至三十一年止虛報京庫錢糧叁萬叁千有奇本職任內除徵補過外尚欠銀叁萬柒伯柒拾陸兩柒分零擬錫狗馬悉力徵補今華亭業已開報本職豈宜隱忍等因到臣據此先是臣奉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命承乏三吳即詢知此中之賦役最煩而出入易溷縣官之催科最苦而吏弊亦多即通行申飭倘有別弊許令發覺今據二縣檢發虛報數多至此殊為可駭臣竊思此弊不獨華亭等縣為然隨經會同按臣馬從聘牌行蘇松常鎮二道委官清查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錢糧原有定額而徵解之數最要分明催科不妨於拙而完欠之報最要責實故必實徵貯庫方可報完既經報完即當起解何華

事青浦二縣累年虛報多者幾及拾萬少亦
參萬有餘見今

國儲告匱計臣焦勞使三吳郡縣皆如此則
軍國之實需祇為紙上之空言况此中財賦與
區從來稱利數亦稱弊數即事事求實而姦
吏猾書那移影射尚不能保其無矧自處於
虛人亦何所不虛上下相朦何所底止既經
繼任各官開報前來合先具

題伏乞

江南疏稿

卷七

二二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俯容臣會同按臣督行兩道清查華青二縣
見開虛報之數及通查州縣但有已經報部
實未完納者倘係侵匿等弊經手官吏人等
各照律例盡法究處若果民欠令其設法釐
徵務期完足第三吳賦重百姓煩苦見年饑
糧尚不及額歷年帶徵安能及期譬之櫛髮
者一日一櫛不為苦十日一櫛便為苦矣伏
乞

旨

皇上俯賜一分之寬許令漸次完納至於豪大
戶恃頑不納容臣引例治罪其虛報各官俟
臣細加查覈分別議處庶歷年之夙弊可清
而經費之實用有裨矣備行臣遵奉施行緣
係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摘發以清宿
弊以戒將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七

二四

因越獄查參疎怠官負疏

為罪囚越獄查參疎怠官負以肅法紀事據
徽寧兵備右參議林汝詔呈奉前巡撫曹都
御史憲牌內開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據寧國縣申稱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強犯周
天松李洪祥陳守積吳一元徒犯洪天元五
人越獄當經嚴飭周天松李洪祥二名仍有
強犯陳守積吳一元徒犯洪天元未獲及查
強犯四名俱在逃招徒犯一名係竊盜招詳

江西疏稿

卷七

三五

未示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問刑條例內開
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掌印巡捕官俱住
戴罪緝拿今該縣未獲強犯雖止二名而越
獄強盜實有四名正合三名以上之例法應
參處第當時已獲二名則雖未盡獲自可踪
跡姑批該府嚴限緝拿迨及三月有餘猶然
未獲獄囚重務

明例昭然豈容延緩隨經牌行該府作速查明詳
道覆覆道詳以憑

題參去後未據詳報擬合行催牌仰本道即查

寧國縣越獄強犯周天松等四名徒犯洪天
元一名已獲者是否真正越獄人犯未獲者
有無緝獲掌印巡捕官照例作何參處一面
嚴限緝捕務期盡獲一面作速議妥具由通
詳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奉此隨經催行寧國府審招呈道

查據方廷高招稱廷高與黃文棋等俱充本
縣獄卒看守大監及有快手饒惟信等俱撥

江西疏稿

卷七

三六

在監看守獄囚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內有越
獄即拿獲強犯周天松李洪祥二人與同案
強犯宋儒等及越獄未獲強犯陳守積吳一
元打劫失主胡萬芳家財物事發監候見審
未結又有越獄未獲徒犯洪天元偷盜黃志
鵬家財事發問徒招詳兵道未示本年六月
內遇蒙巡按曹御史憲牌行府并行屬縣吊
取見監一應輕重罪犯解府聽候審錄隨即
差人押解各犯赴府伺候內有一起斬犯殷

朝用年老清真不願送審強犯周天松等一起徒犯洪天元一起俱見問未結照舊監候間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又蒙本院憲牌行府并行屬縣將一應大小官負及吏書人等赴府取贖銀兩等項止醫教職官一負看守倉庫等因隨該本縣以洪儒學訓導將芳并撥農民陳大忠看守倉庫因本縣立知縣巡捕沈縣丞俱於本月二十四日赴府送審聽考二十六日清晨時分洪天元將銀三錢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送與廷高接受寬解手肘廷高又沽酒進監付洪天元請黃文棋并周天松等同飲黃文棋亦得受周天松等銀八錢鬆放手肘陳大忠饒惟信等俱不到監看守至本日午後周天松等乘遇風雨驟發遂與殷朝用借夾剪一把各持足縲剪斷從厠屋上跳下踰牆走出比周天松與李洪祥急往西門跳城被快手胡文禮等捉獲送縣收監陳守積吳一元洪天元俱從北門城上跳下逃走去訖蔣教

官隨差捕快緝拿及將各犯越獄情由呈縣通詳間續奉巡撫曹都御史批開本院申飭獄卒不啻再三乃陳大忠等或不到或受賄縱玩至此希兇安得而不出押也豈一訓導所能約束之耶平日之怠弛可知已已獲者是否真犯未獲者嚴督緝捕限十日內通獲贖罪仰寧國府查行失事人役究招解道轉詳又蒙本院憲牌行府嚴催隨蒙本府帖本縣遵拘廷高等到官審明將廷高與黃文棋

江西疏稿

卷七

六

俱問擬獄卒受財故縱者與囚同罪至死全科律絞陳大忠等不應杖罪解府覆審無異招解到道又蒙本院牌催嚴迫除將未獲越獄人犯責令府縣印捕官督捕挨拿外今該本道覆審得寧國縣越獄委止強犯周天松等四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已獲周天松李洪祥二名的係越獄人犯未獲強犯陳守積吳一元二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委果見問未結獄卒方廷高黃文棋合照原擬問絞陳大忠

等俱應擬杖等因招呈前巡撫右僉都御史曹時聘批候會

題間今臣接管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各府州縣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俱住俸戴罪勒限緝拿六名以上調用限三箇月以裏有能盡數拿獲者免罪若偶因公事他出致有疎虞者減見在主守之人罪各一等兵備官係駐劄處所失事二次參奏罰治等因遵行外據呈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江南疏稿

卷七

二九

御史曹楷巡江御史朱吾弼看得防範獄囚有司首務臣檢閱舊牘見前撫臣於獄禁一事戒諭申訪亦既詳矣乃寧國縣猶有越獄之事即此一日之疎虞已現平時之玩忽除臣接管後復行有司令其加謹防範務保無虞外兩據失事各官法應參究參照寧國縣知縣丘應和出宰百里干祿之戒已疎巡捕縣丞沈英巡緝一方狴犴之防未密儒學訓導蔣彥芳既承看守之委即有典守之責庸

兇生神罪實難辭以上三臣均應一體罰治內知縣丘應和縣丞沈英偶因公出則當求減又知縣丘應和近離陞任亦當從議者也寧國府知府史起欽身膺郡寄慮乏周詳巡捕同知鄧思啟總巡防欠周密均應量加罰治若也者寧兵備道事太平府知府鄧思啟駐劄不係同城失事止於一次且經陞任例應免究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

江南疏稿

卷七

三〇

上請將知縣等官丘應和等罰治知府等官吏起欽等量加罰治署道事知府鄧思啟免究其見獲周天松等聽別卷歸結未獲陳守積等容臣等督拏正罪廢法紀可振而群吏知警矣緣係罪囚越獄查參疎怠官負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八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龐源全校

薦舉地方人材疏

為薦舉地方人材事臣撫吳五年十郡人材

覩記最真茲奉身而退不能報

國以身竊附以人事

君之誼謹覈實為

皇上陳之除現缺用大學士王錫爵當茲身病子

江南疏稿

卷八

一

亡之時萬無出山就道之理

皇上之愛老臣以德當收回

成命全彼晚節此臣去歲一造其廬不敢更為勸

駕者也原任大學士申時行身備五福綠野

洽樣鶴之盟意薦三休

紫宸絕鸞鷺之夢此係

存問元臣

皇上已遠之以老不敢噴薦者也原任南京戶部

侍郎方私靜

清世婆婆作靈光于江左烏聊綿亘埒大椿於楚

南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錦秉玉表相

性筠情已映少微之星早結香山之社此二

臣者嘗

賜存問以備辟難之養王不敢例薦者也其餘懸

車未久及例轉赴部者道不敢藥叙外臣訪

得原任吏部左侍郎孫繼舉許

國精忠一疏披肝光日月救時雅望十年袖手

老絲綸原任工部右侍郎汪應蛟出處之節

江南疏稿

卷八

二

皦如日忠孝之心通于天在近母社稷之臣

為萬邦文武之憲原任山東巡撫萬象春提

封青濟切高枕漱梁溪神旺已戴大東之保

障宜司極北之筦疆原任保定巡撫羅應鶴

恒岳塵清燕雲鑿徽南陔之孺慕已久北門

之鎖鑰宜推原任湖廣巡撫李得陽赤手匡

時黑頭致政江漢之長城八面崆峒之顛氣

千尋原任南京通政司使徐九秋直幹千

頃澄波宥高纜轡之風佇作君之雨原任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顧九思芬馥猶蘭冲夷
若谷鐵柱輝餘白簡銀臺望重

清朝原任太僕寺卿施策息羽鯤鵬六月秉心跡

德三千並斗名高為霖望切原任南京太常

寺卿顧雲程凌霄峻節扶電雄才鴻名久著

栢臺駿望宜前居空原任太常寺少卿史孟

麟二語反

封王之汗

皇天后土鑒此精忠一函定邪正之衡世道人心

江南疏稿

八卷八

三

賴有讜論原任太僕寺少卿張輔之直聲

昂正氣千尋浩然懷尊菜之清風久矣飲木

蘭之朝露未任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正

學開來繼往浩氣旋乾轉坤身係天下之重

輕道關君子之消長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

葉茂才清比箕穎之高人是義皇以上康鄭

先生不作雞眉事司馬文正每為顧影行原

任光祿寺寺丞吳正志世濟忠貞人推公望

典刑德澤靈光特立名節屹乎泰山增高原

任翰林院修撰焦竑經世醇儒濟時名願端

亮允稱公輔清真不愧科名原任兵科都給

事中吳文粹四歷瑣垣十年丘壑宜念披鱗

之効重慶鳴鳳之音原任禮科左給事中葉

初春去

國忠存羽翼憂時願効謀謨愛樹名高

楓宸望重原任山東巡按御史嚴一鵬孤忠銷巷

伯之魂至孝養庭闈之志名並北斗清澄東

齊原任廣西巡按御史錢一本一疏廉頑扶

江南疏稿

八卷八

四

世教三餘讀易見天心千古清風百年名

原任山西巡按御史時偕行四種河陽之樹

一披錦繡之囊天際孤鴻雲間獨鶴原任吏

部郎中王士騏望隆山斗美濟忠貞羽翼漢

儲而五色補天銓量晉品而九流仰鏡原任

禮部郎中于孔兼閩閩忤貴議禮回

天勁節翠柏蒼松偉望泰山喬嶽原任禮部主事

諸壽賢直節可鑄金石生平不愧神明豹隱

一丘鳳翔千仞原任刑部郎中于玉立青天

白日肝腸豪傑聖賢作用忠信入波濤而不懼節槩屹山嶽而難移原任刑部主事徐三重龍能見而夏龍潛名可聞而不可即人是南州孺子才推江左爽吾原任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學理通真器含天粹千年接洙泗之脉一封增日月之光原任南京兵部郎中劉元珍批鱗鱗說以回

天策塞從容而就道封事長懸日月聲名高並斗山原任禮部主事鄭振先星芒色正雪調聲

江南疏稿

卷八

五

希萬言藥石日月爭光千里湘纍鬼神

原任行人司行人高攀龍學窮伊洛橫渠

先之秘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知覺先

民出慶關世運原任行人司行人陸彥章

木參天之閥閣靈芝瑞世之才名精瑩如

如金彪柄為麟為鳳原任國子監助教韓

教正氣貫日凌霄清風廉頑立懦舉天下

好不足動其志故畫一世賢豪未能或之

原任國子監博士陳敏中讀父書而探河洛

養親志而守衡菲家貧修竹數竿歲晚寒松獨勁原任國子監監丞蔣弘憲開三徑以自適嗜二酉其若飴秀挺清標風含玄暘原任武英殿中書黃正賓特立千尋卓品先憂一片丹心見義尤死何辭三氣兩間可塞原任福建布政范宗理學未程之脉品望范富之聞汪汪萬頃之無涯巖巖千尋而屹立原任四川布政湯日昭冕露畫熊堂垂金馬心映川之水口署玉壘之碑原任四川布政

江南疏稿

卷八

六

承胸藏武庫瑞應文昌才名久著於旬

望更隆於節鉞原任河南按察使蕭雍

麟鳳學者斗山懸河錯落珠璣振鐸栽培

李原任河南按察使吳中明河瀾撐半壁

天澤鹿起九幽之煦考亭可作季札猶生

任雲南按察使劉弘道南省之甘棠勿剪

垣之疏艸猶新心戀駒維望隆鴻漸原任

西叅以姜士昌孤忠秋霜烈日爭嚴偉望

山喬嶽並峙敢諫櫻當關之帟豹高名揚

世之鳳麟原任陝西參政于仕廉勁節冰寒
一室高風壁立萬層澹然百慮之無營真其
一清之到底原任河南參政陳所蘊古質秦
松漢栢綺文練水錦江一代之清流百年之
間氣原任山東參政顧雲鳳西川之錦芙蓉
東國之藩保障日月昭冥共徹江河今古同
流原任浙江參政袁一虬澹寧範俗質直鎮
浮滅明之清操久堅謝傳之蒼霖在望原任
陝西參政張溥巖邑甘棠冷曹勁州洵
江南疏稿 卷八 七

之濃艷之習畧無名利之心都盡原任湖廣
參議周總昌水鑑玉輝駿材鳳藻兩藩赫斗
山之望八柱需黼黻之猷原任江西僉事沈
瓚玉尺端方水壺瑩潔想其風采頑懦回心
假以卸賦文武為憲原任雲南僉事陳希美
操行醇粹真度冲恬居臺建白精忠歷任澄
清遺澤原任湖廣襄陽府推官何棟如孤忠
膽落貂豎遺愛淚洒羊碑間關獄詔六年赫
奕芳流百世原任蓬萊縣知縣錢大復道宗
廉洛迹邁龔黃著作直求六經向上工夫潔
修耻作三代而下人物養親進士俞彥洵
名流鳧鳳上瑞暫遂舞斑之願佇看補裝之
才以上諸臣皆一時人材之選所宜薦揚以
備擢用內范涑雖請告未允寧食已久此等
真品真材天不虛生世寧多見本官雖抗浮
雲之志而蒼生實渴霖雨之思宜投閑正
堪肩重任之月旦咸謂與清節江應蛟皆
忠清公正之品歸新安二龍所當與汪應蛟

及時大用不當復煩以外吏之事臣故得破
例并薦者也再照君子難進易退明時難得
易失以難進易退之士而當難得易失之時
以故甚相須而亦甚相失時論惜之而遷謫
削籍諸臣尤為可惜夫此遷謫削籍諸臣皆
忠肝義膽明目張膽不顧萬死一生之計為
國家出力乃竟使之不免關弓之傷而為一網
之盡沉淪一丘萍飄半世真堪悲也夫騏驥
有退風逐電之足伏乎楹干將有剗犀截象

江南疏稿

卷八

九

之鎡閉乎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為骨燕市
躍入延平為知人之痛惜即如顧允成華錄
張納陞皆化為異物矣舉一三吳而天下可
知也近者恭運漸開衆正途瀾內如顧憲成
已起用矣猶未盡其用也賢才如顧憲成者
天生名世為

國巨棟出處係蒼生行藏關世運此非獨一官
之浮沉一人之進退已也所當與豫章之鄉
元標燕南之趙南星並登三事不宜尋常例

用使遠在

留京者也蓋本官一壑來歸廿年淪落即使起
遷猶是循格者也其餘遷謫削籍諸臣近經
推補及未經推者亦當作速推補唯是一推
不下便自歇手恐諸臣無振羽之時而海內不得
快龍光之覩此當視如急流之用楫必不可
住手之勢庶幾萬一得

下賜環有期即今千里之內五年之間用者僅見
顧憲成一人死者已顧允成等三人嗟夫河

江南疏稿

卷八

十

清難俟駒隙易馳計五十年之內僅可用十
人而死者已不勝數則諸臣不至若死岩穴
不已也舉一三吳而天下又可知也臣書至
此不覺為英雄洒血淚沾衣襟也夫當茲
國家多事之秋豈野渡橫舟之日收錄人材為
第一義伏乞

皇上俯念人材培植之難推折之易登用之難淹
抑之易將孫繼皋等分別
召用顧憲成破格大用遷謫削籍諸臣不次顯擢

至如顧允成等効忠於

國蘭玉夙凋最可哀悼尤望

皇上量加褒恤以獎忠魂臣又訪得三吳布衣王

暨陳一難鄧伯羔皆明道力行者書樂志所

謂天之君子今之古人仍乞

皇上勅下吏部行查得實破格弘獎以風岩穴以

此於堯舜之有巢由所關係世道人心不淺

鮮矣緣係薦舉地方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一

旨

薦舉救荒司道疏

為薦舉救荒賢能司道以重民生以風吏治

事臣等竊惟荒政之舉雖責成於郡縣而總

理實倚賴於司道除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

臣已經論劾臣不敢復贅外其餘賢能司道

官負勞不可泯者臣謹會同巡按御史王國

禎鄧登為

皇上陳之查得徽寧兵備右叅政劉會巨川舟楫

儉歲稷梁彈壓於流離多事之區而慮周於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一

桑土籌畫於饑溺頻仍之際而澤流於蓬蘽

蘇松兵備副使李右諫砥柱重望補天弘猷

掀蟄奮雷拔羣生於幽滯出雲降雨回千里

之豐穰此二臣者於救荒一事極為加意所

當優叙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司道

劉會等俱移咨吏部紀錄優叙庶甄別當而

人心知奮荒政舉而吏治益修矣緣係薦舉

救荒賢能司道以重民生以風吏治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

題請

旨

何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一

薦舉荒政有司疏

為薦舉救荒賢能有司以示激勸以重民生
事臣杜門候代一切事務疾不能埋惟是去
歲三吳之水乃從來未有之災而有司之救
災亦從來未有之善幸蒙

皇上推測感之仁

沛瀉湯之澤

賜蠲賑賑

允罷免停災民更生

江南疏稿

卷八

十四

皇恩廣被臣等惟有焚香望

闕共三吳士民共嚮叩頭祝

聖壽無疆乃各有司奉行

皇上德意枯槁朝夕心殫力疲其勞亦自不可泐

者除到任日淺賢勞不及荒即賢勞及荒而

災傷不甚重及各府佐雖經踏荒原未署印

俱不敢票叙及各府州縣行過疎恤事宜用

過錢糧數目俱另類冊隨本

奏報不敢瑣塵

聖覽外其餘應薦有司臣謹會同巡按御史王國
禎鄧澄據事直書敢一一為

皇上陳之如寧國府知府金勵才兼文武道濟溺
饑億萬家枯朽更生二千石勲猷卓冠蘇州
府知府趙世祿清粹恬雅絕倫循良卓異獨
步千里鴻歌鴈詠五湖鶴浴魚肥松江府知
府張九德凜凜冰霜之操生生天地之心富
青州全活甚多張常山清白第一池州府知
府黃流芳汝南千頃宏度潁川第一循名救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五

千里之溺饑垂百世之樂利太平府知府余
思明築五門而民免魚鱉之患惠萬家而野
有鴻鴈之歌心事可對彼蒼田里呼為余佛
鎮江府知府霍鎮方博大精詳清貞篤密彈
壓凶惡鐵甕噴淋澤潤金沙常州府知府杜
奉文瑞清得長吏之體篤誠見君子之心手
長五等之溫溝起千里之瘠徽州府知府楊
松年清操一塵不染惠政五袴成詠遠趾關
西之高風大布青州之陰德原任安慶府知

府今陞廣西副使趙世徵一琴一鶴家風萬
感萬應材局起千里之菜色留百世之甘棠
原任蘇州府同知署崑山縣事今丁憂徐來
建澹然一心獨立千仞納溝不啻已溺視募
大得民情原任靖江縣知縣今陞松江府同
知朱勳韻宇冲融才資清劭拮据如傷之政
全活胥溺之民原任松江府同知署本府
今丁憂九大治性秉慈和躬行寬大視篆仁
蘇溝瘠防海氛銷澤符寧國府同知署本府

江南疏稿 卷八 十六

及宣城縣事陳振揚清出倉穀二萬餘石救
此饑民百千餘家不事虛文真有實惠應天
府通判署溧水縣事田墾恬靜有守悃悞無
華視篆湛露載星踏荒擲風沐雨松江府推
官署華亭縣事毛一鷺廉勤公謹純粹清和
平反一洗梧窻全活立蘇菜色常州府推官
署本府事錢時逸度冲襟雋才爽氣砥節有
如懷璧救災不啻沃焦安慶府推官署本府
事黃鳴喬命世軼才照時瑰行吐嗟定鼓

之亂俄頃收還定之功原任鎮江府推官署
本府事今丁憂蔣典韻字冲融才資清劬勤
蒼春生有節操孝民賴息有宜興縣知縣喻
致知捐循治最卓異名高振振信厚之麟
著安集之鴈長洲縣知縣祁承燦操履清貞
綏懷勤儉膏澤周流百里循良卓越三吳高
淳縣知縣宋祖騰憂民如有病拯溺欲無身
全活魚鱉之民允矣鸞鳳之吏涇縣知縣李
邦華特立之儒寡和于世循良久推卓冠救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七

荒特其緒餘吳縣知縣陳以聞性行淋均品
流高勝極溺白渠歌鴈砥節范甌生魚六合
縣知縣米萬鍾學貫百家吏循西漢護災民
如護元氣治亂民如治亂繩嘉定縣知縣陳
一元拊疲瘵而愛錫膚髮問疾苦而淚盡瘡
痍泔無枯鱗政成祥鳳當塗縣知縣朱汝鰲
秉節高亮宅心粹夷沉犀障百川之瀾為魚
免萬姓之患上海縣知縣李繼周嘔心擢賢
者四年起死回生者萬姓饑而不害有孳惠

心丹後縣知縣張孝軒昂人表清白吏師消
疹氣為太和登疲氓於壽域休寧縣知縣賈
克忠若推廉登之民如傷饑弱由已儉歲嘉
穀濟川意旣常熟縣知縣楊謙一清徹底百
方救饑實司吳惡酌水之廉再見節攸載米
之事宣城縣知縣鮑國忠瓌軒秀發懿度鴻
明救災則烈風暴雨不辭散賑則深山窮谷
咸戴桐城縣知縣徐從治心周民隱才濟特
艱釐弊則害馬必除救荒而產蛙作又華亭

江南疏稿

卷八

十六

縣知縣聶紹昌材氣絕倫仁心為質溝瘠悉
登社席道殍再覩茨梁青浦縣知縣韓原善
已溺已饑切恥移民移粟多方堤障陽侯民
休忍父息山縣知縣祝耀祖得天粹氣為世
清流升斗鮒魚主蘇飼哺鳴鶴如一南陵縣
知縣徐調元天真清亮雅性粹恬百里痛切
溺饑四境近通呼吸溧陽縣知縣夏煒澤與
雲遊心入水淨勞來仁蘇溝瘠胼胝力障波
濤吳江縣知縣馮任溫溫雅度翼翼小心千

堤力障鯨鯢百堵招徠鴻雁深水縣知縣朱
身修德潛天粹政播民和蕩氛祲為祥風變
榛楛為禾黍武進縣知縣張垣小心有翼大
朴不雕無疾聲急呼於戶庭有陰以隱德於
田里金壇縣知縣郭如楚國棟軒昂儒珍韞
藉甫任牛羊之牧立消魚鱉之憂太湖縣知
縣邢祚昌操履數馬之慎剗割目牛之全官
有壺飡邑無道殣江寧縣知縣李充大操潔
冰壺改勤星駕肅清輦轂之治長活溝壑之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九

民繁昌縣知縣鄧一儒臨事若祭保民若嬰
起疲瘵於溝壑之中視閭閻如几席之近貴
此縣知縣蕭繼美綢繆未雨拮据戴星野無
魚服之民寔絕帝冠之吏青陽縣知縣張文
德淪膚實政歷血苦心既推食而解衣能襪
災而拜盜宗明縣知縣劉孔祺真醇不鑿初
心明安能同民務裨躬集木憂民納溝東流
縣知縣馮若呂舍辛乳哺被髮拯災既有備
於流行庶無虞於昏墊建平縣知縣吳世治

才資卓犖器采翹明字民備極憂勤任事不
辭勞怨以上皆救荒賢能有司所當優叙者
也再照茲者之舉至於荒政而各官之荒政
其賢勞又大倍於往時况參以平日官評不
得濫及所當作為正薦以備擢用行取及遇
考滿宜給以

恩典者也內如黃流芳趙世徵朱勳雖係陞任徐
來建尤大治商典維係丁憂而朱勳轉自臣
屬黃流芳等在日之勞苦獨多去後之戀慕

江南疏稿

卷八

二十

尤切相應併叙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府
等官金廟等共四十九員俱移咨吏部紀錄
優叙庶甄別當而人心知奮荒政舉而吏治
益修矣綠係薦舉救荒賢能有司以示激勸
以重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薦舉防守蘇城將領各官疏
為郡城寥廓桑土未周懇乞

聖明俯從大議區畫營兵以安重地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覽前巡撫都御史曹時聘會同巡
按御史高從聘題議防守蘇州郡城增兵禦
侮法戶給餉申嚴紀律責任將領分別功罪
明信賞罰各項均應如議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欵此欵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松
兵糧道遵照舉行外查得內一款議賞罰謂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盜賊捕獲多寡乃各官功罪攸分每年終通
查各官有無捕獲課其勤惰分別去留而坐
營官職在督率亦應照此定議功罪如總哨
官防守三年無事聽會薦需用若一年之內
城中失事一次城外失事二次而又全無捕
獲者捆打革換賞罰既明人知警惕等因另
行該道查覈開報去後今據蘇松兵備兼糧
儲水利副使李右諫呈稱查得自萬曆三十
一年奉文以來原議三年一次舉行惟是爾

時各官遷調不常去留靡定功效未著不敢
噴

奏今蒙本院轉選各官久任責成以故符鼓不
驚雀符絕跡郡城之內外戶不閉雖災肯非
常而良安盜患因本院力行之嚴而各官奉
行之謹亦自有不次與行相違分別功罪以
示勸懲等因奉旨該部知道欵到臣
臣今奉

命回籍病憤之中何能更為評核顧五年以來諸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臣功次皆心識之且係題

准事例關係地方安危不敢廢也隨該臣會同巡
按御史鄧澄看得蘇州雖郡其實東南一大
都會也五方之民雜居言語殊異冠服不常
隙地曠野緝守梵宮盡為叢穴之所而諸游
手游食之民打行博徒在在而有民窮財盡
生計鮮少市井無賴漸習椎埋猶有專諸遺
風是以郡城方四十里之內探囊發櫃斬關
殺人者一月常一二見也惡少突起剝衣搶

帽而踏人於道一日常一二見也至乃穿窬
小偷鷄鳴狗盜一夜又不啻數見也臣初到
時詢之父老得之程際則知飲馬橋蘇城轉
集街市也河與衛在橋之西長吳二縣一在
橋之東南一在橋之西北羅卒更徹曉不
息而三十年徐氏之興舖已盡為大盜守矣
玄妙觀城之中隅御史臺踰其西肘而二十
八年行稅之變二十九年皮金之變一夫奮
臂萬人響應火人廬諸人居而驚人白梃之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下二年之內再見告矣又胥門內之綠香橋
逼近禁城又近在巨衙門之右不數武此游
徼募一嚴密處也而二十八九年民家孫仁
夥盜斬門而入怯其篋去矣此舉其著者他
不勝縷數也其時非無兵非無總哨等官而
盜不能捕誅盜息不聞櫓亦發覺即玄妙
一二老婦大亂亂始不能發亂成曾未
有左右足者此亦大恠異事也臣既鑒于前
事而又申現前任撫臣題

准事例申飭

功令與繼背各官折矢為誓臣又嘗寒夜三四
起用楚箠擊查勞其勤快其怠而後諸臣之
氣百倍自奮內外巡緝不替而嚴至今五年
於茲無論巨盜遁息即穿窬亦皆絕跡豈臣
一手一足之力哉稽之往事若彼驗之今日
若此則總項各官所為暑雨祁寒不憚勞苦
而執矣驅就達旦不得枕息其功勞亦足多
者彼其所博蓋在今日之一薦耳今據該道

江南疏稿

卷八

二

覈實開報前來請為

皇上一一陳之臣訪得管坐營遊擊事都司僉書
陸韜廉不近名才可集事即經歲而鳴吠無
警知頻年之防禦多勞先是蘇州陸營總練
原任守備湯國治忠義自許調儘多奇韜略
氣于胃中威名播于江上太湖總練原任守
備楊允恭神爽朗知慮周詳三軍色動旌
旗五湖功崇保障蘇州陸營總練鎮海衛百
一吳邦七尺雄軀千里壯志射備士爭用命

防守盜自潛蹤標營總練太倉衛百戶姚重
流騎射精閑機宜曉暢馭卒恩威並用防盜
風雨不辭標營總練鎮江衛署所鎮撫談玄
軒疎氣槩慎密操縱旅刷旌旗改觀統御恩
威並用太倉總練武舉南匯所鎮撫喬一琦
雄心落落仗骨錚錚雅有國士之風殊無武
夫之態標營總練武舉官杜應魁宿著千斤
之名雅堪一面之寄忠肝義膽雄略大村標
營總練金吾衛鎮撫顧時成温文之度爽練

江南疏稿

卷八

二五

之才巡守刁斗特嚴傳宣旌旗生色以上諸
臣任勞任怨如苦茹辛巡緝已逾五年始終
勤如一日所當薦揚以倡勇敢任事者也內
揚允恭喬一琦維太湖總練而太湖逼近郡
城夙為盜賊淵藪故語云湖水清一郡寧自
二官任事以來湖水不波巨盜屏息郡有寧
守勞苦功多故得并薦及查近該兵部題
准事例一應雜流不得濫與薦目內喬一琦係武
舉加納杜應魁係武舉顧時成係納級但查

近例納級一款內開果有長才異能屢薦堪
用者許以本等名色報部查其功薦先為題
加署職管事然後推用使壯夫俠士有途自
見等因是近例之嚴嚴於冒濫而網羅之廣
又不遺於真材即內材如喬一琦先是巡江
朱御史薦其為江南將材第一况效勞在先
奉例在後若以近日之

新例而沒其五載之辛勤恐無以勸任事之心而
使人得為善之利今茲臣據前任巡撫題

江南疏稿

卷八

二六

准事例年滿叙薦亦部咨使壯夫俠士有途自見
之意至復
命一疏臣斷不敢破例此外如太倉衛指揮王瑞
屏諺兵為腹精神揮戈渾身膽略鎮江衛千
戶應襲武舉官高應魁勇有博席曳牛之力
射有驚鵠貫蠶之神太倉衛所鎮撫錢夢龍
明爽傳宣得體訓練旌旗改觀此三臣者先
是會積勞轉門著名東海亦皆格於例不敢
列薦者也蓋用者必薦以見臣憐才之心薦

者不必用一聽該部權衡之審臣又何敢必
我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上請將都司會書等官陸韜等分別擢用庶武弁

感

恩思奮而重地益有攸賴矣緣係郡城寥廓桑土

未周懇乞

聖明俯從末議區畫營兵以安重地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八

二十七

旨

江南疏稿卷之九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龐源 陳以聞 全校

薦舉方面官負疏

為薦舉方面官負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兩浙方面官負總計四道茲叨陞得

請候代例應薦舉除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已

經論劾外該臣訪得徽寧兵備右叅政劉會

疑如斷山澹若止水廉察而吏貪之墨洗噴

江南疏稿

卷九

咻而民力之賴蘇千里封疆一口歌咏九江

兵巡右叅政余焯嶽峙淵渟之品水斷陸剗

之才耀甲而江湖安瀾千里波恬浪靜寨惟

而閭閻無事四封遠至邇安蘇松兵備副使

李右諫兼慈瑞亮文武光明內安外攘保障

之勲懋宿懋長駕遠馭節鉞之間望彌高此

三臣者才品兼優名實俱茂皆一時方面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優擢者也伏乞

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會余焯

李右諫槩從優擢庶

畿輔憲臣知勸而重地綏靖有賴矣緣係薦舉

方面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恭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九

二

舉功有司官負疏

為舉功有司官負事臣奉

今廷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有司官負例應舉功除池州府知府

黃流考應天府江寧表振蘇州府同知鄒

銘寧國府同知吳夢陽應天府淮官林之盛

太平府推官高維垣或以粹質清操勵飲冰

酌水之節或以練寺敏手試發矧遊刃之能

皆賢聲懋著內黃流芳高維垣見今報陞表

江南疏稿

卷九

三

田振等俱俸未及期至於黃流芳及松江府

同知朱勳寧國府同知陳振揚應天府通判

田壘江寧縣知縣李充大繁昌縣知縣鄧一

儒貴池縣知縣蕭繼美青陽縣知縣張文德

崇明縣知縣劉孔祺東流縣知縣馮若呂寔

平縣知縣吳世治皆治行可紀業經荒政叙

薦俱不敢槩叙外訪得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以道德人為循良牧鶴市風清千里席印月

滿一輪寧國府知府金勵岳時淵澄俸度

經武緯全才福星一路歌謠生佛萬家膏火
徽州府知府楊松平心痼瘵而萬姓感德如
日身律令而列城洗濯承風况是飲水
而思源水之平府知府余思明
之者松江府知府張九德清節百城表
而面辭兩冀循良之風千里中和
府知府杜承式敬以行簡而素風存誠以
而青天誦萬家蒙福千佛題名

江甫

府霍鎮方練奕遊刃發矧端清澄淵峙岳治
行名高五馬膺功永賴三山安慶府知府
進番定刀如山清心似水洒慈膏於芘黍美
新蔭於甘棠常州府同知連繼芳天韻崇宏
風猷膺敏視篆仁起溝瘠防海氛消澤符蘇
州府同知吳中立操貞茹蘂寸妙斲輪攝符
而帑有美金治河而水成滯玉鎮江府同知
錢夢夔標鑒遐明安度弘粹修戎兵而天塹
鐵甕防江盜而風靜金焦松江府推官毛一

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九

鷺白圭振鷺清霜淚鴻辨材譽冠三吳獻
網解一面寧國府推官楊若予品珍白璧
粹考洋署緝人誦青天推鞠春生丹管
府世官錢時清凌冰柱峻揭斗標平
神聖品騰獨懸衡鑑池州府推官李
誠澤全璞三敬慎履薄臨深廉平
精潔寬洗肺石安慶府推官黃鳴喬
霄英姿邁衆聽讞平衡三尺評品月
廣德州知州邵圭才本天成美亦世濟地張

江南疏稿

卷九

五

悉中肯綮振救立起瘡痍涇縣知縣李邦華
百里謳歌萬口五載冰蘗一心經術無雙循
良第一宜興縣知縣喻致知德宇瞻輝祥鳳
長材歷塊神駒品粹名高治卓政異長洲縣
知縣祁承燦清貞粹品膺敏長材興簾垂百
年之規循良為一時之最丹徒縣知縣張孝
清操隨鶴敏手承蜩恩波淪洽金沙循績高
標鐵甕休寧縣知縣賈克忠清操絕俗長材
不群一簾弦誦千家兩地棠陰萬口吳縣知

四六一

縣以聞振刷害馬必除操持懸以
 流百里治邁三吳婺源縣知縣金汝諧人麟
 瑞三天駒逸材劇裁風運郢斤噢咻春回鄉
 谷定縣知縣陳一元卓犖千尋之品所私
 小三之才兩地蘇天一洞趙日當
 兼卓品長材真心矯節一簾月照
 萬春回龍山六合縣知縣米萬鍾才出好
 節干鏌長材繡席洵有其文為牛未盡其用
 上原縣知縣李繼周含弘蠶水澄波精結豐

江南疏稿

卷九

六

劖出匣民之父母古之循良高淳縣知縣宋
 祖騰提躬則顧影而不愧愛民則剪爪而不
 辭魯君子儒漢循良吏桐城縣知縣徐從治
 天材英敏風節孤高倚社指顧蠹清銜途吐
 嗟事辦宣城縣知縣鮑國忠冰蘊清操建華
 粹品豫章之柅千樹南國之棠十尋祁門縣
 知縣唐玉天真冲粹斗望高華字民惻隱盈
 腔臨事劇裁應手常熟縣知縣楊漣一清徹
 慮萬仞摩空駕輕就熟之才任重道遠之器

華亭縣知縣聶紹昌清真似松下之風峻潔
 此雪間之鶴循良異等經濟宏材青浦縣知
 縣韓原善天生真誠山如鎮定村字祥占威
 鳳批導目無全牛南陵縣知縣徐調元才雄
 學不節勵澗水百里痛切溺饑四境近通呼
 改月陽縣知縣曠鳴鸞露權金蓋風臨
 季守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深防縣
 知縣夏煒潔守隨鶴長材劇犀昔年報政敢
 優萬口謳歌如一崑山縣知縣祝耀祖卓然

江南疏稿

卷九

七

儒行清矣僊才貌專為民而癯
 掣溧水縣知縣朱身修氣度虛心才情雋爽
 百里春溫社席六曹霜肅科條
 馮任純定木雞勞徠澤雁興聲
 事惟有天知金壇縣知縣郭如禁仁行如春
 度冲若谷百里信非賢路一腔到處仁流江
 陰縣知縣許達道琮璜粹質蘅杜芳襟鳴琴
 一寫孤清遊刃應無盤錯句容縣知縣曾士
 懋冰霜潔守盤錯長材當衝意宗神閑得民

途歌巷詠武進縣知縣張垣拊循實政節愛
真心玉在璞而先完鞭以蒲而孤冷以上諸
臣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
取內寧國府知府金勵向以念毋冰去臣以
地方倚重再三慰獨之惟是本官大生忠孝
之性才兼文武之全當茲邊疆多事之秋正
物色異才之日况本官資俸已及三年倘北
方兵備負缺將本官破格擢用令得就近迎
養不惟

江南疏稿

卷九

國家得鷹揚之用亦令本官得遂鳥鳥之情歟
縣知縣張濤維經陞任乃本官賢能異等選
知之最深若不叙列是為殺賢本官居官之
循良抄荒之勤苦藉藉口碑不具論獨其操
履廉潔雖處脂膏而一塵不染臨行誓文父
老子弟讀之人人感泣遇事擔當即遇勢豪
而百折不回即黃山一事而樵夫牧豎世世
永賴且其憂

國憂時有如饑渴真有王臣蹇蹇之節猶存

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九

聞諺諺之風倘置之清華曲地必於

國家大有裨益臣又訪得旌德縣知縣鄭景濂
性類鷹鷹貪如碩鼠始猶局局尺寸巧為粉
飾之謀繼乃營營身家大肆豁壑之慾考校
係生儒進取此何等大事乃王三錫以百金
而列首名郭安邦等亦各以五十金而不出
五名是何異持貧兒之鉢而行於市散賑關
災民死生宜何如痛心乃入已者十之六七
散給者十之二三是何異扼饑民之吭而奪

江南疏稿

卷九

九

之食各縣冊書已有明禁矣該縣冊書八十
四名每名索銀四兩檀皆復役又何怪乎
鼠之縱橫僉報大戶亦有明禁矣私報富戶
一百名每名十金即脫又何惑乎雞犬之騷
動糶米備賑誠為良策乃賑銀一千五百兩
止給三百兩餘皆入已宜乎陳典史拍手擲
榆地方巡捕原有分責乃一切獨操或三五
兩或七八兩一藥收受宜乎向主簿吞聲
怨省祭姪耀昌以姦犯其姪姪天沛割髮首

四六三

官權受湯國用為之過送一百兩遂得會勘
監生江景瀛亦以姦犯已經楊推官問理罰
修學宮戶書汪學禮為之過送五十金滕隴
回報獄執重子人命乃郭攀以八十金而倖
免陳高陳松亦以百金而倖免是殺人可以不
死而獲生之魂何神害孰大於盜賊乃慣
賊竄受以三十金而不究積窩以一百五十
金而不究則盜賊何所忌憚而怯匿之風奚
止任霸吏湯國用皇甫梁方一鳳等為耳目

江南疏稿

卷九

十

事事聽其主張倚積快郭知張廷寶等為腹
心在在受其浸潤松江府同知馬負圖豺狼
之性螻蟻之心令邑噴有煩言佐郡益彰穢
德內之全無關防縱家人馬二出外打詐外
之全無法紀任腹書韓俊等倚借縱橫三縣
糧長五十六名共車水脚銀二萬四千兩每
名扣銀三十兩俱書手張正中卜華雲等經
送各船水手陸四等所得工食幾何每名索
銀一兩俱家人馬二勒取此運最苦差也啟

行既索常例矣行至中途一切三白酒及茶
燭等物復紛然雜出乘醉怒責蔡光國金有
光等各四十舟中之血可掬幾至喪命過閘
最險事也各船亦既索常例矣及至過閘乘
險復索取糧長韓用等短絳銀各一兩掛閘
之舟如葉莫不傾家三吳之米如珠况舊歲
又水荒也羊鵝雞鴨等物既每船發養數十
隻矣復發銀四十兩買米百担八十兩之虛
賠此李照磨所以吞聲也真是米鹽雞豚必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一

察即三吳之木如林法不得載回原籍也既
每船載木四根回籍造房矣又將官船舊桅
一根并帶回家此船戶胡丞所以切齒也無
乃竹頭木屑無遺最可恨者常例所得幾何
陸二一命斃於杖下先任惟薄不修男女四
口殺死衙中任雖未久欲則無厭亟解倒懸
無拘常格江浦縣知縣馬茂良庸庸不辨
儒無為以出多門六曹吏書人人得參謀議
隸也不力兩造具備每每延至經年門子吳

彥積書楊仲和邑之大蠹也任其指稱哀若
充耳是保姦也一堂官之民謠何辭以解訟
師李先春生負陳一貫民之姦賊也聽彼紮
詐容此吞舟是長惡也樹荆棘於當路祇以
自傷考校何事也十六名之科舉已申府矣
乃姦書楊仲和私續三人後錯愕於府堂之
詰問慎必賓與者若是乎案牘職守也黃忠
之告應文已就逮矣乃刑吏李賜谷得銀五
兩遂改抹為隔屬而不知留心吏治者其然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三

乎又况賑濟饑民存亡只爭呼吸既再三開
冊以登註復再三點閱以稽查枵腹而罷再
命索之枯魚之肆而已至於錢穀主吏出入
尤所當嚴誰許徵入則一千二百文為一兩
誰許放出則一兩止給千文上侵官而下剝
民明容鼠雀之杜也已以上三臣在鄭景濂
穢跡已彰官箴已壞應照貪例革職為民以
警官邪在馬負圖據其守雖有疵或念其任
尚未久應照浮躁例降調以冀改圖在馬茂

良鞮線之材雖短而桑榆之收可與應照不
及例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非謬將趙世祿等
擢用行取鄭景濂等分別議處庶懲勸明而
人心屬所裨於吏治民生者不淺矣緣係舉
劾有司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三

薦舉教職官負疏

為薦舉教職官負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教職官負例應薦舉訪得寧國府儒

學教授馬德澧家學源流儒紳領袖馬千里

而豈常有鳳五色而成自然鎮江府儒學教

授李任臺筆端垂金薤之琳瑯曾次貯冰壺

之瑤卬昂桑重器梁棟偉材太倉州儒學學

正蕭思似操持無瑕圭璧條議有用文章允

江南疏稿

卷九

十四

清廟之璫璣傳名家之衣鉢廣德州儒學學正

日滋挺拔翱翔千仞博綜茹納百川席上音

珍池中英物婺源縣儒學教諭任家相標品

翱翔千仞詞章組織百家絳帳高風青雲偉

器吳江縣儒學教諭胡汝諒文可鼓吹六經

志在翺翔千仞佇看鵬化暫爾鸞棲上海縣

儒學教諭黃居中輪囷與學絢爛高文暫鶴

唳於雲間行鵬飛於海上休寧縣儒學教諭

趙遵元詞林威鳳學海老龍宏富稱席上之

珍騫騰豈池中之物宣城縣儒學教諭曾洪

璧詞華出璞之三理解入虛之鋒氣壓西京

望隆東壁深水縣儒學教諭秉允元積學千

言倚馬蜚英萬里搏鵬東箭南金天球國寶

江陰縣儒學教諭戴士傑綆汲文派穎脫塵

編鏗鏘雅頌之音扶搖雲霄之望靖江縣儒

學教諭薛思霖刊落訓故深繹典墳當為學

海之老龍佇快雲天之橫鶚嘉定縣儒學教

諭李之華橫經名高馬帳投筆望屬龍門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五

海遺珠明堂偉器金壇縣儒學教諭余一德

莊鵬奮翮崑玉凝姿暫迂芸閣之英丕振芹

宮之教六合縣儒學教諭李春榮行端師儒

之體文登作者之堂絳帳清標青雲美器深

陽縣儒學教諭陸可久識度高華學業醇茂

談經五鹿析角造士三鱣馳聲歛縣儒學訓

導董模粹矣趙玉宛其國珍文章大是當家

才識還堪用世華亭縣儒學訓導洪雲其高

風秀擁青氈立雪教行絳帳文稱作者功濟

饑民寧國縣儒學訓導杜漸恂恂質有其文
循循善廣其誘風端壇杏教植門祗南陵縣
儒學訓導王廷武學有家傳行堪士範允矣
辟雍之選信是滄海之遺以上諸臣皆教職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者也內
馬德澧雖經陞任尚在地地方例得併叙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非繆將馬德澧李
任臺等酌量擢用庶師儒勸而學改益修
矣緣係薦舉教職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江南疏稿

卷九

十六

具本專美

齋捧謹題請

旨

薦舉佐領官員疏

為薦舉佐領官員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佐領等官除不職者已經陸續斥戒

外其職業無虧才諳堪用者例應薦奉訪得

華亭縣縣丞王而鄴著書綽有儒風聽理深

得民譽安慶府經歷梁大觀通才幹濟有條

苦節堅持得定常州府經歷郝佩操持惕若

捧盈才諳儘堪理劇太倉州判官傅爾恒遐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七

心超然脫俗敏手綽乎撥煩上元縣縣丞吳

以諒持身曠然無染佐治卓乎有聲武進縣

縣丞余虞一節歷久而不渝異途絕無而僅

見常熟縣縣丞童時明褪躬無一塵之染問

理服兩造之心吳縣主簿諸萬國佐邑幹濟

能前承委勤勞獨著以上諸臣皆一時佐領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而鄴等

才擢用庶尺寸之長畢錄而大小之職胥

奮矣緣係薦舉領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九

六

舉劾武職官員疏
為舉劾武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武職官員例應舉劾謹將賢不肖各

官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江南副總兵官鄭印熊豹英姿卓

挺鶴鷺神變奇矯肘欲懸雙學堪敵萬此一

臣者履任惟新轉自臣屬海上拮据已久東

南保障功多所當優處示勸者也管坐營遊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九

擊事都司僉事陸韜膺揚遠志席視雄姿持

身不啻飲冰拊士有如挾纊劉河遊擊陳太

猷出自名家宿閑將畧况是武闈首選堪為

徵塞長城此二臣者內陳大猷雖經陞任尚

在地方陸韜効用棘門功勞最著副帥專鎮

次第堪薦者也吳淞把總張五美魁岸有儀

深沉多智長才可當一面壯志常在四方川

沙把總張守爵貧至無以為家忠常懷於報

國允稱干城之選迥出介冑之流柘林把總

王延齡驍雄而武謹飭似文一清江表
載靖崔符之警圖山把總田元宰負七尺軀
學萬人敵蓄威山藏帟豹防江浪息鯨鯢以
上六臣堪備參遊之選者也金山衛指揮使
翁元輔膽氣驍雄儀容壯偉雅負奉旗之勇
時懷裹革之忠太倉衛指揮同知張元佐意
氣慷慨才識疏通雅有裘帶之風允稱兜鍪
之選鎮江衛指揮僉事吳重光魁梧有貌每
柯不凡彎弓九矢穿楊撒桑三山安堵建陽

江南疏稿

卷九

三

衛指揮僉事劉國華行同數馬藝可射擊
射深得軍心清屯不遺地利金山衛指揮
知西承勳赴赴勇氣翼翼小心承委裕翰
之才訓練多投超之氣鎮海衛指揮僉事
廷楊守不踰閑才能集事孝啟百行之首
孚三軍之心太倉衛指揮僉事夏永昌機
有鋒泉雄自喜擒妖尼功倍十盜靜江
震三吳新安衛指揮同知穆興周英標雅
壯志雄才文事武備皆通視篆司運稱最

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九

陽衛指揮僉事郭大成沉雄不愧將種拊循
雅得軍心可稱百練之才足任一旅之寄鎮
海衛副千戶蔡承勳激昂壯志寅畏小心防
盜鳴吹不警詰戎旌旗改色新安衛左所百
戶安從龍膽略驍雄丰神挺拔士卒能同甘
苦緩急可備折衝鎮海衛右所百戶尹尚元
曉暢戎機旁通世故常抱請纓之志雅負穿
楊之能宣州衛署所鎮撫翟國儒曾獨富於
甲兵行堪表乎介冑人中之希弁也而儒鎮

江南疏稿

卷九

廿一

江衛署所鎮撫王道濟忠義自許個儻多奇
說劍氣雄萬夫伏櫪志在千里以上十四
堪備守把之選者也臣又訪得原任安慶守
備今陞廣東總兵標下坐營都司趙躍龍狼
子野心長蛇封豕其賊私曖昧者姑不肯
言其核者一件與監生汪清霖結為兄弟即
以座船於儀真販賣私鹽計每歲得私鹽銀
六七千金與汪清霖均分者長阮晟可証一
件拿獲私販客人劉益所私鹽二萬擔不行

四六九

申報糧自販賣盡入私囊江京可証一件每
年放糧六次索常例銀一百八十兩計三年
共五百四十兩者長孫華過付可証一件馬
嚇哨船頭每船常例銀一兩每年六次何止
五百餘金計三年何止千餘金船頭吳信等
証其最可恨者樂戶張應祥平氏右照非盜
也禁應祥於監而起賊于右照之家應祥雖
以六十金得釋而右照之母死不可復生矣
良民雷年非富也而誣為富逼賣子女雖

江南疏稿

卷九

三

五十兩而釋而其子女散不可復合矣江林
富家也拿究是矣何以波及於高定監禁未
日旋即釋之豈非一百二十兩之錢神耶何
以服鄭高之心章崇烈哨官也是其屬矣反
唇相攻何以致指揮紀家之請和豈非問假
和尚之染指耶無怪乎章崇烈之罵至於執
妓秦五遊江筆聲不絕致經過上司探問夫
以爪牙干探之任泛江湖范蠡之舟真是一
是膽全無忌憚者也原任圖山把總今陸

貴州都司僉書程大受統袴少年介胃庸品
馭衆等之兒戲論交偏比淫朋方其貪饕求
賄則狠若豺狼及其欲飽狗情即眠同猫鼠
設兵船福與人必其相守也乃所轄三十二
船每船索銀五兩計每歲各船共銀一百六
十兩以為常則各兵高枕於家矣兵以船為
家而船聞如也猝有長鬣者之呼餘艘其戒
有乎按兵法法少假便非節制耳乃所部八
百兵每雙月放糧一名扣銀五分計一歲放

江南疏稿

卷九

三

糧六次共銀二百四十兩定為額即各兵操
閱亦且弁髦矣卒不習器同無卒而今弗習
也豈果未兵尉之卒刁斗可無擊乎見面錢
之說至陋規也頭目七兩舵工三兩亦已苛
矣乃合營衆兵而亦每名五錢其細已甚孰
能堪也其歛進者哨長董秀也打抽豐之名
至鮮恥矣土豪趙營七之銀段粟監趙登十
之酒米斯已濫矣乃樂戶八家而亦每家三
兩下流之婦衆穢聚焉其關通者腹兵王繼

宗也職拜盜而身為之盜強犯魏七竊盜何
宗彥徐馬邵承壽等既先後就獲矣乃或縱
之妄扳而漁獵良民或勒其贓物而因以為
利是群盜特為彼而盜也探九法箇此其尤
哉禁販鹽而利盡於鹽大夥刁三等私秤趙
紀二潘可立趙四等已屢次捕得矣乃或畧
其現銀而并沒其鹽或約以倍利而縱令與
販是假官法以為市也蹊田奪牛又奚怪乎
若乃恒舞於宮酣歌於室趙璽高亭二趙蓋

江南疏稿

卷九

四

慶之流號狎客而按新聲營務一憑其撥置
職守何存又若微服冶遊狹斜買笑劉三兒
素四姐張三兒諸妓彼源來而此常往衙署
預撤其關防官箴掃地其最可痛恨者利親
兄程大嗣之雙瞽借襲祖職遂阻父程克清
不與娶妻致兄終身絕嗣倚岳父范鄉宦之
勢奴使族戚程克恕等以致族人攘臂而起
此二臣者漏網已倖於轉官穢德益彰於去
後所當俱革任回衛者伏乞

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卷九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覆

請如果臣言不謬將總兵等官鄭印等分別優處
擢用守備等官趙躍龍等革任回衛庶武弁
知所勸懲地方益有攸賴矣緣係舉劾武職
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身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九

五

四七一

懇將漕折照舊解部轉發遼鎮疏
為折漕出自

曠恩解邊反以滋困懇乞

聖明率由舊章部收轉發以終

皇仁以活災黎事臣於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三

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兵部咨為秋防屆期中外多事等事題奉

聖旨著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解

赴談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欽此又准兵部咨

江南流稿

卷九

二六

取前銀庫湊別項銀五萬兩發解其餘五萬

兩煩將蘇松常三府新政漕折銀二十八萬

內速兌五萬差官徑解遼鎮一面報部及兵

部知會其餘併催解濟等因移咨前來准

隨經會同巡按御史鄧澄備行蘇松常鎮二

道嚴督追徵及議委官領解去後又准

咨煩將所屬應天蘇州松江常州寧國池州

太平安慶各府應解漕折兌發十萬兩差官

解送遼陽取討回文送部查考其餘一併

江南流稿

卷九

二七

當照舊解部庶甦民困而佐軍需今查本府

見徵漕折共談一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兩

內先完銀二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七

分四厘五毫案於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十

日批差解官楊應瓚解部訖今又續完銀六

萬八千七十七兩五錢四分零見委長吳二

縣典史俞有年李時芳領解又據松江府呈

談知府張元德查得往年地方災傷改折漕

糧銀兩委官解部如遇邊鎮告急談部

奏差部寺官解彼接濟沿途兵快護送委任至
重今以漕折五萬徑解遼鎮遠方萬里修城
一介委吏勢孤力寡意外可虞實難起解今
將徵完銀一萬兩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批差解官謝天表解部外各等因到道本道
看得蘇松二府應徵漕折奉文速扣五萬兩
徑解遼鎮是不過以本部錢糧佐軍興之費
亦何敢辭第錢糧必輸納在部遇有動發題
請差官解往甚重之也若令徑從地方起解竊

江南疏稿

卷九

二八

恐遼之於吳非可朝發夕至也銀至五萬非
可懷挾而往也下吏無部寺之重沿途有意
外之虞况前項銀兩原以前歲遇災徵
懇改折以示寬恤今責之以解邊又未免以寬之
者累之已行據蘇州府查完銀六萬八千四
百餘兩松江府查完銀一萬兩及請照往例
懇免解赴遼鎮亦不容已之情也相應轉請
伏乞本院俯念三吳當災稔之後有司之
辦既艱一旦若解銀以往小民之困苦益甚

特賜移文達部先將兩府已解銀內扣足五
萬兩題

請差官解彼接濟餘欠銀數容嚴督徵完照例解
進庶

國計無誤而民命獲甦矣又據常鎮兵備按察
使蔡獻臣呈稱看得漕糧改折原為地方災
傷徵

恩寬恤其漕折銀兩自當按期解部今遼左募兵
買馬軍餉甚急屢奉憲檄頻催先將蘇松常

江南疏稿

卷九

二九

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徑自解赴遼鎮軍情重
務義何敢辭第遼左距吳幾至萬里而今一
二委官三四解戶挾銀長往深入邊境戎馬
充斥意外可虞已諒蘇松道議詳兩院照例
解銀赴部轉解遼鎮仍移文奉道知會外今
查常州府事同一體諒府見徵漕折銀四萬
三千七百五十兩已經詳委知事劉中賢於
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領銀掛號起解赴部
交納其帶徵漕折見行嚴催諒府徵完解京

各等因到臣該臣查得撫屬各府本年漕折
共計該銀三十四萬九百四十一兩柒錢零
內除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五府共銀五
萬六千四百五十七兩零先已盡數通完解
部外蘇松常三府共該銀二十八萬四千四
百八十三兩一錢內蘇州府完銀二萬六千
六百二十三兩一錢零差官楊應璜松江府
完銀一萬兩差官謝天表常州府完銀四萬
三千七百五十兩差官劉中堅松江府續完

江南疏稿

卷九

三十一

銀二萬四百六兩一錢零差官葛世冕續又
完銀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八兩二錢零差官
吳一勳於本年六八九等月初十等日掛號
解部訖蘇州府今有完銀六萬八千七十七
兩五錢四分零見差典史俞有年等即日起
行責令兼程解進前後共計完銀一十九萬
八百四十四兩九錢零總計東西各府通共
完過銀二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兩九錢零除
見完銀兩刻期差官起解一面督屬催徵接

濟外所准咨開軍需急用徑自解遼一節該
臣看得漕糧改折

皇上救災之曠澤解遼一議計臣應急之苦心臣
子誼切同舟奉行恐後安敢妄有陳

續惟是吳會遼陽往還萬里征途之險阻交納之
艱難視之該部委官轉解及關而止當關而

交者事體難易天壤不同而故事解官類皆
郡縣小官毋論意外可虞即合用扛墊勢必

至於另議加編當此賦重役煩之地大祲極
困之秋誅求於額內尚苦難前豈堪加徵於

額之外哉且夫改折將以惠民也今惠民及
而害隨之是名惠之而實害之矣豈我

皇上饑溺由已之初意哉况事有定制法難驟更
三吳歲輸金錢何止數百餘萬

國家典制即銖兩絲毫皆輸之左藏而度支出
入悉聽之司農二百餘年未之或改豈至今

日遽爾更改萬一此舉開端嗣後墻場有急
必且踵為故事三吳煩罷之民胡以堪之此

江南疏稿

卷九

三十一

道府諸臣所以疾首蹙額莫達民瘼於

天聽而臣奉

旨候代病困呻吟諸務盡寢惟此一事關係

國計民情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聖明俯念改折本於救災更改不如仍舊

勅下戶部照舊收解其於邊境

國家無秋毫損而吳民感激更生倍萬於改折

鴻恩矣緣係折漕出自

田賦稿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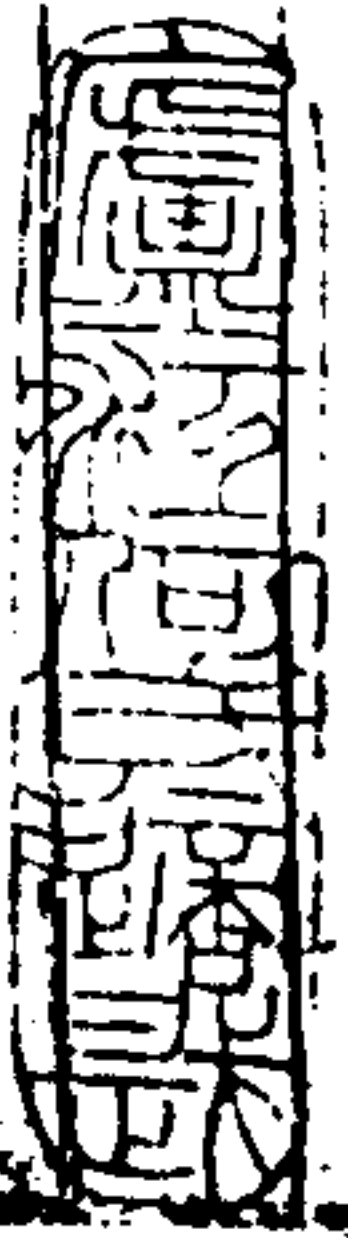
曠恩解邊及以滋困懇乞

聖明率由舊章部收轉發以終

皇仁以活災黎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1

反
反
外

綸扉疏草序

葉進卿先生總揆席垂八
年

主上推誠委重先生竭股肱之
力加以忠貞夙夜盡瘁已
而以乞骸請

主上不忍先生去左右疏六十
餘懇始憐而予之褒寵異
數蓋自

上踐祚以來所未有者越明年
復

詔撫按臣存問于家先生荷

主恩如天罔極爰輯綸扉中啓

事累數百牘梓貽子孫用
章

聖德間出以示余因得而言言
詳閱之則歎

主上神聖登咸三五而先生身
依

日月積誠感動潛收補浴之功

良千載一時哉蓋余嘗評
古大臣計安社稷必乎中
而後其誠格必納牖而後
其機通又必其言之明達

和平而後忠可輸園可轉
漢之賈生治安一策史稱
其通達國體然慷慨激烈
痛哭流涕卽以文帝之賢
止輦受言而竟以讓謙未
遑置也陸敬輿在唐孜孜

序

五

獻納忠誠懇惻蘇子瞻謂
其智如子房辯似賈誼顧
所值者建中興元間匡弼
徒勤而猜疑已貳卒亦莫
之聽已今進卿先生參調
密勿補牘纍纍間有情急

勢迫者未嘗作賈生流涕
之談乃其詞之詳明心之
真懇遠追敬輿至遭際
聖明都俞吁咈回視漢唐有不
翅霄壤者余諸不具論舉
其大者

序

四

福邸久稽屢疏趣就國正而
不阿侃而不激甚至
內降直以封還此則漢之子房
所不能以口舌爭於高帝
者而
主上獨忠先生較羽翼于商山

之皓何如也挿貂之璫馬
跡遍天下閩閩煽虐戍民
以送先生從中勸諍隨檄
之回真海國於春臺斯之
為伐詎獨遺一方安而攸
暨且溢區宇矣在昔名哲
之輔有以詔旨納帝前而
遂逆監出空頭勅者千古
而下令人願為執鞭兩者
舉以視先生寧有異哉世
之人好慕古非今輒云古
今人不相及此亦闇於大

序

五

較耳剖劂竣先生復索余
言以弁篇端余愧迂戇謫
居踰念年邈惟往昔秉國
成者不勝異意焉胥有太
史之簡在矣先生光輔宏
業史必大書特書余何可
襲末俗為一言諛而先生
亦不受諛不必諛者也

序

六

羊眷弟林材頓首書

屏奏草目錄

卷一

請止礦稅疏 掌春坊上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再請止礦稅疏 宮坊上

請舉 冊立大禮疏 禮部上

請舉 冊立再疏 禮部上

南直隸採礦公疏 禮部上

公劾遼東稅監疏 禮部上

郊壇雷火疏 禮部上

奏草 目錄

日食疏 禮部上

請止欽取錢糧疏 南戶部上

天鳴星異疏 南吏部上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吏部上

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再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三惟考察疏 南吏部上

自陳告病疏 南吏部上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告病疏 南吏部上

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卷二

辭內閣疏

辭內閣第二疏

入閣謝 恩疏

入閣讓名次疏

惟發考選揭

請教習揭

請 東宮開講揭

惟請各項揭

奏草 目錄

條陳用人理財疏

惟發考選揭

請發薊遼總督處建夷揭

請處置錢糧揭

請發考選揭

乞休第一疏

乞休第二疏

奏 旨入直揭

請同官入直揭

請處邊餉揭

請處分遼事揭

請同官入直揭

封還楊少寧求去疏揭

救王同知邦才揭

論時事疏

卷三

條陳時政催發考選疏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災傷揭

救王邦才揭

奏草

目錄

請 東宮開講揭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宣諭同官復 命揭

仰惟 德意疏

請 東宮開講揭

封還吏部求去本揭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請止 皇親庄田揭

條陳時政疏

請發兩廣總督揭

請發同官辭疏揭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卷四

災傷賑恤揭

宣諭同官回奏

催請各項揭

災傷揭

請處錢糧揭

為同官訴病揭

處置商人揭

奏草

目錄

條陳時政揭

病故輔臣揭

請補閣臣第一疏

請補閣臣第二疏

代同官求去揭

請補宮僚揭

邊務揭

催請各項揭

雲南事情揭

詞臣序遷揭

誤傳虜警揭

請邊餉揭

東宮出講揭

條陳時政揭

東宮出講揭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請發緊要各事揭

卷五

東宮出講揭

是非賞罰揭

奏章

目錄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

吏禮掌印官揭

工部撤回京商揭

吏禮掌印揭

擱去各官揭

請補閣臣第四揭

票擬孫善繼等揭

翰林院掌印揭

同官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五揭

推轉翰林各官揭

止造神器揭

議論混淆疏

為同官乞歸揭

詹事府掌印揭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要務揭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催請巡按揭

請補閣臣第六疏

奏章

目錄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熱審逆犯揭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卷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乞休第三疏

請補閣臣第七疏

欽賜酒米謝疏

催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乞休第四疏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請東宮講學揭

請東宮講學揭

請補閣臣第八疏

為同官求去揭

條陳時政疏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請補閣臣第九疏

請東宮講學揭

災異乞罷併請補閣臣第十疏

奏草

目錄

同官被論辨白疏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卷七

請補都御史揭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瑞王婚禮錢糧揭

催掌詹事府揭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催發推陞各官揭

請發同官辭疏揭

催行時政揭

催補都察院應天巡撫及發沈尚書告病揭

災傷請發勅諭揭

乞休第五疏

辭票擬揭

纂修玉牒揭

謝宣諭揭

請改遣分獻揭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奏草

目錄

謝遣官宣諭疏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入直疏

問安揭

請補都察院揭

處置邊餉揭

催發都察院堂官揭

為同官求去揭

時政揭

卷八

請免戶部員辦銀揭

都察院署印揭

請會議兵餉揭

宮坊推轉揭

催請鮑遼兵餉揭

救處刑部司官揭

請會議兵餉揭

催散館揭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催請會議兵餉揭

奏草

目錄

九

時政揭

宮僚徑去揭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催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催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庶吉士授職揭

聖政當新人言宜者疏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庶吉士授職揭

請發吏兵二部尚書辭疏揭

催知貢舉官揭

請留朝覲各縣官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發論救李漕撫各疏揭

催諭胡二僉事 勅書揭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卷九

請刑部署印併允戶部趙尚書求去揭

請點巡漕併巡按各差揭

奏草

目錄

十

催請刑部掌印及各差御史揭

催請刑部掌印及發工部王侍郎辭疏揭

請 東宮出講揭

催纂修玉牒揭

催發吏部孫尚書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乞休第六疏

請補閣臣第十九疏

乞休第七疏

廢禁補官揭

乞休第八疏

爲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乞休第九疏

請罷礦稅揭

請賑荒揭

宣諭謝 恩揭

乞休第十疏

極荒揭

賑荒 聖諭回奏

請逮治棍賊由二等及內官揭

捐俸助賑疏

卷十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乞休第十一疏

乞休第十二疏

回奏賑荒 聖諭揭

乞休第十三疏

見朝揭

奏草

目錄

二

代同官求去揭

催請刑部掌印揭

議論紀綱疏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請 東宮講學揭

催各科署印揭

請 東宮講學揭

請發謚典併參鄭材揭

催發考選揭

催請點用大僚揭

考選庶吉士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一疏

催大僚考選疏

催發各疏揭

卷十一

請 東宮講讀揭

請戶部署印併放趙尚書揭

請戶禮二部掌印揭

改擬王之都疏揭

奏草

目錄

三

催發考選揭

請減免袍段揭

催孫都御史辭疏揭

催孫都御史辭疏併各邊總督辭疏揭

條陳各項急務疏

杜茂參劉文藻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三疏

請發同官辭疏揭

請補大僚揭

奏草

目錄

十三

問安揭

問安奉 聖諭回奏揭

問安揭

請會議兵餉揭

論杜茂事情揭

發擬杜茂本回奏

考滿加 恩辭疏

謝 賜羊酒鈔錠疏

請發緊要章疏揭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再辭加 恩疏

請發王掌院辭疏

卷十二

三辭加 恩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四疏

催發考選揭

請考察日期併兵部軍政揭

謝 恩併請同官考滿疏

翰林院印信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奏草

目錄

十四

自陳不職疏

面 恩疏

催發同官辭疏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請移封疏

催允李總漕求去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催發考察日期揭

催發許都御史辭疏揭

催發兵部考選軍政揭

催發考選科道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五疏

請釋卞孔時等揭

催發軍政考察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六疏

回奏南京刑部李尚書摺去揭

論考察事情疏

擬票兵部李尚書請發軍政揭

催發考察揭

催發閣中題奏揭

奏草

目錄

五

擬票李尚書求去揭

卷十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疏

代同官求去揭

火災恭慰揭

火災傳諭回奏揭

火災請舉 聖政疏

請留稅賑荒揭

請發軍政考察枚上考選揭

請批發孫尚書求去揭

擬票孫尚書告疏揭

請發察疏併孫尚書許都御史求去揭

乞休第十四疏

察事已竣直陳苦情疏

請發許都御史王侍郎求去揭

票擬王侍郎求去揭

請發南察軍政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八疏

請發軍政揭

題知 廷試貢生揭

奏草

目錄

六

請發考選揭

請發會推考選疏

催發考選疏

同官列名揭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疏

請允蕭王二講官求去揭

催發兩直隸提學揭

水災揭

請發考選疏

水災請修省賑濟疏

請發李侍郎著印揭
卷十四

惟請軍政揭

乞休第十五疏

請發考選疏

乞休第十六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揭

乞休第十七疏

恭賀 萬安揭

乞休第十八疏

奏直

目錄

七

惟發考選揭

謝 宣諭疏

入直見朝揭

為同官轉奏情節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請補閣臣第三十二疏

請發急務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三疏

惟發考選揭

請領曆 御殿揭

惟發延綏捷敘宣薊閱敘遼東賞功揭

代同官求去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四疏

請 皇極門暨往揭

請發刑部於疑疏揭

請發考選揭

請發都察院題差巡漕御史揭

請發禮部造官擇地疏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五疏

請發兵部薊鎮宣大閱視揭

奏直

目錄

八

請補閣臣第三十六疏 附惟發考選

傳諭 聖母壽節不能稱賀回奏

請 皇貴妃王氏安葬揭

請兵科印務揭

賞賜夷人揭

卷十五

乞休第十九疏

乞休第二十疏

乞休第二十一疏

乞休第二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密揭

請補閣臣第三十八密揭 附請考選

宣諭謝恩疏

新春請行聖政疏

翰林院印信揭

顯假德音再行懇請疏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密揭 附請大遼考選

回奏兵部尚書揭

候旨日久謁誠申請疏

催請瑞王婚禮揭

奏草

目錄

十九

請發孫尚書求去疏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疏 附請考選

請發緊要三事揭

請發考選揭

乞休第二十三疏

銓臣去國時事日艱疏

請點用各部大僚

乞休第二十四疏

乞休第二十五疏

除園庄田揭

乞休第二十六疏

乞休第二十七疏

請發考選疏

乞休第二十八疏

宣諭回奏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乞休第三十疏

卷十六

乞休第三十一密揭 附請考選

擬論代事疏 未上

請宣諭輔臣李揭

奏草

目錄

二十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催考官揭

回奏李瑾出差揭

催請考試官疏

請順天鄉試提調官揭

宣諭謝恩疏

人百場

請點吏部尚書發考選揭

請發考選密揭

惟考選密揭

工部印信揭

同官求去揭

同官求去揭

請點蒞遼總督揭

請發考選揭

同官求去揭

奏草

目錄

三

刑部戶科印信揭

冉駙馬被辱揭

聞言懇發時政疏

為輔臣李請發 溫綸揭

回奏冉駙馬事情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一疏

為同官李請補封蔭揭

惟考選密揭

聖諭慰籍奏第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二疏

謝發考選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三疏

請 福王之國揭

卷十七

請補閣臣第四十四疏

請審錄停刑揭

乞休第三十二疏

請處分時事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五疏

乞休第三十三疏

奏草

目錄

三

請點四川巡撫陞吏科都給事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六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七疏

恭謝 宣諭併陳愚衷疏

琉球入貢揭

請處分被論各官揭

謝 宣諭疏

請釋滿朝薦等揭

改擬 郊祀恭代官揭

請補閣臣第四十八疏

請補閣臣第四十九疏 附 緊要政務

請留吏科趙尚書疏

長至請補閣臣第五十疏

吏部趙尚書求去揭

處分科臣以重計典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一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二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三疏

請點用左都御史揭

卷十八

奏草

目錄

請補閣臣第五十四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五疏

擬票吏部惟補吏科都給事疏 附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六疏

請補閣臣第五十七疏

惟點左都御史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八疏

請發翁侍郎辭疏揭

請補閣臣第五十九疏 附起察 稽察

請發大學士李謝 恩疏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疏

請會試主考知貢舉官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一疏

患病揭

請發方侍郎揭

請發詹事府掌印禮部尚書侍郎揭

請 福王之國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二揭

惟請豫備主考知貢舉官揭

惟請主考揭

奏草

目錄

吉

辭主考疏

再辭主考疏

入闈疏

入闈請補閣臣第六十三疏 附請之國婚禮

出闈聞言請補閣臣第六十四疏

卷十九

請發方侍郎辭疏揭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請允鮑郎中養病揭

封還 內侍 福王明春之國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五揭

請 福王之國密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六揭

請處置劉侍郎孫都御史揭

乞休第三十四疏

乞休第三十五疏

請點禮部侍郎揭

為孫許二都御史求去事情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七揭

請禮部署印官山東真定巡按揭

奏草

目錄

五

乞休第三十六疏

請點用禮部侍郎揭

辨翁侍郎推轉掌詹揭

條陳求去事情揭

乞休第三十七疏

票擬劉侍郎揭

請發翰林院掌印揭

卷二十

請減 福藩庄田疏

請補閣臣第六十八揭

請補閣臣第六十九疏

奏辨戴燦改調事情疏

乞休第三十八疏

為王曰乾事情揭

再為王曰乾事情揭

回奏 聖諭 福王之國事情揭

乞休第三十九疏

又回奏 聖諭 福王事情疏

票擬許都御史求去本揭

謝 聖諭疏 附請補閣臣

奏草

目錄

美

請 諭諸大臣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揭

請發各處按差併允涂一榛求去揭

卷二十一

請補閣臣第七十一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二疏

乞休第四十疏

擬刑部署印併請允許都御史求去揭

封還孫都御史求去本揭

乞休第四十一疏

乞休第四十二揭

催請各省巡撫揭

謝 宣諭疏 請去及請備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揭

謝 宣諭疏 請請補閣臣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揭

謝 宣諭疏 請請補閣臣諸事

又謝 宣諭疏 附請補閣臣

聖節條陳要務疏

奏草

目錄

二七

催發條陳各事揭

謝 宣諭疏 附補閣臣諸事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謝放滿朝薦等疏

催發庶吉士卷揭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請改審錄日期揭

請補閣臣第七十六揭

卷二十二

請補閣臣第七十七疏

請武舉監試揭

因病遣家先歸揭

謝 宣諭併請點閣臣疏

請點閣臣併召原任大學士沈揭

謝 宣諭奏 請請分且

入直請簡元臣疏

催發同官辭疏揭

大臣去國疏

陟恩哀以維世運疏

請發各省巡撫揭

奏草

目錄

二八

頒曆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起廢揭

剖明 內旨奏

請擇之國日期揭

請止阮昇抽稅揭

請點江浙按臣發同官辭疏揭

請發同官辭疏吏部署印江淞巡按官揭

回奏吏部署印揭

卷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回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揭

封還留 福王慶賀 聖諭福

催之國日期揭

謝 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請減 福藩庄田揭

催請之國日期揭

辭免大捷 加恩疏

謝捷功 欽賞揭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再辭大捷 加恩疏

奏草

目錄

三

謝 賜斗牛衣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乞休第四十三疏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卷二十四

乞休併辭考滿疏

催發大學士吳辭本揭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回奏發擬 福藩請減庄田揭

科臣因事實證據實奏開疏

三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四疏

催補大僚揭

四辭考滿 加恩併乞休第四十五疏

考滿謝 欽賞疏

請問 聖母萬安揭

歲暮請行各事揭

謝 宣諭疏

奉 旨入直疏

五辭考滿廢宴疏

催發各差御史揭

奏草

目錄

三

辭考滿 賜宴疏

卷二十五

再問 聖母萬安併請行 聖政揭

封回工部請 福藩之國 傳諭揭

催發之國經由河路揭

回奏 聖諭為 聖母還和揭

請政廢疏

請定 福藩經由河路併護送大臣揭

附奏請點通政使揭

問 聖母萬安揭

請起廢揭

請發候補科道揭

回奏 傳諭 聖母崩逝揭

回奏 傳諭擬 聖母赦稿揭

請發 聖母遺詔揭

恭慰疏

擬進赦稿揭

上 聖母謚議

恭釋 慈綸推廣 德意疏

催發大學士吳際疏揭

請發候補科道揭

卷二十六

回奏 傳諭上 尊謚改期揭

請依期上 尊謚揭

回奏上 尊謚傳免 御門揭

請免開洛河揭

催發赦稿揭

長史不宜加兩司職銜揭

請點用緊要各官揭

附請工部侍郎揭

奏草

目錄

三

請發赦稿揭

附奏點用都察院及各大僚揭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回奏 聖諭福藩田土揭

回奏 聖諭詔赦事情揭

請減稅額揭

送 福藩之國奏聞揭

請 詔赦內添入楚宗事情揭

請發王尚書辭疏揭

請假調理揭

回奏 福藩田土揭

回奏 聖諭再請減廣東稅額揭

乞休第四十六疏

請准勅沐啓元揭

卷二十七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七疏

請 存問申沈二輔臣疏

請發王尚書病疏及點巡視科道揭

謝 聖諭併乞休第四十八疏

恭題 聖母神主揭

奏草

目錄

三

因病不能恭視題 主揭

請 允候補科道揭

請撤稅監高宗揭

公請撤稅監高宗揭

催吏科掌印揭

大祀改遣分獻揭

因 山陵請補大僚揭

病中條陳時事疏

擬票御馬監本附揭

謝 宣諭疏

奏草

目錄

三

請放李朴揭

辯過御史論奏疏

請撤回稅監揭

卷二十八

回奏 潞王薨逝揭

親藩薨逝恭慰 聖懷疏

回奏遣內官弔 潞王揭

遵 命題 主疏

請分遣大臣護喪揭

請申傍防守揭

回奏 聖諭扶掖躬送 梓宮揭

請用人夫擡 梓宮揭

請更換扛木揭

梓宮安行揭

恭赴 山陵題 主揭

題 主後 命揭

感觸 聖孝乞休第四十九疏

山陵事完恭慰疏

乞休第五十疏

請 加恩候駙馬揭

奏草

目錄

三

請撤稅監及各官給憑揭

止 福藩食鹽揭

乞休第五十一疏

卷二十九

乞休第五十二揭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三疏

乞休第五十四疏

為候憑各官催請吏科揭

乞休第五十五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六疏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七疏

請補都察院官揭

催請吏科揭

乞休第五十八疏

請發閣臣吳辭疏揭

為南北司業推陞事情揭

乞休第五十九疏

卷三十

乞休第六十疏

請 仁德門賀 聖壽即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章

目錄

三

謝 恩准放乞 允即行疏

乞休第六十二揭 此揭係前疏未下時上

乞休得請謝 恩併辭 加官疏

謝 恩併效餘忠疏

持薦名賢疏

途次謝 恩疏

到家謝 恩疏

謝 存問疏

綸扉奏章目錄終

綸扉奏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桂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大學士葉向高

請止礦稅疏 掌奏坊上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當官有專職苟事關

宗社不得避出位之誅納諫有婉辭苟情迫號呼

不得逃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于君父之前者

則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危言情非得

已臣惟往者礦砂之採僅在北方店稅之興

止於近地中外人情已洶洶不安謂亂在旦

奏章

卷一

一

夕今日四封之中五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

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人民得安其生理試

觀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不亂者乎有如

此召亂而可容易收拾者乎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燭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

而

聖意堅欲為之群言不能爭群怨不能動度

陛下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

微即有狂圖何渠能逞不知三代以還危亡

之禍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伊異人盡蚩蚩

之氓也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璫肆虐其君
至蒙被詬聲然尚未至鑿山張肆與小民爭
尺寸之利而四海已糜沸矣况今日事勢十
百危此者哉武弁負恩貪圖微倖誑賣

聖明至于市井無賴似捏礦山枉辱褒獎此等小
人得志橫行既幸

陛下為其所中復笑

陛下為其所愚無禮無義一至于此臣等私心實
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基無窮之禍蒙無端之
欺受無根之謗

奏草

卷一

二

陛下何利于此而必欲為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協濟大工今宮中之一瓦一椽有
取自礦砂者乎有取自店稅者乎耳目昭彰
誰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得非聖心于此亦有所不安而姑
為之辭歟如其不安何如勿為

明旨又云不許擾害地方夫中官承命奉宣德意
或亦有人然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業已予
之牙距歃之腥穢而復禁其搏噬責其馴伏
卽有賢者猶難約束况于暴戾恣睢如陳增

李道之流者故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貨
財姦人妻子此等景象群臣知之而不敢盡
言卽言之而

陛下不信也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臺賤隸無
有一人不云

朝廷如此舉動天下必亂宗社必危

陛下方紹明大業垂有道之長柰何使

祖宗列聖艱難劍守之天下為此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之長物遂聽徂僧謬言而棄置弗恤耶

臣目擊危難披瀝上陳伏願

奏草

卷一

三

聖明急行省改母為群小所中以隳萬世之基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進唐書疏 國子監上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洩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為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即一代之昇平亦惟貞觀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帷幄得聞其忠糾繩得盡其職雖貽謀垂範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輓近之令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初終之不替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

奏草

卷一

四

剗平之後而任承確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晚節之沈迷同歸于亂祚遂衰于長慶釁已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命圖或治致小康而自暴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人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真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

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印政要之披宣尚無當

聖意登唐風之禩陋乃收陳於

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葑非儻或可采喻取自不相妨苟乘清燕之時少加緝閱其于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用台衡宸衷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取千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己者也伏惟聖慈俯賜留念

奏草

卷一

五

再請止礦稅疏 宮方上

奏為直陳天下安危第一大機懇乞

聖明亟圖挽回消弭以保治安事臣等見臨清告

變戕殺四十餘人中使馬堂幾乎不免奉

旨逮繫守備矣中外人情咸謂馬堂平日不能奉

宣

德意信任牙爪虐害商民斗米寸薪皆被攘奪以

致小民窮迫無聊生心倡亂為堂者正宜改

絃易轍歛戢克殘庶幾可弭乃計不出此輒

復擅殺立威致深眾怒孽由已作罪復何辭

奏草

卷一

六

竊意

聖明于此必有處分夫不令奉使辱

命之中官晏然無恙以貽地方之憂又意

聖心必因此悔悟罷革稅店與四海享安靜之福

乃日復一日未聞

德音臣等淺陋腐儒莫知其故第念臨清去

輦轂下不數百里白晝通都兵刃交接此而不問

朝廷之紀綱安在法度安施政刑既失奸宄窺人

是大亂之道也若店稅猶存中官如故而徒

欲正法伸威捕治亂黨人心不服禍變必

一夫號呼四方響應又大亂之道也矧今歲

春夏雨澤愆期近自京畿遠至關陝赤地焦

原亘數千里兼之閩粵苦潦川貴苦兵吳越

荆揚騷然擾動今日域中遂無一樂土即向

者通邑大都市塵喧鬧之處亦蕭條凋耗無

異窮鄉曾未有枕戈之虞暴骨之苦而景象

已若此矣

陛下試思此等世界如甍嬴之人食以梁肉猶恐

顛仆尚可椎肌擢髓以速其斃耶非獨此也

百姓既與中使為仇留之地方終難展布迨

奏草

卷一

七

其再辱國體益傷今臨清之局未完而山海

關三家店又復見告遠方聞之孰不效尤所

在官司無辭以謝百姓夫難約束懲治令之

不從禁之不止中官之勢必將大窘臣恐稅

店之名徒存國家終無分毫之入於此時而

後議罷則已晚矣此等事理人人皆知而

陛下獨若有未釋然者不過以帑藏空虛急於補

塞未暇念及耳以臣等愚慮天下人情不甚

相遠

陛下貴為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猶患貧彼虫

蚩編氓囊篋幾何肯甘剝削最可痛者有一
種窮民營生無計惟于行賈輳集之區百貨
灌輸之地肩挑背負跣脚推車日覓數錢以
資衣食養父母妻子一旦生計斷絕束手無
如千百爲群椎心飲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
力之夫不閑禮義之輩擬而從亂如决水東
流滔滔莫禦其勢非用兵誅夷决不能定
陛下受天地付托爲生靈父母乃驅迫窮民陷於
死地母論憂及

宗社卽于心能不惻然耶且

奏草

卷一

八

明旨屢下固云敬

天法

祖勤民矣洋洋

聖謨旣已如彼而徵之行事乃復如此

陛下試思年來舉動以此敬

天天心順乎以此法

祖祖心安乎以此勤民民心悅乎卽如中官奉使

累朝誠有故事然惟正統以後乃始見之非

二祖之舊章也

世皇英斷盡行召回遂爲中興第一美政

陛下爲人子孫當紹述芳規發揚大美乃以一時
權宜使

祖宗有信任貂璫徵求貨賄之名書之史冊傳之
後世豈國家之光

神靈之所想望哉大小臣工日夕望

陛下改圖甚于農夫望歲累牘連章冀回

天聽而

陛下恬若罔聞甚且以沽名擯斥夫沽名賣直臣

子大罪

聖明之朝豈容有此况今所陳列皆事關安危情

奏草

卷一

九

同休威豈可以此名目繫疑群臣而杜其口

哉直道難行嚴威易折自吳宗堯吳寶秀逮

繫以來縉紳縮氣守土諸臣上章告難亦或

委蛇其說無敢直言時事如此真可寒心

陛下若翻然改悟不過發數行

詔書與天下更始薄海內外歡忻鼓舞共沐

天恩眼前世界便是唐虞如仍前不改群奸日恣

群怨日深臣恐秦隋之禍不旋踵而至語云

爲于未亂今已亂矣圖于未形今已形矣已

亂已形勢不得不旋轉而旋轉之力又如此

其易

陛下何靳而不為之乎蓋臣等史臣也見史傳所載凡人主意向有所沈溺于臣下之諫未嘗不怒及其敗亡思往日之事未嘗不悔至于悔則已無及矣唐玄宗遷蜀父老張公謹進言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玄宗為之歎歎嘆息而無可柰何夫禍亂之萌至草野共知而其主獨不悟未有不傾覆者臣等每讀史至此輒徘徊惋惜故不勝杞憂復爾狂瀆伏願陛下鑒往察來俯垂採擇先召還馬堂盡革稅店

奏直

卷一

十一

然後責撫按以治亂民之罪處置得宜孰不俛首聽命惟

陛下之所欲為天下自此有萬世之安矣如

聖意遲回未欲遽已亦乞量定稅額責有司解進

毋令群小得魚肉下民儻亦急救燃眉之

策乎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請舉

開立大禮疏 南禮部上

奏為

大禮屆期群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開立冠婚久軫

聖懷近者

明旨渙頒好逮豫定人人舉手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祚胤于無疆臣等何幸躬逢

奏草

卷一

十一

聖典乃自冬及春為期已迫在廷諸臣連章上

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已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

有當此之年而名號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

遂者參之事理必不再遲况我

皇上慈愛篤至歷年

勅諭委曲詳明頃又暫停講讀竊以將息其乘春

陽而舉令典蓋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廷

諸臣之請亦不過仰體

聖慈恭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

惟是普天率上延頸企踵共待茲舉早一日

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已屆事貴及時

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

大工未竣經費未克尚欲少待則臣等聞翼翼

宸居成在不日無庸待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

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宜待也以

大聖人行大典禮何必為此而徘徊其間哉臣等

奏草

卷一

十一

遙望逃聽情不能已輒敢冒昧上聞伏乞

聖明遵禮昭信俯垂鑒俞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請舉

開立再疏 南禮部上

奏為

綸音久渙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昭

威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於初春合詞上請未奉

俞音隨從邸報伏請

勅諭調俟

奏草

卷一

十三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候不敢再有

陳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寒冬在仰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

何時四海臣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好速定矣睿質克矣新居飾

矣百凡處置無不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

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悉念及之然而當婚未婚當冠未冠當開立

未冊立屢期屢更輒請輒寢遂使十九齡之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有不能一日安者而

皇上顧緩視之揆之事情靡得其故

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

上心臣等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

有孫為樂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為吉祥善

事竊意

聖心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瀆以此為仰

體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

延竊恐

奏草

卷一

古

列聖神靈

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國厚恩當此大事

不能披瀝感動

天聽律以臣子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

聖明俯順輿情亟頒明詔擇吉舉行

宗社幸甚

南直隸採礦公疏

南禮部上

奏為

陵寢重地開採非宜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以光

聖孝事臣等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

遇桂奏獻奇異銀礦無徵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

劉朝用開採進解其舖面門房會同部科及

撫按等官查議明白奏請定奪臣等欽遵除

奏草

卷一

五

舖面門房另行會議外惟是開採一事關係

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意之回臣等不敢絜有陳瀆若南都事體委與

他處不同他處利害尚在小民而南都直上

關

陵寢他處小民雖苦礦害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

此

陵脉一傷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等待罪此中若

隱忍不言他日誰任其咎故不得不披瀝愚

衷仰干

天聽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隴以盡于幽
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江東
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
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
凝結則爲今

祖陵

皇陵故天下之輿壤神臯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
得其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奏草

卷一

七

皇陵之去廬州

孝陵之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
龍脉所鍾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撼彼
動處處相關若廬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匱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未及慮卽慮
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王湯
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
今此數郡母論粉榆舊社卽開創之初供億
艱難過豐沛南陽遠甚其山川草木猶宜愛
護以毋忘

皇祖眷顧遺意况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而漫例之耶今

成命雖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採群言亟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

奏草

卷一

七

歡聲將

皇祖在天之靈亦爲悅豫默佑

聖躬陰培運祚其爲利益豈僅僅數萬金錢已哉

臣等咫尺

陵京歲時瞻拜憂深慮切決不敢飾迂濶之譚以

欺

陛下伏乞

聖明曲垂聽納

宗社幸甚

公劾遼東稅監疏上

奏為權使矯縱異常罪狀疏列已備懇乞

聖明蚤發宸斷以釋群疑以杜亂萌事臣等備員

陪京切見近日時事上致天災下深民怨皆

中使縱橫亂法下紀所致自愧素餐無能感

悟

聖心為百姓請命忽閱邸報自四月二十九日以

來內外諸臣交章累牘參論稅監高淮不法

事件大都謂淮在鎮之日凌虐文武將吏破

壞軍民田產縱容無賴家丁淫奪良民婦女

奏草

卷一

六

致死多命搶掠客商貨物近又勒要各路將

官調取精兵沿途擺撥控弦露刃演習行陣

不奉

明旨擅離地方率領家丁數百人騎軍馬數百匹

金鼓喧天吶喊載路直抵廣渠門外聲言進

獻各項貨物人

皇宮而

皇上求討鎮守種種狂悖臣等一見不勝駭異何

物罔豎敢於蔑法無狀至此誠國家從來未

有之事中官從來未有之橫此而不問以

廷紀綱法度盡皆陵夷中外人心盡皆渙散

天子之威命靈爽同神明而侔造化者盡為群小

所狎窺恣玩而不復忌畏

手權將失國勢將危其為興戎鼓釁何可勝言在

大明律近侍之人在外私行煽惑人民者斬私行

如此橫行何如煽惑如此擾動何如皇皇三

尺即大奸巨惡尚知諱避而淮公然冒犯旁

若無人豈真閔不畏死性與人異哉不過揣

摩

皇上近日稍寬言利者之誅妄意

奏草

卷一

九

皇上所愛恤之赤子彼即暴虐可以利奪也

皇上所置設之將吏彼即窘辱可以利解也

皇上所守

祖宗禁革之鎮守彼即僥倖可以利干也以

皇上神聖操縱海內莫知端倪即淮敢無端侮弄

若以

聖明真墮其術中則自此而撫按監司其為陵蔑

何所不至往者中使肆暴只魚肉百姓漸及

青衿漸及士大夫漸及守土之吏今且上及

朝廷矣往者中使營謀只垂涎礦稅漸而受獻漸

而撓有司漸而私畜兵衛今且馳戎馬於國門之外矣貪人無厭小人無知

皇上微寬之而被遽狎視之

皇上稍假借之而被遽張大之

皇上未享其尺寸之利而被遽以為丘山之功日

新月盛上陵下替譬之于火不撲則愈揚譬

之于瘞不彈則愈大至于燎原剝膚無可柰

何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天下安危四方觀望

盡在今日而言者逾切

天聽逾高牘盡留中未蒙裁處長奸究之謀阻忠

奏草

卷一

辛

讜之氣令天下之人莫測

上意所嚮始而驚駭繼而惶惑悞謂淮之神力真

能蔽塞

主上見聞淮之布置真能邀取實封章奏視淮如

虎畏淮逾深遼左無告之民不走虜則出口

外京師左臂且岌岌矣是不可不為之動念哉

不特此也釋一高淮而不問天下之為高淮

者尚多彼皆吸百姓之膏血擁巨萬之貲盡

欲求所欲求有如踵淮故智藉以進獻為名

擅調官軍多騎驛馬統領參從四合六聚

都城之下

陛下此時將聽之乎抑止之乎止之則彼有辭不

止則禍變立至廷臣所稱吉祥王振之事皆

事勢必然良非過計

朝廷將何以處分之哉臣等願

皇上將諸臣前疏一一檢發下淮法司推究來歷

意在何為如事情有據盡法處治其帶來家

丁戰馬發回該鎮查明另奏仍念遼左孤懸

被淮殘蹂已極一切礦稅盡行停止特

勅撫按將淮播虐被害之家行所司查訪加意撫

奏草

卷一

壬

郵以彰

朝廷威福解群情之惑消禍亂之原其於

宗社生靈所關非眇小矣臣等誼切同體心懷戀

主敢披瀝血誠伏惟

皇上省覽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郊壇雷火疏 南禮部上

奏為郊壇災變異常天威赫怒可畏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接邸報見

皇陵石碑方告成事南郊雷火遽折望杆此之為

變上關天地并切

祖宗甚可懼也

皇上惕然下

明詔講求脩省大小臣工莫不仰承

德意毋敢怠違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言之至諄切

矣臣等愚衷以為變者對常而言詩曰日月

奏草

卷一

三

告凶不用其常夫不用其常所以為變也

皇上試思年來舉動有一之用其常者乎

朝講常典也而久輟矣

郊廟常祀也而久代矣百司庶職常員也而久闕

矣章疏批發常事也而久

留中矣重以礦稅騷營建迫急賢才廢棄徃任

究號眾耳目之所見聞盡非常可駭之事

甚至於六年考察自有常期二百年來遵行

無改乃今或寢而不發或發而特留遂使

清朝黜陟之典翻為聚訟之囿留京根本之區

盡皆待罪之吏成憲幾至弁髦人言褒如克

耳公論鬱結士氣摧殘縱微

上天譴告其為變固已大矣夫災異之變見於天

者

皇上已惕然而恐懼矣至於人事之變甚於災異

顧恬以為常而不怪也此臣等之所大惑也

更有甚者

皇上年來詔旨不信於人如欲興礦稅則曰助大

工矣欲人毋言礦稅則曰將停止矣欲掩礦

稅之非則曰不忍加派矣諸如此類皆從而

奏草

卷一

三

為之辭是以民為可欺也此機既熟不但施

之於民而且施之於天今日告災則曰甚警

惕矣不遑寧處矣明日告災則曰省躬思咎

矣誓脩實政矣天下之人延頸企足以為

聖心悔艾如此痛切必有施行而日復一日歲復

一歲未有一事改絃易轍且加甚焉夫三尺

童子頻相愚弄猶知怨恨皇上帝鑒觀有

赫奈何以誕設虛恢之說賣於其聽一之為

甚而况再三而况數四珪幣不以告虔而以

告慢祝史不以陳信而以陳欺寧不益重其

怒而厚降之毒哉自三代以來居此位者予
奪靡常吉凶禍福視其所行毫釐不爽此誠
爲之天爲之也使天而可欺則所云警惕畏
咎之空言亦不必設矣

皇上又何爲而有此詔乎天以天下畀

祖宗以逮

皇上今乃以

皇上之失而累

祖宗爰及

神靈頻歲震驚

奏草

卷一

書

皇上爲人子孫謂宜如救焚拯溺不能須臾而尚
晏然於深宮之中以虛文塞責卽四海臣民
不足嬰念其何以仰慰

列聖之想望哉此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今日
之所祈懇於

皇上者無他常法當守常情當順常格當存常言
當聽舉凡

郊廟朝講以至政令施行等項一循舊章盡如
臨御之始而又確然果斷期於必行無空言無反
汗以警惕不違之心昭反躬引咎之實則人

既率常天豈獨異

宗廟之神靈自安蒼穹之仁愛必篤其爲脩省急
務無過於此如徒恃祭告爲感乎借彌文爲
消弭始則皇皇終則泄泄有如頃歲脩省故
事將恐天怒人怨日甚一日而天下事有不
可收拾者矣伏乞

明留神省察臣等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奏草

卷一

書

日食疏 南禮部上

奏為天心仁愛切至人情危懼日深懇乞

聖明急脩實政以保治安事臣等待罪留京切見

邇年以來四方災異奏報頻仍竊恐

聖心玩災為常未嘗動念今見四月朔日日食八

分有奇適當廟享之期

皇上急頒

明詔兢惕不安臣等仰窺

皇上畏天一念如此真切必有脩省實政以答天

心礦稅必罷內帑必發興作必停章疏必下

奏草

卷一

三

被逮諸臣必蒙

恩宥大小臣工痛心危言仰干

天聽者必次第舉行而跂望月餘未聞德音是

陛下徒有兢惕之心而無兢惕之政徒為是畏天

惻怛之言而未見畏天昭事之實也赫赫蒼

穹可以空文虛語挽回消弭否此臣等所未

解也

陛下聰明天縱何所不知豈于此等事理猶有未

了所以然者蓋由利欲一念橫于胸中不能

自割正如太陽本體光明烜燠萬古常新而

陰邪一乘不能自露其光夫使太陽長蝕而

不復則世界將何照臨使人主之心長溺于

利欲而不返則萬方將何仰賴今內而輦轎

搜括空虛外而閭閻剝削淨盡窮天極地無

處可避誅求摧髓椎肌無人得安生業蕩蕩

乾坤蹙蹙靡騁此等景象正如人行昏夜中

魑魅豺虎出沒從橫思一見天日而不可得

森此下民皆祖宗生養

陛下赤子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答其望且匪獨

奏草

卷一

七

民困也邊軍枵腹漕水斷流戶工二部號稱

苦海即南中諸曹向時稍有積儲用備緩急

今亦一槩告匱朝不謀夕

陛下曾不省憂屢疏屢格方且營離宮索金寶督

率不休此如人家子弟饑寒田廬荒廢而為

祖父者且奪其衣食以助遊觀收其錢財以

克私索家人號呼付之不理曾不思田廬誰

之田廬子弟誰之子弟

陛下以為可乎不可乎最可憫者被逮諸臣竭忠

盡智不避禍害與群小為仇以擁衛生靈保

全宗社而困辱桁楊淹禁囹圄存者已病病者已死覆盆無見天之時幽谷絕逢春之望哀此繫囚皆

祖宗培植

陛下盡臣何罪何辜而罹此患

陛下亦復何心而不一加照臨以雪其枉天下之人皆謂

陛下欲錮諸臣以警中外使不敢與中使爲梗不知人情誰不惜身誰不懼禍

陛下有生靈不自愛養有

奏草

卷一

三六

宗社不自顧慮彼亦何苦而自干

天怒以陷不測忠肝義膽鼓之尚恐不動何事摧

殘以逆來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尚且不爲

陛下奈何輕以億兆蒸黎二三蓋臣之命而徇此

無厭之求靜夜思維可乎不可乎縱陛下不爲民心留念

皇天

祖宗日昃臨望

陛下奉若祗事而十餘年來

無鑿輅之音

宗社希

袞冕之容

法宮高居日持籌而商貨賄宵人附和共按籍

而課錙銖每逢大祭輒稱調攝其誠然與否臣子不知

皇天

祖宗必不可慢今

廟享日食徵應昭昭臣子不敢言而天與

祖宗言之臣子不能悟而天與

奏草

卷一

三六

祖宗悟之此時若不改圖更將何待往者天下之人見

人見

陛下舉動稍異尋常以爲暫時如此後不復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駸駸習玩以變爲常人事

既爾天象亦然無地不災無歲不異即頃者

南畿地方自鎮江以至蘇州橫亘數百里水電異常田禾盡損根本重地震驚若此臣等

私心慄慄危懼欲言則詞已竭欲默則義不

安故復冒昧陳說雖皆

陛下習聞候聽然在今日消災弭變第一義實無

踰此伏孽

聖明留意罷礦稅發私藏釋累臣蠲金寶停工作使

聖心廓然雲消霧釋如日中天更無纖翳然後郊廟必親

朝講時御大臣

召對逐臣召還官闕必補牘上必報告臣上下脉
脗貫通歡聲四布沴氣不生唐虞三代之治
在呼吸盼響間矣

奏草

卷一

三

請止欽取錢糧疏

奏為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

聖明亟圖節省以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頃因人乏攝事戶曹諸曹郎見臣輒感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庶府朝夕仰給事勢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按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權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

奏草

卷一

三

折既不可常行而權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母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往工部各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

陛下奉承

祖宗顧念

高皇帝創法之區豈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賸乏一至于此况所取之物名為供御而實則群小營謀視為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間

詔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

奏草

卷一

三

之賄累又不知凡幾比入

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群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

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

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

數各部所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

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

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

能支斫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

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

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况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

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

之命脉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

奏草

卷一

三

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

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

點砂化鐵之術剗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柰

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冀土用之尾閘洩

之狼藉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

自礦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

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

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

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能併所得只供如此

之用則何為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歛之既極

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感也年來災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持空令難行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為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

奏草

卷一

三四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為允行至于此中戶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皆析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克之語無有為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竇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得已冀

陛下之憫念而為是疾痛之呼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誑臣慮之非迂

併賜留神以後凡額外

欽取盡行停罷即歲供物件亦乞
其所禱留京庫藏地方大計良不淺矣

奏草

卷一

三五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版... 內

天鳴星異疏

奏為東南災變頻仍

畿輔隱憂日甚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急圖脩弭事臣等待罪留曹竊見
四方災異連綿不絕每讀邸報輒抱杞憂乃
自八月以來近畿州郡異變叠出泰州去留
京不二百里而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去
留京不百里而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自鎮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而留京教場
則兩夜隕星或墜地而化為灰或自空中分

奏草

卷一

三

為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跡節經兵部與科
道諸臣奏聞皆確然有據非僅得於流傳者
也臣等尸位素餐職業曠廢天災示警罪復
何辭天文占驗之書臣等所未習惟是經
傳所載如隕星紀於春秋山冢萃崩見於小
雅天鼓鳴無雲而雷著於前史諸如此類皆
當衰亂之世禍敗相尋毫釐不爽然其見猶
不同時其災猶不同地未有百里內外諸異
畢臻兩月之間告凶洊至連宵星隕同在兵
營若是之駭異者中間天鳴一事尤為曠見

詢之故老謂嘉靖年間虛空之中曾聞微響
尚不如今日之甚未幾而倭寇縱橫東南塗
炭禍患之烈已如此矣况在今日可勝言哉
國家建都幽薊根本之地全在東南今東南民
力日見困竭旱澇凶荒無歲不有今歲自入
夏以來恒暘不雨粒粟不登大江南北流離
載道而蠲租之詔未聞催徵之今日急留京
倉庫隨處空虛列署官聯強半缺乏綠林潢
池之輩嘯聚已多一旦四起橫行將何以應
此實臣等之所日夜寒心不容自己者也更

奏草

卷一

三

有說焉自古及今未有數百年全盛之國家
亦難得數十年太平之世界建元耗其中開
元亂其末故周公陳殷周哲王享國基命皆
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良以天下大器帝王大
寶晏然享之甚不易也
皇上帝熙隆之運福祚綿綿與天無極可謂振古
之一時已天以振古未有之福與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報之者未有以稱頌年謹告終不能
悟將天亦自厭其煩矣而

皇上每一遇災輒下脩省之詔殷勤懇惻終無一行將

聖心亦自厭其虛矣大小臣工請復

朝講請

親郊廟請罷礦稅請發章奏請補內外缺官辭窮

情竭終不見聽即臣等亦自厭其瀆矣物盛

則衰日中則昃豈以殷周哲王兢兢業業迺

之而猶難者可恬然安之而無事乎漢唐前

事可為炯戒此又臣等之過計也臣等受

國厚恩毫無報稱當此災異沕臻之日自度分

奏

卷一

三

義惟當反躬引咎急圖省改以補愆尤而復

妄有陳瀆者良以臣子力微即一時悔艾未

必動天而

聖明幡然舉動即以回三光而奠二儀無所不可

故不勝其欵欵之私為東南請命於

皇上又望

皇上之警悟亟脩實政自結於天以益培萬年無

疆之運作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臣等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公賀

皇孫誕生疏 南史記上

臣等近接邸報伏覩

勅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逢

大慶不勝懼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

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

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春此

奏

卷一

三

文孫之誕奇

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

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三應華

封之祝

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

元良開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鈿函嗣播葛繁

之響屬皇天之篤祐肆宗社之垂休適當上
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黃鍾六琯一陽來復於斯時紫氣

滿千門庶彙騰懽於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固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

滂

慈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

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

闕

奏草

卷一

早

五雲天遠每翹首於鳧趨

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於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

恭陳微悃茲敬脩乎舊典庶仰答于洪休蓋

茂發

孫枝實

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

益順歡心旁流濺澤

天休滋至匪獨樂於已而同樂於民

貽哲命初生以遠垂于

孫如近垂于

子則

鴻基燕翼侈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堂陋鍾祥于

漢代此實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勝惓惓者也

奏草

卷一

早

惟考察疏

奏為計疏未奉

綸音臣工不便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檢發以重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

十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舉行察典該尚書臣會同亨會同各該衙門

矢公矢慎列名上請專差辨事官傳尚義齋

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離任獨臣

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經今月餘未蒙

奏草

卷一

四

批發臣惟令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下萬

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必不得容其關係在

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舊章必不可越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寢閣如今日者

留都去

轂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輕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

庶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妄窺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

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

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

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

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

早下原疏以慰輿情以勵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奏草

卷一

四

再催考察疏 南吏部上

奏為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蚤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

口同民心以出治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

舉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

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

糾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為不

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惟

奏草

卷一

四

請亦兩月矣一際

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閒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固

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

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願涉於猶豫

呈上有率由之美意事反違乎典章眾口囂囂莫

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為臣

下計

皇上自為計也今賢者趨趨不肖者觀望欲去不

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

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

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真德秀有言公論

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闕不可以為人公論湮

鬱不可以為國留京豐鎬之邦風稱清議如

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

奏草

卷一

四

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之

舉動與非眾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跋扈之患

生一代之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

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

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

妄撥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將前疏蚤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

心服大典竣而群言息矣

三催考察疏
奏為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怪愈深懇乞

聖明蚤賜批發事考功司案呈查得本年二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各官明白分別疏請至三月間又經本部疏催俱未奉

旨良由萬幾殷繁不及檢發理宜靜俟但六年者滿國家大典凡在臣工顛顛待命非但留者得安心于職業即去者亦息念于覬覦昭黜

奏草

卷一

四六

陟之權衡成平明之治理關係最大難以稽遲今

停留已久變態漸生賢者無所據以業官寢成弛廢不肯者有所因而觀望將致紛紜甚至造揭流言公然放肆有不止如本部及諸臣催疏之所慮者是宜懇請

聖裁以肅朝典者也至于北京考察

聖明念科道人乏將浮躁不及者盡行留用雖聖意無私未必以南而北而人心過計將謂因北以例南竊恐

制不可盡違公論不可盡拂嚴度官而寬科道輕重既為例施寬科道而及匪人紀綱益致廢壞今已經

批發者尚望斟酌于宸衷在未奉處分者自當率循乎令甲輿情如此國體攸關是又宜併責聖聰以備

采擇者也呈乞具奏等因到部該臣者得計疏留中已於三月十五日具疏催請寧敢再塵乃考之典章參之物論誠有如司臣之所言者

奏草

卷一

四七

若日復一日仍舊停留將議論愈多而官守愈曠其為利害得失不徒下及于臣工行見世道人心因之大壞于今日臣竊懼之是在皇上蚤渙一日之德音庶使諸臣蚤安一日之分義臣等之所為夙夜禱祈不避煩瀆者實在于此若大科道之權留實駭中外之觀聽雖予奪之柄本出于

朝廷然是非之公當付諸天下列聖之謹守而勿失者所以塞僥倖之門而昭公平之典也此防一失弊竇安窮所望一代舊

章尚存于留省庶幾千秋公道未泯于清特
此則臣等所聞于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無
不皆然萬不敢以一人之意見一偏之議論
妄陳于

君父之前也惟是

聖心慎重自有權衡又無俟臣等之嘵嘵者職守
所關日昧上請伏乞

聖明俯鑒狂愚仰勤

覽斷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奏草

卷一

甲

自陳告病疏

奏為自陳未奉

明旨部務難以久妨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以六年考察具疏自陳經今

兩月未蒙

賜允臣部尚書臣曾同亨考滿離任臣承乏署篆

又兼署南京禮部欲杜門候

旨則百凡廢闕事體不便欲強顏視事則躬方待

罪進退未明以積愆應黜之人而雍容奉職

固義之所必不可也以旦夕當去之官而遷

奏草

卷一

甲

延廢事又心之所大不安也留銓重地職務

頗煩臣身一日未去則曠一日之官曠一日

之官則滋一日之罪

皇上以黜陟肅吏治則如臣者既不宜久玷乎清

曹以廉耻維世風則如臣者尤當使自安其

分義伏乞

聖明俯鑒愚衷

蚤行斥罷庶功罪之等既明根本之地亦重矣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自陳告病第二疏 南史部上

奏為待罪患病情切歸休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事臣頃年以來累因患病陳乞俱

蒙

聖恩着令調理於三十二年冬赴京考滿行至山

東鄒縣地方舊患大作僵卧傳舍至于三旬

勢且不起此地方官民所共見者幸存餘息

屢勉支吾得至

闕下復蒙

聖恩着臣復職適逢考察自陳之期同官強臣力

奏草

卷一

五

疾抵任臣自分罪愆夫當罷斥不敢遽以病

請乃

聖度優容兩疏未發臣身在待罪既官守之有妨

情類觸藩復進退之無據殘軀狼狽病勢轉

增寒熱交攻痔瘍並作初從五內轉及四肢

手足頭目盡皆腫痛行住坐卧無不呻吟骨

立形銷奄奄待盡縱使求醫問藥少延殘喘

于歲時亦難奉職業官用報

君恩于萬一罪臣宜黜病臣宜休臣之私衷揆度

已審萬不敢飾辭以竇

生聽者也夫臣子力能效用而數稱疾病于

君父之前心之所甚不安也妄意

君父之容留而故求引去法之所必不貸也有一

於此皆為大罪臣尤不敢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速加罷斥匪但臣子分義得以少安而于

國家黜幽之典亦非小補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奏草

卷一

五

告病疏 南吏部上

奏為患病抱痛情勞難支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舊歲再入留都適逢

計期恭待幽黜伏荷

聖明容留供職義當圖報豈敢顧私不意自徂秋

以來病軀委頓向時所苦溺血痔瘍諸患一

時並作呻吟痛楚不自聊生無以營衛素虛

風邪易感寒熱交攻肌膚盡削但以部中乏

人勉強支吾不敢言去臣家有度母與臣父

同其艱難臣身受其撫抱近得家報奄然淪

奏草

卷一

三

逝臣既失父母興感沒存病痛相煎形銷骨

立朋友妻子皆勸臣歸而臣部又幸

聖明點用尚書旦夕當至故敢以犬馬餘生哀乞

于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念臣情緒迫切難以避留

勅下該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殘喘少延感戴

皇恩高天厚地未足云喻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告病第二疏 南吏部上

奏為患病沈篤痊可無期迫切籲

天蚤容休致事臣之病因已歷三時仰冀

聖明業經再疏

天聽彌高下情未遂臣子分義不得言私况七尺

之軀皆

若上所造即一旦溘然以殉官守亦何說之辭惟

是留京重地以堂堂六曹之首而使病臣尸

素則國體傷卿貳大僚以且暮顛仆之人而

使備員奉職則官常壞如使

奏草

卷一

三

皇上弘曠蕩之恩臣子得乞身

聖世歸林壑以盡其天年則

聖德光使天下人曉然知臣子言病真病言去真

去不至徘徊趨赴于進退去留之際以啓誕

設之疑則臣節植此其利害得失關于臣下

者小而關于國家者大臣之所為不避煩瀆

再三哀祈者益又不徒危困之私情一身之

狼狽矣伏望

聖明省覽而哀憐之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綸扉奏草卷之一終

續修奏草卷之二

辭內閣疏

奏為恩隆任重自揣不堪懇乞

聖明俯允控辭以安愚分事接得吏部咨文為會

推閣臣事奉

聖旨于慎行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

機陞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

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錫爵等辦事欽此隨

望

闕叩頭謝恩外念臣一介書生倖陪詞苑薦居

奏草

卷二

一

清秩遂晉貳卿素無尺寸之長可自表見又

乏分毫之効少報恩私即如詞臣尋常職業

編摩讐校之類臣亦無有可謂至愚極陋無

足比數者矣不意廷臣之過舉伏蒙

聖主之殊知拔自留曹俾參政地凡在紳弁孰不

慶其遭逢少有心胸能自忘于報稱而臣揣

分增慙量能滋懼

高天厚地既頂踵以難酬策蹇鞭駑雖馳驅其何

補况當國家多事之日而肩重任更易招

覆餗之尤以仁賢久滯之秋而先竊高位必

復來維鵠之誚臣之日夜凌兢再三等度真

有難覩顏以就列者萬不敢為謙讓之虛辭

以仰瀆

君父之清聽伏望

聖明鑒臣愚衷俯容辭免庶

皇上年來其難其慎之心不因臣而有誤而愚臣

生平知止知足之念亦賴此而少安矣臣不

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閎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奏草

卷二

二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

辭內閣第二疏

奏為

天恩隆重愧悚彌深再瀝悃誠仰祈

俞免事該臣於六月二十一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七月初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德望端恪學識闳深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應召殫忠協贊以臻化理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又先於閏六月十二日行人司行人

王孟震奉

命到南京取臣入閣臣一介孤蹤頓承

奏草

卷二

三

竊命義當奔走仰答

愚私惟是昔人存言人各有能有不能以臣自度

藏拙于優閒之曹避紛于恬寂之境雍容奉

職無所短長是臣之所能也處之以艱大而

不驚當之以震撼而不動深謨紆畫佐謀斷

而殊蕩平是臣之所不能也審分量之大小

度進退之所宜見可知難身名母隕是臣雖

不能尚可勉而能也今

聖主之更化方殷海內之望治尤急安危否泰正

在茲日所以上覽

聖慮下慰群情惟二三元僚是賴而使庸劣如臣

者參陪其間安能勝其任哉至膏肓雖去滿

柳易零是臣一身之私不敢為

君父告者伏望

聖明量臣愚分鑒臣微誠收回

成命毋強臣以所不能以貽他日之悔生成造就

之鴻恩更有深于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感激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人望允孚政本之司朕特簡畀

宜遵命速來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草

卷二

四

人閣謝

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臣于本月十三日見

朝次日報名謝

恩仍候面

恩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知道了着即入閣辦事欽此臣謹于二十五

日

奏草

卷二

五

午門前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下品

留省疎蹤方圖田野之安久無雲霄之夢誤

蒙

聖主破格登庸益自二百年來自南曹而參

審勿僅一再見臣之遭逢可謂奇矣夫有非常之

遇則必有非常之報而臣內省行能茫無以

稱惟是勉竭庸愚孤任使時事之扞格何

以幹旋人情之參商何以調輯朝何以無曠

位野何以無遺賢種種隱憂形諸章疏者何

以消弭此臣之所願從二三臣後而自效其

萬一者也至于營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

而遺眾以勝心而敗群以名心而要譽以黨

心而植交以忠得患失心而固位負

聖主之虛懷犯萬世之公論少有人心必不出此

此臣之所自盟寸衷而欲質于鬼神者也臣

之來也實與同官臣于慎行偕慎行

誦帷舊臣赤忠自矢志未及酬奄然淪謝而臣幸

以多病殘軀猶存視息

天恩難報每顧影以自憐人命幾何益傷心而滋

懼不乘蒲柳之未零及犬馬之能效而勉自

奏草

卷二

六

策勵乃碌碌奄奄甘同朽腐豈但

君父之罪人抑亦生成之棄物矣臣雖至愚亦知

辨此伏望

聖明俯鑒微誠時垂宸慮念今日政地最為難居

思天下人心豈容久失事事母至于墜格言

言必是諸施行在

皇上不遇復初年之恒規便是登三咸五之業使

臣等不過修向時之常職已免尸位曠官之

咎此則

聖心一念轉移間而恩臣不勝其欵欵者也臣無

任感激仰聖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奏草

卷二

七

入閣讓名次疏

奏為同官名次先後未安懇乞

聖明俯賜裁定以便供職事臣以庸愚誤蒙

簡擢再奉

溫綸促令趨赴臣感激

天恩冒昧前來已經連日見朝謝

恩外有同官臣李廷機以前者

欽點名大臣偶在前途欲遽此為先後之序惟廷

機資俸向在臣前臣又生平所嚴事不敢以

雁行進者今受事已五閱月而臣新從外來

奏草

卷二

八

顧偃然躡而先之非但心所不安抑亦義必

不可負乘之愧方深凌節之警滋甚此臣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特賜

欽定使臣得追隨廷機之後庶于事體妥便而愚

分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謙讓准列名在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惟於考選揭

臣等為考選科道一事於前月二十二日
月初三日初七日連催三次煩聒之罪委無
所逃臣等亦欲無言以俟

宸斷但今科道之人萬分難處非如向時猶可設
法那移延挨時日事勢已窮人情騰沸咸歸
罪臣等無以自解夫

皇上以臣等為股肱而耳目盡廢則股肱之用將
安所施臣等仰

皇上如天地而閉塞日深則天地之仁亦何由顯
奏章 卷二 九

萬不得已冒死竭誠竇懇

皇上廓天地之仁使臣等得少效股肱之力以報
答萬一如使微誠必不能動

天亦望

皇上俯垂體恤容臣等自審去就毋致曠厥以叢
罪責亦厚幸矣臣等區區一念委非為一身
計毀譽為諸臣求官爵實以朝綱政體關係
非輕歲迫年終答刻難緩情急詞窮伏望

聖明憐而察之臣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教習揭

臣等竊念庶吉士考選已經半載得

旨亦已三月其教習官員臣等推舉得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蕭雲舉量陞禮部右
侍郎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王圖量陞詹事兼官各照舊俱堪教習久
未奉

命今歲序更新尋常庶民之家亦開塾延師而作
養人才為

聖明加意簡遴一時稱為得士豈可蹉跎歲月使
奏章 卷二 十

被選諸臣徒蒙拔擢之恩而失進脩之益

至于翰林院為文學侍從之臣職務清要掌
院為之統率必不可缺今院篆久虛百凡不
便統

聖明亟賜簡發使觀篆何人而庶吉士學業不致
曠廢實今日一急務也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十二日

請求宮閣講揭

臣等于本月十二日以

皇太子講學日期上請十七日復進一揭中間

又以爲言俱未蒙

批發惟

皇太子輟講業已三年人情惶惶咸謂

元良國本學業久曠甚非所以開廓聰明增修

德美杜宴安之萌而防私昵之累也

皇上慈愛天成垂訓貽謀無所不至豈其于此曾

不慮及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荏苒蹉跎若

奏卓

卷二

十一

視爲不急之務臣等愚衷誠竊惑之今節假

已過轉眼仲春萬無尚不開講之理伏望

聖明于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內

欽定一日其

福王講讀亦于是日同舉臣等不勝悚息仰望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催請各項揭

臣等自歲裡至今連揭催請各項緊要事務

並未蒙

批發今正月又將過矣豈以其事之尚可延遲耶

則上關

國本下切治幾人心企望如焦如焚口語傳流

如沸如羹殆不容一日遲也豈以爲臣等之

言爲無當耶則天縱

聖明萬幾久熟其于治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

宜寧有一毫能逃

奏卓

卷二

十一

聖鑒誰敢以無當不急之言而煩聒也蓋

聖主之意真淵微而難窺而臣等之愚益惶惑而

莫措矣目前急務甚多臣等前此或併請或

分請然併請則恐其泛分請又恐其煩今謹

擇其最急者開列數款伏祈

聖明次第施行毋再遲緩或

聖意有所可否亦乞

明示臣等以豁其愚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一日講起居注官久缺臣等前推堪任各官

伏乞

批發

一東宮開講臣等前擬二十二二十五兩日

今已無及容臣等另擇吉日上請即

賜允行其前待班等官併乞

批發

一庶吉士教習并掌翰林院印信官伏乞

批發

一吏部考選科道本伏乞

批發

一吏部會推兩京六部尚書侍郎及都察院

奏

卷二

十三

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貴州雲南各巡撫

本伏乞

批發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條陳用人理財疏

奏為

天恩隆重惟補未能謹述當今第一急務少效愚

忠仰祈

採擇事臣以一介豎儒誤蒙

任使當瞻

天就日之始宜有一言川備先資而臣自揣智識

短淺不敢輕言忝從二臣後有當言者皆公

共奏揭又無庸私言

皇上天縱聖明

奏草

卷二

十四

宸衷默運方自為旋轉臣亦可以無言乃入春以

來政務愈寒

天聽日高臣碌碌出入未有分毫可以報稱揆之

私心終難默蓋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

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

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

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

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

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資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刑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于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懸

缺許多亦未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卽一事

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

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

順水安流篙師舵工或不必要盡具至於急浪

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

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

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

奏草

卷二

一五

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新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

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問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

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

財今日在廷諸臣頗知導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訾此輩一用必復多

事故爲此以推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

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况人品

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

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繁

以嗜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

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正由于不用如其用

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

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

奏草

卷二

一六

則更有一可慮者太倉積儲盡矣太僕馬價空

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卽大官供應之需亦

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鮒日望救于西江無朱

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

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

者

聖心于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

天下公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為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以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滕餽此何貴于萬乘而母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股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

奏草

卷二

十一

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恐逃徙無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臣在留曹曾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

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簿至相與諍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酋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雖

奏草

卷二

十一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乎頃歲寧夏朝鮮梧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叛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臣之來天下人見皇上板臣于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廩廩兢兢後濯振奮堪

恐以不肖之心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岌岌

皇皇之慮心切惜之日迫隨二臣見其蒿目

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寶皆不得報每相對嘆

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

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奏草

卷二

十九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稟擬尋常

一二套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

極陋雖欲效芻蕘之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

人理財二事妄意

聖心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

其私衷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若只為諸臣一身計

進退用舍為特籌主計之臣較尋常盈虛出

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賣

君上自取煩瑣之罪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

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次

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少作何處補何事

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上供

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為之

一瘳而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二

二十

催發考選揭

臣等竊見考選科道一事臣等以事屬喫緊不得不言職居輔導不敢不言相與踴誠具揭上請者至頻數矣迄今新年又復三月朝夕翹跂未奉

綸音

聖意淵微不惟中外諸臣不知臣等備員密勿而愚昧淺闇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伏乞

皇上亟賜裁斷完此一事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奏草

卷二

二十一

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請發補遺行處建夷時

兵部題覆建夷總督塞達所奏建州夷酋騎掃事情等語曾經擬崇恭候

聖裁今已七八日未蒙

發下臣等子細訪得此酋桀黠非常雄行日甚旁

近諸夷多被吞併其馬步精兵約有六萬餘

人恃強不貢已經二年又勒買參斤多索車

價去歲通事官前去講說乃將步兵三萬騎

兵三萬盡出擺陣以威示之其驕橫如此遼

陽凋敝之區兵食俱訕一旦內犯何以支吾

奏草

卷二

三

自非

天語叮嚀督撫諸臣亟行計議振刷脩舉則人皆

玩愒邊事益不可為矣近來疆場日見多事

滇南叛夷尚未戡定交南遺孽又復內侵至

于建州去京師甚近肩背之患更為可虞臣

等日夜傍徨不勝憂慮伏望

聖明速將前疏省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請處置錢糧摺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
出人之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為
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
迫之狀一至于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栗凜
然若不可一朝居一息寧者其中關係最大
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
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
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僅二百餘
萬漸次加增至于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

奏草

卷二

五

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餉不知隆慶以前
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
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用
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邊事
愈壞矣至于

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
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于該監
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
設之錢糧苟非是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礦
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

闕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
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即使管仲劉晏主計
待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
可為皆當竭心力拚性命惟此一事縱欲捐
軀盡力亦無所濟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更始則惟存坐
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為日已
久誠宜

下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
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剋剝之弊其

奏草

卷二

五

買辦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即稅使未能盡罷
亦當權其利害最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
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
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
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而謂宰相李
絳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財貨正為欲平
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益英斷之君
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為美譚今虜
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
少緩各處錢糧搜括無餘那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

患使萬口同聲歡傳

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

大幸也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奏

卷一

三

請發考選揭

臣等以考選一事陳竇至十餘次未蒙

聽納方當引罪自責豈敢復言但今事勢窮迫已

至萬分臣等備員輔弼入則愧心出則赧顏

自非懇求

君父計將何之今御史在內只有二人南京科道

各止一人各省各差大半闕乏而廣西且曠

至數年廣東遼東皆目前有事無人彈壓遼

東以奴酋驕橫邊備空虛需人尤急若復因

循不補恐紀綱法度日益凌遲禍亂之生又

奏

卷二

六

有不正如近日所奏報者頃

皇上于臣及兵部之請皆

允檢發今又數時矣又有繼請者矣中外之望日

切一日

皇上之聽日煩一日天下之事日壞一日臣等區

區血誠萬難自己故復冒昧陳竇若有一毫

市恩沽名之心則得罪于

皇上得罪于神明臣等雖愚必不敢出此伏望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乞休第一疏

奏為殷憂日甚贊理無能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免曠職亟採讜言圖修實政事

臣以樸澁下材濫膺

簡命備員伴食數月于茲雖兢兢飭勵不敢苟且以負

恩私而行能淺薄才質疎庸實無尺寸分毫可裨

萬一每見大小臣僚條陳時事岌岌皇皇有

禍亂之憂輒慨然太息事

聖明之君叅輔弼之任而坐觀世界如此能不愧

奏草

卷二

十七

心頃接吏科給事中姚士慎揭帖臚列中外

危困情形更為深切而望臣等以轉移之術

死生去就之爭概其所言皆臣之所欲言其

所望臣尤臣之所展轉反側于衷圖之而不

得其方憂之而莫訴其苦者臣書生也不習

今事頗知古事古來致亂之故多矣然未有

上下隔絕中外乖離處處隱憂人人語難如

今日者十餘年間亂端數見皆幸而無事今

西南東北夷釁並興建州遺孽尤稱雄黠道

路流傳甚有侮慢窺伺之意加之稅使誅求

邊人憤控訴無門勢將走虜外訐內叛將何以支

國家大計不過兵食兩端今日自京營以至九

邊兵籍雖存空名無用每名額餉又苦不敷

遼瀾宣雲之間流言四布邊臣拊膺計臣束手

累疏願天終不得請此何等事而泄泄若

是大臣言官所稱股肱耳目不可一日無者

今九列共止數人又強半卧病御史闔署止

有二人巡差半闕綱紀陵遲向日擯廢諸臣

老死牖下茫無

奏草

卷二

共

賜環之期

皇上試思一旦有事中外何人可以倚仗何項錢

糧可以動支何處兵馬可以殺賊何方百姓

知感

朝廷恩德可以得其死力念及于此豈不寒心往

嘉靖時倭以數千之衆蹂躪東南竭天下之

力更十餘載而後僕滅虜一闔郊關

肅皇坐齋宮召問群臣禦虜方畧皆莫能置對勤

王之兵屢集城下而不敢發一矢維時公私

危矣法令脩明軍實未墜庶官無闕而狼狽

已若此矣使在今日又當何如

端拱穆清所托重恃力實臣等二三人天下

人鬱結無聊不能自通延頸跂足望有幹旋

亦惟臣等二三人臣初至時二臣喜臣之來

謂如車之有輔家之有亞旅相與計畫回

天殷勤補贖意氣甚銳顧未幾而臣廢以病告矣

今臣廷機又求去矣豈無戀

工之心豈無報恩之念而忽然若是則二臣之苦

心與臣之薄劣無足為二臣助亦槩可見夫

為臣子而避怨辭艱惟身名是恤固義之所

奏草

卷二

十九

不敢出也若不量時度力隱忍浮沈以負恩

誤國亦心之所甚不安也以臣自度積誠感

悟力所不能票擬尋常無須贊助臣之當去

固已百倍于二臣矣而又多病蚤衰瘍疾痛

楚每一溺血輒至數升屢勉出入非但無顏

亦終顛仆伏孳

聖明憐察下情允其休致母使遷延日久罪戾愈

深臣之幸也至于

軫念時艱咨諏眾正弘開聽納之途亟講綢繆之

策以維

宗社萬年基業則臣雖旦夕去國有餘寵焉臣不

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即出贊襄母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二

三

乞休第二疏

奏為天語彌溫臣心滋愧再瀝悃誠懇祈罷免
事臣以贊理無能自求休致奉

聖旨卿忠誠端謹朕所鑒知况今國家多事之時
豈可因人浮言求去卿宜即出贊襄母得介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奉

溫綸祇承無地感極涕零莫知所報惟臣求去之
意實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

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
能安處初不因士慎之言而萌此念也下情

奏直

卷二

三十一

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稿然即欲扶
病入直而

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

以脩計臣問臣曰邊軍噪矣餉何以處臺臣

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

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

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怨

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

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猶

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二臣既已堅
辭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
履影無信呼

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
報

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

皇上哀臣濟臣

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

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補官考選等事俟朕詳

奏草

卷二

卅一

覽裁度檢發因推官考選時言公言私煩瀆聒

激故此遲疑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

匡濟豈可忽然求去宜即出入閣辦事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奉

旨入直

臣自審庸劣無以報

國適因困苦遂欲乞身伏蒙

皇上再發溫綸諭以即出而又明示以考選補官

遲疑之故凡此檢發臣感激

天恩不敢再辭無以二臣方杜門候

旨閣直久虛臣萬不得已於今蚤

廷見謝

恩入閣辦事惟是二臣未出則機務殷繁既非臣

奏草

卷二

卅三

愚之所能獨當庶政未脩則物情迫切又非

臣力之所能獨副碌碌因循必將隕越此臣

所以雖黽勉承命而尤不勝其恐懼之私者

也惟望

聖意軫念時艱亟頒

明旨將補官考選諸疏次第檢發如中有遲疑

特加乾斷誰敢不服仍

諭二臣蚤出供事庶臣得有所憑藉追隨少效犬

馬之力而于罪戾亦稍追矣臣不勝感戴懇

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入閣贊襄朕心忻慰其補官考選

等知道了候旨次第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奏草

卷二

卅四

請同官入直

頃臣廢臣廷機俱以人言求去只臣一人在閣辦事竊念政本重地關係匪輕每日票擬多軍國大計一有差錯非但不便施行即傳之四方亦為不雅臣本書生受事日淺朝綱政務夙未練習若非二臣領袖差錯之愆勢必不免臣不足惜其如誤國家之事失朝廷之體何哉今二臣已奉

旨慰留更望

聖明諭令即出母杜門日久以致誤事或

奏草

卷二

卅五

仍從二臣所請寬鄭振先范汝梓之罪以安其心而速其出尤甚便也至于票擬一事從來皆首臣主張其餘協贊惟首臣請告則在直者暫為代擬間有重大事情仍送首臣詳定此舊例也自二臣被言臣廢遂具揭將一應本章令臣擬票臣雖冒昧供役心甚不安蓋母諭差錯可虞而于事體亦甚戾矣伏望聖明并諭臣廢仍舊擬票其諸尋常事務可以代擬者臣方在直自不敢辭亦彼此相成之誼也年來治理雍塞凡百艱難舉往時朝上夕

報之常規今皆成轉日回天之事業人情嗚呼中外交責臣等欲辭不可欲為不能踟蹰踏地無以自容度日俟時將何為計雖有慷慨報

主之熱心亦至是而寒雖有貪戀富貴之俗心亦至是而淡二臣對臣每相憐相戒母相留行臣同官同好豈不相信而敢復以此相苦良以

機務所關不容漫視先公事而後私情臣固籌之

審矣伏望

奏草

卷二

卅六

聖明察臣萬不得已之情曲念所以留二臣之道將緊要本章如補官考選等事屢允檢發者亟賜施行母復遲疑以虛

明旨即臣等一息尚存敢忘圖報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請處邊餉獨

臣等竊見近日各邊疏請兵餉皆情詞危急而勦遼宜大允速章累牘訴苦告窮心欲嘔而語欲涕凡在聽聞無不動念臣等子細詢訪皆云邊軍無糧日久盡向撫鎮司道及管糧郎中環擁泣告各官懼其為變多方曉諭使之安心而曠日經時未見給發終難以望梅畫餅之空譚而安枵腹待哺之戎伍鼓譟之禍匪朝伊夕無之照虜窺邊累謀入犯近日喜烽口諸處警報屢聞凡此饑軍豈堪防禦雖欲督率誰肯向前昨見宣府撫臣揭帖又謂將今歲市賞之費那借給軍轉盼秋初又當開市竝無別項錢糧可以抵補犬羊之性易動難馴市賞無資將何撫馭邊疆之釁始有不可言者矣似此事情皆安危所係急於燃眉寧容泄泄坐觀不為之所伏望

聖明檢發督撫諸臣之疏

勅下戶部令尚書趙世卿速出會九卿科道從長計議如何那借以救目前如何區畫以垂永遠斟酌上請恭候

奏草

卷二

廿二

奏草

卷二

三六

聖裁是今日萬分難緩之急務也臣等伶仃困苦力盡計窮敢謂微言足回

天聽惟是安危大計不終不言萬口沸騰歸罪臣等亦不容不言仰祈

聖慈俯垂憐察臣等不勝悚息懇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請處分遼事揭

臣等頃接副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關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暴虐聚眾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劫挾管關李主事王通判護送逃回軍民洶洶陽雖解散陰尚結聯難以撫釋等因臣等見之不勝駭懼竊惟高淮罪惡

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為暴于地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

奏草

卷二

三九

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屢瀆惟是遼東一百三十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姓處處沸騰人人疑懼若非

亟頒明詔開示慰安彼將謂

朝廷不察其枉尚欲深求訛言震驚何所不至蠢之黠虜狡夷聞我內讟必相煽誘我之軍民計出無聊必圖外向一夫倡謀萬眾響應竊恐全遼之地非復國家有矣其為

宗社之禍尚恐言戾夫激變之事盛世所不宜聞一之為甚而况三四今遼東之變不數月間

一見于前屯再見于松山三見于廣寧四見于山海關勢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剝膚未足云急尚可置之罔聞付之于不足問哉又各鎮額糧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萬無可緩之理今戶部不敢問及

內帑只借工部太僕寺銀兩以救目前而疏復留中屢請不發以此饑軍合于亂眾臣等更不知其禍之所終極也今謹擬勅一道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檢發戶部借餉前疏

奏草

卷二

四十

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臣等不勝喘息稽首祈禱之至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同官入直揭

臣惟臣廢臣延機杜門日久頃雖奉

旨慰留而二臣尚未即出臣隻身入直孑然無侶

兼以痔瘍苦楚溺血淋漓委頓呻吟幾無生趣

皇上柰何以綸扉重地使一妄庸書生支離蹙蹙

于其間耶今封疆多事警報時聞遼左軍民

激變未靖糧餉久缺戎伍沸騰督撫諸臣移

書告急者日三四至其言皆如蹈湯火望人

拯救似此景象固非二臣堅卧之時矣况自

奏章

卷二

四十一

臣一人入直已再旬餘

綸音愈疎庶政愈壅非但考選等事唇焦舌敝望

眼徒穿即其他章疏稍有關係者皆一槩

留中臣之劣罪已自畢見若非二臣速出夾輔將

見

朝綱政體日壞一日臣之罪過日增一日少有

人心能不愧懼此臣之所以切望二臣以日

為歲者也臣每接諸臣疏揭多為臣等忠告

其淺者則望以補贖聞陳其深者則望以積

誠感動臣聞陳無效感動未能情急計窮不

于此時號呼同官更將何冀伏望

皇上聖諭二臣促其速出左提右挈天下事或尚

可為事進則協恭退則止足不至孟浪悠悠

負 恩誤國其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稽首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奏章

卷二

四二

封還楊少宰求去疏摺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擬票臣親本
中稱科臣宋一韓所論新推雲南巡撫薛夢
雷乃係彼中士民公舉及自請給假等因臣
與夢雷同鄉跡涉嫌疑不敢擅擬而臣廢臣
廷機亦杜門日久臣不能強當候

聖明裁斷以服人心至于時喬清謹

皇上所素知目下大選會推事急亦應候

聖明裁定以便遵行但臣又恐過煩

奏草

卷二

四

聖心謹擬一票不知當否統乞

上裁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致三司知罪才揭

臣等聞有

旨以高淮奏同知王邦才貪酷殘害逐殺稅使劫
攘錢糧等情遂

命錦衣衛差官校柵械來京究問仍令督撫官嚴

追錢糧解進濟工臣等聞之不勝驚駭王邦
才之事臣等一時不能究其原由但自高淮

取回中外歡呼謂遼人方有更生之望而猶

恐其疑懼未釋地方官難以諭解臣等方請

聖明亟下德音安此反側今一聞官校入境數十

奏草

卷二

四

萬軍民必謂

皇上震怒不赦其罪其為叛亂萬萬無疑况遼東

殘弊之區被高淮剝削十室九空淮之錢糧

已盡撤回毫無遺失乃反令嚴追賠補剗肉

剝膚終不可得徒促之使亂耳此

旨必行則禍變之生必在旦夕遼東一鎮必非國

家之有他日縱費千百萬錢糧亦難收復此

臣等之所痛悼而萬不容已於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將

明旨收回毋使傳布以搖人心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奏草

卷二

四五

論時事疏

奏為感觸近事敬達愚衷仰祈

聖鑒以重政機事臣人直無事自取

皇上御極以來

起居注莊誦繙閱至萬曆十六七年以後大半皆

閣臣辨謗之章與

皇上慰留之旨益二十年間惟臣王家屏以忤

旨蚤歸免于人言其餘無一得免臣不覺喟然嘆

曰政本重地輔弼重臣而蹈瑕蒙詆一至於

此豈

奏草

卷二

四六

聖代之光國家之福哉已而思之諸臣雖品格不

同行業各異然豈無忠貞端亮足任股肱謹

慎小心能自愛惜而槩懼口語動涉風波其

故謂何于是反覆推尋窮極原委乃知諸臣

之志實不得行而天下之議實有所由起而

難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雖多然其大端不

過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滯夫章疏者下情之

所由達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語

言不可啞啞若章疏停留則上下隔絕無以

自通而輔臣者身處禁近為朝廷腹心若不

爲之通其塞而達其情則凡有結轡漚鬱孰
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轉相摸索
此議論之必不能免者也至于人才則人主
所恃以分猷共理以治安天下譬如人之有
口鼻耳目手足有一不備不可以爲人若人
才壅滯則天下事誰爲效力彼高之懷忠抱
猷思自表見下之欲竊升斗以自潤者皆不
得售而輔臣者方然高官厚祿自處于尊
廡之地人孰能甘此亦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更有大者自古人臣或事庸常之主則人尚

奏草

卷二

四七

能相亮以爲轉移匡救之無機又或信任不
專禮貌衰減則已亦可自委以爲方柄圓鑿
之難入今我

皇上總攬乾綱恢弘治理

神聖英明之質固三代以後之所無其敬禮輔臣
推心寄腹三至之杼不投十行之札時下元
首股肱之誼亦三代以後之所無夫事如此
之

若蒙如此之眷遇而欲曉曉白白于人曰吾力不
能爲非但心有不忍即天下後世之人誰肯

信之無可奈何于是自安曰臣子職分爲
君父任勞任怨而已無顯身名而已夫怨謗在臣
子而有益乎
君父此固所恃也而求也苟以臣子之怨謗而反
累
君父之焦勞則何如無怨無謗之爲愈乎若無恤
身名則亦萬不得已之說非出于本心今有
人譽臣口忠

君愛國無負

眷知臣雖不敢調然而于心實願之也有人嘗臣

奏草

卷二

四八

日碌碌浮沈負

君誤國臣雖不敢謂不然而于心實不願也夫豈
獨臣即

皇上之溫綸重疊褒嘉臣等固亦爲其身名計矣
皇上欲予臣等以名而臣等乃不能竭力效忠以
二帝三王之名歸之

皇上此尤天下之貴望而議論之必不免者也
天子之威令無所不行而獨于衆口衆心有所不
能奪

皇上試思二十餘年來爲輔臣費多少周旋用多少

氣力而輔臣終不能自脫于是非毀譽之場
雍容于進退去留之際而彼其求多于輔臣
者天下且群然啓之為慷慨為敢言往者毋
論即今日臣所追隨之二臣其人品行業豈
不卓然足為一代之鴻鉅亦豈不灼然見信
乎

聖心而頃者之被言天下人莫敢為白願反連章
累牘為言者左袒此何故也天下人以回天
轉日之事盡責之輔臣而輔臣處勢之艱難
情事之困苦人固不能盡知即知之而亦不

奏草

卷二

既

相恕也以臣愚慮今日事勢已當極屯極否
之時苟非有所改絃易轍以少厭塞天下之
望而稍平其情則此地必不可居此官必不
可為徒使臣等怨集謗興身敗名滅終無補
于國家之分毫且有損即臣等不足顧惜
而天下事愈不可為矣臣才質駑下視從前
諸臣萬不及一積愆叢詬當又甚焉每私自
念天下之愛臣等者無過于

皇上臣等苟有忠憤不以訴于

皇上更將時事之緊急人情之所洵

海濱等者皆在

聖心無任言

皇上誠體然行一事則為臣等減一事之紛紜早
一日則為臣等減一日之罪過非為臣等計
乃所以為天下國家計也至若臣等之矢心
竭慮營職奉公庶幾不至顛覆隕越以辱

皇上簡用寵擢之盛心則尤所日夜兢兢不容自
弛者矣伏望

聖明俯垂矜察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五

綸扉奏草卷之三

條陳時政催發考選疏

奏為時政愈塞禍患可虞懇乞

聖明矜察苦情

留神大計以解倒懸以光

聖德事臣日逐接得各處撫按官揭帖告苦訴窮

千言萬語其大較只是巡按缺官軍士缺糧

兩事最為緊急即臣與同官亦焦唇敝舌代

為祈請而

聖意未回

奏草

卷三

恩綸未渙臣賡又以考選事獨請邊餉事合請皆

未得報將以此事為尚可緩耶則耳目風紀

之司內資糾繩外資彈壓毋論極治之世言

路弘開即極亂之世此官亦未嘗廢豈在今

日獨可不設至于軍士月糧關係性命饑寒

迫身則父不能有其子而能保嗷嗷窮軍甘

于餓死而不變乎此度之事理萬不容緩者

也將以

聖心為未慮及也則次第檢發之命絡繹下頒而

頃有

旨取回高淮且言軍士披堅執銳卧雪眠霜九死

一生勞苦萬狀益舉邊戍所不能自言臣等

所不能代為之言者

皇上已盡言之是

聖心軫念更為深切者也年來

皇上每有溫綸輒云時事艱難以臣等之時事固

未嘗艱難也

皇上第一下德音而壅滯者立通廢弛者立振枯

槁者立甦朽腹者立飽天回地轉更無停留

雷動風行誰敢壅遏尚何艱難之可言乎而

奏草

卷三

二

必以為艱難者是

皇上自為艱難也

皇上不下考選則考選難矣

皇上不處軍餉則軍餉難矣考選難則紀綱無人

整頓而治理難矣軍餉難則邊臣莫措手足

而疆事難矣推之他事莫不皆然

皇上以難諭臣等固為慰留之盛心臣等若以難

告天下必蒙推諉之大詬展轉思惟無可為

說自臣隻身入直業已月餘始者數日猶有

可觀今則要緊本章百無一發日間票擬皆

尋常套數之事一胥史而可辨者日求二臣
勉出相與戮力以免曠官而臣賡伏枕涕泣
臣廷機稽首號呼皆謂

上不見聽下又見疑世事日非人情愈迫既不能
出又不得歸進退路窮生趣俱盡平日思報
聖恩今事勢到此亦無柰何臣每聞之輒悽然淚
下不忍聽其辭之畢也

皇上勉二臣之出而不用二臣之言是欲其入而
閉之門日增其困豈但二臣即臣亦有心胸
亦有面目豈能長出入

奏草

卷三

三

黃扉恬然無羞愧之念乎為身為名臣等固所
不敢然身備股肱坐觀時變漠若胡越則臣
等亦有不忍使天下後世相與指名謂今日
國家之亂由某人某人為輔弼所致則臣等
更為不甘伏望

皇上俯賜哀憐將目前急切如考選邊糧二事先
行

檢發更諭二臣即出輔政他所奏請以次施行則
人心翕服天下事無不可為臣等犬馬之力
亦可以自効矣臣不勝迫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悉見忠懇但今國事多艱正賴
忠賢贊襄考選之事已有旨即次第發行軍餉
着戶部從長計議設法措處卿可傳示鴻臚寺
堂上官宣諭二輔臣速令即出入閣輔理以慰
眷懷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奏草

卷三

四

票擬吏部大選會推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令臣等票擬內稱
疾病日久欲俟大選臨時疾勢稍可方能遵
旨供事仍以會推事重恐所舉未當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管理銓政又恐

聖明以前推數員日久事更議論不同請

旨會同九卿諸臣再推數員仍將前推內擇出數

員一併開列上請等因臣等知時喬稱病情

真但目前大選會推事急擬令力疾供事至

奏草

卷三

五

于尚書另推數員及將原推擇出數員非臣

等所敢擅擬但恐過煩

聖心謹擬二票上請恭候

聖裁臣又念銓務繁重乃尚書右侍郎久缺時喬

又久病不出百凡事體委屬不便今日時喬

之情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者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庶司銓有人而時喬之進退去留

亦有餘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災傷揭

臣等連日接得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

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

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

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

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吁無不衝

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悽涼滿目棄妻

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

蟬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

河舟航偏于陸地魚鼈遊于人家蓋二百年

奏草

卷三

六

來未有之災也臣等讀之不覺潸然泣下曰

天之虐斯民一何甚哉惟此數郡實財賦之

區國家所仰給以為外府其租賦極重生計

極難每歲漕輓轉輸以供軍國不至乏絕皆

此數郡之民力也向時雖有災傷猶或此歉

彼豐夏因秋熟而民間嗷嗷便稱困苦矧如

今日滔天之水等於懷襄既奪民食復毀民

居無地無人不逢其害其困苦之狀可勝言

哉聞諸臣發疏之後水勢日增未有底止而

各處窮民相聚為盜通邑大都肆行劫掠不

於此時速加拊循多方賑助大破常格臣恐
數郡生靈不但不為國家出力而且為四方
首禍國家不但不待東南租賦之利而且受
其擾攘之害矣臣等非不知今日國計空虛
軍儲窘急議蠲議賑皆未易談但事勢至此
不得不為悉心講求委曲措置即輔臣申時
行王錫爵皆以桑梓之故移書臣等托為求
救于

皇上其危困窮蹙哀痛迫切之情殆不敢盡聞之
天聽也昨守備諸臣公疏已蒙

奏草

卷三

七

皇上軫念批發更望將前後諸疏盡發該部令其
籌度經營有權宜可行便計可用者悉為酌
量覆請而其他樽節之方通變之術有諸臣
所未及者皆為紆畫詳慮以共拯時艱豈非
東南數百萬生靈願緩須臾之死延頸而想
望者哉抑臣又有請焉世之盛也君明臣良
陰陽五行無不順軌今年來變異層見叠生
即兩都重地樞紐四方而徂歲水災見于北
今歲水災見于南

陵廟震驚郊圻蕩析此豈尋常細故而漫不加意

則真孟氏之所謂泄泄沓沓不至于危亡不
止矣陳平言宰相之職在于調燮陰陽使百
官各得其職而漢世常以災異策免三公余
陰陽舛逆庶職空虛南北諸曹寥寥晨星而
南臺省共只二人當此多事之日何以支撐
臣等奉職無狀宜盡行罷免以塞天災更望
我

皇上垂念天人之際毋忽安危之幾于諸凡政理
大小臣工竭誠祈請者

奏草

卷三

八

庶共感

天恩即

九廟神靈亦皆動喜色矣臣等不勝流涕哀鳴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救王邦才摺

前奉

旨令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臣等深怨因此激

變地方今幸軍民人等尚感

朝廷恩德只相率涕泣追隨為二臣請命而不

敢遽萌抗拒之意昨接順天撫臣劉四科揭

帖乃知地方官極力調停官校亦不出山海

關方得無事今邦才獲陽不日且到矣臣等

誠願

皇上大普慈仁曲垂赦宥即不然亦望照往年曾

奏章

卷三

九

行事例徑下法司免其打問則在二臣雖遭

意外之禍尚蒙格外之

恩而在

皇上雖施不測之威尚有不枉之法亦庶幾少慰

人情于萬一也自二臣被逮以來大小臣等

連章累牘所為振暴高淮之罪而申雪邦才

等之枉者固已不遺餘力臣子微誠終不能

動

天臣等待罪股肱惟當反躬自責豈敢煩瀆獨念

今日災變頻仍陰陽舛錯亘古未有自非朝

政乖違人心鬱結何以致此匹夫匹婦之冤

能使六月飛霜三年不雨矧全遼百萬生靈

被高淮荼毒怨聲憤氣未能發舒而柰何復

使邦才等以遼人之故桎梏繫累含冤灑血

于詔獄之中哉其為重民怨而干天和甚不

細也臣等萬不得已昧死竭誠伏望

聖明俯垂

俞允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奏章

卷三

十

請東宮開講揚

臣惟

東宮較講三年餘矣

元良睿質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宜講學親賢

增修德美而往苒優游曠歷年歲天下之久

私相揣摩以為深宮之中所近何人所營何

事不勝過計之私而歷稽前代舊章及

聖朝家法又並無

東宮講讀久輟不舉之事此皆

聖心之所洞照也臣等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輒連

奏章

卷三

十一

章懇請至為頻煩未蒙

俯允而外庭不知率疑臣等之不請夫請而不得

與不請同臣等備員輔弼受

國厚恩日覩

宗社大計關係若此四海人情盼望若此而任其

悠悠不能力爭其為罪委無所逃今溽暑

已退秋氣漸深典學乘時萬難再緩若復因

循停輟仍如向日此無論臣等負愆溺職無

辭以謝天下而于

皇上平日倦倦貽謀燕翼之盛心亦大拂矣臣等

為此敬竭愚誠謹擬得本月二十二日二十

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聖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奏章

卷三

十二

條陳時政請發考選疏

奏為時事愈急獨力難支萬不得已竭誠願

天仰祈鑒允以重政機以免狼狽事臣至愚極陋

猥蒙

眷知未能報稱豈惜拘糜顧臣賡臣廷機先後陳

乞獨身入直業將三月中旬稟擬多欠周詳

事體多欠檢點皆荷

聖慈包容不加罪責臣猶得藏拙匿愆苟延時日

惟是事勢艱危至窮至急非臣謏劣所能支

撐不得不冒死為

奏草

卷三

三

皇上言之自古災異之生說者謂天心仁愛然不

過日月告凶星辰變異之類猶是以虛文譴

告今乃舉天下財賦之區東西數千里盡為

馮夷所據人民漂流死徙不可數計臣每讀

各處報災之疏輒為隕涕每日出入長安閭

各處遺民匍匐至京哀號望救于

皇上者又輒擁臣之輿率臣之衣責臣以轉達

天聽臣每掩袂過之自江淮以北如陝西河南等

處又旱魃為虐赤地千里彼苦有餘此苦不

足則是今之天下幾無一處樂上百姓從何

安生官司從何設法明歲邊餉錢糧從何措

辦其為災傷實從古未見頃者頻奉

溫綸議蠲議賑人情鼓舞歡若更生然而無未難

炊提襟露肘若不及今多方講求臣恐北方

無食南方無民邊兵枵腹內地拋荒其相從

為盜理勢必然將不知國事之所終也目前

奉宣

德音查勘料理全賴巡按一官而考選一事經冷

已及三年臣等揭請至為煩煩即臣賡頃者

奏草

卷三

十四

迫之狀無復遺說臣又何言獨念

明主待臣固用其力亦惜其私股肱耳目原是一

體若執之如仇讎輕之如草芥消磨摧折無

復憫念之心此非但國家不得賢才之用而

于

君臣上下之情亦大忽然矣古稱帝王盛節曰愛

惜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尊君輒謂之天

以天能覆蓋長養萬物使遂其生苟萬物枯

槁天不加澤將何以奠高卑之位成清寧之

世界乎今

期高呼雲集萬國臣民共逢嘉美而獨此
千百待

命之臣無職無官道遙于長安市上前路欲窮壯
心盡沮雖士各有志無所怨尤而

皇上如天之仁亦豈能不動念乎非獨此也臣等
備員輔弼

皇上所責以啓沃謨謀命之曰政本者而自待罪
以來未見有涓埃塵露之微足以自貢其誠
而少伸其效聞之往事閣中疏揭甚稀無有
不報故

奏草

卷三

六

上無煩責之嫌而下得盡贊襄之力今外廷章奏
既十九留中不得已希望于閣中之疏揭亦
是疏揭日多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
輕愈煩愈厭至于今日則閣中之疏揭亦無
以異于外廷之章奏矣而自疏揭之外又無
可以自通于

皇上者天下之責望臣等彌甚于向時而臣等之
感動精誠無加于往日斯已困矣又况閣中
從前皆謀斷相成彼此相濟無有一人獨任
之理今二臣屢奉

溫綸堅卧不出臣廷機又以生平相知日來迫臣
為擬票放歸臣極力苦勸而其意不回乃至
頻形章奏反啓疑端臣甚尤之然猶委于情
之不得已也乃臣廢以帷幄元臣身任天下

目前病患調理已痊奈何久淹私第自春及
秋尚無趨朝之日乎昔周之盛也詩人美其
臣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其衰也則曰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由是觀之群工戮力庶職
修明治之象也上下離心人情懈弛亂之徵
也今九列空虛百司廢曠叢脞之形恐成倒

奏草

卷三

六

懸之急莫解甚至綸扉重地乃使寥寥一人
出入其間瑣尾蕭條不成體統真有如言官
之所陳列者矣臣智力短淺雖有憂時之心
終無回

天之術真病而不敢言病真宜去而不敢言去真
不能為而不敢言不能為悒悒奄奄中焦如
火荏苒因循竟成誤國之罪伏望

聖明先賜臣歸使得苟延殘生少安愚分責令同
官蚤出供事力拯時艱更念臣廢請發考選
之疏實其一念惓欵之朴忠萬分難緩之事

勢

速賜允俞以慰其心臣幸大矣臣以入直無人猶

強顏出入願望

處分以日為歲情事迫切不避煩瀆臣不勝負罪

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為君為國忠勤勞

悴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發

考選之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三

七

宣諭同官復命揭

臣頃以災傷可虞考選當發請

諭二臣速出贊襄伏承

聖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知卿為君為國忠勤勞

悴卿當嚴諭二卿速出入閣輔弼佐理待朕檢

發考選之疏該部知道欽此臣即祇奉

溫綸傳諭二臣以

主恩不可辜負國事不可耽延誼當即出以慰

聖懷二臣忠

君愛國實其夙心其勉遵

奏草

卷三

六

嚴命速出佐理當不待臣辭之畢矣惟是考選一

事

皇上欲二臣之出以待檢發而人情僂望若願

皇上旦夕速發使二臣之出而無庸待者當萬國

嵩呼之日二臣得率諸臣舞蹈于班行則獻

壽之典益光乘人心鬱結之秋諸臣得從二臣各

修其職業則中外之情盡暢群工輯睦戾氣

消除豈但我

皇上無疆運祚從此愈培其所以光寵于臣等造

福于天下國家者更不淺矣至于臣猥蒙

任使未效分毫日間所供皆尋常職業有何勞悴
足許忠勤獨念人臣事主義專報國何恤身
家况臣一介書生叨塵過分身既遭逢家亦
温飽若無為

君為國之心則真犬馬禽獸之不如矣此臣所以

捧誦

綸音益增感激而復惓惓效其愚衷者如此蓋真
以此為今日為

君為國之第一義而非有一毫私意于其間也臣
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奏草

卷三

九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仰惟

德意疏

奏為幸際昌辰仰推

德意敬陳用人急務懇祈

允行以光萬年盛治事項者蒙

皇上沛發綸音將考選諸臣盡皆授職一時言路

濟濟蒸蒸朝端增色士類騰歡以為國家景

運方開

聖德自此益新天心自此益祐

萬年無疆之福祚自此益引益長蓋數年以來人

奏草

卷三

十

情之歡欣鼓舞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臣等備

員輔弼不勝慶幸已又思之

君父有美不能揄揚臣子之過也能揄揚矣而不

能將順擴克以助成其美亦臣子之過也今

皇上之美多矣臣等之所欲將順擴克以少助乎

萬一者其大端有三請頌言之

皇上頃者點用南北卿佐及巡撫各官矣臣等喜

曰此任賢之美也然吏部尚書統率百官左

都御史職司風紀缺皆數年矣雖署事有人

不敢苟且顧位任輕則眾心不肅事權重則

獨力難支此二正卿不當亟補乎至于劄述
總督提衡三鎮控壓諸夷關係何如而福建
貴州撫臣皆候代日久陳請頻煩此三督撫
不均當亟補乎

皇上誠將此數官速行簡用以及南北大僚次第
黜發則中外責任皆有擔當天工亮而庶績
熙唐虞之治可立見矣

皇上頃起原任撫臣王汝訓于家為南京刑部侍郎
矣臣等則又喜曰此求舊之美也汝訓往
嘗蒙譴罷歸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用而猶恐

奏草

卷三

主

其不用汝訓用則凡此廢棄諸臣人品行業
足方汝訓者孰無彈冠之思拔茅之慶乎天
生賢才不可多得苟取忤于一朝而沈淪于
終世甚為可惜誠宜及今令吏部擇其尤者
先請收用而漸及其餘是亦所以增國家之
光而廓

天地之量也

皇上頃逮同知王邦才等而不發詔獄矣臣等則
又喜曰此赦過之美也邦才等以高淮構陷
觸

雷霆之威孰不震恐今官校到已數時金吾未奉
明旨臣等竊窺

聖心亦必憐二臣之無辜胥寬釋之後命矣先年
皇上出馮應京華鈺曹學程等于獄海內歡呼之
聲于今未已自滿朝薦逮繫以來人方日夜
望

皇上以宥應京等者而宥朝薦其可復益以邦才
等乎今當萬國呼

嵩普天同慶之日而獨此二三累臣抱向隅之痛
諒非

奏草

卷三

主

大聖至仁之所忍也此臣等之所以敢為三人請
也此三事者臣等皆因

皇上之已行而推廣其未行且知
皇上之必行而特贊其速行以為蚤一日則增

皇上一日之美名添四海一日之頌聲非敢有微
譽市恩以資

君父之聽也

皇上如俯鑒微誠
慨行採納將見朝無曠位野無遺賢獄無冤繫太
平雍熙之氣象在指顧間矣豈非千萬世之

一時千萬人之共願哉臣等不勝歡欣企望之至奉

聖旨卿等所奏周詳遠慮國計邊疆悉見忠誠懇切簡川尚書都御史等官統率百僚職司風紀委非久缺待朕點用檢發其原推尚書總督等官着吏部各再添推一二員共前推的一併寫來點用其餘諸事已知道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奏草

卷三

三

請東宮開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三年餘矣每遇春秋開講之期臣等連章累牘懇請至切卽今入秋以來請補講筵侍班講讀等官請擇日出講疏已再上未蒙

批發今秋已過半天氣清和正宜講學此時若再因循則轉眼之間便是嚴冬而今歲開講又不可望矣臣等常私相擬議謂

皇上聖知聰明萬幾庶務有群臣積思窮力而不

奏草

卷三

三

得者一經

聖斷動中機宜此雖

天縱英資乃

冲年講學寒暑無間功自不小豈今日

東宮之學顧可緩耶若恐

睿質過勞則臣等以為

出講稍遲休息稍蚤儀文稍畧亦無不可此又事之有益無損而于我

皇上慈愛之盛心貽謀燕翼之遠圖且無盡矣臣等頃以

萬壽

千秋昌辰不敢瀆請今謹擬得本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

皇太子福王俱出開講并查前次補官疏揭統賜檢發臣等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三

五

討還吏部求去本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為衰病求去請

點用尚書右侍郎以理銓政臣等竊惟時喬署銓

清謹

皇上所素知其求去懇切雖以衰病為辭亦見銓

政繁難不能獨任陳乞煩煩情非得已臣等

前此稟擬

慰留亦已屢矣今時喬又苦苦欲去而尚書右侍

郎又未蒙

奏草

卷三

六

點用臣等欲擬留則重違其意欲擬放則典銓無

人計無所出敬將原疏封

上恭請

聖裁仍乞將尚書右侍郎

亟賜簡用則銓政有寄而時喬之進退去留亦餘

裕矣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催發都察院題差揭

竊惟各處巡按缺人已極蒙

皇上慨發考選人情欣慰以為可朝拜官而夕奉

命矣乃都察院題差諸疏一槩留中即已經

點用者亦未蒙

發下今都察院又催請矣臣等或杜門求去或扶

病入直不敢以一揭言事者業已月餘豈敢

為諸臣陳實但地方關係勢難停遲不敢不

冒死為

皇上言之伏望

奏草

卷三

三

聖明亟賜檢發至于吏部右侍郎福建巡撫二官

在大僚中更為緊急併乞

點用此實目前之至切至要者也臣等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止

皇親庄田揭

伏蒙

發下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槩為李誠銘

欽賜庄田仍當官為徵租不應從其陳乞該內傳

聖諭着自行管業令臣等擬票臣等惟此事已奉

成命義當將順但

皇親庄田自

祖宗以來竝無自行管業之例故戶部以職守所

關不得不行執奏中間所引皆我

奏草

卷三

天

皇上屢旨申飭極為森嚴臣等前此尚未知其詳

細今觀奏中

禁例如此昭章事體如此明白豈敢復冒昧稟擬

以壞

祖宗之法哉極知我

皇上孝奉

聖母無所不用其情凡為臣子孰不欲委曲順承

惟是此事關係既大議論復多臣等再三籌

度不敢妄擬敬將原本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條陳時政疏

奏為時事艱危病臣困急激切籲

天俯垂憐念事臣聞天下有必至之勢因其未至

而忽之則其釁必深天下有共憂之情以為

不足憂而玩之則其患更大今日天下之禍

患蓋可謂必至而共憂者矣南直隸及江浙

湖廣各省為洪水滄沒至今未退數百萬生

靈轉徙流離未有還定之日此亦二百餘年

僅見之災也近蒙

聖慈軫念多方蠲恤中外歡呼更生有日惟是征

奏草 卷三 十九 權之令未除採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

哀此子遺豈堪腴削苟非大沛

皇仁終難盡甦涸轍事變之生尚未可量矣六曹

九卿

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一日曠官則一日失事

年來卿貳寥落已如晨星近又累牘連章稱

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速

賜處分使其進退分明公私各便今十九留中未

奉

宸斷間有一二曾經稟擬者亦復不發至于卿寺

科部諸臣率皆如是政體朝綱屑越已甚

之虜酋跳梁邊報警急一旦突犯深入如嘉

靖庚戌故事誰為

皇上制勝運籌誰為

皇上分憂恤患是能不為之寒心乎太倉者軍國

之所恃以立如人身之有血脉不可一日枯

者也今老庫懸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

謀夕至于那移馬價罔藏俱空而日者薊鎮

報警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徬

徨莫知所措此在賦額未虧漕供無關之時

奏草 卷三 三十 已如此矣延至明歲何以支吾近言官條陳

事關兵食亦皆不報

皇上試思此等貨物豈真有天降地出鬼運神輸

以供國家之用耶豈真守邊之士能殫風吸

露忍死耽饑以從事于戎馬之場耶此實臣

之所未解也頃八月間留都天鳴一月不止

中外惶惶以為異變占候事應之說臣所不

曉第觀目前世界民窮財盡如此朝列空虛

如此百務廢弛壅塞如此而欲僥倖無事苟

延歲月之安萬無是理國家承平二百四十

俯年矣稽之史冊千載一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凡有心知無不悼懼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而不念及此乎臣一介書生擔負至重徒有憂時之心實無匡時之具同官二臣又久卧不出其觸藩維谷之苦情難以言述即臣孑然一身復嬰血疾重以痰火胃膈飽脹寒熱交攻飲食損廢奄奄餘息亦不知能有幾時徒以閣直無人匍匐供事呻吟痛楚兩房各官閣中諸役皆所目見似此孱病之軀一旦有事安能為

奏章

卷三

三

皇上效犬馬之勞當勛之任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萬不得已哀懇

皇上察臣孤苦之情深惟

宗社之計將權稅盡收採木暫罷諸凡不急之務悉皆停免以固結民心使有樂生之望其卿貳大僚及各處督撫遇缺必補間有當去當留蚤行

裁斷毋使遲回偃仰以誤國事仍

勅下廷臣各行石畫講求裕財節用之方以收疆兵足食之效而我

皇上亦視宮中府中通為一體有可樽節毋靳爬搔綱維既飭上下相聯朝宁之間歡然輯睦無有煩言則天鳴之變可消而雖有南災北警亦可以無患矣若泄泄悠悠日復一日禍歟既成天下之人必歸罪臣等

皇上亦必咎臣當日之不言為負恩誤國臣雖萬死不足贖矣此臣再三籌惟竭其愚慮若

皇上復以為過計付之罔聞則願首先罷臣俾免警戾不然臣亦無可柰何惟有鬱結愁思無

奏章

卷三

三

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

君父償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所奏忠君憂國謀猷遠慮至意各省災傷黎庶困苦流離宜恤昨已有旨留銀賑濟俾民得沾實惠卿開陳諸事朕已知道了其補卿貳大僚各處督撫檢查點用軍士守戍饑餒請餉着農卿設處元輔次輔久卧在家調理其疾已瘳且

聖母萬壽節在適着鴻臚寺官宣諭速出贊襄夾

輔共濟時艱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奏草

卷三

三

請發兩廣總督揭

今日蒙

發下兩廣總督戴燿一本大約以被論乞罷臣前
日已於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論劾本官
疏中稟擬罷職為民未蒙

發下惟本官在地方日久兩次拾遺屢經論劾近
又以欽州失事攻之者多至謂當與陳用賓
同罪留之地方委屬不便若仍前容恐不行
處分竊恐兩粵之事日壞一日而本官之見攻亦
日甚一日臣等莫知其所終矣今本官自行

奏草

卷三

三

乞罷相應

俯從如

聖意以前擬為民過重則臣等謹再擬一票令其
冠帶閑住仍錄前票同上恭候

聖裁至河南巡撫沈季文自到任以來並未開門
視事百凡事體廢弛已極中州重地豈宜撫
臣高卧如此近本官有疏告病臣等已稟擬
回籍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此實為兩地生靈之至計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請發同官辭疏揭

臣在閣辦事蒙

皇上連日發下章奏頗多仰見

聖明留心庶政典理有機不勝欣幸惟是同官臣

錫爵辭疏久已稟擬未蒙

批發在錫爵雖控辭甚堅然

皇上起之田野之間

恩眷甚隆今日有疏豈可寢而不報使莫測

聖意之所存哉至于臣廢臣廷機近日辭疏亦有

未發二臣忠赤

奏草

卷三

三五

皇上自能鑒知無待臣言惟臣獨出獨入既綿力

之難支多懼多凶又寸心之難訴統望

聖明俯賜檢發微獨三臣獲被

溫綸即臣亦與有光寵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封還同官求去疏揭

蒙

發下同官臣廢一本令臣稟擬前日有揭懇

皇上發同官三臣之疏今廢疏發稟臣不勝大幸

即擬慰留

溫旨上請而臣廢偵知疏發即連遣家人到閣泣

請為之擬放又力言其病勢沈篤人言日多

不得不去之情其所以責臣者甚迫甚切臣

雖再三陳說而其意不回臣亦無可柰何蓋

從來閣臣求去之苦未有如是之甚而從來

奏草

卷三

三五

閣臣之所為同官留行者亦未有如是之難

在臣廢則非但平日忠

君愛國之夙心不能自明即今日投簪解組之真

心亦不能見亮在臣則非但殷勤挽留之私

衷廢不見從即奉

命稟擬之

綸音廢且見怨此廢與臣之所以兩遭其窮也今

廢既迫臣如是臣萬不得已將原疏封進伏

望

皇上斷自

聖衷特下

明旨則臣既自無辭而臣亦可以免于同官之
交謫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奏草

卷三

廿七

奏草卷之三終

綸扉奏草 卷四

綸扉奏草卷之四

災傷賑恤揭

昨蒙

發下戶部題覆應天府巡撫周孔教災傷本令臣
等改票臣等昨已細閱此本其各項款段俱
已斟酌停當相應依擬惟念

皇上頃於浙江災傷已發戶部拖欠買辦銀及兩
淮存積鹽銀賑恤今蘇松各府災傷不下於
浙西而地方之廣濶人民之衆多不啻倍之
則賑恤銀兩斷不容已但戶部買辦之銀原

奏草

卷四

無所處有名無實而外間又無別項銀兩可
以動支則惟有請

於內帑之一節耳此出於

皇上浩蕩之特恩而臣等又不敢遽擬今蒙

發下改票臣等再三籌度其計不得不出于此又

巡撫官原疏中欲將

上供袍段暫停一年或將三大運分作六小運其
所寬于小民者亦多臣等今再擬一票不知
妥否統候

聖明裁定又昨戶部覆湖廣巡按史弼本亦係災

五六七

傷臣等亦已稟擬依議今事同一體併望

聖裁

皇上一舉念一啓口數百萬生靈便有更生之望

其歡呼頌祝

福祚綿延亦皆歸于

皇上臣等實所深願而無所庸其力耳臣等不勝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奏草

卷四

工

宣諭同官回奏

該文書官冉登捧到

聖諭朕見近來中外妄言煩興尊卑凌夷朝綱紊亂體統混淆是以將諸臣之疏留中方今國家多事邊方擾攘大臣疑畏杜門註籍小臣囂然逞臆橫肆是何國體正賴二輔臣協心共理豈可因小臣誣害譖言故爲身謀意欲高蹈且爲臣子大義豈如是乎何乃舍朕而歸雖屢疏辭義難聽允卿可傳示朕意宣諭二輔速出入閣視事爲朕分猷贊化以副眷懷欽承之意欽此

奏草

卷四

三

臣卽恭奉

繪音宣傳

聖意計二臣自當奔趨入直仰副眷懷惟臣竊念自近來議論之煩多致二臣相率以求去物情震蕩政本單虛臣望實素輕力何堪乎鎮壓謨謀無補心徒切于寅恭幸我皇上日月之明旣足以燭煩囂之說天地之量又足以容狂妄之流念國事之多艱勉輔臣以大義

溫綸一渙衆志維新微獨二臣感激

一
天
皇
御
覽
卷
四
三
月
下

愚私當竭忠于匡贊即臣濫陪密勿亦荷德于
生成矣所有

聖諭尊藏內閣謹具回

奏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奏

卷四

四

催請各項揭

臣等竊惟天下有必不可緩之事幾則必有
不可停之章疏我

皇上留神治理即緩者終亦未嘗不行而停者終
亦未嘗不發但事幾所關有遲一日則妨一

日者臣等不敢縷陳謹以目前最急條列數
款恭候

聖裁

一戶部覆應天巡撫官勘災本已經兩次擬
票未蒙

奏

卷四

五

發下此乃臣等愚陋莫窺

聖意寧敢竇請但本內有改折漕糧一款極其緊
要目下正是兌糧之時若不亟頒

明旨則各衛軍必至地方責民交兌而各地方民

必謂已請改折不肯輸納軍民相持勢且
生變昨總漕官亦言及此情甚迫切伏望

皇上留神檢發若臣等所擬未當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

一朝鮮冊封陪臣候

命日久每日在長安門跪訴中國舉動實外夷觀

望以為重輕且生向背今既許其封而又
遲留顧惜若印刑不與之為得無為外夷
所窺見乎且陪臣在此每日費光祿寺供
給亦自不少寒冬之時羈旅困苦尤當軫
恤者也伏望

聖明將前疏亟發其差官一節或如禮部所請或
查前例舉行統在

聖裁

一大僚近日寥寥已甚其取急者如左都御
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右侍郎乃銓衡風

奏草

卷四

六

紀與兵戎重寄豈可久缺不補而各處所
推巡撫官皆蒙

皇上點用獨福建巡撫缺且三年屢推不下新者

無人舊者移居境上濱海要區誰人彈壓
望

皇上將此數官

亟賜簡用而徐及其餘則中外布列而朝綱吏治
日以振肅矣

一各邊糧餉已極空虛而宣大撫賞市本亦
復告竭即今夷情騷動之時隄防制馭豈

邊臣束手所能支吾乞將各總督巡撫請
餉本

亟賜檢發令戶部議處尤今日第一急務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四

七

災傷揭

今歲各處災傷極為重大賴我

皇上念切如傷屢發

溫綸多方賑恤如天之仁海內含生孰不頌戴今

日又蒙

發蘇松四府災傷本准留稅銀五萬賑濟其餘皆

依部議

聖恩廣大隨處克周臣等不勝欣服惟日前戶部

題覆應天等六府災傷本已經票擬未蒙

發下此六府與蘇松四府共一巡撫官而以報災

奏草

卷四

八

先後分為兩疏今蘇松已發則應天必不可

遲且蘇松有賑則應天又必不可無伏望

皇上併檢此疏亟賜發下仍照蘇松例給與稅銀

一體賑濟庶

皇恩無彼此之偏而窮民盡有更生之幸矣又浙

江三府

皇上先發買辦銀五萬又發鹽課銀五萬又發儀

真稅銀五萬共有十五萬之數較之直隸已

為獨厚是或可通融斟酌于其間乎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請處錢糧揭

臣惟目前最急一事無如錢糧各邊督撫連

章苦告又貽書臣等具述艱難危急之狀有

不敢盡形于奏牘者前六月間蒙

皇上借發工部太僕寺數十萬金方支持數月今

又盡矣聞太僕所貯近亦垂罄而臣在閣中

連日接得揭帖工部又以撫夷二三萬金疏

請兵部給發光祿寺又以進宮御馬監粟米

等項數萬金疏請戶部給發然則今日諸司

庶府無一之不空虛無一之不告苦訴窮彼

奏草

卷四

九

此責望而終無所出也在京衙門已自如此

又何以應外間督撫之求令軍士之不枵腹

乎萬不得已請及

內帑而

皇上又屢以匱乏支用不敷為言臣子卑微豈能

強之

君父况內外一體亦何苦而欲括內帑之積以供

外用實以今日事勢窮促無聊譬如大旱之

歲泉源盡涸無處枯槁惟有新天降雨而已

皇上縱未即慨然亦當責令廷臣悉心計議共求

長策豈可坐觀其困漫然不為之所夫臣子
言事欲動

天聽或不無張皇至于帑藏之空竭邊軍之饑而
思亂事理甚明無所增飾昨薊遼總督王象
乾又報軍士攫食連營放砲人情洶洶朝不
保暮即京師中亦無不危懼臣觀此景象安
能默然伏望

皇上哀憐中外之苦俯從計臣所請不難割損以
解倒懸併將言官條陳有關國計者盡賜

檢發令該部酌量覆請仍廣集廷議圖所為經久

奏直

卷四

十

之計可行之無弊者不至年年歲歲日日時
時窮窘如此煩賣如此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為同官訴病揭

同官臣賡卧病日久臣尚冀其痊可協力贊
襄近于十八日復感寒疾至二十日晝九沉
重其夜遂不能言語家人驚忙以三更時呼
臣往看臣到則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臣令醫
人灌藥解救至今未盡甦醒度此病勢倘得
生還即為萬幸必難免勉再出為國家任事
矣臣忝為同官不勝悽愴伏望

皇上先允回籍以安其心俟其調理稍痊然後就
道

奏草

卷四

十一

天高地厚之恩臣亦均戴之矣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處置商人揭

今日蒙

發工部覆議商人困累一本令臣票擬臣不勝欣幸竊惟自古

帝王建國皆以京師為根本之地故必京師克實

民人得所方成萬年不拔之基近年以來京

民為派商窮困十無一免哀鳴泣訴至不忍

聞今蒙

皇上矜念垂仁特下部疏

溫綸一頒則百萬生靈皆有更生之望其歡呼鼓

奏章

卷四

三

舞祝

聖壽于萬年願

皇圖之鞏固者將聲徹于郊圻之內而歡騰于薄

海之遠矣此真

大聖至仁善政第一事也臣歡忭之極謹即擬票

上

請惟此事須內外衙門共加體恤方足以副

聖心故臣所以擬責該部者亦甚切耳伏望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條陳時政揭

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

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彼言皆杜門求去

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

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

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

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闖郊關

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

分守今副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奏章

卷四

三

靖時將令何人任筦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

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

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

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求借兵部光祿寺

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

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為

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

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

可以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亡

流竄每聞號訴盡為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

為鋪墊半為奸胥于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為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舊歲于慎行之沒臣廢以為美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之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奏草

卷四

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病故輔臣揭

奏為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庶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家人朱棟報稱本官于本月二十九日酉時病故看得臣賡學行無隆才猷素裕早侍

講帷啓沃之功居多後參

政幾贊襄之力不少迨于當國尤極苦心祇緣時事之艱危忠猷未售復荷

聖慈之眷念去志莫伸遂進退之兩難致公私之俱困加之寒疾奄至殞軀二子幼孤諸孫在

奏草

卷四

五

遠惻惻旅邸深可憫傷所有應得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查例上請以彰

朝廷優禮首輔之意又其家人出遺疏一通乃其

病時所豫草者忠愛之忱亦可概見謹代為奏聞緣係病故輔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一疏

奏為首臣淪逝閣務繁難懇乞

聖明俯從遺疏廣賜登延以重政本事臣以匪才

濫叨

簡命受事雖僅年餘而自同官二臣請告以來獨

身入直居其大半維時閣事之大臣愚闇所

不能辦者猶得諮詢首臣彼此商確今首臣

沒矣臣廷機一味乞歸不問

朝政而臣錫爵又堅卧里中其來無期臣之一身

如推翼之鳥飛而不前獨輪之車行惟恐覆

奏草

卷四

七

固已不勝其狼狽矣兼之中外多事

宮府久瑛倉庫盡虛封疆屢警昔人所謂三空四

盡之病畢見于今日縱使夾輔有人匡維協

力猶懼不濟而柰何以臣庸愚獨當其任哉

故臣賡臨沒惓惓以再補閣臣為請老臣憂

國之苦心臣深望

皇上之俯念也且臣之私衷又不但是輔弼之臣

從來稱值高任重位高者如臨千仞之淵其

足易墜苟非使之有退步之地則必至于顛

危任重者如扛萬斤之鼎其力易疲苟非使

之有息肩之期則終虞其竭蹶

皇上試思自御極以來閣臣之承

恩遇而善始終者能幾何人小者敗名大者喪身

雖人品行業之不齊亦以登進難而在事者

退步息肩之不易耳今年一年之間連喪二輔

龍蛇方厄帷幄無光若不及今旁求名哲共

筦樞機而復使碌碌如臣者羈糜克數不敢

乞身進退既窮顛危立至臣一身不足惜其

如壞天下國家之事何也臣既讀賡遺疏深

為有感而又與臣廷機計之皆以為宜顧廷

奏草

卷四

七

機方在求去未敢有言臣輒冒進其愚伏望

聖明深惟天下大計重念臣賡遺言

勅下九卿從公推舉

亟賜簡用其舊臣之忠貞夙負身繫安危者

特賜召用而又

渙發溫綸促錫爵之來諭廷機之出使仍足舊歲

五人之數或加濫焉則眾正畢登而太平之

業端有望矣臣不勝激切顛望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疏

奏為政本單虛愚臣窘迫再懇

聖明俯察微衷

亟行推補事臣頃者因臣廢之歿具疏請添閣臣
候

命數日未蒙

允發臣欲補牘申請而前疏中所云時事之艱難

臣愚之困苦位高任重之可憂求賢夾輔之

宜急于公私之情已自詳盡語語由衷毫無

粉飾亦不能更有說矣總而言之今天下事

奏草

卷四

六

百孔千瘡斷非臣一人所能補塞今天下人

情鼎沸絲紛斷非臣一人所能厭服臣之在

此如孤舟涉險惟憂同濟之無人如窮卒守

邊惟恐更番之不蚤倘

皇上不加憐念復有遲疑則臣孱病之軀不堪愁

悶將復為臣廢之續即幸而未死猶玷綸扉

亦與臣廷機淪胥以溺而已其于國事不愈

壞哉臣情甚危臣詞甚苦伏望

聖明俯從臣請此非臣之幸乃天下國家之大幸

也至于枚卜之事則下由廷柑上山

聖斷國典在前公議在後臣誓不敢萌一私出一

語以沽恩市德得罪于

君父貽譏于眾口取殛于

宗社之神靈矣尤望

聖明俯垂鑒亮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草

卷四

七

代同官求去揭

臣廷機杜門已八閱月求去已數十章頃因

臣廢之沒心又感傷去念愈切臣寓宅相隣

朝夕相見每勸其勉出以副

眷懷而廷機苦言欲去之情不容不去之勢托臣

以轉聞

天聽者其詞極哀極懇甚至於詬臣責臣謂臣無

休戚相關之誼也臣欲為之言則失

皇上所以慰留廷機之心且閣中無人難徇其請

欲終不為之言則見其情勢如此不忍默默

奏草

卷四

再三籌度竊以為今天下事機極壅議論極

多閣臣極為難處非但廷機當去即臣亦當

去非但廷機不能自安即臣苟延旦夕亦終

不能自安此臣連日惓惓以推補閣臣為請

者實萬不得已萬不容緩之事體也夫惟

皇上難閣臣之去則閣臣之勢愈窮閣臣之勢愈

窮則其心愈危懼而無措誠使閣臣欲去得

去以其身處于進退從容之地無觸藩維谷

之憂庶幾心志稍舒而體貌亦重其關係于

政幾殆不小矣臣之行能遠不逮廷機豈不

願廷機之留而事勢已極無可奈何惟願

皇上鑒臣私衷容與廷機同去不致羈留困苦以

誤天下事是臣之所以為廷機計而亦自為

計耳廷機疏臣已擬留而附臣愚衷如此以

備

聖明裁擇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奏草

卷四

十一

請補宮僚揭

照得

東宮輟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係

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尤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

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左諭德

兼翰林院侍讀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

奏草

卷四

三

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

事朱之蕃俱克講讀官制詰房辦事戶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

愷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顧天峻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量

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回坊兼

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愷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

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四

三

邊務揭

臣在閣辦事接得薊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各塘報謂虜酋合兵七萬將以此月二十邊進搶又聲言有兵百萬以明歲正月進搶其虛實雖未可知然日前曾傳有進搶消息未幾果然則今日之報甚可慮也目前邊餉匱乏士卒饑疲驅之臨敵誰肯用命無以本兵未推侍郎久缺只戎政尚書李化龍署事戎務劬勤何人協贊至于部院大僚節經吏部催請未蒙

奏章

卷四

五

允補緩急需人更難措手非獨此也自來戎狄生心每窺中國虛實今夷使二三千人紛集闕下見我九列無官諸曹晝閉又中外庫藏盡皆空虛甚至工部之犒賞光祿寺之供給皆彼此告窮東那西借窮感如此寧不為其所輕而敢于肆侮哉臣恐邊塞之憂方殷而未艾也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臣每勸其計處輒苦稱無策人臣利害不過一身一家彼無可柰何則委而聽之我

皇上為天下國家計

宗廟社稷計豈容晏然不加之意乎臣一介書生負此重任

九重天遠下誠難達見此邊報甚切憂惶莫知所措故不辭冒瀆披瀝私衷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勿至危急之秋方責臣之不言臣恐幸甚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章

卷四

五

催請各項揭

臣惟歲序將新萬邦胥慶我

皇上悠久雍熙之盛福固自此日臻

光明俊偉之治功亦自此起所有緊要政事中

外嗚嗚望于歲裏舉行者臣不敢縷瀆敬開

列上請伏候

聖裁

一政本卑虛臣愚一人將至誤事項已兩疏

懇請未蒙

批發此雖

奏草

卷四

三

聖明慎重至意然事勢已窮萬不容緩所當

亟命會推以俟簡用者也

一卿寺翰林科道諸臣曾經人言及自行請

告者皆連章累牘情詞迫切而一槩留中

未蒙

裁斷非但諸臣進退路窮其于

國體亦甚不便矣臣以為被言者既當別其是

非而引告者亦當裁其去就肅朝綱尊

主權皆在于是乞將吏部題覆諸疏即行

檢發其未經題覆者併發該部令其從公分別處

去應留以聽

聖斷亦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兩京大僚乏人已極內則左都御史兵部

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外則陝西三邊及兩

廣總督福建巡撫更為緊急臣等催請頻

煩自知罪瀆但度之事勢有不容不言者

耳尤望

聖明亟行點用

東宮輟講將及四年併侍班講官亦日久不補

奏草

卷四

三

人情洶洶皆歸咎臣等項者具揭推補各

官非為勸講計亦以舊章如此不宜久曠

且以少慰天下之望耳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雲南事情揭

奏爲同官被言情甘同罪事臣廷機因雲南巡撫陳用賓失事言者以其同鄉疑其受賄庇護廷機具疏自明謂臣與之同擬

旨矣臣惟此事初起以滇南隔遠情形未詳而科臣臺臣之叅劾部臣之題覆皆責用賓以戴罪殺賊事平之日議其功罪絕未有以逮治爲言者臣之愚陋實未能獨出一見助廷機之不及也夫寧獨臣卽臣廢之見亦如是耳其後議論寢多臣等有聞遂擬用賓之革任

奏章

卷四

三

又其後該科叅覆情罪愈章遂擬用賓之解問蓋前後稟擬之故只是如此中間思慮之未周擬議之欠當臣等之罪委無所辭若以爲受賄庇護則廷機生平自負何如豈遂至此亦可以無辨矣夫與人同事而不與人同謗心之所甚不安也况臣自五月以來隻身入直商確無人諸所擬稟外錯尤多固有過泥乎舊章而未叅之物議偶伸其獨見而無當于憐才臣之罪過臣獨當之寧有爲臣分者伏望

聖明將臣罷免以爲輔臣不任職之戒亟

勅會推以需簡用其關係治理甚不小矣臣以入直無人猶赧顏供事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章

卷四

三九

高序遷疏

奏為詞臣久滯勢宜疏通謹遵舊例量擬序遷
事照得翰林各官供論思代言之職自前代
以來最稱隆重國家崇儒右文尤為加意其
歷官遷轉皆與他曹不同往往有十五六年
至內閣者即臣廷機亦十六年為侍郎臣向
高十七年為侍郎雖蒙

恩拔擢而人亦不以為驟今丙戌科已二十三年
向有未為侍郎者已丑科二十年未有一人
至三品者壬辰科十七年未有一人至四品

奏章

卷四

辛

者亦可謂壅滯之極矣推原其故蓋以往時
翰林官資俸久著他部卿佐皆可序遷近來
只吏禮二部其途已狹而今二部尚書侍郎
又缺其三詹事府缺掌印南京禮部尚書侍
郎俱缺屢經吏部催請未蒙

允補故昔翰林之官至二品三品甚易而今望四
品五品亦大艱難前路愈窮後薪愈積尚不
如他曹之官途徑稍多猶可冀望也雖諸臣
各安分義恬靜無營而厄塞既久志氣漸消
地望既輕煩言易起譬如鄧林之材不加灌

既任其推枯其何以克明堂棟之用哉
蒙

皇上有愛惜人材之旨人皆歡躍仰見

聖心於翰林諸臣甚不薄也臣等查詞林典故有

年深序遷之例即前歲臣賡題請亦蒙

俞允今謹遵舊例除養病未到及見在陳乞與資

俸雖深尚可少緩者俱不敢繫開外止將見

任官年勞最久王圖等量加陞擢開列職名

丁後其部堂大僚例由廷推者亦望

檢發以使疏通惟是

奏章

卷四

壬

恩典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擬詹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協理府事一員王圖

擬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員吳道南

劉日寧

擬右庶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

員翁正春

擬左諭議直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一員顧

天堦

擬右諭德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二員李

騰芳 史繼偕

擬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回坊兼翰林院侍

讀一員朱之蕃

擬右中允陞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一員湯賓

尹

擬右贊善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一

員蔣孟育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四

三

謬傳虜警揭

今日臣人直忽聞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
百姓扶老携幼爭入避虜臣隨遣人問之兵
部乃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致此擾
動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皇之情
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眾動稱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
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
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

奏草

卷四

三

變盡皆離心誰為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
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
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
以答應况化龍今尚病卧未能出門此皆臣
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
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
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
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

其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鑒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奏草

卷四

三

謹遵簡揭

今日蒙

下器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令臣票擬該文書
官口傳

聖諭內庫缺乏難以給發臣連日與戶兵二部臣
計議此事皆云大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
皆以災傷難追且難應目前自

發帑之外更無別策而今日薊鎮督臣王象乾又
以書遺臣極言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虜而且生變中外人情惶惶岌岌朝不

奏草

卷四

三五

謀夕皆歸罪于臣調坐觀事變誤國負恩
展轉思惟無以自解若

聖意必難發帑則必有別項措處足救此急而後
可不然虜窺于外軍變于內

宗社之憂非臣所敢任也今臣且據此疏所請申
飭京營添設哨探事擬上其

發帑一節更望

聖明再三籌度今日事勢是否危急該部庫藏是
否空虛別有何項錢糧可以動用或暫借帑
金令其日後補還

論臣再擬庶可以塞該部之請而紓目前之禍患

矣臣萬不得已乃為此言非敢違

君父之命也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奏草

卷四

三六

東宮出講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較講已踰四年臣等每遇春秋無不急請

疏揭煩煩其辭已窮竭而無所復措矣天下

之人但知

皇上之愛

皇太子遠過于古之帝王而不知其所以難于

講學者出于何故即臣等備員密勿亦茫然

莫測

聖意之所存也以爲勞乎則平明而出移晷而入

奏草

卷四

三七

不爲勞也以爲

容德之已成乎則怠惰荒寧古人所戒不可以

既成而遂輟也臣等亦知我

皇上宮中之教導時勤

皇太子之服習不怠然豈能如開銅龍親講席

其工夫有常而精神尤爲奮勵哉且人當盛

年兀坐一室則血氣脉理無所動盪既非所

以養身而耳目心志有所遷移又將至于導

欲此皆臣等之所深慮而

皇上亦必念及者也今歲春氣和暖勝于往年正

宣講學臣等查得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皆吉伏望

旨定一日以便進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奏草

卷四

三

條陳時政揭

臣待罪綸扉日夕兢惕惟誤國負

恩是懼竊觀臘月以來章疏差違外僚多補仰見

聖明留神治理太平可望中外臣民不勝欣幸惟

是政本重地臣庸愚之資加以孤立鞭策不

堪顛覆可俟頃者屢疏懇請未蒙

允發願望之私以日為歲今邊事方殷物情震動

本月初九日城外人民訛言相驚九門晝閉

臣即揭請

點用兵部侍郎及為戶部訴錢糧之匱乏而候

奏草

卷四

五

旨數日尚自杳然臣連日接諸臣疏揭多為此事

其亮臣者或以臣伎倆雖窮而處心亦苦其

不亮臣者若以近來九事壅塞皆臣等漫然

無所匡救臣每讀之且愧且憂傍徨咨嗟茫

然莫知其計之所出也姑無論其他即錢糧

一事臣等披瀝祈求不知凡幾而竊觀時勢

非但內者不出且使外者復入承運庫督撫

欠矣御用監請

瑞王之婚禮矣以罄空之戶部將何支吾薊鎮

督撫諸臣疏請軍糧至危至急每當票擬

奏草

卷四

甲

留筆沉思終無他策不得已下之計臣非不知計臣之無策猶之臣也職掌所關無可奈何及至計臣告窮又令設處設處不得又復告窮展轉循環終無休已計臣之手足無措而臣之唇舌亦枯矣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尚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然則閣臣之罪真罄南山之竹猶不

奏草

卷四

甲

勝書也而欲使臣以一人當之寧不立見其斃乎此臣之所以惓惓懇懇請補閣臣者非憚勞也蓋真度其力之必不堪而勢之必不可已耳伏望
皇上憐臣困苦俯賜允行併俞內外諸臣之請暫借帑金限以歲月令其補還庶人情稍安而臣亦可少逭罪戾于萬一矣抑臣又有請焉今九卿諸臣缺者未補補者未到其見在者或真病或引疾列署俱空不成景象而自卿寺以下諸臣因人言求去者一槩留中未蒙

奏草

卷四

甲

宸斷以若有若無之官居不進不退之地既公私之兩妨以無可無否之意待一彼一此之人又是非之俱混廢官常傷政體其流之患將不可言臣下已矣如國家之事何此亦今日所當亟處者更望
皇上將內外大僚盡補已補未到如尚書孫丕揚等令吏部移文催其速來毋得推辭延緩而兵部尚書侍郎又安危所關當亟賜點用其求去諸臣大者取自
聖裁小者悉下該部虛心評論勿有偏主應去者去應留者留毋令一槩杜門以誤國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言已頻數自知煩賣然于衷懷鬱塞猶未能盡不勝迫切顛號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東宮出講揭

臣等干本月十二日揭請

東宮出講候

命旬餘未蒙

賜允在廷諸臣連章累牘莫不以此事為今日第一

一義夫豈臣子之心好為聒竇以取厭于

右父哉蓋真念

宗社大計關係至重不容默默已也今正月將盡

過此又是仲春春而不講又將至秋日月如

流蹉跎已甚回思前此四年之間猶旦暮耳

奏草

卷四

聖一

寸陰可惜就將謂何臣等備員輔弼安得不

任其責耶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三日

日皆吉伏乞

聖明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

亦皆久缺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傅新德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讀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兼翰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

之蕃俱堪充講讀官制勅房辦事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寺范可煥

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者相應量陞吳

道南量陞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峻量陞左庶子李騰芳

史繼偕量陞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

蕃回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煥向經侍書

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

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奏草

卷四

聖一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請發兵部尚書辭本揭

頃兵部尚書缺蒙

皇上點用李化龍極為得人但化龍辭本未蒙

發下本官既已具辭不敢到任供職昨邊報緊急

虜賊十餘萬將分道入搶調度防禦全在本

兵若因此耽延誤事不小臣等萬不得已懇

乞

皇上檢發化龍疏即令供職臣等非為化龍乃為

國家安危計也伏候

聖裁

奏草

卷四

聖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請發緊要各事揭

奏為閣揭

留中愚誠莫效仰祈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自臘月以來連具奏揭如請

東宮講學請會推閣臣請發邊餉請補大僚請

處分求去諸臣皆目前至急事務臣萬不得

已而後庶資雖智識短淺無以仰副

聖心陳說滋多未免上煩

聖聽臣自知罪然其一念惘欵之愚衷惟恐有負

知遇有誤國家則

奏草

卷四

聖

皇上亦必憐而鑒之矣中間推補閣臣一事尤為

臣切身利害蓋緣臣一人獨任閣事已有十

餘月政幾煩重未易承當又無一商量等度

之人思之不得則仰屋竊嘆而已古人言智

者千慮尚有一失况以臣之至愚而責其無

失萬無是理惟是中外安寧雍容伴食猶可

苟免今何時也逆虜猖狂蜂屯蟻聚既謀伺

隙于薊又欲倚怨于遼明搶暗窺時時欲逞

東馳西突處處難防臣每日接薊遼督撫巡

按諸臣揭報深川寒心在

皇上必以臣所言出於過計且借此以聳動

至尊為索餉補官張本不知今日事勢實是如此

臣備員輔弼常思委曲以紓

宵旰之懷若復張設虛辭貽憂

君父其罪可勝誅哉此臣之萬萬不敢者也今中

外所恃惟

皇上聖明與萬年無疆之福可以無慮然而安危

倚伏從古已然一旦戎馬闖於郊關帷幄之

地誰能佐

皇上之半籌者於此時而治臣罪則已晚矣自昔

奏草

卷四

聖

君臣相與國有大計必面相經畫今

穆清高拱臣等下情既無由自通即疏揭一路又

復阻塞如此萬一有危急之事叩關不聞請

旨無路其為狼狽尚忍言哉此又臣之所深慮也

目前緊要之策只是脩政用人臣不得不忘

其塵竇再三陳奏除

東宮講讀另揭題請外其餘當行要務謹開列

數款恭候

聖裁蓋逐項具揭愈恐煩聒亦臣之甚不得已耳

一從來閣臣皆有四五員多至六七員今名

雖三人而在直者只臣一人何以支吾臣
前屢疏催請會推伏望

檢發

一大僚中如左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及南

京兵部尚書更為緊要至吏部左侍郎楊

時喬病甚沉篤司官不得已代為具奏雖

尚書孫丕揚不日當至而時喬情不能待

其欲

點用右侍郎委屬迫切伏望

檢發

奏草

卷四

聖

一軍餉匱乏發帑之請未蒙

賜俞今雖暫借太僕寺馬價以應目前而為數不

多又終非經久之計臣前屢請責令該部

會同九卿科道講求長策何項可以節省

何項可以清查何項可以經理必使一歲

之人足供其出而不至如今日之窮竭無

措此固萬分難也之急務也伏乞

允行

一科道官章疏煩多以致

聖明樂行留中但聞有條陳議論關係時政者亦

多可采若盡皆沉閣則非但忠言不售卽有浮漫無當者亦無從別白母惑乎其言之愈多矣誠宜下之該部斟酌覆請母泛母徇悉取

上裁如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自無濫吹豈非省議論便國家之至要乎伏乞

允行

一求去諸臣連章累牘備稱困苦若其人可留則當明留之可去則當速去之今不去不留使之進退無據不知

奏章

卷四

聖

聖心以此爲優之乎爲困之乎今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已上章徑去如付之不問則大傷政體必欲苛求其情又有可亮再有此等何以處置誠宜盡下其章或取

聖裁或從部議使去留進退悉由朝廷庶

主權可尊而群紛亦息矣伏乞

允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綸扉奏草卷之四終

綸扉奏草卷之五

東宮出講揭

臣等今歲屢請

東宮講學吉已再擇翹首企望而未蒙

允行臣等請而不已則

皇上以爲責止而不講則自古以來無何

元良主器竟不講學之理且無論進德脩業功

難久曠卽深宮之宴居至於數歲是教偷也

余聲玉裕之容節弛于積年是習慢也以我

皇上聖學已成緝熙罔間而四海臣民猶若以邇

奏章

卷五

一

來之靜攝不無損于初年之勵精况於

皇太子春秋方富正當進學之時者哉此臣等

之萬萬不得已而冒昧進言自甘冒瀆之罪

者也倘

皇上以慈愛之故恐其過勞或

命二三日內間停一日以便休息其出講皆以平

明不必太蚤則起居有時精神自裕而于

聖慈亦可慰矣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九日二十二

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具侍班講讀等官容臣具揭

另請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五

二

是非賞罰揭

臣惟天下之相維有二事下有是非上有賞罰是非不明則議論多而爭端日起賞罰不決則功罪混而大柄漸移此皆關主權之得失繫天下之安危非細故也頃來諸臣以意見不同互相矛盾一人而甲以為賢乙以為佞一事而甲欲如此乙欲如彼甲乙既爭而是甲非乙是乙非甲者又助之爭參商之跡已著水火之勢漸成所賴

奏草

卷五

三

皇上神明旁燭蚤賜剴裁以服其心而疏繫留中無所可否薰蕕黑白既不為之分明進退去留又輒聽其自便舉百司庶職汎汎如不繫之舟之綱之紀之謂何而使朝端一至此也雖臣下雷同非國家利然而風波不止流禍安窮亦大非盛世之景象矣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敷逮解至京亦已多日謂宜下之法司定擬其罪而候

命旬餘未蒙

宸斷夫獄獄輕重自有主者臣不敢知然豈有地方失事從萬里外遣鎮撫二臣四海九州觀

望此舉而可復猶豫遷延持不斷之意耶以
為無罪則前之逮解何心以為有罪則今之
遲疑何故如雷如霆之謂何母乃令人窺
朝廷之短長乎且陳典等既已送問而用賓等
猶自稽留悠悠道路口語日滋又大非
清朝之法紀矣臣待罪綸屏職專票擬豈敢多
言惟目擊朝綱國憲將就陵夷不容不言伏
望

聖明盡將諸臣彈劾辯論諸疏

勅下吏部都察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奏草

卷五

四

聖裁要于大公至正足服人心卽有註誤風聞不

妨明說仍

速下陳用賓等于所司議罪上請如此則是非明

于下賞罰決于

上大權一而國是昭其所禪于治理良不淺矣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揭 附請大僚

頃以會推閣臣一事屢煩

天聽候命杳然臣犬馬之力苟可自效卽至于捐
糜何所顧惜獨以天下國家事如此殷煩臣
質本庸愚加之困病閱歷尚淺事體多所未
諳精神既衰檢點時有不到種種差訛勢必
難免卽

皇上能原之而天下人不能亮卽天下人能亮之
而臣心不能安兼以時事紛紜隱憂萬種其
大者則府藏盡空災侵相繼臣僚無師濟之

奏草

卷五

五

風封疆有憑陵之患綢繆修弭茫然無術臣
之私衷自危自懼日夜延頸企足望有人來
不啻顛者之望扶溺者之望拯也今在朝在
野賢才不乏或沉而未用或用而未究世道
繫其安危人情甚於饑渴

皇上何惜綸扉一席地不賜登延而獨使臣力盡
智窮卒誤天下事耶且

皇上所最疑者臣下之專擅而臣以獨身受事何
專如之

皇上所最厭者臣下之煩瑣而閣臣一日不補則

臣不容一日無言何賈如之臣進而供事退而焦思當食容嗟興言涕泣

皇天后土實鑒臣心豈在

君父而不哀憐臣詞窮矣自知罪矣伏望

皇上原其情而

亟賜允焉抑臣猶有無已之請敢盡言之六部九

卿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其職任之重不下閣臣今吏

部侍郎楊時喬業已病故戶部尚書趙世卿

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

奏草

卷五

六

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察院副都

御史詹沂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湯道賓

尚在供職而春分陪祭

朝日壇忽眩暈仆地至今未甦然則今日大僚

非但少而且空矣其已經

點用未至者雖尚有三四人而皆以時事艱危排

徊趑趄未即趨

命世卿等又宛轉哀號迫切如此諸臣之事

皇上如天禍福生死惟其所命

皇上之待諸臣如子疾痛疴癢豈不相關苟視同

胡越任乎天而不聞加之繁維如樹的以受射進無效忠之地退無生還之期旅邸長幽游魂悲泣寧不傷

聖慈之心而灰士大夫之氣乎昨孫善繼掛冠徑

去世卿輩皆有羨心徒以大臣分義有所不

敢世道至此成何景象

皇上愛惜官爵不以予人而不知今日人情固真

有以無官為樂去國為幸者臣之嘵嘵喋喋

請補大僚請蚤決諸臣之去就者實非為諸

臣地乃為國家計耳用舍進退皆在

奏草

卷五

七

皇上孰敢不聽惟母于不用不舍不進不退之間

別設一法以使列署空虛一至此極則天下

幸甚統望

二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吏禮掌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禮部司務潘龍等一本為印信事令臣票擬

臣惟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

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即本部之

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攝而吏部印務亦急勢

須用人尤為難處今兩部右侍郎俱久缺未

補臣謹將原推各官開列上

請伏乞

聖明欽定二員分補二部使臣得遵

奏草

命擬上庶供職有人而部事不至於廢弛矣謹將

原文封進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工部撤回京商揭

該文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工部一本為京商坐派事與福王府第有相

干否臣惟府第照

潞府規則已屢有

旨見在奉行無容別議今工部此奏蓋為河南巡

撫沈季文奏辨疏中言及監造主事房楠帶

有京商在地方告計預支多增料價甚為擾

害故工部奏請行文該省禁止或將京商撤

回蓋專為此一事與府第不相干涉也臣以

奏草

為府第營造費用甚繁而奸商復夤緣冒破

據季文所奏多增料價至三四十萬為害不

小工部此奏所當

允行故臣票擬是字其事情如此伏乞

聖明裁定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吏禮掌印揭

臣前以吏禮二部缺官掌印恭請

點用待

命數日未蒙

允發此在

聖心必欲為二部擇人特加詳慎惟是銓衡典禮

事務煩多難以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

之事即大選定期亦在明日已無及矣政體

人情深屬不便伏望

聖明蚤賜裁定以便遵行

奏

卷五

十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摺去各官揭

日前蒙

臣下吏部參工科都給事中孫善繼摺去一本令

臣稟擬臣隨即擬上今已半月未蒙

批發臣惟臣子以尊

君為大去就以候

命為恭今孫善繼倡首徑行劉道隆繼之較於顧

天坡等雖已出都而尚在近郊者更為可罪

若皆無所

處分甚非政體且諸臣因言求去者尚多其中應

奏

卷五

七

去應留亦當仰厪

宸斷示用舍之衡明進退之義而一槩留中置之

不聞上之則煩竇

聖聽次之則曠廢官守下之則滋生議論極為不

便伏望

留神檢發以肅臣工如臣所擬未當亦望

聖慈矜其愚昧

親賜裁定或傳示

聖意令臣改擬以進此亦今日明法守尊

主權之要務也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四揭

臣等伏懇請推補閣臣未蒙

賜允九閣遠隔無處籲號近見吏禮二侍郎連日

淪謝甚為感傷人生朝露旦暮難知而臣又

素稟孱弱加之多病溺血痔瘡種種惡症每

一舉發便狼狽不支同官雖有二人然或堅

卧未來或决意求去如臣犬馬之軀復填溝

壑將誰為

皇上供奔走之役者而今日宇內尤稱多故姑無

論其他即遼東撫按二臣所言征稅之苦邊

奏草

卷五

三

備之虛軍民怨咨之聲夷虜桀驁之狀人人

讀之無不寒心無不掩涕邊事破壞一至此

極而

廟堂絕不講求所以綢繆備禦之方抱火厝薪

豈足為喻臣內自思惟無有分毫伎倆可以

匡濟時艱轉移否運徒拚以其身負他日誤

國之名非但可羞亦可為恨昔鄭蔡拜平章

事而語人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不

踰時遂告去而司馬光作相遂入相戒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際臣雖愚陋其

自知之明不下于蔡而今日朝野賢才濟濟

蒸蒸豈無司馬光其人者惟願

皇上亟賜簡用使夷虜知中國有人亦自敬憚而

母使臣欲為鄭蔡而不可得愚臣幸甚天下

幸甚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奏草

卷五

三

票擬孫善繼等揭

蒙

發下吏部參孫善繼一本傳

諭令臣票擬臣於擅去諸臣已擬重處其餘被論

者或徑分別去留或仍下部議覆臣未敢專

擅謹擬兩票上請恭候

聖裁臣智識愚昧中間或議擬未當亦望

聖明改定其大九卿諸臣進止去留臣於此本中

不敢擬及伏乞另行

宸斷謹具題以

奏草

卷五

十四

聞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翰林院掌印揭

臣等以翰林院缺掌印信官推得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圖資俸最深堪以

掌管具題半月未蒙

允發竊念翰林為文學侍從之官掌院為之統率

必難久缺且每日有常行文移皆須用印而

各處歲貢生已到曾奉

欽限于四月十五日廷試若無掌院官誰為料理

今時日已迫難以再遲伏望

勅下吏部將王圖量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奏草

卷五

十五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以便供職臣等亦得

免于催請煩賣

聖明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同官辭疏揭

該臣廷機自入春以來七疏求歸未蒙

批發臣子之義只宜靜聽臣何敢以同官之故代

為祈懇但念近日閣臣體面已輕困苦艱危

無人相恤所恃者獨

君父耳若

君父之前籲訴而不聞頻煩而不應留既不可去

又不能此真所謂窮人無所歸且豈不殆哉

今臣錫爵又來告矣伏望

皇上併行檢發以慰其心仍望

奏草

卷五

十六

親賜裁答勿令臣擬蓋臣前此擬票已多其辭也

窮今若擬放則恐非

皇上慰留之心若擬留則又大拂同官之意且強

以難堪亦似不情再三籌惟萬分難處惟是

閣臣之用舍去留斷自

宸衷其於事體實為妥便此臣之所以冒昧而進

言也伏祈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五揭

臣惟今日

朝政之最急與人情之顛望者無如推補閣臣

一事前後疏請不知凡幾而尚未蒙

允發豈謂庸劣如臣尚可支吾了事耶不知臣之

伎倆窮矣劣狀著矣世道日壞而不能維議

論日紛而不能止是非日混而不能明蒙孽

日多而不能弭一切時政廢墜甚于往年如

言官之所列者皆不能救蓋臣蚤夜捫心自

供自認罪實難辭而又展轉思惟力盡智窮

奏草

卷五

十七

終無他策若不冒死哀祈

君父蚤簡忠良俾司政本則雖勉出入愈覺厚

顏而天下事愈陵夷潰決不可收拾矣昔小

雅正月之篇憂時念亂而終以將車為喻言

必無棄其輔以益其輻又屢顧其僕然後可

以越險而不墮若既墮其載而後號伯以助

予則悔之無及今臣之號呼求助情詞已竭

而

皇上猶不為置輔以益之聽其摧輪傾輈而不顧

臣則已矣其所墮之載誰之載也即臣言不

足恤而昨臣錫爵再疏懇請皆以此為言且
深慨今日國事如無柁之舟莫為主持蓋老
成苦心真切如此伏望

皇上省覽錫爵之言深惟詩人之義

蚤發命音會推簡用母使臣負妨賢誤國之罪臣

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五

十八

推轉翰林各官揭

照得臣等近推

日講教習庶吉士等官果係急務未蒙

允發相應催請其清理軍職貼黃缺官日久亦應

推補又去年十二月推轉翰林院各官資俸

最久者俱未蒙

發竊念內外官陞轉皆由吏部而翰林院獨係閣

臣題請今吏部推官尚陸續奉

旨而二等所題十無一報以致翰林各官名為文

學侍從清華之選而其淹迴壅滯反甚于他

奏草

卷五

十九

曹至于額定各差亦復不補職業曠廢人情

懈弛甚非國家所以優禮儒臣培植人才之

至意也臣等不敢屢次煩瀆謹將原題

日講教習及今推清理貼黃與資俸已深相應

量為陞轉者數員開列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止造神器揭

今日蒙

廢下工部一本為神器急缺速行造補事該文書

官張文元口傳

聖諭舊例內裏造着分三運造令臣擬

旨臣敢不遵行但據疏所費錢糧至二十萬此時

該部萬分匱乏而太僕寺馬價亦自無多且

備緩急買馬之用委難借給况此項火器該

戎政官謂其體質重大不便運轉見存已屬

無用補造將以何為故該部再三爭執不欲

奏草

卷五

二十

以時詘舉羸臣反覆看詳不敢輕擬者也臣

見連日風霾異常慮有警報極當為綢繆防

禦之具但戎臣部臣之言皆是如此則此器

之為無用昭然可見又何如留二十萬金以

為緩急之備乎謹將原疏封上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議論混淆疏

奏為議論混淆紀綱廢弛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以肅人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在

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

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

撥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嚮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

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

樹罅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冰

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闈又繼而操戈矣株

奏草

卷五

三

連蔓引枝節橫生暮拓朝夷好莠自口遂使

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

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

一時未必定而徐之日後則又自定者有徐

辯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辯則又

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

胡不思乎然此為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

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母因一事而滋盈庭之

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母因一人而

開辟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

斷決不斷夫聚之使爭養之使閑奏牘日多

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

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

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遲非速則母乃自傷

其明而威幾損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害

多見于叔季之世庸弱之君今日

聖明在御

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

奏草

卷五

三

盡發諸臣之疏

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常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

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

而

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

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交遊勿

以兒女爭言而賣

若父蓋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

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直

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

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

甚晰自古至今未有能逃念及於此將客氣

自消而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

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

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

責故敢直陳其愚伏望

聖明留神採擇

奏草

卷五

三

蚤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爲同官乞歸揭

今日蒙

發下同官臣王錫爵李廷機二本令臣稟擬臣惟錫爵老成端亮廷機清公任事皆臣所遠遜不如祇以勁直之故與世不合遂致攻之者多而錫爵又以子死身病其情甚苦貽書于臣懇爲轉達廷機亦迫切求去杜門不出已滿一年入春以來疏已八上每見臣輒求稟於至于涕泣臣惟

聖明在上而帷幄大臣進退狼狽一至於此以後

奏草

卷五

三

凡居此地孰不自危臣與廷機私相憐也私相慮也在廷機自處進不得關其忠退自可明其志在

皇上處廷機留之只是虛拘放之乃是實惠事理甚明所當體恤惟是從來輔臣求去同官以跡涉嫌疑莫肯代請臣雖至愚亦知顧避况今政本乏人豈願廷機之去獨以事窮勢極無可奈何而臣與廷機生平知契不必更存形迹故敢爲一言如此至于錫爵乃待簡元輔其准放與否我

皇上宜有獨斷臣不敢定但恐有煩宸慮謹各擬兩票以聽

聖裁惟廷機之情更爲窘迫尤有望于

聖慈之曲軫者臣真萬不得已而爲此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

奏草

卷五

三

詹事府掌印揭

照得詹事府印信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曾朝節病故至今已歷六年無人掌管然中間尚有協理詹事少詹事等官可以代署今詹事王圖已陞掌翰林院印信該府遂無一官每有當行文書無人用印甚為不便臣等推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前以註誤回籍今公論已明相應推補伏乞

勅下吏部將本官起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前項印信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日

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惟今歲大比之期巡按一官責在監臨較之常年尤為緊要而南直隸提學御史舊者已陞新者未蒙

點用各府生儒無人考校懸望尤切今去試期只三月餘再或遲延必致誤事伏望

皇上將部院題差各疏亟賜檢發令其速行庶于賓興大典猶可及矣事勢至迫而部院屢請未

發臣不得已乃敢冒瀆伏望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

惟請要務摺

臣惟閣臣之設主于輔導代言原不以諫諍為職近因朝政壅塞內外睽絕臣等不得已而有言遂致疏揭滋多煩瀆

聖聽至于今日亦一槩不報是臣等之罪也然而

政幾所關義難終默非但天下以此責臣即

臣反之于心亦不能自安每深思默念臣以

千言萬語請之而不足者

皇上以片言決之而有餘臣以千言萬語請之而

天下猶不信

奏草

卷五

末

皇上以片言決之天下莫不服然則

皇上亦何愛于片言而遲疑不決之若是耶夫天

下事有必不可已者

皇上固未嘗終靳也但行之有遲速耳速則威權

歸于上而議論自消遲則議論多于下而威

權反失當斷不斷及其斷人已玩矣當行不

行及其行事已去矣

乾綱因而解紐國柄為之倒持然則

皇上亦何利于遲疑而堅持不化之若是耶臣竊

觀

皇上天縱聖明于天下國家事雖在細微無不器心即臣所票擬容有疎失一經

聖裁無不妥當獨于先後遲速之間未盡合宜以

致紛紛至此心竊惜之臣今不敢泛有陳瀆

謹將目前切要事務萬不容緩者開列數款

仰祈

皇上審度事勢憐臣苦心

俯賜施行臣愚幸甚

一 擅去諸臣如孫善繼輩已經吏部參糾臣

屢次票擬未蒙處分此

奏草

卷五

末

所係漸不可長伏望

樞發

一 科場在適應天提學御史有考校之責各

省巡按御史有監臨之責皆不可缺而應

天生儒一半未考福建巡按缺已三年路

途尤遠及今點用猶以為遲再或遲延必

致誤事伏望

檢發

一 政本乏人臣極病極困不能支吾屢請會

推萬非得已伏望

檢發

一求去諸臣如尚書趙世卿等皆杜門日久

進退狼狽或去或留大者斷自

聖衷小者下之部議其在公私實為兩便伏望

檢發

一臣等題推

日講諸臣教習庶吉士官及翰林諸臣資俸已

深應量陞轉者此係臣等職掌不得不請

伏望

卷五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催請巡按提學御史揭

臣昨接得都察院揭帖催請

檢發南直提學御史至為懇切竊惟科場日期甚

迫而南直生儒未經考校者尚多何以應試

故南京科道諸臣連章奏請而吏部都察院

亦題催數次此真不可一刻緩者至于各省

巡按有滿而應代有缺而未補而福建一差

已三年無人目下科場事務誰為管理揆之

事勢亦萬難再遲臣不得已冒昧代請極知

語言煩瀆取厭

卷五

然事情急切如此而臣復隱忍不言心何能

安伏望

聖明亮臣愚衷

亟賜檢發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惟請巡按揭

惟今歲大比之期各省巡按責在監臨極為緊要頃蒙

皇上發下南直隸提學御史人皆喜慰而都察院題差巡按尚未蒙

允發今各省路途遠者至七八千里使即日承命奔走趨赴亦僅可及事若復遲延數時寧不

誤省方重務實與大典臣知

明之必留念也煩瀆之罪臣無所逃伏望

原宥不勝懇切之至

卷五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六疏

奏為身病時危力窮情急懇乞

聖明留神治理以弭天災

蚤簡閣臣以隆政本事臣一介寒儒遭明盛之世專

神聖之主厚澤鴻恩隆天重地卽捐糜此生何足

顧惜豈敢以困苦私情頻煩額訴于

君父之前自取干冒之罪乎顧今日事勢萬分難

處委非臣愚所能勝其任者臣不得不涕泣

而申言之向時閣臣只以票擬為職票擬之

卷五

不當則閣臣罪也自年來諸事留中額

天無計途謂閣臣身居密勿有股肱心膂之誼力

能得之

皇上凡各衙門章疏停寢不發者無不責之閣臣

閣臣于各衙門之事毫不與聞徒以軍國大

計所關不得不請甚至于題差掌印請告乞

歸諸尋常瑣事亦皆屢揭代陳在臣私心方

自愧煩數不足以感動

君父乃外間不知尚群然責臣之不言臣為國家

任罪固所甘心惟是天下事日危日迫不容

坐視如頃者遼東巡按揭稱奴酋領兵侵迫
北關勢甚猖獗兵部官對臣每嘆無餉無兵
窮窘無策遼左之危固已甚于累卵矣而直
隸山東一帶又盡皆荒旱盜賊縱橫昨山東
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犛牛一隻兩
頭三鼻四目二口考之五行志云牛一身二
首為天下將分之象今

國家全盛萬無他虞然當此水旱頻仍民心離
散之日而非常妖變著見如此臣恐內地之
憂亦不下於邊鄙也為今日計即使六曹諸

奏

卷五

三

臣各舉其職如救焚拯溺猶恐不支而一事
之請難于扳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其將何
以為計哉往者天下無事朝政清明閣臣常
有三四員或多至五六員而今日在直乃只
臣一人豈無事之時數人為之而不足而多
事之日顧一人當之而有餘乎六曹九卿比
肩事

主各懷忠盡而事有壅隔乃責專在臣豈以諸臣
之賢相與補贖而不足而如臣之愚顧獨任
回

天而有餘乎臣嘗譬之今日事體如大旱之歲農
夫束手而辟以祈天請雨之一事責之巫師
不知流金鑠石之秋終無興雲致霧之術此
臣之所以力窮智盡自傷孤苦之若是也臣
今腸胃日枯飲食日減每一下血輒至傾盆
昏憤迷忘生趣俱盡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以
憂

君父故敢及此一息之尚存昧死哀號望

皇上述下會推之命多簡忠良共參政本使臣得
量力度時自審進退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

奏

卷五

三

臣聞之朝中無不罷之官世上無不盡之年
臣罪過已深分當斥罷病患已篤身近死亡
惟此須臾間未斥未死故尚妨賢誤國若是
惟求

皇上視臣如已填溝壑急擇人以代臣此不過先
後遲速之間而其利害得失相去遠矣臣言
及此一字一淚一字有欺萬世為僂伏望

聖慈哀憐賜允臣不勝冒昧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通政司吏工二科署印揭

臣連日見

發下本章無通政司封進者不知其故今日詢之該司始知右叅議趙邦柱以左叅議吳默新到其本將印信推與吳默署掌未蒙

檢發遂致一際本章無人封進臣惟通政一官乃

喉舌之司不可一日壅滯若使本章停閣則外間有緊要事情如軍機邊報之類皆不得達豈不誤事至于吏工二科亦無人署印章疏下部者久不發抄大選等官不得領憑目

奏草

卷五

三六

在長安門外遮臣號想夫國家精神血脉惟章疏一路今自下而上者既積于通政司自上而下者復積于吏工二科揆之政體實大不便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遵行庶上下周流而

幾務不至于壅塞矣仰臣又有請焉通政司列在九卿責任殊重而通政使與左右通政久缺不補今趙邦柱署印業已年餘資俸甚深吏部屢次推陞右通政未蒙

允發而吳默新到印今署印于先後資序亦甚不

安若吏科都給事中今歲考察乃其職掌勢不容緩統望

聖明俯允吏部推陞之請將此二疏

亟行檢發是亦慎納言重計典之大端也臣煩瀆

已甚而事不可已尤望

聖慈憐察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奏草

卷五

三七

熱審逆犯揭

照得熱審一事乃

祖宗二百餘年相傳之舊章所以宣布

皇仁而哀矜民命至重典也今歲踰期已月餘矣

而

明旨猶然未下當此酷暑之時囹圄累囚死亡疾

病我

皇上至仁極慈必有惻然于中者而雲南叛賊阿

克等久已讞

上亦至今未蒙

奏

卷五

三六

允發此賊擾亂一方殺人無數即使速正刑書猶

未足以洩萬人之憤盡叛逆之辜而遷延濡

恐未伏天誅此人情之所深疑而不得其故

者也惟此二事臣等知我

皇上在所必行無容瑣瀆但宜急而緩人將謂

皇上不忍于逆賊而反怒然于可矜之獄囚

恩威之用容有未當故敢冒昧陳情以聽

聖裁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補吏科併發吏部各疏揭

臣遂日人直每至長安門則諸大選急選官

群擁臣告訴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守

做日久百凡不便而歲貢就教者貧窮困苦

言與淚下尤為可憐至該科與工科章奏奉

旨下部有等不待發抄單領數月且有數百通

該部無從題覆其為廢時失事妨誤朝政甚

不小也臣前已揭請未蒙

允發今不得已冒昧申贊伏望

聖明將吏部所推吏科掌印官及工科請官署印

奏

卷五

三五

疏

亟賜檢發以便供職庶候憑各官無留滯之苦而

章疏亦不至沉閣矣臣又見日來

發票本章多尋常瑣事而于用人行政之大寥寥

罕見人情悵望以為時政壅塞甚於前日如

吏部尚書孫丕揚公清正大卓然為名世元

臣

皇上拔之田野之中置之百僚之上四海人心無

不聳服丕揚年近八旬宦情久息而猶竭蹶

前來不惜身命思以報答

聖上高天厚地之隆恩臣竊敬其人而傷其志乃
受事數時請所奏請如推補大僚科道年例
之類皆目前要緊事務而無一得

昔如此因循非但不揚之効忠無地其于

皇上簡用之盛心亦已拂矣自昔稱君德無過明

斷二端

皇上之特起丕揚可謂至明惟于用處再加以斷

則知人善任真與帝王比隆丕揚萬不敢市

恩沾名以負

皇上也臣區區愚衷輒敢陳述統望

奏事

卷五

四

聖明俯垂鑒納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論臣奏事

綸扉奏草卷之六

銓臣計窮求去疏

奏為時政壅滯已極銓臣計窮求去謹力疾頓

天懇乞

聖明留神省覽事惟為治之道只用人行政二

端用人行政之不常猶足以致亂若人皆不

用政皆不行則毋論禍亂之可憂自古至今

亦無此朝廷無此世界我

皇上神聖聰明超然遠覽豈不念及于此顧自近

歲以來官多不補事多寢閣至于今日隔塞

奏草

卷六

一

尤甚臣常望吏部尚書孫丕揚之來

皇上篤念舊臣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而丕揚

受事兩月亦竭其心力矢公矢慎以報

皇上乃所推上內外大僚一槩不報即最緊最急

如左都御史戎政尚書真定河南山西巡撫

皆必不可缺之官而皆未得請甚至方面藩

臬亦無一下而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

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

者且數百人此亦從來未有之事也不揚每

問臣

主上英明如此今之隔塞出于向故臣雖備員密

勿而

九關萬里朕兆莫究安所置對今不揚窮窘無

聊且以病求去

皇上用一不揚天下之 與傳頌以為

聖明盛事曾幾何時遂使不揚不得已而有此請

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年來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元元離

心思亂者衆北虜建夷憑陵橫肆所恃以分

憂禦侮惟此二三大小臣工

奏草

卷六

二

皇上奈何吝惜區區之爵祿而不恤

祖宗相傳無恙之金甌乎夫承平無事人主常視

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

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輕則

其禍不忍言矣此九臣之所深懼也臣以血

疾顛危今日已不能入直忽聞不揚此疏惕

息不安故復題勉制劄而進陳其愚衷伏望

聖明俯念不揚感

恩圖報之苦心深惟今日用人行政之大計將吏

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不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

光于

聖德聖治真不小矣至于臣之殘軀病困已極進

退去留無所關係尚容另疏陳乞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

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

發該部知道

奏草

卷六

三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八日

乞休第三疏

去為病困不支懇

恩能事臣有痔瘡下血之病已二十年以向者
年力未衰補以藥餌登時發時瘳不至狼狽
今殘軀頹暮中以藥火蒸有同焚灼
痔瘡乘之其痛如刀然猶勉供事不敢告
休乃自入夏以血疾復作每一便溺輒如
决溜傾盆不可禁禦眩暈數刻然後少甦強
至閣中亦昏昏沉睡常如夢魘家人驚呼再
三始能開眼諸九本章舉後則忘其前讀此

奏草

卷六

四

則遺其彼固有昨日所稟而今日不憶為何
事者怔忡恍惚神理俱枯雖具人形已無生
趣兩房各官與閣中諸役皆所親見不敢一
字之欺誕也病勢如此猶復隱忍不言死而
後已其罪滋大且古人鞠躬盡瘁將以有為
今

皇上視臣亦能有為乎否乎積誠未至既不足以
感乎補贖雖勤竟何裨于尺寸伎倆已窮罪
愆叢集若多留一日即為國家一日之害萬
不得已哀禱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使得及旦夕未死即出國門
毋誤國事臣幸大矣今閣中無人苟臣犬馬
之力猶有分毫可以自效亦不敢以此而賣
君父統室

聖明垂憐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奏草

卷六

五

請補閣臣第七疏

奏為患病陳情蒙

恩賜假敬述感衷併祈

亟補閣臣以重

政幾以免瘵曠事臣以吏部尚書孫丕揚求去具

疏請

留及以臣病困下情仰干

天聽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

僚况今國家多事之時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

奏草

卷六

六

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

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即行檢

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綸不勝感泣竊惟

皇上于丕揚則

慰留于臣則

賜假蓋

聖心洞然知丕揚之求去由于志之不行而臣之

求去由于身之真病也

天地父母之恩

神明之見凡為臣子孰不頌服今丕揚已遵

旨勉出矣

皇上許丕揚以候補各官即行檢發矣下不惜竭

力以效忠

上不吝用賢以明信當聖節之後而忽垂

下濟之光處屯膏之時而漸闢榮徑之路自非

大聖人舉動卓越何以有此自今以後

皇上于丕揚所推舉隨

覽隨發如用有不當責在丕揚章疏省而

聖躬無詳覽之勞臣惟延頸企望而已無庸言也

奏草

卷六

七

惟是臣之私衷有所大不安者不敢不伏枕

哀泣陳之從來閣臣地居密勿時奉傳宣

祖宗以來常用五六員非但以謀斷規隨可免于

債事亦常慮死亡疾病或至于乏人年來世

事參商揆端樞机遂致綸扉晝閉擬票私家

雖

聖恩寬大曲體下情而樞機之重地閱其無人軍

國之密謀公然胥越揆之事體萬分非宜故

臣前此雖極病極苦猶不敢不匍匐而進直

至無可奈何而陳訴

君父亦不敢言假而言去以爲臣去之後可以卽補也乃

皇上既不允其去而又勉以調攝望以卽出臣自度將朽之骨再肉無期難驅之鴛雖鞭何益遊魂殘喘未卜須臾敢望任天下事哉此臣所以誦

溫綸而雪涕感時命以灰心也臣之同官雖有賢如廷機足堪委任然杜門日久未肯入直強之稟擬亦復苦辭臣伏枕一日多一日之艱危未死一日添一日之罪過若不以此時哀

奏草

卷六

八

祈

君父蚤賜會推亟行點用一旦奄然就木寧不爲

一生無窮之恨難贖之愆哉臣今謹遵

旨調攝未敢遽伸前請惟望

聖明察臣迫切至情原是爲

國非使身圖

哀憐賜允使臣一聞此

命歡欣鼓舞霍然起色亦不可知卽不幸而死亦

無餘憾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欽賜酒米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乞休伏蒙

聖恩賜假調理又

欽遣御前牌子于朝用齋

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羴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力疾於床褥

中扶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濫叨逾涯涓埃

莫效遂災生于福過因身病而思歸何意

聖慈曲垂軫念許之休沐已特渙乎

奏草

卷六

九

溫綸

錫之駢蕃更重屢乎中使不知三生何幸得承

帝澤之旁流卽使二豎爲殃亦望

福星而遠避倘苟全乎性命皆仰藉于

生成報德未能銘心曷已臣無任感激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疾稍愈卽出輔理吏

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惟補吏科都給事中揭

臣卧病再旬不知外事但聞道路傳言謂候

憲教官無處揭債餓死者已十七八人

昨尚書孫丕揚顧臣於榻前亦深言諸人苦

楚之情不得已而欲題請給劄先令赴任此

蓋丕揚仰體

聖心不敢煩竇而為此委曲權宜之計耳臣惟給

劄赴任乃二百年來之所無况今候憑者有

七八百人即使教官給劄而其餘尚在守候

亦無了時

奏草

卷六

十

朝廷選一官得一官之用豈令其困頓淹留坐

索長安朱乎前蒙

皇上發下吏科給事中胡應台本令臣擬票臣欲

即擬應台署印但念吏科今有大計之事最

為繁重而應台一人難於辦理故以吏部所

推曹于汴擬上至今未蒙

允發臣之罪也夫

皇日照月臨之見豈不知六垣職事而難於于

汴之一陞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豈故吝片紙文憑而忍於各

官之久候必以吏科掌印責任頗重詳慎而

未欲遽發耳以臣愚見于汴為吏部所推其

人與資必是相應可以無煩

聖慮而今日候憑之苦一至於此銓臣至欲權宜

以救之其害可知是在

皇上 一點川間而計典得人舊章不失各官皆雷

動欲聲感激

天恩倍於常日矣臣伏念此事窮困已極故敢從

床褥中代為哀懇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

奏草

卷六

二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乞休第四疏

奏為痼疾難痊

隆恩莫報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以患病乞歸蒙

恩予假及蒙

賜陳謝又寵以

溫綸諭令稍愈即出臣感激

天恩踰於高厚即捐糜此生何足顧惜但臣所患

之病已將二十年其來日久與驟感風寒旋

發旋瘳者不同尋醫問藥徧于四方即手抄

奏草

卷六

七

方書亦已成帙而終無一效今亦厭而棄之

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日者

中使臨問灑血滿床實所親見非敢飾辭以欺

君父也昨見

聖明允補各官自巡撫以至藩臬已八九人又

發餉募兵以休遼左之急臣伏在床褥不勝喜色

極欲乘時竭忠少贊

廟謨於萬一且閣中無人臣僵卧私第業將再旬

於心何安願再三籌度病困如此即便匍匐

復出亦終不能長效犬馬之力不如蚤自斷

之為愈也伏望

聖明特

賜哀憐俯容休致仍速下會推之

命別簡忠賢以重政本臣之生死皆有餘幸矣臣

不勝伏枕懇切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昨請假調攝特為勉從朕望卿速出弘濟

國事卿精力正強何乃引疾求去還即出贊政

仰體朕懷其會推閣臣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六

七

請止陳永壽補給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為覆內官監太監陳永壽奏請給發錢糧事該文書官王體乾口傳

聖諭宮內多繁比不的別衙門着全與他出

旨來欽此臣即欲遵依擬票但細讀本內該監所請代給之錢糧經今已五六年辦納之鋪戶

已無一人其為乾沒克索如部科諸臣所言與否臣不敢知但今各部錢糧匱乏已極分

奏章

卷六

四

文難處而此項數目且至七千九百有餘糜費不少科臣部臣如此執爭皆為

皇上節省愛惜以克軍國之用臣獨何心坐視其困而不為之一言乎若

啓祥宮未放四千餘兩理所當給則部臣自無辭惟此項補給似在可已伏望

皇上俯允部臣之請以示寬恤至意亦

聖明一盛德事也內臣外臣事屬一體臣何所私拒度之事勢自當如此謹月昧擬上恭請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我

皇上貽謀燕翼卓越千古四海臣民孰不欽仰惟是東宮講讀之曠且將五年請講疏揭何啻百十而尚未蒙

俞允人情鯁鯁不勝企望望而不得則又相與揣摩疑端百出即臣等身依帷幄忝列親臣亦不能測

聖意之所存也臣等千思萬想別事猶可或已而此事萬不可已日俟月延至于五載可謂極

奏章

卷六

五

矣今炎暑已過秋氣漸涼乘時講讀猶可以補從前之曠而圖將來之益此實臣等犬馬之微忱而亦我

皇上之所深鑒者也謹擇二十一二二十四二日皆吉伏望

欽定一日以便遵行謹題請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今月十三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候

命數日尚未得

古項者

皇孫誕育麟趾振振中外臣民歡欣鼓舞咸謂

皇上福履方興於萬斯年撫此瑤圖長享雍熙悠

久之治

皇太子春秋鼎盛亦於萬斯年率諸

皇孫共修問安視膳之敬千古盛事竝萃

奏章

卷六

去

聖朝上

壽呼高與天無極臣等亦何庸為

宗社過慮豫設千萬歲後之圖惟是犬馬私心倦

倦無已者但以深宮遠穆起居游息之節或

有所難調便嬖周旋嗜欲玩好之萌或有所

易啓無以宣揚儲範仰祈

聖慈此之關係自不小耳且我

朝東宮講學禮節甚嚴講臣出入皆有常度自

旅進而外無私覲也其所陳說經史皆只發

明大義自本文而外無他說也

臣聖貽謀原自深遠此皆

皇上之所知者今天佑

聖躬吉符叠見而又當此

萬壽

千秋之期使

皇太子出御講帷一修曠典合四海之歡增萬

年之筭其為延休介福可勝言哉前擬二十

一日已迫臣等謹再擇得二十四二十七

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令

奏章

卷六

七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讀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吉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八疏

奏為閣臣罪責日深推補萬分難緩哀懇

聖明俯垂俞允事臣自徂冬以來以推補閣臣一

事竭誠祈請其難極煩而其情極苦即夢中

嚙語病中號呼皆是此事九閣甚遠無路可

達不知

聖明亦曾覽臣本章察臣窮困一加惻隱與否臣

以夙病纏綿本不能出但再三籌度臣子有

請于

君父而偃卧床褥坐需

奏草

卷六

六

君命非但跡疑于要抑且情涉于慢臣不敢也今

臣匍匐強出親詣

文華門叩首以請者又旬餘矣而

皇上又不報也臣昨日在閣又眩暈數次且兩目

近有方寸憤亂將盡之火不續以後薪垂斃

之驚不代以騏驎天下之人盡知其不可而

皇上猶緩視之者豈以今日閣臣不過稟擬尋常

本章無甚難事即獨力為之亦自可辦乎不

知閣臣雖輕疏一冊輔弼

皇上以名而任之天下人遂以實而求之

東宮不講則問閣臣官僚不補則問閣臣章疏

不發則問閣臣紛爭不息則問閣臣去留不

決則問閣臣自大至小自內至外無一人不

相責望無一事可以推辭

皇上試思此等情景閣臣易為乎不易為乎庸劣

如臣能為乎不能為乎往者閣中人多有事

則眾盡之然猶未免失也有過則眾分之然

猶未免敗也今臣子立如此狼狽乎不狼狽

乎

皇上亦可以哀臣矣臣窮窘之極形雖存而神已

奏草

卷六

九

瘁心欲訴而口難開千言萬語只望

聖主矜憐于艱萬難只望

聖主拯拔舍此之外曉曉無益惟

怨臣煩聒之罪而俞允施行焉臣不勝瀝血披肝

冒昧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為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自舊年四月杜門求去抵今
一年四箇月矣從來閣臣求去不遂曠日經
年間或有之然猶或出或入旅進旅退未有
一味杜門隻身羈絆如是之久者自入春以
來廷機所上二十餘疏皆未奉

旨中間曾兩次發臣擬票臣既上體

皇上眷留之盛心而又下念廷機萬不得已之苦
情各擬兩票上請

聖裁復另具一揭為廷機代懇經今數月亦未蒙

奏草

卷六

二十

發下竊窺

聖心于此必有難于廷機之去而又重違其請故
遲疑未決臣亦久之不敢為言至于今日則
廷機之情愈迫而其勢愈不能留其所以大
聲疾呼以籲祈於

皇上者蓋無所不用其極矣廷機之生平

皇上之所知也其自登第以至今日皆

皇上之所拔擢而成就也

皇上既知廷機于平日矣豈忍坐視其進退去留
狼司困苦之若是乎年來政地甚輕本難展

布所恃

君父假之體體恤其私而後有以自立乃今連
年不報疾痛不聞繁之緝之與小臣無異且
如小臣之尚守自便慨然掛冠自此以後
豈恐輕者益輕而此風之難居日甚于一日
也

皇上即不為廷機惜獨不為國體慮乎廷機立身
行已有以自信于是非毀譽未嘗介懷獨此
欲去不得去不得去而人又責其不去一段
極苦極鬱之衷終有不能釋然而自遣者此

奏草

卷六

二十

實臣之所深知深憐不容默然而已者也非
臣誰肯為此言非臣與廷機相信誰敢為此
言臣亦非為廷機為國家耳伏望

聖明垂鑒將廷機疏

亟賜裁發臣不勝悚息冒瀆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條陳時政疏

奏為

萬壽柏期普天同慶敬陳

君臣一體之誼以效愚衷以光

盛治事自古國家之治安必由君臣之共濟

故為君者莫不願其君之壽考久長與天無

極而為君者亦莫不欲其臣之進退始終承

恩勿替鹿鳴天保南山蓼蕭諸什其君臣上

下遞相祝頌不啻家人父子此周之所以盛

也我

奏草

卷六

三

皇上以神聖御極

福履之盛超軼百王四海臣民奉

萬年之觴而祝

無疆之高者已三十七年于茲矣臣子之心其依

戴

皇上真如天地父母無有窮時願自深宮靜攝以

來上隔之勢漸成下濟之光未普臣

主之情容有鬱塞而未盡暢者今此

萬壽齊天萬呼匝地之日固亦否泰循環之一時

也臣未敢泛舟陳請以其事之最急與其

情之最當體者為

皇上言之都察院總綱百條而經年無人署矣

大計在近何以贊襄戎政整齊六師而以兵

部尚書帶管矣邊事方殷豈能無任巡撫保

釐一方而廣東應天皆候代日久移居境上

矣軍民百萬誰為拊循此臣所謂事之最急

者也其他如續選之科道尚有七人未

歸之巡差尚有三省耳目所關激揚攸係亦豈容

以緩視乎九列至重任也而尚書趙世卿沈

應文侍郎劉元霖副都御史詹沂請告俱已

奏草

卷六

三

經年京堂翰林科道皆要職也而京堂如侯

慶遠等翰林如馮有經等科道如熊鳴夏等

杜門亦復歷歲求去之章動至數十詞急情

哀莫迴

天聽以為可用則當留之以為可舍則當聽之以

為可用可舍則當且聽其去而徐議之輕重

高下斷自

聖心誰敢不服而乃令其進退路窮顛天無計小

臣之望眼已穿大臣之體面亦掃悠悠世路

孰不寒心此臣所謂情之當體者也其他如

災傷之赤子賑恤無資窮餓之邊軍轉輸不繼鴈鴻未集庠序長呼亦豈容以忽視乎臣聞庶人之家一有吉祥善事則其家之子弟僮僕無不歡呼醉飽以共沾其家長之惠故滿堂燕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為之不歡今以萬國承

恩普天同慶之佳辰而中外臣民有向隅而悲如此之甚者

皇上其忍不為之一處分耶至于點用都御史等官則又

奏草

卷六

言

皇上自為天下國家計不為臣下計臣之惓惓而

祈請者亦欲為

皇上萬年之盛治助耳豈有他哉抑臣又有感焉

從歲

萬壽之日與元旦長至二節閣臣常有數人濟濟

踰踰共詣

宮門拜舞稱慶

皇上賜之酒食相與醉飽而出誇為盛事自舊歲

長至以來只臣一人踽踽涼涼不成景象况

今四海衣冠雲集

而使之臣以孑然之身強顏趨走人孰不指而竊笑曰此竊位妨賢之具臣叔顏在百僚之上者也其為辱盛典而損觀瞻更無甚于此者蓋魯百里之國耳其臣之祝君至于俾昌俾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而必繼之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豈以

聖明之世而揆路寥寥一至于此此尤臣之所日夜翹首而不能一息安者統望

聖明俯鑒愚衷

留神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齋沐祈懇之至

奏草

卷六

五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請賑濟災傷釋放滿朝薦等揭

稿惟

聖節已屆人情喁喁調當此

聖心悅豫之時必

大渙溫綸旁流閭澤以益增

無疆之休慰中外臣民之願而目前有二事人望

最切其關係于

聖德最大

綸音一沛則其騰歡聲而揚盛美者尤最為宏溥

臣敢冒昧陳之其一則山西福建之災傷奏

奏草

卷六

三六

報未發昨山西一省官于京師者皆于朝房

見立備言天時亢旱赤地千里人民流移餓

卒載道而福建撫臣移書于臣謂該省地方

半為洪水漂沒母論田園廬舍即丁口損失

且將十萬今歲錢糧委難出辦故在山西則

以留稅賑濟為請在福建則以蠲免錢糧為

請此皆

皇上舊歲所以行于江南者而今此二處之災視

江南為更甚所當並蒙

廣蕩之恩者也其一則鎮撫司監犯滿朝薦等錦

衣衛拿到同知王邦才等向為梁永高淮連

累致觸

天威拘囚禁獄遠者數年近者浹歲中外人情皆

望

皇上矜放昨見掌學撫司事李慎國亦深為朝薦

哀請至于邦才等尚在頌繫則

聖心亦必憐其無辜而不欲遽加之罪者今遼東

稅銀已克軍餉陝西稅雖未罷梁永亦久撤

臣

皇仁沾被如地如天而獨此數臣尚在縲紲之中

奏草

卷六

三七

未視天日似亦宜從寬恤之例者也年來朝

政闕失甚多所當舉行者甚眾而臣當此時

惓惓以此二事為請者蓋人情有所祈祝則

必以救命放生為第一義而昔人有以渡蟻

獲報放龜獲報救蛇活雀獲報在蟲介之屬

尚且如此今

呈上一丁留稅蠲租之

青其所救兩省生靈何啻百萬一丁放釋滿朝薦

之

言其歡呼頌德且徧海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過

于此者况災傷賑恤尤

聖心所最留念無待臣之仰贊者乎臣萬不敢藉

此沾名市恩自干罪戾伏望

聖明將山西巡按福建巡撫報災二疏亟賜允行
特渙德音將滿朝薦等釋放或且送刑部擬罪奏

請定奪將

聖德彌光

福祚彌永天長地久之壽命莫知所紀極矣臣不

勝懇切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九日

奏草

卷六

六

請補閣臣第九疏

奏為懇

恩憐憫准補閣臣事臣愚劣書生無經世之志誤
蒙

簡拔自知非據然猶冒昧而來者以身在四臣之

後雍容伴食可免罪責不意此四臣者半厄

于天半厄于人

特召者既不肯來杜門者又難于出而臣遂突然

當重任矣蓋從來閣臣之任事未有如臣之

驟者而又值中外多事之秋

奏草

卷六

五

宮府隔絕之日上之所難不敢告于下下之所

祈不能得于上孑然一身孤立其間有口難

開有心難剖蓋從來閣臣之孤苦未有如臣

之甚者今妖怪頻生水旱屢報軍儲無措邊

釁方與人心皇皇咸謂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治理于此等隱憂豈不洞燭必是密勿之臣

開陳未切不能感動以致上下之間壅隔如

此臣揣分捫心實難逃罪所以屢疏哀鳴懇

祈

皇上聖行推補益真非為一身利便之圖而以天

下大計萬不容已耳項

聖政日新

天恩廣被諸凡推用多蒙

檢發而最緊最急如閣臣者豈容獨緩臣前後所

奏事理甚明不知

聖意何以遲回不決徒使臣極病極危將復困斃

以當天人之厄臣不足惜天下後世且謂

聖明之朝閣臣顛連相繼一至此極國家亦何利

焉臣情辭危切自干罪戾伏望

奏草

卷六

手

聖明哀憐賜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等竊惟

東宮輟講日久大小臣工連章懇請未蒙

允發頃以

萬壽聖節臣等不敢冒瀆今

慶典告竣群情胥暢以

紫禁稱觴之暇修

青宮勸學之規推

大聖燕翼之心慰四海臣民之望是亦清朝一盛

事也且時光易邁歲月如流春而不講尚云

奏草

卷六

三

待秋今秋又過半矣去歲不講尚待茲歲今

茲歲又不可知矣雖我

皇上儲訓甚嚴

皇太子容姿夙茂臣子所言不無過計然而遠

觀前代近考

本朝竝未有元良國本深居曠學如今日者則

臣雖欲不嘵嘵陳請安可得哉惟是

皇上慈愛篤念不欲過勞則臣等以為或兩日三

日一出寒暑之時蚤行輟講亦無不可是在

聖明一裁定耳臣等謹擇得本月二十七日九月

初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六

三

災異乞休併請補閣臣第十疏

奏為災異疊見峇山愚臣謹陳輔理無狀懇

恩斥免併祈

蚤補閣臣急修實政事臣聞災異之生何代無之
而出于異常重大者則必異常之災間或有
之而至于並見疊出者則必自頃者山東以
牛妖散邑而薊鎮地陷矣遼東地震矣江西
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矣山西
大旱矣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
形怪狀從古稀聞矣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

奏草

卷六

三

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
衙舍毀壞無算矣山東旱蝗矣畿南真保諸
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矣此皆在數月之間同
時之事訪之傳聞稽之史冊自非大禍亂失
道之世未嘗有此我

皇上聖明御宇威德覃敷此等災異奚為而至臣
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古者三公燮理陰陽
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必有拆足之凶乖戾之
應今自臣廢云亡廷機不出臣以一足當鉉
鼎之任者已多時矣碌碌悠悠茫無寸樹中

外知臣之不堪至于扼擊拊膺憂其子立妻孥恐臣之顛覆至于祈神拜佛願其速歸有臣如此

皇上猶久賜優容不加譴責災異之生又何怪乎夫治敗屋者必易其棟成覆車者必更其御漢人以災異策免三公良為有見故願皇上首先罷臣

亟簡賢良以代此任是今日弭災第一義也如聖心無已更求所以挽回修省之實則臣請竟言之盈天地間只是一氣相為感召自古言災

奏草

卷六

三

異者雖多乃其大要不過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考之往事分毫不爽今閭閻之膏脂竭于征稅邊塞之戍守困于饑寒其氣不已怨乎逐臣無

賜環之期病臣無

賜玦之日蒙臣無出獄之望其氣不已鬱乎名腹心手足也而痛癢不關本主伯亞旅也而門戶各直其氣不已舛乎王封未定于款虜宣雲之燬方開兵威未震于屬夷遼左之憂更大其氣不已驕乎最關係者惟章疏一路氣

辟之所以流通今

御前之奏廣其積如山列署之封章其沉如海咽喉已塞茹吐難明此尤結轡底滯之症元氣神氣皆受其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召災致變豈偶然哉自開闢以來一治一亂相為循環並未存數十年安靜無事之世界今國家之承平極矣天下人情焦焦僥僥若將有禍亂之發朝不及夕之虞而又值天變人離交會並至如此我

奏草

卷六

三

皇上清宴之時試將各處報災本章一一省覽當必有踧然而動念者犬馬私衷不勝過計伏望

聖明俯賜鑒原許臣之去行臣之言

速下會推之命而後于用人行政大節目關係諸臣所惓惓陳請者次第舉行而又

嚴勅大小臣工各揭徧黨之私共成和衷之雅

若臣上下一體交修將見協氣薰蒸

天心直格何災之不可消何祥之不可致

宗社萬年之福在一反手間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同官被論辯白疏

奏為同官被論出於風聞義難緘默據實剖明
事臣今日在閣接得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
王霖揭帖條列時政深言李廷機趙世卿詹
沂三人之當去夫三人既已被攻謂之當去
亦有說也惟謂臣逐日稟擬廷機必遣狡僕
偵伺妮妮纏詰不得其詳不休臣為其所苦
含忍難言茲說也臣不知霖何所受之而事
既連臣茫無情實臣安得默然而已乎自舊
歲四月臣賡臣廷機被言獨臣在閣供稟擬

奏草

卷六

三

之役臣以賡為首臣且綜練日久每有重大
事情時與商確賡猶據其所見直以告臣至
於廷機臣實未嘗問也賡沒之後臣以廷機
孑然獨處情緒荒涼寓舍相隣時往共語然
皆生平故舊之私鄉井田園之事如長安市
中講說平話以資排遣而已至於
朝政絕口未嘗及即及之廷機亦不對也而乃
謂其遣僕偵問纏詰不休豈不誤哉且今日
朝政下山部議上山
聖裁即臣所擬稟亦不過循行舊套如諺所謂依

樣而畫葫蘆非敢有輕重高下於其間者廷

機之纏詰將何為乎彼其對臣日日哀求言
言欲去甚且嘆息悲酸悽然淚下迫切如此
而猶欲向臣無端牽纏寧不為臣之所笑乎
年來人情變幻口語日多疑上生疑影中捉
影即如臣與廷機先後交情本無厚薄而前
此人疑其離今疑其合浮游展轉莫可端倪
御史何心其或有造此言以毀廷機而併中
臣耳病源所在總由廷機欲去而不得去以
至於此臣向者曾屢為廷機請矣而猶未敢

奏草

卷六

三

深譚也今請畢其說近世閣臣冒稱執政地
居密勿執政則怨德之所必歸密勿則耳目
之所未到怨德必歸則議論易起耳目不到
則心跡難明所恃以自表暴者惟有去之
策耳去則無貪位固寵之疑去則無妨賢忌
才之謗一旦休官萬事都罷惟其拘留不去
日復一日以致疑實叢生譏彈肆起政地由
之日輕時事因而愈壞其流之弊不可勝言
皇上但知愛惜大臣之常然而不知其事體之不
使一至此耳夫小臣一有齟齬猶思引避况

于大臣又况于股肱之臣今在朝在野人才非乏此之不能必有能者此之不可必有可者

皇上何惜於登延而必苦是在之一二臣使進退觸藩之若是乎上竊願

皇上速聽廷機之去也臣非不知嫌疑所在非所宜言但區區愚衷以為今日閣臣事勢實當如此臣不獨為廷機計亦以自為計耳自廷機被言以來臣不敢深為置辯誠以辯之無益徒滋紛擾且廷機生平人品亦不待臣之

奏草

卷六

美

辯而後明者惟此一事書之邸報傳之天下將謂此言出自臣口臣無面目以立於天地間矣故不得已嗥嗥若此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十一疏

奏為閣臣推補萬分難緩且死哀祈萬非得已事臣自舊歲臘月以來懇補閣臣詞已窮舌已敝矣

九閣遠隔不知臣所陳奏曾一一經

聖覽與否如其經

覽立有不為臣而動心者日來各項章疏

省發愈少人情驚疑不知何故而臣之私心更為

惶惑以為臣雖不才亦已蒙

聖主之知備帷幄之列而何其艱難困苦之情頗

奏草

卷六

美

煩籲訴不少動

聖心之若是也我

祖宗設官分職毋論大小皆有長貳至於教官倉

官未入流之類猶有二三員或四五員不以

為冗而奈何以政本重地使謫然孤臣獨處

其間自形影之外更無相憐自心口之外更

無相語乎天下萬世寧不以

皇上為厭薄萬幾而併視此官為可有可無付之

不問乎此臣之所甚惜也况此官號稱揆路

其名甚重臣以不才竊據日久悠悠世情孰

能相亮展轉猜疑何所不至行且視綸扉尺地爲魁魁魁之場而臣妨賢病國之罪日甚一日雖欲勉強自效其道無繇矣此又臣之所甚懼也臣之惓惓祈請益上爲國謀下爲身謀皆不容已嬰之臣之爲身謀者亦所以爲國謀耳如

奏草

卷六

早

皇上何所托重恃力是可深長思乎臣查閣臣之設自永樂年間至今僅二百年已滿百人截長補短每人不過二年蓋先後乘除理勢如此今臣之備員已二年矣其爲忝竊亦已過矣伏望

聖明將臣苦實情詞哀憐省覽蚤行推補以慰天下之望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綸扉奏草卷之六終

綸扉奏草卷之七

請補都御史揭

臣前日在閣接得吏部尚書孫丕揚揭帖以考察事急准請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得御史徐兆魁等合署公揭以副都御史詹沂求去懇切勢不能留乞

亟點左都御史等因臣惟都御史一官秉持風紀振肅百僚其職任在平時已爲至重况今大計之年大小官員所與吏部共持衡鑑分別

奏草

卷七

一

賢不肯而去留之者惟此官是賴今詹沂封印上章各道御史皆爲之請於勢已萬不能留矣此時再不點用則今歲計典之協贊將屬之誰我

皇上加意吏治於考察一事尤爲留心卽近者懲貪旌廉之

旨諄復惓惓人心聳動丕揚之急於催請者蓋欲得人協力爲奉行

德意計耳豈有他哉堂堂風紀之地閉署經年已非事體今又併文移章疏一槩停閣其於窮

急之勢亦無以復加矣伏望

聖明俯從丕揚所請卽

賜點用其他如協理戎政南京兵部尚書廣東應

天巡撫皆至急之官萬不容緩併乞

點用庶內外重地皆得人料理而天下事不至於

廢壞矣臣非不知言已煩瀆取厭

聖心惟是事關一體不忍坐視心在急公

聖明所亮故復嘵嘵如此若以為請之愈急則斬

之愈甚

君父之於臣子亦若有成心云者此則庸衆謬悠

奏草

卷七

二

之見臣斷不敢以為然也伏惟

聖明俯垂鑒允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請補大僚及拯救災傷揭

臣惟年來

朝政廢弛甚多而目前最急最要必不容已之

急務蓋有二端如左副都御史詹沂封印求

去臣為揭請處分併點用左都御史未蒙

允發今沂已出城矣其勢難再入矣乃國子監祭

酒周如砥又相繼出城矣刑部尚書沈應文

又封印謝事矣國子監衙門尚有司業代管

乃都察院刑部自詹沂沈應文之外堂上更

無一官此兩衙門一司風紀一司刑獄至重

奏草

卷七

三

至繁凡百事體不容一日停閣而都察院又

有考察之事刑部又有審錄之事皆急在目

前審錄較之徃例又已過期或行或免未奉

宸斷此尤急中之最急者臣願

皇上速下應文之疏定其去留仍俯從吏部尚書

孫丕揚所請將左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卽

賜點用其餘求去諸臣皆斷自

宸衷使其進退有據

乾綱肅而庶政修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

其一也又頃者各處報災遠而福建江西近

山東山西又近而真保諸郡或遭洪水或被旱蝗人民死徙流離不可勝計而山西近邊一帶亦地千里其人皆拋妻棄子逃入虜中官不能禁自徐州以北至於郊畿蝗飛蔽天所過殘滅餓死屍骸徧滿原野撫按諸臣連章累牘為百姓請命其言皆痛徹心骨而顯訴徒勤德音未沛哀此殘黎更何仰望弱者委之溝壑強者轉為盜賊國家之禍寧忍言哉舊歲江南大水賴我

奏草

卷七

四

皇上多方蠲賑幸而安全今歲各處之災甚於江南誠宜特頒明旨或留稅或蠲租酌量重輕以為救助即未必能大有所濟而使窮民知朝廷有不忍坐視其死之意相與頌戴亂萌消而邦本固臣所謂必不容已之急務者此又其一也臣聞之堯舜之聖孟氏稱之惟曰急先務所謂先務則知人安民二者是已今皇上每日發行之本章皆尋常套數無所關係至於列署之空虛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堯

舜先其所急而

皇上先其所緩以此希恭已垂衣之治不亦倒置之甚哉夫人君之所以尊者以其托於百官萬民之上也無百官萬民何以成其尊今上至九卿下至縣令自留白去漫無稟承則亦不知其有君矣萬姓嗷嗷宛轉待盡號天不聞投生無計則亦無利於有君矣長此不已母論為宗社之憂臣不知

奏草

卷七

五

皇上之所為威命靈爽以臨制天下者果安在也臣言至數至瀆顏厚心慚義當緘口顧念聖恩深重責任艱危一日居此地不得不言一息尚存不忍不言故復冒昧痛切舉其最急者言之伏望聖明俯垂省覽少賜施行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瑞王婚禮錢糧揭

蒙

發下工部侍郎王汝訓一本為

瑞王婚禮期迫懇借同金

令臣票擬臣即當擬上但昨太僕寺有揭極言庫

藏積乏近年那借已多今歲又被薊遼借馬

五千足恐一旦有事該寺銀馬俱乏何以支

吾欲比照

潞王婚禮例酌議裁省以免那借其言甚為懇

切臣伏而思之

奏草

卷七

六

瑞王

皇上之愛子也婚禮莫大之吉典也凡為臣子苟

可將順豈宜有愛而况于該寺所藏皆

皇上之財何必爭執但此項錢糧委係買馬之用

軍國大計關係非輕年來邊餉無措不得已

借給已至數百萬藏金竭矣併馬群而空之

矣若屢借不已從何答應寺臣之所言是固

一說也

潞王以愛弟之親費至八萬餘金

福王之浮溢出於一時偶然不可以為定制以

愛弟而例

愛子當無厚薄寺臣之所言是又一說也乃臣

之意則徒以府庫空虛百九難處

皇上肯節一分即為國家留一分之用為今日計

不得不如此耳豈敢過有較量而不仰體

君父慈愛之心哉惟是婚禮期迫需用甚殷難以

稽誤臣謹擬兩票恭候

聖裁即

聖意未肯全依

潞王之例但就中減省以示樽節其所禪於國

奏草

卷七

七

計亦自不小而且使天下傳頌

聖德是亦

盛典之一光也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惟掌詹事府揭

臣惟詹事府衙門與翰林院並重往時自掌

印外尚有詹事少詹事四五員今無一員矣

前此屢以掌印請未蒙

允發今只以協理暫管請而亦不發矣印封閣中

日久不用凡一切關支俸薪等事盡皆沉閣

則此一衙門幾若裁而不設者臣誠不知其

可也今九列大僚員缺甚多臣何敢獨為此

汲汲緣此官推補係臣閣中職掌而署印無

人又各衙門所無之事故敢冒昧催請伏望

奏章

卷七

八

勅下吏部將臣前所推右庶子翁正春量陞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暫管印信是亦完

今日不容已事也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請處分求去諸臣疏

奏為議論日多

紀綱日弛懇乞

聖明查賜

乾斷以尊

主權以明臣節事頃者大小諸臣以被言求去經

歲杜門章數十上而不得請計出無聊于是

有挂冠徑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始猶出

于庶僚今且至于九卿浸淫不止臣恐將來

尚無紀極雖有貶秩奪官之

奏章

卷七

九

嚴旨不能禁也堂堂盛世而使臣下之去留盡不

由于

君父是尚可以為國乎從來人臣求去無有不報

即彈劾之章亦無有不下或是或非或進或

退下採銓評上憑

宸斷主權尊而人心服臣下惟俯首聽命而已無

越志也今言者留中被言者亦留中薰蕕白

黑莫為剖明于是言者愈言被言者愈苦紛

紘攻擊茫無了時

皇上但知諸臣擅去之有罪而不知其情亦大有

不得已也以臣愚慮去留用舍俱是

君恩遲速後先總關

聖念與其遲疑不決使議論日多于下何如事至

立裁使威權盡歸于

上之為愈乎臣非不知

皇上愛惜人才之盛心但念事勢已窮不容再緩

况臣子分義何處不勉鞠躬盡瘁固足以效

忠難進易退亦足以勵俗若必至于叢疑集

謗觸禁負愆而後已則身名俱傷而

皇上之所以惜之者乃所以困之耳今都察院堂

奏草

卷七

十

上已無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母論事體壅滯

而二百餘年所無之景象見于此時亦大非

吉祥善事矣

皇上執八柄以御臣一言發則窮谷回春一令行

則萬方聳聽何嫌何疑而難于片言之裁決

哉臣區區愚衷不勝為朝綱國體計而陳瀆

如此伏望

聖明悉發諸臣之疏自九列而上或去或留斷自

聖心傳諭臣等擬票以進其餘盡下該部分別上

請而于都御史等官即行

允補如臣等所擬及吏部所奏有未當

聖心不妨明示更易使天下曉然知用舍進退悉

出

宸衷非臣所能干預

乾綱攬而群議消其所禮干

聖治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

奏草

卷七

十一

請補閣臣第十二疏

奏為閣臣久缺理極勢窮懇乞

聖明亟賜推補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心所可盡而不盡力所能為而不為則猶可勉強以責後效而無藉于人今臣之薄劣其所能為與其所以自盡者只是如此靜言思之不知今日世界更有何神機妙策可以挽回今日

聖心更有何忠謀至計可以感動以四海之廣賢才之眾豈遂無人能辦此事而臣不及今哀鳴推讓能者徒以不肖之身備員塞責因循

奏草

卷七

三

荏苒直至敗壞决裂而後已則是臣之罪妨賢猶輕而誤國更重

皇上寬臣于今日乃所以禍臣于他日耳臣為此憂懼寢不能眠食不下咽每有疏請輒延頸以望幸而不得且悽然而淚下也頃六月間臣以篤病乞歸蒙

恩慰留臣扶病復出亦以此事未了不敢再陳今又三閱月矣時序已更而浮沉如故臣每出入閣門輒引領瞻瞻與兩房官嘆息謂自此去

亦臣咫尺之其屬絕之勢雖一為不足以為

積思之極

天顏叩首顙誠且驚且喜覺而知其夢也又復惘然辭結無聊前病日增而又妻病于室子病於家公私苦楚填集寸衷人非木石何以堪此萬不得已冒昧懇瀆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速行推舉但視輿論所歸安危身負者盡開列上請斷自

宸衷或特召或簡拔使展其忠猷以慰中外之心而一洗從前負乘覆餗之誚豈非

奏草

卷七

三

宗社神靈四海蒼生之所共想望歟臣既了此一事然後乞身田里尋醫問藥延此殘年寸心尚在誓于來生墮為犬馬化為螻蛄以報聖恩不敢負也臣不勝懇切顙呼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八日

催發推陞各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推補山西副使秦大慶及邵武府知府
楊一桂二本皆已經本月初一日票上未蒙

檢發又昨日

發票文選司主事王宗賢刑部郎中史文煥二本

亦於初一日票上未

發臣謹各再擬以

進但查初一日所票尚有十六本未

發中間如應天巡撫及南北通政司皆係大僚勢

奏草

卷七

四

不容缺而應天巡撫尤關係地方難以延緩

其餘皆方面官員責任並重伏望

聖明察行檢發以省吏部屢次竇請臣不勝祈懇

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請 發同官辭疏揭

前四月間蒙

發同官臣錫爵臣廷機辭疏令臣擬票惟時錫爵
方有哭子之戚貽書懇臣為之揭請而廷機

之求去又甚力故臣於二臣所奏皆擬兩票

恭請

聖裁今已半年餘矣未蒙發下臣亦嘗代為催請
而不能得錫爵以前疏未發不敢再陳廷機

屢陳不報臣之愚昧不能窺

聖意之所存但念二臣皆位居輔弼而有所奏請

奏草

卷七

五

樂不見

答于國體已甚輕矣况政本何地今日何時協力

匡維猶恐不濟而乃使在野者有類于寄銜

在朝者徒困于羈繫去就不明進退無據

祖宗設此官之意謂何而虛拘若是耶伏望

聖明亟檢二臣之疏將臣所擬兩票

親賜裁定或允或留務酌其可如以日久難尋亦

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以顯

皇上優禮之盛心下以存輔臣去就之大體而中

以為國家求匡濟之實用其所裨益甚不小矣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奏草

卷七

進行時政揭

竊惟今日政務壅滯甚多各衙門無日不行催請無人不以職事控訴臣入直則投以揭帖出至朝房私寓則相率面言其辭皆直其勢皆甚不容已臣緘口結舌無可答應不得不為懇之

君父謹將最緊最急數事開列上請其餘少有可緩者不敢繁瀆伏乞

聖明憐察施行不勝幸甚

一都察院自詹沂出城刑部自沈應文封印

奏草

卷七

七

今已一月無人管理法紀重地豈容久曠

其左都御史等官當亟行

點用沈應文辭疏亦應

無發使其進退有據不至耽誤伏候

聖裁

一兩廣地方為山海與區內而程種外而海

寇耽耽窺伺即舊歲欽州之事可見已今

總督戴耀久已為民不敢管事且以丁憂

告矣巡按御史李應魁已經陞任總兵孔

憲卿又告病回衛雖有司道等官不相聯

屬軍為彈壓一旦奸人作亂方數千里之地必受荼毒而南方數省皆被其害矣至于應天等府乃根本重地舊巡撫官久杜門候代諸事寢閣人情惶惶均屬可慮其兩廣總督官當亟行點用而應天巡撫官亦應檢發以便交代伏候

聖裁

一巡按官舊例一年一代今山東湖廣皆已兩年尚未得代至于真定巡按以丁憂去

奏草

卷七

六

業已數月亦無代者遂使三年武舉之常典寢閣不行此地近在郊圻又遭荒旱人民流離盜賊四起新巡按官尚未到任該地方事務何人管理其為關係非細故也都察院為此三處題差已有數十疏俱未蒙發臣收冒昧併為催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總督察院應天巡撫及沈尚書告病揭

事惟國家建設九列其襄度政而都察院紀綱之司最為緊要刑部則職在庶獄民命所關皆不可一日曠者今詹沂去位沈應文封印皆已一月一切文移詞訟悉從停閣兩署空虛杳無人跡是亦從古及今未有之事也至于應天巡撫乃留畿根本重寄較之他方史為關係自舊撫臣陞任被論杜門歲餘昨按臣鄧澄揭帖言其諸事寢閣百凡不便地方災傷之後誰為拊循今新撫臣已經

奏草

卷七

七

點用又復留中臣之愚陋誠莫測

聖意之所存但竊見昨者宣府巡撫官一推即下仰見

聖明留心邊務頃刻不怠或未知南畿地方其利

害尤甚于宣府耳伏望

皇上將左都御史等官亟

賜點用沈應文辭疏

亟賜檢發其已

點用應天巡撫官併

賜發應天巡撫官併

賜發應天巡撫官併

聖明雖深居高拱而于繁要政務盡關

宸衷未嘗曠廢其所以作臣工之玩愒而增

聖德之光明者真不細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七

二十

災傷請

發勅諭揭

臣觀近日各撫按官奏報災傷近則河間保定真定各府遠則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江西四川各省或水或旱或蝗蝻或冰雹無地不災無災不甚漂蕩流離僵尸枕藉窮極計生必至叛亂昨接御史徐鑒揭帖言河南磁州已有屯集作梗天津霸州諸處密邇輦殿乃流民嘯聚剽劫公行觀此景象甚屬可

憂而報災之疏一槩不下朝廷之上竝無片

奏草

卷七

主

字隻語以慰窮民之心彼蚩蚩之氓何所眷戀維繫甘于就死而不變也往時災傷雖重賴

皇上仁愛憫恤發帑留稅多方蠲賑以救元元之急故雖有亂萌旋復底定今民窮如此

聖心憫念豈異昔日其所以停寢而不行者度必意有所靳而難於明言耳臣日夜焦思委無他策萬不得已敬擬

勅諭一道發明

皇上軫念窮民之盛心責成地方官講求恤民之

實政使海內聞之知

朝廷與百姓猶稍相聯屬不至漠然泛然坐視

其顛連而不顧卽窮困之極猶庶幾忍須臾

毋死以待

皇仁之沛發而不至甘于叛亂是亦急救目前之

一策也若

皇上能

慨然從諸臣之請惠留稅銀以資賑濟起災民於

溝壑

播聖澤於寰區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而未敢

奏草

卷七

三

強瀆耳所擬

勅諭恭請

聖明裁定發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諭吏戶二部今歲各處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

無以為生朕每覽奏報輒用惻然但以帑藏空

虛難于徧賑各地方撫按官宜仰體朝廷德意

督率司道府縣官設法拯救多方安輯以弭亂

萌有功效顯著的破格擢用其貪污害民及聞

聿怠惰不修職業的着不時拿問參奏從重處

治今考察在邇爾吏部便將救荒一事加意甄

別明示勸懲至於各處抽稅有司害民更甚者

撫按官另行開報兩部另行細訪加一等處治

如或貪緣漏網發覺之日罪連撫按其各項錢

糧有可量行獨危改折的該部即為分別題請

以昭朝廷加惠恤寬至意不得違玩故論未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草

卷七

三

乞休第五疏

奏為奉職無能聞言心服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今日方欲入直適聞御史鄧

潑有疏論劾其大端責臣為同官臣廷機辯

空疏中有凡所稟擬循行舊套之一語又催

補閣臣疏中有揆路名竊竊據日久悠悠世

情孰能相亮展轉猜疑無所不至之數語遂

以為明已無權杜絕人口暗中躲閃就裏擠

排上以歸過于

若下以中傷善類因及於時政之壅塞邊事之紛

奏草 卷七 言

東宮之不講責臣不能開悟

上心挽回世道其議論皆侃侃鑿鑿足以使臣內

愧而心服但臣所謂循行舊套者固云下由

部議上由

聖裁此稟擬事體實是如此至于

綸扉重地臣以一身竊據多時天下之人安得不

疑臣安得不懼御史或徒據其措辭之欠融

而不知其宅衷之甚苦也總之臣待罪兩年

受

恩深重實無分毫可以報塞時事至此誰當其辜

臣之罪狀如丘山御史皆畧而不言僅以

疏中語言之謬相疵議其用意甚厚至云重

其人故望望不副則疑尤為忠厚婉至之語

臣所面熟內慙而不敢當者也臣多病殘軀

力窮智盡久思歸去徒以閣中乏人報顏濡

滯得御史直言成臣之志舉家感頌世世無

窮伏望

聖明察臣下衷暴臣罪戾

亟賜罷斥使臣得即日退歸田里以全餘生天高

奏草 卷七 言

地厚之恩即脚結不足報矣臣不勝激切哀

懇之至奉

聖古卿亮節鴻猷清慎忠謹政幾繁重隻身勞苦

朕所洞知方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卿匡襄佐

理豈可浮言求去小臣妄言朕置之不理卿宜

安心即出入閣辦事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辭票擬揭

臣自舊年四月供票擬之後以至於今蓋因
臣同官廷機被言杜門不出無可推辭今臣
亦被言矣亦杜門矣彼此之挂議既均則自
當以資序為據伏望

聖明將一切本章發廷機處

諭令票擬臣斷不敢冒昧共役以重不職之罪也
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恭草

卷七

三六

纂修玉牒揭

奏為纂修

玉牒事伏覩

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

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欽奉

聖旨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

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

七千餘位

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

奏草

卷七

三七

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

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謝 宣諭揭

該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諭次輔朕自入冬以來動火頭暈
又害眼怕風服藥調攝昨覽卿具揭所奏朕已
悉知但日每本章擬票關係國家重典卿當仰
體朕意將發下本章還照常擬票進覽况今國
家多事卿勿以浮言介意宜即入閣輔政佐理
庶政務不至廢弛特諭卿知欽此 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謝恩訖竊念 臣以奉職無狀致被人言
誼當引罪不敢與聞國政故懇請

奏草

卷七

无

皇上將一切本章發臣廷機擬票乃

聖意似知廷機求去之堅不欲苦之故仍以

命臣臣捧誦

溫綸不勝感愧惟臣子之事

君父以奉

命為恭安敢故違况

聖躬偶有違和方在調攝臣又安敢不效犬馬之

勞以寬

君父之慮謹將

發下本章擬票進

覽仍望

皇上加意調攝保養

聖躬勿日風寒以致動火此尤臣一念惓惓忠愛
之私衷也至於臣積愆多病久思陳乞其入
閣事情尚容另疏籲祈未敢遽瀆謹將
聖諭送內閣尊藏外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奏草

卷七

无

請改遣分獻揭

竊見郊

祀在邇前日祭擬分獻官臣亦預焉今臣以被言

待罪又連日疫癘火蒸遍身痛楚度其勢必

難供事誠恐臨期具辭有所不便謹以擬一

票上請

批發庶

大禮不誤而臣亦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謹題請

旨

奏草

卷七

手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請補閣臣第十三疏

奏為聞言蒙

恩感懼交集再懇

聖明印賜罷斥事頃御史鄧澄論臣具疏乞罷

隨蒙

聖諭令臣照舊票擬本章促其入直臣捧誦

綸音惟有感泣竊念本章重事本非私家所可坐

擬亦非挂議之臣所可妄擬但以

君命嚴重政務殷繁不敢固違已經遵

旨回奏外至于入直輔政則揆之分義萬難勉承

奏草

卷七

手

蓋今日

朝政壅塞已極其所責望于臣者不止澄之一

人臣出而無以副天下之望則負罪日深愆

尤愈集不如及今次去猶可以附不能者止

之義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一也人臣之罪莫

大於妬賢疾能今臣已蒙躲閃排擠中傷善

類之疑豈可復立

聖明之朝居百僚之上此臣之萬不敢出者二也

况臣推苦餘生百感交集連日間精神恍惚

腸胃枯焦舊患未除新疴復作其不能勉

馳驅效犬馬之力明矣今長安之內列署半
空綸扉併掩甚非盛世景象臣待罪之人不
敢復言其他惟是閣臣推補萬不容已且臣
廷機杜門日久去意已堅臣困劣如此卽私
家擬票亦暫時奉

命終非久計閣中事務將以屬誰此臣之不得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勅下吏部卽行會推以憑

點用將臣放歸田里全其餘生庶賢才有效用之
機而世運有挽回之日矣臣不勝激切祈懇

奏草

卷七

三

之至奉

聖旨卿秉公持正忠亮老成朕所鑒知况今國事
多艱正望卿分猷化理豈可因小嫌介懷堅欲
求去卿宜遵前旨卽出輔政慎勿再陳其餘政
務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謝遣官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次輔朕因動火頭目眩暈又害眼服藥調攝未

愈但念國事多艱正賴卿分猷佐理方今

聖母萬壽聖節在邇履長屆期豈可因小臣譖言

杜門不出堅欲求去卿心安乎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卽出入閣輔理以慰眷懷特諭卿知

欽此臣謹恭設香案望

奏草

卷七

三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賦性庸愚受

恩深重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煩

君父再渙

溫綸中使鴻臣繼臨私寓且以

聖母萬壽在邇履長屆期令臣卽出輔理臣捧誦

諭音隆天重地苟有心胸寧敢忘于叩結苟有筋

力寧敢惜乎馳驅惟是臣萬不得已之情已

經兩疏申請今亦未敢再瀆惟望

聖明加意調攝以膺自天之祉至于

聖母萬壽佳辰臣自當匍匐

宮門叩首稱

慶以少盡臣子之愚衷耳臣不勝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卿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

豈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即出入閣贊襄

慰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草

卷七

言

請補閣臣第十四疏

奏為微臣劣狀已著諸臣責備允宜懇乞

聖明亟採忠言以明川舍事臣以被言求去伏蒙

聖恩兩次宣諭臣具奏陳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但政務繁重國事多艱

二疏奏辭朕已悉知卿公忠清謹守正無私豈

可因浮言介意卿宜遵諭旨即出入閣贊襄慰

朕懸望之意該部知道欽此臣陳情未遂再辱

溫綸進退趙趙措躬無地昨御史孔貞一有疏謂

閣臣輔理無效

奏草

卷七

言

論札虛拘非宜其所責備于臣無不切中臣當去

之故不能自言而貞一代為之言極苦之情

不能自訴而貞一代為之訴

皇上試取貞一之疏觀之如東宮不講枚卜不行

大僚不補稅使不撤章奏不下被言諸臣不

蒙

處分孰非臣輔理無效之公案乎臣有一言可以

自解者乎呼焉而又不開請焉而又不報諸

事之沉閣焉而又如故則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其道窮矣天下人又相與罪臣責臣臣口

不能辭身不能容手足不能措卽欲苟然尸位素餐亦不可得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其道亦窮矣臣千思萬想天下人皆以理律臣而

皇上獨以情恕臣則臣之自解于天下難而乞恩于

皇上易臣屢疏所請會推閣臣一事實乞恩之至急而事理之至窮難以再緩者輒復不避煩瀆冒死哀祈伏望

皇上俯賜允行使政本得人輔理有效而又

奏草

卷七

美

念臣情勢之窮

賜以一去則不崇朝人心大定而

皇上亦得以晏然穆清無煩聒之累矣臣不勝激切哀鳴之至

切哀鳴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人直疏

奏爲臣衷未遂

君命難違謹遵

旨勉出併瀝愚誠仰祈

採納事臣以不才引分求去乃蒙

君父爲臣焦勞兩勤

宣諭五奉

溫綸臣何功何能被此隆渥卽今長至屆期

南郊將事臣不敢固違

嚴命安卧私家謹于今蚤匍匐廷見供事外惟是

奏草

卷七

美

言者之所責臣皆國家大計臣尚未能得之

皇上則雖極顏強出終不自安誠望

皇上乘此履長之時一新庶政補閣臣點都御史

下各差巡按一切章疏盡皆

檢發使天下翕然稱

皇上爲堯舜之君臣雖駑劣亦得苟安時日勉效

馳驅豈非大幸如仍前壅塞無所轉移日復

一日遷延苟且則是近日諸臣之所以責臣

者僅爲臣博此幾番之

溫綸而臣之所苦口而力爭者僅得

皇上其餘政務知道了之一語於

國家大計毫無所裨于天下疑議毫無所解竊

恐臣今日之出無以終事

皇上也年來求去諸臣

皇上每責其好名潔身臣竊謂人臣之所以事主

全在身名名且不顧則何事可顧身且不恤

則何事可恤以若人而能憂國愛君未之前

聞

皇上亦安用此臣為哉彼聖賢之所云不可則止

不能則止難進易退禮義廉耻云者又何說

奏草

卷七

三

也臣此番度量實當決去顧惟

君父之大分

天高地厚之大恩不能忽然故復不惜身名冒昧

一出伏乞

皇上哀憐臣萬不得已之苦心將臣所請

俯賜允行使臣之輔理少有分毫之效而

皇上之留亦不為虛拘豈臣一身之幸實天下之

大幸也如使臣復不得已而求去以自甘好

名潔身之罪臣有辭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問安揭

臣頃連接

聖諭仰見

聖躬以動火頭暈害眼怕風臣隨于回奏中附陳

願

皇上善自珍攝以膺自天之祉矣此係暫時所感

今已經數日必

迪吉無疑惟是今歲天氣乍寒乍溫難于調護稍

有失宜風邪易入加以

萬幾殷繁深勞

奏草

卷七

三

聖慮虛火一動則頭目暈痛其勢然也日下長至

已屆陽氣初回伏望

皇上順時攝躬平情和氣

總攬乎紀綱政務之大而不以瑣屑分心

致謹于飲食起居之微而毋使風寒乘隙則天休

滋至萬福畢臻履長之慶與天地而無極矣

臣下情無任惓切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補都察院揭

竊惟目前最緊一事無如都察院缺官蓋天下計吏且夕至京考察之期相去僅一月若有吏部而無都察院是祖宗二百餘年舊制壞自今日一不可也且吏部獨司考察而無人與之參伍非但咨訪不詳亦恐事權偏重二不可也即無論計吏而堂堂風化之司百僚瞻望所係乃閉門空署已及兩月何以振肅朝綱奉行國憲三不可也

皇上神聖天縱于此等大事皆洞然

奏草

卷七

聖

聖心無待臣下之言其

點用之命亦必在旦夕無待臣下之請但臣之愚衷以為蚤一日則此官有一日之用而中外人心亦蚤安一日故敢冒昧瀆陳以祈聖明之速斷耳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處置邊餉揭

今日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覆劄遼總督官塘報建夷事情一本令臣票擬臣謹即擬上竊念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及戈內向必相率投虜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聖明亦必為此縈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為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會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蘄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

奏草

卷七

聖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竭問寺又那借將

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臣會

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為

故常則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草

卷七

聖

惟發都察院堂官揭

臣以都察院缺官屢次催請未蒙

檢發登

聖意以考察一事自有吏部官主張不必都御史

耶此其事體緊要臣前言之已詳不敢再贅

惟臣愚慮以為此官之萬難久缺蓋不獨為

考察一事

祖宗設立都察院專以糾察官邪振揚綱紀使大

小臣工有所畏憚而不敢為非自年來總憲

無人百凡廢弛各衙門堂上官缺者缺告者

奏草

卷七

聖

告泛泛悠悠茫無統攝宴會日多職業日曠

昔人所謂盤樂怠教泄泄沓沓之病畢見于

今日一旦禍亂則盡舉而委之

君父亦可嘆也此非得剛嚴果毅非裁獨持為眾

所憚服之人使之秉執臺綱激揚振作尚未

知其弊之所終也昨都察院經歷司以署印

請此亦無可柰何之計臣竊計今尚書侍郎

共只八人中有三人杜門日久其餘皆有本

部事務誰可兼攝即使暫時兼攝亦非久計

且官屬代庖終是苟且望以起弊維風勢必

不得臣日夜憂此至干瘼火上蒸咳嗽喘急
卽勉強入直恐難久延所爲臣死陳瀆若是
者誠迫于勢不容已不敢有一毫矯飾以欺
唐父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如

聖意有所未愜亦望

俯賜明示使臣可以奉行臣不勝激切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草

卷七

書

爲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李廷機自去年四月以人言堅意
求去至于冬月又遣家先歸僅以二僕自隨
荒涼病苦情緒不堪臣與隣居每爲寬慰經
今一年九個月矣人言紛紛催迫不已廷機
自以閣臣受

恩深重未奉

君命不敢擅出國門今見朝

覲在邇居處不便且欲移居荒僻之處以待

命臣念廷機事

奏草

卷七

書

皇上三十年清苦勤勞一心報

主蒙

皇上知遇拔擢以有今日乃暮年衰病窮迫無聊
一至于此固

聖心所深憐也彼之日夕哀祈不過一去

皇上但以片言允放卽是終始造就之恩亦

聖心所不靳也頃者臣被言待罪求以票擬歸之

廷機而

皇上仍以屬臣蓋已洞悉廷機之苦有甚於臣而
不欲以此困之也則何如

蚤放一日使廷機免一日之苦之為愈乎廷機又言今年四十疏一際留中今亦不敢煩瀆取厭屬臣代懇極其哀求故臣輒敢不避嫌疑僥舌如此伏望

皇上鑒其苦情將其屢次辭疏隨便

檢出一通

發臣擬上使廷機身退心安始終兩全目前亦得

省于搬移

皇上體恤之恩臣與廷機共載之矣臣亦進退維谷之人而惓惓此請者先僚友之急而後其

奏草

卷七

巽

私有萬不容緩者在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

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時政疏

奏為微臣時刻難容萬言只是一苦哀懇

聖明垂憐超拔事臣頃奉

溫綸強顏再出亦冀

皇上察其苦情於緊要政務有所

允行以少伸其報效之私乃旬日之間四請都察

院而不報再請兵餉會議而不報在廷諸臣

移書罪臣詈臣者逐日不絕其輕者責臣以

去而甚者責臣以死臣孱然之身耳萬罪千

愆萬怨千恨無不總集雖使金石為軀亦將

奏草

卷七

巽

銷鑠以至于盡也而况于血肉之形骸乎今

禍亂未作天下人已以臣為罪首紛紜如此

一旦變故橫生恐雖死不足以快人之意以

二十年來蘊崇之釁毒而使臣獨當其辜甚

可痛也大小臣工苦心力爭不能動

皇上之分毫而謂庸劣如臣獨有神謀秘策可以

回天亦可憫也今之責臣者曰每日當詣

宮門力請也請必涕泣也又當合九卿科道郎

署伏

闕以請也夫宮門禁地臣子不得到九卿諸臣

各受

國恩各懷惻欵苟可效忠何待臣言若臣之淚已無時而不揮矣即送本文書官亦親見之矣萬想千思終無計策即欲含羞忍辱遷延以待而臣亦有心曾亦有面目豈能如此且今之罪臣者又不止在廷諸臣也災傷遍天下不能叩

闕額祈為之拯救至于橫斂重征一槩如故則萬姓罪臣矣內變將生外憂復至戎馬一闖于郊關勢必震驚

奏草

卷七

哭

宗社則

九廟之靈罪臣矣書之史冊傳之後代以為我

明禍亂自某人為輔臣始則萬世罪臣矣臣每

念及此忽忽忘生宇宙雖大將何地以自容

聖恩雖深將何福以消受然則臣雖未能遽死而

似此情形亦必死而後已耳臣聞之仕宦之

道有如飲酒席將殘矣主人急矣首坐之客

自宜引避以謝主人彼為眾賓者即不速而

至醉飽而歸誼呶爭坐亦自無妨臣濫居道

坐者也故敢哀祈

臣一夫以稍寬其罪責如必不容臣去而

二祖

八宗于地下亦有以逃罪矣臣滿腔鬱結五內俱焚氣喘聲悲言無倫序更望

聖明原宥臣不勝哀號迫切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奏草

卷七

哭

綸扉奏草卷之七終

繪屏卷之八

請免戶部買辦銀揭

蒙

發下戶部一本為金花買辦銀兩該文書官劉用

命崇擬臣細觀本內金花欠至五十六萬四千餘

兩買辦欠至六十七萬餘兩此二項雖俱係

上供之數但金花原有額派買辦則起自萬曆

六年原無額派皆係該部設處那借軍餉等

項錢糧以進計其所費已六百餘萬至于今

奏

卷八

一

日部帑盡空無可設處故不得已而祈免于

皇上耳今邊餉逼迫軍士號呼勢將為亂昨見薊

遼總督王家乾揭報可為寒心該部智慮已

窮困極欲死今日合部十三司官來見臣哀

訴臣但對之太息而已軍糧如此買辦銀兩

又將安出即以

嚴旨督之亦何益哉臣謹擬令該部將積欠金花

銀作速催解其買辦銀且暫停緩以救該部

之急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伏惟

聖明憐察賜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都察院署印揭

今日蒙

發下都察院經歷趙士吉請官署印本令臣票擬

臣念九卿中甚為乏人只總督倉場右都御

史孫瑋工部侍郎王汝訓二人堪用然昨吏

部尚書孫丕揚告臣謂孫瑋與之同鄉共事

考察稍有不便汝訓又見署工部難以兼攝

臣不得已謹擬兩票上請

聖裁其都御史官必當

點用與代庖之故臣項已具揭奏聞併望

奏

卷八

二

聖明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請會議兵餉摺

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古達虜頭目十
個共聚精兵五萬餘衆明犯鐵嶺衛等處暗
捨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
以重罰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
于臣恐此虜與奴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
鎮何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
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
白易曉臣四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

表章

卷八

三

我

皇上神明聖武

謂心邊事何至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
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
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爲捍衛卽
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損則大有所全也今
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
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爲
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十一以充軍儲資之
捍衛其爲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卽

聖心未肯慨然示

亟令廷臣講求長策人出所見必有可采何至束
手待斃坐觀其變之若是哉年來邊備廢弛
已極封疆之臣當任其罪乃以糧餉不敷之
故使之有辭一旦地方失守彼必委過于
朝廷而

皇上反爲之受惡矣三尺法縱無所逃亦何以服
其心也大小臣工談及此事無不慄慄驚危
若禍在旦夕相與謀伏闕力爭臣恐其太激

表章

卷八

四

勸之且止然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
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
直陳如此伏望

聖明卽將戶兵二部前疏檢發使得奉行以紓倒
懸之急少安中外之心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坊推轉揭

題為印信事照得掌右春坊印信右庶子傅新德已經陞任去訖遺下印信缺官掌管臣等推得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諭德朱之蕃堪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管右春坊印信及照國子監管司業事左諭德湯賓尹右中允孫慎行顧秉謙鄧士龍郭涓南京國子監司業朱延禧各資俸已深壅滯日久擬將湯賓尹量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孫慎行量陞左諭德顧秉謙鄧士龍郭涓量陞

奏草

卷八

五

右諭德俱兼翰林院侍講朱延禧量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以稍示疏通之意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催請薊遼兵餉揭

今日蒙

發下薊鎮總督王象乾請討錢糧本令臣票擬臣讀之其言至危至迫至為可憂此事責在該部然該部連疏奏請廷臣會議皆在御前未發今若泛泛下部無益於事必須依其所請速集廷議庶幾人出所見或有長策亦不敢專望內帑也至于急救目前則須暫借馬價銀以應其請此當于戶部疏

奏草

卷八

六

陳愚見若此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致處刑司官揭

該文書官再登口傳

聖諭寶和店條稅銀兩係

聖母宮中御用之資如何縱容經紀棍徒包攬錢

糧浸漏條稅前誣告事情已有旨了今有改名

捏告劉弼等司官受賄故違着降調于山等着

錦衣衛等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劉弼等俱

免提照舊應役出旨來欽此臣細觀本內所奏

只為劉弼之拘提並無官司受賄之說劉弼

既奉

奏草

卷八

七

明旨免提應役而司官復行拘提自是有罪但中

間亦或別有事情未可懸斷我

皇上聖度如天凡百優容今以中使之一言而遽

降處司官人情疑駭必復紛紜而臣愈無所

逃罪矣如使司官果有受賄實跡確然無疑

則雖治以重罪亦不為過而况於降處乎惟

其事既無的據而原奏亦無一字言及突然

坐以此罪揆之情法實為未安此臣之所以

再三躊躇而不敢輕擬也臣尚不知司官為

何人豈敢曲護但愚見如此故敢冒昧陳瀆

仍恭遵

聖諭謹擬一票上請

聖裁伏望

聖明弘加矜恕以光

聖德微獨司官蒙

恩即臣與大小臣工無不頌戴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草

卷八

八

請令議兵部

今日兵部各官共至閣門投遞揭帖其言兵
餉匱乏邊事危急之情狀讀之真寒心變色
凜乎不可一朝居者

皇上試一覽之便自洞徹不待臣言今內外空竭
百計已窮發帑之情不能強得之

皇上該部無可奈何乃以會議為請蓋一會議則
邊備之作何整飭軍餉之作何清查逋欠之
作何徵催廢墜之作何脩舉人出所見以待
該部之折衷而

奏草

卷八

九

皇上又以神明之見斷于上必有一番經畫救此
危急不至汲汲惶惶茫然無措之若是也若
復猶豫遷延付之不理一旦禍亂大作不可
收拾封疆之臣必歸咎于該部曰兵食之不
給也該部之臣必委責于

皇上曰力請而不散也則是今日
宗社之憂天下之亂皆

皇上一人任之豈不甚可惜哉事勢至窮至迫臣
雖欲不言情不容已故敢冒昧具揭親詣

文華門稽首恭進伏候

初旨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奏草

卷八

十

惟散館揭

臣惟翰林院各官陞差事務原係臣等職掌
年來壅塞已多百凡寢廢蒙

聖恩于臣等所題

詰勅撰文及右春坊掌印等官俱行

允發積滯稍通臣與諸臣不勝感戴惟庶吉士散

館日久臣等擬授職銜蒙

允下部亦已三月而吏部銓除之疏屢上未蒙

檢發諸臣無所事事閉戶逍遙殊失

皇上作養優待之盛心而亦臣等未完之一緊要

奏草

卷八

十一

事也伏望

聖明慨賜俞旨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注各衙門行令各到任供

職庶

朝廷之作養不虛而臣等亦免于煩瀆矣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十五疏

奏為艱危日甚籲訴已窮懇乞

聖明亟補閣臣以維世道以救殘生事臣以庸愚

獨當國事已一年九個月論精神則日昏一

日論時事則日難一日其所為泣血陳情以

求

皇上之惟補者不知其幾矣而至今尚杳然也請

以不容不補之故再臚列而申言之古來輔

弼之臣責任雖多然其大者不過于安國家

保黎民鎮撫四夷使中外寧謐而已今水旱

奏草

卷八

十二

災傷幾徧天下人民流離死徙在在不絕建

夷達虜連結窺邊國家之危有如累卵自非

宏猷淵畫真足以投大遺艱挽回氣運者曷

勝此任此其不容不補者一也天下之事有

如一家主伯亞旅不和不可以為家群臣不

和不可以為國今中外誼呶茫無底止向者

置臣于是非之外猶可平停今已扯臣于是

非之中何從辯折若非政本有人平心劑量

愈見决裂此其不容不補者二也

文皇帝初置閣臣即川黃淮胡廣楊士奇等七人

列聖遺訓示不下三四人豈為此具員哉蓋以
密勿心替之地濟濟師師則氣勢自王人心
自服

朝廷之體統亦若因而尊嚴今孤單若此輕弱
可知加之以庸愚救過不贍何暇論匡濟之
事乎此其不容不補者三也國家庶政名曰
幾務幾者動之微吉凶悔吝之所由分議擬
一不當其害立見古之名臣如魏丙房杜之
流猶必同心輔政謀斷相資今柰何以幾務
之重令監儒冥冥決之嘗試為之乎其亦忽

奏草

卷八

三

天工輕

杜稷甚矣此其不容不補者四也人才之生于世
長養甚難摧殘甚易故鄧林之木可為棟梁
大匠必亟採焉今朝野之間舊德名流人情
歸向者良可指數及今不用臣恐老成者有
剝落之憂精強者有桎梏之患霜雪斧斤同
歸于盡國家將何賴焉此其不容不補者五
也凡天下之物必有主者則人無競心置璧
于途而莫適與爭者必至矣今自此官空缺
以來內外南北衆論滋紛推戴擠排疑端四

起盈庭聚訟大率由茲其流之禍將有不可
言者誠使一旦慨然備用則眾喙俱休息驚
競之風養和平之福何則知之此其不容不
補者六也夫此六者利害得失較然甚明臣
不敢飾一語以欺

君父也臣聞之月為臣象昨者月食至既自初更
以至半夜較之往時最甚且久天象昭彰甚
可畏懼故敢不避瀆煩詳陳其說以冀

聖心之一動至于萬折苦心萬行清淚固有萬言
不能盡者伏望

奏草

卷八

甫

聖明哀憐省覽

俯賜施行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催請會議兵餉摺

前十五日蒙

發戶部借給邊餉疏臣已擬上而至今未發昨

遼總督王象乾順天巡撫劉四科又各有揭

帖言軍士以歲暮無糧喧呼擾動其勢至急

其言至為迫切若不速為處置臣恐激激之

眾計出無聊而督撫諸臣亦不能絕之以法

矣且非但薊遼為然即宣大管糧官亦來告

急其所欠之數皆多至數十萬然則今日戶

部所借尚不足供兩月之需而將何以善其

奏草

卷八

五

後哉此會議之舉所以必不容已而臣之惓

惓而苦請者亦其勢之必不容不言者也伏

望

聖明亟將戶部前疏

急發以救目前且使窮餓邊軍得沾升斗以度殘

年亦

皇上無量之功德耳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時政揭

臣惟歲除在通節屆端履我

皇上無疆之運祚日引月長而中外企望之人心

日殷日迫蓋庶人之家每當改歲之時必取

其一年停積之事務而料理遺發以使新歲

得以從容恬適無煩擾之累而况于國家政

事停積如今日之多寧可再遷延不決以待

來年乎臣今不敢槩有陳瀆謹擇緊要數事

開列上

請伏望

奏草

卷八

六

聖明概賜允行不勝大幸

一兩廣地方介在江海內有程獍外有盜賊

控馭極難今督撫巡按官俱缺地方事無

人統攝彼處兩司官具揭到臣及吏部吏

科言灣夷盤據結連海賊勢必為亂責臣

等轉聞

皇上亟為點用督撫官使作速赴任毋致誤事其

言甚切其勢萬不容緩臣不敢不為之請

伏候

聖裁

一刑部尚書沈應文封印已數月三尺不行
法令廢弛近日都城內外盜賊縱橫公行
劫掠無所忌憚甚可愛也頃應文辭疏
發票臣已擬允其去而又留中如未當

聖心亦望

傳諭令臣再擬使其或去或留有所歸結毋以一
人而誤一衙門之事其餘求去諸臣皆
賜裁斷以便奉行是今日肅紀綱省議論之一大
歛係也伏望

聖裁

奏草

卷八

十七

一今日邊疆多事夷虜縱橫制勝運籌惟兵
部及戎政二三臣關係甚重尚書李化龍
文武具備真堪委寄但去歲一病至今尚
未全瘳加以部事無人佐理又兼攝戎政
勞苦已極昨以月食救護臣與之聯班見
其足軟力弱不能成禮而去心竊慮之
皇上既眷留化龍須為

請用侍郎及協理戎政官以分其勞且可以為緩
急之用蓋此官與他曹不同必須曉暢戎
機熟知邊務者方可臣竊觀朝臣中足當

此任者甚少殊不可不豫圖之也伏候

聖裁 一庶吉士散館考授奉

旨日久而該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茫無職業優
游閒曠殊失

朝廷一番作養之盛心而于事體亦不便者也
此關臣職掌不得不為屢請伏候

聖裁

一工科無人署印章疏久積不敢發抄極為
不便至于山東湖廣真定各處巡按或報

奏草

卷八

十八

滿已久或空缺無人都察院催請之疏無
慮數十應與工科署印槩
賜檢發者也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宮僚徑去得

該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

疏未蒙

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

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

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為奏聞竊念臣子進退

當候

君命近來挂冠徑去者已多

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

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閣茫然

奏草

卷八

九

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

又不能拘繫縈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

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群臣

今日諸臣望

皇上之體切矣

皇上一為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

然彼窮迫無聊自甘愆罪臣子不足惜而其

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

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

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正馮有經之送印辭官併望

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八

三

請補閣臣第十六疏

奏為青陽雁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事臣受事

綸扉三更歲矣每見節令一新則中外臣民欣欣

相慶曰我

皇上真亘古未有之完福也萬曆之治其與天而

無極乎則又相與頌望曰

聖天子其必有所舉動法天道而順人情乎今歲

上計之吏偕計之士自遐方絕徼咸至于

闕廷其思觀揚

奏草

卷八

三

德化以其耀休明者尤甚于往歲臣竊計

聖明於諸凡政務之緊要大小臣工之所力請而

未得者且以次施行以答天下之望矣惟臣

之所最急則無如推補閣臣一事蓋昔人有

言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今閣臣非相

也而已覲然冒相之名矣巖巖具瞻之地而

零丁孑立一至于此非所以為觀也即使其

人而賢猶且不可而况不肖如臣乎即使天

下無事猶且不可而况多事如今日乎詢之

與論皆謂近來議論愈紛人心愈怪天下之

可憂有不徒在于水旱災傷盜賊夷狄而即在于

朝宁之間者假使密勿有重臣焉當不至此此

臣之所自愧自傷而不得不急懇于

皇上也夫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於天

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

於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

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臣所嚶嚶而陳瀆者至矣盡

矣伏望

奏草

卷八

三

聖明憐察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惟 發吏部題覆散館揭

照得庶吉士散館已五閱月業經奉

旨於各衙門授職惟吏部題覆至今未發諸臣既

蒙

作養之恩乃淹苦困頓不得一官自效彼其同科

進士皆銓除已盡各有職司而諸臣為

皇上所拔擢顧反不如舉二百餘年之盛典而屑

越之誠可惜也年來

朝政壅格六曹事務所不能得者悉歸罪于臣

等臣等已困苦極矣而自已職掌如此等事

奏

卷八

重

亦煩煩疏揭而不得請寧不愈困愈窮而無

所措手足乎今歲庶吉士既已停選不敢復

煩

聖明惟此前件必當結局臣不得不為瀆請伏望

皇上慨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感

恩即臣之戴

德亦不淺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惟 發刑部沈尚書病疏揭

照得今歲大計將竣稽之舊章有大班糾劾

一事係刑部職掌歷來遵行不廢今刑部尚

書沈應文告病封印已五閱月堅辭不出昨

該司官已將此事具奏恭請

聖裁未蒙

發下 臣惟考察糾劾係國家二百餘年功令必不

容已該部尚書不出誰為舉行臣不得不為

申請伏望

聖明將沈應文辭疏或允或留斷自

奏

卷八

重

宸衷發臣擬上使應文之進退得以分明而于大

計重典亦有光矣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東宮講學揚

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聖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廣如山即臣

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將百通於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絕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之迹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奏直

卷八

三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勸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常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

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君父惟此一辜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顛望于下即

列聖在天之靈顧念

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

臣謹擬得二月初四日初六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奏草

卷八

三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

臣不勝懇切跂望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惟庶吉士授職揭

該庶吉士散館日久吏部銓除之疏已屢上矣臣等亦為屢催俱未蒙

允發今會試在邇舊例分考官用翰林官十二員而目下翰林諸臣或以出差或以避嫌或以舊歲曾經主考甚為寥寥不足克數惟得庶吉士

命下始不乏人此臣之所以復冒昧而有請也伏望

皇上慨賜俞音

奏章

卷八

三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微獨諸臣得藉此服官少答

恩遇即會試大典亦有光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聖旨新入言官省疏

奏為

聖政當新入言官省謹陳日前要務乞

賜施行事也惟國家三歲舉計吏比士之典至為

隆重四方萬罔之耳目盡在此時我

皇上臨御以來此典十三舉矣自古帝王陳玉帛

于明堂而操威福于五位如是之久者自義

黃堯舜外不可多見茲亦千古極盛之事也

願四海人情常汲汲皇皇若有缺望于衷以

為

奏章

卷八

天

聖德有未盡光世道有甚可慮者其大端有二曰

時政之壅塞也議論之煩多也所謂時政之

壅塞者何也九列六曹

朝廷之股肱不可一日缺者而今大半不補即

見在數人亦相率求去無有固志刑部印且

無人掌管兩廣總督屢推不報則大僚之壅

極矣遷謫諸臣以激瀆蒙譴不為無過然其

間固多出于忠

君愛國之真心其所言之事亦多有蒙

聖上之採納者此皆一代難得之才也願一行擯

序率老丘園獨零自繼錄用無期則廢棄之
塞極矣內外臣工諸所奏請大槩留中至于
彈章辭疏兩無處分是非不明邪正但混而
求去待

命諸臣尤為困苦頃沈應文得

旨都門歡動以為曠世

符恩則章疏之壅極矣其他如州縣之淹遲選補
之滯滯庶吉士之久不銓註種種停留難以
枚舉循此不已其弊安極 臣故謂

聖政之當新也所謂議論之煩多者何也人臣之

奏章

卷八

元

義協恭為國廉藺寇賈千載美譚而今一言

違戾動成戈矛一事參商便形奏牘引繩披

根牽蔓無已則辯訐之煩極矣立朝之道忠

厚正直言必當罪始服人心而今一罹口語

槩入于深文但挂雌黃無分乎流品吹求洗

索之風日熾篋篋惟薄之義奚存則彈論之

煩極矣章疏之體明白正大君前臣名古有

成訓而今俚言隱語動達

至尊邑里官稱全無名姓彼此相沿恬不知怪則

奏對之煩極矣其他如內外之交爭門戶之

各立足非黑白之互混種種喧呶亦難以枚
舉長此不已其禍安窮 臣故謂人言之當省
也夫此二端其一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
不聊生其一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
覺病雖不同症則皆惡而臣之愚衷又竊以
為惟

聖政新則群情懾服而人自當斂戢惟人言省則
宸衷感悟而

聖政庶可挽回症雖異治藥則相須自非上下之

間各盡其道相與匡扶天下之亂其何日之

奏章

卷八

三

有哉至若臣之庸劣無狀自揣甚明上不能

感格乎

若心下不能調和于眾口即國家大計如

東宮講讀閣臣推補曉曉言之亦尚不能得又

何怪乎政本之日輕而紛紜之日甚也量力

度時真有難以一朝居者伏望

聖明先行罷斥以示溺職之愆而後將時政所急

次第允行用以風勵臣工挽回世道

宗社靈長之慶將在茲矣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該臣於二十日具揭恭請

東宮講學仍擇於二月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

候

欽定今時日已迫而天氣又漸就融和累年曠典

惟待今日舉行不容再緩乃尚未蒙

批發天下臣民無不翹望臣萬不容已竭誠催請

伏望

聖明即於臣所擇二日內

欽定一日命

奏草

卷八

圭

皇太子與

福王俱出講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催庶吉士授職揭

臣前以會試缺分考官揭請庶吉士銓註授

任未蒙

允發今去試期只六七日事體愈迫不得不行催

請伏望

聖明軫念重典及諸臣守候日久有虛作養之意

亟賜俞音

勅下吏部查照原覆所註各衙門行令到任供職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惟 發吏兵二部尚書辭職揚

籍惟今九列大臣家第且甚至下尋常遣祭

亦途無人而吏部尚書孫丕揚兵部尚書李

化龍又以病求去陵皆留中未蒙

批發惟此二臣碩德壯猷考成鎮重真國家之柱

石中外人心共相倚賴以匡維世運

皇上既知而用之矣於其求去寧可不慰而留之

乎吏兵二部責任最重二臣杜門則事多寢

閣卽如刑部尚書蒯鎮總兵亦無人推舉堂

堂六曹率皆空署甚非盛世之景象也二臣

之心皆主于決去言甚懇切臣知

皇上必不聽二臣之去但疏久不發則二臣之去

志愈堅而天下事愈為難處故敢冒昧言之

伏望

皇上將此二疏亟賜檢發

諭令卽出供職毋復堅臥以至廢事其吏部侍郎

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亦以給假告病為

請日今有會試主考重事更無他人堪用併

聖明檢發其疏責令供職庶有以紓目前之急務

矣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僉知貢舉官揭

該禮部題請會試知貢舉官臣已擬稟翁正

春供事查舊例知貢舉官從來皆用禮部侍

郎至近年甲辰丁未兩科侍郎無人始以少

詹事代充今正春已經吏部屢推侍郎故臣

擬陞一秩以存舊典而至今未蒙

發下試期已迫不得不為催請如

聖意未欲遽陞或令以原官供事亦足應急今翰

林官四品以上者共止四人吳道南見掌禮

部蕭雲舉王圖擬克主考官自正春之外更

無可知貢舉者伏望

聖明亟賜

允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請... 各縣官場

罪該吏部具處請留朝觀俸深各官恭候

允發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

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

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轉陞匪但以均勞

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雍

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

而又以原任挂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

強之蒞事亦哀頹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

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觀各官其資俸

奏草

卷八

三五

視前尤更久屬方內災稔拊循拯救百凡竭

力其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

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

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

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

尚書臣丕揚老成持重益徘徊躊躇不敢遽

請者久之至揆度理勢必不容已乃敢具題

蓋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

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臣之愚衷亦竊以

為當從丕揚之請令查資俸最深者作缺別

選至于得請之後或留之候補或聽之暫回

從容處置不必刻期則皆在

皇上之聖裁而非臣下所敢專者夫虞廷三載黜

陟幽明有黜有陟方成勸懲

皇上留心計典而此一事于計典亦大有關係故

臣敢冒昧言之伏候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八

三五

東宮講學揭

臣等前擬于初四初六二日皆吉恭請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講學未蒙

允發今日期已過謹再擇得二十九二日皆吉

上請

聖裁合四海之人情屬望莫急于此事舉六年之

曠典緊要無過于此時若再復遷延則轉眼

之間便將及夏而出講又無期矣臣等所以

奏草

卷八

三

不避煩瀆再三祈請于

皇上者蓋度其事之必不容已而時之必不可緩

也其侍班講讀侍書等官又皆盡缺自古以

來未有

東宮已建乃宮僚顧虛而無人若今日者臣等

謹推得原任國子監祭酒方從哲詹事府協

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翁正春

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湯

賓尹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趙用先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南師仲劉一燦

俱堪充講讀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范可愷大
理寺左評事兼司經局正字羅萬英俱堪侍
書內方從哲翁正春資俸已深俱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范
可愷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併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奏草

卷八

三

請發論救李潛撫各疏揭

該工部郎中邵輔忠御史徐兆魁各論勅總

督漕運戶部尚書李三才隨該三才具疏奏

辯又三疏乞休及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

董紹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相

繼為三才辯雪俱未蒙

批發臣惟三才夙著時名雅稱物望在淮上十三

年有保障功言者所云必別有所見臣不敢

知且三才事

皇上日久其行事人品具在

奏草

卷八

五

聖鑒臣不必言但兩淮重地督漕重任國家咽喉

命脉寄于一人關係甚大今三才已杜門待

罪百事沉閣若久不得

肯妨誤實多臣不得不為之請伏望

聖明將諸疏檢發一二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使三才之去就分明而于漕撫大

計亦大有裨矣再照近來論勅章疏一槩留

中此鮮

聖恩寬厚普示優容然自古帝王為治忠佞邪正

必須別白若言人者與言于人者兩無可否

則彼此混淆是非倒置茫茫天壤大似混沌

世界而天下事愈紛紜潰亂而不可支矣更

望

皇上於諸凡論辯之疏時行

檢發或斷自

聖衷或

勅下吏部定其是非曲直以待

處分是亦今日尊

主權肅人心之一大窾係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

至

奏草

卷八

四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惟翰胡二僉事

勅書揭

該吏科給事中俞安性推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兵科給事中胡嘉棟推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皆久奉

俞旨當赴任供職而二臣所有

勅書該臣擬上至今未蒙

批發臣惟科道外轉名曰年例原非優處若併其勅書而靳之則是塞其效用之路於政體欠平且

二臣既無

奏草

卷八

五

勅書不便赴任行事而吏部又不敢更推臣查驗

安性係羅定兵備道胡嘉棟係建南分巡道皆緊要地方難以久缺故敢為之一言非但

為二臣請亦為地方計耳伏望

聖明俯賜

批發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十七疏

奏為萬懇

天恩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已十數上詞已千萬言斯亦從前未有之事也而

聖心猶未動者蓋只見臣言病則尚能入直言苦

則尚能支吾以為如此亦足以搪塞而了事

耳不知臣之力竭精亡為日已久屢欲杜門

陳訴而以稟擬重事無可推托勉強奔馳日

復一日蓋每望閣門而歛歔對妻孥而飲泣

也在

奏草

卷八

五

皇上既以臣之未去而故緩其補在臣又以

皇上之未補而不敢言去兩相揆延兩相耽誤其

究且以蒲柳之軀與國家之事而俱敗也豈

不痛哉往時閣臣職掌只在稟擬天下人亦

只以稟擬之當否定閣臣之忠邪自年來章

疏留中九閣隔絕惟密勿一路差可上通天

下人遂以章疏之阻塞罪閣臣之奸欺即甚

懷忠恕之心者亦尚謂臣袖手坐觀不行力

請臣鬱抑私衷從誰告語

皇上憐憫孤臣曲加容貸亦嘗為臣一念及此不

乎今世事多艱殷憂未艾仁賢困厄中外空
虛大小臣工欲進不能欲去不得無不責望
于臣等遂以疏請揭請率多不報身且如此
何況其他若多留一日徒添一日之罪此所
以展轉思維不得不哀祈于

皇上也臣聞之牛馬至賤然驅牛者猶哀其喘駕
馬者猶兩其騾牛馬力疲猶別求壯健者以
代其因臣所哀祈無他但得比于牛馬足矣
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奏草

卷八

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奏草卷之九

請刑部各官題請署印已經
該刑部各官題請署印已經

奏發行郎王汝訓署掌今已數日未蒙

允發竊惟該部自尚書允應文封印以來已將半
載一切獄情盡皆停積因犯監禁日久不得
發遣法紀陵夷已大不便况六卿衙門關係
至重乃堂上無官庫中藏印其於

朝廷體統所傷亦不小矣今大僚之缺過半所
存二三人又皆杜門求去自王汝訓外更無

奏草

卷九

堪用而汝訓亦自有本部事務苦于兼攝臣
之所擬蓋亦無可柰何之計耳伏望

聖明即賜

檢發或臣所擬未當亦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請庶署印有人而部事不至于
久廢矣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哀求
釋放母論病苦真情所當體念即人言紛沓
世卿亦難展布昨合屬司官皆為代請其急
切可知今國計方虛邊陲危困而欲世卿以
喘息僅存之餘生持籌學畫以聚喙交攻之

逆境出令指揮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臣不知此之為患在世卿乎在國家乎

皇上亦可以思矣伏望

聖明併俞世卿所請使得歸去別行推補庶計事猶有可為不至于束手而坐困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奏草

卷九

二

請點巡漕併巡按各差揭

臣昨接都察院揭帖言漕運屆期巡漕御史未蒙

點用誠恐有誤國計其言甚切竊惟漕運係國家命脈第一重事地方遼遠軍民刁頑非有御史一官持斧巡行綱紀而統率之則人必不肅而奸弊滋多矣往歲此時御史皆已御命出都僅能集事今為期已過而都察院屢疏尚未

允發臣竊慮之且總漕尚書李三才又以人言杜

奏草

卷九

三

門今歲運事誰人料理御史之速遣尤事勢之萬不容已者至于山東湖廣兩差候代皆已踰年舊巡按官皆以病告其情甚苦而真定巡按缺官遂令武舉大興因之曠廢亦二百餘年未有之事也該院題催之疏無慮數十解臣之為請亦已屢矣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知此事必不容已特以遲滯之故而使臣等焦唇敝舌以煩瀆

天聽亦何利之有乎伏望聖明將此數差先行

檢發而後徐及其餘庶軍國之大計不誤而各地

方亦皆有賴矣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奏草

卷九

四

臣請刑部掌印及各差御史賜

該部了數目前具一摺備請刑部掌印官又

一摺備請趙運及各差御史俱未蒙

允發詳刑部司官又未見臣臣言該部堂上無官

百凡滯滯衙門空虛不成景象責臣不為代

請而右都御史孫瑋又稱言各差巡按屢請

不下缺者不得補舊者不得代甚為不便而

巡漕趙運一差更為緊急數千糧艘皆賴此

一官催督且約束官旗稽察姦弊皆其職掌

今較之往歲已為愆期萬不可再緩以誤運

奏草

卷九

五

事其言甚切其意亦咎臣不為力請臣念此

二事實目前要務難以推延臣雖言之諄諄

而

皇上不行亦臣微誠不能感動之罪也夫復何辭

近日方面部屬各官多蒙

恩允補人情欣慰惟是大僚各缺猶未

點用此根本所在其重且急甚于他官昨吏部已

推上刑部尚書侍郎伏望

聖明印賜點用使部印不至于久懸其趙運各差

御史併

賜檢發以便行事其萬不容已不敢如是之煩

瀆也統所

聖慈俯垂昭察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九

六

律品刑部掌印及發工部侍郎辭疏揭

臣惟刑部封印已經半年既不

命官暫署其吏部推上尚書侍郎又未蒙

點用然則此一衙門可虛而不設耶今六部堂上

官共只七人又有三人告病天下之大庶事

之多豈此四人所能料理而刑獄一事關係

尤重乃獄訊久停繫囚長繫以愛惜官爵之

故而使

如天好生之仁併壅遏而不暢甚非計也至工部

侍郎王汝訓頃因偶疾亦具疏求去在汝訓

雖出于真情而當此乏人之時豈可容其閉

門堅卧自遂其私乃辭疏至今未蒙發擬去

留無據亦甚不便臣見

皇上近來于方面各官

點用甚多而途東巡撫旋推旋發仰窺

聖意軫念藩方

留神邊圉如此真切孰不願服第臣之愚衷以為

藩方固重而大僚尤重邊圉固急而

朝廷更急譬如人身四肢雖盡精強而腹心之

內空虛日久其何以為運用之樞綱維之本

奏草

卷九

七

哉臣屢次揭請煩瀆

聖明自知罪愆然欲默而不言則理所不可情所不安故復曉曉如此伏望

聖慈俯鑒微誠將刑部尚書侍郎

亟賜點用如所推未當

聖心不妙今該部再推上請其王汝訓辭疏併乞檢發責令供事庶于朝政不致久誤而我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亦益顯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奏直

卷九

八

臣等謹將

請東宮出講揭

臣等

東宮講讀大小臣工相與苦請而臣閣中之請

視諸臣更為煩煩即今春疏揭亦已屢矣而

在再遷延又將春暮尚無出講之期

聖意淵微臣等委不能測但遠稽往事則殷鑒甚

明近考朝章則

儲訓其在仰體

聖慈則燕翼貽謀極其周至旁參事理則

宮府內外毫無所妨向者

奏草

卷九

九

冊立之舉重而且難

皇上猶斷自

宸衷慨然舉行豈以尋常出講一事而顧遲回若

此耶或者謂

皇上厭臣等之煩瀆因而致疑愈加疑滯臣竊以

為列在股肱于國家大計安得不以此

聖心之所亮也况臣以旦暮欲去之人事

萬壽無疆之上何嫌何疑而有所諱避此尤臣之

所自亮也故復冒昧竭誠擇于本月十二

十七二日皆吉恭請

聖明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青宮朱邸誦絃誦之聲上器

分藩其受進修之益豈非今日一盛事哉臣

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

奏草

卷九

十

催纂修玉牒揭

臣惟

玉牒纂修前此多十年一次今已踰期而

天潢之派其繁衍視前此為加倍頃該臣等具題

已奉

俞旨而纂修各官屢列名上請未蒙

允發若遲延日久則簡帙愈多有難辦理我

皇上率

祖展親百凡周溼而此一事關係

宗支亦臣等職掌之緊要者故敢冒昧申請伏望

奏草

卷九

十一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能發吏部孫尚書辭疏揭

該吏部尚書孫丕揚於十五日以

廷試供事入

朝偶爾感疾扶掖而出隨具疏乞歸今已數日
未蒙

發下竊惟丕揚年已八十屢欲求去徒以

聖恩深重不忍辜負每對臣言輒至泣下老成之

人不堪勞苦忽然眩暈遂有不測之憂亦可

憫也惟是銓衡重任者碩若丕揚豈容遽遂

其請乃辭疏不發則其去志愈堅而干銓務

奏草

卷九

七

亦大不便矣伏望

聖明將原疏

檢發勉其供事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奏為感事觸衷苦陳愚悃懇

補閣臣併及九列大僚事臣昨以

廷試大典備員讀卷因查歷來故事讀卷官該

有十八員至近年始漸不如額然猶皆十人

以上即萬曆三十五年稱為至少亦有十一

人而今歲遂止六人寥寥已極雖亦勉強完

事而蕭條索莫之狀殊不堪觀假使

國家一旦緩急有艱難重大之役亦此數人能

辦之耶此臣之所深有所概于衷也臣猶記萬

奏草

卷九

七

曆三十年春

皇上勅諭吏部朕思我

祖宗時閣臣常有三四員至五六員以佐襄治理

今閣臣雖有四員且首輔錫爵敦催未至輔

臣張位行取未到國家多艱閣務繁重况又

試期在邇爾該部便會同九卿推堪任的五

六員來用大哉

皇言所以加意閣臣者如此其周至而懇切也彼

時閣臣尚有四員今併具銜者只三員矣彼

時錫爵雖辭尚有憐然之念今其辭愈堅時

又以疏至矣彼時九卿尚濟濟有人今併九卿亦缺過半矣

皇上于彼時不難再推五六員而獨斬于今日何耶豈以時事之易為耶則中外紛紜之景象固

聖心所具知也豈以愚臣之是任耶則庸劣不堪之罪狀亦

聖心所洞燭也即母論重大事體只如

廷試一事臣若卒然不可知伏在床褥不能強出誰為

奏草

卷九

古

皇上綱紀而了此乎日前臣在閣眩暈數番幾于長暝深以不能供事為懼今幸而畢役矣其能不動念而戒心乎自前歲四月至今臣獨身力疾竭蹶奔走者已滿兩年即金石為軀猶將銷鑠鐵石為腸猶將糜爛此臣所望于皇上之哀憐也其他毀譽是非功罪怨德皆可付之東流等之飄瓦不敢復問亦不敢為
皇上道也昨臣錫爵書來自訴其苦而又憫臣之苦臣讀之悽然淚下臣廷機又羈棲荒廟進退無門堂堂

聖朝而使二三閣臣相憐相哀一至此極是豈清時之盛事哉錫爵疏薦沈鯉郭正域自代此老臣憂國之苦心亦今日朝野之公論臣竊願

皇上採而聽之至于在

朝諸臣中其才品尚多可用更望

皇上查二十年之故事槩令該部會推上請多

賜點用而又念大僚缺乏已極併行

點用則不出旦夕間而朝端赫然改觀薄海內料

翕然頌

奏草

卷九

書

天子之聖明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請發都察院題差揭

頃該都察院題請各差巡按蒙

旨諭令每差一本已經遵奉具題而至今尚無一

差得蒙

允發昨接學都察院孫瑋揭帖具言各差壅滯之

苦今一時當代者至有二十一差而真定應

天廣東等處則皆久缺未補地方事務尤爲

廢弛今蚤瑋又來見臣言承

皇上簡命俾署院事常懷溺職之憂乃院中事務

以題差爲急而屢請苦請並不見報則安用

奏草

卷九

六

其署院爲哉今糧運且到兼理爲難意欲具

辭臣告以大僚乏人誰可代攝勸其且勉強

任勞以稱

皇上委用至意瑋亦無辭而去臣竊惟

祖宗設立巡按官一切官邪民隱皆責其糾察關

係甚重而其行部只以單車不携家室其巡

歷必徧郡國日逐奔馳蓋亦極勞極苦之官

人情所難久處者也故國制每一年一代以

節其勞而恤其私令其精神不倦得以盡其

激揚之職耳今差近者亦已年餘其久者至

二三年不得代情緒困苦往往稱病乞歸杜

門謝事公私上下極爲不便而在京應差各

御史意氣方新又不得自效其用均此一官

均此差遣何必靳其當行者而苦其當代者

使在事之臣日嘒嘒嗷嗷煩瀆

君父爲哉臣之所以不辭冒昧而屢爲之請者蓋

爲此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祇循舊制將都察院題差各疏

慨賜檢發庶勞逸適均而于地方亦大有賴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草

卷九

七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臣竊見今歲入春以來逐日風霾異常黃埃黑霧匝地連空較之往歲氣候獨惡而又日久而不雨麥苗焦枯人情嗷嗷復以荒旱為慮昨河南巡撫官又以兩頭兩口四眼四耳四足之牛妖來報且備陳地方人民之流離盜賊之橫發岌岌然有禍亂立至之憂其言甚為切至以

皇上神聖覽察今日宇內之情形或安或危豈不洞矚臣每見邊陲有事

奏草

卷九

六

聖心極其留念批答處分較常獨速是何嘗一日忘國家之大計哉顧臣以為今日之可憂在邊陲固急而在內地為尤急內地之可憂在各省直固甚而在

朝廷為尤甚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今戶部只一尚書而外困于多口內困于病魔伏枕哀號無復展布之望矣刑部自舊歲八月至今印封貯庫項雖點用侍郎遠未待至而署印之官又屢請不報矣兵部戎政原各專官難以兼攝今只尚書李化龍副慶支吾其左右

侍郎亦久不補矣夫兵刑錢穀乃國家精神命脈所係不可一日缺人料理今或空署無人或有其人而不得其用或得其用而力不能

兼經年累歲玩忽因循事務之停閣而廢弛者不知其幾假令如此而可以長治久安也則唐虞之九官成周之六典皆為冗員而聖帝明王所為惟幾惟康率作省成兢兢業業惟叢脞之是虞者不幾于多事而過計哉臣嘗竊論今天下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妖尚不與焉承

奏草

卷九

九

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此非

皇上奮然用一番精神率勵振作

簡用老成深慮之士布列朝端將年來廢弛政事一一請求修舉臣恐

宗社之憂且有萬倍于建夷者矣至于臣隻身奔走精力已竭愁困憂思如焚如灼勉強支持轉加狼狽每念先臣趙志臯陳于陛朱賡死時閣中皆尚有人今臣若溘先朝露同官遠

者不來近者欲去卽求如志阜革之安然膜
目亦不可得

皇上不爲臣憂獨不爲天下國家憂乎此又臣之
最切最急而不得不誓死哀鳴者也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奏草

卷九

幸

乞休第六疏

奏爲病苦已難支持聞言益增愧懼一去之外
實無他策泣懇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自任事以來以病苦至情哀
訴于

皇上者不知凡幾至于今歲血氣消枯精神昏憤
日甚一日鬚髮之蒼者盡皆變白每一闔眼
便如死人夢中展轉求醒不得游魂飄蕩莫
知所之屢欲杜門求去而苦無代者又見日
來

奏草

卷九

三

聖政較前少通芹曝之心尚有冀望故隱忍至今
未敢控陳然亦廩廩乎其有死亡之慮矣臣
只有一子舊歲聞臣疾病自家奔來從吏臣
歸留此三月餘見臣事勢如此旦夕難行又
復辭臣而去昨日送之出門尚欲勉強入閣
供事而私衷耿耿嘆骨肉之分離悲此身之
留滯痛哭移時因而僵仆今蚤又接福建叅
政張應槐揭帖責臣優游釀禍而引中時行
趙志臯沈一貫爲成其言深得首察至于悠
悠觀望苟且目前之說則又臣所心服情諭

萬口不能自解者甚哉應槐之謀國忠而知臣審也夫非獨應槐自鄧溼論臣以來臣之門生故人移書請讓者不可勝數臣感其相愛之情而慚其相責之義默念深思莫知所處亦不敢以聞之

皇上也今天下隱憂至多而

東宮輟講一事則毋論智愚賢不肖皆知其不可應槐疏中所云實千萬人之同心即臣日夜焦思不能安處者亦惟此一事最急縱使人不罪臣亦無顏以立于廟堂之上矣其

奏草

卷九

三

或以臣嘗言之而

皇上不聽耶則漢武唐宗中主耳猶能從諫如流何難乎

皇上且

皇上嘗以人言行出閣冊立之典矣又以人言釋放吳寶秀矣何難于今日應槐之言又鑿鑿其有據也臣雖欲逃罪安可得哉萬想千思實無他策只求

皇上亟放臣去如復因循勉留則臣之病與國家之禍皆日深一日及至决裂之時雖殺臣亦

無益矣萬望

聖明垂憐賜允仍即

勅該部會推閣臣上請點用臣去賢于留死賢于生不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况卿精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不必介懷即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八日

奏草

卷九

三

高臣第十九疏

奏為愚臣萬難再留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即賜允行事臣昨以抱病被言即具疏控辭

伏乞候

命雖逐日猶勉供票擬之役甚不自安而又不

復有推諉以滋紛紜蓋勢極窮而情極苦其

仰望

皇上之亟補閣臣真以日為歲夫寧但臣盡中外

之人情汲汲皇皇有不以此事為急者乎

皇上即不哀臣之窮極獨不念輿情之不可拂耶

奏草

卷九

五

即不俯恤輿情獨不慮國家之禍不可久釀

耶夫擔石之負非壯夫不勝百里之途非健

足不至股肱心膂之重任非豪傑非常之人

斷不能堪今求之于內而資望相應者固有

人也求之于外而眾所推轂者亦有人也求

之于已事而如言者所引能感悟

聖心者亦有人也四海之大本非乏才

皇上奈何斬之而獨使愚臣長處不堪之地至于

狼狽顛沛而後已耶即無論釀禍他日而試

觀目前景象已自如此臣又何可一日少留

以誤國家添士大夫一話柄乎明者觀未萌

况于已著故敢不避煩瀆哀懇

聖明即賜推補使重任得人臣亦可以蚤息肩而

去實今日

宗社之至計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奏草

卷九

五

乞休第七疏

奏為病苦日深羈留無益懇

恩亟放以免罪愆事該臣以抱病被言具疏乞罷
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况卿精
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
不必介懷即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
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見

聖明鑒臣苦情勉臣供事

奏草

卷九

三六

天地父母之心益然溢于言外臣非木石能不感
激但臣年雖未邁而病則已深形雖尚存而
神則已耗兩載馳驅無刻休暇固已不勝其
困瘁矣而又百司庶府之事有一壅礙無不
罪臣臣之一身如入籠之鳥奮飛不能遊釜
之魚煎熬更急有何心情戀此一官徒以
君父恩私臣子分義不能恣然荏苒遷延以至今
日而臣之罪遂不可追矣臣聞之庶人之家
有紀綱之僕不能事事將破壞其家或以告
其主人則為主人者將逐其僕而別求勤幹

者以代之乎抑將聽其飽食安居置其家于
度外乎而為之僕者亦將恬然不顧破壞主
人之家而後已乎閣臣者

皇上紀綱之傑也其上者則能積誠悟主康濟艱
難德業聞望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使身安而
志行次者則量力度時決于去就使天下之
人雖知其不能而猶亮其非貪戀富貴患得
患失之鄙夫最下則貪昧隱忍敗名喪檢而
不恤矣舍此三者更無他途臣力不能為其
上當勉為其次者亦望

奏草

卷九

三六

皇上哀憐成就使得遂其微志可以戴顏面于人
間也若夫聞言而杜門言已而視事遞出遞
入如登場之傀儡憑人提弄臣竊羞之而
皇上亦安用臣為哉臣區區愚衷實是如此不敢
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自干罪戾至于

東宮講學推補閣臣二事則在今日理窮勢極
萬難再緩臣言亦至詳至切無可復陳願
皇上即賜施行若但以知道了之一言而遂了事
則天下之望愈孤而臣之罪愈無所逃矣臣

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廉慎朕所鑒知况今邊疆多事正倚
賴贊襄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卿宜安心亟出
人閣佐理慎勿再辭其東宮講學及枚卜朕已
知道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八日

奏直

卷九

三

虜警補官揭

臣杜門乞歸於一切朝政皆不敢言今蚤接
得劉逢總督王象乾揭帖言虜賊四五萬衆
侵犯遼陽從來聲息之大未有如此甚爲可
憂該地方道臣田宜家尚未到一切戰守之
具無人料理象乾欲

勅下吏部另推就近才整官一員立令到任以濟
燃眉之急其情甚迫伏望

皇上將象乾疏亟行發擬仍卽

賜批發以便推用以後凡有邊情緊急俱望

奏直

卷九

三

皇上留神檢發毋致耽延誤事其所裨于邊計良
不小矣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八疏

奏為國事艱危日甚微臣展布愈難

儲講會推萬宜速舉身死瀆陳懇

恩俞允併賜罷斥事臣再疏乞歸再奉

溫綸

君父之於臣子如此勤篤一介書生何福消受敢

不勉勉馳驅圖報萬一顧臣之求去不在

人言之指摘而在于秉曲之不安不在

身之去留而在于國家之治亂今天下到處

災傷人民死徙畿輔近郊流離載道中州齊

奏草

卷九

幸

晉更不堪言加之中外空虛人財俱盡一旦

禍作天下人必不以罪他人而專以罪臣臣

觀自古危亂之朝必有奸邪之臣欺君誤國

書之史冊萬世為僂臣若不去亦當與此等

同被惡名

皇上雖哀臣憐臣欲為滄雪而不可得臣於此時

悔之晚矣且

皇上之留臣者將以用之也用之則當少行其言

而今章疏不下大僚不補起廢不行按差不

發刑部尚書不點請若不報臣之微誠皆不

能得之

皇上至于

東宮講學閣臣會推允臣所延頸企踵日望

皇上之允行者而兩奉

明旨皆只云知道杳然無期然則臣雖勉留亦復

何益天下人亦誰肯容臣居于此地而默然

無言哉頃者禮部奉

詔修省祈禱臣竊以為祈之於天不若祈之于

皇上蓋

皇上即臣等之天也且天之沛澤猶待風伯雨師

奏草

卷九

三

興雲致霧而

皇上一言之發便是甘霖一事之行便成沾溉至

速至神無所停待故臣敢不避煩瀆哀祈

皇上將

儲講會推二事慨賜允行憫臣之窮即賜罷斥

而後將切要時政次第修舉將頃刻之間驕

陽回災旱魃退舍太平之理從此可期臣雖

先犬馬填溝壑有餘幸矣此實臣一念惓惓

不能自己之愚衷若夫疾病昏迷呻吟痛楚

只關臣一身之生死者尚不敢以控于

君父也伏望

聖明俯垂憐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奏草

卷九

三

為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臣在伏枕中不知外事今日午間始聞人言

昨夜二更時分

正陽門火光突起焚燬箭樓人情驚惶以為災

變臣亦不勝憂懼伏望

皇上仰慰

聖母併寬

聖懷臣無任惓惓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奏草

卷九

三

乞休乞几疏

奏為求去情真遇災倍切懇求

罷斥以免罪愆事該臣被言之後三疏乞歸兩奉
溫綸一尚未發竊計

聖心或亦憫臣窮苦放臣使歸臣義當靜聽何敢

實陳但昨見門樓被災大小臣工皆望

聖明勵精圖治維新庶政而臣忝居政本不能盡

忠匡贊極力轉移天災之見咎實在臣則今

日弭災切務宜先以罷臣為第一義臣若不

激切哀求早避賢路於心何安蓋昔人言宰

奏章

卷九

五

相之職在于燮理陰陽奠安天下今方隅之

內無地不災無歲不災各處撫按之所奏四

川撫臣之所圖聞之刺心觀之墮淚即

輦轂之下亦流亡滿目盜賊公行旱魃未驅鬱

攸復繼哀此殘黎皆

上天所生

祖宗所養以有此性命一旦顛連至此彼雖無所

控訴然當其轉徙溝壑號呼待盡之頃寧不

相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使我至此極也此猶

藉口于天也刑部之獄囚八百餘人無贖無

糧難挨旦暮被逮知縣滿朝薦等幽繫多年

未蒙

釋放而各衙門叅送人犯皆隨在羈禁不得結局

熱審屆期無人料理古稱一婦含冤三年不

雨今愁怨之氣克滿貫城鬱為驕陽蒸為孽

火青天黯慘人類咨嗟凡此累囚亦寧不相

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不為我一籲呼也其他

如人才廢棄九列空虛種種厄塞人實為之

于天何預頃者百官奉詔修省夫修省則必

自閣臣始而臣自省甚明欲修無地伏枕思

奏章

卷九

五

惟若非堅求一去決無以塞咎殃而回天意

故不能候前疏之發而冒昧申請伏望

皇上亟先罷臣即行會推人情既協天心必格今

日修省大端更無切于此者至于火發城樓

占為兵象庚戌之事恐將再見樞臣廷臣皆

有條列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以來恒

風亢陽又燕門樓被災朕甚做惕精心虔修濟

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忍恣然求
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贊
襄匡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卷九

三六

請罷礦稅密摺

臣受恩深重無以報稱今雖以病苦求去豈
能恣然不以國事爲念伏枕思惟我

皇上真千古之

聖主也臨御將四十年

乾綱獨斷海宇乂安而且仁孝兼隆寬嚴並用卽

黃帝堯舜之盛何以過之其少爲

聖德累者惟礦稅一事

皇上爲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閒氣惹天下後世
多少說話其實所積之物終歸無用乃將巍

奏直

卷九

三七

巍蕩蕩之聲名被其玷缺臣竊惜之此事行
來已久間閭膏脂亦已罄竭故一遇凶荒百
姓便流亡死徙不自聊生至于今歲更苦更
雪近而京畿遠而山東山西河南又遠而四
川百姓餓死無數樹皮草根無不剝盡骨肉
相食慘不忍言官司無計可以拯救惟有坐
視其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咨嗟怨嘆
皆歸咎于權稅之害若一夫作難必相響應
如漢之赤眉黃巾隋之竇建德唐之黃巢秦
宗權皆因饑窮亂毒流四海而國祚隨之

甚可鑿也今災傷處多甚難賑濟惟有

亟罷礦稅可以收拾人心使其雖餓死不忍為亂

而且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昔之史冊亦永為千古美譚豈不盛哉臣區

區愚衷實以此事為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

章以請故力疾手書密封上

聞並未嘗告之一人伏望

聖明親發德音頒自內庭豈但宗社生靈之幸其

於

聖德聖治亦大有補焉若刑部署印無官獄訟停

奏草

卷九

奏

閣昨兵部揭帖拿獲強盜許多無處送問亦

為可慮統望

聖明即命官署掌或臣前所擬未當

聖意亦乞發下再擬恭請

聖裁臣不勝冒昧陳瀆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賑荒揭

該臣旬日之內又有雨疏乞罷俱未蒙

發竊計

聖心徘徊必有

允臣之意矣臣惟虔禱以俟未敢再陳但蓋臣之

誼雖身已去國猶不忘社稷之憂况臣一日

未去則一日不能忽然今何時也逐日風霾

經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東西河之南北

又至于西蜀盡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離餓

莩之狀至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近且有父食

奏五

卷九

奏

其子者矣村墟市肆稍有貨物米穀輒公行

搶奪莫之能禁若復旬日不雨又不知作何

景象往者劉六劉七石和尚趙風子鄆本怨

之類皆以饑荒作亂荼毒生靈地方力不能

制至出京兵調邊兵擾動數年糜費無算僅

乃勝之豈在今日能晏然而無慮耶度我

皇上之意必以年來災傷言者動稱禍亂而卒皆

不驗故漫不加省耳不知前此雖災民間尚

少有贏餘有司尚能設法賑救今公私竭盡

無可柰何如癩疽之病屢發則難醫奔潰之

流久防則必決理窮勢極豈復可僥倖希冀
如前此之不亂乎即使不亂而甘心束手就
於死亡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亦寧不惻然而動念乎而
皇上向年之所為步禱

郊壇發帑遣官到處賑濟者又何為也今編戶齊
民中有發心修善者尚能捐金布施自種福
田况我

皇上至聖至仁千古罕儼內帑之積克物如山豈
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於溝壑之中貽

奏草

卷九

甲

宗社以無疆之慶哉

皇上試一發德音而臣民鼓舞歡聲聚而為雷喜
氣蒸而成雨傳之寰區書之史冊即桑林雲
漢猶掩其微是亦千古一大快事也果何憚
而不為乎臣非不知此事言之極難不宜輕
質但旱災如此必不得不救舍此之外又別
無救法故臣今日亦不得不言言又不得不
出於此如

聖明高見另有處分可以極此危急則亦可
傳諭臣下使之奉行不當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

耳臣伏枕待罪又復嘵嘵自知愆戾統望
聖慈俯垂鑒宥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奏草

卷九

甲

宣諭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三疏乞罷伏蒙

欽遣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

春以來恒風亢暘又兼門樓被災朕甚做惕精

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

忍忽然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

望速出贊襄匡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

奏草

卷九

聖

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奉職無狀不副物情高目時艱匡維

無策真病真窮無可告語不得不哀祈

君父憐憫放歸乃蒙

皇上屢渙溫綸諭令入直不誅其誤國之罪而嘉

其憂國之忠不以災旱頻仍委咎于股肱之

失職而以精虔修弭自盡其做惕之誠心蓋

非但勉臣以使留而且復為臣而在過卽

天地父母之德何以復加凡血氣心知之倫豈能

意報惟是

恩踰其分欲消受以何從志困于才願馳驅而無

力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已自萌于夙心以道

事君以人事君恐終違其始願况此天變人

窮之會正當舍舊謀新之時臣留則深誤于

政幾而去或不妨乎賢路此所以徘徊躑躅

而不能自已于哀鳴也臣不勝悚惶感戴之

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奏草

卷九

聖

奏為

天恩愈重圖報愈難泣血陳誠自甘罪戾仰祈憐
故事該鴻臚寺官奉

旨宣諭趣臣入閣臣已具疏陳謝外竊惟人臣受

恩至閣臣而極其官尊祿厚亦至閣臣而極

以分義言則犬馬猶知報主而况于人以俗

情言則富貴人所同欲而臣何獨不然矧

君命薦至鴻臚將何物豎儒微此隆遇即使臣
旦暮死而有益于

奏草

卷九

君父臣不辭也惟是臣顙呼雖迫

天聽尚高始曰知道繼曰候旨又繼曰稍俟

綸以漸而加溫事猶然而如故所以為臣之一身
則厚矣如

宗社之計何臣若藉此以強顏亦可矣如誤國之

愆何今亢陽已極如焚如蒸每日間雲氣乍

騰狂飈隨起方仰天而望雨忽走石以飛沙

豈彼蒼明示震怒欲因此下民耶抑

聖心善念初興復有阻遏而天亦以此應耶漕運

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河水已枯泉源盡竭數

百萬漕糧豈能飛到新點河臣未知何日受

事而帶管河務之漕臣又以人言杜門辭疏

不發臣頻為催請而不能得此非但漕舟阻

滯而聚百萬之饑民睥睨其旁臣恐其禍莫

有不忍言者矣臣每念及此輒欲涕泣竊計

群臣之中必有絕倫超群之才補天浴日之

手可為國家濟此危急而

皇上猶不允會推但云稍俟臣愚以為天下之事

凡有所俟者必其今日不可明日方可此時

未急他時始急也以今事勢度之可乎不可
奏草

卷九

乎急乎不急乎以為必不行則無可俟以爲

必行則不宜俟俟之一字其誤事真不小矣

臣愁苦之後舊疾益深溺血痔瘍呻吟痛楚

即欲勉自力以奉

上命而天實困之無可奈何一念杞憂又不能自

已故復冒死瀆陳若此伏望

聖明憐允賜歸亟行推補仍將目前最急如刑部

掌印賑荒諸務

併賜舉行庶天意人心猶可挽回不至于大亂而
不可收拾矣其

東宮講學尤萬分難緩或以炎暑屆期
明諭秋涼出講以慰天下喁喁仰望之情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奏草

卷九

甲天

極荒揭

題當此旱災為虐之時臣忝居輔弼乃以奉
職無狀病苦不堪杜門待罪甚懷跼蹐每日
晨昏必扶掖叩拜少助我

皇上為民祈禱之誠其不敢旬旬入直者實以人
言紛紛日相罪責臣若強出則攻者復至毫
無益于國家之事而辱取辱招尤以累

君父此臣之所以展轉于衷而無可柰何者也昨
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為災民請命至切至苦
言言皆真字字欲涕不知曾經

奏草

卷九

甲天

御覽與否諸臣又移書責臣不為力請臣伏枕殘
生叩

閣無路惟有愧死尚復何言

皇上引咎責躬齋心虔禱業已多時而雨澤猶愷
風霾轉甚夜來狂飈大作震撼怒號大地幾
于動搖人心增其恐懼荒涼凄慘之景象

皇上即深居高拱亦必有動于

聖衷矣其諸臣疏中所言百姓流離父子相食之
狀

皇上或不信則使人一訪之而可知也人情當

道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爲亂迫近
門于此時而下禍賑之令人亦不感卽欲用
兵剷除人亦不肯用命

皇上雖有金如山誰與其守天下事尚恐言哉爲
今之計必

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濟庶幾猶可少救如

聖意未能慨然亦乞先發二三十萬再令外間設
法措處以相補助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
百姓知出自

皇上特恩歡欣感戴一金而可當數金之用耳不
奏章

然天下之財孰非

皇上之財而臣等何爲苦苦陳瀆必欲割其所甚
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今二麥已焦秋種亦
過卽使目前得雨亦無濟于事賑濟一策萬
難再緩臣聞畿南真保一帶每日死者常有
數千人早賑一日便有數千人得活畿輔如
此其在各省又當何如非我

皇上誰能發此大慈悲心作此無量功德此實臣
等之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也謹望
闕百叩首泣血以

請不勝悚息哀鳴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章

卷九

哭

賑荒

聖諭回奏

該文書官趙金傳捧

聖諭二道到臣私寓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

民饑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

使得沾實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

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

奏草

卷九

五

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

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

且朕欲發米數十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

擬來行今一併諭卿知欽此臣方伏枕中一聞

德意不勝懼忭鼓舞頌

聖母慈澤振古未聞

皇上仁恩與天無極蓋任姒遜其微而堯舜讓其

烈矣普天臣民孰不感戴祝

聖母

皇上萬壽無疆永造蒸黎之福也臣謹即傳諭

部遵奉施行更擬

勅諭一道恭請

聖裁臣又見

皇上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俱留二季充

餉賑饑

浩蕩之恩此數處已皆沾被惟四川饑荒不下數

處福建水災異常各撫按具奏至懇至切而

稅銀尚未蒙留不無向隅之嘆臣於

諭中敢僭擬及此皆出自

聖恩非臣所敢瀆請但愚衷如此不敢不盡伏惟

奏草

卷九

五

聖明裁改施行不勝大幸至于時政緊要人情切

望如刑部掌印推補閣臣之類伏望

皇上益擴善端弘敷解澤樂賜舉行使頃刻之間

斯世便為唐虞萬古永傳盛美豈不休哉仍

望

皇上將中外感戴之情轉奏

聖母以仰慰

慈念以永綏無疆福履所有

聖諭臣謹藏內閣謹具回奏以聞

萬曆三十八年閏月二十六日

近以災傷之故盜賊縱橫

輦轂下亦公行剽掠莫敢誰何昨接巡視京營

科臣朱一桂與巡城御史王孟震揭帖皆稱

捕獲盜賊又被脫逃至于神棍由二等橫惡

異常害人無數今雖拘繫而其黨又睥睨窺

伺希圖搶去聞此輩聚集千百為群若復縱

容不治臣恐旦夕之間且有蕭牆之禍而京

師不得安枕矣昔人救荒之法皆以治盜為

先良以窮民困迫易與為亂一構難端便難

剪撲况都門之內逼迫

宸居奸宄所聚尤宜慎防萬不可以為泛常而不

加之意也伏望

聖明亟檢各衙門叅疏盡送法司究治併

點刑部尚書或命官署印作速鞫問不至浮繫各

城以生盜賊之心豈非今日弭亂消萌之切

務哉至于事干內臣亦乞

發司禮監查究以息外議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捐俸助賑疏

奏為捐俸助賑事今歲災傷蒙

聖母

皇上發帑賑濟至于

中宮以下亦皆捐助

恩德至厚臣備員輔弼深愧素餐當為

國以分憂尚何心而獨飽况今數省俱荒饑民

以千萬計非十餘萬金所能周濟臣恨不能

剜肉割肌救此垂亡之命謹捐俸一年助賑

固知滄海之枯無資于涓滴然使溝渠之孳

微潤乎升斗是亦臣區區之一念也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繪屏奏草卷之十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戶部

瑞王婚禮錢糧本令臣改擬臣仰承

聖意即當改擬但今戶部錢糧分文難措而太僕

寺馬價那借將盡即少有所存亦當留之以

備緩急豈可濫用近者遼東報警曾奴猖狂

人情驚危惟無兵無食是懼大小臣工方欲

合謀伏闕請

奏草

卷十

發內帑臣告以不宜太激而郎曹中已有移書極

力言臣者若復委曲順承以十萬之金錢糜

之於可省之費臣將何辭以逃罪哉如謂婚

禮費用浩繁必不可少則有

皇上與潞王之成規在昔何以少今何以多即

皇上亦無辭以責諸臣下也目前工部借及問金

人已謂其非宜今奈何復施之戶部惟正當

供只有此數以一婚禮而溢至二十萬將何

以支此臣所以萬不得已而有請耳如

聖意必不肯從則臣問工部侍郎王汝訓已將所

借之金逐項裁節可足數萬聖移以與戶部
亦寡多益寡之一策也臣以此意擬票上請
伏候

聖裁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五月初四日

奏草

卷十

乞休第十一疏

奏為微臣情踴勢窮直陳事理仰祈

聖裁併求罷斥事臣累疏額

天哀鳴迫切然于一片苦衷必不容不去之故猶

有嘯嚙而不敢盡今不得已冒死言之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

神聖淵猷卓絕千古迨

文皇帝乃有閣臣之設亦僅持文墨議論耳漸而

票擬漸而稱輔臣浸失初意至嘉靖末乃有

奸臣怙寵行私上竊

奏草

卷一

三

朝廷之權下侵六曹之職怨毒盈于天下而禍

敗隨之蓋閣臣之處重勢而家惡聲至此而

極近年諸臣深戒覆轍多改前非即如臣之

不肖亦庶幾藉以寡過而不意以章疏留中

為天下所歸咎凡諸曹百司有請而不遂者

無不責之閣臣于是各衙門只以上本為職

本上而其事已了閣臣專以下本為職本不

下則千罪萬罪皆不能避而閣臣之所能者

又只是揭請常有一事至數十揭揭不勝其

多

不勝其厭而天下人且咎其不請甚則疑其

阻格至于本下之或速或遲或有下有不

則又謂閣臣陰陽神鬼于其間推心泣血無

可自明蓋閣臣之被虛名而受實害亦至此

而極夫閣臣之所以能自效者以其地親而

言易行也今隔絕之勢與外廷無異而又無

分毫之事權得以操縱乃以諸曹百司竭力

以經營一職而不能得者舉而盡委之閣臣

然則閣臣安得而不窮而苟有血氣心知尚

戴顏面者又安得不呼天搶地以自鳴其苦

奏草

卷一

四

哉年來言官條陳多以外兼用後

祖制為言說甚鑿鑿在臣愚衷竊以為遵

祖制也則

高皇帝裁革中書省之令不可申明乎

文皇帝召尚書蹇義等擬

旨之故事不可舉行乎而何為獨使閣臣困窮無

告之至此也且

祖制閣臣不稱相今強名之曰相試思千古以來

有如此權輕責重之相臣否今六曹九卿皆

當世賢者非不憐臣亮臣而事體盡極已

令閣臣之外又無可責望其勢亦不得不如此使臣而別有控訴之門委責之地臣亦不至如是之窘迫矣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為海內千萬人所怨尤即不病也猶將顛仆而况于實病伏望
皇上亟行罷斥以明失職之愆仍將閣臣狼狽窮蹙之情狀

酌量處分或

勅下九卿科道講明

祖制救弊補偏使臣得不憤悶以死而繼臣者亦

奏草

卷十

五

得以展布于萬一不至相尋敗壞此亦天下國家安危之一大窳繫也臣情急無聊乃敢陳此即天下人復以此罪臣臣甘之矣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為哀祈罷斥未蒙

賜俞懇

恩速斷事臣屢疏控陳屢蒙

溫諭猶復求去不已臣自知罪但臣病苦真情雖

稍見于各疏中而其隱微委折尚不敢盡

訴于

君父之前者嘗竊謂今日時事如登高山一層未

上又復一層愈進愈難終無平坦之路今日

人情如涉大海前浪未平又有後浪相催相

奏草

卷十

六

激終無寧息之期而

皇上又置之不理付之不聞千疑萬恨總歸閣臣

此非碩德重望足以服人心偉畧宏才足以

匡世難必不能樹康濟之勲而稱輔弼之任

臣實非其人也而不敢謂天下之大遂無其

人此所以日夜籌惟願蚤避賢路萬不可優

游尸素以釀禍于無窮也伏望

聖明上念

宗社大計下體中外輿情

亟放臣歸即行推補毋使病臣罪臣羈留克數臣

之幸亦天下

國家之大幸也臣不勝塵瀆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奏章

卷十

二

回奏賑荒

聖諭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傳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饑民銀若

千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

知欽此臣方伏枕中強起跪誦仰見我

皇上念切饑民多方賑恤至于內外執事以及各

衙門各門廠皆仰體

聖心咸有捐助

浩蕩之恩真近年所希見當此驕陽尚熾膏雨未

敷之日多得一金即足救一人之命此臣之

所以呻吟困苦中而猶不勝其歡躍者也謹

即傳諭該部遵奉施行所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奏章

卷十

八

乞休第十三疏

奏為病苦日深懇求罷免事臣之病卧兩月餘矣杜門養病優游度日莫非

主恩然而擬票私家則政體失矣不進不退則臣誼乖矣以天下國家之事屑越若此則亂本成矣臣時而呻吟時而嘆息欲言則

天聽愈高欲默則寸衷愈結欲漫爾延挨則泄泄沓沓之罪愈不可道病上加病苦中添苦雖有善為臣謀者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今大僚至乏列署多空近日孫瑋吳道南王汝訓

奏草 卷十 九

輩又相繼求去臣每接其揭帖輒為咨嗟而臣當去之勢不得不去之情較之諸臣萬分不同我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洞察故敢冒昧瀆陳伏望

聖明允臣所請賜以生還即

命會推以慰輿望如

聖意真以此官為可有可無不甚關係則併臣一人亦在可省但先行罷臣而後徐議其應補與否亦未晚也臣不勝懇切哀祈之至奉

旨覽奏知卿疾尚靜攝情詞益懇但今中外多事

正賴拯救時艱豈可屢疏求去還勉遵前旨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必再有托陳其會推大僚等事少待朕詳覽點用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奏草 卷十 十

是朝揭

該臣卧病三月屢奉

溫綸臣子之情未能遽達而

君父之命有難以久違再三思之臣以病求去所

憂者性命耳夫舍性命以徇

君父固可為也以人言求去所惜者身名耳夫拚

身名以徇

君父亦可為也惟是身名性命之徒捐而于天下

國家之事毫無所補非惟無補及滋害焉此

則臣子之心所必不能自安而有望于

奏章

卷十

十一

君父之曲成者也今

皇上諭臣以會推大僚等事少待

檢發矣臣謹遵

旨於今蚤廷見人閣供事矣歸念未舒迹反成乎

貪戀

主恩難報力莫效于轉旋碌碌悠悠將何稅駕此

臣之所以望闕興嗟出門却步而不勝其慚

愧之私者也伏望

聖明母爽德音維新庶政凡有本章必

賜發擬既經發擬必

賜施行而于臣所屢請

東宮講學會推閣臣二事更加

聖意則人望不虛太平可冀而臣亦可少效其犬

馬之力矣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奏章

卷十

十二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杜門求去二載有餘章疏百

上臣之代請亦六七次未蒙

俞允近日廷機又屢托臣哀求臣身方求去豈敢

復為人求去昨日臣勉強遵

旨入閣方欲以其情上達而廷機已真病矣問之

則為痲疾所苦一日夜至二十餘次委頓床

褥形容消瘦臣竊憐之而又慮之相對悽然

至于泣下今早廷機扶掖至

思善門叩首

奏章

卷十

三

文華門上疏其詞極哀而其情亦真萬不得已

矣自臣入都以來未及三載人僚無多又相

繼死亡閣臣則有于慎行朱廣部臣則有楊

時喬楊道賓王汝訓寺臣則有甘士价趙標

何爾健婁子陽馬洙撫臣則有連標于若瀛

中間惟朱廣楊時喬年七十餘其餘皆只五

十以上惟于慎行甘士价等三四人以病死

其餘皆以求去不得抑鬱無聊無病生病有

病添病至死而後結局頃者王汝訓死臣為

之雪涕廷機亦感傷痛哭遂嬰斯疾亦可悲

也夫人臣出身事主苟有益于國家何計死

生惟進不得盡其職退不得乞其身輕同僕

隸苦甚繁因間有真病真危無從告訴于是

小者打困而徑行人者守正以俟死廢國家

之法而傷

天地之恩莫此為甚臣竊痛之世惟頑鈍無耻之

徒乃貪戀富貴不肯割捨其少知自好者皆

愛惜名節義不受辱所恃以竭力效忠無所

顧慮者以有難進易退之一事可以自明冷

皇上乃併其去路塞之悠悠世情孰能相信將使

奏章

卷一

古

愛惜名節之臣皆冒貪戀富貴之誚滋紛紜

之口而增憂畏之心亦莫此為甚臣更惜之

廷機生平樸直不欺往者雖懇切求去未嘗

敢深言病今非真病病而未甚亦不敢言彼

之苦情于性命為急而于名節尚緩臣第因

其情而極言之伏惟

皇上哀矜裁察毋使其有生死之恨臣不勝冒昧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惟請刑部掌印揭

竊惟刑部掌印官候

命日久惟請之章至為煩數而至今未蒙

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囚米無措皆令鋪

戶包賠炎暑鬱蒸煎熬難過即重罪者不足

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熟審之例當流金燦石之時弘

解網縱禽之澤浩蕩

皇恩湛及囹圄此

祚運所以休隆而亦

奏

卷十

五

聖明所最留意者也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

年恤刑之差舊例皆於二三月題請延至于

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

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至于工

部署印已有

成命而劉元霖辭疏未蒙

發擬該部事務亦皆沈悶統率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議論紀綱疏

奏為議論日多

紀綱大壞懇乞

聖明蚤行裁斷以尊

主權以肅政體事臣竊觀年來攻訐成風煩囂日

甚每有一事一人之爭必分曹角立曠日經

年朝端化為訟場同舟判為敵國心竊傷之

而頃者以爭論淮撫李三才更為喧闐東牽

西扯連累已多此救彼攻相持更急甚至一

生砥礪如顧憲成者徒以尺書之故亦拖入

奏

卷十

六

其中推敵不已蓋從來是非之糾紛議論之

駁雜未有如此之甚者當事初起時臣即具

揭言三才事

皇上久其人之忠邪夙在

聖鑒宜亟賜裁斷以息紛囂蓋已逆慮其有今日

矣不謂

天聽尚高醞釀至此夫人臣進退聽于

君君而不斷則誰為斷者眾言淆亂折諸

聖聖而不決則誰為決者尋常士庶之家其子弟

奴僕相與鬪鬪人猶病其主翁况于

朝廷之上

天子之尊而可聽臣下終日爭言徒以不見不聞之法處之哉雖

聖度如天無所不容然此苟不結非但大臣之去就不明而浸淫决裂且成漢唐宋末年之黨禍其為關係甚不小也其更有可異者自孫善繼上章徑去而劉道隆繼之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又繼之詹沂以秉憲大臣亦繼之近日姚士慎侯慶遠與南京給事中段然又繼之至于各處巡按御史亦有以不候代行

奏章

卷十

十七

矣雖其中皆有大不得已之情然而臣子分義稟命為恭若皆以不得已為辭自行自止如鳥飛于天魚沈于淵莫之禁遏則法紀蕩然而人主之所恃以統制萬方綱維上下者果何物哉此亦其漸之不可長者也以上三端皆目前切務臣感憤于衷不得不言伏望聖明卽將前後諭救李三才諸疏擇其甚者批發一二明示當否以肅人心而三才辭疏亦斷自
宸衷定其去留使之進退有據其求去諸臣盡下

該部覆請

定奪以後再有擅去者必行重處則

主權尊政體重不至于陵夷而不可收拾矣抑此

為

皇上言也若任諸臣則臣亦有一得之愚請竟言之夫封事不妨直陳若俚言謔語宜稍芟除所以尊

君父也糾彈不妨臚列若蔓引株連宜少顧惜所以成人才也是非不妨並見若好醜稱譏宜母至太溢所以存公道也意見不妨異同若

奏章

卷十

六

勝心客氣宜各務消融所以防禍釁也怨德不妨直報若睚眦胸臆宜勿借國事以發舒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其私也人生天地間百年瞬息縱使事事如意所得亦能幾何况自古至今邪自邪正自正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並未嘗有從口吻唇舌間能奪天下萬世之公論而顛倒其是非者則今日之多言爭辯亦奚為哉程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亦自有過假使為人臣者人人能存此心則天下長無事矣此臣之高諸臣忠告而不知

其有當否也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

九

請允李潛撫求去揭

臣項具奏請

發准撫李三才辭疏及禁約諸臣擅去蓋為

國家紀綱計為

皇上威權計是亦今日不容已之急務也今擅去
一事已蒙

皇上將吏部疏發臣擬上可無容言惟三才事尚
未蒙

批示豈

聖心慎重亦有難于遽

奏草

卷十

三

發者耶臣竊以為大臣被言則當全其進退使心

跡得以自明言官爭辯則當剖其是非使

廟堂免于聚訟此在

皇上頃刻裁斷問而天下翕然頌

神聖矣况淮安重地督撫重任或去或留終當明

白伏望

皇上將臣前疏省覽檢發或將三才辭疏特加

宸斷不則

勅下部院令其擬議上請以聽

聖裁亦無不可如復在苗遷延置之不問則盈庭

議論終無了日紀綱法度日就陵夷臣深為
聖明之世惜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奏草

卷十

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奏為懇

恩亟補閣臣事臣頃者病卧中以推補閣臣哀請

下

皇上屢蒙

溫諭候旨行矣或者謂臣已堅卧而請迹疑于要
聖意所以難也出而請其庶幾乎臣於是匍匐而
出又將再旬矣乃閣臣之推補尚杳然也大
小臣工每見臣則必問曰會推在何日乎臣
不能應則又曰此何等事可日復一日如此

奏草

卷十

三

揆延乎臣愈不能應天下之望臣日急而臣
之陳請日窮固已不勝其困苦矣兼之中外
多故議論紛紜危亂之形已著蕩平之理難
期而臣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踟躕天踏地何
處自容苦海愁山從誰堪訴今精神昏憤百
事遺忘即每日

發擬本章少有難處者輒執筆躊躇茫然無措四
顧徬徨又無一人可以商議顛倒錯謬將何
紀極此尤臣之最苦最窮每一念及時刻難
度而不容已于哀鳴者也臣一身利害固不

足恤惟望

皇上以天下國家為念

俯鑒愚衷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奏草

卷十

七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

東宮輟講始將七年中外之望日切一日眾口
誼歎日甚一日臣等懇請之辭業已窮竭而
無所復措矣今秋涼已屆講席當開若仍前
因循則人望愈孤而疑議日起臣等受罪受
責固自甘心而

朝廷為此一事紛紜糾結不得時刻安寧亦豈
所以重國本而肅人心哉臣等謹擇得七月
初九日十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奏草

卷十

七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催各科署印揭

惟國家定制章疏奉

旨者必發六科抄送各部然後施行今工科掌印

官缺已一年有半署印無人該科該部與臣

閣中題請不知其數俱未蒙

俞允而禮科刑科以署印請亦久未奉

旨此三部疏抄盡皆停閣赫赫

明綸所當朝下夕行而壅格至此毋論事體不便

而下

朝廷之紀綱號令亦太褻矣昨各科學印官皆

奏章

卷十

五

于朝房見臣責臣代為催請臣自知語言瑣

瀆不足以動

天聽然事關政幾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檢發

西曆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自入秋以來已再具揭請

東宮出講未蒙

批發而各衙門章疏連日疊上其言皆極為懇切

其深憂遠慮尚不敢盡形之奏牘而徒鬱積

于胸中雖露于口中者臣竊以為為天下之事

凡有當行而不行則必有說焉而後可以自

解即如

皇上之不御朝臣猶可語人曰

聖躬方調攝也

奏章

五

皇上之不御講臣猶可語人曰

聖學已緝熙也今

皇太子七年不講天下之人日求其說而不得

微獨天下人即臣備員密勿亦不得其說又

微獨臣即

皇上欲明告天下人所以不講之故亦難乎其為

辭也以為煩勞而講學非勞也以為不當親

近外臣而外臣自勸講外無他說也以為別

有難處而前此

東宮出講典章具在又毫無難處也夫如是則

人安得而不疑情安得而不切其為議論又安得而不多哉且非但

皇太子當出講也

諸王有藩屏之寄昔人所稱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其關係俱為甚重今

福王輟講亦數年矣

瑞王年已二十讀書進學已太遲矣此皆

帝室之輔輩

皇圖而壯金甌者也而可任其汗漫悠悠不以義

理學問開擴其聰明哉我

奏草

卷十

七

皇上燕翼貽謀篤念本支無所不至而何獨于此

一事尚未加于

聖心此尤臣等之所再三籌維而不得其解也今

事窮勢極不可復緩故臣敢復迫切言之頻

煩請之亦知

聖明必以臣言為是不責其瀆耳前臣所擇初九

十三二日今業已過謹再擇得二十二二十

八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福王同出講學仍

勅禮部擇吉具儀誌

瑞王出講其

東宮講官臣謹另揭上請恭候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奏草

卷十

七

請發謚與併參鄭材揭

竊惟議謚一事上奉

聖裁下參公論足完年來曠典祗因所擬謚號未

蒙

點發以致鄭材瀆奏擾亂而禮部通政司及各衙

門皆連章糾劾至吏部尚書孫丕揚亦貽書

于臣謂鄭材無端牽扯難受污辱義當決去

業已具疏矣以臣再三勸阻而止竊惟鄭材

本一無賴小人士林不齒其于越用賢本無

深怨積禍徒以向時曾行論列因之失官遂

卷十

卷十

元

成不解之讎踰伏日久無出自進故因近日

議謚借用賢以為題目而自附于羅倫鄒元

標之流疏中語言顛倒謬妄不可勝數至如

孫丕揚之忠亮老成異道南異默之清正皆

為所誹詆不遺餘力是何其無人心無王法

一至此哉近來上下因循

紀綱廢墜奸徒罷吏布滿長安黃語謗書通衢

四揭臣入仕將三十年未見有如此景象而

鄭材乃以參看為民之人欲搖撼冢宰宗伯

使之不得安于其位甚且提刀乘馬突入國

門此而不懲臣不知其流之禍又將安所極

皇上參疏不下謚擬不發以為其說得行遂肆無

忌憚如此而又安知

天威聖怒之叵測乎臣與材素不相知毫無嫌隙

向者見其狂誕以為不足計較今狼狽已極

關係朝綱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亟將材疏及禮部等衙門各疏

發下明加懲創以肅人心仍將臣所擬謚號即

賜點發庶國家之體統尚存不至于大壞而不可

奏草

卷十

手

收拾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惟發考選揭

竊惟科道各官為

朝廷耳目其任最重故我

皇上於考選一事其難其慎不肯輕發以致言路

常患乏人而臣等亦深苦于祈請之煩煩自

取冒瀆之罪今歲吏部以考選請蒙

皇上慨然賜允人心歡躍以為

聖天子作為真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故雖疏上

數月未蒙

允發而臣等相戒不敢輕瀆

奏

卷十

三

聖明即與選諸臣亦皆杜門靜俟未嘗有足跡及

臣之門央求催請可謂仰體

宸衷自安分義絕無躁競之習矣但目前科道又

復乏人在京御史只有數員各處差滿無可

題代署院臣孫瑋甚以為苦不得已復連章

祈懇而吏部尚書臣孫丕揚亦有疏矣臣竊

以為此事在

聖心必有獨斷無待臣等之多言惟蚤發一日則

諸臣蚤效一日之用而

朝廷之上亦蚤了此一事不致復煩口舌其為

利便甚不小也且前此考選言公言私無怪

聖心之遲疑此悉則八人帖服並無言說更有何

疑而復猶豫况當此

萬壽呼嵩之時正前歲諸臣拜

命之日以昔準今亦不容緩故臣敢冒昧一言伏

望

聖明即

賜檢發庶班行

法從咸有輝光而海宇臣民益增頌祝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

卷十

三

催請點用大僚摺

竊惟今日國家之事雖百孔千瘡而其根源

窳繫所在實在於大僚之不補大僚者

皇上之股肱所與共圖化理而領率群工以成明

作之治者也

皇上初年曾親發玉音戒以正已率屬一時人心

傲暢庶職修明庶幾復見太平之盛自頃年

大僚不補列署空虛至有經年累歲不入衙

門于是凡百臣僚皆懷苟且之心日成偷惰

之習以歌呼宴飲為職業以譚說是非為品

奏

卷十

重

格官常盡壞國憲蕩如蓋較之昔人所稱泄

泄沓沓之病殆有甚焉昔

世宗皇帝雖深居大內而官無乏人人無廢事督

責其嚴精神流貫故得以晏然穆清而天下

無恙我

皇上但法

世皇之深居而不得

世皇所以駕馭臣工振飭綱維之術臣恐天下之

亂必自此始矣夫進退予奪出自

皇上臣何苦而數數言之惟目擊

朝宁之弊人心玩愒若此亂形已著不忍不言

伏望

皇上即將吏部會推大僚諸疏慨賜檢發使領率

有人群工知警天下事庶乎猶可為也至于

且請官以啓沃為事禮貌原優禮部官以寅清為

職任寄亦重今蕭雲舉王圖吳道南三臣皆

有乞歸之疏未蒙發擬進退趨起亦深不便

併望

聖明檢發令臣擬上恭請

聖裁是亦大僚中不容已之事也

奏

卷十

重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考選庶吉士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題覆考選庶吉士本令臣稟擬臣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以來多間科一行中或有連選二三科及連停二三科蓋因翰林官人數之多寡以斟酌劑量于其間耳惟癸未至今連選九科故翰林官將至百員陞轉壅滯無處疏通故臣等舊歲題請仍行間科一選之法已蒙

俞旨而各進士又具呈禮部為之代題吏部覆議

奏草

卷一

五

姑為兩請之說良以成命在所難更而人情又所當順其用心亦良苦矣臣竊惟作養人才此國家盛典亦美事也斷而不允則諸人之求進者必謂臣阻其清華之路而虛其向往之心此固臣之所不敢也若遽即擬行則明旨方新忽又中變甚非政體且諸進士給假去者業已過半未給假之前何以不請而延遲至今方發此議殆不可曉他日悠悠之論又必責臣苟且依阿漫無張主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不得已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或止或行無所不可蓋惟斷自宸衷則人心自服而觀望自息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奏草

卷十

五

請補閣臣第二十一疏

奏為

萬壽屆期

聖恩宜沛懇乞

速補閣臣以慰輿望事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親有吉祥善事則為子者必合一家之人歡欣奔走而後為孝于親君有吉祥善事則為臣者必合天下之人歡欣頌祝而後為忠于君我

皇上以神聖御極

奏草

卷十

三

萬壽無疆當此呼嵩獻壽之辰四海臣民孰不舉

手加額幸吾

君之有慶而喁喁之情若有所鬱結而未盡暢者惟是時政之壅塞而時政壅塞之中其所最急而最關係者無如閣臣之不補蓋非但大小臣工望之即蚩蚩氓隸亦無不望之非但輦轍之下望之即遠在萬里外亦無不望之夫閣臣之補不過二三人其進退用舍與天下人何與乃合天下人群而望此二三人者果何故也以為此二三人者吾

君之股肱心膂此二三人得其人則輔理有托太平可期而吾

君之壽考福祿愈綿綿而未艾也昔召公告成王稱其受命長福祿康而其歸在于馮異孝德藹藹之吉七蓋蓋臣之愛其君惟欲賢才衆多布列庶位以共成休明之治者如此而况于密勿之司股肱心膂之寄可任其伶仃孤苦負乘覆餗而恬不之問哉臣竊度

皇上之心必曰閣臣尚有三人未為少耳夫世之所望于有此人者以其為此事也苟不為此

奏草

卷十

三

事則何貴于有此人今臣錫爵不來臣廷機欲去蓋久已不為此事矣而臣又智窮力竭雖勉勉為此事而實無尺寸之功與不為同則是今之閣臣謂之無一人焉可也有三人之名無一人之用國家設此官之謂何而其為患害又豈止于負乘覆餗而已哉臣為此祈懇始將兩年肝腸盡摧詞說已竭更無可伸其喙因見四方萬國皆來稱賀輒敢舉群情之所同欲者以達于聖聰庶幾詩人壽命長福祿康之誼亦臣區區忠

愛之一念也伏祈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奏草

卷十

三九

惟大僚考選疏

六為大僚缺人已極考選候

多時懇乞

聖明亟賜

檢發以昭

聖斷事臣惟

祖宗綱維天下設立六部九卿有長有貳而又置

六科十三道俾司言責科員數十道員百餘

如此之多者豈故欲樹此冗官糜國家之廩

祿哉蓋真見股肱耳目必有所托少六官則

奏草

卷十

四

廢一官之事今日之大僚不過六七人而李

化龍孫璋劉元霖皆以一人而兼兩署之事

夫一署原有三人今以一人而兼兩署則是

兼六人之任也其精神之馳騫筋力之經營

固已不勝其困苦矣而况又有告病乞休經

年不入署者衙門久已荒涼官屬誰為統率

偷玩弛廢勢所必然至于南京部院見在只

有四人每當署印彼此推辭至煩口語而吏

部尚書至今未補大計在近誰為主持此尤

其勢之至急者也六科各官雖有數人然已

落落若晨星而御史各差無可題代即侍班
司儀亦復借及于首領蓋依然前歲因乏之
景象矣夫前此兩番考選

皇上雖遲遲後發然未嘗終不發也徒以發之稍
遲遂令取費因此而生議論因此而起

聖聽因此而瀆世等之罪亦因此而增以視萬曆
二十年前有缺必選有選必下其利害得失
相去亦較然矣夫各所必予之官以聽下之
紛紜非所以示斷也屯所必沛之膏以待人
之所請非所以明恩也

奏章

卷十

聖

皇上亦何利于此而為之乎或者曰

皇上之不補大僚與未下考選蓋愛惜官爵之心
耳臣竊以為

皇上之惜官爵是也然官爵可惜而紀綱法度更
為可惜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黨競陵夷一至此極是尚
知有紀綱乎知有法度乎

皇上徒惜官爵于昭昭而不知紀綱法度已盡壞
于冥冥而不自覺譬如人家主人翁吝衣食
莞籥自操子弟僮僕無所委寄自以為能封

矣而奴不耕婢不織兒女爭言不休家政
蕩然而主人翁不知也如此而家不敗有是理
乎

皇上但見目前苟且支吾猶足了事遂以為官不
必備果若是也

祖宗之設立各衙門各官不幾于過計而多事哉
臣受

皇上厚恩豈敢以

聖心之所甚靳者強以予人惟目見紀綱法度頽
壞至此不忍坐視不得不屢行陳瀆伏望

奏章

卷十

聖

聖明俯垂鑒察即將吏部推舉大僚及考選諸疏
亟賜允發至如薊門捍衛京師最稱重地而督臣
請告撫臣會推皆留中未下秋防緊急誰人
料理更望

聖明併賜

檢發庶內之股肱耳目皆既得人而外之封疆亦
有所托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後發各疏揭

該近日常請

亟補閣臣大僚及

發考選科道纂修

玉牒諸事皆目前切務而伏候多日未蒙一事

允行臣愚昧煩聒無當

聖心誠自甘罪但念

政幾雍塞一至于此上關

朝廷之得失下繫四海之安危臣焦心苦慮不

能自安况

奏草

卷十一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此所不廢人望愈孤伏望

聖明俯賜

檢發以慰輿情臣不勝感禱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終

綸扉奏草卷之十一

請東宮講讀揭

竊惟

東宮講讀臣自入秋以來已四請矣近以

千秋令節

萬壽聖節皆有假期不敢再請今假期已滿天氣

漸寒若更復蹉跎則轉盼之間便是嚴冬而

今歲之事又無望矣臣誠不知

聖意之所存而其難其慎一至此也此事上關國

本下切輿情臣待罪政地此而不言焉用臣

奏草

卷十一

為故不得不竭誠祈請至于當講之故不講

之害則大小臣工言之至詳至盡臣即更有

陳說不能有加于諸臣也且臣等數年于茲

請講疏揭不下百餘通今即欲更竭其愚亦

不能何加于前說惟望

聖明深惟

社稷之計俯鑒愚誠

慨賜俞允則真天下國家之大幸耳謹擇得今月

二十八日九月初四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其侍班講讀等官臣開具別揭

恭請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草

卷十一

二

請戶部署印併放趙尚書揭

今日戶部十三司各官群至閣門投遞揭帖

內稱尚書趙世卿病甚危篤且暮不保各項

錢糧簿書無人管理乞

亟賜處分併

命他官署理印務其言甚為迫切臣昨已聞世卿

病重未敢上

聞今司官之揭如此則其勢似已危殆難以強留

戶部職司國計一日不可無人其請官署印

亦不容已之急務也年來府藏空虛凡百匱

奏草

卷十一

三

乏主計之官束手無措每視為極難極苦之

地故侍郎李汝華堅不到任雖奉

旨屢催而猶以病推托可謂無人臣禮矣至總督

倉場都御史孫瑋亦貽書于臣欲具疏求去

此官之不可為人之不肯為此官一至于此

則其難可知也然臣子分義何處不勉苟一

當難處之地即相率規避他日國家更有危

急何人肯盡忠出力而

皇上將何所倚仗也臣竊嘆之亦竊憂之日前九

列卿貳不過數人或以老病焦勞或以無署

困苦寂寥弛廢之景象臣不忍言甚至武舉
重典例用卿或大臣今不得已而借及于大
理寺丞是

聖代之乏才一至此哉不知我

皇上亦嘗一念及否也今戶部事體更為緊急伏

望

皇上亟允司官之請

命官代署仍許世卿之去

勅下吏部作速推川其餘大僚併

賜點川庶國事猶可支持而緩急不至于失措矣

奏

卷十一

四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請戶禮二部掌印揭

今日蒙將戶禮二部司務官各本

發臣擬上臣觀本中所請在戶部則以尚書趙世

卿病篤堂印空懸欲

皇上允世卿之去而

命官代署在禮部則以侍郎吳道南守制典禮乏

人欲

皇上亟點尚書侍郎令掌部事其辭皆至為迫切

竊惟世卿之在今日一病奄奄已無生理即

使餘息尚延亦必不能以旦暮生死之身而

奏

卷十一

五

經營軍國之大計矣臣前此擬允其去而以

孫瑋代署蓋亦萬不得已而計出于此也今

仍錄原擬及另擬一票伏候

聖裁其禮部印務則以九列乏人無可署掌其吏

部所推尚書侍郎各官未蒙

點用又非臣所敢擅擬伏望

聖明將尚書侍郎並

賜點用或先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是亦臣之萬

不得已而敢有請者也目前戶部事務停閣

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

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頒曆

賀冬皆府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闕即如進貢番

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

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

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

惜也臣屢欲揭請而以煩瀆為嫌欲言又止

今幸

發此二本仰見

聖明留神二部事務故敢附陳其愚如臣言未當

奏章

卷十一

六

更望傳示

聖意令臣另擬上請母以臣之愚昧而妨誤國事

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改擬王之都疏揭

蒙將戶部郎中王之都一本

發臣改擬臣之愚昧莫測

聖意之所存謹改擬以

進亦未知當否臣細觀此本蓋以錢糧出納關

係重大必有該部印信方可稽查此

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必不可廢其言甚是而該部

尚書趙世卿久病沈綿必不能出臣昨擬令

孫瑋代署又未蒙

允發目今各項錢糧盡皆停積內外守候之人不

奏章

卷十一

七

知其數人情惶惶咸懷危懼此臣之不敢不

言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裁斷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考選一事臣與各衙門屢行催請未蒙
允發候

命長安積至六七十人旅食優游茫無職事此皆
皇上拔之科第試之郡邑以治行高等擢者也求
之如此其殷而用之如此其緩已非國家所
以登進賢才之意矣矧今日科道又極缺人
各處巡按有二十餘差無可題代此亦理窮
勢極不容不補之時也臣記初入都時值前
番考選候

奏草

卷十一

八

命未發諸臣日來責備不為催請臣與同官殊為
苦之今番諸臣感

皇上之厚恩亮臣之不能為力未嘗以片語求多
于臣而臣顧晏然坐視日復一日心甚愧之
諸臣一官之遲速猶不足較而言路之空虛
地方之廢事紀綱法度之陵夷是誰之責臣
能因人之不言遂默然而已乎為此復冒昧
瀆陳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臣與諸臣當共相勉勵務竭其報
效之私心矣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請減免袍段揭

今日蒙

發下工部侍郎劉元霖一本該文書官王體乾傳
聖諭龍袍紵絲等項皆年例上用供用進賜之需
且各節令所費不貲况係先年傳織未完的着
照該句原題數目准陸續接織完分運解進應
用不許停減令臣擬

旨臣竊惟

皇上富有萬方服御之供皆臣子所當仰給豈敢
有違但細觀本中所言此項織造乃起于萬

奏草

卷十一

九

曆四年原無額設錢糧皆出各衙門多方撙
括以應

上命至今尚未能完該省巡撫官方移咨該部請
行停免乃復有四萬疋之續派計其所費又
須百萬金東南災傷之後民力已竭不堪賡
劑而該部事例銀兩又以邊餉匱乏併歸戶
部此百萬之金將何所出近劉元霖曾見臣
言及此事覺額繳借不勝其苦且托臣為之
轉奏臣謂該部有疏則

聖心必自感動不必瀆陳而不意

皇上又有此諭也夫

皇上方謂所費之不貲而小民無知且意

皇上積之於不用撫臣方望

皇上停免乎前運而

皇上諭旨且欲重派乎新運此部臣之所以苦心

不得不激切籲祈而臣亦不能默默以處此

耳伏望

皇上念民力之難供察外帑之已竭將該部所奏

詳加省覽特准停止即御用甚多有難盡免亦

大加裁減以昭

奏

卷七

寬恤之恩其於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夫臣子之

於

君父事苟可行誰無將順之心而臣與該部僥僥

若此者蓋真見公私匱乏萬分難處但得節

省一分則生靈便受一分之賜而

皇上之功德且與天無極此亦臣區區犬馬效忠

之一念也謹擬票以進恭請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僅孫都御史辭疏揭

該都御史孫瑋以戶部印務具疏懇辭今日

發臣擬票臣惟孫瑋既再奉

明諭署掌部印自應遵

命力疾料理部事何可復行推辭但臣聞瑋實有

咯血之病卧床日久其所管倉場事務本為

煩多加之以都察院已難支矣今又加以

極難極苦之戶部則其力委為困頓其陳情

控辭亦非得已而日今大僚乏人自瑋之外

又更無可以代署者臣展轉于衷再三籌度

奏

卷七

以為戶部年來廢弛已極內而帑藏之空虛

外而軍糧之急迫上而

大內之宜索下而各省之積逋種種艱危難以

言盡必得精明強幹之尚書極力整頓方可

挽回彼孫瑋雖賢足以倚任然終是代庖之

官事體不便日復一日因循苟且而軍國大

計終不可為矣是其關係豈淺小哉今尚書

趙世卿已移居城外必無再入之理不如允

其所請使之歸去

勅下吏部亟推不能

蚤賜點用仍

諭孫瑋且勉強暫署以俟代者是今日萬分難緩

之急務也臣連日接得各邊巡撫官移書皆

言軍餉至緊至急而延緩宜大以虜警虜封

尤為迫切且皆責臣當懇告

皇上速用該部尚書軍餉始有料理之日故臣敢

冒昧進言擬票上請非為世卿為孫瑋乃實

為

皇上耳伏祈

聖明裁察

奏草

卷十一

三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

催孫都御史辭疏併各邊總督辭疏揭

頃該都御史孫瑋疏辭戶部印務臣已擬上

令其即出供職而候

命數日未蒙

發下各邊軍餉不得解給各巡撫官皆以書揭來

言軍士饑餓勢必搶掠繩之以法必至生怨

緩則鼓譟急則投虜即如往年哮拜之亂亦

由軍餉不足所致其後費多少錢糧用多少

氣力乃始平定此今日之萬萬可慮者也昨

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深言陝西諸鎮之危

奏草

卷十一

三

因今蚤臣入直又接得薊鎮督撫官請餉揭

帖亦急如燃眉而宣大以虜封在即錢糧匱

乏屢次催請此尤邊鎮安危之大窳係不可

泛視

皇上試念及此則戶部印務其尚可頃刻之延遲

乎至于趙世卿之必當允放戶部尚書之必

當推用則臣前揭言之已詳不敢有一毫欺

皇上也抑臣更有請焉國家建立九邊延袤萬里

其最所倚重恃力者惟總督三人夷虜之所

觀望將吏之所受成皆在此三人是豈泛常

可有可無之官乃宜大總督久夫

點用虜封大事誰為料理前遼總督王象乾陝西

總督黃嘉善皆有疏告病留中未發二臣杜

門日久百務曠廢封疆之謂何而可聽其優

游若此伏望

聖明併將王象乾黃嘉善辭疏

亟賜檢發督令即出毋誤邊事而又

點用宜大總督官使其作速赴任庶內外有人而

釁端可弭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一

十四

條陳各項急務疏

奏為章疏愈格官僚漸空懇乞

聖明留神檢發事臣觀自古人君聽言之不明則

有之未有全不聽者用人之不當則有之未

有全不用者夫不明不當猶或失之彼而得

之此利害尚相半也乃全不聽而全不用則

上下隔絕更無一綫之通而其害不可言矣

今歲自夏秋以來但有緊要章疏盡皆留中

吏部推陞十無一下大僚落落不過數人非

但國家大事難以倚辦即尋常遣祭陪祀之

奏草

卷十一

十五

類亦皆乏人各處按差盡皆停閣無可題請

皇上聖神以為愛惜官爵計則得矣獨不念邦國

之將空乎以為謝絕人言計則可矣獨不思

聰明之盡塞乎從來天下禍亂皆由于人情

之鬱結今日鬱結異常必有異常之變臣每

念及此憂心如焚瘍疾復發左目將盲然不

敢不忍死為

皇上一言謹將時事之最急必不容已者列為數

款上請

聖裁其間多已經陳請未蒙

允發若復逐項具疏未免瀆煩故敢總具于此伏
祈

俯鑒愚衷稍加採擇不勝幸甚

一科道官號稱言路非但朝廷耳目亦係咽喉咽喉一塞則飲食皆無從進身何以存今言官舉劾條陳一槩不報雖其中固有支蔓浮泛之談而其慷慨老成有裨軍國大計者亦自不少即諸凡施行政務與臣等擬議未當者亦賴以補救萬無可以一廢之理今歲奉

奏

卷十一

七

命考選科道人皆欣躍以為

皇上加意言路而疏上日久屢催未發諸臣守候近者已是經年遠者遂踰兩歲蹉跎闕曠甚為可惜見在者既不得言候命者又不得官咽喉之塞至此而極是尚可以為

國哉伏望

皇上將吏部考選疏亟賜檢發其科道官上疏悉

下該部覆議以聽

聖裁是今日第一之急務也

一大僚缺乏日甚一日即如戶部都察院總

督倉場三衙門原設官七員今只孫璋一人帶管雖有副都御史許弘綱尚未到任今歲考察屆期都察院實與吏部持衡共事豈可無官至于戎政協理及宣大總督皆奉有

明旨知其緊急着吏部推上者乃仍復留中內而京營外而封疆寧容泛視伏望

檢發

一大臣請告或以真病或以被言或以初承召命循例疏辭皆當為之裁處今在內則有戶部

奏

卷十一

七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林煙在外則有總督李三才王象乾黃嘉善巡撫崔景榮在南京則有刑部尚書李楨僉都御史丁賓各有告疏留中未發夫戶刑二部方在缺官需人至急李三才義在決去王象乾黃嘉善崔景榮則封疆重寄豈可堅卧南京六部尚書見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顧其志尚未到任若丁賓又杜門不出誰為管理伏望
皇上將諸臣告疏盡行發擬恭請

聖裁使去者不至于留滯以招尤留者不至于耽延以誤事公私兩得何便如之至于諸臣亦當仰體

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萬不得已者勿得辭艱避險求便身圖與為門面套數漫行陳請溷漑

聖聰其請而未發職務緊要者亦當且出供事是亦上下相成之至誼也

一詹事府與左右春坊名雖閑局實繫要途各項印信豈可無人掌管漫置閣中從其

奏

卷十一

文

封閉而翰林各官多至百餘員若槩不遷轉壅滯何堪臣等所題印信及推陞疏揭伏望

檢發

一舉人歲貢選除教職者經今二十餘日未蒙

允發此輩皆窮苦貧儒年多衰老希望一官朝不及夕京師桂玉之地度日甚難當此隆冬之時饑寒迫切尤為可憫前歲曾有一二停滯途致餓死病死有十餘人其在

聖心亦必隱惻今次少遲諒必即發但蚤一日則各官受一日之惠矣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

奏

卷十一

文

杜茂參劄文藻揭

該承天守備杜茂參論罷斥兵馬劉文藻竊盜害人歐打樂官致誤

陵祀 臣向聞劉文藻橫惡異常為兵馬時極其貪暴幾搆縉紳大禍心竊惡之故一見杜茂之疏遂以為真且以事關

陵祀係守備職掌又詳查稟擬簿中前此亦有陳鑑之事行杜茂提問枷號遣戍故遂擬從其請其後杜茂問明具奏 臣擬從輕處蓋亦只以違誤

奏單

卷十

三

陵祀一節罪之其他竊盜等情非守備衙門所可

擅問故耳今彼處撫按及科道各官皆有疏參劄其言甚切其所執甚正則是 臣之誤擬貽累

皇上貽累地方 臣罪滋甚 臣心何安伏乞

皇上發 臣此揭以明此事之失其責在 臣仍將劉文藻事情

勅下撫按衙門窮正其罪則人心帖服而奸惡亦有所警且使 臣得以改正此失何幸如之抑 臣更有請者閣 臣供 臣擬之役名為幾務其

事至煩其關係至重必上昭

主德下合人情遠稽故事近酌時宜庶幾不謬若一字稍差即成窒礙故向時閣 臣皆有三四人多至六七人蓋為此也今只 臣一人供事三載每有疑難之事卒然而至頃刻之間便須擬上傍徨四顧誰可商量而又賦性愚昧世務未諳縱使竭力經營豈能無失此事猶其小者以後更有重大事情而 臣又復誤擬此時即罪 臣譴 臣亦復何益故推補閣 臣實今日萬萬難已之急務也統望

奏單

卷二

三

聖明留神省覽

俯賜施行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二疏

奏為孤臣至苦至窮萬懇

天恩即賜推補事臣頃者月餘不敢以推補閣臣

請于

皇上非故緩之也前此之陳懇其說已窮每欲操

筆無可措辭譬之市上貧兒大聲疾號而不

見憐恤則惟有吞聲待死而已臣一身之困

苦所不足言惟是頻年愁病智慮日昏精神

意氣亦日以衰竭即勉供票擬之役外戾實

多難

奏

卷二

三

皇上寬容不加督責然而上誤

政幾下增愆罪日夜捫心不能安處今方內災變

頻仍人人憂亂而北虜種類桀驁封事不就

四十年來邊疆所羈縻籠絡恃以為安者必

且變動而我之中外財力大小臣僚無所不

空

社稷之安危豈臣一身所能獨任臣又安得不冒

死哀鳴籲祈下

君父以求賢而自代也夫輔弼重任最稱華膺今

求去者依荒廟以恫惶入直者望綸扉而太

息股肱心膂之間已不勝窮人無告之苦臣

恐盛世景象似不如此

皇上即不憐臣獨不念及于

祖宗相傳無缺之金甌可使病困孱劣如臣者坐

而壞之耶而

皇上三十八年太平之美業亦寧不動念而顧惜

耶臣言及此愈窮愈迫伏祈

皇上留神省覽知臣之言字字由衷毫無假飾

亟將閣臣即行推補以拔臣于苦海之中以奠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固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奏

卷二

三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請補臣第二十三疏

奏為陽氣已回窮臣極苦懇乞

天恩俯垂矜憫亟為處分事臣待罪綸屏三年餘矣中間惟兩次被言杜門三月其餘皆奔走供事蚤出晚歸雖值風寒雨雪疾病痛楚皆不敢避蓋以受

恩深厚義當圖報卽捐軀畢命亦不足恤耳故屢勉至今力已實竭身已實病每日下血常至數升眩暈欲絕昨者

郊壇分獻無官可遣臣又不得不身自備數拜跪

奏

卷二

言

艱難幾不成禮

皇上若以臣為欺是欺

天矣赫赫神明豈敢誑語此臣一身之狼狽有如此也而

朝政壅塞人情憂疑臣每下直接見紛紛陳說

無非言某官當補某事當行某差當代某章疏當發某邊餉當處責臣咎臣不行力請臣

但輩肩相對忍辱含羞而已三年之間並未曾歡顏開口向人談笑此臣寸衷之憔悴又如此也往者闕臣常有數人故有病亦得少

休有事亦得共任有人相責望亦得告之曰

容某與同官商議今臣孑然孤立何以支吾

此月之朔日有食之當一陽來復之時而有此變亦非小也歷觀占書大較在于陰盛陽微夷狄侵中國女乘男臣蔽主數端而已今聖明在上乾綱獨攬臣下必無敢蔽

主竊權以行其私者惟是朝端寡率作之人百司成怠弛之習因循泄泄職業日隳而政本重地又單弱如此無以助

下濟之光明而昭

奏

卷七

言

日新之盛美日食之變殆亦由茲甚可懼也臣之

同官雖有錫爵廷機二人然錫爵頃又苦辭廷機堅不肯出臣欲請補則

皇上固曰吾有二臣在也欲請二臣之出則天下

人又曰是借此延挨以塞後來之路也然則臣之計豈不窮而其情豈不日困迫而無所

訴乎今冬至已過萬類漸甦而臣尚槁無生意如此殊為可憫臣聞之窮困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舍天與父母之外別無可呼臣是以不厭煩煩再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祈

皇上憐臣恤臣而為之一處分焉或多補新臣或

併留舊臣俱在

聖斷但使密勿之地常有數人不至誤事即臣亦

得比于寒谷之灰以少應陽生之律臣願畢

矣臣不勝迫切顙祈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一

六

請發同官辭疏揭

頃同官臣錫爵具疏懇辭仍移書責臣為之

代請且言身既老病只有一孫亦病情緒極

苦必不能來其詞甚切臣惟錫爵舊德元臣

皇上最為眷注使其在此必有轉移感格之妙用

其所裨益必萬倍于臣臣方在孤立困苦中

日望其至解此倒懸豈敢從吏其請但錫爵

既深責于臣則臣又不敢不聞之

皇上而其疏留中又已旬日若竟之不報殊非

皇上從來眷禮錫爵之盛心且聞

奏草

卷十一

七

召四年進退未決屢次顙祈茫無可否差去行人

守候日久不得還朝錫爵之所以自處亦真

有不能一日安者也至于臣廷機求去已兩

年零八月隆冬嚴寒羈栖荒廟悽涼委頓所

不堪言無罪無辜而惟此困臣竊傷之伏望

皇上樂將二臣之疏

親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其進退去留俱憑

宸斷非臣所敢預也臣自己苦情不能上達而復

代同官祈請不能汗顏但揆之情義參之事

體不得不言併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一

三

請補大僚揭

臣頃以病因具疏陳情懇求推補未蒙

允發乃昨吏部尚書孫丕揚見臣又極言大臣空

乏必不容不補臣因細思之各部尚書只有

二人丕揚年已八十兵部李化龍病未全愈

皆為可慮新起刑部趙煥又上疏苦辭聞其

意堅不肯來則尚書之無人可知也侍郎只

有三人而吏禮二部皆係詞臣不任他事惟

工部劉元霖一人見署二部而戶部李汝華

刑部林煒又各有辭疏未發則侍郎之無人

奏草

卷十一

三

可知也天下之事統于六曹六曹之事統于

長貳而缺人至此紀綱安得而不日頽政務

安得而不日弛卒之敗壞決裂則

皇上之天下而諸臣且得以

皇上之不用而逃其責矣至于宣大總督控制三

邊當此虜情變動之時尤是安危利害之日

卽巡撫帶管終屬不便此亦勢之必當亟補

者伏望

皇上將大僚中最緊最急如戶部尚書左都御史

協理戎政兵部左右侍郎及宣大總督卽行

器用其各太倅辭疏悉行

檢發促其供事庶不至因循苟且以貽後日之悔

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章

卷十一

三

周安揚

頃聞

聖躬違和

宜召太醫院官羅必輝等進

宮診視

聖脉臣等從而詢之云是飲食停滯濕痰流注微
覺作痛臣等不勝懸念竊惟今冬乍寒乍煥
調護甚難痰積之病多乘風寒而生苟飲食
起居少失其節則胸腹四肢之間必有不暢
而痛楚隨之我

奏章

卷十一

三十一

皇上際亨履泰

福祉方隆此等微疴豈能為患但人身中積食流

痰皆當消導營衛氣血俱貴調和即臣等微

軀小有鬱礙亦自不堪而况于

萬乘之尊

聖體之重其可使有一息之不寧哉伏望

皇上順時節宜隨事葆衛一切飲食起居皆欲喜

怒無不得其宜適則無妄之疾自當勿藥有

喜而萬萬年無疆之筭將愈綿而愈久矣

臣等以

宮庭咫尺阻木

天顏下情無任慙切謹具題恭候

萬安以

聞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奏草

卷十一

三

問安奉

聖諭回奏揭

該文書官金忠捧到

聖諭諭內閣覽卿等問慰朕知道了朕自夏受暑濕七月過體生疥服藥敷藥過多所致昨日

聖母親到朕宮無視諭朕慎加調攝朕親承

慈訓見服藥調攝特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聖躬違和臣等不勝憂念

九重深遠無從時問

起居茲伏蒙

奏草

卷十一

三

聖諭乃知以暑濕生疥服藥過多所致又知

聖母慈訓

皇上遵奉調攝百順駢臻萬靈佑助計旦夕間必

有勿藥之喜臣等又不勝欣慰惟是暑濕中

人多不自覺而浸淫必至于釀毒故防之宜

先藥物去病或有近功而太過必至于失宜

故川之貴審今日

調攝之要惟在飲食起居喜怒嗜欲百凡謹慎使

心氣和平營衛流暢真元既固百邪自祛彼

區區藥物之補助又第二義耳我

皇上自天申命福祚方隆

無疆之壽此等所可豫卜者亦不必煩

聖母之過慮也所有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以

聞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章

卷十一

三

問安揭

臣于十九日

聖母萬壽恭誌

宮門叩

賀因詢司禮監太監李浚知

聖躬調攝已有勿藥之喜不勝欣慰遂不敢具揭

再問

起居以滋煩擾而此兩日間見一切本章俱未

發擬竊恐

聖體或未全安倦于

奏章

卷十二

三

省覽又不勝懸懸之私蓋臣供事密勿受

恩深重誼同一體自非在廷諸臣所可同耳伏望

皇上澄神遺累順養

天和以綏遐祉臣下情無任倦倦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請會議兵餉揭

項以

聖躬遘和方在調攝諸凡政務臣皆不敢瀆

奏惟邊餉一事日急一日當此年窮歲迫之時

人情惶惶恐致生變不得不為一言臣見戶

部揭帖所欠邊鎮年例餉銀至二百餘萬其

已題差解而尚無銀者亦凡百萬各鎮告急

之章無日不至宣府撫臣薛三才移書于臣

備言艱苦之狀謂管糧郎中交代時只有銀

數錢而已至于他鎮所言亦率皆如此邊事

奏草

卷十一

三六

之危困可謂極矣今欲促之該部則該部已

束手無措欲借之他署則他署亦已盡空只

太僕寺稍有馬價又經連年那借並未補還

今所積不多豈堪再動以四海之大貢賦之

供而其窮一至于此真可慨也若及今不為

商議處置再遲一二年狼狽益甚母論一二

年即目前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臣前此曾

屢請廷臣會議而不蒙

允發今事勢已極不得已再申前請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將整飭邊備清查軍餉

催徵逋欠修舉屯田等項凡可以裕國而濟

邊者開列上請務在切實可行不得以浮漫

無當之說支吾了事亦不得專以

內帑為辭致誤大計庶幾一整頓之餘遠可以

貽數十年之安近亦可支吾數載不至如是

之困急且使邊鎮將士知

皇上雖在調攝之中猶軫念其窮困若是必歡欣

感激銷其悖亂之心而作忠義之氣其為裨

助亦不淺矣所有

勅諭臣謹擬以

奏草

卷十一

三七

進伏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論杜茂事情揭

該臣以考滿聽吏部引

奏候

肯不敢入直諸凡政務亦不敢言惟是承天守備

杜茂與地方官爭奏一事外間惶惶謂該監

連章許訴務激

聖怒恐過有

處分而承天士民怨憤已甚若紛紜不已且至生

變陳奉楊榮之事深為可鑒非但震驚

陵寢而該監之禍亦將有不可言者臣恐此時益

奏

卷十一

三六

貽

皇上之憂而事體愈難處矣以臣愚見杜茂生平

頗知向上未必狼狽如是之甚但在地方日

久其所用人役倚勢害人煽殃流毒士民怨

入骨髓即茂亦不及知而地方官激于士民

之訴未及曲處所以致有今日度其勢必不

能相安于無事惟在

皇上渙發綸音戒諭地方官禁戢士民毋得喧鬧

將所訪拏杜茂人役量加懲治即行釋放其

劉文藻等仍行撫按官處治俟彼此相安而

後

召茂回京另行擇人以代其任則

湯沐重地可以無虞而茂亦得以保全今日處

置之宜似當如此臣不勝過計敢效其愚以

備

聖明采擇蓋亦惟求事體之妥當耳非敢于內臣

外臣有所輕重也伏乞

聖裁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

卷十一

三九

發擬杜茂本回奏揭

今日蒙

發下承天守備杜茂一本參奏知府馮勞謙該文

書官冉登口傳

聖諭着照

碑文出旨來臣捧誦

碑文乃

皇祖勅諭守備衙門中有官員旗校人等事犯重

大奏請處治不許擅自拿禁之說則馮勞謙

之拿禁蘭光裕等誠為有罪矣但臣連日詢

奏草

卷十一

聖

訪輿論參之事理尚有可原蓋蘭光裕等平

日作惡為非士民怨憤已極適巡按官經過

其地遮道哭訴勢甚洶洶若不少為處置必

至生變故令該府官先行拘繫以慰士民之

心而後奏聞

皇上恭聽

處分此權宜解紛保安重地之計非得已也至于

茂之所奏亦係一面單辭未免過激且如撫

按諭茂開列罪狀至一百三十餘款臣亦未

敢盡信蓋八情彼此爭競必多過甚之談臣

在聽者虛心觀理乃得其平此膚受之愬不
行聖人所以謂之明也我

皇上天縱神明無隱不照近如李嗣善馮進朝之

事亦下法司究問仰見

聖心虛平無所執滯且不以內臣外臣有所分別

臣之私心不勝頌服茲于杜茂事亦仰體

聖意擬將劉文藻蘭光裕等俱令解至法司從公

究問蓋此輩既與士民為讎難以徑放若發

撫按官又恐成心未化不如付之法司之為

得耳至于馮勞謙之拿臣俸改調首領官之革

奏草

卷十一

聖

職揆之事體只宜如此若復別有

處分則地方人民方在喧闐一失調停禍亂立至

楚俗悍勇剽輕深為可慮即杜茂不足惜其

何以慰

皇祖在天之靈眷念湯沐之至意哉而

皇上他日罪臣之不言臣將何辭以置對也臣之

此擬蓋上為

陵寢下為地方而中亦為杜茂若有一毫偏私以

欺

君父則非但得罪于

皇上亦得異乎

皇祖天地神靈必當殛之矣伏望

聖明省覽裁斷其杜茂在地方既不相安必須

取回但臣未敢徑擬統候

聖裁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草

卷十一

聖

考滿加恩辭疏

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葉向高簡任密勿贊效忠誠茲當滿考勞績

茂著着復職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

如故廕一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

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竊念臣一介豎儒謬承重任犬

馬之力雖不敢不盡然伎倆止此無補分毫

日夜冰兢懼深罪戾

奏草

卷十一

聖

令甲滿考次日即當移部引奏而臣逡巡趨起

已逾兩月歷查從前閣臣並無一人滿考不

報

會典亦有多歷少歷無故不考參問之條國家

舊章不可自臣而廢故循例報部以聽

聖明之譴斥耳不謂

天恩隆重

渥典游加晉秩賁延種種踰溢臣再三度惟何福

何功可以消受姑舉其大端言之今中外空

虛災稜迭見朝野惶惶朝不謀夕臣曾無一

得之愚半壽之運以佐時艱而回天意此其不可者一也大僚未補考選未下在野仁賢沈淪廢錮未蒙

收用臣每一念及汗顏泚頰恨不得棄此一官以

謝天下可復曷昧濫承

天寵夫滿堂宴笑而一人向隅則衆為不歡若滿堂向隅而一人宴笑於心何安此其不可者二也自年來政幾壅塞議論混淆四海之內無不罪臣若受

恩愈重則責望愈深卽有三尺之喙從何解釋此

奏

卷十一

四

其不可者三也臣頃緣多病志在乞身獨以政本無人未敢陳瀆少延數時當伸此念乃復徼

曠蕩之恩于將去之日譬如傭工息事而受直愈多將何辭以謝其主人此其不可者四也又有甚者臣與同官臣廷機同被

擢用廷機之到任滿考皆在臣前徒以杜門日久

謙讓不報今且棲遲荒廟淹困無聊陳乞之章至于累百蓋亦從來閣臣所無之苦也臣義等燠荒情同休戚若昂然受此心尤不安

此實臣迫切之私普天共亮而深有望于

君父之曲體者耳臣非不知前此閣臣考滿承

恩亦有故事且凡為臣子孰不欲惠徼

寵命以光先人臣雖不才豈無是念惟是揆之分

量度之事體委為非宜故敢瀝此悃誠仰干

天聽與故事陳讓者不同除遵

旨復職謝

恩外其他

恩命伏乞

特准收回以安愚分俟臣他日少有可受之道而

奏

卷十一

五

後

申詔有司平其黜陟庶

清朝之課典不虛而微臣之官謗可追矣臣無任

銜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勲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獎典

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謝

賜羊酒鈔欵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項該臣以二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特遣牌子劉昇齋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觥臣謹焚香叩頭

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愚擢自疎遠三年素

食曾莫効乎分毫一旦書庸真何裨于殿最

方虞幽黜之必及乃辱

天寵之宥加寶鏹頒來分重珍于

奏草

卷二

吳

御府黃封瀉出流法醞于

天庖兼以牲餼之供莫非

駢蕃之錫惟拊躬而悚惕謹稽首以登嘉口腹何

屢已犯廳鼠飲河之戒肝腸尚在寧忘駑駘

歷塊之勞臣不勝感切頂戴之至除報名

廷謝外謹具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請發緊要章疏揭

竊惟近日一槩章疏

批發甚少人情惶惶皆疑

聖躬尚未大安倦于

省覽臣謂

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保佑今調攝多時必已勿

藥不必過慮惟是歲云暮矣所有緊要政務

亦當舉行一二以慰人心且今冬絕無雨雪

來歲必復荒歉日下都門內外盜賊公行而

近畿各處復有結黨肅聚千百為群此亦不

奏草

卷二

吳

可不豫防也臣謹將時政之最急者開列數

款伏望

聖明留神省發

亟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軍政考選乃國家大典必不可廢前蒙

發擬上而留中日久甚為不便已經兵部屢疏

催請伏望

檢發

一考選科道諸臣候

命甚久臣與部院催請頻煩非敢以此市恩蓋度

之事勢必不容已且各差乏人蚤一日則得一口之用耳伏望

檢發

一戶部尚書國計所關雖有孫瑋署事然至今尚卧病未出不可不擇人以代至于協理戎政宣大總督江西巡撫皆內外要任軍國重寄而久懸不補甚為非宜伏望

檢發

一在廷大臣只有數人而兵部尚書李化龍

又告病不出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事王圖

奏草

卷十一

聖

又以浮言求去愈覺寥寥化龍身為本兵責任至重王圖係

日講官久効勞誠其疏皆當

批答以促其出至于內外各大僚告疏亦當

並賜裁處定其去留毋令進退不決以誤國家之

事也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頃接得直隸巡按顏思忠揭帖言淮撫李三才杜門病困地方事務一毫不理即目下考選軍政舊例撫臣具題者今亦辭罷若久留地方耽誤不小宜允其回籍別行推補以安重地其言甚切臣漕李三才自被言杜門且將一載求去之章已二十餘上今又移駐徐州卧病床褥文移案牘盡束高閣地方已無撫臣矣淮揚四郡

奏草

卷十一

聖

祖宗根本之區連歲災傷人民逃散拊循安輯惟巡撫是賴豈容三才高卧其間此猶為一方言也三才總督漕運數百萬之漕糧皆待其分派督催今歲因此遲延守凍起剝所費不貲若明歲新運又無人料理其害更大至國大計以一人而誤豈可視為泛常而漫不加之意乎又不但此也自三才被論以來朝端紛紜甚于聚訟株連蔓引別戶分門總之以三才為辭三才不去則喧闐不了而一切政事部院之臣皆為所牽掣無所措手其為國家之累更不小也臣亦素惜三才之才豈欲

迫之使去但詳度今日事勢去與不去其利害分明如此故敢冒昧陳懇伏望

聖明垂念地方大計與

朝廷紀綱

亟將三才辭疏或顏思忠代請之疏即賜處分或發臣擬上以待

聖裁真今日至切之急務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一

十一

再辭 加恩疏

奏為辭

恩未遂重奉

溫綸謹再瀝誠辭免事該臣以考滿蒙

恩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令德弘猷勲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承眷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焚香捧

誦愧感交并非不欲仰體

聖心報顏拜受但臣所為不可受不敢受之故已

詳具於前疏言言由衷非有一毫之矯飾也

奏草

卷十一

十一

皇上試為臣思之臣之辭為是乎為非乎

聖諭以考績加恩原係彝典為言若謂此乃閣臣

之故事者臣查

會典開載閣臣滿考恩數取自

上裁原無定格雖

聖明優禮輔弼前此諸臣多蒙

殊典然皆才任股肱力能展布課其勞績良有可

觀未有如臣之庸愚陋劣三載之間並無一

事可稱一長足述而賞浮于功之若是者此

臣之所以奉

濫綸而驚心叩

天閣而力控也臣居恒私念士大夫自處當常存

有餘不盡之意名位必不可太極受享必不

可太濫臣海上書生家世單寒其始願不過

通籍朝端得一官半職自效便自了足今遭

值

聖明叨濫至此已是生平夢想所不到矣乃復躋

公孤之班極人臣之寵拖朱橫玉出入

黃扉即使士紳見容造物不妬而反之本心亦

將何辭以自解乎今時勢艱難人情鬱結

奏草

卷十一

五

皇上若行臣片言用一人施一事臣之寵光勝于

一歲九遷一日三錫也不然而黜典在前公

論在後臣不昧寸心耿耿于中雖欲循例祇

承實所不可故敢再吐其肝腸若此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回成命容臣仍以原官供職庶

鴻恩不至濫及而臣亦得以戴顏面于人世矣奉

聖旨卿獨任輔政忠勤加恩酬勩原非超格何為

再疏固遜宜遵成命勉承以副優眷慎勿復有

所陳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請發王掌院辭疏揭

該掌翰林院事吏部右侍郎王圖因被人言

將本院印信封送孔目廳諸凡院事皆置不

理竊惟翰林院衙門雖稱清曹而事務頗多

當此年終之時關支俸糧開送官吏一切當

行之事皆難停閣至于考察重典開歲舉行

翰林院官約有百餘員皆須掌院定其賢否

若掌院官不肯料理誰其代之臣念王圖素

有學行又係

日講官久効勤勞非他曹可比浮言漫及當為昭

奏草

卷二

雪伏望

皇上將圖辭疏或孔目楊永亨疏

發臣擬上以聽

聖裁亦目前一大急務也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之十一終

維屏奏草卷之十二

三辭 加恩疏

奏為

恩重難勝祇承增愧三懇

聖明俯從辭免事臣以考滿蒙

恩再疏懇辭再承

溫諭愚陋書生當此優渥捧誦循環銘肝勒膽義

不當更有顛陳以滋煩瀆之罪第臣反覆思

惟人臣受寵于

君父必度其心之所安苟心所不安而冒承則寵

奏草

卷十二

一

反為辱今臣之不安者甚多姑不敢枚舉惟

其大端有二有必不容以自昧者其一則同

官未考而臣已受

恩凌節之愆曷道其一則眾正未登而臣獨進秩

蔽賢之罪安逃此兩事者往來于臣之胸中

不能自遣是以雖欲強顏承受而有所不可

也臣生平素無他長惟省躬掄已一念頗為

明白每有過分之事非望之福輒面熱內慙

見人羞縮如其中所無愧必不欲作違心之

語以欺人况于

為上今者苦辭益真出于羞縮之極萬不容已伏

望

聖明曲垂鑒亮仍將

成命收回使臣得苟一日之安以免三褫之辱臣

幸大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酬勞勸忠朝廷獎典豈得過于謙讓卿宜勉

承朕命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

奏草

卷十二

二

請補閣臣第二十四疏

奏為懇

恩憐念亟補閣臣事臣之請補閣臣章無慮數十
上大小臣僚之請章無慮數百上而一槩留
中未蒙

俞允臣隻身受事已及三年不知

皇上于此將以臣為賢乎為不肖乎以為賢則未
有賢者而碌碌浮沈一籌莫展之若是也以
為不肖則未有政本重地可使不肖之人久
據其中任其顛危敗壞而不顧也頃吏部尚

奏草

卷十二

三

書孫丕揚疏請會推其言甚切且以臣為盡
悴堪憐夫盡瘁非臣之所敢當也若矜其困
苦以為堪憐則丕揚用心之厚萬倍于尋常
臣竊感之然而丕揚之憐臣也不如
皇上之憐臣丕揚憐臣不過太息咨嗟以尺一之
疏為之代請而止矣若

皇上肯憐臣則今日會推明日

點用頃刻之間登庸濟濟臣進可協力而輸忠退
可釋肩而謝事百結之腸可舒已朽之骨可
肉彌天匝地之罪皆可以解救也不然臣訴

苦無門容身無地惟有自哀自憐甘負誤國

之罪而已尚何說哉臣一生遭際皆在

聖明天地父母未足云奢竊度

恩慈必無終不憐臣之理故敢復冒昧瀆陳仰祈

鑒允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草

卷十二

四

管發考選揭

臣昨接副都御史許弘綱揭帖開列按差各缺無可題代其于衙門之乏人考選之當下蓋已深切而著明矣

皇上拔弘綱于田里之中俾之以內臺之重其心固惟竭忠報

主為務必不敢以泛漫不急之事市恩沽名以負皇上也夫地方之有巡按如衣之有領馬之有銜

勒吏民所恃以提挈操縱不敢為邪故他官或有苟且而巡按一官則非甚不肖者亦率

奏草

卷十二

五

多自愛能舉其職何也彼既以激揚為任合一省之吏民耳目觀聽皆在于此雖欲苟且而不可得也

祖宗設立此官其制最善二百餘年方隅之又安奸宄之懾服吏治民生之未大破壞率皆其

力是可任其匱乏而不為之計哉竊度聖心或以各差尚自有人可以揆延不知彼巡歷

已滿例不再巡徃徃杜門候代稱病乞歸雖電勉羈留亦甚不便此

命甲一年一代尤有深意而非徒以恤諸臣之

勞也今歲序方新

聖躬康豫薄海內外咸歡欣鼓舞共耀休明而獨御史一官應代者既苦于繁匏堪差者又困

于候命臣竊嘆之况六垣封駁之司責任並重今寥寥亦甚豈可不補伏望

聖明慨賜檢發朝廷之耳目既充海內之精神自暢歛萬方之

福以歸于一人是亦

奏草

卷十二

六

皇上順時珍攝之一助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請考察日期併兵部軍政揭

臣惟目前存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為吏

部考察日期其一為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

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

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

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為察典之害更不

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

奏草

卷十三

七

蒙

允發不敢揭榜軒弁乘之為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

舉之舊章其可視為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

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

未得

旨故臣不得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謝

恩併請同官考滿疏

奏為濫冒

天恩恭陳謝悃併催同官考滿以便政體事臣以

考滿蒙

恩三疏懇辭未蒙

俞允且屢渙

溫綸勉臣祗受臣欲瀝誠再辭則近于瀆辭而不

得則近于虛是以再三思惟不敢屢控謹于

今蚤報名

奏草

卷十三

八

廷謝

天高地厚之鴻恩臣萬言不能罄萬口不能宣惟

有勉竭犬馬之勞以庶幾報效于萬一耳乃

臣更有懇切私衷敢復陳之惟

皇上一垂聽焉同官臣廷機考滿之期更在臣前

以杜門求去不肯報部臣查從前閣臣或因

不得已陳乞往往堅卧私家動經歲月並未

有因此遂不筭俸而廢考滿之舊章者母論

閣臣即庶僚中亦未之聞也廷機清忠介直

果于任事臣尚望其出而戮力以展未竟之

猷今羈棲荒廟進退兩難國體既已盡傷人情皆為惋結雖延機自處泰然毫無尤怨而臣每與相對輒用痛心不能自已目前考滿一節揆之事理似亦宜然故敢輒行陳請伏乞

聖明勅下吏部查明具奏以聽

聖裁俟此典既完而後特加

展斷定其去留使其留也臣得便于追隨印去也

亦得善其終始此于朝常

聖德皆大有裨助而非徒關廷機之進退與臣同

奏直

卷二

九

官之情誼已也前辭疏中已屢陳此意誠恐

聖明未暇詳覽故敢重伸其愚恃

恩懇瀆仰祈

慈鑒臣不勝悚息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甚嘉悅知道了輔臣廷機既應

考滿着吏部奏來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

翰林院印信揭

竊照閣中故事凡有文移行各衙門皆須發至翰林院用印轉行二百年來相沿如此若翰林院印封閉不用則閣中一字亦不得達而凡事盡壅滯矣今掌院事侍郎王圖因有浮言遂將印信發至孔目廳堅辭不帶臣所當行文移悉皆停閣而目前考察一事舊係掌院填註考語開送吏部今為期已迫尚爾推延昨翰林各官齊來見臣言此係衙門舊規必不可失又到王圖家勸其收回印信料

奏直

卷二

十

理此事而圖尚力辭不肯臣惟印信

朝廷之印信也

皇上未許圖辭則圖安得而辭之圖曾送至閣中

臣不敢受孔目又安得而受之今合翰林各

官仍將此印送還與圖必當以

朝廷之印信為重不得推委至于進退去留則

候

皇上之明旨臣以為大臣律身之道當官之法似

宜如是而其事又係臣衙門之事故敢冒昧

以聞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吏部催請考察日期至今未蒙

允發臣歷查從來考察前未有過二月初二者今

相距只九日南京之行已起而此中吏部都

察院及臣等六條

旨下而後

聖明批發又須數日臣等難卜緩臣不得已

冒昧再請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奏章

卷二

七

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輔弼

不職最甚敢不具列以首應幽黜之科蓋昔

人有言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今之天

下安耶危耶

國是則混淆矣民生則窮蹙矣災沴則頻仍矣

財用則匱竭矣賢才則困厄矣夷虜則猖狂

矣臣在荷之盜則時竊發矣以

奏章

卷三

七

皇上聰明神聖為堯舜皆所不難而臣進無感

格之誠退無匡維之術浮沈六位三載存餘

遂令時事艱虞一至此極臣懷忠憂國之士

無不委罪于臣曰何以一籌莫展之若是也

臣中夜思惟慚愧欲死往者閣臣常有數人

其為愆過亦有所分臣獨身受事無可他

諉則是一人而兼數人之罪較之尋常不職

更為不同

皇上徒以其晨入暮出少供票擬之役遂過而寬

臣耳不知今之票擬皆尋常臣本章一中書官

可辦

皇上之所以用臣與臣之所以報

皇上而母溺其職者僅如是已耶然則今歲大計

若非首先罷臣斷毋以服天下之心而稱公

平之典使臣得罷而天下人翕然頌

皇上之明又竦然服

皇上之斷相與改心易慮以營職奉公是黜臣一

人勝于黜百人也臣亦藉此以少逭溺職之

罪矣臣見向者閣臣自陳率蒙

溫旨慰留前後相緣以為故事而臣今日情罪與

前人不同伏望

聖明母拘徃例

大奮乾綱將臣罷斥以警百僚實今日大計之第

一義也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旨卿輔贊重臣公清端亮茂著勲猷朕茲澄清百

職正資弼成化理倚毗方切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面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三年考

滿伏蒙

聖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廢一

子中書舍人照新銜給與誥命謹於三十九

年正月十七日赴鴻臚寺報名十八日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訖例該十九日三

十三日二十六日俱候面恩遇蒙

皇上免朝查得萬曆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今後在京陞授等項官員應面恩的如候過

三次着具本奏知不必再補欽此臣謹遵奉

明旨理合具本恭謝

天恩下情無任感戴之至謹具

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惟發同官辭疏揭

該京官六年考察四品以上例應自陳臣與

同官臣廷機俱於正月二十二日具奏今臣

疏已蒙

聖恩批發供事而廷機疏尚自

留中竊度

聖心或以其疏不言自陳而言求去所以難于發

行耳不知廷機之意固以自陳則

皇上且以例而勉留求去則

皇上可以情而

奏

卷十二

十五

允放也彼其杜門三載困苦已極欲效忠報

主而時勢難容欲拜表徑行而分義不可微獨廷

機自謀已窮即臣為廷機謀固已無所復措

矣日者

皇上俯允臣請

命吏部以廷機考滿奏聞此實我

皇上優禮輔臣之盛心而亦國家舊典故如是也

乃未亮者復曉曉有言廷機益不自安求去

愈迫再三托臣為之轉聞臣見同官如此亦

踴躍不寧難以默默伏望

皇上將廷機前疏即

賜批發或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輔臣之體面尚存而

朝廷之紀綱不失其為關係良不小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奏

卷十二

十六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臣等以自陳伏蒙

聖恩俯容供職已於今蚤報名

廷謝外惟是考察日期已改擬三次尚未蒙

允發歷查從前考察並無過二月初二日者今展

至初十已失舊章萬無再緩之理且南京去

此三千餘里即馬上飛報亦須十餘日方至

都下人情因此疏不

發紛紛猜度多生事端况在留都又當何如此事

體之大不便者也伏望

奏草

卷三

七

聖明亟

賜檢發以完大典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一日

請移封疏

奏為比例乞

恩准移妻封以及前母事臣頃以正二品考滿欽

蒙

聖恩准給四世

誥命自臣曾祖母以至臣妻俱贈封一品夫人獨

臣前母郭氏康氏以例不得並贈此自

國家憲典臣既叨冒過分何敢復有覬覦惟是

臣前母二氏其事臣父皆在臣母之先而今

贈階居下且臣妻受封一品直躡前母而上

奏草

卷三

八

之于情皆有大不安者查得前大學士沈鯉

曾以二品考滿乞移妻封于其前祖母張氏

李氏奉

聖旨卿前祖母俱准贈不必以卿妻恩移贈吏部

知道此其事體正與臣相同而臣為前母較

之鯉為前祖母其情更切故敢比例乞

恩肩干

天聽惟是臣行能淺薄何敢望鯉臣妻亦不敢重

徼

天寵惟望

慈准將臣妻封典移贈臣前母郭氏康氏使臣
一門之內尊卑前後情禮俱伸而臣亦得藉
手以報前母佐助臣父之恩幽明之感永矢
無窮矣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旨卿前母俱准贈不必以卿妻恩移贈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

奏草

卷三

九

催允李總漕求去揭

日前蒙

皇上發下總督漕運李三才求去本

命臣票擬臣度三才事勢必不可留而漕運事急
恐至耽誤故遂擬

旨允歸其漕運事行河臣帶管蓋亦萬不容已之
計也而至今未蒙

允發今日又接彼中巡按顏思忠巡鹽彭端吾各

揭稱三才已離地方凡百事務無人料理乞

亟放三才命官帶管等因其言更切臣惟鳳陽四

奏直

卷三

三

郡乃

國家根本之區南北咽喉巡撫之任較他省尤
重而又兼以總漕舉天下漕糧先運徵發皆
待之而後行每歲先期常在冬月陸續前發
僅能集事今已二月矣而糧尚未先巡漕御
史又以患病懇辭臣不知今歲運事何以結
局而京師百萬之軍民將安所仰給也以一
臣之去留而誤天下之大計臣甚惜之伏望
聖明將臣所擬三才前疏

亟賜檢發庶漕事不誤而地方亦大有利賴矣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二

主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吏部題請考察日期蒙

傳諭擬於二十日行今又數日未蒙

發下此

國家大典終不可廢卽二十日行其踰常期亦

已再旬矣豈可復遲疑而不決乎近來

紀綱法度凡百陵遲人心玩愒已極若併此等

事而緩視之臣恐

朝廷之威重從此日輕而官邪愈無所警矣且

考察遲一日則議論多一日彼不肖之徒自

奏草

卷十二

主

知不免請張變幻何所不至此尤當事諸臣

所慮慮而慮者也伏望

聖明亟賜檢發以便遵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催發考察日期揭

該考察日期吏部已十疏懇請未蒙

允發臣亦屢揭代請一槩留中適接尚書孫丕揚

揭帖遂求罷斥蓋其意恐

聖心之有疑而欲引咎以謝天下耳臣惟

國家有大典如京官六年考察外官三年考察

鄉會試三年一舉此皆

祖宗設立成規二百餘年遵行不廢非如他事有

暫行暫止可以意為緩急者也今舉朝大小

臣工舍其職業專待此事而日延一日屢票

表章

屢寢人情驚疑皆罪臣不行力請蓋非但丕

揚不能安于其位即臣與諸臣皆不能自安

矣臣等不足惜而其如

聖政之累何哉臣亦知

聖明留心吏治必無終寢之理惟是蚤行一日則

省一日之紛紜且常期已過實難一再緩故敢

冒昧再三言之如

皇上以計典重大有所遲疑則臣竊謂丕揚

三朝老成矢公矢慎都御史許弘綱忠清正直其

協贊諸臣亦皆一時之選必不敢苟且徇私

以負

皇上也伏望

聖明俯垂鑒允臣不勝悚息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奏章

卷十一

言

催發許都御史辭疏揭

竊見

聖明留神計典已經

欽定日期其吏部尚書孫丕揚辭疏亦已蒙

旨慰留惟副都御史許弘綱辭疏尚未

發擬臣惟部院一體協襄計典不可偏廢而弘綱

又

皇上所特簡已奉

明諭令其贊理在弘綱固義不得辭而非藉

皇上申命則其心亦有不自主安者伏望

奏章

卷十二

三

聖明即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催發考選科道揭

竊惟考選科道各官候

命已經一年其未考之先取到候考亦已年餘凡

此諸臣皆數歷郡縣多至七八年少亦四五

年勞苦辛勤為

朝廷拊養百姓無限風波受無限困厄乃得

以賢能推權遷轉一官此皆沐我

皇上成就長養之厚恩以有今日其感激圖報情

當何如今旅食長安茫無職事舉內外大小

臣工未有如是之荒涼而閑曠者日復一日

奏章

卷十三

三

消磨挫折非但勞臣志士為之寒心而

國家所為網羅人才以備耳目股肱之任者其

典不幾于虛設哉今在京御史不過數人內

而巡視京營等差外而巡按各省等差盡皆

乏人至于巡漕無官不得已借及于巡鹽而

巡鹽又無可借此六七十萬餉邊錢糧將使

何人督理臣不能不為國計憂也夫有人而

不用則病在人欲用而無人則病在國人與

國交病而天下安得不受其弊蓋前者兩番

考選皆經年後發在

皇上逾習以為常而不知長偷玩之風釀鬱結之
害已不少矣而况于今日之遲延尤甚于昔
故此臣之雖欲默默而萬不容已者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亟賜檢發其為私利便莫大于此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十二

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五疏

奏為首輔已亡勢當急補懇乞

聖明垂憐苦請

亟賜允行事竊惟爰立一事臣等與舉朝言之章
疏殆以百千計而竟不能一動

天聽意者

聖心尚望臣錫爵之來虛席以待耳今錫爵逝矣
政本之地併空名亦寥寥矣此時不補又將
何待如以此官為不急則

皇上何故稱之曰股肱心膂如以人多為冗員則

奏草

卷十二

三

祖宗何故常用五六人此皆

聖心之所悉也况臣待罪日久志氣衰頹虛被

隆恩無能補報即使畢慮焦思經營尺寸亦如凶

歲農夫搨搨然疲其筋力枯槁于流金鑠石

之秋曾沾漑之幾何而足以慰天下之望哉

臣聞之物極則變勢窮則通閣臣之空虛至

此可謂極矣其束手而不能展布窮亦無以

加矣若復不為變通必將下拂輿情上乖天

意召災致釁胎累無窮即頃者三載之間台

星三隕人禍天刑一時並萃甚可痛也所望

君父曲軫時艱

廣登衆正使綸扉尺地氣勢稍增卽臣亦得藉手

息肩歸伏林壑不遽爲三臣之續何幸如之

臣不勝窮迫號呼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奏草

卷十二

三

請釋下孔時等揭

竊見原任武昌府同知下孔時逮繫日久近

以父喪哀求奔赴部院諸臣皆爲之請臣查

孔時被逮原由陳奉奉之罪惡固

皇上所知也前三十二年亦曾有釋放之詔矣祇

因該衛具題未報遂爾遷延今孔時惟此終

天之痛號呼哭踊于囹圄之中臣等聞之無

不酸鼻我

皇上大孝至仁凡在臣下有事關倫常情出迫切

未嘗不蒙

奏草

卷十三

三

聖慈之曲軫也豈於孔時而獨不爲之動念乎且

非獨孔時也滿朝薦以梁永逮王邦才以高

淮逮其情皆與孔時同天下之稅使多矣而

獨此三臣遭奉與淮永以致幽囚臣竊悲三

臣之不幸也然三臣雖繫而奉與淮永皆蒙

皇上撤回

神明之見必有洞燭臣又竊爲三臣幸也年來逮

繫諸臣如曹學程馮應京華鉦皆蒙

恩釋放天下人感頌歡呼至今未已乃學程等出

獄下何旋皆物故如使釋放稍遲則必畢命

于園扉矣雖臣子死生聽于

君父何敢擇地然以

皇上慈祥惻隱之心度之必欲其死家而不欲其

死獄果其死獄也寧不為

聖德之一累哉頃梁心既已病故而孔時又罹此

苦故臣敢為之請伏望

聖明將孔時與滿朝薦王邦才併行釋放以昭

如天之度廣

好生之德傳之萬世者之史書亦為

聖朝一盛事矣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奏草

卷十二

三二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惟發軍政考察揭

項兵部尚書李化龍辭疏及吏部考察各疏

俱蒙

皇上發擬臣竊喜幸以為庶幾可完此事乃延至

數日又未見

允發部臣以不得其職皆欲掛冠而去臣苦留之

今滿朝臣工共候此

旨若一日不

發則一日喧動被察者日冀幸于多事存留者亦

曠廢其職業而二部尚書斷乎不能安其位

奏草

卷十二

三二

矣二臣矢公竭力無所可疑伏望

聖明亟

賜檢發以安眾心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六疏

夫為病帶孤萬分窮急懇乞

聖明亟行通變事 臣惟天下之事不能無弊苟弊

而未窮與雖窮而不至于極危極急無所復

之則倘可苟且以俟俾于不敗今臣自

入直以來除與臣同廷機共事數月外其

獨身供役者已滿三年歷查

明興以來並未有一閣臣只用一人如是之久者

而又當朝政厄塞人情紛擾之秋臣仰而跼

天俯而踏地入而叩

奏卓

卷十三

三

閣出而仰屋無時不咨嗟無日不疏揭其語言

之煩數蓋非但

皇上厭之即臣亦自厭之而其情緒之窘蹙蓋非

但臣苦之即

皇上神明之見亦必知臣之苦矣今母論講讀考

選補官起廢諸緊要事一切停閣即如兵部

軍政吏部考察尋常舊典已經

發擬者亦復留中尚書不安其位杜門求去以日

夕掛冠為幸臣身非木石亦有心胸亦有頗

面觀此景象安能晏然愁病相煎度日如歲

度其情勢亦不能久視息于人間矣窮急至此而

皇上又不為通變不行會惟是真置天下國家事

于度外也年來海內水旱蟲蝗牛妖物怪種

種變異已自駭人心目乃

朝端事體更有千古所未嘗見者如閣臣羈栖

于荒廟已及三年部卿候

命于近郊亦經數月公車不報之疏積如丘山言

路無職之官多至百十諸如此類其為變異

尤不可言而又有病苦如臣者踽踽獨行于

奏卓

卷十三

三

闕廷之間奄奄待斃于綸扉之下此豈

清朝吉祥善事而

皇上可不為一動念乎臣情出迫切不暇擇言伏

望

聖明即賜罷斥別選賢良以效贊襄是今日通變

之第一策而頃刻不容少緩者也臣不勝懇

切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回奏南京刑部李尚書擅去揭

昨蒙

發下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一本參南京刑部

尚書李尚書擅去該文書官再登口傳

聖諭舊時

祖宗年間也有年高大臣還候旨怎麼如今不候

旨就去了大義為何臣隨即具擬恭聽

聖裁外滿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

奏草

卷十二

三五

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

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

其曰品以下官多一疏即

允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

未有十餘疏而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

至冒擅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

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

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苦
無聊人人嘆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關莫回

天聽益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堅

忍寧耐以候

命為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為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

其不容不去之故自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

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

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奏草

卷十三

三六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真病去而尚書

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

去且將踵楨之所為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謂

皇上為何如主乎臣以為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

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

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母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臣退伏山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臣故因李楨之事有概于衷而敢陳其愚伏望

聖明覽察施行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奏章

卷十一

三

論考察事情疏

奏為國論日紛疑情未釋萬不得已據實剖明事從來考察之煩囂至今歲而極臣事外之人也乃今亦在事內紛紛章疏雖未指出臣名而其中固有與臣相干者臣欲隱忍不言人且以為白賴乃敢約畧陳之自臣之備員閣中也六曹之事毫不與聞三四年間絕未嘗有公私之事輕發一言吏部尚書孫丕揚向與閣臣多相矛盾而於臣甚相安每向人言臣不侵其職也今歲考察臣知其勢必至

奏章

卷十二

三

于多事尤思引避故竟此事始終而吏科河南道考功司三臣並未一面惟丕揚與都御史許弘綱間或相過譚及臣亦不敢輕對丕揚曾告臣刑部主事徐大化之當處臣答之曰此某同年在部有能聲丕揚遽曰此國家何等事可言同年臣面亦而止其後丕揚之奏余駭訝臣亦力沮之明時疏中干犯臣夢想所不慮忽於日暮時內臣送本到臣私第傳

聖意其臣定罪臣語內臣此一時失於檢

非敢故意輕慢不足深罪且明時卽有罪當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次日文書官復至閣中傳

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臣復再三爲解此皆閣中兩房各官所共見者乃譚者遂謂明時之干犯由于嚴嵩之挑激臣不知挑激云者果挑之

皇上耶抑挑之皇上之左右耶此事在

聖心自洞然明白若使果有挑激之人則非但得奏事

罪于公議卽

皇上豈不以爲奸邪而譴責之亦將何面目以事君父哉當聚奎疏上時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至謂大典所關不容不處則衆口如一事固有屈人以伸法者人屈尚可復伸法廢弊將安極祖宗二百餘年此典之行不知其幾卽甚顛倒謬戾如趙世卿魏時亮之類亦尚久之而後錄用良以人與法較量重輕而不敢苟然以壞此典也今聚奎所頌之七人徐兆魁固謂其中亦有爲人所快鄭繼芳只謂三四人高節

只謂三人則其心固自平也而此三四人者僑應甲王紹徽尚爲藩臬大吏劉國縉可以推補敘遷將來之向用樹立孰能沮之使三臣而賢者也豈遽欲一代典章自己而决裂哉臣歷查

累朝故事只弘治間曾以升察人多

孝宗皇帝命留未經考滿諸人同官臣廷機爲臣言此乃大學上丘濬以與尚書王恕構爭密請

孝皇爲此以傾怨耳非美事也年來縉紳斷斷各

奏直

卷十三

四

立門戶互相攻訐遞爲是非當其得意之時率未免有過甚之談示人以隙使得操其短以求勝卽今日之紛紜亦由于前此之太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轉相仍將安絕極雖世事奕棋從來如此而于國家亦大不利矣臣爲此言議者必謂臣偏護丕揚爲之左袒臣念前此輔臣與冢宰合者如嚴嵩之于歐陽必進張居正之于王國光皆喜其柔佞易制事權易操相與爲奸利耳丕揚踴躍何狗于臣臣亦絕無所求于丕揚此中外之所

知也何德何私而輕犯衆論如此至于王圖則臣屢勸

皇上蚤允其去矣未嘗爲之援而求留也臣嘗念今日人心純是名利今日世界純是爭場以名利詆名利以爭止爭皆必不得之數夫惟有矚然不爲名利之人人爭我讓只求退步不占便宜任天下之所欲爲皆不與較庶幾有安靜之日而世事不至于大壞乎言念及此則臣之此言亦多惟是事關大典不能默然故敢陳其梗槩如此伏望

奏章

卷十二

聖

聖明勅下都察院會同九卿從公議奏如有一言少謬臣甘受欺罔之罪無所逃矣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擬票兵部李尚書請發軍政揭

蒙

發下兵部尚書李化龍一本

命臣票擬臣惟化龍前此曾以軍政不下具疏求去經臣擬上未蒙

賜發今之所言亦是前疏之意而又加切蓋人臣守官不得其職則去自是常理况軍政大典尤爲職守之至重二百餘年相沿不廢若當化龍之在兵部而忽然沮格彼之心將何以自安也事理至明我

奏章

卷十二

聖

皇上豈不洞燭而延遲若是臣等真相與揣摩不得其故或疑軍政疏中有所澄汰未當聖心而臣細詢物論又極服其公平如其有之亦不妨

傳示令臣議擬以聽

聖裁決不可因此而廢大典也除化龍此本臣謹擬票

慰留外其軍政疏伏望
即賜檢發或照原擬或

命臣再擬庶化龍得安其位而戎務不至于廢弛

矣今邊事方殷虜情猖獗而本兵杜門候
命推陞題獲一舉俱停甚為不便故臣敢附言若
此至于吏部考察疏不下尚書臣孫丕揚亦
力求去統望

聖明併

賜檢發臣力竭辭窮外間又罪臣無已臣之失職
當去甚於二臣併祈

聖明哀憐而賜察焉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三

四

催發考察揭

竊惟考察疏上經今將一月矣臣與該部屢
次催請未蒙

允發事關

大典難以久稽而群百十被察之官于

國門使之觀望覬覦日以多事亦甚非所以肅
政體而重

朝綱也臣故不避煩瀆為申請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仰望之至

奏草

卷三

四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二終

繪屏奏草卷之十三

請補閣臣第二十七疏

奏為

朝端空虛已極政本獨任更難萬懇

人恩亟行推補事

高皇帝革中書省以天下政事付之九卿

文皇帝設文淵閣以密勿詰贊責之儒臣竭

二聖之心思成一代之綱紀其思慮至詳密矣豈

以此官為可有可無而姑以備員為也今之

九卿僅有數人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侍郎

奏草

卷十三

蕭雲舉王圖副都御史許弘綱通政使張養

志皆杜門不出其見在供事者只都御史孫

瑋侍郎翁正春劉元霖三人而已長安道上

幾絕騶唱之聲九列署中遂稀堂卿之跡凡

有心知無不慨嘆而閣中供事只臣一人者

又三年有餘海內寒心之日久矣假使士大

夫和諧輯睦共恤公家庶幾少延旦夕今門

戶愈分煩囂愈甚即考察一事亦費許多言

辭尚未結荷此推政本乏人無能感動

聖心聯屬衆志以至此也臣每一思惟慚愧欲死

若不及今亟行推補將來禍累更不可言且

人才有限長養甚難而推殘甚易議論煩多

吹求甚易而昭雪甚難是近年士大夫能

全其身名者少矣自謂林諸臣為尤甚浸淫

不止更將何人另應登庸之典此尤臣之所

甚懼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誠

勅下該部即行會推以待

簡用其九卿諸臣應補者補應出者出諸以職事

請者皆

奏草

卷十三

速賜檢發毋復停留庶

廟堂之上尚自有人而

二祖之創制不虛四海之人情亦慰矣臣不勝激

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告臣謂其求去已一百十餘

疏候

命三年零一月移寓荒廟已年半寢處只一小房

妻子久已回籍僮僕四五人亦切于思歸

將欲散去七十老年又有腦漏口瘡脇痛諸

病勢難再延乃

皇上未肯體恤將何結局再三懇臣為之轉聞臣

惟廷機所言一一皆真其荒涼之狀苦楚之

衷更有言不能盡者若

奏草

卷十三

三

皇上終不垂念裁處則廷機真為無告之窮人矣

臣亦萬不得已乃敢為言伏望

聖明將廷機辭疏

亟賜批發或傳諭

聖意令臣擬上以聽

聖裁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火災恭慰揭

本日酉時伏聞

怡神殿失火臣即趨進恭視見火勢頗盛竊恐驚

動

聖母

聖躬甚懷憂慮今火已就息伏望

皇上安神定念仍轉奏

聖母勿致驚惶臣下情不勝惓惓謹具題恭慰

聞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奏草

卷十三

四

火災傳諭回

奏揭

怡神殿災 臣趨進恭視具搦恭

慰今蚤文書官劉用口傳

聖諭東邊空宮官們直房起的事先生每候旨問

安知道了臣惟

聖躬方在靜攝見此火警恐致驚惶今蒙

傳諭知火起空宮未至震動臣之下情不勝大幸

但事關

大內災切鬱攸亦非細故伏望

奏章

卷十三

五

皇上寬慰

聖衷默圖消弭是臣惓惓一念不能自己者也臣

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火災請舉

聖政疏

奏為火災頻見中外驚惶懇乞

聖明寬慰

聖心舉行

聖政事該

怡神殿災 具搦恭慰隨奉

傳諭謂係東邊空宮直房起事臣復具揭回奏外

竊念連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為火且火

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

奏章

卷十三

六

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閑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

來

朝端庶政隔塞不行人情鬱結之狀從古未有

其憤悶無聊咨嗟惋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

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他事臣未敢遽言惟目前緊要

政務如考察軍政枚卜考選補大僚之類伏望

聖明慨賜舉行則人情欣慰災變自消

聖德從此益光

聖躬從此益享千萬年之福矣不然

大內何地而十餘年間火災頻見乃不聞警悟

修省之實其何以下慰人心而上承

天意哉臣輔理無狀理宜省愆恭聽罷斥惟是一

念片曝之私不能自己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奏章

卷十三

七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請留稅賑荒揭

今天下之事雖多而其最可愛者無過于災

傷蓋往時災傷不過一處不至連年故猶可

拯救今旱災已半天下又值舊歲凶荒之後

各地方稍有贏餘皆撥括已盡更無堪動錢

糧可以支發直坐而待斃耳其年來災傷雖

其不至叛亂者實以我

聖母

皇上賑濟之恩不忍辜負而各地方官亦竭力拊

循故幸而無事今疾痛未甦流亡未復而再

奏章

卷十三

八

加以荒旱譬如人身方割肌膚又傷五臟徧

體創殘如何可忍臣恐今歲之亂斷無疑矣

中外人情又以

發帑開倉為望臣恐

皇上未必慨允惟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

再留一年

命地方官亟行措置經畫多方賑恤庶千百萬之

生靈不至盡轉溝壑亦不至甘為盜賊以貽

宗社之憂何利如之昔馮道有言今天下無人救

得惟佛救得臣亦以為災傷至此惟

聖上救得故懇切冒陳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勿候禍亂危急之日而後罪臣之

不言也臣不勝悚息所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三

九

請發軍政考察枚十考選揭

今日最急政務莫如軍政考察枚十考選四

事該部屢次催請未蒙

批發今不得已再行開列上座

宸覽自非理窮勞極不敢言之煩數如是伏望

聖慈俯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考察疏停留已將兩月滿朝皆素服待

命及至在邇甚不雅觀且被察一二百人不得出

都日遂生事以致彼此紛爭煩言四起尚

書孫丕揚侍郎蕭雲來都御史許弘綱皆

奏草

卷三

十

因此求去且欲掛冠徑行今大僚甚乏若
丕揚等又去成何紀綱伏望

檢發

一軍政疏停留已半年應黜者不得離任應

補者不得管事奸弊叢生各軍嗟怨其害

不少伏望

檢發

一各處巡按已積至二三十差無可題代在

京御史只有三四人缺乏已極其考選科

道官候

命日久深為不便伏望

檢發

一箇中只有臣一人獨身供事已三年零一

月從來無此事體又無

朝政壅塞天下人皆以為臣罪臣病苦已極委

難支持屢次請行會推情非得已伏望

檢發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草

卷十三

七

請批發孫尚書求去揭

今查尚書臣丕揚對臣言考察不下事端日

多運疏攻擊不能自容已於

大明門外叩頭具疏求去若候

命不得決於初五日徑行臣再三苦留勢不能挽

丕揚既去則部院諸臣必相繼而去

朝廷一空紀綱掃地臣亦無顏以居此矣今大

臣求去本章槩不

發擬即一二擬上者又復留中臣實愚陋不能仰

窺

奏草

卷十三

七

聖意以後凡大臣去留伏望

聖明親自裁斷以服人心臣亦得免于外間之猜

疑不勝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

擬票孫尚書告疏揭

昨該臣具揭以大臣去留請

皇上裁斷今日又蒙

發下尚書孫丕揚本令臣擬票臣恐仰煩

聖心不敢不擬第或留或放未知

聖意所存尚望

皇上裁定且丕揚以考察事為人攻擊不休其疏

中國云值此風波一日亦難自立則其危迫

之情已可見矣諸臣方欲丕揚之速去而臣

乃擬留必復致恨于臣是臣代丕揚受禍也

奏草

卷十三

三

惟是

國體所在不敢遽為擬放附陳愚衷如此統望

聖慈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

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

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

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恣然求去蕭雲舉

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立黨

徇私紛紜攻訐歸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請發察疏併孫尚書許都御史求去揭

該臣揭奏孫丕揚徑去事情未蒙

批發今日都察院合衙門御史等官又來見臣言

都御史許弘綱於一二日間亦決意徑去責

臣奏聞臣惟考察不下人言不息大臣不能

自容苦苦求去

皇上又不

批發其勢必至于徑去

朝廷之上臣僚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伏望

皇上即發察疏其孫丕揚許弘綱二疏皆

奏草

卷十三

四

亟賜檢發如再遲一二日則二臣必去而天下事

愈難處矣臣連日腸風下血不能奔走因都

察院各官來言此情故復扶病入直臣言盡

力窮伏祈

皇上憐察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為病困乞

罷事臣連年為癆疾所苦奔走艱難以閣中無人

無計脫離近日此疾更甚下血傾盆昏憤困

頓遂不可支且

天關日遠臣已力盡于籲呼衆論方紛臣亦計窮

于調輯時時見風波之興人人有危亂之慮

大臣窘迫欲相率以挂冠小臣徬徨亦無心

于戀

闕加之連年大旱妖怪並生餓莩載途干戈將

奏草

卷十三

五

起

宗社之憂匪朝伊夕而

聖心獨運于於穆臣無由窺人言交責于揆端臣

無能解真愁真病誰恤誰憐先臣王錫爵在

日嘗移書于臣謂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

窮無告之人臣每誦斯言輒悽然泣下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放臣歸去即奪官削籍皆是

鴻恩臣雖骨化形銷不忘戴

德矣臣不勝迫切哀鳴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察事已竣直陳苦情疏

奏為察事已竣直陳苦情事臣自考察後蒙然

蒙疑明譏暗刺屢草疏求去而屢輟蓋以計

疏尚留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責在調停

不敢雷同煩瀆乃其中事情有終不容默默

不得不為

皇上一言者臣受

恩拔擢備員政地已三年零六箇月當世道艱難

風波四起之日臣亦竭其駑才匡維補苴事

無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當調護者無

奏草

卷十三

二

不調護有當執爭者無不執爭計其疏揭已

有三百餘通並未嘗有一字於

上前傷一人害一物亦未嘗有一字於六部各衙

門管一私說一事此皆

皇上與諸大臣所洞知者今歲考察臣鑒於往事

誓不與聞惟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許弘綱相

見時間一譚及臣亦不敢置對中有一二以

公道救解亦不敢語人並未嘗有一言誣害

一官曲庇一官此不揚弘綱與在事諸臣所

共知者金明時以干犯觸

聖怒臣意想不能及其與秦聚奎參丕揚及丕揚之參二臣疏或下或不下臣皆不知其故李三才自被論臣即勸

皇上速允其去其久而不放與臨考察而放先後遲速皆在

聖心臣毫不能為力而今言者以明時之事由臣挑激三才等之事由臣播弄至此之於嚴嵩

盧杞秦檜雖未嘗指出臣名而意實在臣究其源由皆以考察一事咎臣附和丕揚不能為被察者左袒以致受疑蒙怨一至此耳夫

奏草

卷七

七

考察大典關係不輕臣若附和眾口則將置在事諸臣於何地而後來主計之人將安所措手足也以臣私心實謂此一事也事前而論人主于寬尚可屈法以全人事後而論法主于嚴安得因人而廢法輕重權衡臣固也熟計之惟是臣識見迂踈智慮短淺贊襄實是無能稟擬實有未當此則臣之罪不敢辭者臣懷此已久難以直陳今察事已竣部院諸臣亦且奉

命供職乃敢述其梗概如此伏望

聖明勅下部院從公看議即詰問丕揚弘綱臣于察事曾否干預及議論何如不得一語回護以欺

皇上欺天地鬼神庶臣之心跡得白然後叩首玉階掛冠而出

國門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奏草

卷七

七

請發許都御史王侍郎求去揭

今日蒙

發下考察各疏計典已竣人心自定非

大聖人至明至斷何以有此疏下之日天即大雨

感通之理何其神也惟是部院一體今孫不

揚已奉

溫旨而許弘綱疏尚

留中伏望

聖明再

賜檢發以便供職昨翰林院掌院事王圖又封印

奏草

卷十三

九

送閣出城候

旨圖係

日講官不得已如此情亦可憫併望

聖明俯允其去使臣得另行推補其于公私亦兩

便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四日

票擬王侍郎求去揭

臣兩日冒寒未能進閣昨蒙

發票侍郎王圖求去本臣已擬

允放今日又蒙

傳諭令臣擬留此見我

皇上優禮講官之至意但臣觀近來大臣一經論

列皆難強留而王圖以考察一事受疑蒙議

彈劾之章業已屢上圖自度勢不能容故求

去之情極其迫切即愛圖者亦謂其當去今

圖已出郊候

奏草

卷十三

九

命萬難再入供事即強之再入而言者必不肯已

反致多事不如

蚤允其去使得脫身于是非之外他日再行

召用亦未為晚是乃

皇上之所以曲體圖情而成就之也臣今遵

命另擬一票仍將昨票併行封進以待

聖裁而附陳愚見如此又侍郎蕭雲舉亦係

日講官亦有辭疏在

御前未發此二臣同功一體更望

聖明將雲舉疏

檢發傳示

聖意令臣擬上庶二臣之進退有據而政體亦便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奏草

卷十三

三

請發南察軍政揭

臣頃以瘡疾血疾苦楚不支屢欲哀祈罷免而以察事未完部院諸臣方相率求去臣未敢雷同煩瀆故疏屢具而屢止今北察下矣而南察尚留南北一體則南察亦必不容緩文察下矣而軍政尚留文武一體則軍政亦必不容緩至于兩京科道之糾拾皆察典中事了此而後為完局其為不容緩均也自新歲至今業將半載只考察一事牽纏不了始而請期繼而請

奏草

卷十三

三

發連章累牘滿朝閱然即臣閣中疏揭亦不計其數本易事也而反難本無事也而反多本旦夕可完事也而反不得了且不獨此一事為然即他事亦然

朝廷安得有安靜之日天下安得享和平之福哉臣每一念此腸胃如焚頃刻難度今之勉強延捱蓋亦無可奈何而赧顏以供事耳蚤間係不揚又移書于臣謂

皇上所允考選補大僚等事尚未檢發終難展布托臣轉聞

皇上仍許其去臣告以

皇上聖明眷注老成如此諸事必當舉行只宜懇

請不必決去而李化龍以軍政不發惟請不

報其情亦甚迫切故臣不得已復扶病入直代為

額祈伏望

聖明卽將軍政併科道糾拾各疏悉行

檢發以免瀆煩其枚卜考選補大僚三事皆目前

至緊至急併望

檢發使老臣得安其位而

聖政亦一新矣至于諸臣議論不同遂成門戶臣

奏草

卷三

三

以為共事

聖主共恤公家卽有意見參商何必停留不化儻

自今以後兩釋疑端同捐細故以成協恭和

衷之美而二三大臣又以無偏無黨相為倡

率期于消前釁而弭後爭天下事庶幾猶可

為耳臣愚衷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八疏

奏為懇

儲閣臣事臣聞天下大器也非一人所能舉政本

要津也非一人所當據不能舉而強之舉則

必有顛隕之虞不當據而使之據則必有盈

滿之禍今臣以隻身而居此地已三年零兩

月自有此官以來未有此事非但人厭之卽

鬼神亦忌之矣非但鬼神忌之卽臣之妻子

亦危之矣而又無涓埃之效無分寸之補坐

觀大僚之空虛臺省之缺乏萬民之餓莩邊

奏草

卷三

三

鎮之艱難而無能為計乃猶椒顏竊位不求

人以共濟則臣之形雖存而其心已死矣

皇上亦安用臣為哉伏望

聖明鑒臣苦衷卽

賜推補其同官臣廷機才品百倍於臣今杜門日

久求去不得併望

聖明諭令勉出供事以救臣之苦臣窮困之極計

無復之故敢哀祈如此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請發軍政揭

竊惟軍政考察為

國家二大典以

留中日久遂致煩言今考察已蒙

聖斷批發而軍政尚留外間不知

聖意東猜西疑尚書臣李化龍極不自安屢疏懇

請臣度此事終不可已

皇上必有檢發之時但各官或去或補兩無着落

非但虛糜俸祿抑且貽害各軍此在

聖明必有洞見無待臣言惟望

奏草

卷十三

三

蚤賜檢發以安群情以完重典是臣之不得已而

願祈者也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題知

廷試貢生揭

今月十五日又該

廷試工舊例內閣會同翰林院掌印

考今掌院臣王國已出

尚未肯再入而

廷試日期又係該部廻奉

欽依難以更改臣不得已將印

代行其該院以項職掌印

另議謹具題

奏草

卷十三

三

聖旨覽卿所奏知道王國已布告着印

供職毋得仍舊回辭以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

請發考選揭

今天下事之最急而必不容已者惟會推閣
臣與考選二事會推事臣昨已苦言之矣考
選之緊要不在于會推而其體之不便殆
有甚者臣頃接御史彭端吾揭帖言以巡漕
帶管巡鹽恐致妨誤夫漕鹽二差皆財賦所
關必不可無人料理者也而巡漕御史尾漕
舟而行其與鹽政必不能相及者也即此一
端其利害已自不細而况于各省之按差多
至二三年無可題代南北直隸久缺督學今

奏草

卷十三

七

去鄉試只一年何人考校該部院題請以在
籍御史陳宗契起補遼東巡按熊廷弼改差
亦未蒙

允發日前部局之事率皆如此絕綱安得不壞天
下又安得有太平之日哉頃考選南京科道
諸臣以守候艱難不得已請假而去其淹留
長安者尚有數十人薪俸不給假貸為生我
皇大聖至仁即無論自為天下國家計亦豈忍
使臣下窮困一至於此也今部院諸臣皆杜
門未出臣不得不為懇請伏望

明既賜檢發使各差不致缺人而諸臣亦得效

一日之用天下幸甚為此謹具揭親詣

文華門奏

間伏候

初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奏草

卷十三

七

請發會推考選揭

奏為會推考選屢次哀祈懇

恩垂允事臣於十二日具疏請會推閣臣十五日

具揭請補考選諸臣皆親至

文華門叩懇接本內臣亦見臣哀苦之狀迫切

之情矣而佇候旬日未奉

俞音不知

聖明曾為臣

省覽與否臣見近來

朝綱國政日以陵遲世道人心日以蠶競而又

奏章

卷三

三

到處災傷連年荒旱考古準今必成禍亂大

小臣工泛泛悠悠各圖趨避將盡舉其咎歸

之於臣臣自傷自懼寢食不安向者閣臣員

多其行事得失亦有人相為證明今臣自言

自語自見自問為忠為奸茫無質對甚且疑

其如鬼如神能為禍福或行或止由其轉移

如近日嚴嵩把檜之譏臣雖甘受然而

皇上亦何樂于有此臣哉此會推之所以必不容

已者也考選諸臣淹困旅邸寸祿不沾已非

國家待士之誼而頃者尚書臣丕揚有感于民

生之憔悴復苦陳荒旱以請都御史臣弘綱

深慨于迤方之匱乏復臚列各缺以請此皆

老成忠藎之臣言言惻切毫不敢有矯飾市

恩以欺

君父臣即有所言不能復加

皇上試取而

詳覽之當必惕然而動念矣此考選之所以必不

容已者也臣今日見

皇上俯允吏部之請將前年考察留用科道錢慶

阜等並

奏章

卷十三

三

賜處分仰見

聖心至虛至明毫無執滯真自古聖帝明王所難

得者中外人情孰不欣服竊以為去邪如此

則用賢可知故復敢冒昧以二事上請非出

於至窮至急無可柰何亦不敢如是之塵瀆

耳伏望

聖慈憐察即賜允行仍

俞臣前請諭令臣廷機併出供事天下幸甚為此

謹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奏草

卷十三

三

擬李尚書求去揭

蒙

發兵部尚書李化龍本令臣擬

旨臣惟化龍求去其有病與否臣不之知但聞之

人言以為五年軍政從來成規皆隨上隨發

歷查二百餘年並無一次不下今當化龍在

事而獨致停寢大臣為

國守法豈能晏然而安其官乎彼其屢請不報

為計已窮惟有一去可以自盡化龍之心或

出于此而不敢明言以告

奏草

卷十三

三

君父也伏望

聖明亟將軍政疏檢發使化龍得安心供職即王

之楨亦得免于疑議且于

國家大典亦有光矣臣愚見如此冒昧附

聞統候

聖裁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發閣中題奏揭

照得閣臣職掌雖在于票擬然而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翰林院及

制勅

誥勅兩房之事皆屬焉故印信缺則須題掌官條缺則須題補資俸應選者須與題陞事務當行者須與題行自

祖宗設立此官以來皆是如此頃十餘年間頗多

寢格然亦未有一槩不行如今日者臣查自前歲冬月至今凡推轉各官只一南京掌翰

奏草

卷三

三

林院孫如游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人其各項事務只近日題請管理

誥勅教習內書堂得

旨此外並未蒙

允一事今詹事府坊局翰林院五印皆在閣中而

纂修

玉牒清理貼黃六曹章奏正字典籍諸不容已不容緩之事皆不得行尚不如外間各衙門章奏猶有一二之得請者然則閣臣之失職甚

矣以臣庸愚陋劣宜無當于

聖心然此皆

朝廷公務閣臣職掌不可因臣之不才而廢即

所揭請或有未妥亦望

皇上教誨使其改圖不可漠然置之不問此臣之

所以既慚且懼而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聖明將臣屢次疏揭

省覽裁擇

量賜施行使衙門之職事不虛而臣亦稍得藉手

以報效于萬一矣

奏草

卷三

三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備發考選疏

奏為請

發考選事臣惟考選諸臣候

命之苦各差缺乏之狀臣與部院諸臣言之至

至切無容贅矣惟是

皇上所以遲留之故人不能窺妄相揣摩似有一

端其一謂

皇上愛惜官爵未能割捨其一謂

皇上厭畏煩囂故為沮抑故臣請冒昧一言以廣

聖意夫官爵雖

奏

卷三

三

朝廷之官爵然非

朝廷所得私也天生民立君以治立臣以佐治

故虞廷建官必曰天工曰天命有德以帝王

之威命靈爽而必舉其權還之於天若不敢

自主然者此所以為敬天之至也天以四海

九州奉人主亦以其餘養天下之賢才使之

有祿以食有職事以展布若使人主盡斷官

爵不以與人違天之命而曠天之工其能當

于天意否乎我

皇上寅

天無所不至乃用人一節執吝如此臣誠不知其

解也如以諸臣多言之故則臣以為官曰言

官安能禁之不言頃者議論太煩不為無過

然其中可采者亦多使

皇上肯留神省覽別其是非或

令部院議覆恭聽

聖裁公論在下

宸斷在上安知煩囂之風不轉為安靜和平之福

哉此皆臣與外廷意想測度之私未敢遽謂

聖心果出於此然而詞窮情竭無可置喙故復掇

奏

卷三

三

拾言之總之非為諸臣為

國家也伏望

聖明俞允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

同官列名揭

奏為列名原奉

以古同官憲議非宜事今日同官臣廷機有疏乞
免署名意以臣官一品而列銜在後有所不

安臣念從來閣臣先後次序只以進閣之日

為定與廷機名次之先後當時已奉

皇上欽定安可改也自廷機杜門以來屢戒臣勿

列其名夫

皇上一日未許廷機之去則廷機一日猶閣臣也

閣中公事安得不列惟是有所陳請執奏事

奏章

卷十三

七

關利害原係臣自己意見則只用臣名此亦

已明廷機不與事之意矣豈可併名次而紊

之哉臣生平以父執事廷機以人品行業推

服廷機今廷機杜門而臣當事此所謂合蘇

合之九而求蝓蠅之轉清夜捫心慚愧無地

而敢復躡居其上為天地鬼神之所惡乎近

來人情多端猜疑百出即臣於廷機不請其

出則罪其坐視請其出則罪其不情臣甚憚

于有言惟廷機既有此讓臣又不得不言故

敢直陳其事體如此伏望

臣等重鑒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

奏章

卷十三

七

請補閣臣第二十九疏

奏為懇

補閣臣事臣聞之工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在即

天意之所在也今合中外之人情無不言閣

臣之宜補矣而

皇上獨若漠然不加意者豈以閣中尚有臣在足

了尋常之文書耶臣因病餘生日不能視足

不能行心已昏昏不能思慮雖恐死支吾實

同無有閣中稍暇每取古人乞休謝政之事

彙而讀之輒低徊神往至見歐陽脩告人謂

奏草

卷三

光

欲以病去以人言去以得罪去心益傷之在

宋時臣子去就猶未甚難而脩之言也如此

况今日乎臣垂死之人其為欲去豈但如脩

所以隱忍旦夕欲請復職者只望

皇上簡用二三人使臣得以弛擔息肩進退俱便

而祈求萬端莫回

天聽臣鬱悶無聊不但苦此官為累亦苦此身尚

留人世矣

皇上如念臣數載犬馬之微勞似當

亟為一處以全其性命且以毋誤

國家之事不宜槩付之不聞也臣情迫詞窮伏

望

聖慈垂鑒即

賜推補臣不勝激切干冒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

奏草

卷三

四

請允蕭王二請官求去揭

昨蒙

皇上慰留尚書孫丕揚又文書官連日傳示

聖諭謂倘從臣擬寬宥官臣仰見

聖德之大

聖度之宏仰附文書官口奏臣與丕揚皆感戴

聖恩不獨言官矣惟是考察一事紛紜未了彼此

爭競多為蕭雲舉王圖二臣王圖既已出城

志在決去而雲舉亦以母病思歸情緒迫切

皆日遣人懇臣轉聞祈求蚤放臣於王圖已

奏草

卷三

聖

屢為之請而

聖意謂二臣皆係講官屢

傳慰留臣敢不仰體但度今日人情事勢二臣不

去則議論必不得休

皇上終不得二臣之用而徒為

朝端開此訟場殊不便也如

聖意不欲因人言而去講臣則臣觀二臣同年同

官素稱莫逆前後意見原無相左今之求去

固自為母病身病之至情實非因人言而後

發者

皇上亦可以曲體矣頃來人心多疑議論易起即

如臣請同官臣廷機之出其本意不過以時

事艱難欲其分憂共患以救目前而已甚明

甚淺而譚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或以為有

深意甚者至以為有人逼臣展轉揣摩言愈

奇而愈失情實一至此也臣今為二臣求去

又不知作何擬議惟是二臣之責望于臣者

至懇至急臣不得不為之言而揆之事理亦

當

允其去以成其美或且予假以歸俟論定而後再

奏草

卷三

聖

用庶二臣之私情既遂而

朝端之煩言亦可少省矣伏望

聖慈裁斷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

催發兩直隸提學揭

該南北直隸久缺提學御史官已經推補陳

宗契熊廷弼未蒙

允發吏禮二部都察院及南京科道官屢行催請

皆未得

旨臣念直隸地方最為遼濶三年考試常苦不周

故南直隸向時曾分兩提學後復歸併今去

明歲科舉只有一年使提學官即時奉

命亦須八九月方得到任時日幾何已難完此試

事况又遲留而不發哉今天下事緊要當行

奏草

卷十三

聖

者甚多臣欲言則無處說起

聖明又不見聽欲不言則外間責望甚切臣又不

能坐視萬苦千愁莫知所出惟此提學御史

二官尤目前最急而不容不言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水災揭

連日大雨不歇滿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

方擬趨

朝候領

命而自臣所居至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

五六尺輿馬徒步皆不得施無可柰何只於

私宅叩首仍另行報名恭謝

天恩外竊惟今者雨水實為異常即臣私寓房屋

垣牆盡皆倒塌無處栖身滿城小民之苦當

復何如說者謂萬曆三十五年之水與此番

奏草

卷十三

聖

相同而今歲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

可望秋成乃不意雨復過多苗稼浸損秋成

又是難望是何天之困斯民一至此也今天

氣陰霾雨勢未已若再加一二日將何以支

臣輔理無能義當引咎更望

聖明垂念時艱將目前緊要政務

俯賜施行以答

天心以清災沴天下幸甚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請發考選疏

奏為懇

發考選事竊惟今日科道之缺非但各差乏人即

在內臺者亦不過三四人寥寥已極此與萬

曆三十六年臣初入都時事體正同彼時考

選停留一年已足創是今且一年餘矣彼時

臣同官三人合力共請猶日懷憂鬱今只臣

一人情愈苦矣悠悠議論不但疑

皇上慮其多言亦且疑及于臣臣歷觀史傳凡人

主而諱言必非明盛之世凡人臣而忌言必

奏草

卷十三

聖

是奸邪之徒此母論

聖明無是即臣亦萬不敢受也然而考選不下則

母論臣疑莫解即

聖心亦何以自白哉今歲各處大旱都下又繼以

大水二災並至振古所無所賴以奔走救援

惟臺省耳目之官最急而民既危困官又空

虛

皇上豈真以如是世界尚可僥倖于不亂乎此尤

臣之萬不敢任者也伏望

聖明留神亟發使差用有人民艱可恤亦今日救

災之第一義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奏草

卷十三

聖

水災請修省賑濟揭

奏為大旱大水相繼為災民窮已極懇乞

聖明亟行修省賑恤事臣觀自古稱禍災者必曰

水旱以水旱之害最切于民生尤非他之變

異可比二者而有為已不堪矣乃今歲之

旱與去歲同今歲之水又與三十五年同且

有甚焉人自南來者皆言自徐州以北陰雨

連綿陸地皆成巨浸田疇涂沒禾黍絕收而

又到處蝗虫群飛蔽天所過之地千里如掃

蓋從來天災之頻仍生靈之困苦未有如今

奏草

卷三

聖

歲者其遠者

皇上猶不及見乃

輦轂之下都城之中洪流漂蕩房屋傾頽九衢

罷市萬室無烟啼號之聲與狂飈猛雨相為

悽慘蓋縉紳不免况于小民此亦

大聖至仁所必惻然而動念者也今人情所望不

過二端曰脩省賑恤夫脩省而僅取青衣角

帶何益于事惟大小臣工實心思咎各勤職

業以補愆違而代

皇上又亟行緊要政務以率之于上乃有濟耳政

務之緊要莫過于用人今自閣臣以至九列

臺省無不空虛而南京九卿只有史繼偕丁

寶二人其餘皆已推未

請即已

如衛承芳者又以新巡撫不下不得離任留都

重地何以支持其他各省方面官自去秋至

今未嘗

點用一員撫按官請討之章相繼而至銓部逐日

推上盡皆留中臣不知地方之事誰為料理

而

奏草

卷三

聖

聖心何以不念及也此修省之最急者也至于賑

恤則

皇上於三十五年曾以大水

發帑金十萬付五城給散又出太倉粟平糶矣於

三十八年曾以大旱

發帑金介粟賑濟又請

聖母捐賑矣彼時或水或旱猶雇

聖心如此况今日燕之其為救助又當何如急哉

臣聞之國家所以立惟臣與民無臣無民何

以為國



皇上徒見仕籍之未空則以為有臣而不知賢者不用用者不聽有臣猶無臣矣

皇上徒見版章之未改則以為有民而不知死者不生生者不保有民猶無民矣年來人心洶洶思亂日久而遂巡未亂

皇上遂以為天下長如此耳臣恐其一亂而不可收拾也今都民十室九空不成景象天復降異災以重之困臣不知彼蒼之意欲以何為

宗社誰之宗社

國家誰之國家而玩忽至此深可悼懼此臣之

奏草

卷三

聖九

不得不苦口而深言者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至于臣變理無狀召譴致災尤不可一日居于此值併望

速行罷斥別選忠良匡維襄贊庶猶不至于大壞而决裂耳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

請發李侍郎署印揭

該戶部侍郎李汝華以奉

旨署印具疏辭讓曾經臣擬上未

發戶部事務繁多已停廢再旬甚為不便且淫雨

連綿到處損壞該部積儲所關尤當急為整

頓此項印務真不容一日緩者伏望

聖明即

賜檢發使部事得有管攝其便多矣臣不勝冒昧

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奏草

卷三

手